

《自从失恋以后打天梯再也没赢过》

第 1 章 十局十跪

第八赛季终于在我的骂骂咧咧捶胸顿足摔鼠标砸键盘中结束了，看着自己的战绩不由得让我想起某个来历不明出处不详的段子：我刚玩 XX 哪会儿，操作不行啥都不会老是被人喷，后来我努力练习潜心修炼，终于，现在谁也喷不过我了。

而我却是从 2009 年开始打战场，自认为操作逆天走位风骚一人奶一团全团皆我奶，你们都得敬我如父。当然，如夫也行。不顺我心？那我就骂街。

跨服战场一开我更是喷天喷地喷队友被挂论坛无数次上了不少人的黑名单，集体讨伐我的帖子开了一个又一个，翻了一页还一页，我不痛不痒撩拨他们几句，他们总会沉不住气破口大骂狂送人参公鸡，然后我就微微一笑找版主举报，一了百了。当时的超版是哪个来着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我找他找得已经跟他建立起了违章小贩与善良城管般的纯洁友情，他苦口婆心地劝我：“你就少说几句吧，你不累吗？我删都删累了。”

我点点头说：“也对，一边喷一边奶一边奶一边喷是非常辛苦的，你不知道，我都换了好几个键盘了，全是因为 S 键和 B 键坏了。”

他说：“你是不是划错重点了？”

我说：“没错，我以后就只喷不奶。”

他问：“你有在听我说话吗？”

总之，某天我一觉醒来突然不想再做个喷子了，于是诚心悔悟改过自新，变了性玩人妖改了名字装软妹，再后来那些跟我有过过节的人 A 的 A 走的走，我的这章黑历史也就翻篇了。

我又看了一眼电脑，突然又想做个喷子了，这赛季最后四周，没记错的话我一共打了一百场天梯，一场都没赢，一场！都！没赢过！战场协作任务在我的任务栏里安静地躺了半个月！半！个！月！前两周我还想挣扎一下，放弃了再接，接了再放弃，后两周我麻木了，随它去了，直到今天，我再看它，连那道下划线都带着嘲讽，绿色的，嘲讽。

我不是没反思过，一开始，我以为是时装的问题，进一回天梯换一身时装，没用。

后来，我以为是风水问题，这场从中原进，下场从九黎进，这场从 NPC 的右边进，下场从 NPC 的左边进，各种体位都试过了，没用。

再后来，我以为是时运问题，报名前我都会跑江南灵隐寺祈祷待机，没用。

最后，我认定是人品问题，于是让别人上我的号，我甚至去找了敌对……还是没用。

输、输、输，一直输，逆风局就不说了，哪怕形势大好领先六百分也会因为队友光杀人不洗旗被反超，再不然就是领先十分的情况下被对面 1995:2000 绝地反击…每每这个时候我都会为自己感到惋惜，修身养性多年，我已经遗忘了战场喷人这个技能，不然起码还能骂他们几句出出气。

我去天下一统发了个帖子问，你们有试过战 100 场胜 0 场吗？

我没有得到任何的正面回答，所有人都在说：楼主！求你了！别再进天梯了，跟你分一阵营肯定输得莫名其妙啊！

呵呵，你们以为我愿意吗？这种概率不亚于某天下班被黑衣人绑架醒来以后他们告诉我其实我是某个国家的小王子或是有关部门发现我有特异功能要将我收编拯救全人类又或者是穿越成了这世界上最牛逼的创世神笑傲云端的奇事居然让我撞上了。然后全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个像我这么倒霉的玩家，什么时候出个十局十跪成就，那我一定是全服首发，尽享无边荣耀。仔细想想，一点都激动不起来呢。

我越想越窝火，狠狠地捶了主机箱一拳，它发出“兹——biu~”的一声后，死了，而且没能醒过来。我暗骂一句糟了，赶紧开机进入自检系统，居然是硬盘坏了。

“硬盘?! 硬盘好贵的啊!”

抹了抹眼角的泪,我从抽屉里找出个新的硬盘装上,趁重装系统的空档掏出手机瞄了眼CC群,正好看到联盟的人问乐乐,听说陈唯璞今天结婚,在LDC酒店摆了好几桌,你们没人去吗?

乐乐说,不知道,跟他不熟。

那人说,芷莘不是跟他……

我说,如果是他的追悼会,那我一定敲锣打鼓跳着大神去。

乐乐说,好了,这个话题不再讨论。

“哟,那个死同性恋还真骗婚成功了啊。”我笑了笑,把手机往床上一扔,转回身的时候瞥见被丢在一边的旧硬盘,看着它发了会儿呆,本来还想把里面的东西导出来的,现在看来也没这个必要了。

我只是没想到,那些不舍得删掉的忘掉的东西,最后却是以这么粗暴的口气对我说,滚蛋吧你。

好吧,我滚了。

也算有始有终了。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智新,圆脸圆眼睛,嘴贱事儿精,性取向已明,常年单身狗,只好玩网游,等到天下贰升3,我终于崛起脱了两回团,不悔自己爱好男。前任腿长颜英俊,如胶似漆两年半,老子最终还是惨被踹。

更惨的是,自从失恋以后我打天梯再也没赢过。

将时间往前调整到2013年的冬天。

那天一早,我在公交车站等车,身边一个长相极其猥琐的屌丝正在跟一个姑娘说话,听谈话内容两人应该是同事,不管屌丝吹了什么牛,姑娘始终面带微笑侧耳倾听演技爆表。

屌丝说:“你看等了这么久车还没来,这说明什么?”

姑娘问:“什么?”

屌丝咧嘴一笑,隔着那姑娘我都能看到他牙缝里的青菜,所以我从来不吃菜包,他说:“说明我们有缘啊,老天爷想让我们多聊一会儿呗。”

我差点笑出声,这也太土了吧,你泡妞的水平还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吗?

姑娘低头没说话,屌丝一边说着“咦,车怎么还没来”一边转头往远处看去,姑娘瞬间收了笑容满脸嫌弃地白了他一眼,我终于没忍住哈哈哈哈哈狂笑出了声。他两齐齐回头,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我对姑娘说:“妹子,你刚翻他那个白眼也太标准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姑娘非常尴尬,屌丝很是震惊,正好我等的车来了,我冲他两挥挥手告别,扬长而去。

上班高峰期的公交车大家都懂的,我好不容易找了个座,坐了不到两站,一个大姐抱着她那个上能孙悟空爬树偷蟠桃下能鲁智深倒拔杨柳树的半大儿子上来了,她径直走到我边上啥也没说就死死盯着我,显然对我的座位虎视眈眈,我当没看到,后来她实在抱不动了把儿子放了下来,哎哟我的妈,她儿子只比她矮了一个头,怎么看都十岁左右了,我在他这个年纪老师已经教育我要给老弱病残让座了,虽然我从来没让过。

到站了,我起身故意很大声地对她说:“下回我也让我那个九十岁的奶奶抱着我上公交车。”说完,再一次扬长而去。

下了车想想,觉得有些好笑,都是些什么人呐。

一到公司楼下我就笑不出来了,心情立马掉到谷底,都说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可我哪次上坟不跟春游一样?

走进办公室,坐到位置上拿出刚在楼下食堂买的肉包一口咬下去……呸!呸!呸!大妈3号又把豆腐包冒充肉包拿给我了。

我愤愤地嚼着包子，环顾四周，这家公司就是一艘二货航母，上面停满了各种二货中的战斗机，我看着斜对面的黄学平，这是一架歼 11，花心萝卜傻大个，又蠢又渣，脚踩两条船都踩不像样，回回被人抓包；我又瞪着他旁边的庄子乐，这是一架歼 31，比歼 11 高端点，阴险狡诈一肚子坏水也不是什么好鸟！

我待不下去了，老子要辞职！

昨晚，我跟爹妈提出了这个想法，我说：“我想不干了，我要换工作。”

我妈不以为然地说：“哦，你今年说要辞职说了十三次，一个月一次。”

我能实话实说公司有个老客户叫老曹，他是个变态啊！他性骚扰我啊！只要他一来我们公司就往我边上凑，没事摸摸我的脸，有事摸摸我的手吗？！

不能。

我只能说：“反正不想干了。”

我妈说：“这个月你说了两次。”

我能说昨天开设计评审会的时候他在桌子底下伸腿拿脚蹭我腿吗？！

不能。

我爸问：“你现在的工作待遇高福利好，你没事老想着辞职干嘛？”

我只能说：“上到老板下到食堂大妈都不是好东西。”

我爸说：“你自己也不是个好东西，还有脸嫌弃别人？”

我无言以对，气得多吃了两碗饭。

当然，我也跟老板抱怨过好多回了，可是他却说：“摸几下怎么了，又不会少块肉。”

我把整个包子塞进嘴里，哎，豆腐馅儿的真难吃！怎么还有人老是吃我豆腐？

这时，俞小鱼走了过来，看看我，再看看黄学平和庄子乐，指着我问：“一大清早的他又怎么了？”

黄学平抬头看了我一眼说：“食堂大妈又把豆腐包当肉包给他了吧。”

庄子乐连头都没抬，说：“又被老曹摸了吧。”

黄学平接着说：“哦，又被煤老板势力新来的那个大翅膀毛毛射成筛子了吧。”

我放下手里的包子拍案而起，指着黄学平说：“你居然有脸说我？！昨天演兵，他杀你就一倦鸟两平射！”

庄子乐抬头往椅背上一靠：“你是顺风顺水惯了忘了自己是个冰心要给队友加血了吗？”

我又指着庄子乐说：“还有你！挨了两下梨花就躺了！”

他说：“又是谁啊吃了个夜狼一起回来了？”

我说：“他们来了一群人围殴我，只不过让他收了头而已。”

俞小鱼说：“所以，你们三个是被他……三杀了？”

黄学平一挑眉，庄子乐一耸肩，我一拍桌子，骂道：“煤老板不是一向威风得很不屑包人来帮忙的吗？到底是从哪冒出来这么一轴货？”

“不是他找来的。”庄子乐笑了笑说，“我让原小草打听过了，这个璞玉呢向来独来独往，不定时转服，转服也没什么规律，这个月去了一线，半年后说不定就转到了乡下，而且只待逆风的联盟，就算有人包机票找他帮忙他也不搭理，我行我素的狠，除了壕跟单身以外，挖不到一点八卦。”

黄学平说：“哟，这体质可招女人了吧，居然还单身？”

何止招女人，男人也喜欢啊。我说：“什么玩意儿，一大老爷们儿居然叫璞玉？恶心！”

黄学平说：“或许是个女的呢？”

我说：“你以为像你这样的变态死人妖还能有几个？”

“你一个。”他指指庄子乐，“还有他。”

“说正经事。”庄子乐拿手指轻轻磕了桌面三下说，“总之……我们以后有的打了。”

我说：“这周势力战我换小谷的魂剑，不信收拾不了他。”

俞小鱼拍拍手说：“好了好了，你们该工作了别整天惦记着游戏，我先出去了。”

我点点头一屁股坐了下来接着生闷气。

俞小鱼都已经走到门口了，黄学平突然喊住他：“俞小鱼！”

“怎么了？”俞小鱼转身。

黄学平双手合十对他撒娇道：“我快没师徒声望了，今天晚上你能上线吗？”

俞小鱼愣了愣，笑容僵在了脸上，他说：“好。”然后头也没回的走了。

我看着俞小鱼的背影，不禁有些心疼他，感情并非交易，不会因为你喜欢我对我好我就必须回应你，何等的不公平。感情亦是交易，一味付出不求回报的人，皆是傻。

我回过神来正好对上庄予乐的目光，他也无奈地摇摇头。

我突然又想起一个人，一件事。

我有个大学同学，他追求一姑娘多年无果，姑娘结婚后他心灰意冷为了疗伤就去追了以前的班长，两个月后跟班长结了婚，一年后班长给他生了个儿子，老婆贤惠孩子聪明，夫复何求？可每次聚会他一喝多就又哭又闹，喊的却是那个姑娘的名字说自己爱的始终是她…我全都看在眼里，也很心疼老班长，丈夫对自己的温柔体贴无微不至仅仅是因为责任而并非爱，她为他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可是身边躺着的丈夫在午夜梦回时想的却是别人，这对于一个毫不知情自以为幸福美满的女人来说，何其可悲。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我也是个男人，我已经公开承认了自己的性取向，我是 gay 这件事身边的人都心照不宣，我喜欢男人，正因为如此，我才能“有幸”地深刻地体会到男人对“爱情”这东西的残忍与绝情。我始终觉得两个人看对眼了，开心就在一起，不开心就分开，至今为止我也没好好的谈过一次恋爱，自然不知道为什么别人会爱的死去活来，也不明白为什么分手后他们要哭哭啼啼上吊割腕写酸诗。

你们看，像我这样一个在现实面前跪得端正在爱情面前躺得平整的人，再过个五十年肯定就是个倔强孤僻的糟老头，活该孤独终老的那种。

至少，在遇到陈唯璞之前，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第2章 多点蒜蓉，不要豆。

我那三个基友可能不太好分辨，我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庄子乐和黄学平在同个公司工作是一个小组的搭档，专门为房地产公司提供策划服务，他们两个项目执行再加我一个苦逼设计，业内有名的三贱客。游戏里我们也在一个势力，势力主是庄子乐，我刚改邪归正那会儿他两也兴高采烈地跟我一起改名变性，我叫芷莘是个冰心，庄子乐叫以青是个魍魉，黄学平叫云麓是个云麓。三个号一溜排开站在红尘无忧面前，一阵凉风刮过带起了脚下几片落叶……

我说：“怎么……好像三个失足妇女……”

黄学平说：“咦，真的，还是头牌。”

庄子乐说：“好办。”于是他传送去了太守区，把势力名字改成了“人妖踩背大保健”……势力里其他人顿时都炸了，纷纷表示：哈哈哈哈哈太好笑了。

我觉得再跟这群智障青年混一起会影响我发育，我说：“我能换个势力感受一下外面的氛围吗？”

庄子乐说：“你觉得你这种劣迹斑斑的喷子谁敢收你？”

我说：“这个势力名字也太……”

庄子乐说：“别怀疑，很适合你。”

黄学平在边上腾着云一蹦一跳研究了大半天自己的底裤，说：“哈哈，老子以后就走萌系少女路线了。”可惜他一开口那股子渣男味就出卖了他，被敌对一路从虎印逍遥堂嘲到了天下之路，原渣男云麓脚踩多条船不慎劈叉扯到蛋变身人妖后企图洗白卖萌卖百合继续诱骗单纯少女，我觉得他巨冤，毕竟只踩了两条船，不过扯到了蛋倒是事实根本没得辩，后来他说，“算了，老子以后就走恶心萌路线了。”

可惜，只有恶心，没有萌。

庄子乐呢，势力主联盟老大，有时候敌对帮他编排出来的故事连我这个天天坐他对面的人一时间都没办法消化，人设从初中毕业的网吧网管开始以常人难以理解的事态发展慢慢过渡到了黑帮头子的男宠，自从我们改了那种势力名之后最终定格在了欢场鸭头上，简直脑洞包天女娲娘娘看了都害怕。最难以置信的就是，他居然乐在其中借007的嘴添砖加瓦，造就了一部二十万字貌美家贫小鸭子的上位奋斗史……男默女泪。

现在想想，我们三个人妖还真是S服一段腥风血雨的都市传说。

哦，还有俞小鱼，小鱼总，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他白天要上班晚上又要去家里的餐厅帮忙没什么时间玩游戏，但他总会抽空建几个小号给黄学平当徒弟，一出师就不再上线，然后重新建个小号，周而复始。我不知道他透过那一个个单薄孤弱的小号看着黄学平跟别的妹子打情骂俏的时候是种什么样的心情。我要是俞小鱼，一准阉了他。

嗯，大致就是这些，还有什么等我以后想到了再说。

这天一上午我都心不在焉，木然地修着图纸，总有股不祥的预感，不是便秘。临近午休的时候老板走过来对我们说：“下午两点，老曹跟他老总要来公司开会。”

我浑身一哆嗦，抬头：“啊？！他……不是……不是前几天刚来过，怎么又要来啊？”

老板说：“城北中心项目非常重要，他们公司各部门经理都签了生死状，出一点问题就要走人，你说呢？”

庄子乐问：“老曹哪来的老总？”

老板笑得一脸高深莫测：“北京总公司刚派下来的小开，顺便来视察一下合作单位，你们现在赶紧吃饭去，吃完回来再准备准备，得给我好好表现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我刚要开口，他指着我说，“特别是你，周智新，别给我耍花样。”他一走我就疯了，我说我一上午怎么就那么心慌，我忙抓着庄子乐的袖子嚎：“乐乐，救命！我不想上去汇报方案，要不你帮我上吧？”

他说：“不行，你的设计我能说什么？放心吧，今天他的大 boss 在，不敢对你怎么样的，你当看不到他，再让行政妹子安排你们坐远点不就好了。”

我完全没听进去，不停诅咒着老曹，上厕所拉链夹鞭毛吃午饭吃到老鼠肉出门轮胎被人偷，他整个人直接爆炸那就最好了！

不在状况内的黄学平站起身，傻兮兮地问：“吃饭去呗？吃啥啊？”

我想了想说：“麻辣烫。”

黄学平贱笑着说：“哟~大中午的想这种事不太好哦~”

我说：“你去死吧。”

庄子乐说：“下午还要伺候上帝，你吃得满身满嘴蒜味是不太好。”

我说：“不光要满身满嘴蒜味一会儿我还要往头上撒点孜然，我看老曹还想不想碰我，走，吃饭！”

毕竟没有任何人能影响我的食欲，我大摇大摆领了两保镖下楼去了食堂，刚进食堂门口迎面走来企宣部那个酷爱穿短裙的妹子，这个妹子啊一年四季风雨无阻的穿短裙，我看着她两条光溜溜的腿打了个寒颤，要知道今天最低温度都零下一度了。我瞥了一眼黄学平，只见他满面春风两眼冒光我就知道他贼心又起了。小短裙走到我们跟前，黄学平刚要和她打招呼，我赶紧推他一把，怒道：“腿粗怎么了？！腿粗就不能穿短裙了？腿粗穿短裙碍着你什么事了？有你这么说人家姑娘的吗？！”

黄学平惊恐地看着我，小短裙愤怒地看着黄学平，然后走过来狠狠地踩了他一脚，哼了一声扭着小腰走了。

黄学平气急败坏地指着我说：“周智新……你个孙子！”

我说：“行了行了，我也是为你好，你最近是不是老掉头发啊？”

黄学平说：“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淫邪不戒就会危及你的肾脏，秃成葛优事小等到顺风尿湿鞋就无力回天咯。”

他摸摸自己的头发说：“真的呀！”

我说：“当然。”是假的，换季掉头发不是很正常嘛。

庄子乐在边上憋笑憋得脸都歪了。

我径直走到卖麻辣烫的窗口，端起整碗孜然就要往身上倒，庄子乐忙接着我的手问：“你干嘛？”

我说：“你没听到我刚才说了什么？”

庄子乐瞪着眼睛说：“我以为你开玩笑的！”

我说：“你看我像是喜欢开玩笑的人吗？放手放手。”

他伸手来抢我的碗，急道：“别别别，智新智新，别意气用事，你好好想想…黄学平你来帮我拉住他啊！”黄学平一上来就按着我的肩膀，我拼命扑腾，庄子乐都快哭了，“你想想，从那块地拍下来开始我们就在跟进这个项目了，大夏天室外温度四十多度，我们两个顶着中午的太阳在工地划线布点，你好好想想！”

我说：“对啊，我这么辛苦，还要被个变态骚扰，你们怎么不可怜可怜我？！”

他一咬牙说：“我帮你上去汇报方案！”

我立马不挣扎了，把碗推给他，松开手说：“成交，哎呀，今天中午有木有腊鸡腿啊……”

庄子乐茫然地看看手里的孜然，再看看我，骂道：“你故意的！”

我说：“是呀。”

最后我被他们两个架着拖离了麻辣烫窗口，没吃成麻辣烫，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要点份蒜蓉四季豆，我对大妈 5 号说：“多点蒜蓉，不要豆。”

吃完午饭我打了个吨，闷得嘴里的蒜味更加销魂，一会儿老曹要是敢靠过来我就喷他一脸酸爽，现在我得忍住千万别说话。我冷冷一笑，看了眼时间，他们差不多该到了。庄子乐

从外头跑回来神秘兮兮地说：“哎，老曹的 boss 长得不错啊。”

我一心盘算着怎么对付老曹没空搭理他，黄学平第一个不服，问：“很帅吗？有我广告界罗志祥帅吗？”

我白了他一眼，鄙视道：“没有罗志，只有‘翔’，谢谢。”这一开口先把我自己给熏着了。

庄子乐指指门口说：“喏，来了。”

我抬头，老板像条狗腿子一样领着大部队进来了，老曹也像条狗腿子一样跟身边的人说着什么，他边上那个人……穿了身剪裁精良的西服身形修长挺拔，线条分明的脸再架上一副金丝眼镜，简直就是言情男主标配，不看长相光靠气场就已经把老板衬得像个流光义军戴震把老曹衬得跟个龙门客栈屠夫，再看看我对面的没有罗志只有翔，呵呵，九黎霸道寨民。

庄子乐悄声说：“就是老曹边上那个鹤立鸡群的。”

我缓缓点了点头，心中狂嚎，是我的菜我的菜我的菜我的菜我的菜！回音还没停下，老曹就给我抛了个媚眼，太煞风景了，恶心得我脖子一梗差点吐了。

“呸，还不是拿钱堆出来的。”黄学平依旧不服。

老板冲庄子乐一挥手，庄子乐对我说：“我现在带他们去别的部门转一圈，大概二十分钟后回来开会，你再准备准备。”

我又点了点头，目送他们出去，视线始终停留在我的菜身上，连转身的姿势都好合我胃口！

他们一走远，我立马起身拽着黄学平把他推到墙角，在他身上一通乱摸，他哇哇乱叫：“周智新！青天白日的你不能做这种事！”

我说：“快快快快快！把你的泡妞必备拿出来！”

他嫌弃地捂着鼻子说：“妈呀！什么味儿啊？你吃了什么？”

我对着他哈了口气：“大蒜，所以快点把你的口香糖啊香水啊什么的赶紧交出来！”

他说：“只有糖。”

我说：“要你何用？”

他说：“谁没事揣瓶香水在身上？”

我说：“愚蠢的人类直男，我今天要是不能被美人抱着归，我第一个弄死你！”

他说：“你想干嘛？”

我说：“采花。”

他想了想，恍然大悟点点头，从裤兜里摸出两颗草莓味的水果糖递给我说：“先去厕所漱漱口，再拿这个压一压。”

我一把抢过糖直冲厕所，漱口漱得舌头都没知觉了才把那股销魂的蒜味给冲淡了，我低头闻了闻自己的衣服，太干净的味道总归是不吸引人的，哎……过惯了朝九晚五下班就回家打游戏的宅男生活，我都快忘了自己曾经也是个有品位的基佬。

刚从厕所里出来，前台湘儿喊住我：“智新啊，有你的快递。”

我的快递？我最近没买东西……我从她手里接过箱子就拆：“啥啊？包得这么严实……”

湘儿说：“智新啊，你不谢谢我吗？”

我敷衍道：“哦，谢谢你了，嗯？？？？”打开箱子我就傻眼了，居然是瓶 Serge Lutens L'Orpheline……这是哪位神仙姐姐临时显灵？不管了，先应急再说！

湘儿说：“智新啊……”

“好好好，谢谢你了。”我懒得搭理她，又跑进了厕所。

十分钟后我整理妥当，正襟危坐等待我的菜上桌。

终于等到他们回来了，我赶紧起身走了过去，老板介绍我的菜说：“这位是陈唯璞，陈总。”

哎哟我妈，走近了看他更好看啊！陈唯璞是吧？我的菜我的菜我的菜我的菜我的菜我的菜！

我拼命控制住自己就快浪出天际的情绪，故作镇定向他点头道：“陈总。”

老板对陈唯璞说：“这是城北中心项目 VI 系统的主设计师，周智新。”

“你好。”他的声音很沉稳，听得我腿都软了，而且从他看我的眼神里我能感觉得到，他和我是同类。

陈唯璞向我伸出手，与他双手相握的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他，不是我这种人能够招惹的。我松开手，抬眼冲他笑了笑，我不知道我当时的表情是不是很苦逼，反正眼前这盘龙筋凤舌麒麟胆，我只能远远看着，尝不起也尝不得。

第3章 人生还真是矛盾

老板领着上帝们进了会议室，我愣在原地失落了不到十五秒就想开了，玩家能泡玉丸子吗？大概只有在同人里才可以…

我自嘲般地摇了摇头，拿起记事本也跟了进去，前脚刚进门，老曹又给我抛了个大媚眼，我一哆嗦倒退两步踩到了身后的庄子乐，他轻轻推了推我的胳膊：“你干嘛？”

我带着哭腔轻声说：“老曹，太恶心了。”

庄子乐说：“没事，隔得远着呢，你别抬头就行。”

我心一横闭着眼进去了，摸索着坐在了角落里。

会议一开始各个领导轮番吹了半天牛，然后是庄子乐汇报方案，我跟他合作了三四年一点也不担心他的口才，他站在上头口若悬河天花乱坠地吹啊吹啊吹，我全程低着头不忍直视，就在他说累了喘口气的空档……

我的裤兜一震，我的手机响了！我被惊出一背脊的冷汗，糟了，刚才那么一折腾，我忘了把手机关静音了…于是整个会议室里回荡着天下贰的登陆音乐，仿佛下一秒庄子乐就要掏出他的将军令，而我就要点开我的密保卡，我偷偷抬眼看庄子乐，他显然也慌了僵在那不敢往我这边看。我不动声色地把手伸进裤兜摸到开机键果断把手机关了，又做贼心虚地瞥了老板一眼……

救命啊！他的脸色快赶上关二爷了。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这回死定了虽然我老是说我不想干了但就是过过嘴瘾而已啊我上哪再去找个待遇高福利好年底双薪还带年假的工作啊妈妈我还想趁着老曹移情别恋之前让他再摸个一年半载的我就能出个大翅膀了啊死了死了死了死了！

一滴冷汗从我的鼻尖滴下，我真想把脑袋塞进裤裆里。

“不好意思，我忘关手机了。”是陈唯璞的声音，我猛地抬头，见他拿出手机放在了桌上，他说，“非常不好意思。”

老板立刻打圆场说：“没事没事，那我们继续？”

陈唯璞说：“继续吧。”

庄子乐也松了口气，又开始滔滔不绝地吹开了。我偷偷看着陈唯璞，而他若无其事地看着投影屏幕。

我如坐针毡脑子里一片混乱，他们说了些什么我也听不进去只能点头敷衍，靠在记事本上乱写乱画来缓解焦虑，好不容易挨过了这半小时，接下来的内容不是我们这群小喽啰能听的，我跟庄子乐就出来了。只不过他是走出来的，而我是连滚带爬逃出来的。

刚打开手机就收到五十多个来电提醒，全是我姐的……天要亡我，这回不被开除也要被她撕成鱿鱼丝了。绕着办公室走一圈，看到角落里的抽烟室空着，我连忙闪了进去，周智美那城北狮一旦吼起来上下三层楼都能听见。我刚拨通她的电话，她就骂开了：“周智新！你不接老娘电话就算了，还敢关机？！”

“姐，别生气了，我开会呢。”

“以后再收拾你，我问你，你收到一份快递没？”

“收到了，是你的？”

“是我的，我选错地址寄到你那去了，而且老板也给我发错货了，你今晚记得带回家，我得退回去换货。”

我倒吸一口凉气，说：“姐，你这刚嫁出去，老回娘家不好，姐夫会不高兴的。”

“他敢！看老娘不抽死他？”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男人都喜欢温柔体贴的女人，万一姐夫没把持住犯个阶级错误呢，你肯定得戴绿帽。”

“老娘会怕？他要是敢，我先阉了他！”

“这一起老回娘家引发的血案，太不划算了，你还是别回来了，我过两天给你送过去？”

“不对啊，周智新，你个能坐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的懒货会这么好心，到底怎么了，你给我说实话！”

我一咬牙：“我把它拆开用了，应该不能退了…”

说完我忙把手机拿开，听筒里果然传来了我姐的怒吼：“周！智！新！”

我忙说：“姐！你别生气啊，我赔你一瓶！”

“两瓶！”

“没问题没问题！你要什么你说。”

“卢丹诗的柏林少女跟香 O 儿 X 号。”

“啧啧，周智美，你有点品味好不好，香 O 儿 X 号就是只配在和睦公园站街的低端鸡标配，天上人间的小姐都用巴黎世家了。”

“真的吗？”

“我是干嘛行的？”

“那行吧，两瓶柏林少女。”

“好吧，我先挂了，上班呢。”

“你别耍赖啊。”

“姑奶奶，你觉得我敢吗？不跟你扯了，我得干活去了，再见再见。”挂了电话，我冷哼一声，“哈？柏林少女？都少妇了还柏林少女，柏林少妇还差不多……艾玛！”我一转身看到陈唯璞靠在门口，脸上挂着意义不明的笑一直盯着我，我被他吓得魂都快飞了，要不是手心有汗，我手机也快飞出去了。

尴尬地对视，尴尬的气氛。

我说：“陈总。”

他说：“周智新？”

我说：“是。”

他点点头，完全没有让路的意思。

我说：“您什么时候来的？”

他掐着嗓子学着我的口气说：“从…‘姐，别生气了，我开会呢’开始。”

这不全被他听到了吗！

我说：“呵呵呵呵，您…出来抽烟？”

他说：“里头闷，出来透口气。”

我说：“那我就不打扰了。”

我往前跨了两步想走，他就势把门一关挡在我面前，我和他之间的距离一下子缩短到了十厘米左右，几乎就要撞上了，我赶紧往后退，他一把揽过我的腰，俯下身往我身上嗅了嗅，低声问：“Serge Lutens L'Orpheline？”

我说：“陈总闻多识广。”

他说：“喜欢这种中二沙龙香的男人，都是深柜。”

我非常不喜欢这种被人捏在手心里的感觉，像个任他摆布的玩物，我皱了皱眉，推开他说：“那很遗憾，我已经出柜了。”

他说：“周智新，你还真是可爱。”

我说：“刚才的事，谢谢你。现在能不能麻烦你让一下路，我要出去干活了。”

他问：“刚才？刚才什么事？”

我说：“那就没事了，我能出去了吗？”

他一脸无奈地放开我侧过身子，我没忍住，习惯性地白了他一眼开门出去了。

“周智新。”他喊住我。

“有何指教？”我没回头。

“会议室往哪走？”

“从这里出去笔直右拐第一个房间，不谢。”

“我没打算谢你。”

我差点脱口而出一句二货，最终还是忍住了，毕竟不能骂上帝，我一低头，跑了。

鉴于我不是个十五六岁的纯情少女，他什么意思我当然明白，可是，陈唯璞这个人，从头到尾都散发着“keep out”的危险警报，或许他只是一时兴起逗我玩玩，我不确定自己会不会认真起来，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在他没了兴致以后能全身而退，就在刚才，我与他近的鼻息可闻，我觉得自己像一只站在猪笼草笼盖上的虫子，被它甜腻的花蜜所蛊惑，再进一步就会掉进它的肚子里，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不想哭哭啼啼上吊割腕写酸诗，所以我只能告诉自己，一定要离他远点。

我躲进厕所里好一会儿才出来，后来想想我是脑抽了吗躲男厕所有个毛用，哪个带把的生物不能进来？再说了……我的地盘我躲什么呀？

回到办公室居然看到陈唯璞背着手优雅地逛来逛去呈领导视察状，周围的同事全都低着头紧张得连气都不敢喘更别说跟他搭话了，他转身看到我，眼神一亮向我走过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知道他想跟我说什么，我抬手指着右边一脸狰狞地用嘴型告诉他，那！他微微一笑用嘴型对我说…不知道是 thank you 还是 love you，然后朝着我指的方向走了。这要还找不到，我只能好人做到底打电话给老板让他出来接了，虽然一共都不到二十米的路程。他该不会是在办公室里迷了路晃到现在吧？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位置上，庄子乐小声问我：“喂，小开这么护着你…是不是爱上你了？”

我摇摇头说：“是啊，爱‘上’我了。”

黄学平个鸡婆，探出脑袋问：“我听乐乐说了，你成功被美人抱着归了？”

我有气无力地说：“是啊，刚才在抽烟室差点被他爆了菊。”

黄学平说：“上班时间做这种事，不好吧…”

我鄙夷地瞪着他说：“你的思想能不能稍微健康点？”

他说：“你们做得出来还怕我说？那你失身没？”

我说：“我怂了，提着裤子跑了，并且决定对他敬而远之。”

庄子乐噗哈哈哈哈哈笑开了，我斜眼看他。黄学平一本正经地说：“好一招欲擒故纵。”

我说：“毛线，我是真不想跟他扯上关系。”

黄学平惋惜地说：“身在福中不知福，如果哪家的大小姐看上我了，我就天天跟在她屁股后面汪汪汪汪汪汪。”

庄子乐也说：“这回的确不是你的行事风格，你转性了？”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起身走到他两的桌边，靠在隔栏上问，“小翅膀冰心嫁给大翅膀荒火她能奶得动吗？神启老板娶个 69 战场号能玩到一起吗？”

庄子乐摇摇头，黄学平迷惘地看着我。

我接着说：“陈唯璞，他手上那块表，价值一百三十万人民币，他身上那套西服，私人高端定制看手艺应该是上海老行家的，要多少钱我想都不敢想，就连他一个领带扣都抵我两个月的工资，你们觉得我跟他是一个世界的人吗？”

黄学平说：“可是…玩玩而已，你不用考虑这么多吧？”

我说：“我玩别人可以，别人玩我不行，玩他？我玩不起，他玩我？我不乐意，不如不玩。”

庄子乐说：“如果，他不是玩玩的呢？”

我笑笑说：“不是玩玩的难道还会是真心的？先不说这圈子里的人本身就乱的很，如果是个直男富二代，我也不信他会放着白富美不要偏偏跟个要啥没啥干啥啥不行的柴火妞难舍

难分，除非他又蠢又瞎。陈唯璞也一样，以他的条件什么样的男人不能找？现在这种情况算什么？对我一见钟情？演电视剧还是在写小说？他只是吃惯了浓油重酱山珍海味偶尔见到一碗清粥小菜想换换口味而已。”

庄子乐说：“也许是看多了锥子脸大美瞳，突然遇到你这个画风清奇的……”我冷冷地瞪着他，他立马闭上嘴，耸耸肩笑而不语。

我说：“人要有自知之明，小虫合虫莫别惦记天鹅肉。”

黄学平说：“你也太现实了，你对生活就不能有点天真美好的幻想吗？”

我说：“有啊，怎么没有，不然我为什么要一期不落的买福利彩票？我不就想中个一千两千万的，到时候一人送你们一个满钻大翅膀号爽爽。”

庄子乐说：“我觉得你还不如跟了陈唯璞，直接让他帮你买几个满钻大翅膀号来的简单方便。”

我点点头说：“有道理。”

可我依然不想引火烧身，如果陈唯璞只是个普通的挨踢男或者营销狗，刚才那种情况我肯定求之不得直接扑上去亲他一口，对他说：“少年，玩儿心吗？”我曾经在一家时尚杂志干过实习美工，对各种奢侈品了如指掌，很清楚穿戴那些价格动辄五六位数衣饰的人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什么收入，可如果陈唯璞不是个富家子弟，那他现在也未必会有这种带着危险气息的魅力。

人生还真是矛盾。

第4章 你刷日钻吗？

倒霉的是…我刚从陈唯璞的虎口里逃出来却落入了老曹的魔爪。

上帝们跟领导们开完会，老板说要请上帝们吃饭，我找借口说打算晚上加班按开会时上帝们提出来的意见再调整一下方案我就不去了，老板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真是个好员工，然后老曹挺身而出说也要留下来跟我一起讨论一起改。我哭着说我突然不想加班了想去吃饭。老板说曹总今天难得赏光莅临指导你别跟我逼逼。我泪眼婆娑地望向庄子乐，庄子乐说那我也留下来吧。我抓着他的手老泪纵横地说乐乐，回去我就送你一个 17 钻。他说我想要个逆天之力。我说没问题，一会儿我让老曹摸一下手就有了。

期间我拿眼角余光几次扫过陈唯璞，他站在门口，眼镜片的反光遮住了他的双眼，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晚上七点半左右，整个办公室就只剩下我、庄子乐和老曹三个人。八点的时候黄学平打电话给庄子乐说煤老板要对我们发起势力挑战，让他快点回去。庄子乐为难地说：“不行，我这……有事呢。”

我说：“没事，你回去吧，要你一直陪我干坐着也挺不好意思的。”

他扫了老曹一眼：“真的没事？”

我说：“回去吧，有什么比撸死煤老板还重要？”

他轻声跟我说：“那你小心点。”

我点点头说：“对了，你！千万！要帮我弄死那个死毛毛！”

他说：“没问题。”

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曹今晚特别的安分，庄子乐走了之后他搬了张椅子坐我边上双手托腮色眯眯地盯着我。我被他盯得受不了了，说：“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

老曹说：“小星星，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我打了个寒颤：“有话好好说，别发嗲。”

“嗯~~~你说嘛。”

“……不想说了。”

我忍无可忍了，问：“你能不能早点回去？”

“你不想跟我待一起吗？”

“工作的时候旁边杵个人我挺不舒服的。”

“那你一个人在会不会很危险？”

有你在更危险！我说：“不会，你快回去吧。”

老曹刚想说什么，他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喂，陈总。”听到是陈唯璞，我心头一惊偷偷看向他，他点头哈腰地说，“好的，我现在就回公司。”挂了电话，老曹说，“小星星你一个人小心点哦，早点回家哦，我先走了你别想我哦。”

我淌下了两行浊泪说：“放心，我不会想你的，你赶紧滚吧。”

临走前老曹送了我一个飞吻，幸好我还没吃晚饭，不然真得吐出来了。

送走这尊瘟神，世界终于清静了。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我打开记事本……翻到最新的一页，看到我在开会的时候画下的东西……我我我我我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我居然画了个人！我好多年都不画素描了！人像也不是我的强项！我画的居然是陈唯璞！而且还画得一模一样！当年去考中国美院我要是有这发挥估计就被录取了！

“我……”我惊慌失措地将整张纸撕下来塞进碎纸机里，然后拍拍我的小圆脸不停地对自己说，少年仔，你有这种想法很危险！工作！工作！做完早点回家玩游戏！OK！工作！好不容易静下心来干活，等我被饿得人畜不分回过神时已经十一点了，还有两张图没渲好，可再不走就赶不上末班车，我连忙把东西全拷 U 盘里背上包锁好门急吼吼地下楼往公交车站跑。

半个小时后回到家，我妈问我要吃夜宵吗，我说不吃了，饿过头了。

回房开电脑渲图，我那个一开电脑就想玩游戏，一玩游戏就想打战场的毛病就犯了，这个手啊，完全就不受控制地点开了客户端，我念叨着“就玩一会就玩一会儿不打战场就刷个甘露就刷个逆天碎片反正就一会儿”登陆了我的小冰心。

一上线我忙发消息问庄子乐：“撸死煤老板没？死毛毛呢？”

庄子乐说：“我炸死煤老板好几回，可今晚没看到璞玉。”

我冷笑一声说：“他逃得了今晚，也躲不过明天的势力战。”

他说：“老曹没对你怎么样吧？”

我说：“没有，你刚走他也被陈唯璞召唤走了。”

他说：“那就好，我先下了，你也早点睡觉。”

我说：“好，刷个甘露就下。”

我才上了三个专门用来刷甘露的小号，电脑已经卡得不行实在没办法五开，我想了想，别费这劲了，干脆再喊一个，我就在势力嚎了声，还在线的人纷纷表示自己已经刷过了，我说那欧多桑我只能去副本门口喊咯。刚跑到建木，系统提示璞玉上线了，我又冷笑一声，再让你嘚瑟一天，明晚我就要让你知道社会的黑暗现实的残酷！不过目前没空收拾你，老子要刷甘露。

然后我就在地区喊开了：“甘露 4=1，随便来~”没人理我，我接着喊，终于接到个入团申请，我点开一看，居然是璞玉，我……这人心也太宽了，跟敌对下毛副本啊！看来他是等不及想知道敌对的变态了，我接受了他的入团申请，盘算着待会儿等他一进副本我就踢他出去。

哈哈哈哈哈我仰天长笑。

我把四个号开进副本，等着璞玉，呵呵呵呵呵……好！他终于进来了！穿了身鱼跃清溪的二货，你们瞧啊他还带着保护，背后那对大翅膀，花了不少钱哒，基佬味，嘎嘣脆，来来来，倒数三、二、一……哎哎哎！我的冰心怎么动不了了？！我忙晃了几下鼠标：“妈！妈！妈！与服务器断开连接？！”不掉还好，这一掉四个号全掉线了，完了完了，这下被踢的估计是我了，一踢就是四个号啊！哎哟我妈，我除了下战场以外唯二的爱好就是刷甘露和刷逆天碎片了啊天了噜没得刷甘露就像吃饺子没有醋谁接受得了啊我的二舅老爷哟！我气急败坏地重新上线，一读完图我惊奇地发现，耶？四个号安然无恙地站在副本里，顶着团长标志的璞玉骑着风火轮就杵在我边上，他居然没把我给踢了……

我跟他大眼瞪小眼瞪了一会儿，他问：“三个小号也都是你的？”

我说：“是。”

他说：“哦。”

你你你你就一个哦算什么意思？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的电脑平时能十开，因为今天在渲图才只能开四个号的，不然还能轮到你？再说了，我攒了满满十个小号包裹加仓库的甘露这种事我会随便告诉你吗？！

我说：“太晚了，喊不到人。”不对，我跟你解释个毛线啊！

他说：“嗯，开打吧。”

组了他上好本脉，我说：“走吧。”说完我上马往左边走，他却骑着风火轮往右边跑了，我忙说，“这边！”

他停在半路愣了愣说：“跑偏了。”然后跟了过来。

你这是跑偏了吗？你这根本就是跑反了！

他跟在我身后一路跑到 boss 那，我把小号停在远处，跟他上前一起撸怪，我看着他渐渐下去的血条，叹了口气，罢了罢了，副本无敌对，今天你吃我一个清明，明天……我要你狗命！

就在 boss 还剩一丢丢血的时候，我一回头，震惊了，我的小号全掉线了，我忙对璞玉说：“桥豆麻袋!!!!!”

他说：“嗯？”然后嗡~~~~~啪！一个夜狼把 boss 打死了。

我生无可恋地低头，看着脚底的甘露，我不想捡，捡起来也会伤心，只有 20 个。

我说：“我……小……号……都……掉……了……”

他说：“没事，对着它跪拜待机半小时也有 40 个。”

我说：“真的假的？！”

他说：“真的。”

我连忙跪下，然后起身出去倒了杯水回来，看他干站着不动，我问：“你怎么不跪？”

他说：“对不起哦，我没想到你居然会当真，我骗你的，你快起来吧…”

我看着他说的话，木然地喝了口水，咦，很意外哈，我没发火，我的心情很平静，我对自己说，周智新，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我二话不说起身退队退团，丢人现眼啊！糟了，他会不会把这事像说笑话一样说给煤老板听？明天全敌对都知道我是个二货了吧？没事啊，我也可以添油加醋地把他下副本连路都跑错的事拿出去宣传嘛。

死鱼钩！老子跟你共戴天！

出了副本我把其他几个客户端全关了，马不停蹄地跑去巴蜀，现在也就只有刷逆天碎片才能让我开心起来了，就是不知道这么晚了还有没有团。我在神石旁蹲了老半天只看到原小草在喊 67 刷碎片来个能拉怪的冰心，我是真不愿意带她那一团小号，我得累死，后来想想算了，刷完早点睡觉。我一进团，瞎了，不光有一团小号，还有条鱼钩，璞玉居然也在！

我说：“我好像刷过了，我还是走吧。”

原小草说：“芷莘姐姐，你今天才刚上线呀。”

好家伙，我差点忘了这货有全服半小时情报网……

我说：“我突然很困了，想睡觉，我还是走吧。”

原小草说：“芷莘姐姐，你不是不刷逆天碎片就睡不着的吗？”

你不能少说两句？！

我说：“我不想刷了还不行啊？！”

璞玉突然开口说：“大概是看没天机，他怕拉不过去。”

我说：“哈？！我拉不过去？我拉 67 本的时候你还在洗你的鹰风套鸟头呢！”

璞玉说：“哦？”

哦？！哦你个溜溜球啊，今天老子就咽不下这口气了！

我进副本看了一圈，救命啊，原小草那一团马粮号里，我跟璞玉一个粉翅膀冰心一个大翅膀翎羽，画面真是太美了。我又看了璞玉一眼，我说你个大翅膀居然蹭小号的碎片团你不要脸啊？想到最后肯定只剩我跟他在打狗男女，我泪流满面组上他，他说：“早知道这样你就别退队了。”

我不想理他，上好本脉，问：“都准备好了吗？”

原小草说：“好嘞~”然后她的那群小号齐刷刷地搓出周常送的门派马符，我竖起了大拇指，真是有组织有纪律设备精良。

我上马说：“走了，跟好。”然后带着五花八门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冲往目的地，右转的时候……我……璞玉居然笔直往前冲了，他一声：“咦？”然后死了。

哈哈哈哈哈这二货哈哈哈哈哈。

原小草说：“璞玉哥哥你复活去副本门口吧，一会儿让芷莘姐姐再去接你一回。”

我才没空！我暂时管不了他，先把原小草跟小号们带到了狗男女那，下线再上来，身边八个小号全都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说：“干嘛？”

原小草说：“芷莘姐姐，你还得再出去接一回璞玉哥哥。”

我说：“我才不要！”

原小草说：“芷莘姐姐，璞玉哥哥不进来我们就只有你了，你要自己扛自己奶自己打。”

我又环顾了一圈，我的妈呀，角落里那个 78 的弈剑还穿着 14 本的碧海裤子。

璞玉说：“我不把刚才的事说出去。”

“……你爱说不说。”我退出副本去接他，我说，“你别乱跑了，直接跟随我。”

他说：“好。”

然后我又拉了一遍小怪，路上他倒挺安分的，结果……我跑到狗男女门外，调气开八下线，等我再上来的时候，一转头，发现狗男女脚下一地的尸体。

我目瞪口呆，问：“怎么了，你们谁开 boss 了？”

璞玉说：“意外。”

原小草说：“你下线后璞玉哥哥没闪开，然后拉了一群小怪进来，再然后就这样了。”

今天真是太刺激了，真的，我把满地的尸体一个个拉起来，无话可说。

打完本出来，我身心俱疲，看了眼包里的逆天碎片，还是去睡觉吧。

刚要下线，璞玉对我说：“你也别把刚才的事说出去。”

我说：“你不想全天下玩家都知道的话不如塞点钱给原小草。”

他说：“好，你刷日钻吗？”

我刷你妈啊！我抹着眼泪关了客户端。

第5章 爱不重不生婆婆，念不一不见净土。

躺在床上转念一想，我怀疑这条鱼钩一定是故意的，小白都不至于蠢成那样，什么？代练？你放心找这么个随时会翻进阴沟里的代练？我被耍得团团转为什么还不开红撸他？不管谁主动开红都会陷入“是他先打的我！”“明明是你先笑我的！”“明明是你！”“反正是你！”“我打你怎么了？”“你们看！他承认了！”诸如此类的小学生闹剧中，别否认，你们和敌对之间也一定有过这样的对话，我可是个有人格有尊严出过名的高端喷子，不能做这么丢脸的事；再者，周四演兵当我半血打算开个大毒却被突然出现的从来没见过的璞玉一个夜狼送回家魂断里岛后我第一时间点开他的英雄榜，看了眼他的大攻命中跟重击我只能默默地关了网页选择自求多福。我的小冰心是没办法弄死他了，阅遍基友英雄榜，唯有魂剑小谷可与璞玉一战，明天的势力战小谷要是不肯跟我换号玩，我就拐跑他媳妇儿。

说到势力战就不得不提到敌对，既然提到了敌对就不得不说煤老板，其实煤老板不叫煤老板，煤老板叫凌迟是个全念神明天机，不带冰心恶心一队人带个冰心能恶心一团人，他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报复社会的想法之所以会跟我们敌对了这么多年，全是因为庄子乐。事情得追溯到75满级的年代，那时庄子乐还是个小翅膀翘翘，随了大流全疾加点人称扛本小能手，某次下啥本来着他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就是进了个野团，团里的小天机扛不住boss灭团好几次，庄子乐不耐烦了，说：“我来吧。”

小天机说：“我都扛不了，你能行？”

庄子乐说：“不行我跟你姓。”

小天机说：“那你来。”

十分钟通本，庄子乐只是对着小天机呵呵一笑，这梁子就莫名其妙地结下了，那个小天机就是煤老板。从此以后煤老板处处跟庄子乐作对事事和他过不去，一掐就是五、六年，现在煤老板别说扛boss了，我们打他都跟刷boss一样，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他一心想跟庄子乐比身板，可惜庄子乐在75套出来以后就改走全力负伤路线了，煤老板也尝到了移动boss的甜头，四围越堆越变态，然而依旧没什么卵用，庄子乐一个解体卷照样爆得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的，大概只有他两当中死一个才能解了。身边的人来来去去停停走走，我们两家势力始终在S服屹立不倒互掐不止打出了真情和真爱，哪天煤老板要是不玩了或者转走了，乐乐一定会很无聊。

煤老板也不是真的靠挖煤起家的，他的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天下走起数数一二三再不然就是礼炮刷起你们这群死人妖臭二货，典型一个没文化没素质没修养的暴发户，所以我们才叫他煤老板，大家的脑海里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脑袋大脖子粗肚子赛过老母猪的油腻大汉？当初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万万没想到煤老板不仅长得邪魅狷狂，还衣冠楚楚，我看着007偷回来的照片，点点头，嗯，我的菜。我向庄子乐提议：“不如就让我亲自潜入煤老板的势力担起007的重责？”

庄子乐说：“别浪费力气了，煤老板跟小秘书好着呢。”

我说：“对啊，我去离间他们。”

007说：“他两竹马竹马现在还住一起，你要跑去玩double fly吗？”

我说：“也不是不可以。”

007说：“芷莘姐姐，煤老板喜欢狐狸精，你这种小熊猫就别瞎凑热闹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小熊猫一定就斗不过狐狸精？”

007说：“不然你怎么到现在还是条单身狗？”

然后我就把他戳死了，我站在他的尸体上说：“不对啊，我怎么看小秘书都不像个狐狸精。”

小秘书是煤老板的老相好，叫鸩毒是个云麓。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很高高，我从来没见过他

在地区或者天下频道发过言，不管敌对怎么撩他都视若无睹，有一回听敌对的 CC 录音，正好录的是小秘书指挥打城战，他连声音都是冷冰冰的毫无情绪起伏，跟煤老板完全就是两种人嘛，我都不知道他两是怎么处下来的。

我问：“有小秘书照片吗？”

007 说：“没有，煤老板看他看得可紧，别说照片了，他多跟我们说一句话煤老板都要生气。”

然后我找来了原小草，送给她一组离火精说：“帮我个忙。”

原小草说：“芷莘姐姐随便吩咐。”

我说：“帮我搞张鸩毒的照片来。”

她说：“好嘞。”半小时后她就把照片发我了，我仔细一瞧，哎呦我妈，这眉眼艳丽的还真是只小狐狸精呢……嗯，我的菜。

我也想想煤老板那种有事秘书干，没事干秘书的日子，我对庄子乐说：“乐乐，我还是想去煤老板的势力当 007。”

他说：“你这见色忘友的东西！去了还回得来吗？！不许去！”

当然最后我也没去成，庄子乐直接告诉煤老板说我想跟他抢小秘书，让他以后收人小心点，煤老板就疯了，天天追着我非打即骂，导致我一度以为璞玉是他特地包过来点杀我的，后来事实证明是我想多了，那轴货提了把机关枪非安全区见敌对就突突无差别扫射。

今晚以后，我对那条鱼钩越发感到很好奇，他到底是从哪来的，来 S 服干嘛，有没有什么软肋，背没背着风流债，实在打不过能不能用制造舆论压力的方式来击溃他的心理防线让他趁早滚蛋？

平时周末我都会睡到中午才起床，这周六我起得特别早，一上游戏就找来了原小草，交易给她一组日钻，我说：“你帮我调查个人。”

原小草把日钻还给我说：“如果是璞玉哥哥的话那就算了，我已经尽力了，实在打听不到其他的。”

我又把日钻交易给她：“我知道你行的。”

她还给我 100 个日钻说：“好吧，既然是芷莘姐姐的生意，我给你打五折。”

我说：“算你还有点良心。”

半小时后原小草铩羽而归，一声不吭地还给我 50 个日钻，她的大草精背对着我蹲在那仰望天空沉默了五分钟，说：“……是个男的。”

我说：“能不说废话吗？”

原小草说：“打听到这些已经很难了……我有个在 L 服的小伙伴今天生孩子。”

我说：“所以呢？你要去接生吗？”

原小草说：“我连个待产孕妇都问了，去年璞玉哥哥在 L 服的时候这个小伙伴跟他在同个势力待过一阵子还卖了几个太阴给他，这不，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羊水刚破，就把我骂了一顿。”

我小腹一抽，不由鼓掌佩服地说：“你也是拼……那她说什么了？”

原小草说：“百分百确定是个男的，很低调不咋说话游离在各种口水仗外，存在感全靠砸钻开厢子刷，势力战黑洞完全找不到北，不是自己人死光了他才赶到就是连敌对都死光了他还在路上跑。”

我想到昨晚璞玉那熊样，很不厚道地笑了：“势力主没踢了他呀？”

原小草说：“没有，他操作还挺溜的，当然不是在叫他去朱雀他却跑到了玄武迎头遇到一队人被围追堵截的情况下。”

我翻了个白眼，那种装备要毛线操作，闭眼 123 倦鸟穿精夜狼就行了。我说：“你觉得这些情报对我有用吗？”

原小草说：“那你想知道些什么？”

我踢了她一脚：“你这个包打听半小时情报网的招牌该摘了，你不觉得你的市场定位服务方向很有问题吗？这些年你都在打听些啥？谁听八卦会关心男主吃了没喝了没被势力主骂了没，群众只关心他有没有劈腿出轨找小三乱跟徒弟乱搞男女关系，这些内容有吗？”

原小草说：“真·没有。”

我不是很信，再确认了一遍：“暧昧对象呢？”

原小草说：“别说暧昧对象了连个朋友都没有，别说朋友了连个代练都没有，副本混野团，任务自己干。”

我说：“哎哟我去，这人会不会太缺爱了？”

原小草说：“我觉得吧，先不说挖不到他什么料，真挖到了又能咋滴？哪个老板身上没背着点风流债？关了电脑谁 care？”

我说：“有道理，你摆摊吧，我走了。”

原小草说：“芷莘姐姐要再来光顾我呀~”

我冷冷一笑，买了两棵西瓜苗飞到魂谷右边的山坳坳里种下，取消屏蔽环顾四周，很满意地点点头，这个位置即安全又隐蔽，往后退一步就是世外禁地，不会有人吃饱了撑的找到这儿来开红或者偷瓜，真是放心挂机放心种瓜的好坐标。挂机看了两集动画，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翻出了璞玉的英雄榜，上次被他的属性吓尿了以后没仔细研究过他的装备，不过这种老板标配也看不出什么花来，我粗粗扫了几眼，视线最终定格在了衣服上，他一身装备只有衣服刻了字：爱不重不生婆娑，念不一不见净土。

我不禁赞叹道，哇！好禅好有意境哦！

可惜老子看不懂。

我一屁股坐下回想着原小草刚才说的话，这大概跟“聪明女人对付男人，蠢女人对付女人”是一个道理，如果我把璞玉扒了个底朝天惹毛了他，他会不会越向着煤老板下起杀手来就越狠心？我是不是该抓住现在的时机趁他刚来还没跟煤老板混熟，试着像春风一样对待他，温暖他那颗没有朋友也没有代练的寂寞心灵和做个周末喜当爹还要混野队的缺爱人生，那他就不会老对着我倦鸟 hi 夜狼 bye 了吧？如果我对他像心上人那样璞玉哥哥早璞玉哥哥好璞玉哥哥带带我璞玉哥哥爱爱我，他有没有可能弃暗投明到人妖踩背大保健来？

有点恶心啊……

我突然想起了老曹，很反胃。

想到老曹我就浑身一哆嗦，这种事我做不来，都那么大爱无疆还打个毛架玩个球网游？关了网页切回游戏，然后我又一哆嗦……璞玉正端着他那把满钻迫击炮对着我的脑袋。

我连忙起身后退一步在当前问：“你干嘛？”

他说：“你在这里正好。”

他该不会一大早起来漫山遍野找敌对见血祭弓吧，居然都找到这来了，得有多闲啊！

“咋滴？”我连忙又退后一步给自己上了本脉问，紧张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调气。

他上前一步说：“我的瓜熟了，记得是种在幽谷附近，可是找了半天没找到，然后就看到你了，你会认坐标吗？”

我说：“这里……是魂谷。”

他说：“对，我是从幽谷一路找过来的。”

我就哈哈哈哈哈拍着电脑桌笑了，我哈哈哈哈哈魂谷跟幽谷隔着半个九黎地图啊哈哈哈哈哈这二货。我揉揉脸平复了一下情绪，说：“璞玉哥哥需要我帮忙吗？”

他说：“咦？是换人了还是我认错人了？”

我说：“啊？”

他说：“你昨晚不是这个风格。”

我刚要骂人，然后想起了刚才制定的聪明人妖怎么对付敌对计划，我忙忍住了，说：“璞玉哥哥你还要不要找你的瓜了？把坐标报给我吧，么么哒~”

我去，真的好恶心！

他报了个坐标，我抬头一看，不可置信地问：“大哥，你确定你的瓜是种在魂谷的吗？”

他说：“好像是的。”

我说：“你当时是没睡醒吗？这坐标明明是对面那个山坳的！”

他说：“你确定？”

我说：“废话，我也经常在对面种瓜。”

他搓泥巴上马，说：“好的。”

我说：“不用谢。”

他说：“我没打算谢你。”

敬酒不吃吃罚酒！他刚要起飞，我说：“璞玉哥哥，不用这么麻烦飞过去，我身后有条捷径哦直接可以传送到对面哒~”

他说：“好的。”他骑着风火轮过来，再然后我笑看他化作一道青烟传送走了，哈哈哈哈哈我身后是世外禁地啊哈哈哈哈哈那二货被传送回门派驻地了哈哈哈哈哈，以他的认路能力要找回来得找到何年何月哈哈哈哈哈。

最后……我笑得太过分，不慎按到了 S 键，等我笑完回过神来，只能面无表情地看着同样被传送回了门派驻地的自己，我穿了身醉太平站在冰心堂的水池子里，好一朵露花时湿钗，风茎乍拂钿的娇艳二货。

叮咚~系统提示，您的西瓜已经成熟。我扶着额头，上马准备走人。

噫！组队申请，璞玉邀请您加入队伍。我抹了把泪，接受了申请。

他问：“我怎么传回门派驻地了？”

我咬着牙说：“那是个 bug，已经修复了，你看，我也被传回来了。”

他说：“嗯。”

我想着反正也要去收瓜，不如再发挥一下聪明人妖善待敌对的精神，我说：“你还要不要收瓜了，我带你去？”

他说：“好，魂谷神石等你。”

我下了神石，等了五分钟没看到他人来，点开地图一看，我实在憋不住了，骂道：“你跑刑天谷去干嘛？！”

他说：“跑偏了。”

跑偏了？你都跨了地图了！

他终于传送到了魂谷，我满肚子怨气带着他飞到左边的山坳收了瓜，又飞去右边收了自己的瓜，完事以后非常之十分地不想看到他，我说：“那我撤了。”

他说：“你做周末喜相逢吗？”

我喜相逢你妈啊！我说：“我做门派任务，再见！”说完我退队跑了。

叮！璞玉的密语，他说，谢谢。

“……二货。”

距离势力战开始还有一小时，庄子乐把联盟几个势力的管理全拉到小房间撩骚，啊，不对，开会。隔着电脑我都能想象得到他捧了碗泡面举着塑料叉子东戳西戳指点江山的衰样，一边叨叨叨什么上屋抽梯啊远交近攻啊声东击西啊我们正面跟敌对刚你们从后面抄啊我们来个一字长蛇阵你们就摆个二龙出水阵对面要是使出天地三才阵我们就堵上七星北斗阵一边喷得满屏幕口水，其他人都表示好好好！我很想问，你们真的都听懂了吗？反正我是一句都没听懂。

我关小音量，捧着个碗呼噜一口肉兹啦一口饭，跟小谷讨价还价，我说：“今晚跟你换个号呗？”

他说：“我不会玩 BX。”

我说：“让你媳妇儿教你，我已经把键位改好了，你只要无脑加血 123 就行。”

他说：“这个倒没什么问题，可是芷莘姐姐，你会玩弈剑吗？”

我说：“哈？哥玩的第一个弈剑号出小翅膀的时候你还在八卦田满地区喊小号求带 32 本，声望多多经验多多！”

事情是这样的，我刚开始玩天下的时候就选的冰心，但是冰心输出太蛋疼装备又老贵，我就去玩了云麓，发现云麓天天被魍魉吊打，我就去玩了魍魉，魍魉又被毛毛射着玩，我就去玩了毛毛，毛毛经常被弈剑消得只剩个浮劲，我就去玩了弈剑，弈剑老被荒火敲得七荤八素，我就去玩了荒火，荒火血厚皮脆切换武器麻烦死了我就去玩了天机，天机被太虚定得求生不能，我就去玩了太虚……两个月内把八大门派玩了个遍以后我买了个装备齐全的红烧冰心决定还是玩冰心好了，作为唯一的治疗职业，你们想打架下副本？来啊，求我嘛~敬我如父呀~

“周智新！你干嘛呢？”庄子乐在 CC 喊我，还兹溜吃了口面，我听出来了，是番茄牛肉味的。

我呼噜又吃了口肉说：“吃饭。”

庄子乐说：“懒驴拉磨，你要跟小谷换号吗？”

我说：“换呗。”

庄子乐说：“你吃什么呢？”

我说：“红烧肉啊。”

庄子乐说：“小碧池居然吃得这么好？你们都吃的啥啊？”

于是所有人都忘了此次会议的初衷，聊起了自己晚饭吃的什么隔空聚餐增进感情，小房间里回荡着各种嘍面条的声音，我仔细听了一下，发现在吃泡面的都是大翅膀。

吃着吃着庄子乐突然想起了什么，忙问：“007！007！对面谁指挥，煤老板还是小秘书？”

007 不知道在嚼什么，含含糊糊地说：“是小秘呼，煤老板今天不在。”

黄学平说：“不是吧！我准备了一个星期的演讲稿！”

我说：“急什么？下星期还可以用。”

煤老板脾气糙，开打前谁发个天下骂他一句接下来煤老板就会疯了一样集合整个联盟的战力咬着你不放，其他势力就能乐得自在打打游击战偷偷台子，我们联盟一共五个势力轮流挺身当靶子为盟友争取战机，这周轮到人妖踩背大保健挡枪，黄学平研究了好多天怎么不带脏字的骂街，誓要将煤老板喷死喷残喷怀孕，煤老板居然不在，他终于体会到了七夜一心想向自己的爹报仇结果他爹死半路上了那种悲愤的心情。

庄子乐说：“啧，我最怕小秘书了，跟他打真不得劲。”

小秘书慢性子，跟他正面刚就像拼上了吃奶的劲奋力一拳结果打到棉花上，不仅没用，还能把你反弹回来。

庄子乐一直念叨着：“妈个鸡的真是烦死他了，煤老板死哪儿去了？快想办法把他喊回来。”

007 说：“不知道哎。”

黄学平说：“大概挖新矿坑去了。”

“一点都不好笑。”我灵光一闪说，“柔能克刚，利断其柔，要不这样吧，我上 007 的号去潜伏一晚，把小秘书的弱点找出来，总能想到办法对付他的。”

黄学平说：“有道理。”

庄子乐说：“有道理个毛，明明是丫对小秘书还贼心不死。”

既然被发现了，我只能坦白说：“是啊，假公济私一亲芳泽，嘻嘻。”

黄学平说：“你们两台 0 号机能干嘛？”

我说：“秉烛夜谈不行吗？”

庄子乐说：“你不要命了？煤老板疯起来真的会剁了你。”

我捂着脸羞涩地说：“哎呀，杀人犯法哒，不如跟我做羞羞的事呢~”

庄子乐骂道：“什么？你喜欢的不是小秘书吗？”

我说：“煤老板我也喜欢，不过我更喜欢小秘书的长相，小秘书是我心里高洁神圣不可亵渎的白月光只能抬头仰望，煤老板是热情奔放的红玫瑰适合跟他花前月下 XXOO。”

然后所有人都沉默了。

后知后觉的 007 感叹道：“基佬的世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庄子乐也叹了口气说：“是啊，看来我得去招几个帅哥回来了，不然留不住这个随时都会出墙的饥渴红杏……”

黄学平说：“你们听他吹呢。”

我把碗筷往边上一推，摩拳擦掌：“007！007！快把涨泌跟丫丫号交粗来！交粗来！”

007 说：“芷莘姐姐，你可别露陷了。”

“放心，我有数。”我上了 007 的冰心号，看了眼装备，半身蓝沁半身副本杂装，人物都满级了还踏马穿着个涵露摆，骂道，“就这么个破号还混战争势力你确定没被人怀疑？！”

007 说：“没有啊，我出席很勤的，丫丫都混成红马了。”

我竖起了大拇指：“不知道是该夸你厉害还是庆幸煤老板蠢。”

庄子乐问：“那这个号该怎么改造才不会被怀疑呢？”

我说：“你打算投资多少？”

庄子乐说：“没钱。”

我说：“没钱改个屁，这号基本没救了，谁的号啊，哎哟我妈，能打架？被技能擦到一点就该跪了吧，能在黄学平的水狂里淌两个来回吗？”

007 说：“芷莘姐姐……这是你初入大荒时玩的冰心号。”

“啊？是吗？”我定睛一看，有点眼熟，再仔细一看，“还真是。”

黄学平说：“这都能忘你还有没有点人性啊？”

我说：“都分手了谁还惦记前任？”

大家又都沉默了，半分钟后，小房间里叹气声夹杂着抽泣声此起彼伏，我听了一圈，哭得最带劲的居然还是那几个吃泡面的大翅膀。

奇怪，我说错什么了吗？

我披着 007 的马甲摸进了敌对的 CC，势力房间里小秘书正在统计各势力的参战人数，哎哟我妈，他沉着冷静的语调跟庄子乐的菜场屠夫叫骂声比起来简直山涧清流，听得我如痴如醉大冬天的春心荡漾。

小秘书说：“人满了？那我再开一团，凌迟的号是我上的，势力里在线的还没进团的点我进团。”

我兴奋地点点点点点点！可刚进团就被泼了一脑袋凉水，璞玉的名字在我上头还隐隐散发着傻气，我白了他好几眼干等了大半天小秘书丝毫没有要调他去一团的意思，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难不成小秘书也领教过他的拖后腿大法了吗？哈哈哈哈哈！

“大家按队组起来，点每队第一个人进队，队长多注意一下自己的队友，现在所有人传送去天虞岛待命。”小秘书把房间里的人都拉去了势力战大厅，我又拍着桌子嘲笑璞玉险些按到了 F2，连个红马都没有，一个大翅膀混成这样简直丢死人赶紧把钻拆了得了。渐渐地我就笑不出来了，势力战马上就要开始了，而二团四队还只有我和他……

那……组还是不组？

不组？这么好一个挖墙脚的机会岂不是可惜了？

组他？以他瞎的程度估计结束了还没找到台子，我和他在一队方便他找人跟上大部队我们势力那几个香酥脆皮基就危险了；当然我也可以到处乱跑糊弄他，可万一被哪个好事的发现了容易被怀疑。

纠结间我感觉我的春心正在渐渐冰凉，这会儿就算小秘书对着我娇嗔一声我也荡漾不起来了，我站在天虞岛神石旁仰望天空思考人生，今晚，一个连套像样点的时装都没有的马粮号要跟一个连东南西北幽谷魂谷刑天谷都分不清的瞎子如影随形，周六夜良宵，我为什么要站在这里？我是来一亲小秘书芳泽的，不是来近距离围观该瞎子表演吊车尾的，小秘书怎么还不把璞玉调走？！我蛋疼菊紧眼睛还有点干涩，眨巴了几下，在人堆里一眼看到了穿着鹰击长空的璞玉，昨天穿鱼跃清溪今天穿鹰击长空这审美也是没谁了。他咋老遮着一只眼？怪不得瞎成那样，视野行不行啊？我下意识地往右边挪了几步，能看到我不？我蹦跶了几下，嗨~臭毛毛死鱼钩遮了一只眼的瞎子能看到我不？

璞玉目视前方没有任何反应，我看着他那头任性妄为堪比地毯的白毛，真是丑得另类，我突然就想通了，无论他的审美有没有问题脑子有没有毛病，我这么聪明的人妖肯定会善待敌对，墙角还是要挖的，至于靠牺牲香酥脆皮基们挖来这个瞎子路痴会不会被庄子乐嫌弃……不管了先挖了再说。

挖墙脚是门技术活，要挖得不动声色，挖得天衣无缝，要让当事人浑然不觉地一步一步走进圈套，事后还要感谢你，敬你如父。第一步当然是挑拨离间。

我点他进队，他不鸟我；再点，他还是不鸟我；第三次点，璞玉终于接受了。队伍里只有两个人，我和他相对无言。

是他先开的口，他说：“刚才走开了。”

我想我得再好好考虑考虑，与其挖走这个瞎子还不如让他留在这尽心尽力地祸害煤老板。

我问：“咦？你怎么会在这团啊？”

他说：“是我自己要求的。”

是你脑子有泡吧？我靠，这让我怎么接话？

我干笑着说：“这种要求还挺新鲜的。”别的打手我不知道，黄学平巴不得团里有十个冰心，各个满场追着他加血。

他说：“嗯。”

我揉了揉菊花，哎哟我妈，跟他沟通咋这么费劲，要不撒个娇试试？直男应该都吃这套。

我说：“我装备不行可能加不上你的血。”

他说：“你不用管我。”

这身板加了脉才 1121，我连自己都管不了，谁有空管你？

我说：“那怎么行，我尽量看好你的血条。”

他说：“嗯。”

我说：“你别跑太快，不然我追不上。”

他说：“嗯。”

我说：“死了不要怪我哦。”

他说：“嗯。”

我说：“你千万看好魍魉哈，别让他们到我边上自爆。”

他说：“嗯。”

我说：“璞玉哥哥你要保护好我哟。”

他说：“嗯。”

大哥，你换个词行不行啊？别说挑拨离间挖墙脚了，你能正常地跟我沟通交流吗？你是打算“嗯”到九点半吗？你怎么回事啊，不解风情到这种地步注定孤身一辈子有钱也没卵用的！

我决定再挣扎一下，我说：“璞玉哥哥你人真好。”

他说：“……”

我放弃了，绝望地一低头，终于恍然大悟，他再瞎也吃不消一个带着蓝沁马桶帽丑得惨绝人寰的马粮男冰心对着自己撒娇吧？没把我踢了都算胸襟宽广老板风范了，我认输，从一开始我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我有白内裤吗？我要举起来投降。

“这周我的计划是这样，酷刑拿五彩池的台子，菜场拿石林台子，聚义拿鼎湖台子……”小秘书一说话，我立马重新振作了起来精神抖擞昂首握拳誓要肩负起 007 的责任为小秘书红颜一笑豁命去，整死人妖踩背大保健，璞玉那瞎子爱咋咋滴。

“这样的话战力会不会太分散了不方便调配？”小秘书还没说完就被人打断了，我一拍桌子，谁允许你妨碍我听小秘书说话的？！

小秘书说：“没关系，敌对是以青指挥，他最擅长的就是打游击，我们也分散着打，谁也占不到便宜。”

虽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只要是小秘书说的肯定都是对的，我太崇拜小秘书了，庄子乐就是个超级大二货！

势力战正式开始，事先已经在台子里的人开始洗台子。

小秘书说：“好了，现在听我的，冰心给周围的人都补一下本脉，大家点开神石，酷刑跟菜场的人全部传去石林，人妖在那，先去清一波，传送到了别解保护。”

我走到人堆里蹭了个本脉，跟着大部队传送走了。

小秘书冷静地说：“都别解保护，往 6 点钟方向退后一点，对，再退后一点，好了，现在解保护，云麓风七水狂天罚不要停，弈剑观其妙，冰心开八门，推过去，羽毛注意点杀残血，死了的人马上复活回来，回满状态再过来。”

我解了保护，习惯性的调气往前跑想开个八门，刚踏出去两步，瞬间死了。我躺在地还没反应过来，赶紧翻了翻战斗记录，正好挨了黄学平一下水狂一下天罚……复活了再回去刚解保护又死了；复活了再回去神石已经没人了，我上马准备跟上大部队，被路上的红名顺手两锤子带走了；复活回去他们又在神石打起来了，我掉头就想跑，嘞的一声被庄子乐炸死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当我第八次复活回神石，我一屁股坐地上，哭了起来。报应不爽啊！自从我出了粉翅膀之后不是看不起别人马粮号就是嘲笑黄学平打我的伤害还不如固本回得多，今天玩个马粮号又被黄学平捏着玩真是不信抬头看，网易饶过谁！我一拍大腿，小秘书，为了你，我决定不出去给敌对送人头了，我就坐这给庄子乐送假消息。

而璞玉果然全程不知所踪，我翻了翻记录，丫居然一次也没死过，我又看了眼势力战排行，刚开打这厮居然已经杀了 13 个人了。

我问：“你在哪？”

他说：“杀敌对。”

我说：“我是问你人在哪？”

他说：“好像是古皇陵。”

我点开地图一看……

我骂道：“你在蚩尤军寨！”

他说：“芷莘姐姐？”

我忙说：“我才不是，你别瞎说！”

他说：“嗯，那就肯定是了。”

我说：“反正我不是。”

他说：“我在杀落单的敌对，你要过来帮我加血吗？”

我说：“你还需要加血？”

他说：“跟着我总比死来死去好，还能刷点治疗量。”

我说：“我才不要，我就坐这了。”

他说：“别人马上就会知道你是 007。”

“啊，也对。”别人潜伏了半年了没被发现还混成了红马，老子上来不到半小时就被人揭穿了，这事传出去丢人啊！

他说：“所以，是芷莘姐姐吧？”

我说：“是是是是是，你怎么发现的？”

他说：“你没发现你卖一会儿萌骂一会儿街精分得很独特吗？”

我说：“你管我？这次算我倒霉载你手里了。”

他说：“我不会告诉别人。”

我说：“随便你。”

他说：“你来不来？”

“看心情。”我翻了个白眼上马传送了过去，等我跑到了，他人又不见了。

我说：“你人呢？”

他说：“红石峡。”

我点开地图一看，已经不想说什么了，这回他真的在古皇陵。

我说：“你跑那么远去干什么？”

他说：“我以为你心情不好。”

你少对着我倦鸟 hi 夜狼 bye 我心情就会好很多。

自动寻路找不到他的人，我跋山涉水翻江倒海终于在古皇陵山腰的树丛里看到了他，真是为难了这匹虽然 75 级了但是还没学飞行术的马。

给他上了本脉，他说：“你跟好我，别太近也别太远。”

我说：“有数。”

不知道小秘书是没空还是已经放弃了璞玉这瞎子和我这送人头小号，自始至终他都没问过二团四队的两个散人去了哪儿在干嘛，接下来的时间我跟着璞玉东一夜狼西一倦鸟，抽空再给庄予乐报个信。走南闯北的我也懒得问他在哪了，直接点开地图找人，我特别佩服他居然可以神回避开所有混战的地点单枪匹马清扫残敌，遇到落单的他上去撸我远远躲着看，遇到三个人以上的队伍拔腿就跑，这孙子光腿都跑得比我骑马快。玩天下好些年了，我头一回发现势力战居然还可以打得这么不负责任别出心裁。

势力战快结束时黄学平密我，问我在哪他要来刷两个人头。

我冷冷一笑，演武堂神石等你。

我对璞玉说：“你准备好。”

他说：“嗯？”

我说：“有个人头送上门来了。”

“嗯。”他往我身后跑了几步躲在了树丛里。

说话间那个穿得花枝招展的人妖云麓出现在了神石旁，上来就对着我水入梦，他在吟唱火三的时候远处飞来一记夜狼两下平射，人妖云麓瞬间就跪了。目睹了这一切的我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笑得身不由己。

黄学平立马复活走了，我说：“我们赶紧撤，他肯定回去喊人了。”

璞玉说：“1111”

我这才发现他也被催眠了，转身想给他个清明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嘭的一道红光过后，璞玉脚底下躺着庄子乐的尸体，我不可思议地瞪着他，他二话不说也复活走了，而璞玉的血条还剩一丝丝肉眼几乎不可见的红色，我忙跑过去给他一个逆转，问：“怎么回事？他连煤老板都炸得死。”

他说：“……你的固本在同一瞬间帮我恢复了 385 点血。”

我说：“这也行？！”

他说：“嗯，我以前也遇到过一次。”

我说：“哈哈哈哈哈他们两个要被气死了哈哈哈哈哈。”

他说：“我觉得我们该走了。”

我说：“对对对对，赶紧走。不对！对个头啊，谁跟你是我们？被你杀了的那两个才跟我是我们！”

他说：“你看神石。”

我一转视角，看到黄学平带着一队人传送了过来，璞玉说：“走。”

我跟上他问：“你往那边去干嘛？”

他说：“跳崖。”

我说：“不是吧！”

他还真就带着我往下跳了，两个人一阵磕磕碰碰呃呃啊啊掉进了演武堂底下的河里浮在水面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我说：“大翅膀老板就是会玩。”

他说：“你这个 007 当得不怎么样。”

我说：“我是临时工，这周势力战结束以后就没我的事了。”

他说：“离这周势力战结束还有八分钟，去白水台，说不定还能再杀两个。”

我说：“走吧。”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跑去了祈风台。

势力战结束前，我和他战传去了台子神不知鬼不觉混进了人堆里。

势力战结束了，我恋恋不舍地听着小秘书总结经验，哎~我的小秘书哟，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听到你说话了。

我看了眼身边的瞎子独眼龙，嫌弃地说：“我下了，这个号一会儿就不是我上的了。”

他问：“你做周末喜相逢吗？”

“不做，再见！”我赶紧下线，老子一分钟都不想再玩这个马粮号了。

换回自己的号心情顿时舒畅多了，不过没舒畅多久，庄子乐跟黄学平就把我抓回了势力 CC 兴师问罪，庄子乐问：“你跟那个璞玉关系很好了嘛？”

我说：“我在挖他墙脚。”

黄学平说：“我看你快被他挖过去了，好一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

我说：“误会，绝对是个误会，他刚好路过。”

庄子乐问：“那你想到对付小秘书的办法了吗？”

我说：“我想出来一个万无一失的办法。”

庄子乐说：“你说，说不出来我就把你打晕扒光了送老曹家去。”

我说：“别啊，送煤老板那好了。”

庄子乐说：“少废话，快说！”

我说：“让我去勾引他，蛊惑他的心灵，折磨他的身体……”

不等我意淫完庄予乐就禁了我的麦，也好，老子被瞎子折腾了一晚上是该好好歇会儿。我把号停在安全区，去小区门口的大排档吃了夜宵再回到电脑前已经十一点了。

“呀，今天甘露还没刷呢。”我传送到建木，取消屏蔽环顾了一圈没发现敌对，于是屁颠屁颠地向副本跑去，打我没事，万一误伤我的小号说我骗红就麻烦了，又要陷入“他先开的红！”“你开小号骗红！”“谁让你手贱开红！”“我不管，谁让你开这么多小号的？”“你们看！他承认了！”的小学生闹剧中。

我跑到一半，一个大翅膀骑着风火轮突然从天而降跟在我身后，我定睛一看，艾玛！居然是璞玉，遇到他准没好事赶紧离他远点。我在前面跑他在后面追，可能见我没下来的意思，他下马一个三浮劲滚了过来用弓术把我砸下了马，我莫名其妙地在当前发了一串省略号，他递给我一个组队申请我欲哭无泪地接受了，问：“大哥，你想干嘛？”

他拿着迫击炮对着我的脑袋说：“我的牛不知道赶到哪儿了。”

“你从巴蜀把牛赶到九黎也是不容易。”我哭了出来，这种情况怎么好像我偷了他的牛一样。

他说：“是从燕丘。”

我说：“你……就别赶牛了好吗？牛有什么好赶的？”

他说：“周末喜相逢的任务。”

我说：“那你不找牛找我干嘛？要我带着你赶牛吗？”

他说：“嗯，你做周末喜相逢吗？”

看到周末喜相逢五个字我差点就把电脑桌给掀了，骂道：“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开开红杀杀人发发天下再不然找几个妹子玩玩暧昧劈劈腿出轨做一个老板该做的事？和小屌丝一样老想着周末喜相逢是什么心态？！你差那点经验月钻草芽还是御马符啊？！”

他说：“想要时装。”

我更火了指着任务栏说：“鱼跃清溪而已！你能不能做一个老板该做的事一掷千金买上一套？！老巴巴地惦记一套 15 天不可续费又滥大街的免费时装是什么心态？！”

他说：“后来没出过可续费的，钱再多也收不到。”

我说：“男装丑成那样你也要？！”

他说：“喜欢它的脑袋。”

我说：“独眼龙丑的一逼。”怪不得你瞎！

他说：“你知道射击的时候为什么要闭上一只眼吗？”

我说：“闭上两只眼就看不到了呗。”

他说：“就是这个道理。”

我一脑袋扎在了键盘上，你真当我傻吗？

我有气无力地抬起头问：“你还有什么任务没做？”

他说：“赶牛，除魔和拉猪。”

我说：“不如直接说只抢了新娘种了瓜，瓜还是我带你收的，所以你之前的喜当爹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他说：“忘了。”

你怎么不去吃点翔清醒清醒？

我说：“走吧走吧，先去拉猪。”

他说：“不用喊人了。”

我说：“没打算喊。”带着你就已经够够的了，我怕扯别人后腿。

于是问题又来了，这猪到底谁拉？

璞玉自告奋勇地说：“我拉吧。”

我忙阻止他：“别别别别！你会把猪从大禹村拉到盐泉村的。”

他说：“你跑得慢。”

我说：“没事，我有移动上马，而且你打怪肯定比我快多了，还是我来拉猪吧。”

他说：“嗯。”

我让他站着别动，我先去开怪，拉猪前我千叮咛万嘱咐，你千万跟好了别到处乱跑千万跟好了，他倒也听话一路老老实实跟着，拉到灵童那……这瞎子却没反应了，我忙说：“点着那个小鬼转圈！转圈！”

他还是没反应，眼看着我被铜牙一、铁牙二、金牙三撞开花了，撞得我晕来晕去一会儿变人一会儿变猪，连血都加不上。

“死鱼钩！你快点转圈啊！”我一直和野猪做着徒劳无功的斗争，被晕得怀疑人生都想杀人放火砸键盘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被野猪撞得只剩半血，现在转圈至少我还能开个大毒！瞎子你倒是快点啊！然而他还是没反应，我感觉自己快崩溃了，这个瞎子一定是故意的！一定是故意来折腾我的！我把本脉都点掉了啊，今天难道要死在三只野猪跨下？！我在电脑前撕心裂肺地喊着，“瞎子你快点转圈啊！”

瞎子终于感受到了我的召唤，动了动说：“不好意思，刚接个电话。”

“你别说了！快转圈！老子要开大毒！”我看了眼时间，你打的什么电话啊打了 20 分钟？！

他点着小童转完圈，一个瞎子梨花下来，猪死光了，我也死了。

我看着黑白电视，看着和野猪一起躺在地上的自己，心力交瘁生无可恋，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了我的初恋，对了，我的初恋是谁啊？

他说：“对不起……”

我真的一点都不生气，我说：“请问，你为什么要开着敌对模式？”

他说：“刚才开的，忘了关了。”

我对自己说，周智新啊！周智新！你明明知道翔里有毒，为什么还要去吃？！

我说：“你现在有 30 分钟红，我可不想陪你干坐 30 分钟。”

他说：“我有洗红丹。”

我说：“果然壕，杀了一个人就磕洗红丹。”

他说：“赶紧做完今天的任务我就能领时装了。”

我说：“你去死吧。”

后来我带璞玉除了魔赶了牛，他除了不知道按 V 可以很快的找到一方丝帕和江南赶牛最简单以外没再刷新他的智商下限，毕竟在天牢还能迷路走直线还会跑偏的话，我建议他别玩游戏了赶紧去做个 CT 看看脑子是不是没沟。

我说：“我要下了，明天还有事，再见。”

他说：“好的，明天我等你。”

我说：“你等我干嘛？”

他说：“做周末喜相逢。”

我说：“你再跟我提喜相逢，我就……”我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反正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以后的喜相逢都和你一起，就这么定了。”他掏出迫击炮对着我的脑袋。

我抹了把泪：“行，你屌，再见。”

他说：“刷甘露吗？”

我刷你妈啊！

第7章 真的不要我给你签个名吗？

第二天近中午我是被尿憋醒的，外头太冷懒得起床提着内裤赖了好一会儿，忽闻楼下有大妈吵架，我麻溜地一掀被子光脚嗒嗒跑窗口围观去了，直到大妈被劝架的群众拉开散会我才想起来今天还有点正事要办，连忙撒尿梳洗穿戴整齐出门先去小区里的面馆觅食。

这个时间点吃早饭太晚吃午饭又太早，店里没客人，连面条西施都无精打采心不在焉地玩着收银机，我喊了她好几声她才回过神。五分钟后她端给我两碗面，我诧异地看着她说：“我只要了一碗……”

她为难地说：“啊！对不起，我打错单子了，怎么办？”

我摆摆手：“没事，我吃吧，省得你爹说你。”

“你吃得完吗？”

“使劲塞一塞应该能塞下。”

她委屈地点点头，我看她眼圈红的厉害眼睛也肿着，问：“怎么了？失恋了？”她叹了口气，我指指对面的位置说，“坐呗，跟哥说说。”

她摘了围裙坐下来，可怜巴巴地看着我说：“智新啊，你说男人为什么说不爱就不爱了呢？”

我夹起一筷子面条吹了吹，说：“因为爱情在一个男人的生命里，永远不会是首位。”

“什么意思？”

“女人恋爱时会将男朋友放在第一位，重视他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自己，整天如履薄冰随着他的心情笑看着他的脸色哭，而男人呢？他们不会把爱情当成自己的全部，在他心里最重要的或许是自己或许是事业又或许是父母，爱情最多只能排在第四位，当爱情跟前三位起了冲突，换做是我也会选择放弃。”

“我还是不明白。”

“给你举个例子，我一个女同事，婚前她和男朋友山盟海誓模范情侣，婚后多年不育，去医院检查后发现是女方的问题，男方父母强迫他们离婚，男的也默认了，就连女方的亲戚都在劝她离婚别拖累男方，同样的情况下，如果是男方不育，大多数女人却会选择不离不弃领养个孩子。”

“好像真的是这样……”

我吃了口面条说：“我甚至怀疑过，爱情是不是男人发明出来诱骗女人为自己传宗接代勤俭持家的，还是女人为了给平淡无奇的生活定个美好神秘的目标而幻想出来的，可惜，它在现实面前连个屁都不如。”

她说：“可是我心里还是很难过，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我说：“没感觉了？有新欢了？既然已经分手了就不必再浪费时间去深究他提出分手的原因，知道了也不过平白给自己添堵，变了心的男人就跟撒了缰的野狗一样追不回来的，好好过接下来的日子，你最爱的人难道不该是自己吗？”

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问：“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说：“去隔壁小区开家分店，让自己忙起来就没空胡思乱想了，多赚点钱逛逛街买买衣服化妆品约小妹妹吃饭喝茶唱唱K哪个不比伺候一个臭男人强？”

老板走过来揉了揉面条西施的脑袋，憨笑着对我说：“不好意思啊，这丫头打扰你吃饭了。”

我说：“没事。”不跟她扯几句分散点注意力，我还真吃不完这两碗面。

老板说：“现在的年轻人处个对象真不让人省心。”

“对啊，小妹，你要记住，下回再找对象，一定要找个他爱你比你爱他要多点的，这样你才会幸福，我先走了，你也想开点。”我笑了笑，忍着恶心把最后一口面塞进嘴里，揉着圆滚滚的肚子从店里走出来，还打了个悠长的饱嗝，看来今天连晚饭也可以省了。

其实刚才的话不完全对，怕受伤怕麻烦的可以那么选，可这世上绝大部分人却不知死活甘愿飞蛾扑火。

我这个人呢，向来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分手谁怕谁，但是绝对不碰喝不起的那杯。

每隔半个月我就会来市中心的外文书店逛逛买些专业相关书籍回去，越贵越好，反正公司能报销。虽说上周刚来过，可这次我给城北中心项目做的那套方案上帝们还不太满意，老曹那二货说最好加上什么后现代新锐设计结合现代装饰浮雕艺术，要求线条简洁不失奢华奢华中还带点低调，老子是一句都听不懂，不敢脸大夸自己敬业，只是以老板的紧张程度，我要是做不好这个项目大概真的要卷铺盖走人了，我的孩子还没拿上天域武器呢我暂时不能做无业游民，所以今天再来看看寻找点灵感，最好能有个二货的作者或出版社跟老曹一样脑残出版那种内容简洁不失奢华奢华中还带点低调的书来。

外文书店向来人少，建筑艺术类那片更是无人问津，我找了三排书架，终于在角落里发现了一本美国佬出版的《简洁与奢华的碰撞——现代装饰浮雕艺术与后现代新锐设计》，哎哟我妈，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隔着太平洋还有个能跟老曹对上脑电波的二货。

捧着厚厚一本书翻了几页，我英语一般只能看个大概，不过里面几个案例还是非常具有参考性的，看得正入神的时候，忽地一下不知道谁往我耳朵里吹了口气，把我吓得魂飞魄惨叫一声：“我去！”我忙捂上嘴转头，却看到陈唯璞站在边上笑得一脸面目可憎正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他今天换了副黑框眼镜，刘海也没梳上去，整个人亲和了不少。

虽然忍下了那句“神经病啊你？”可我还是没忍住白了他一眼。

他说：“你就是这么跟我打招呼的？”

你打招呼的方式更桀骜不驯，老子的心跳到现在还没缓过来。我向他点点头说：“陈唯……陈总。”

“非工作时间你可以叫我的名字。”

“不敢。”呵呵，你这种人我统一称呼为二货。

他靠过来一步，问：“吓到你了？”

“没有。”你来试试看？早知道老子半年不掏耳屎不洗耳朵，糊你一脸让你一次爽个够。

“看你的样子应该挺不爱学习的，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遇到你。”

我回过头看书，漫不经心地说：“不是我在拆自己的台，我设计能力一般创意有限不多充充电的话，明年就该被淘汰了。”毕竟我孩子还没拿上天域武器。

“你经常来？”

“是啊，熟看钙片 500 部，就算处男也会那啥。”

他走到我身后伸出双手环着我的身体然后整个人贴了上来，在我耳边低声问：“周智新，那你……还是不是处男？”

哎哟我妈，直男有处女情节我已经很不能理解了，你一个基佬还有处男情节真是让我匪夷所思啊！

我冷冷地笑了笑，抬起右手挡开他的脸说：“你问它吧。”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陈唯璞这老混蛋轻轻啄了一下我的手背说：“周智新，你还真是可爱。”

我说：“你快点让开，不然我要踩你脚了，踩坏你的鞋子我可赔不起。”

他说：“可以拿身体赔。”

算了，他听不懂人话，我对着他的肚子就是一肘击，力道不大，他立马放开我举双手投降。不过揉着肚子的却是我，老子刚才吃下去的面条还没消化，胃还鼓着，你这么圈着我……我吸气吸得累死了！

他说：“生气啦？”

“不敢，我要回去了，再见。”我抱着书埋头横冲直撞往外走，陈唯璞就跟在我身后腿

长欺负腿短，我停下来转身问他，“你跟着我干嘛？”

他若无其事地说：“我跟司机走散了。”

“在哪走散的去哪找他。”

“杭州大厦。”

“杭州大厦？！离这三公里路，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正好遇到你。”

“你手机呢？打电话给他啊。”

“在车上。”

“钱包呢？”

“也在车上。”

我终于明白了，他是讹上我了，我说：“那你现在是想干嘛？让我带你去找司机？”

他说：“我饿了，你先请我吃饭吧。”

“……”我差点就要给他跪了，我不饿啊，我吃饱了撑得很呢！

我能不能先削他一顿？

不能。

他是上帝中的上帝，把他得罪了不用老板发话我就可以主动卷铺盖走人，我还不能做个无业游民，毕竟我的孩子还没拿上天域武器。我笑中带泪，用看上帝的眼神看着他问：“陈总，你想吃什么啊？”

他说：“随便，我不挑食。”

随便？翔你吃不吃？

我说：“行吧，出门过了天桥就有一家我们这比较有名的本帮菜，如果你不嫌粗茶淡饭招呼不周的话，我们就去那。”

他说：“可以，我真不挑。”

好啊，那你吃翔吧。

他跟着我去付了书钱，又跟着我出了书店，我感觉屁股后面跟了条巨型犬，就是不太听话，过天桥的时候几次被人流冲到了很远，我每次停下来等他，一眼就能在人群中找到他，周围的人都是 gif，只有他是 jpg，还自带柔光。

当我第六次停下来等他，他却慢悠悠地走到我跟前的时候，我忍不住抱怨道：“你跟紧点行不行？”

他冲我眨眨眼说：“我刚来这个城市没多久，想多看看。”

我说：“看出什么花来了吗？”

他说：“果然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老子是怕你一晃神掉到大马路上被撞上天堂，我想了想，解开围巾把围巾一角塞到他手里没好气地说：“牵着！再走丢了我可不管你了。”他笑咪咪地接过去，我白了他一眼掉头就走，他两步跨到我身边挨着我的肩，我撇开他说，“你靠这么近干嘛？”

他说：“离太远会勒死你。”

我突然很想把他从天桥上推下去。

刚踏进餐厅，老子一把就将围巾从他手里抢了回来，我叹了口气，老子为什么要做这么幼稚的事情？现在的少女漫画都不这么画了啊……

陈唯璞问：“谁点菜？”

“你自己点。”我怕我真给他点盘翔上来，趁他点菜的时候，我掏出手机问，“你电话多少？”

他说：“嗯？”

我说：“嗯个毛！打电话给你的司机，让他来楼下接你！”

“哦，你想吃什么？”

“不吃了，我喝水就行。”

“你不饿？”

“我早饭还没消化掉。”

“好。”

我打完电话就没再理他，拿出刚才买的书研究了起来，至于他点了什么菜，什么时候上的菜我统统没注意也懒得管，他吃了一半突然问我：“你很喜欢这本书？”

我说：“里面案例我很喜欢。”

他说：“要我给你签个名吗？”

我抬头喝了口水，说：“什么？”

他说：“这本书是我写的。”

“噗——！”我一口水喷了满桌子的菜，不可置信地瞪着他问，“你说什么？”

他指指封面说：“我就是 Jade Chan。”

我故作镇定地合上书，拿起纸巾擦嘴，顺便在心里问候老曹这二货……他想出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是为了迎合陈唯璞吗？丫也太会拍马屁了啊！哎哟我去，这尴尬的……

陈唯璞见我神情复杂，说：“其实我在美国学的金融，只是对建筑艺术更感兴趣。”

我完全不关心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啊，我只知道我又干了件丢人现眼的事……我现在很想把脑袋塞进裤裆里。为了掩饰尴尬，我故意扯开话题说：“这桌菜，不能吃了，再重新点吧。”

他说：“没关系，我已经吃好了。”

天下贰的登陆音乐再度响起，我看了眼手机无力地站起身说：“走吧，你的司机在楼下了，服务员，买单，要开票。”

我把陈唯璞送下楼，他问：“送你回去？”

我说：“不用了，坐地铁很方便。”

他说：“下次我请你吃饭。”

我说：“也不用了，谢谢，我走了，再见。”

“是要我通过你老板约你吗？”

“好的，下次你请我吃饭，先谢谢你了，我走了，再见。”

“周智新。”

“陈总还有什么吩咐？”

“真的不要我给你签个名吗？”

我签你妈啊！

第8章 敌对为什么不可以加好友？

我小跑几步躲进转角探出头目不转睛地看着陈唯璞上车绝尘而去刚开到路口就遇上了红灯被堵在车流中间进退两难，我终于松了口气还笑出了声：“二货，都说了坐地铁方便，这个时间点不堵死你哈哈哈哈哈哈！”确定不会在地铁站遇到迷路的陈唯璞或者在地铁站的公共厕所遇到迷路的陈唯璞又或者下了地铁在出口遇到迷路的陈唯璞后，我决定走人，可一转身却发现自己也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我是回家玩游戏呢还是去公司加班呢？

挣扎了不到1秒，我选择了回家。

明天的事明天再做，今天把明天的事做了，明天就没事做了。——周智新

“……回去是不是还要带瞎子做喜当爹啊？”我刚往回家的方向踏出去一步立马把脚缩了回来，想起昨晚那个又蠢又瞎的璞玉干出来的事我就恨不得一把把他从电脑那头揪过来按在地上打，你找个代练行不行？你的找个代练行不行？！

想当年，老子指挥75真开荒团两周通本S服就连敌对都求我带，老子的归墟天崖开荒团写过攻略甩过鸟上过论坛装过逼，未来老子还会带团抢了丹青山服务器首杀气得隔壁敌对团连夜转服，可是昨天，做个周末喜当爹都跟难产一样最后居然保住了他那个小的死了我这个当妈的，再让他折腾两回我肯定会得产后抑郁症，能把儿子塞马桶里吗？

不能。

带他，我蛋疼；不带他，他一夜狼过来我菊紧。惹不起还躲不起？回公司加班算了。

我绝望地回头看了一眼，陈唯璞的车还卡在路口，早知道就坐他的车了，在路上多堵一会儿就不用操这些心了，说不定还能睡个午觉。

最终我还是踏上了回家的地铁。

没有加班费的班，我不加。——周智新

一上游戏就看到原小草的摆摊号们成群结队上天下海找瓜偷，我把她喊过来问：“嗨，你璞玉哥哥今天上过线没？”

她说：“是你的璞玉哥哥。”

我说：“我以后东西都问小野花买了。”

她说：“还没有！”

居然还没上线？这到底谁等谁啊？他再不来我自己去做喜当爹了。

原小草说：“你没加他好友吗？”

我说：“敌对有什么好加的？”

她说：“敌对就不可以加好友了？”

我说：“敌对为什么要加好友？”

她说：“敌对为什么不可以加好友？”

我说：“这问题蠢得好像吃猕猴桃要不要洗一样。”

她说：“要洗吗？”

我说：“你收了她的钱故意来恶心我的？”

她说：“你给我钱我也可以帮你去恶心他。”

对啊！我灵光一闪交易给原小草50个逆天碎片，我说：“你帮我办个事。”

她喜滋滋地接过碎片说：“芷莘姐姐的事就是我的事，全服三百个摆摊号正在待命。”

我说：“偷璞玉的瓜。”

她说：“……没了？就这么简单？”

我说：“没了，就这么简单，他走到哪你偷到哪，反正别给他留全瓜，务必要他种两次瓜才能交任务。”

她说：“这对你有啥好处吗？”

我说：“我也不知道在野外看到挂机的敌对顺手戳死对我有什么好处，但我还是那么做了。”

她说：“懂！”

我说：“你可以退下继续偷瓜了。”

她说：“其实吧，璞玉哥哥人挺好的……”

我说：“哦，他只带了您一回 67 本你就夸他人好，老子带了您那团拖油瓶几回了？也没见你说我几句好话。”

她说：“怎么没有？！我逢人就说，我芷莘姐姐可是 S 服服花，美得冒泡温柔善良呢！”

我说：“我真是谢谢你了。”然后一脚把她踢出了队伍。

整个 S 服谁还不知道我是人妖，有煤老板替我宣传就算新转来的不出一下午也被他喷的知道了，我一拍脑袋，这么说来，瞎子应该也早知道了……哎呦我妈，那我还对着他内啥啥的……不光我自己觉得恶心，他都被我恶心吐了吧？

我又一拍大腿，对！恶心到他就对了，恶心总比难产死了好。那我就继续卖萌恶心他，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跟别人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敌对嘴里就没我一句好话。要么这瞎子命不好被我掰弯，要么他以后看到我就生理性厌恶不是退避三舍就是追着我打，照原小草说的，他迟早都会转服江湖不见，仨月俩月老子能挨得住。

下午四点半的样子系统提示璞玉上线了，我正在犹豫要不要加他好友的时候他先向我递出了好友申请，我冷笑一声，哟，这年头还真有洗猕猴桃的。

瞎子邀请我进队，我要先试探他一下是不是已经知道我是个男的了，我说：“璞玉哥哥~”

他说：“芷莘姐姐，你消化系统有问题？”

我说：“怎么啦？”

他说：“哦，是精分的毛病又发作了。”

这厮为什么这么喜欢没事找骂？我说：“哪有~人家一直都是这么萌萌哒~”

他说：“嗯，病得更严重了。”

我说：“哎呀，讨厌啦~哪有你这么说女孩子的啦~”

他说：“我还是比较习惯你另外那个人格。”

旁于，你这是犯贱啊，是病，必须治！

我说：“璞玉哥哥，做喜当爹任务吗？”

他说：“走吧。”

我说：“你瓜种了吗？”老子好通知原小草来偷啊~

他说：“我现在有 400 个瓜，未来半年里都不用再种。”

我……嗯？？？？？？？？ WTF？！！！！我的眼珠子怎么掉键盘上了？？？？？？他说什么？？？？？？？？ 400 个瓜？！！！！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种出来的？！以你的认路能力一晚上时间都浪费在找瓜上了吧？！你终于肯找代练种瓜了？！种瓜？！你能不能杀杀人开开红发发天下如果不喜欢妹子就玩弄一下寂寞小基佬的感情做点一个老板该做的事啊？！！半年后你肯定转服走了啊！！我白给原小草 50 个逆天碎片了你知不知道啊？！！！！

我疯了一样抓着显示器摇啊摇，边摇边用杭州话骂他：“你个头死人！咯儿咯发发！脑西十出种噶许多个瓜垫棺材板儿啊啊啊啊！”

我妈刚好打我房门口经过，她指着我说：“哎哎哎，不准说脏话！”

放开显示器，我喘了口气指着瞎子的头像说：“说脏话？我要打死他！”

“得了吧，就你那一阵风刮得倒的身板，能打得过谁啊？”我妈说完就走开了。

“我去人才市场雇三个民工兄弟为我主持公道行不行！”

电脑那头的瞎子说：“芷莘姐姐？你还在吗？”

我深呼吸平复了一下情绪说：“璞玉哥哥你种这么多瓜干什么呀？”二货！

他说：“多种点就不怕别人偷我瓜了，特别是那种组队呼朋唤友来偷的。”

我说：“是哦，璞玉哥哥好聪明哦~ ”

他说：“……”

我对着显示器尴尬地笑，呵呵呵呵呵呵，老子又让这瞎子坑了，我能问原小草把逆天碎片要回来吗？毕竟我孩子还没拿上天域武器……

我说：“走走走，接任务去咯~ ”做完喜当爹看老子不开红打死你！

瞎子从神石下来，又提了迫击炮正对着我的脑袋，我叹了口气，算了，当我没想过。

今天花了不到半小时就把喜当爹的任务做完了，瞎子居然没掉一次队真是让我大吃一惊不禁怀疑他今天是不是吃了金坷垃，我全程璞玉哥哥璞玉哥哥他都不为所动，我打算最后努力一把，我说：“璞玉哥哥今天好帅哦~ ”

他说：“你能不能下线再上一回？”

我问：“干嘛？”

他说：“试试能不能切换个性格。”

我说：“我切你妈啊！”

他说：“嗯，换回来了。”

别哭，瞎子会笑，别低头，肥皂会掉。——周智新

第9章 五仁月饼大舌头

我没吃晚饭，被气饱的。

咬牙切齿围着原小草的摊子走了一圈，我真想问她把逆天碎片要回来，200多金啊！直接给五仁月饼都能让他那一势力的翘翘小哥帮我把瞎子炸上天四五个来回了。上前踹了原小草的大草精一脚，她密我问，芷莘姐姐，你干嘛呢？晃得我头晕。

我说，我的逆天碎片呢？

她说，都卖了。

我说，少来，你还我！

她说，那怎么行？到了我口袋里的东西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白拿走。

我说，不用天王老子，一个GM就能让你跪了，快还我，璞玉那孙子不种瓜了。

她说，我还可以帮你捣点别的乱啊。

我说，暂时不用了，我孩子还没天域武器，碎片我得先攒着。

她说，真的都卖光了，你看我不正在收嘛。

我说，谁买的你就去问他买回来。

她说，这种商业机密我可不能随便透露给你。

我说，哦，我去看看小野花的天域奇珍逆天之力是不是比你卖的便宜。

她说，是璞玉哥哥买的！

我说，怎么又是他？他要逆天碎片干嘛？

她说，这我哪知道啊，哎，芷莘姐姐你别走啊，你不要逆天碎片了？

逆天碎片？老子这就去找五仁月饼把瞎子炸成泥田碎片！

这会儿黄学平正在CC吹牛，说自己最近看上妹子，肤白腿长人风骚不出一周就能被他骗到手，几个猥琐男嘎嘎嘎笑得那叫一个花枝乱颤，想想小秘书再看看黄学平，同样是云麓，一个让人软不下去，一个让人……对不起，我不想描述他。

我能不能立马退了势力去投奔煤老板？再跟这群低级趣味的愚蠢直男混久点，我就该终生不举了。我问：“哪个女的？”

黄学平说：“小短裙啊！”

我说：“这饼真香，八字都还没下笔的事能先不吹吗？”

黄学平说：“这不无聊嘛，乐乐又不在，今天不打城战也没人组织打架，早上没事又刚撸过，不吹牛还能干嘛？”

我说：“他人呢？”

黄学平叹了口气说：“出去约会咯。”

我说：“你们能不能学学他找个对象好好处啊？这一天天自己个儿撸得手酸连鼠标都握不稳。”

黄学平说：“哟呵，你居然有脸说我们？你倒说说距离你上次恋爱有多久了？”

我想了想说：“刚好一年……”

黄学平问：“你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玩的哪个门派？”

我说：“好像是天机？”

黄学平说：“是荒火！”

我说：“一开始是荒火，后来换的天机。”

黄学平说：“得了吧，你这个薄情寡义的基佬。”

我说：“明明是我先被人甩了，怎么就变成老子薄情寡义了？”

其实我不介意提起那个人，我和他之间的故事也没别人猜想中的刻骨铭心荡气回肠，现在再回忆起他，就跟多年前你在做地图任务组队打夜叉王时结识然后一起磕磕绊绊玩了很久但他先选择了离去起初你还叹息挽留可时间一长便渐渐断了联系再无瓜葛了的玩伴一样，仅

剩下的感觉就是，哦，有过这么一个人。

我们在打支离时相识，一路从 20 级走到了神启，他是个很有男子气概的人，无论声音、长相还是行事作风都是我喜欢的类型，唯一让我不爽的是明明就在隔壁省明明大家都在包邮区为毛我去他那儿坐大巴要 7 个小时自己开车要 6 个小时，大巴坐得我连屁都放不出来，车开得我前列腺差点崩溃直接导致了我至今不想再开车，一握到方向盘小丁丁到菊花那中间段就阵阵钝痛。

期间发生的事无非两条恋爱 dog 的日常就不详述了，后来有段时间他一直躲着我，经常两三天都找不到人，就算联系我也只是随意地敷衍几句，还偷偷把他的号登记了藏宝阁，种种迹象表明他想和我分手了在逼我先开口，我就遂了他的愿找他摊牌，他吞吞吐吐大半天终于坦白承认半个月前家里给他介绍了个姑娘，他觉得还不错所以要准备结婚了，我说行吧，咱把游戏里的婚离了以后桥归桥路归路。他说，那我们还能一起玩游戏吗？

我说，你要是无所谓我也无所谓。

他说，智新，我还想跟你做好朋友的。

我说，随便你。

从那天起我上线再也不和他组一起，下副本打架尽量分在两个队，CC 也不挂单独的小房间，消息几乎不回，电话压根不接，他突然就跟吃错药了似的变得歇斯底里整天粘着我说自己心痛啊难受啊，我不理他，他就发天下碎碎念，风采斐然凄凄惨惨十足一个被负心汉抛弃了的深闺怨妇。我不想这么点事搞得人尽皆知被敌对看笑话，我问他，你到底想怎么样？

他说，你变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这话太耳熟了有没有，怎么会从一个身高 1 米 85 体重 150 斤一只手就能把我举过头顶的男人嘴里说出来？我当时真的哭笑不得，我说，你有没有搞错？咱不演电视剧了好吧？把你的台词收一收，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不可能还像以前那样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

他说，周智新，你太残忍了。

我说，大哥，是你先踹的我，你自己一意孤行选的路走岔了撞二货了难道还怪我没拦着你？我送你首歌，陈伟霆的《我是谁》。听完走好不送。

他说，我不想听。

我说，你不想听我唱给你听。

“今天起忘了我，继续你的生活，说一声再见不要再说如果，老实说，我没有想过回头，别再打扰我，别再说难过。简单点说就是，你别再缠着我了！”

最后他把号挂上了藏宝阁删除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消失得无影无踪完美分手，至于他现在在结婚了没过得幸不幸福，我从来都没关心过。

这一点我早就想得很清楚，虽然大多数同性恋会迫于现实压力选择结婚生子，但我不会，18 岁那年我就向父母出了柜，当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哪怕被扫地出门也绝对不去祸害无辜的女人。我从不奢望有谁能跟我白头到老相伴余生，遇到个合眼缘合心意的就泡了他，反正都会 BE 剧情大同小异，大家好聚好散分开了我也不会挂念。

但是！说得轻巧，老子都空窗了一年了！好不容易逮到两个顺眼的，一个是有了主的敌对，一个跟我不在同个次元我看到他就心慌生怕死他手里，别说泡他了，我躲还来不及！我发自内心地哀嚎道：“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我们服还有没有人傻钱多颜英俊腿长屌大还单身的老板啊？！求包养！”

黄学平说：“有啊，五仁月饼！”

我嫌弃地说：“他啊？他大舌头…”

黄学平说：“你还真挑。”

我说：“你以为我是你吗从来都不拉裤链？”

“芷莘叠叠，芷莘叠叠在不在啊？”说曹操曹操就到，五仁月饼摸到我们 CC 来了。

我说：“这么客气干嘛，叫姐姐不就行了，叫什么爹啊。”

五仁月饼说：“啊呀，你又笑话我。”

五仁月饼是我们联盟势力爷爷是个老红军的势力主，跟庄子乐是好基友，老红军收了一势力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魑魅走哪炸到哪防不胜防，所以他们缺冰心，组织副本什么的都会来找我帮忙喊人。

我问：“啥事啊？”

五仁月饼说：“没事丢不能找你聊天啦？”

我说：“你没事我有事要你帮忙。”

五仁月饼说：“芷莘叠叠一句话！”

我说：“儿子乖，看到璞玉别客气，往死里炸。”

五仁月饼说：“这个可能不行，前天他在流光射死辣条好几回，我们在野外找了两天了找不掉他，都不知掉他在哪。”

呵呵，别说你们了，我估计连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哪。我说：“哎哟，可怜的辣条哟，从卫龙大面筋被射成卫龙小面筋了吧？”

五仁月饼说：“都射成魔芋丝了！”

我说：“我可怜的辣条小心肝在哪呢？快到哥哥怀里来。”

五仁月饼说：“所以咯，辣条心情非常不好，他说他想要个牙拓本，问你能不能带我们去刷个 63 隐藏。”

我说：“我去，他一 69 战场号花样这么多，不过我就喜欢他花样多，可爱，那走呗。”

五仁月饼说：“英雄血不够。”

我说：“买啊，你还差这点钱？”

五仁月饼说：“现在 63 没人下，英雄血已经很少了还丢被原小草收去了，今天不知道她哪根筋搭错了居然不肯卖，我知掉她比掉听你的话。”

我说：“行，我知掉啦，我去跟她说，你把人团好。”

我回到原小草的大草精跟前，又踢了她一脚，居高临下地瞪着她，她密我说，姐姐哟，你这一晚上想干嘛啊？

我说，英雄血卖我。

她说，好，8 金一个，你要几个？

我说，那你怎么不肯卖五仁月饼？

她说，他昨天在南门炸死我三个摆摊号好不好？怎么？你是买去给他的？那我不卖了！

我说，哦，我去看看小野花那逆天之愿什么价，我孩子的天域武器得准备起来了。

她说，你差几个？！都给你吧，抵逆天碎片的钱了。

我说，你疯了，我要那么多英雄血干嘛？

她说，谁能保证一次就掉牙？你可以卖隐藏位置嘛。

我去，这年头谁还要小号刷不起老板看不上的 63 隐藏？

见我有些犹豫，原小草又说，这样吧，下次你买啥我给你便宜点，碎片我暂时真还不了。

我说，行吧行吧，你有空再顺手帮我恶心恶心璞玉。

我把从原小草那买来的英雄血交给五仁月饼，一边的辣条月饼高兴地围着我直蹦跹：“芷莘姐姐！芷莘姐姐！[亲亲]”

我说：“乖，你一会儿小心点别到处乱跑。”

辣条月饼说：“[爱心]”

我说：“五仁，你调整一下团，腾出三个位置来。”

五仁月饼问：“干嘛？”

我说：“卖隐藏。”

五仁月饼说：“谁要啊，我给你钱好了。”

“没事，就当助人为乐积人品。”毕竟我孩子还没拿上天域武器，我还做梦一个金玉开出针，我说，“喊喊看吧，实在没人我们就自己打。”

过了两分钟，五仁月饼在 CC 狂喊：“芷莘叠叠！芷莘叠叠！”

我说：“你又这么客气干嘛？”

五仁月饼说：“辣个王八蛋璞玉申请定团！”

我说：“那你等什么？接受啊！”

五仁月饼说：“理他干嘛？”

我说：“你傻啊，送上门的敌对你不杀？万一掉的是把弓，就在他付了钱以后当着他的面分给我喂马，出了副本立刻开红刹了他精神肉体双重打击，帮辣条报仇！都不用你们满地图找人了。”

五仁月饼佩服地说：“到底是芷莘叠叠！”

我得意地说：“好好学着吧，你先去控制住辣条，让他乖一点，看到璞玉别出声当不认识。”

五仁月饼说：“好嘞。”

等等！有点不对劲，那个瞎子又想怎么样？他要 63 隐藏武器干嘛？我转念一想，他连刷甘露蹭碎片喜当爹都不放过，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他连鱼跃清溪鹰击长空都觉得好看，大概是审美吃翔喜欢风花雪月的外观想拆个拓本呢？不管他是什么目的，老子今天就要他有来无回炸成天边一道靓丽的烟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瞎子一进团，五仁月饼问：“弓 80 金一把，可以接受吗？”

瞎子说：“嗯。”

我冷笑着看着他进本，三个小时不见这瞎子还是一如往昔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紫不啦哒的傻气，怕这傻气会灼伤我的慧眼，我调整视角看看眼前的三岔路口，突然想到了什么，缓缓回头惊恐地看看身后的弱智瞎子，一股不详的预感油然而生……

第 10 章 姐姐，人家才 5 岁，长得很可爱。

这一刻，我终于回忆起了短短四天内屡次被瞎子鱼钩祸害的恐怖，还有作为一个沙包大奶却惨死在野猪蹄下的那份屈辱。瞎子要再整出点幺蛾子让我在一团向来敬我如父的人面前丢脸，我……我就拿鞋带直接勒死他然后吊死在他床头得了。看了眼团队配置，还好还好，除了辣条一个小号跟璞玉一个瞎子以外其他人都很靠谱，二队还有两个位置我喊来了小谷和小稻，我把他两跟团里的云麓韭菜月饼拉到 CC，我说：“现在分配一下任务，我们今天主要目的是弄死璞玉帮辣条报仇顺便刷个 63 隐藏，那孙子不好对付，所以打完一出本你们马上就开敌对模式撸他，他要是敢跑小稻就丢他一个七步，中了七步还敢跑韭菜你就定住他，小谷一炮把他收拾了，万一没打死五仁还可以上去补一刀。”

五仁月饼说：“我直接睡了他自爆不丢可以了？”

我说：“掉装备耐久，不划算。”

小稻说：“我们人多欺负人少……不太好吧？”

我说：“没关系，我代表璞玉老板表示自己大度不在乎，可以了吧？没问题就开搞了。”

我让五仁月饼把璞玉跟辣条调到一队，这两个麻烦总得我管着。组好人，我冷眼看看瞎子：“哟，这么巧。”

他说：“不巧，我故意的。”

我说：“你有跟敌对副本的爱好？”

他说：“副本无敌对。”

我说：“也是，你不用担心，我不是什么好人。”

他说：“早看出来。”

我说：“你也不像个好人，不如弃明投暗？”

他说：“我只打顺风。”

这瞎子果然犯贱！

懒得降低智商跟他扯，我白了他一眼在团队频道说：“一 boss 尸体我来摸，我要给辣条小心肝摸个牙。”

辣条月饼说：“嗯！[亲亲]”

瞎子却在队伍里跟我唱反调：“我有预感，是个无念。”

我说：“要真是无念，我出门就弄死你。”

他说：“是不是无念，你出门都会弄死我。”

我说：“现在走人还来得及。”

他说：“不走，我拭目以待。”

我一摔鼠标，哎哟这二货，我今天要是弄不死你，就祝我被你爆！菊！花！

刷好本脉搓泥巴上马，我说：“先打小怪，你跟好了。”

瞎子说：“嗯。”

辣条月饼说：“嗯！[点头]”

我说：“……我没跟你说，我在跟辣条说！”

辣条月饼说：“芷莘姐姐~[抱抱]”

我说：“乖。”

瞎子没作声。

清完门口的狼，我说：“先去左边那路，我拉怪，你别乱跑。”

辣条月饼说：“嗯！[爱心]”

我流下一滴冷汗：“……我没跟你说，我在跟璞玉说……”瞎子还是没说话，骑着风火轮走到我边上，我说，“是左边哦！不是吃饭那只手。”

他说：“知道了。”

我擦了擦满脑门的汗：“……我没跟你说，我在跟辣条说……算了，走吧走吧。”

辣条月饼说：“嗯！[点头]”

瞎子说：“好。”

嘴里说着好，我刚跑上前他就义无反顾地往中间那路去了，辣条居然也跟着他，我实在忍不住了骂道：“好个屁啊！回来！这边！”

两个人灰溜溜地回到大部队，辣条月饼说：“芷莘姐姐……[哭泣]”

我说：“没事没事，你听话哈。”

辣条月饼说：“嗯！[爱心]”

瞎子说：“芷莘姐姐~[爱心]”

我说：“滚！”

瞎子说：“你这态度相差的是不是太大了点。”

我说：“谁让你没我们家辣条可爱。”

辣条月饼说：“嗯~[抱抱]”

瞎子又不说话了，沉默了一会儿也来了句：“芷莘姐姐~[抱抱]”

我正忙着打怪没看清，还以为是辣条说的，我说：“乖啦，过年给你买糖吃。”直到辣条月饼说：“我也要。[爱心]”我才发现之前那句芷莘姐姐是瞎子说的，惊得我差点从坐骑上摔下来，我说：“你你你你你你干嘛？”

瞎子说：“说好的糖你别忘了。”

我说：“神经病，你只配吃翔！”

辣条月饼说：“姐姐，我的呢？[哭泣]”

瞎子问：“你也想吃翔吗？”

我说：“辣条你别理他，我买一块比他脸还大的棒棒糖给你吃。”

辣条月饼说：“好啊~”

瞎子说：“姐姐，那我的呢？”

我说：“你的翔吗？”

他说：“糖。”

我说：“你赶紧去死吧，我烧罐大白兔给你。”

他说：“临死前我又有了新的预感，今天会掉阳炎。”

我说：“我预感你妈！”

可能辣条想吃糖，瞎子又不想吃翔，这两人后来都没出岔子一路碾压顺利打到隐藏 boss。早两三年前吧，有一回开花组吃饱了没事干想出个任务下 63 真本刷 100 个怪，我们为了凑满人刷马经验总会组上几个小号然后被坑得高潮迭起不要不要余韵一浪接一浪，让我从不喜欢带小号瞬间升级到了看到小号就神烦，幽谷门口那 NPC 咋说来着，多帮帮新手，看看他们想想那时的自己？是啊，没错啊，我小号的时候也没人带啊，难道不该让他们也尝一下连传送的钱都没有马才 18 级还不能骑要靠两条腿从南门跑到皇城的滋味吗？

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禁想起了跟前任还好着的时候曾经陪他玩了一段时间的撸啊撸，当时我觉得作为竞技游戏苦手人机对战最简单模式都能 0 杀 14 死的菜鸟，他一白金还能带着我玩绝对是因为真爱，有一天我打破了自己的记录 0 杀 30 死于是怒卸载客户端指天发誓再也不碰这个倒霉游戏。再后来某研究表明竞技游戏玩得溜的少年反应速度比较快同时也容易羊尾早谢，我终于释怀了。

哦！原来分手了我一点也不留恋他……还有这层原因在里头啊！

当 boss 的血条还剩大概 3% 的时候，我眼观六路耳辩八方发现周围这群小王八蛋为了抢包上电视果然都按耐不住了各个面带贱笑蠢蠢欲动，我开了个八门然后狂按 ZZZZZZZZZZZZ，就凭老子一个单身了许久血气方刚饥渴难耐骚受的手速今天的电视必然是老子的了！刑天元

魂巨大的尸体轰然倒地，Z键被我按得都快弹不回来了我却捡不起包，我一拍桌子骂道：“谁手这么快！”

“咔咔咔咔我我我我！”五仁月饼的公鸭嗓响彻天际，鬼畜笑撕碎苍穹震得我的玻璃水杯都裂了一道口子。

我说：“dog thing！剁了你的手！”

小稻说：“贱人！”

五仁月饼说：“单身三十年的手速，你们是比较不过我的……哎？”

我说：“别逼逼了，是个啥？”

五仁月饼说：“不对啊，怎么没东西？”

我说：“别玩了，快捡起来，一会儿辣条要哭了。”

五仁月饼急道：“真的！丢5金，没武器！”

我说：“什么臭手啊，让开让开，我来。”

我上前一摸，目瞪口呆，还真的只有5金……

我说：“……真的没武器……”

韭菜月饼说：“赶紧打客服电话。”

团里其他人都在问怎么了，五仁月饼说：“bug了，没掉武器，我现在打客服电话。”

十个人围着尸体面面相觑。

我有气没地儿撒，对傻站在一边瞎子说：“老子玩了这么多年了见过穷奇不掉60套只掉了根硬毛的，还没见过隐藏boss光掉钱不掉东西的，都怪你衰！”

瞎子说：“我玩了这么多年你说的那种事一次都没遇到过，所以，为什么不能是你的问题？”

我说：“我说是你就是你！”

他说：“哦，那就是我吧。”

跟这瞎子说话真是好没意思！

反正闲着没事干，boss的尸体也没什么好研究的，我斜眼看着瞎子，问他：“你把原小草的逆天碎片全买去了？”

他说：“嗯。”

我说：“你要那么多逆天碎片干嘛？”

他说：“攒着好看。”

我说：“出息呢？攒什么不行攒碎片？”

他说：“那你呢？攒什么不行攒甘露？”

我刚要开骂，突然发现人堆里多了一个名叫“GM3号”穿着土不啦叽新手装备的小号，我说：“鱼钩鱼钩，你快看，那是什么？”

瞎子说：“GM。”

我说：“活的？”

他说：“活的。”

GM3号说：“各位玩家好，我是GM小智，来帮你们处理隐藏boss没掉武器的bug的。”所有人都傻眼了。

活的GM？旁于们！老子玩了这么多年了真的是头一回见啊！

我说：“别动！”

GM3号问：“怎么了？”

我说：“合个影先！”

在我的号召下除了瞎子以外所有人蜂拥而上围着GM3号摆各种poss截图留念，对着一脸惊恐的蓝布衣小号上下其手七嘴八舌地说GM笑一笑~GM来抱一抱~GM你是不是本服玩

家啊~GM 你是男是女啊~都说了叫小智肯定是男的所以 GM 你三围多少啊~GM 太巧了我也叫小智呢下次能不能让我一个金玉就开到天域针啊~GM 别理他他明明叫小新我的裤子洗了好久了都没双隐藏你能不能帮帮忙啊~GM 别理他们不如让我一组金牛开 20 个雷 20 把武器啊~

我说：“都闭嘴！我有正经事要问！……网易的男员工里谁最帅？能不能介绍给我认识认识？”

GM3 号一脑袋黑线问：“你们……不先处理 bug 吗？”

我说：“一个拓本武器而已，无所谓的啦，你还没告诉我谁最帅呢。”

GM3 号：“你们，真的不打算捡尸体了吗？”

我说：“掉什么都没关系，我还有 45 个英雄血可以再来三回，现在要麻烦你帮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给最帅的那个，我的网易 popo 是……”

我话还没有说完，头顶飘过一条系统，瞎子真的摸了把阳炎……

“OB！老子的电视！”算了，难得见一回活的 GM 不调戏够本怎么行，一个系统而已就不跟他计较了。

我说：“哇！GM 好牛逼，这么快解决了！谢谢 GM！”

GM3 号说：“不客气，这是我应该牛逼的。”

GM 看这边看这边~GM 你几点下班~GM 你把我的联系方式给最帅的员工了吗？GM 你真的别理他他是个死基佬还是我可爱下次洗裤子给我双隐藏嘛好不好~

眼看着 GM3 号快被我们调戏哭了，五仁月饼突然狂喊一声：“芷莘叠叠！璞玉跑了！”

被他这么一嚎我才发现刚还杵在对面的瞎子不见了，连队伍都退了，我忙说：“别玩了！快追！”

撇下已经被我们玩坏了的 GM3 号，我、五仁月饼、韭菜月饼、小谷小稻赶紧出本找瞎子报仇，连辣条月饼也跟了出来，可惜瞎子早已跑得无影无踪，我看着眼前的悬崖峭壁锈迹斑斑的索桥，心中很是悔恨，早知道逮不到他了还不如缠着 GM3 号给我介绍网易的帅哥。

不对！团队里璞玉的名字还亮着，他应该还在附近，我顿时警觉了起来，一抬头，果不其然，大翅膀瞎子又一次从天而降，对了，我为什么要用“又”字……瞎子在远处落地趁我们还没反应过来一倦鸟射死了辣条月饼，二话不说开了疾行转身就跑。

小稻是肯定追不上他了，我说：“韭菜！云厄！快！”受死吧瞎子！

韭菜移动上马追了过去一个三浮劲滚到云厄霓裳的技能范围内顺利把瞎子定住，小谷立马开了兵解开始吟唱大炮，唱着唱着……瞎子化成一道青烟不见了。

我的头顶飘过一条提示：您的好友璞玉下线了。绿色的提示，带着嘲讽。

小稻问：“人呢？这就打死了？”

小谷说：“根本没打到。”

我说：“……下线跑了。”

五仁月饼说：“他也太不要碾了！”

我说：“敌对哪个要脸？”

韭菜月饼问：“现在怎么办？”

我把辣条月饼救了起来，辣条月饼说：“ ”

我说：“辣条乖，我给你买两块比那条鱼钩脸还大的糖。”

辣条月饼说：“[哭泣][哭泣]”

五仁月饼说：“辣条到时候该睡觉了。”

我说：“辣条先去睡觉，我们守着，他有种今晚别再上线！我和你们说，老子今天要是弄不死他……就祝我跟他一辈子相亲相爱育佳木！”

小谷说：“你这 flag 立的……”

然而……瞎子是真有种，我们 5 个人蹲在他下线的位置从八点半一直等到十一点半，期

间我上了两趟厕所，五仁月饼洗了澡，韭菜月饼唱了三首歌，小谷小稻连孩子都快造出来了，瞎子愣是没上线。十一点四十五分的时候他们几个终于支持不住了，哈欠连天。

我说：“你们都去睡吧，我守着。”

五仁月饼说：“叠叠你行不行啊？”

我说：“爹不行还有谁行，我打不过他跟他讲道理行不行？”

韭菜月饼说：“你……什么时候讲过道理？”

我说：“你别以为你长得帅我就不会骂你，我以德服人行不行？”

韭菜月饼说：“最没道德的大概就是你了。”

我说：“谁告诉你的？”

韭菜月饼说：“云鬓娘娘，他说你有随地乱扔垃圾的爱好。”

“麻烦你别和他同流合污好吗？”迟早有一天要剪了二货黄学平的舌头！我说，“快滚去睡觉吧你们！”

他们都下了，我还蹲在原地诅咒璞玉，十二点整，我也快撑不住了，屋里的空调温度开得正合适暖烘烘的让我昏昏欲睡，被窝小妖精正在召唤我，明天还得上班，我揉揉已经黏在一起了的眼睛，心想算了，睡觉去吧，明天再找瞎子报仇，他有种就一辈子别上线，再有种就半夜三更上来转服。

正当我准备关客户端的时候，挨千刀的瞎子居然上线了，我一激灵，他也太会挑时机了，拍拍我的小圆脸勉强打起精神准备动手但是我实在困得不行了哪还有精神打架于是我决定以德服人跟他好好讲道理。

瞎子看到我问：“你怎么还在？”

我说：“[撑伞]”

他说：“好好说话。”

我说：“[哭泣]”

他说：“你哭什么？”

我说：“打不过就下线你还要不要脸？！”

他说：“我家刚好停电，现在才接上。”

我说：“你骗谁啊，哪有这么巧！”

他说：“我也觉得太巧了，要不明天去找物业给我开个证明文件？”

我说：“装，我看你丫就是怕死。”

他说：“你不怕死怎么找这么多人来帮忙以多欺少？”

我说：“是你先以大欺小的好吧？你真行啊，直接拿辣条下手。”

他说：“压等级的战场号混战争势力不该随时做好被大号秒的心理准备？”

我说：“谁跟你说等级了，辣条今年才6岁！6岁！你连个6岁的孩子都不放过，你是不是人啊？！”

他说：“……嗯？”

我说：“嗯个毛啊嗯，欺负小孩的死变态！”

他说：“……真的才6岁？”

我说：“骗你能一个金玉开到天域针？他字都还没认全，你没看到他只会打人名跟发表情吗？！”

他说：“看来现在的小朋友零用钱真不少，6岁的孩子都拿天域三大禹了。”

我说：“辣条是五仁的侄子，那号是五仁的！”

他说：“嗯。”

我说：“你还嗯，嗯个球嗯，快点跪下道歉！”

他说：“为什么要给你跪？”

我说：“你难道想去给辣条跪吗？”

他说：“不想。”

我说：“你这个罪人，我要把你欺负 6 岁小孩的事让原小草传遍所有服几十万个玩家都知道！”

他说：“哦，这样吧，把我的糖给他当赔礼道歉。”

我说：“什么糖？”

他说：“你不是答应要买糖给我吃吗？就不用给我了，你都给他吧。”

我要打死这瞎子！我一定要打死他！可我现在真的没力气没精力再跟他逼逼了，明天，明天我一定打死他！

我说：“你还是慢慢吃翔吧，我现在要去睡觉了，再见！”

他问：“你很喜欢小孩子？”

我说：“一般，长得可爱的会陪他玩会儿，但是任务时间只有 10 分钟，超过 10 分钟我就没耐性了。干嘛？”

他说：“芷莘姐姐，人家才 5 岁，长得很可爱。”

我.....

我可爱你妈啊！

第 11 章 悍妻捉奸

“女人，我劝你不要挑战我的耐性。”我一边把蛋炒饭里的青椒挑出来一边对食堂大妈 2 号说，“你们这是什么心态？蛋炒饭里居然加青椒？！”

食堂大妈 2 号说：“年轻人不要挑食。”

“影响口感了好吧？饭没粒粒分开也没沾着蛋，失败！豆浆一股尿骚味，失败！不吃了！”

“怎么能不吃早饭呢？看你瘦的跟棵绿豆芽似的。”

我捏着自己的左脸说：“老子脸上有肉明明是棵黄豆芽！”

她问：“怎么了？你昨晚没睡好吗脾气这么大？”

睡得好才怪，先是被瞎子气得黄瓜抽筋菊花冒烟，还忘了把手机关静音，刚钻进被窝就被午夜凶铃吓得睡意全无，我摸过手机一看是个陌生又有点眼熟的号码，要是骚扰电话老子正好拿他撒气一定喷得他狗血淋头。

我接起来口气很冲地问：“喂？谁啊？”

“是我。”

咦，这声音好耳熟，对不对，他半夜三更找我干嘛？我问：“你谁啊？”

“陈唯璞。”

“……陈总，你晚上不睡觉的吗？”还真是他……你们这些个泯灭人性的甲方不会让我现在起床改方案吧？什么 logo 往上点，logo 往下点，再往左边点再往右边点，改个十五六回，最后来一句算了，好像还是原来那样好看。一想到这，我泪流满面，枕头都哭湿了。

他说：“突然想起个事来。”

我战战兢兢地问：“什么？”

他说：“WX 华府的室内装潢装饰运用了大面积的现代浮雕，设计感不错，我觉得你有时间可以去看看参考一下。”

我说：“那里安保很严，我进不去。”

他说：“你跟他们的营销经理很熟。”

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他说：“你似乎忘了件很重要的事。”

我这才想起来 WX 华府的开发商也是他们集团的子公司……

“好，我明天就去。”我忍不住抱怨道，“但这种事……明天一早你也可以跟我说啊。”非要半夜三更扰人清梦吗？

他说：“我睡不着，找个理由跟你说会儿话。”

我说：“大哥，咱都奔 3 的人了就不玩 18 岁思春少年过家家了好吧？”

他笑了：“周智新，你现在的声音怎么跟个小孩子一样？”

我把脑袋从被窝探出来说：“笑个毛啊，我要睡觉了，你什么时间上班没人管，老子上班要掐点打卡的。”

他说：“睡吧，晚安。”

快一年没人跟我说过这个词了，我本身也不是个腻腻歪歪的人，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回什么好，只能呵呵干笑两声挂了电话，却怎么也睡不着了。闭上眼耳边一直回响着他说的那两句“找个理由跟你说会儿话”和“晚安”。察觉到脸上已经溢满了笑容的瞬间，我就像踩中了赤蝎粉陷阱一样，被从未有过的不安与焦虑侵没，连手都在抖，赶紧拍拍我的小圆脸冷静了下来挺过这股劲之后又开始不停的掉血，就算给自己一个清明也无济于事，好不容易等到血止住了，我头晕目眩脑子里一片混乱，右手背被陈唯璞亲过的地方刺痛地几乎要裂开。

我快完了，要是控制不住脚底一滑就是死路一条……

“wuli 智新，想啥呢？”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听声音就知道是庄子乐，我回头看他，

丫一脸神清气爽昨夜肯定几度春宵了，他捏了捏我的脸说，“哟，怎么了？这眼圈黑的……”

我站起身：“上楼去吧，边走边说。”

他问：“你被狐狸精吸阳气了？”

我说：“欢迎来吸，老子空窗太久了。”

他说：“有个送上门的你又不要。”

“别跟我提他。”我白了他一眼说，“哎，我有事要问你。”

“什么？”

“我们昨天去打了 63 隐藏，但是 boss 没掉武器，你遇见过这种情况吗？”

“遇到过，不过是 70 隐藏。”

“你们当时怎么解决的？”

“集齐截图资料提交给客服，受理了以后去彩云归领取掉落就可以了，不过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会自认倒霉。”

“那就怪了，你知道昨天后来发生了什么吗？副本里突然出现了个活的 GM 把 bug 给解决了。”

庄子乐转头看着我，眨眨眼惊讶地说：“可以啊，谁的面子这么大？”

我说：“五仁？是他打的客服电话。”

他说：“五仁？他就一普通粉翅膀而已，你有过这种待遇吗？”

我说：“没有，啊！那就只有……璞玉了……”

他说：“八成是他没跑了，我听原小草提过这个老板那个老板的都有自己的专属客服经理，遇到什么事一个电话解决。”

我说：“那瞎子脸大够摊鸡蛋饼了啊……”

他说：“摊煎饼果子都够了，不信你问问他，他用不用得着跟你一样要死要活抢限量盒子，等等！璞玉？你怎么又跟他搅合到一起去了？”

我说：“明明是他先来搅合我的，我还巴不得他离我远点。”

庄子乐抡起包打了我一下说：“你这个口是心非的毛病是改不了了。”

我说：“真的！你不知道他有多，多，哎哟！一言难尽！除了黄学平以外我这辈子没见过能蠢成他那样的。”

庄子乐用一种很古怪的眼神盯着我，表情似笑非笑说：“我看你很乐在其中的样子嘛。”他指指我的脸，“你看你看，刚才还愁眉苦脸的这会儿一提到璞玉立马就面色红润喜洋洋了。”

“边儿去！”我打开他的手，“老子的真爱是小秘书！我迟早有一天要把小秘书泡到手！”

“你哪天被煤老板大卸八块了记得托梦给我帮你收尸。”

“周智新。”我刚要揍他，老板走过来问，“你今天什么时候去 WX 华府？”

我问：“你怎么知道的？”

老板说：“陈总特地打电话给我问你什么时候过去，他跟李经理约好了带你进去。”

他要不要这样啊喂!!!

我哭丧着脸说：“下午过去。”

老板说：“行，早点去。”

我抹着眼泪说：“知道了。”

“你去二奶楼盘干嘛？”庄子乐走过来揽过我的肩膀一起目送老板远去。

我把临睡前发生的事一字不差的告诉了他，他拍拍我的肩膀说：“陈总对你才是真爱。”

我抓着他的手问：“乐仔，你说被煤老板大卸八块跟被地产小开始乱终弃哪个更惨？”

他想了想说：“你还是去掰弯璞玉吧。”

啥叫二奶楼呢，就是指那种环境好房价高安保屌的楼盘，WX 华府就是其中楚翘，去年我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已经见识过了，6 万 6 一平米，五步一哨十步一岗，物业服务似亲妈，

一幢一个经理一层一个管家，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在楼道被蚊子咬了都可以打投诉电话，进门需刷卡坐电梯要按指纹，非业主想上楼难于上青天，特别适合老板们金窝藏娇，原配想刷 boss？进个副本都能让她脱层皮，一路上还有打不完的小怪。

下午两点左右我到 WX 华府的时候李曦已经在门口保安室等我了，他一拍我的肩膀说：“你小子可以啊，这里交付以后就没来过了吧？”

我说：“我又买不起，来干嘛？”

他说：“不来看看自己的作品？”

我说：“全中国近到我家对面，远到新疆三亚大大小小上百个楼盘的 VI 系统都是我的作品，我要一个个看过来吗？”

他说：“那您今天纡尊降贵来干嘛？”

我说：“你以为我乐意啊？我是真不想来。”

“啧啧，你这张嘴啊……走吧！”李曦往我脖子上挂了块物业临时工作证问，“你跟总部新派下来的小开很熟？”

我打了个寒颤，忙说：“不熟，一点都不熟，完全不熟，只见过两次面。”

他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说：“不熟都能让他亲自打电话交待我带你参观，要是熟的话……”

我打断他说：“再熟也不会送我大别野。”

“你可以努力一把试试。”

我踢了他小腿一脚说：“有你什么事？”

他贼兮兮地说：“你一人得道了，我们这群鸡犬就能升天了呀。”

“年轻人不要好逸恶劳行不行？你就不能靠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努力上天吗？”

“别走啊，你还没跟我说……”

“说个毛。”

“不说可以，那晚上你请我吃饭。”

“行，你付钱。”

WX 华府一共只有 6 幢房子，我们直接去了中间道的 3 号楼，刚进一楼大堂就看到一体态呈柏油桶圆柱形的富婆穿了身棕色皮草狂拍着物业经理的桌子骂道：“让老娘进去！”

恍惚间，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穿着有熊袭的荒火正在攻击手无缚鸡之力的蓝布衣 GM……

物业经理说：“女士非常抱歉，没有业主的同意我们是不能放您进去的。”

富婆指着他骂道：“你打电话给那个狐狸精让她下来！”

我顿时悟了，悄声对李曦说：“悍妻捉奸啊？”

他有些尴尬地说：“是啊，这个月第三起了。”

我说：“今天才 5 号……”

他耸耸肩。

我点点头说：“挺好，我第一次看现场直播。”

“好你个头，我去拦着，你站这别动。”李曦跑到富婆身边摆出个职业笑容问，“女士，您好，需要什么帮助吗？”

气急了的富婆完全不为他的笑容所动，一手拍着桌子一手指着物业经理喊：“老娘不需要你们什么帮助，要么让我上去，要么让那个狐狸精下来！”

李曦对物业经理说：“你打个电话给业主吧。”物业经理拼命对着他挤眉弄眼，他点点头说，“打吧，没事。”

物业经理拨通了电话问：“孙小姐，楼下有位女士找您，您看……”

富婆骂道：“你就跟狐狸精说，我是老陈的老婆，让她下来，我有事要当面问她。”

物业经理挂了电话说：“陈太太，抱歉，业主说不认识您，您请回吧……”

“放她妈的屁！”她伸手去打物业经理，大喊大叫，“你快让我上去！”

李曦忙拦住她劝道：“陈太太，您冷静点，别为难我们打工的，什么事都能商量，您可以联系一下陈先生，毕竟陈先生才是608的户主，他要是认可的话我们就能让您上去。”

我在一旁暗暗给李曦点了个赞，好一招祸水东引。

富婆想了想大概觉得很对，于是停下手从包里掏出手机，刚接通电话就骂开了：“姓陈的！老娘现在就在狐狸精楼下，我告诉你，要么你让她下来，要么让我上去，不然我回去就抱着你爹妈一起跳楼，我给你十分钟时间马上出现在我面前，不然你就收拾东西从我家滚出去！你一分钱也别想拿到！”

恍惚间，我好像看到一个穿着有熊袭的荒火正无CD冲着敌对软甲不停地吐痰……

富婆挂了电话，喘了口气说：“我等狐狸精下来。”

李曦问：“您要坐那边沙发上休息一下吗？”

“不用，我就站这等她！”她转身靠在桌子上，然后看到了我，我立马装作若无其事进入十三级装逼状态掏出记事本对着墙壁上的浮雕描描画画。

不到两分钟，电梯门开了，走出来个瘦瘦小小的女人，脸上还挂着不情不愿的表情，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富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两步跑上前对着女人的小腹就是一脚，直接把她踹倒在地。

恍惚间，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穿着有熊袭的荒火一脚踹飞了路边的野怪……

富婆一屁股坐在女人身上，对着她的脸就是一顿抽，边抽边骂：“不要脸的狐狸精！你还想给他生孩子？你们两生出来的也就是个咋种！”抽得女人毫无招架之力只能唧唧呀呀惨叫。

李曦和物业经理连忙上前一人拽住她一只胳膊想要把她扶起来，哪知她左手一个慢动作右手一个慢动作瞬间把两个大佬爷们都甩开以后喘都不喘接着抽小仨。

恍惚间，我好想看到了一个穿着有熊袭的荒火在流光被三个39战场号围殴然后轻松反杀。

物业经理拿起对讲机说：“3号楼来两个保安，快！”

恍惚间，我预感到再进来两个59战场号也会被这个穿着有熊袭的神启大翅膀荒火一锤子收拾一个。

15秒后那两个59战场号也到达了战场，四人合力终于把有熊荒火扶了起来，但没能控制住她的双腿，她不停挣扎着又蹬了躺地上还剩一丝血的二奶几脚，眼看二奶连哼唧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下意识地往前跨了两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去扶她起来，这时李曦瞪了我一眼，闲事莫管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我只能识趣地往边上挪了几步缩进了角落里。

四个小号终于把富婆拉出了她的技能范围，富婆甩开他们，拿出手机：“姓陈的！你还有五分钟时间，不然我就打死这个狐狸精跟她肚子里的咋种，反正出了这种事我也不想活了，杀一个跟杀两个没什么区别！”

“我已经到了。”

这声音……我怔住了，缓缓转过头看去，一个高高瘦瘦的身影走了进来，慢动作回放般看清他脸的瞬间，我的心脏停了一秒，是陈唯璞，他正拿着手机打电话。

富婆口中的老陈……是他？

轰的一下几股莫名强烈的情绪涌了上来，冲击力太大我后退一步靠在墙壁上才勉强支撑住身子不至于摔倒，嗓子眼酸苦到无法发出一点声音，我极力调整着自己的呼吸，却控制不住无意识微微打颤的手脚，握紧拳头指甲抠得掌心生疼，我抬头看着陈唯璞，面对这种情况他只是微微皱了皱眉。

是啊，他大概早就见怪不怪了，地上那个指不定是小四小五还是小六，哦，怪不得，李曦刚才说什么来着？难道是他吗，刚到这个城市五天原配就来捉了三次奸……我突然认识到

自己有可笑，仅仅因为一句“晚安”纠结到失眠，也不想他之前已经跟多少个男男女女说过了，所以那么晚才轮到我。

我叹了口气，有钱的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有钱还长得帅的男人全都不是东西！

我移开视线愤愤地瞪着地上的狐狸精，真想上去踹她两脚再扇两巴掌，有手有脚年轻漂亮干点啥不行，非要当二奶！

“发生了什么事？”说话的是陈唯璞，他冷静沉稳的声调里带了点不悦。

什么事？你瞎啊，你老婆捉奸呢！

“哎呀，老婆老婆！你这是干什么？！”我闻声转头，一个肥头大耳还秃顶的中年大叔火急火燎地跑了进来直奔富婆而去，“老婆你有话好好说啊！”

哎？！What？！我一下子就蒙圈了，这什么情况？

富婆熊躯一抖震开抓着她的保安，迎上秃顶大叔对着他的脸就是两巴掌，那声音 piapia 的听着都疼，她抓着秃顶大叔的衣领就是一顿抽，恍惚间，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穿着有熊的荒火正在吊打抢了她包的敌对，李曦、物业经理跟保安立即又加入了混战。

我茫然地看着眼前这场男女混合散打，心里乱糟糟的，桥豆麻袋……发生了什么？她不是陈唯璞的老婆吗？我再看看躺在地上没了气的狐狸精，她不是陈唯璞的二奶吗？

不是吗？都不是吗？我终于意识到这是个误会后就像被一脑袋负面状态折腾得要死不死又不掉血憋了半天终于读出了清明……一身轻松啊！我呼了口气如释重负，这个不是他老婆！那个也不是他二奶！哈哈哈哈哈！

眼看着有熊荒火马上要皇帝附体了，陈唯璞拿起还没挂断的电话说：“3 号楼，来两个……四个保安。”

这场斗殴最终还是被强行介入的外援给控制住了，有熊荒火以 0 死 9 杀的战绩功成身退，要是她把陈唯璞也一起揍了就能皇帝了，我想象着陈唯璞被打得满地找牙的场景忍不住笑了出来。

陈唯璞对李曦说：“接下来的事你解决一下吧。”

李曦被富婆打得发型都乱了，他狼狈地擦擦额头上的汗说：“陈总放心，有经验。”

陈唯璞点点头问：“周智新呢？”

李曦指着角落里的我说：“那。”

我盯着陈唯璞转身，当他的目光搜寻到缩在角落里的我时，他的嘴角划出了一道非常好看的弧度：“你躲那干嘛？”

我清了清嗓子站直身子说：“怕，怕，怕吃误伤。”

“那你傻笑什么？”

“我没笑啊，我哪笑了？”

“这儿还有事要处理，我带你去别的楼看看。”他向我走了过来。

我贴着墙壁往门口挪：“不不不用了，都已经看遍了，我要回去了，再见，再见。”

陈唯璞拿起手机歪头看我，一挑眉毛，说：“你老板电话多少来着？”

我立马站直立稳说：“哦！还有 6 号楼没去过。”

他说：“那走吧。”

我哭着说：“陈总请。”

第 12 章 她不会允许你嫁进我家门的。

我故作镇定地走在陈唯璞身边，一半明媚一半忧伤 90 度低着头，得亏我不是个锥子脸不然说不定已经把自己戳死了。寒风瑟瑟，连吸进鼻腔里的空气都是冰的，我把半张脸缩进围巾里偷偷瞄了陈唯璞几眼，他今天又换了副无框眼镜，原本轮廓分明五官带了些攻击性的脸因此柔和了不少，这个土豪也是钱多没地儿花，每天换眼镜就跟我每天换袜子似的。如果不是穿了件装逼气息太浓厚的大衣的话，他看起来就像个年轻的大学教授，嗯……纯文学系的，满腹经纶博古通今诗词歌赋样样精通的那种，上课时侃侃而谈，各种典故娓娓道来，就算对他讲的内容不感兴趣也没关系，光看脸听声音就够够的了。下课后，我故意拿着书去找他聊天说些有的没的，他发现我是其他系来蹭课的学生，对我微微一笑让我别闹，那一刻，我肯定会后悔自己是个美术生，于是忏悔道，老师，对不起，人家只是很喜欢听你的课，他会说，没关系只要你没课随时欢迎，然后我找机会往他怀里一倒，啊呀~老师，人家头好晕哦~你帮我揉揉吧~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你今天这么主动？”就在我真的晕晕乎乎云里雾里的时候头顶却传来了陈唯璞空灵的声音，我回过神来猛地一抬头，发现自己像只考拉一样正抱着他的手臂，脑袋也靠在他的肩上。他低头看着我，我惊恐地瞪着他，他说，“虽然我不介意，但是你打算就这样……走一路？”

我连忙放开他站直身子，结结巴巴地说：“哦，啊！我就是头，头，头，头晕了一下。”

他说：“我刚才就想问你了，你脖子不酸？”

不酸？都快断了！我抬起头目不斜视：“还行。”然后咔哒一声……老子的脖子扭到了，那个疼啊！我扶着脑袋差点就哭了，“妈啊……我的脖子……”

“别动。”他掰过我的身子，解开我的围巾，一双冷冰冰的手就贴到了我的脖子上，我倒吸一口凉气说：“大哥！你是来取暖的吗？！”

“是的。”他笑了笑，轻轻地帮我揉着后颈，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只能盯着他的嘴唇，陈唯璞的嘴唇有些薄，嘴角自然下垂，标准的薄情长相，但这并不妨碍他此刻的温柔……呸呸呸呸呸，我在想什么？！丫明明就是个斯文败类啊！

“好了吗？”陈唯璞捏了捏我的脸才收回手。

我抬头瞪了他一眼，眼镜片都挡不住他眼里的笑意，斯文败类你到底是不是近视？哪个四眼田鸡的眼睛跟你一样贼亮贼亮的？我动了动脖子发现真的不疼了，惊讶地说：“咦？好了！”

他又冲我笑了笑转身往前走了，我赶紧跟了上去，他问：“你是不是该谢谢我？”

我嘟哝着说：“哦，谢谢你了。”

他说：“周智新，你还真是可爱。”

我可爱你妈啊！我系好围巾龇牙咧嘴地问他：“你的手咋这么冷？”

他说：“风度和温度只能选一样。”

“这里的冬天你就别讲究风度了，只会遭罪。”

“的确，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吉林长春，也没现在这么冷。”

“南方的冬天是法术攻击，不是衣服穿得多就能扛得住的。”我看他的样子绝对不会穿秋裤。

他没搭话，顿了顿说：“周智新。”

我说：“干嘛？”

“刚才……你在想什么？”

我随口胡诌说：“3 号楼悍妻捉奸事件。”

他问：“哦？那你有什么高见？”

我说：“没什么，我只是不认同那种破坏别人家庭的行为。”有熊荒火打的好啊！哪个龟

孙儿敢抢我男人，我肯定也打得他妈不认爹不认！

他说：“你觉得插足的那个是为了钱还是为了爱？”

我说：“肯定是为了钱。”

他说：“为什么？”

我说：“脑子正常的年纪漂亮的姑娘谁会看上一个秃顶中年阿叔啊，哎？对哦，是他逼良为娼都说不定。”

他噗的笑了，说：“还真是你会说的话。”

我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笑个毛啊，我跟你很熟吗？我说：“反正这种事我是干不出来的，再爱也不会。”

“我单身。”

“关我什么事……”我撇过头去小声道，心里却抑制不住地窃喜。

他接着说：“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

我不动声色地离他远了一点，警惕地看着他：“你跟我扯这些干…干嘛？”

他回过头与我对视，问：“你说呢？”

我干笑着避开他的眼神说：“呵呵，不知道。”得了吧，你们这群土豪，换伴侣的速度比我换内裤的速度还快。

“你迟早会知道的。”

因为知道我才更害怕，就在十分钟前我误会他是出轨渣男的时候，我的反应实在太过激烈了，我从来都没尝试过那种被无法描述的绝望笼罩着的感觉，它压制得我几乎窒息。才短短几天陈唯璞什么都还没做就已经让我一反常态患得患失，我不敢想象再任由他肆意踏足我的世界……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他一离开天崩地裂，而我粉身碎骨。

我必须，必须要和他保持距离。

我说：“工作时间，不谈私事。”

他点点头：“好，那么我们先谈公事，去6号楼吧。”

眼瞅着他往7号楼的方向去了，我叹了口气说：“哎哟，错了！那是7号楼，6号楼在这边！”

他回头疑惑地看我，然后指着7号楼说：“从西面数过来第6幢，有问题吗？”

我说：“没有4号楼，所以你以为的6号楼其实是7号楼，我说的6号楼其实是5号楼，我都晕了，我跟着我走就对了！”

他跟上来问：“为什么没有4号楼？”

我说：“4这个数字不吉利，通常情况下都会跳过去，这里不光没有4号楼，每幢楼的4楼都是配电间跟保安值班室，连房间号都没有几04室，我说你干这行多久了，这种事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啊。”

他说：“我知道。”

我说：“那你还问个屁啊？”

他说：“工作时间想和你说话我只能谈公事。”

“我去……”我把“你他妈”这三个字给硬生生吞了回去，我说，“你就装吧，你就是不知道这里没有4号楼你以为的6号楼其实是7号楼我说的6号楼其实是5号楼！”

他说：“我们集团在杭州有一百多家分公司，全中国近到你脚下这块地，远到新疆三亚大大小小上千个楼盘，我能一个个都知道吗？”

这话咋这么耳熟……

陈唯璞接着说：“这个项目在建的时候我还在青岛，而且城东不在我的管辖范围内，不知道也正常吧？”

我说：“等等，那你不好好待在你的管辖范围内跑这儿来干嘛？”

他说：“找你。”

好的，我完全不想再跟他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我说：“行吧，赶紧走了。早完事早回家，我都饿了。”

他说：“我还欠你一顿饭。”

我说：“今天不行，我晚上约了李曦。”

“这样吗？”陈唯璞拿出手机，不知道打给了谁，电话接通后我听到他说，“李经理，今天下午2点10分左右WX华3号楼由于物业管理不当导致业主受伤的事故，麻烦你和当值的物业经理各自写一份5000字的检查报告于明天早上8点前交上来。”他挂了电话，若无其事地对我说，“看来你们得再约了。”

我张大嘴不可思议地瞪着他，然后骂道：“你不是说城东不归你管吗！李曦也不归你管的吧？！”

他说：“楼盘的开发营销等事宜是不归我管，可所有员工的服务质量，都归我管。”

“你！”我指着他，“你假公济私！”

他挑衅般地看我说：“有吗？你指出来给我看看。”

我指你妈指！“算你狠！”我气鼓鼓地往前走。

“周智新，晚上我请你吃饭。”

“不去！”

“你老板电话……”

我哭着说：“……大哥，改天行不？”

“为什么？”

“今天没心情。”

“你什么时候能有心情？”

“我也不知道，等我有心情了再说，要不让我先吃了李曦那顿？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也行。”

我刚跨进6号楼，一抬头就看到一个穿了鼠来宝的神启大翅膀重击天机（男号）拍着另一个倒霉的物业经理的桌子说：“快让老娘上去，不然我先打死你，再打死那只狐狸精！”

陈唯璞也走了进来，他站到我边上说：“看来，这个星期你是不用约他了，不如今天先跟我去吃饭吧？”

我抹了把眼泪说：“我不想吃饭想看悍妻捉奸……”

他说：“吃完饭可以看看最近有没有相关题材的电影上映。”

我说：“在电影院看电影最没意思了不能随意调戏进度条有趣的片段不能回放还不如躲角落里看现场直播。”

他说：“你要是觉得看一遍不够的话我们可以看两遍。”

我说：“你能把们字去掉吗？”

他说：“不能。”

我四下张望，他问我在干嘛，我说：“找找附近有没有露在外头的电线。”

他问：“你要电线做什么？”

我说：“你这种死同性恋应该接受电疗。”

然后李曦带着四个保安屁滚尿流地进来了，他拢了拢鸡窝一样的发型气喘吁吁惭愧地对陈唯璞说：“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一窝蜂闹的……失礼了。”

陈唯璞说：“辛苦，不妨碍你们工作，我们先走了。”

“陈总慢走。”李曦对我眨了眨眼说，“最近没空吃饭了，下回再约。”

我点点头，颤抖着嘴唇却说不出话来，涕泗交流深情地望着他，一切尽在不言中，曦啊，

我还没跟你吃上饭呢就害得你要写一个星期的检查，真吃了你说不定就要做无业游民了，为了你好，我们来生再约吧！我转身泪奔而去，寒寒烈风起，抬头，惨惨浮云飞，隐隐约约听到身后的李曦喊道：“喂？你羊癫疯发作了？”我停下脚步，转身凄然道：“疾风吹尘 WX 华府，基友隔手难相见！李郎！此间有个地主叫‘镇城北’陈大官人，因见奴家软萌，便拿老板要挟，要奴家做妾，强要了奴家身体。奴家懦弱，和他争执不得，他又有钱有势下回也不知道会使出什么下作手段来逼迫奴家。每每想起这苦楚来，无处告诉，因此啼哭。不想误触犯了李郎，望乞恕罪。”

李曦听罢怒发冲冠，跑上前来往陈唯璞小腹上只一脚，腾地踢倒在当街上。李曦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那醋钵儿大小拳头，看着这陈唯璞道：“你这奸邪淫污之人有些个破银子也配叫做‘镇城北’？！你如何强骗了周智新？！说！”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陈唯璞挣不起来，口里只叫：“我要开除你！”李曦骂道：“直娘贼！还敢应口！”

见那李曦提拳又要打，我却不忍，上前一步挡下了他的拳头说：“李郎！再打怕是要出人命了。”

李曦道：“那厮诈死，洒家再打！”

“李郎！你听奴家说……”我转头见陈唯璞挺在地上，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动弹不得，不禁悲从中来，瘫坐在他身边抱起他的脑袋拿围巾帮他堵着鼻血，轻轻抚着他的脸颊，声泪俱下：“陈大官人虽无恶不作，但一夜夫妻百日恩，奴家早就是他的人，今日他若被你打死奴家怕是活不下去了，再者陈大官人待奴家也算情深意重，奴家心里对他已生出几分……嘤嘤嘤嘤。”我说不下去了，把脑袋埋在陈唯璞的胸口哭了起来。

陈唯璞终于缓过气，吃力地抓着我的手，他气若游丝的声音传进我耳里：“看完电影直接去我家？”

靠天？！你都快死了还在想这种事？！

我又回过神来又猛地一抬头，发现自己的手臂正圈着陈唯璞的脖子还靠在他身上，还面对面……他正直视着我，我又惊恐地瞪着他，他的嘴角微微一勾，说：“你眼睛好圆。”

“喂！”再近点都要亲到嘴了，我一把推开他骂道，“你个死同性恋不要脸！”

他歪头看着我问：“周智新，你精分吗？”

我说：“关你屁事？”

陈唯璞脸色一沉摘掉了眼镜慢慢向我走了过来，他的眼神就像一只盯准了猎物的秃鹫，我被此刻阴戾的表情震慑得止不住哆嗦，哎哟我妈，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去动物园看到比我人还大个又丑又凶的秃鹫当场就吓尿了，我最怕的就是秃鹫了啊！可我管不住自己的嘴，一边往后退一边逼逼叨叨说，“你你你你别过来啊，你再过来我喊非礼了，这里保安很多的！”说完我就哭了，妈呀……保安也都是他的人……

退着退着脚后跟不知道磕到了什么，我回头一看，身后是棵树，而面前的死同性恋还在一步步逼近，妈妈救我！我要被树咚了！我要被秃鹫叼了！我闭上眼等死，陈唯璞却抓住我的胳膊将我整个人拽了过去，我身子一晃睁开眼正好撞在他的胸口，他一手揽着我的腰一手捏着我的下巴，居高临下看着我，我的心跳得很快，大冬天惊出一背脊的汗，虽然已经这种时候了但嘴炮也不能输，我说：“你要是乱来，我报警抓你！”

陈唯璞完全没有理会我的意思，他压低声线说：“周智新，你再敢像刚才那样耍我，我真的会吃了你。”

我看着他的眼睛，深邃幽暗，可怕地容不下一丝异议，眸子里倒映了我惊慌失措的神情，秃鹫利爪下一只垂死挣扎的兔子。

我终于认清了现实，苦着脸认怂：“我……没耍你，我……我……精分……真的精分……”

“所以刚才只是警告，再有下次……”他凑近我的脸，“你三天别想合着腿走路，听到

了吗？”

我瘪着嘴点点头……转念一想，哎！说真的，其实我挺想试试的，能再给个机会让我选择吗？我可以摇头吗？

他盯着我的脸看了一会儿，忍不住笑了：“你的脸真像个包子。”

我讨好他说：“是的是的，快放了我吧。”我脖子好酸！

他又捏了捏我的脸：“连手感都像。”

我说：“大哥，别玩了，我的脸一捏一个痘。”

“周智新，我发现你吃硬不吃软。”陈唯璞笑了笑，放开了我，然后整理好自己的衣服戴上眼镜，我斜眼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这衣冠禽兽，下回老子兜里揣把剪刀，剪你小鸡鸡犯法，剪你衣服总不用关派出所吧？

我揉揉脸扭扭脖子说：“我这是识时务。”

他说：“那就好，我也不想跟你来硬的。”

“是是是，太君说的是。”我呵呵干笑几声，偷偷白了他一眼，要不是我孩子还没拿上天域武器我还不想做个无业游民你早被我打死好几回了！我为毛能忍气吞声仍由璞玉那个瞎子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不就是因为打不过他吗？老子玩个游戏被人欺负，上个班还要被你欺负，呸！我就不信没人能治得了你，我问，“那……陈总，你的顶头上司是谁？让我也巴结巴结？”你再假公济私欺负我，我告你领导！

陈唯璞说：“我奶奶，你要去向她告状吗？她在北京，你可以打飞的过去。”

我说：“……不了。”我能咋说，老人家，你孙子是个同性恋哦，你看他需不需要电疗一下？我免费提供服务还自带三餐哦！

他说：“好，那你晚饭想吃什么？”

我低下头，有气无力地说：“狼心狗肺。”

“电影呢？”

“有包青天之铡美案吗？”

“没有。”

“不看。”

“你老板电话……”

“随便看什么都行！”

我视死如归，都已经做好三天合不拢腿走路的准备了，这顿饭最终没能吃成，电影就更不用说了。刚走到小区门口，陈唯璞接了个电话，最后他向我晃晃手机说：“抱歉，今天去不成了，领导晚上找我有事。”

我老泪纵横拼命点头，他奶奶（不是脏话）您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啊！

陈唯璞说：“下次再约。”

下次？！我这回能逃出升天全是因为我平时行善积德！还有下次就祝我被你耍一辈子！被璞玉骑头上作威作福一辈子！

我顿时满血复活，脖子不酸了腰也不疼了腿也能合拢了一口气横跨黄浦江都没问题，感觉自己又英俊了不少，我忙说：“没关系没关系！工作要紧，工作要紧，其他的事以后再说，你忙你的，我先回去了，再见。”

“我送你回去。”

我边说边往外跑：“不用不用，坐地铁很快的，我就不陪你堵车了，再见，再见，顺便帮我祝你奶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长命万岁！”

“你再怎么拍马屁都没用，她不会允许你嫁进我家门的。”

……我嫁你妈啊！

现在回忆起那些往事，别说围观群众了，我都嫌弃自己作，明明已经喜欢上了陈唯璞，却一直怀疑他，还总和自己过不去。我不知道在一段明确无法善终的感情面前其他人会怎么选，是只求曾经拥有燃尽生命去温暖对方饱尝灼肉烧骨之痛化为灰烬后花上三年五年甚至一辈子的时间来遗忘还是和我一样本着不作死就不会的原则左闪右避以为磨光了他的耐心耗完了我的精力就能不了了之？

一开始我选择了后者，越是压抑越是想躲就越控制不了自己的心，当我发现陈唯璞已经占据了我每一个脑细胞的时候，我焦急彷徨无计可施只能继续逃，横冲直撞的在一个死循环里寻找着出路，头破血流才明白如果真能说放就放的话这世上哪还会有这么多的痴男怨女。

那天从 WX 华府出来以后我漫无目的的到处逛了很久，天都快黑了还不想回家，我始终觉得今天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李曦就不用写那倒霉的检查了，当下决定去慰问慰问他，径直去了他家。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那什么来着，宜室宜家……哦，是梅花。”李曦家小区里的梅花都已经开了，虽然那几棵梅花树先天缺爱后天缺钙都长得跟郭 X 明似的，但大小也是个生命，好歹也是棵观赏植物，不过这也……太秃了。

李曦开门看到是我，惊道：“你来干什么？”他对我的到来很是疑惑。

我说：“家里网络坏了，来你这蹭个网。”

“你逗我呢，庄子乐家离你家最近。”

“小哥哥，我是从 WX 华府过来的。”

“哦，也是，那你怎么好意思空手来？”

“叫了外卖了，一会儿送来。”我换好拖鞋，直起身就看到李曦正奸笑着上下打量我，我问，“你干嘛？”

他摸着下巴说：“哎呀，好久不见，我们家智新是越长越水灵了。”

“你有病吧？”我把包丢沙发上，一屁股坐了下来长呼一口气，刚才走了太多路老子是真有点累了，“给爷倒杯水！”

“不怕我给你下药？”

“孩子药？”

李曦抱臂看着我：“喂，周智新，有你这么心宽的吗？大晚上一个人跑我家来，我还追过你，孤男寡男要出事的好不好？”

我瞥了他一眼：“啊？你什么时候追过我，你倒是追过我家的狗。”

“你家什么时候养过狗？”

“一只叫乐乐的大金毛。”

他有些尴尬地说：“……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过去的事能翻篇吗？”

“哈？明明是你先提的。”我往后一倒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上，“爷的水呢？”

“行行行，翻篇翻篇，不过嘛，现在有个事你要老实交代。”

“什么事？”

“你等着啊。”李曦麻利地跑去厨房倒了杯水又跑回来坐我边上把杯子递给我又戳戳我的脸问，“喂，那谁是看上你了吧？”

怎么老子走到哪都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斩钉截铁地说：“没有！”

“我还没说是谁。”

“我管你说的是谁。”

“别装！不瞎的都看出来，瞎的也听出来了。”

“我再再说一遍，我，不，知，道。”陈唯璞该不会到处跟人宣传了吧，他也不像那种追个妞都要昭告全校的高中屌丝啊！再说了，同性恋很光荣吗？！

“啧啧！我们这跟你合作过的人可都知道了，他就差没把你那啥了，是不是？”

我瞬间就炸了，他真的到处跟人宣传了？！真的是那种追个妞都要昭告全校的高中屌丝？！他不要脸我还要呢！我扒着李曦的肩膀瞪着他：“陈唯璞那个贱人说什么了？”

“啊？”李曦诧异地眨巴了两下眼睛，“什么？什么陈唯璞？不是……不是老曹吗？”

老曹？！居然是老曹？！我居然把老曹这个绝世大贱人给忘了！我推开李曦，强行给自己挽尊说：“不不不不是老曹吗？”

“哦!!!”他恍然大悟指着我说：“周智新你可以啊，怪不得你看不上老曹，原来是把伟哥当饭吃壮着腰子勾搭上小开了！”

“滚球！”我厌恶地拍下的手，“你少跟我装蒜，刚才谁说的我一人得道你鸡犬升天？”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今天一早陈总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夸你工作认真来着，我以为他只是欣赏你的才华，没往其他方面想。”

都像你这么单纯就好了，我叹了口气说：“怪我太英俊。”

“于是……你们……嗯？”

我拜拜手说：“别提了，他只是肥肉吃太多了想吃点素清清肠胃，过几天就没兴趣了。”

“哦，那我得注意点，万一他打算终身吃素了还发现我对你言行不轨，说不定会揍我。”

“你打不过他吗？”

“太监打太子，我是不想混了？而且我听说陈总在美帝留学的时候练了几年自由搏击，我这样的他一个能打五个。”

“那我这样的呢？”

“保守估计，能打十个。”

我僵着脖子慢慢转过头生无可恋地看着他，泪水夺眶而出：“说好的李曦酱拳打镇城北呢？”

“什么鬼玩意儿？”

算了算了，工作时间已经被陈唯璞占去了一半私人时间我不想再提到他，我说：“你滚滚滚去写检查吧。”

“你还没跟我说具体的。”

“你再跟我逼逼我就把外卖退了，现在你滚去写检查，号借我玩会儿。”

“你干嘛不玩自己的？”

“偶尔也想杀杀人泄泄愤解解闷。”

“行啊行啊，帮我刷点战场声望。”

于是我霸占了李曦的台式机还霸占了他的号，李曦也是个大翅膀毛毛，奈何……手残。他手残到什么地步？在天机爸爸的推人拖鞋还没和谐前，我亲眼见到他在流光被一个蓝翅膀天机推着玩，顶着一张无辜的蠢脸从南门推到北门毫无还手之力最后还被推死了，哎腰，我想给他加血都追不上，演兵势力战击杀永远垫底伤害量和我这个全念冰心平起平坐，别的不行，打醒被催眠的红名飞脚救残敌技能 MAX，黄学平看到他就自动离他半个地图远。我打开李曦的天梯界面，惊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这赛季天梯都已经打到第五周了他还在乙组，积分 13000 整，才 13000 分啊朋友们！我回过头鄙视正缩在笔记本前抓耳挠腮写检查的李曦，13000 分，这是什么概念啊朋友们！13000 分的意思就是他再扣一分就要滚去丙组了！他一十万装评随便逮个脆皮两下带走的毛毛常年在丙组跟乙组间徘徊，我要是他我就再也不进战场丢脸，我曾经心平气和地问过他，曦啊，你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会打成这逼样？如果是个好面子的人一般会说，我网络不好、电脑卡、猫狗捣乱、心情不好天气不好、新换的键盘鼠标不习惯等等，丫捧着大脸直接否认是自己上的，我敢保证，全天下都找不出第二个和他一样手残的。

我说：“曦啊，咱以后少去天梯祸害人了，成不？”

他说：“闲着没事干呗。”

“回来帮我们打架。”……虽然有他跟没他一样，不过撑个场面也好。

“伤心地，暂时不想回去。”

一年前，因为 WX 华府项目而相识的李曦对庄子乐没日也生了情，得知我们都在玩天下 3 后他拽着庄子乐看了三天三夜 CBG 买了个 18 钻毛毛乐呵呵地来找我们玩，当时我的前任正粘着我寻死觅活，我没闲心思去管别人的事，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两之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总之庄子乐拒绝了李曦，李曦就退了势力跑去个仓库养老至今。

我说：“这有什么啊，我看乐乐早就不在意了。”

李曦可怜巴巴地说：“就是因为他都不在意了我还在意所以才蛋疼。”

“那你转服走呗，眼不见心不烦。”

“眼不见心更烦。”李曦捂着胸口，装出个痛心疾首的表情说，“看不见的时候想，看得见的时候念，哎哟，我这颗支离破碎的心哟~”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骂道：“矫情死了，你恶不恶心。”

“哎，你这种冷血的家伙是不会懂的。”他抬头托腮双目无神看着空气说，“智新啊，我觉得能两情相悦真是种福气，可惜，啧啧，我没这种福分，你要是哪天走了狗屎运踩到了那么一个人，一定要好好把握。”

我苦笑着说：“得了吧，把握了又能怎么样？难道你还想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吗？”所有人都说我薄情寡义，有谁能明白，其实我根本不敢爱。小说里写的很美好，可事实上没有熬成愁逼成仇的又能有几对？本就不被人祝福的缘分，还谈什么福分？

“也不是这么说的……”

“别抱着这种不切实际的的幻想意淫爱情了，你要真的空虚寂寞冷就下载个不撸帝看一圈附近的人，五百米内七个基佬，各种类型应有尽有，随便挑个顺眼的体会一下‘两情相悦’是什么感觉。”

“你试过了？”

“我只喜欢良家直男，谢谢，写你的检查去！”

突然间我整个人变得很烦躁，开着李曦的号一进场就跟疯狗一样见谁咬谁，期间乐乐打了三个电话催我上游戏我都说家里有事直接挂了电话继续逮谁打谁，李曦开玩笑说怎么搞得好像我两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我冷冷一笑没搭话，你不怕被开除的话可以去问问陈唯璞同不同意。等等等等！我怎么又想到那个贱人了？老子爱跟谁干啥就干啥还需要问他？！不行不行，赶紧再下两场天梯发泄一下。九点四十五分那场结束后经过一晚上的浴血奋战我硬是把手残志坚的毛毛拉扯到了甲组，看了眼战绩我才缓过劲来没刚才那么憋闷了，107 个人头，我的冰心号估计要杀一个月，到底还是毛毛玩起来爽啊，不知道璞玉那瞎子……日！我研究他干嘛？

我又烦躁了起来，懊恼地转身问李曦：“我都打到甲组了你还没写完？我要回去了。”

他说：“还差点，你再帮我打一场，让我明天可以多在甲组装会儿逼。”

“对，然后一路扣到丙组。”

“放心，我肯定好好打，多在乙组飞几天。”

“愿三石哥保佑你。”

我回过身正好看到系统提示璞玉上线了，哟，这么晚啊，瞎子不会是下班的时候迷路了到现在才找到家吧，想到这老子不禁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笑出了声：“傻的。”这一顿笑的啊，胸口顿时通气多了。

李曦问：“你笑啥呢？”

我说：“笑二货呢，不和你说了，老子要去甲组感受一下打手的滋味儿。”

刚报完名，手机又响了，八成还是庄子乐，我懒得抬头看，也不知道他今天吃错什么药了，平时对势力的人基本散养爱上不上完全不是现在这种喋喋不休老妈子追魂夺命 call 的风

格。李曦说你赶紧接吧，吵得我没法写了。我瞥了一眼……是陈唯璞，他又想干嘛？迟疑了几秒我还是接了起来，两个人都尴尬地沉默了一会儿，他先开口问我：“你到家了？”

我说：“到了……早到了。”

“什么时候到的？”

“哦，嗯……啊！大概六点半左右。”

“在干什么呢？”

关你屁事？“……准备睡觉。”

“……嗯。”

听他的语气明显不高兴了，我莫名产生了种撒了谎之后的愧疚感，大概是出于想补救于是赶紧问他：“你的事忙完了？”

“嗯。”

“哦。”

又是一阵沉默。

身后李曦那个2B屁颠颠地问：“啊？不是乐乐吗？”就这突如其来毫无防备的一句话把我吓得浑身一抖手机差点掉地上，我连忙转身拼命摇头示意他别再说话了，然而这2B写检查写傻了，又问，“你跟谁打电话呢，这么黏黏糊糊腻腻歪歪的？”我心惊胆战，好想拿手机砸死他。

陈唯璞问：“有朋友在？”

我忙说：“不是不是，是我爸。”

李曦一脸迷惘地指着自己，我点点头，他心花怒放捧着脑袋期待地看着我。我一甩脚把拖鞋踢了出去，正中他的笔记本，他低嚎一声：“哎呀！儿子！我还没保存！”我顿时心如死灰转回身不想再陪他一起作死。

陈唯璞说：“你早点睡。”

我说：“好。”

“晚安。”

这这这我怎么回答？我的面部肌肉在抽搐嘴角在颤抖，硬生生挤出了个“晚安”立马挂了电话。

李曦问我：“谁啊？”

我说：“没你的事，好好写检查。”明天你要真被开除了，千万别怪到我头上来。

李曦说：“我可是你爸爸！”

“爸爸。”我学着归墟天扉里望舒的口气说，“你自求多福吧！”

我盯着通话记录发了会儿呆，把手机放下将视线移回电脑才看到离天梯确认时间结束还有两秒，手忙脚乱拨过鼠标在最后一秒点了确认有惊无险，都九点五十八分了，这场要是赶不上今晚还是洗洗睡吧。

战场很快开了，我读完图时里头已经进了不少人，据我多年打战场的经验，备战时间上蹲下跳跟野猴子一样蹦跶个没完的都是数据党只杵中间杀人不洗旗（当然也包括手残脑抽还非要强行装逼的）；安静如鸡人淡如菊站在那扑闪翅膀当模特“哼我这身新衣服三千金呢”展示时装的基本只洗旗偶尔参与对推（当然也不乏冷静低调绝世高手）。这个时候我就要当机立断这场是洗旗还是刷数据，野猴子多就跟着猴群刷数据，淡如菊多就老老实实洗旗展示时装，一半一半的情况下随机应变输赢天定。

目前来看，这场全是野猴子，我摩拳擦掌正打算一展身手，头顶上的系统提示鸩毒加入了团队，我眨眨眼看清楚刚传送进来的七夕云麓，我狼嚎一声：“嗷~~~小秘书!!!”我现在去换冰心号还来不及，我要抱着小秘书的大腿对他诉衷情，我只给你加血啊小秘书！我要给你爱的妙手爱的逆转爱的清明爱的八门爱的菊花罩奶到你吐奶！

李曦说：“吓我一跳，你干嘛啊？”

我说：“闭嘴，没你的事！”

等等等等等等，先别高兴太早，万一煤老板也报了我不得唱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了？我翻开战场界面按阵营看下来，哈哈哈哈哈没有煤老板没有煤老板连个天机爸爸都没有哈哈哈哈哈……我一下子收了表情笑不出来了，名叫晨曦的鱼钩下面那条鱼钩是……

这时，头顶的系统提示，璞玉加入了团队。

我一摔鼠标，这瞎子怎么阴魂不散阴魂不散阴魂不散的，对了，他跟小秘书是组队进来的吗？贱人！我都没跟小秘书组队下过战场你居然敢跟小秘书组队下战场你要不要脸要不要脸你小心煤老板推推推推推死你！你敢跟小秘书组队打天梯，老子不给你加血！

今天的瞎子换了身有熊袭丑的很别致，别猜了，这身衣服绝对也是之前喜当爹送的，我突然想起了今天下午的有熊荒火，忍不住又笑了起来。其实吧，瞎子蠢是蠢了点瞎是瞎了点，人也不坏，我不给他加血的话是不是太没职业道德了，可是要奶好小秘书个脆皮我就没空管他而且我也追不上他，所以我是 let it go 呢还是随他去呢还是 let it tmd go 呢？

瞎子跑到我边上，我终于想起来老子今天没玩冰心啊，那就不用着管他死活啦，我只要跟着小秘书谁打他我打谁就行啦！我前脚跟邀请小秘书组上队，把队长给他，发了个啃萝卜的表情，但是他没理我，嚶~我就是喜欢这么冷高的小秘书！后脚跟璞玉也进了队，我暗骂道，靠！组他干嘛说好的二人世界呢？！

小秘书说：“这么巧。”

我说：“是啊是啊，好巧好巧。”

璞玉说：“嗯。”

咦？这么说来他两不是组队报名的吗？那真是太好了！小秘书，你放心，我肯定保护好你！

小秘书说：“你注意点杀对面的云鬓。”

璞玉说：“好。”

啥玩意儿？黄学平在对面？我又翻了翻战场界面，那二货真的在对面，小样的，看今天老子嫩不死你！

我说：“我来，省得他出去以后找借口口水你们。”

小秘书说：“你以前也是人妖的。”

我说：“这不已经早就退势力养老了嘛。”小秘书哟，只要能博你蓝颜一笑，别说黄学平了，就算是庄子乐的小鸡鸡我也能剁下来进献给你！

小秘书说：“随便你。”

我说：“好嘞。”我要一定超水平发挥杀它对面三四十个的，让小秘书对我刮目相看芳心暗许投怀送抱！

备战时间结束，野猴群下山，我刚跳下去就发现队伍里的小秘书不见了。

我问：“……他掉线了？”

瞎子说：“煤老板回来了。”

我说：“几个意思？”

瞎子说：“他陪煤老板去了。”

我顿时鼻孔冒烟气得直跺脚，死煤老板！我难得跟小秘书一个队！我还没跟他一起打过天梯！你都霸占他这么多年了让他陪我一会儿怎么了！你还我小秘书！你还我小秘书！你还我小秘书！

完全不会看人脸色的瞎子问：“洗旗还是杀人？”

我的斗志已随小秘书的离去而偃旗息鼓，我无力道：“杀人吧杀人吧。”反正洗旗你也跑

不对地方。

他说：“好。”

我和瞎子跳到中间的台子上，正好黄学平也下来了，我立马锁定他，这二货又开着狐狸合体活腻了也不是这么找死的，璞玉起手就给了他一个倦鸟下了他半管血我一个夜狼过去收了人头得到了全场首杀整个过程不到 5 秒。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拍着桌子狂笑，我甚至能想象得到电脑前吃了鳖的黄学平是个什么鬼表情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嘴是歪的眼睛是斜的哈哈哈哈哈哈。

我说：“哈哈哈哈对不起我抢了你的人头。”

瞎子说：“曦酱今天终于自己上的了？”

我说：“啥意思？”

他说：“操作挺溜。”

我转头问李曦：“你认识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瞎子……璞玉吗？”

李曦说：“不熟，上周五门派战的时候跟他交过手，探讨过关于翎羽的操作问题。”

我说：“可拉倒吧，你还谈操作？一轮就战回家的渣渣。”

他说：“是啊，我第一轮就输给他了，我就说不是本人上的。”

我摇摇头，实在懒得鄙视他了。

对面的大部队也下来了，我和瞎子撒腿就往青龙撤退，我边跑边说：“你今天也不太对劲，换成平时我是绝对抢不了你的人头。”

瞎子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有事要出门先退了。”

我说：“喂！别走啊！这一下跑两个还怎么打？”

“会有替补的进来。”说完他化成青烟退出了战场留下我一个人逃命，他退得太快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身后追过来的一堆红名给杀了。

第 14 章 为什么要骗我？

这场天梯打得还算顺利，我复活以后跟着大部队一直在中间杀人，对面也像打了鸡血

一样和我们僵持着，黄学平那小淫贼被我点杀了两次后终于学聪明了全程在外围洗旗，居然还真就让他洗赢了，出来以后我翻了翻战场排名，好家伙猪血阵啊！他居然洗出了 5200 的贡献这是什么概念啊朋友们，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洗出来的。他发消息给我说：“以前杀敌对的时候怎么就没见你这么起劲？！”

“今天是本人上的，再见。”哈哈哈哈哈黄学平，傻的。

我看了下时间，连忙起身对李曦说：“哟，我得走了。”

李曦抬起头睡眼惺忪：“不再多坐会儿？”

“不了，赶最后一班地铁。”

“我送你。”

“不用了，还是赶紧写你的检查吧。”

“那你路上小心点。”

“好。”

刚走到楼下迎面一股寒风刮得我打了个寒颤，我哈了口气搓搓手，天气似乎愈发的冷了，如果能裹着被子出门就好咯，我就特别佩服陈唯璞那个死要好看不要命的家伙，这种温度还只穿了一身西服一件外套，怎么没给他冻出大鼻涕泡来。他的鼻子底下挂两串鼻涕……嘿嘿，我不由得笑了出来，画面太美我非常十分的想看，顷刻却又被愧疚感淹没，我刚才骗他是不是不太好，他只是关心我而已啊……对了，可以用关心这个词吗？

不不不不！周智新，你千万别被他的花言巧语骗了，那肯定是他惯用的花招！就因为已经拿无数人做过实验了，所以才会那么融会贯通，没错！

这么一想，我心里就舒服多了，却带着更多的不甘。

慢吞吞地踩着石子路往前走，小区的街道上空无一人，两旁本就秃的梅花在路灯底下显得更加凄惨，我停在一颗秃的比较厉害的梅花树下，伸手摇了摇眼前的枝桠却只摇下几片叶子，还真是应景，走吧走吧，回家。

快出小区的时候，手机又响了，我以为是李曦打来问我上车没，掏出来一看……是陈唯璞，我叹了口气痛苦地闭上眼，纠结啊，老子接还是不接？我深呼吸稳定了一下心跳睁开眼，接！怕什么？隔着移动通信他还能吃了我？

陈唯璞问：“你在哪？”是我的错觉吗，他为什么好像离得我很近。

我咬着牙说：“在家。”

“周智新，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虽然他的语气很平静却让我止不住的心慌，我拼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说：“在家。”

“你抬头。”

我愣住了，缓缓抬起头，惊愕地盯着眼前不远处正一步步向我靠近的再熟悉不过的修长身影，他没有戴眼镜，昏黄的路灯下看不清楚他的神情，但那双泛着冷光的眸子和薄削紧闭的嘴唇都明确地告诉我，他在强压着怒气。

陈唯璞走到我面前垂眼看着我，我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只能咬紧下唇撇过头避开他的目光。

“你不是在家吗？”

“出来……出来……买宵夜。”

“从城北跑到城东来买宵夜？”

“你都能从杭州大厦走到外文书店了，我为什么不能从城北跑到城东来？”

陈唯璞低声道：“周智新！”

我心一横，对上他的视线说：“那你跑这干嘛来了？你住这啊？”

他盯着我的脸看了一会儿，眼里的冰霜渐渐融化，随之涌上了一丝笑意：“没错，我就住对面。”

“……啊？”

“这一片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宿舍。”

我真给忘了，我结结巴巴地说：“哦，这样啊，那绿，绿，绿化也太糟糕了，真的，你看那片梅花树啊，都，都秃的。”

他向我走近一步：“为什么要骗我？”

我往后退了一步：“我骗，骗，骗你什么了？”

他又向我走近一步：“你说呢？”

身后好长一条道啊，这要退到什么时候去，难道今天晚上都要在“为什么要骗我”和“骗你什么了”中度过吗？我一挺胸视死如归：“就，就，就骗你了，怎么，怎么着吧，你能把我怎么着吧！”

陈唯璞突然伸手抓着我的胳膊将我拽进怀里，哎哟，他怎么就这么喜欢这招明明下午才玩过。我措手不及顿时懵逼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任由他紧紧地抱着我。陈唯璞把脸贴在我的耳边却什么话都没有说，他的脸很冷，我抬手轻轻摸了摸他的背，他身上不光冷还带着一点湿气，是啊，杭州的冬夜总是这么潮湿的，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下来更不忍心推开他了，我抓着他的肩膀问：“你等了很久？”

他说：“半个小时。”

我说：“抱歉。”

他轻声道：“其实我刚才非常生气，看到你以后却什么脾气都没有了，所以，周智新，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

他亲了亲我的耳朵，冰凉的触感让我瞬间清醒了过来，我骂道：“我跟你个屁！”然后我一把推开他转身就跑，老子刚才差点又着了道的了，苦肉计！绝对苦肉计！

他在我身后喊道：“周智新！”

我边跑边说：“我智你妈啊智，大冬天半夜三更的谁要陪你喝西北风？你也赶紧滚回家洗洗睡了吧您内！”我跑出小区门，刚好一辆空客的计程车打我面前过，我拦下它钻进去一刻也不敢耽搁，逃走了。

回到家我还惊魂未定，好家伙，这个陈唯璞实在太坏太阴险了，专攻饥渴骚受心底最软弱的部分，要不是老子精明，这会儿说不定已经被他忽悠回家失了身了。

我往床上一倒，回忆起刚才发生的事，说不出的闹心，特别是陈唯璞抱着我的时候那副可怜巴巴被抛弃的小狗德行，他真的在寒风里等了我半个小时？仅仅因为想知道我究竟在哪我为什么要骗他？

我的脑海里噗的一下蹦出来两个周智新，一个念医周智新，一个毒奶周智新。

毒奶周智新说：“不对！你别信他！那是苦肉计！”

念医周智新说：“可是，他真的好可怜哦……”

毒奶周智新说：“苦肉计嘛！不把自己折腾的惨点怎么叫苦肉计！”

念医周智新说：“零下好几度呢，鼻涕滴下来都要结冰的……”

毒奶周智新说：“你别管，那就是苦肉计！”

然后他两就打起来，你戳我一针我捅你一针，我抓起枕头捂着脑袋惨叫一声：“陈唯璞！你二大爷！”把他俩给吓跑了。

在床上翻跟头打滚折腾了好一会儿把陈唯璞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个遍，我掏出手机一看已经快十二点了，我像游魂一样不由自主飘起身，习惯性的打开电脑登陆游戏，我也不知道这一系列的行为意义何在，反正都已经上线了那看一眼就关了睡觉吧。

刚读完条，瞎子就邀请我组队，我已经没力气再咒骂他了，我说：“你好，这么晚你不睡觉吗？我上来看一眼就下了，再见。”

他说：“我等你一晚了。”

我说：“璞玉哥哥，你等我干嘛？”

他说：“刷甘露。”

我说：“走吧。”

他说：“芷莘姐姐，你今天终于分裂出第三种人格了？”

我说：“你是非要听我骂你两句才开心是吧？好，你一老板刷什么甘露啊？CBG 里屌炸天的珠子随便你买你刷个毛甘露啊刷！”

他说：“那你刷甘露干嘛？”

我说：“老子刚工作没啥闲钱的时候全靠刷甘露逆天石头卖了攒钱点技能，就这点爱好了行不行？”庄子乐跟黄学平有点小钱以后就忘本，可我已经养成习惯了。

他说：“芷莘姐姐，你今天似乎心情不太好。”

我看着瞎子的有熊脑袋，那眼睛瞪得比我还圆，他顶了张又丑又蠢的脸一本正经地跟我说话，老子随时会笑场，可现在我的确需要一个树洞，不然我肯定会憋疯的，瞎子这人其实真的不坏，我莫名觉得他可以信任，而且我跟他不熟不管我对他说什么他都不会对号入座，我说：“鱼钩，咱是敌对不？”

他说：“是。”

我说：“虽然咱不熟，但勉强还算是个朋友吧？”

他说：“没人规定敌对不能做朋友。”

我说：“那我接下来跟你说的话，你能保证不告诉任何人吗？”

他说：“听完我就当没这回事。”

我说：“其实说出去也没什么，我今天对一个人撒了谎，他为了知道我为什么要骗他，这么冷的冬夜在寒风里等了我半个小时，我很内疚却还在给自己找理由逃避良心的谴责。”

他说：“善意的谎言？”

我说：“原因挺复杂，一下子说不明白，为了这事我纠结到现在。”

他说：“你不想再纠结那就让事情有个了结，不如跟他解释清楚。”

我问：“我撒谎在先是我不对，但我好面子，扯不下脸来认错。”

他说：“谈不上对与错，可我认识的芷莘姐姐应该不会是个只知道逃避的人。”

哎哟，瞎子喂，我就是那种人啊！不过他说的也对，如果今天不把事情向陈唯璞说明白的話，我估计这五天里我都别想好好过日子了。

我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先下了。”

他说：“好。”

关了电脑，我翻箱倒柜找手机，终于从枕头底下摸了出来，翻出陈唯璞的号码，我又开始犹豫了，嘖，老子才不要欠他，他玩苦肉计是他坏，我先骗他是我不对，所以只要我先道谦剩下的就全是他的错了，对！就是这样！

我拨通陈唯璞的电话，他很快就接了，没等他说话，我先连珠炮突突突：“对不起今天是我不对我不该骗你事情是这样的我觉得李曦晚上要写检查太可怜怕他没晚饭吃所以叫了外卖去他家顺便玩了会儿游戏你也知道我们男人玩起游戏来没什么时间观念就玩的晚了点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打架打的正起劲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我为什么会在李曦家就随口骗了你害你喝了那么久西北风所以这件事是我不对非常抱歉！”

他听完愣了愣，笑着问：“不老实，还有更重要的。”

我撇了撇嘴，嘟哝道：“还有就是，怕你……怕你……为难李曦。”

“周智新，在你眼里，我是个会假公济私趁机报复的人吗？”

“那你怎么还要他写检查报告，还 5000 字，还明天早上 8 点前？”

“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李曦没意识到要写这份检查没在明天早上 8 点半的例会前交上来而是由业主亲自向公司投诉的话，那他未来三个月的奖金是一分都别想要了。”

我恍然大悟，非常不好意思地问：“你……在帮他啦？”

“算不上，这是我该做的事。”

“对不起，是我小人之心了……”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哦……那你是接受我的道歉了？”

“你也没有必要向我道歉。”

“反正反正反正你接受就是了，不然我会良心不安的，害你在外头里站了这么久。”

“周智新，杭州的冬天真的很冷。”

我小声嘟哝道：“谁让你只穿那么一点的。”

“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那么紧张你在哪又为什么要来等你？”

听到这话我的心又揪了起来，我叹了口气说：“很晚了，睡吧。”

他说：“周智新，你打算逃避到什么时候？”

我说：“我还是朵未成年小白莲，你不要逼太紧厚！”

他噗的笑了，说：“行，不逼你，我给你时间，睡吧……晚安。”

我努力张了张嘴，说：“晚安。”

他说：“对了，刚才问了我奶奶，她似乎并不介意我娶个男的回家。”

“呵呵。”我挂了电话，呸！我娶你妈啊！

第 15 章 我一定会活得比你好

我是个作息非常规律的人，每天晚上十一点睡觉第二天早上七点起床一个星期开一次

飞机，可这两天被瞎子和陈唯璞轮番闹腾得我没睡上一个囫囵觉精神不振连操纵杆都握不稳，顶着两黑眼圈从小熊猫直接跨物种进化成了大熊猫，而且完全不憨态可掬。

今天一早我步伐飘逸走位猎奇刚跨进办公室就被庄子乐和黄学平给堵在了门口，他两先是鄙视地看了我几眼不等我反击一人抓起我一只胳膊把我架到了角落里，我一头雾水看向庄子乐，他拿鼻孔对着我眼里满是不屑，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三十六计溜须拍马为上计，我搓搓手讨好他说：“小哥哥，你眉毛修过啦？很帅哦。”

庄子乐不为所动，问：“你昨晚死哪儿去了？”

我低下头视线满地乱瞄，实话实说也不是不可以，蛋摸……我抬起头冲黄学平眨眨眼说：“哎哟，帅哥，你的新发型不错哦！”

黄学平也无动于衷，指着我说：“问你话呢，昨晚死哪儿去了？”他挺直身板我眼前顿时一暗，这傻大个好像座山啊，被他知道昨天是我开着李曦的号追着他打会不会当下就勒死我？

我是很怕死的，想都没想一跺脚说：“陈唯璞请我吃饭还看了电影！”反正这两扑街仔也没胆子去问陈唯璞是不是真的和我吃饭看电影了。

黄学平眯起眼说：“怪不得你一副纵欲过度的衰样。”

我傻笑着说：“嘿啊嘿啊，帅哥你说的嘿啊。”

“那我接下来的话可能要打扰你的春宵余梦了。”我以为他们会立马切换到鸡婆 mode 事无巨细刨根问底，没想到庄子乐眉头一皱转身靠在我边上目视前方，幽幽地说，“我们中出了一个叛徒。”

我忙问：“男的女的？玩了多久？皮鞭滴蜡了吗？出人命没？”

庄子乐说：“你能不能稍微健康点。”

“……怎么了？是你的报价泄露出去了还是我的方案被人抄袭了？”看他表情这么严肃我也紧张了起来不敢再开玩笑。

庄子乐说：“我说的是势力不是公司！”

我顿时松了口气：“那能有什么大事啊？你我三人英雄豪杰风光霁月行的端坐的正，怕个毛？”

庄子乐瞥了我一眼说：“只有我还勉强算得上没黑料，你跟黄学平一挖一个八卦。”

我说：“哎，别带上我，我只是个爱好口水的喷子而已可没像他一样乱搞男女关系，话说到底什么事啊？”

黄学平说：“昨晚 8 点左右我们跟菜场在流云渡干了一架，互喷的时候剁椒鱼头问今天芷莘老阿姨怎么不在，是不是……”他看看庄子乐又看着我，表情很是顾虑。

昨晚？昨晚我打天梯打得昏天暗地心无旁骛，还真没注意发生了什么。我问：“是不是什么啊？”

黄学平小心翼翼地：“是不是又去给苦无千里送了？”

我犹豫道：“呃……苦无是谁？”

庄子乐踹了我一脚：“是你前任！”

“哦哦哦哦哦，他啊，我只记得真名……”我问，“那二货还说什么了？”

黄学平说：“大概的意思就是当年苦无现实要结婚了于是跟你分手，你不肯分手就用自杀威胁他逼得他只能卖号走人，他结婚以后你还死皮赖脸粘着他，人老婆身怀六甲你打电话骂她把她气得流产了。”

“哟，这娇娇是芒果大妈剧看多了吧？想象力真丰富。”我觉得这个八卦非常有看点，如果哪个好事的发去冰心堂的话，时隔两年我又能在论坛出名了。

庄子乐说：“你还笑得出来？！”

我说：“她编的我自己都快信了。”

黄学平说：“不是你信不信也不是其他人信不信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你和苦无之间的是是非非敌对怎么会知道。”

我说：“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我怎么知道他们怎么会知道，去年刚分手的时候他发天下矫情了好几天，其他人再脑补一下以讹传讹两圈故事情节不就完整了？”

庄子乐说：“可有件事你别忘了，除了我们几个以外没人知道你是因为苦无现实要结婚了才跟他分的手，你有告诉过其他人吗？”

“这个真没有。”毕竟曾经互相喜欢过，分开以后没必要再去向别人指责他什么，更何况这种事，他并没有错，总是现实与生活更重要些。我嘟哝道，“而且明明是他先甩我的好吧……”

庄子乐说：“你非要纠结这个先后顺序吗？”

我摆摆手说：“行行行，不纠结。哦，怪不得你昨天打那么多电话给我，就为了这事啊？”

庄子乐说：“我是替你着急，你不在我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要不要骂回去怎么骂回去，谁晓得你挂电话挂得更着急，敢情还是我打扰你约会了。”

我只能嘿嘿嘿嘿傻笑应付过去，我不是没偷偷想过，乐乐大概是担心我去 WX 华府会遇到李曦，毕竟他们两个有段不为人知的过去，就算他拒绝了李曦，心里一定还有个未解的结，我吧看到长得好看的就把握不住，就算不是出于真心也要撩几下玩玩的确没办法让人放心，所以他才打电话查岗，没想到居然是为了帮我掐架。我乐，你真是个好人在，我泪眼汪汪地看着他：“乐酱……”

庄子乐把我的脑袋推开骂道：“你又哭又笑的干嘛啊？”

我鼓着脸恶意卖萌可怜巴巴地摇摇头。

黄学平问：“怎么……你一点都不生气吗？”

我说：“干嘛要生气？这种事无所谓啊，谁身上没点乱七八糟空穴来风的八卦，传两天就没人记得了，昨天能逼逼我今天就有可能逼逼乐乐后天再逼逼你。”

庄子乐说：“所以，为了及时止损，必须把内奸找出来，我不确定他还知道多少我们几个的私事，哪天把黄学平的约炮聊天记录都发出来就有意思了。”

黄学平急道：“谁约炮了？！”

我说：“谁约谁知道。”

黄学平说：“呸，爷不跟你这无知的基佬计较，言归正传，你们看啊，有没有可能是原小草收了剁椒鱼头的钱然后卖情报给她？”

我说：“绝对不会是原小草，首先她没那个胆，其次她一个职业商人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会轻易得罪人。”

庄子乐问：“嗯，我也有同感，应该不是原小草。”

黄学平说：“那麻烦了，目标太广。”

庄子乐说：“我们得想个办法让他主动露出马脚。”

我想了想说：“先别急，静观其变，我倒要看看他还知道多少还能告诉剁椒鱼头多少。”

“绅士们，罚站呢？”我抬头，俞小鱼抱着一叠文件从楼上下来，他见我们站成一排靠在角落里要是手上再夹根烟俨然三个不良少年先是一惊然后指指手表说，“8点40了，该工作了。”

“小鱼总说的对，我不能跟他们两个渣渣同流合污。”我赶紧站直身子拍拍屁股上的灰往办公室走去，庄子乐和黄学平也灰溜溜地跟了上来，经过俞小鱼面前的时候我们齐刷刷的对她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俞小鱼说：“周智新！牙缝里塞了青菜啦！”

“我一会儿去漱口！”进了办公室我嘀咕道，“我早上没吃青菜……”

庄子乐说：“大概是昨天晚上的。”

我说：“昨天晚上？吃的披萨啊，哪来的青菜？”

庄子乐说：“哟，小开真抠门，居然只请了披萨。”

我腿一软，糟糕，说漏嘴了，连忙答应道：“就是！越有钱越抠门！”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剁椒鱼头。剁椒鱼头是巴蜀菜场的势力主，粉翅膀魂虚江湖人称娇娇，和煤老板一个鼻孔出气，虽然我从来不把又蠢又泼的煤老板放在眼里，但不得不防着阴险狠毒的剁椒鱼头，我怀疑她是不是宫斗片儿看太多了，还是把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当菜谱研究了，一个女孩子居然能想出那么多花招来膈应你。如果说煤老板会对人妖穷追猛打不惜歼敌一百自损三千是因为看乐乐不顺眼，那么剁椒鱼头一直暗搓搓玩阴谋诡计隔三差五给我们添堵……好吧，全是我的错。

相约 2011，大约在冬季，当时官方论坛举办了个歌唱比赛叫“大荒好声音”，第一名的奖励是多数人心里的白月光——黛染青花。小稻很想要，和小谷苦练五天琉璃月，作品刚上传我就号召全联盟的人多注册几个论坛小号水水帖子攒积分以备不时之需，十天后来截止开始投票，一个叫剁椒鱼头的参赛选手跟小稻两人异军突起，票数交叉上涨互不相让，后期小稻略显颓势眼看就要被剁椒鱼头甩开了，离投票结束还有一晚，犹记得那日月黑风高我在 CC 广播一声令下：“全部拿小号给我投 2 号剁椒鱼头！”一夜之间剁椒鱼头的票数飙到了一看就知道有问题的程度，我冷冷一笑，又去找了版主举报，2 号参赛选手刷票对其他选手不公平！经后台查证情况属实，剁椒鱼头被取消了参赛资格，小稻拿了第一。

剁椒鱼头申诉了很多次都被无情地驳回了，绝望之下她认定是小稻做的手脚，不出两天拖家带势力转到 S 服，地区天下各种谩骂，扬言要杀的小稻不敢再出安全区，我看不下去了站出来说，玻璃心输不起就别玩票战，无凭无据造谣泼脏吃相难看，不过既然人都来了，那我们一定尽地主之谊陪你们打个尽兴。剁椒鱼头说，哟，人家可是有主的，她老公还没说话呢你就跑出来帮她出头还真是感动大荒的好备胎。我说，呵呵，你刚来什么都不知道就说两句，不如先去打听打听，整个 S 服都知道我是个基佬。剁椒鱼头说，你心理变态很自豪咯？我说，是啊，你小心点，哪天你要是看上谁了指不定他心理更变态。庄子乐说，都别叽歪了，谁跟小稻过不去就是跟我们一联盟过不去，要打就打，少废话。然后就开干了。

知道事情真相的人不少，时间一长多多少少传到了剁椒鱼头的耳朵里，小马甲是我带人养的，伪票是我叫人灌的，连举报都是我亲自批了大马去的，时过境迁她已经不在乎这些了，唯一的目标就是想尽办法整死我，她说，芷莘老阿姨，我一定会活得比你更好。我说，你带着这种想法生活就注定好不了。所幸我除了嘴贱喜骂街以外无不良嗜好基友都敬我如父对我的私事守口如瓶没让她抓到什么把柄，所以她一直没能把我怎么样，不过现在嘛，我很想知道她到底使了什么手段居然能买通我身边的人，嗯，突然觉得刺激起来了……

“智新啊，你在想什么呢？”

最烦工作的时候有人来打扰我了，我连头都懒得抬，不耐烦地对湘儿说：“干嘛？”

她说：“智新啊，你看我这条新裙子好看吗？”

我瞥了她一眼，她转了个圈搔首弄姿，我嫌弃地说：“人胖就别穿高腰，肚子比胸还大，像个孕妇。”

她拍了我一下娇嗔道：“哎呀！你好讨厌啊！”然后脚步呈内八字状跑开了，背影活像一只正在逃命的企鹅，你~追~我~干~嘛~啊？急支糖浆？

我想我会变成一个死基佬，她立下了不小的汗马功劳。

忙碌了一天无暇顾它，傍晚我关了电脑准备下班，黄学平招呼我和庄子乐说：“过来过来，这周的更新公告出来了。”

庄子乐凑了过去，我整理着桌子懒洋洋地问：“今天这么早？有没有什么实际性的更新？”

黄学平说：“没有，就周末喜当爹的时装换了。”

“换啥了换啥了？”我背起包两步跳到他两边上。

庄子乐说：“哟，虎啸生风啊……”

哈哈哈哈哈！苍天啊大地啊这是哪位开花组的姐姐大发慈悲啊，终于不是鱼跃清溪了，我再也不用带着瞎子做喜当爹了哈哈哈哈哈！

庄子乐问：“你抽什么筋？”

我说：“我有预感，今天我一个金玉就能开到天域针！”

庄子乐说：“少做梦了。”

我说：“有梦想，谁都不起。”

我乐呵呵唱着小曲刚踏出公司大门，衣服口袋一震。靠天，一股熟悉的不详预感袭来，我小心翼翼地摸出手机眯起眼就像赌神开牌一样紧张地偷瞄……

接起电话我故意大声说：“喂喂喂喂，我手机没电了，什么也听不清呢，喂喂喂喂喂？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电话那头的陈唯璞说：“周智新，你哭什么？”

“饿哭的，咦？又听不见了，没事我就挂了啊，挂了挂了。”

“我今晚要加班，不能请你吃饭了。”

“我也没答应你啊。”

“哦，那我提前通知你，下周五你要陪我去一趟S市。”

一提到S市，老子从黄瓜到菊花的中间段就开始隐隐作痛，没错，就是那个自己开车7小时坐大巴6个小时才能到的我前任所在的S市，一想到那酸爽滋味……我苦着脸问：“陪你去S市干嘛？我又不是你的员工。”

“S市有个子公司新开发的楼盘预计三个月后交付，我先带你去看看现场熟悉一下。”

“不去！其他组还有比我更屌的设计，你随便找一个吧。”而且这种事不该先跟老板说吗，我一小平面又管不着。

“但是我在和你老板谈其他细节的时候他非常热情地向我推荐了你，你真的不打算跟我一起去吗？”

我哭着说：“去……”

陈唯璞轻声说：“周智新，你怎么每次都非得逼着我跟你来硬的？”

“呵呵，男人不硬不行。”

“你这是在暗示我些什么吗？”

“我暗示你妈啊！挂了！”

“喂。”

“又干嘛？”

“你不是信号不好听不见吗？”

“……我听你妈啊！”

我站在我家天台狂喊道：“陈唯璞！王八蛋！斯文败类烂丁丁！”一想到上天肯定会感受到我的诚意绝对会让他烂丁丁，心里顿时舒坦多了。

晚上我刚登陆游戏就觉得不太对劲，平时叽叽喳喳的势力频道今天安静的可怕即没人说话也没人跟我打招呼，就好像大家一起兴高采烈地正谈论着某人时当事人却突然出现在身后而在座的只能默契地闭嘴，气氛很尴尬。门派频道某个敌对的冰心酸酸地说：“男猪脚上线了。”我意识到她可能是在说我，但是我不想搭理她，我问势力的人：“今天都怎么了？”一群人呜呜呜哭着说：“芷莘姐姐，你终于上来了。”

我说：“你们干嘛啊这是？”

庄子乐说：“你来 CC。”

我说：“怎么了？”

庄子乐说：“你做好心理准备，有东西要给你看。”

我说：“没事，你发吧。”

我看了眼他发给我的截图，全是冰心门派频道的聊天记录，敌对的几个冰心一唱一和宣传我和苦无的事，什么气得他老婆流产，他老婆坐小月子的时候还找上门去闹，差点把她从楼梯上推下去结果自己脚底一滑滚了下来还恶人先告状跟苦无说是他老婆推的，苦无这没良心的就把老婆给打了，还要离婚……

我拍着桌子说：“艾玛，这琼瑶剧里的恶毒女二即视感简直了！哈哈哈哈哈！”

庄子乐说：“你别笑了，快想个办法，不能让她们一直编下去。”

我说：“没事，你们千万沉住气放置 play，别搭腔。”

他说：“我让他们都不准口水当没看到。”

我说：“对啊，一没视频二没截图三苦无早不玩天下了现在人在哪我都不知道，啥证据都没有光靠两张嘴上下一磕，会当真的脑子才有坑，这种故事哪怕指名道姓拿去冰心堂发帖子不到一页就会被反转，你信不信？”

他问：“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我想了想说：“乐仔，我电话你。”

他说：“嗯，走着。”

游戏对我而言是消遣是娱乐，当然也是拉郎介绍所，这么多年了里头的嬉笑怒骂恩恩怨怨从没影响过我的心情，套用一句老话，关了电脑谁管你谁谁谁。但是，这回既然涉及到了我的私事，还拉来早已与我无关的前任鞭尸，多少让我有些不爽，既然让我不爽了那事情就没这么简单了，我可不是朵圣母大白莲会轻易善罢甘休。

十分钟后我挂了电话，一切都跟庄子乐部署好了，就等老鼠踩夹。我无奈地笑了笑，准备领树做日常，刚切回游戏就看到了瞎子发给我的消息，他说芷莘姐姐带我刷勇士。我说，刷个毛勇士啊。他邀请我组队，一进队又重复了遍：“芷莘姐姐带我刷勇士玉。”

我问：“你刷勇士玉干嘛？”

他说：“除了洗装备还能干嘛？”

我说：“拿军姿洗不就好了？”

他说：“没军姿。”

我说：“买啊！”

他说：“没钱。”

我说：“你这号是盗来的还是骗来的？”

他说：“刚买了几条秋裤所以最近没钱。”

我说：“秋裤掺了金线？”

他说：“是的，芷莘姐姐带我刷勇士吧。”

我说：“服了你了，刷刷刷，喊人！”

他说：“我突然发现我昨天去过了，不如你陪我下归墟。”

我说：“璞玉哥哥你要我呢？你是不是要我呢？你昨天晚上快 10 点了才上线的吧？中途还进了把天梯你哪有空刷勇士？”

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我昨晚上线的时候你又不在。”

我又说漏嘴了，我说：“你管我？到底还刷不刷勇士了？”

他说：“哦，我看错了，没下过，可以刷。”

我说：“我觉得你该把脑仁刷一刷了。”

他说：“芷莘姐姐，你今天的心情似乎也不是很好。”

老子被个斯文败类惦记“上”了还被身边的人出卖又被敌对编排成那样，就算不生气，心情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吧？

我说：“你没看你们势力频道？”我就不信平时喷我喷得最起劲的煤老板没参合这事。

他说：“我从来不看公共频道。”

我说：“你也没上 CC？”

他说：“公司电脑没装。”

我欣慰地点了点头，瞎子终于有了一个老板该有的逼格，但是老板不应该更享受众星拱月的快感吗？我问：“你整天独来独往的不无聊？”

他说：“习惯就好，对了，他们叫你芷莘老阿姨你不生气？”

我说：“你不是说你从来不看公共频道的吗？”

他说：“既然你提起了，我就勉为其难看一眼。”

我说：“呵呵，你为什么觉得我一男的会因为别人叫我老阿姨而生气？”

他说：“这倒也是……”

万万没想到瞎子的口气居然能平淡成这样，我却震惊了，看来我猜得没错，我问：“你早就知道我是男的了？”

他说：“知道，我刚进酷刑那天煤老板就给我上了一课，特别点喷人妖踩背大保健，重点说芷莘喜欢伪装成温柔体贴大姐姐实则小媚娃专门掰弯直男，让我小心点。”

我说：“哈哈我还挺喜欢这个人设，好带感哈哈哈哈哈，那你干嘛不离我远点。”

他说：“因为我不用你掰。”

我幡然醒悟，怪不得瞎子老缠着我，原来真的是同性相吸啊，性别的性，性取向的性。

我说：“行吧，既然大家都是同类，那你以后就由我罩了。”

他说：“有什么好处？”

我说：“你在这服得罪人了或者遇到事了，只要报上我大名，他们一准二话不说直接打死你。”

我说了一个自以为好笑的笑话，结果瞎子一点反应都没有，也太不给姐，不对，老子面子吧？

他说：“芷莘姐姐，你看更新公告没？”

我这才想这事，忙说：“对对对对对！时装换成小老虎了，你可以不用再做周末喜当爹了！再也不用残害我了！”

他说：“不啊，我挺喜欢小老虎的。”

我说：“你审美有问题啊？！男装丑成那样！”

他说：“有根尾巴多拉风，跑起来一颠儿一颠儿的。”

我说：“拉风个屁啊！我就奇了怪了，你既然这么喜欢当初干嘛不收材料换一套？”

他说：“我收了。”

我说：“衣服呢？”

他说：“过期了。”

我说：“续费啊！你能不能干点老板该干的事？早些年没开衣柜，衣柜还只有半截的时候有个女老板在论坛直播扔时装，全是续费了三个月才穿了没几天的时装啊！全给扔了！全部！扔了！”

他说：“没军姿。”

我说：“买啊！”

他说：“没钱。”

没钱是吧？没钱是吧！我最讨厌这种为富不仁整天喊穷的贱人了！他为了身破时装至于嘛？我立马买了两个国之封赏送给瞎子说：“老子送你的，把你喜欢的时装都给我续上，什么带眼罩的带尾巴带围脖的，不用你还，你少来折腾我就行了！”

“谢谢芷莘姐姐。”瞎子居然一点也不跟我客气，你意思意思推脱一下行不行？！五分钟后他又说，“还剩 52 点。”

天呐，他居然穷成了这样，我说：“你拿去开金玉吧，运气好点开个绿罐罐你就有零用钱花了，乖，队长给我，我要种树。”

他说：“好。”

我领了树刚种下，瞎子说：“芷莘姐姐……”

我问：“又干嘛？”

他说：“你看系统。”

什么鬼玩意儿？我把频道记录往上一翻……

【系统】：璞玉今天手气不错，轻轻松松就从[金玉富贵]里寻得[天域针]，真是羡煞众人。

我以为是我眼花了，可门派频道一片[瞪眼][瞪眼][瞪眼][瞪眼]告诉我，有梦想，谁都不起。

我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

咦……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天花板怎么在转？地震了？爆炸了？还是我那快六十岁的妈要再给我生个小弟弟了？我不该去逃命吗？还坐在这干嘛？我动了动腿，发现下半身没有一点知觉，瘫痪了？那我还怎么跟小狐狸精做羞羞的事？

“剪秋啊，这天怎么说冷就冷了呢？”……怅惘间在客厅看甄嬛传的我爸将我拉回了现实，我擦了擦不知不觉已经淌了满脸的热泪死死地盯着系统消息，璞玉的名字好刺眼，带着嘲讽，绿色的，嘲讽，开花组为什么就那么喜欢用绿色？这种耻辱的颜色！我心如止水感觉自己被人生抛弃了，就像一觉醒来发现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时的绝望，我焦急地沿着日出的方向一直走一直走，不知道走了多久，我头发都白了菊花都萎了，却始终没能遇到第二个活人，连生命都即将走到尽头，弥留之际我终于看到了一个迎风展翅似乎马上就要乘风而去的穿着有熊裘的翎羽，他站在一片残垣断壁之上，血色的夕阳下他的背影是如此悲壮，就是穿的磕碜了点，我好似抓住了救命稻草般向他奔去，张大嘴却喊不出一句人话，只发出了啊啊啊的嘶吼，他闻声转头，瞪着老大的一对熊眼对我说：“芷莘姐姐，天域针的拓本能卖多少钱？”

我腿一软瞬间跌落回满是鱼唇直男的世界，只能无力地瘫坐在地上说：“滚……”

他说：“芷莘姐姐。”

我说：“滚！”

他说：“芷莘姐姐。”

我说：“滚！！”

他说：“芷莘姐姐。”

我说：“滚！！！”

他说：“芷莘姐姐……[天域针]”

我痛哭流涕地问：“你到底想干嘛啊？让我静一静行不行？”

他说：“我就是想问问你拓本能卖多少钱。”

我说：“卖什么拓本？卖给 NPC 换声望！”

他说：“我还有套时装没续费，经典弟子服。”

我一口气没提上来又差点撇过去，指着他的熊头骂道：“我擦你二大爷！别穿了！一抖一身毛！”

系统提示：你裤裆一颤，发现璞玉正在偷看你的装备，我问：“你看个毛啊？”

他说：“哦，你孩子是不是还没拿天域武器？”

这瞎子怎么专捏别人痛脚？我捶胸顿足，周智新！你是做了什么孽哟，开金牛开得肝肠寸断还差 13 把武器，每天烧香拜佛初一十五吃素扶帅哥过马路给美男让座行善积德不就是为了能一个金玉开到武器吗？那些军姿干嘛不留给自己玩？全便宜瞎子了！我说：“我警告你别再提这事，再提我真打你了。”

他说：“我娶你就能把针给你孩子了。”

“滚！”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老子正站在风口浪尖上被人八卦，你别给我添乱。”

他说：“可以隐婚。”

我说：“哈？你不怕哪天你现实要结婚了我不气不过大闹你婚礼？往酒水里头下泻药先打新娘再打你，要不然就在主桌下埋个炸弹炸飞你全家？”

他说：“你不会。”

我说：“怎么不会？你没看到你们联盟的人说我把我前夫的老婆都给气流产了？”

他说：“看到了，我相信你绝对不会做那种事。”

我讨厌他这种笃定的语气，我也讨厌他自以为站在高处俯视我就可以将我理解成一个弱势无辜任人欺凌的小瘪三然后施舍给我一点脱口即出的信任与安慰，我问：“你才认识我几天？我跟你很熟吗？”

他说：“不熟，但嘴坏的人心都善。”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那是情商低的表现……等等，你说谁嘴坏？”

他说：“我错了，你其实是个很温柔的人。”

我说：“别得了便宜还卖乖，我劝你还是信他们说的那些，反正我不是个好人，疯起来连自己都咬什么丧心病狂的事都干得出来。”

他说：“我向来只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

我说：“行了行了，你这些甜言蜜语留着骗小处男吧，对我没用。”

他说：“居然被看穿了，到底是芷莘姐姐。”

我说：“少拍马屁，你还要不要刷勇士玉了？”

他说：“今天来不及了，十五分钟以后还有个会要开。”

我说：“那你可以滚了。”

他说：“临走前，我还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想问你。”

我说：“什么？”

他说：“[天域针]这个拓本能卖多少钱？”

我说：“……你给我麻溜地滚!!!!!!!!!!!!!!”

他说：“好的，不过临走前，我还有个事想问你。”

我说：“你再给我提一遍天域针试试？！”

他说：“不是的，我想问，昨天晚上的事……后来解决了吗？”

想到这茬，我羞愧难当一脑袋磕在了键盘上从“A”滚到“+”，幸好键盘防水，不然今晚老子只能做鼠标党了。我抹了抹眼泪说：“你真行啊，剁椒鱼头送你时装了让你来给我找不痛快？”

他说：“是送了，不过我没要。”

我说：“对，你没药，人家送的干嘛不要？”

他说：“丑。”

哪套时装啊居然连他都嫌丑？我忙问：“什么时装？”

他说：“月朗风清。”

我说：“……你去死吧！那是为数不多男号穿着还能看的时装了。”

他说：“临死前你先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瞎子咋这么犟呢，我叹了口气说：“解决了。”还被调戏了一通。

他说：“那就好，临开会前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

我说：“你有完没完？爰过，不约，孩子打下来泡酒了，明天有事，没钱了，救我妈，蓝翔。”

他说：“天域针好看还是天音无相好看？”

“我天音无相你妈啊！”我一脚把瞎子踢出了队伍，他发了个吐舌头的表情给我就下线了，没开红戳他两下真是难泄我被他骗军姿之仇夺针之恨。算了算了，天注定的，我还是继续每天烧香拜佛初一十五吃素扶帅哥过马路给美男让座行善积德吧。

我做完日常，下了两场天梯，出来后又和敌对打了一架，对喷的时候他们没有新花样编了，翻来覆去说来说去就是我和苦无那点破事，说得我快不认识“流产”这两个字了，我叹了口气，心想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等着看我笑话，索性一概没理，敌对觉得索然无趣也就作罢转移话题了。

十点半左右，我关电脑洗漱准备睡觉。一躺下来就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我瞄了眼手机，意识到自己是在等陈唯璞的电话后狠狠地拍了两下额头，周智新啊，你清醒点！

我起身就把手机开了飞行模式，躺了一会儿却睡不踏实，又把飞行模式关了；躺下去又烦躁得很，起身又把飞行模式开了；躺回去觉得更烦躁了，起身又把飞行模式关了……来来回回被窝都掀凉了，我干脆捏着手机，心想老子就等十五分钟，今天十一点半以前他要是没打这个电话，以后他再打来我都不接。刚想完，手机就震了，看到是陈唯璞我连忙接了起来，把脑袋缩进被窝粗着嗓子假装睡意朦胧说：“喂？”

他说：“睡了？”

我说：“是啊。”

他说：“好，接着睡吧。”

真是有病！我问：“你下班了吗？”

他说：“今晚可能回不了家了。”

“那你睡哪？”

“在沙发上将就一宿。”

“哦，别感冒了。”他的声音有些疲惫，我突然很心疼他，可转念一想，心疼个屁！我要跟他一样赚那些钱，天天睡沙发都行！

“好，你睡吧，我还有些事要忙。”

“嗯。”

“周智新。”

“干嘛？”

“没什么，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我傻傻地笑了出来，与此同时我知道我终于还是跌进了他的深渊里，黑暗中我勾着的嘴愁着的眉扭曲的脸肯定很滑稽。

我还是那句话，不玩，怕死。再陪他演两天，等他新鲜劲儿过去了，阳关道独木桥。

可我的心里，怎么就这么难受呢……

“我听你妈啊！”

第 17 章 今日头条

我周智新，虽说纵横基场没几年，但是黄瓜架下来回过向来片叶不粘身……好吧，其实是因为我即没有肌肉也没剃寸板更没有留小胡子还不会骚情自拍再加上我连声色场所都不爱去所以在这个攻少受多的圈子里我是真不怎么受欢迎。

我曾经以命相抵拿美工刀架在黄学平的小丁丁上媚眼如丝地问他：“平平，我长得帅吗？”黄学平不惧生死正义凛然地告诉我：“不帅，你就一小熊猫，挺能激发母爱的。”我曾经以死相挟拿圆规戳在庄子乐的菊花上娇嗔迷离地问他：“乐乐，我长得英俊吗？”庄子乐先是一愣然后哈哈大笑说：“你到马路边蹲着试试，不出半天就会有母爱泛滥的人直接把你捡回家，不过是当儿子养。”当时我就哭了，我一同性恋，我喜欢男的，指望男的有母爱，我还不如去接受电疗兹几顿把自己掰直算了。抛去早就被我遗忘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谈的前前任不说，一个打完 boss 劈腿出了副本反悔的前任、一个四肢发达没有头脑喜欢摸脸摸手的老曹，我觉得这俩的口味已经够奇葩了。那陈唯璞呢？看他的样子也不像个正太控，他是热爱大自然还是喜欢小动物还是我的长相激发了他潜在的父爱？老子刚才就想问他了，你到底看上我哪儿啊，我改还不行吗？

可是我突然发现，他好像从头到尾都没说过喜欢我……果然是我在自作多情。我跟你们说啊，这种就是情场老手的一贯手段，原理和钓鱼一样，他不声不响拿各种可口的鱼饵吸引你，等你情不自禁上钩以后就只能躺砧板上仍他宰割了。

我胡乱地挠了挠脑袋，怎么办呢，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喜欢上他了，“不行！就算老子咬到钩了也不能被他拉上岸。”我唉声叹气，把手机狠狠地往边上一扔，“新买的手机，摔坏了可惜！”刚把它摸回来就听到外头有人砸门，夜深人静啾啾啾的声响刺耳突兀，把我吓了一大跳，这个时间点会来砸我家房门的，拿脚趾头猜都知道是谁。然后就听到我爸出去开门，再然后我姐骂骂咧咧地进来了。我犹豫了一下，这会儿要是不对她表示关心，那明天别人就要来医院给我献爱心，最后我还是咬牙起身穿上睡衣睡裤哆嗦着去了客厅。

“日子没法过了！老娘要离婚！”我姐坐在客厅沙发上掐靠垫撕纸巾激动地控诉着生活的不幸，我们三个人都围着她劝，我妈说：“智美啊，你别闹了，你今年要说要离婚说了十三次，一个月一次。”

我姐说：“我不管！老娘这回离定了！”

我妈说：“这个月你说了两次。”

我说：“是啊是啊，你老威胁姐夫要离婚，哪天他真的同意了，你不得哭死。”

我姐说：“他敢？！”

默默给姐夫点根蜡。

我爸问：“这次又是为了什么？”

我姐说：“我们打算生孩子，我说要儿子，他说要女儿，然后就吵起来了。”

我去，你们两个是不是傻啊，这种事情能控制吗？我说：“女儿多好，贴心小棉袄。”

她斜眼看着我说：“是好啊，可是容易被坏男人骗啊，我生个儿子多省心，要是被坏男人骗了他就能直接把人给肱了。”

我尴尬地笑笑，呵呵，周智美，你能不能别指桑骂槐。

我妈说：“生个儿子跟智新一样也不行啊。”

我说：“又关我什么事？”

我爸帮腔说：“是啊是啊，我甚至都怀疑过你妈跟我是不是表兄妹，不然怎么就生出智新这么个玩意儿来。”

我说：“喂喂喂喂，你们太过分了噯！啥玩意儿就跟我一样了？”

我妈白了我一眼，转头继续劝我姐，还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演上了：“当年，我为了能把他生下来，到处东躲西藏就怕被计生委抓到，好不容易把他生下来了吧，先是罚了钱我又丢了工作，结果呢？”我妈一手抹眼角一手指着我说，“他不争气啊！你说生儿子有什么用？”

我姐忙说：“妈！妈！别生气，别气坏身子了。”

我说：“我靠，你自己超生怎么怪到我头上来了，我还想说你生之前为毛不问问我想不想出来？还有，我怎么就不争气了，吃喝嫖赌了还是坑蒙拐骗了？”

我爸骂道：“你能娶个媳妇回来吗？能给我生个孙子抱吗？”

我摊手说：“那是不能。”

我爸说：“要不是你老子和老妈都学的心理学，能理解你，不然你这样的在农村是要被石头砸死的！”

靠天，谁让你们学的不是生理。

我姐说：“先扒光了挂在村口示众，再砸！”

我妈拍着胸口哭嚎：“作孽啊！！”

我姐跟我爸立马调转话题去安慰我妈了，说着说着，三个人抱头痛哭同仇敌忾抨击我。他们在那捶胸顿足，我默默跑到一边接了姐夫的电话，他很急，我说你放心吧，她在家作威作福好着呢，明天就回去了，姐夫连连说好。

我问姐夫：“你会歧视我是个 gay 吗？”

姐夫说：“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

我说：“姐夫，我最近喜欢上一个不该喜欢的人了。”

他说：“对方有家庭了还是有对象了？”

我说：“应该还是单身，可我跟他是两个世界的人，就好像王子与小裁缝，王子可能只是对小裁缝笑了笑，小裁缝就傻了。”

他说：“如果小裁缝愿意用心为王子缝制这世上独一无二的衣服，总有一天王子也会爱上小裁缝。”

我说：“哦……”

他说：“照顾好你姐。”

“好。”挂了电话，我想了想，“这二货直男说什么童话故事呢？”身后那仨还在哭天抢地，我转身骂道，“你们差不多了啊！该睡觉了！”

其实，我一直不肯对一份感情投入太多心力，很大部分原因来自我姐。我记得很清楚，我还在读高二的时候她和谈了八年的初恋分了手，那天她回到家，刚走进家门就瘫坐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哭却没能流下一滴眼泪，漂亮精致的脸都皱成了团，我这才发现平时能一个人撑起整个公司连眉头都不皱从来也不说累的姐姐居然会有这么脆弱的一面。我抱着她，她不停地对我说：“智新，我好痛。”可是哪里痛为什么痛她却说不出来。

后来几天妈妈一直留在家陪姐姐，生怕她干什么傻事，我每天放学回家写完作业就陪她聊天出去散步，现在想想，如果那个时候有淘宝就好了，我肯定把我的支付宝交给她，让她买买买个爽，多省事。不过姐姐没消沉多久，她还有一公司上百号人要养活，第二周她就神采飞扬风风火火地出门上班去了，我们放心了不少以为她已经好了，可有一天晚上我起来尿尿，经过她房间的时候特地留意了一下，果然听到她在哭。我敲敲门进去，她缩在被窝里不肯让我看，我坐在她枕边拍拍她说：“姐，别怕，你还有我们呢，天塌下来有你弟弟我这个爷们儿帮你顶着……要不我明天去把那孙子的龟鞭剪了给你出气？”

她终于笑了，探出脑袋来跟我一起傻笑，最后她很严肃地对我说：“智新，你千万不要把真心随便地交给别人。”

我点点头，我和她继承了相同的基因，如果爱情会让她变得这么狼狈不堪，那么我也一定逃不过，所以“真心”这种东西我还是自己留着吧。

后来姐姐再也没谈过恋爱，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生意越做越好。三年前，姐姐遇到了姐夫，一开始她用金甲银铠保护着自己不让他接近，最后还是被姐夫的绕指柔给破了，姐姐脾气糙，三天一吵五天一闹但姐夫就乐意哄着她，也是不服不行。他们结婚那天，我看着姐姐站在门口迎宾，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两条线，我知道，她的真心终于交给正确的人了。

那么……我的呢？

脑海里居然出现了陈唯璞的样子，我摇摇头，他？是最不能给的。

仨大喇叭终于消停了各回各屋睡觉，我刚躺下，周智美那城北狮又吼得上下五层楼都听到了：“周智新！你怎么又把黄色同性恋漫画藏我房间了？！”

谁藏了，我不光明正大放桌子上的吗？

一夜无梦。

“我要肉包。”我对着食堂大妈3号怒目而视，表情神圣不可侵犯。

她熟练地夹了两个包子装进塑料袋递我面前：“两个吧？”

我严厉地拒绝道：“你别想骗我，绝对又是豆腐包。”

“真的是肉包。”

“是不是肉包马上就能知道了。”我半信半疑地瞪着她，接过塑料袋掰开一个，居然真的是肉馅，我说，“算你运气好。”

“小周，阿姨想跟你说个事……”她的表情有些犹豫。

“嘛事儿？”

“阿姨以前是故意把豆腐包拿给你的。”

“你终于能认识并承认自己的错误这点非常好，有进步，所以，你干嘛不给我肉包？”

她看看四周，然后小声对我说：“因为那几天的肉馅是冰冻肉不是新鲜肉，我怕你吃坏肚子。”

“啊？这样吗？”听完她的话我心里有些泛酸，我这个人吧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而且平时没少为了这事吐槽她，我不好意思地说，“阿姨，是我错怪了你。”

她笑笑说：“是阿姨对不住你，应该早点告诉你的，但是我一打工的又不能多嘴……”

我点点头：“我懂，但是你今天怎么……”

“我儿媳妇昨天生娃了，我明天就要回老家照顾他们，今天不说以后就没机会了，我会心不安的。”

“那你还回来吗？”

“不回来了，还是乡下好，城里太闹腾。”

“嗯，也是。”我低下头默默地啃着包子掩饰自己的冷漠，我对她没什么感情，她要走了，我没一点不舍的感觉也说不出挽留或者祝福的话。

她说：“小周，阿姨第一眼看到你就特别喜欢你，乖乖俏俏的，真像我家小花。”

小花是个什么东西？男孩肯定不会叫这种名字，难道是她孙女吗？我虽然不怎么强壮，但一看就是个爷们儿，你说我像个丫头片子是几个意思？我抬起头问：“小花长啥样？”

她从围裙兜里拿出手机递给我：“喏，这就是。”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大妈，你有没有搞错，这是只猫吧？！还有，一只白猫为什么要叫小花？！”我指着手机屏幕上那只正仰天躺在炕上伸懒腰的白猫骂道，“还是只母的！”

“你怎么知道是母的？”

“它没有小蛋蛋！”

我气鼓鼓地跑上楼，脚步踩得方圆百里都在震，抽空我也要把自己练得跟老曹那样胸口碎大石手臂能跑马，到时候老子一个上勾拳能打懵老曹一巴掌能抽飞庄予乐一个扫荡腿能踹倒黄学平一口气能打二十个陈唯璞，看谁还敢给我找不痛快，呵呵呵呵呵。

“哎哟！我妈妈妈！”我蒙头走路 duang~ 的一下和迎面而来的俞小鱼撞了个满怀，他

纹丝不动我却一个踉跄往后打了两个滚屁股着地才停下。

“你没事吧？”俞小鱼赶紧跑过来扶我，“摔坏没？”

我摇摇头抬眼他，他比我还瘦，黄学平能把他捏在手里当牙线使，连他都能把老子撞晕菜……我不禁悲从中来。

俞小鱼关切地问我：“屁股很疼啊？”

我说：“还行……”

“那你哭什么？”

“蛋疼。”

“傻瓜，快起来。”他扶我起身，帮我拍掉衣服上的灰尘，我盯着他的眉眼，啧啧，真叫一个柔情似水，黄学平渣贱蠢直男身在福中不知福，这么一个贤惠受挨他边上他居然还要出去沾花惹草。俞小鱼拍拍我的肩膀说：“好了，快点去打卡，还有两分钟。”

“遵命！”

“周智新！”

我回头问：“小鱼总还有嘛事要交代？”

他说：“好好工作。”哦哟，那笑容温柔的，哪指贤惠啊，简直比我亲妈还亲。

“OK 的啦~”我冲他挥了挥手撒腿就跑，心里忍不住暗骂黄学平真不是个东西，他咋还没被收拾？丫就该被挂去冰心板块被扒个底朝天被喷个十几页！

打完卡刚走进办公室，庄予乐黑着脸咻地一下出现在我面前，他伸手一把揪着我的背包将我倒着拖走了，我边扑腾边骂：“你别拉我包！要拉开线了喂！”

庄予乐说：“万把块的驴包没那么脆弱。”

“你知道就好，我攒了小半年买的！快放手！”

“背个驴挤公交赶地铁，全当你买的假货。”

“我乐意！又不是背给别人看的。”

“现在没时间和你废话，出事了。”

我吃力地扭过脖子看他，他的表情很不对劲，我问：“又怎么了？”

“你自己看。”庄予乐把我提溜到黄学平的座位旁，指着电脑。

我瞄了眼黄学平，他眉头紧皱盯着显示器，脸色就跟吃了翔一样难看，我俯下身去，发现他正在翻冰心板块的一个名叫“八一八 S 服那个比豆腐渣工程还渣的渣男 YL 到底踩了几条船”的帖子，我打了个寒颤：“……不会是在八卦你吧？”

黄学平的嘴角抽搐了一下说：“除了我，还能有谁？”

我瞪大眼睛，你爸爸个宇宙大西瓜这也行？看来我的厄运招来体质也是没谁了，遥记当年有个同事说我脸大，他至今不孕不育；后来又有同事说我脸胖，现在他儿子越长越像隔壁老王，我刚才只是随口说说的，用不着这么快灵验吧？！那我昨天诅咒陈唯璞烂了，不会也……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我忙问：“帖子里都说了些什么？”黄学平生无可恋地摇了摇头，我抬头问庄予乐，“都说了些什么？”

庄予乐靠在隔栏上冷笑：“全是他在 CC 群扣扣群骚浪贱的聊天记录，亲亲这个妹妹抱抱那个妞妞摸摸这个老婆啪啪那个夫人。”

黄学平说：“不是字面意思，只是我的口头禅而已啊……”

庄予乐说：“谁管你是不是口头禅，大多数围观的正义路人都会讨厌你这种轻浮的腔调，你说了那些不要脸的话，舆论上就占不了上风。我提醒你多少回让你收敛点你都不听，现在被挂上冰心堂上有百个妹子在关注你，很光荣吧？”

黄学平说：“我哪知道会有人吃饱了撑的居然去找了四年前的记录？还专挑我和早就已经不玩了的姑娘们的对话，我都忘了这个妹妹那个妞妞到底谁是谁，哪个还能出来帮我解释？这招也太狠了。”

庄子乐摇摇头：“现在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我说：“先别急，如果只是群里的聊天记录，那问题不大，完全可以理解为朋友间互开玩笑互相调戏，不至于判你死刑，还有其他的吗？”

庄子乐无奈地呼了口气，歪着头说：“就只是那些就好了，你问问他还干了什么！”

我戳戳黄学平的脑袋：“问你话呢！”

黄学平支支吾吾地说：“这个……那个……嗯……”

“边儿切！”我白了他一眼推开他抢过鼠标翻看帖子，不看还好一看我直接目瞪口呆.jpg，各种活该被网警抓起来的银慧果照，各种马赛克对话各种消音，我一个饥渴骚受都没眼看了，我缓缓转过头瞪着他问，“你……他……妈……还……泡……了……十……个……敌……对……的……的……妞？！从上周六开始一天两个？！你吃得消啊？！”

黄学平尴尬地笑笑：“没有，没有十个，就八个，还有两个是中立的……”

庄子乐问：“那两个是中立吗？明明就是被我们喷过无数次躲在中立势力还要暗搓搓给敌对加血的伪中立啊！”

黄学平说：“是她们先来找我聊天的！”

庄子乐说：“找你聊你就聊啊？你剁椒鱼头吃多了，鱼刺卡脑里了？！”

庄子乐把黄学平一通臭骂，我撇了撇嘴，现在就算把他按死都没卵用。我回过头研究那个帖子，楼主是个新建的马甲，名字取得也路人，我逐字逐句将整个帖子看完发现楼主条理清晰行文通畅，没错别字就算了居然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点错，明明没有过激的语言却字字诛心，看得我都想回帖骂几句，我努力回忆每一个敌对玩家的说话风格语言习惯希望能把真身找出来，却怎么也想不到可以匹配上的人选。这个时候我只能庆幸平时没少教育联盟里混官方论坛的基友，看到自己的亲友被扒了千万安静如鸡什么都别说，越说越错越扒越难看，混了这么多年的战争势力谁都不会太干净，等到楼主按耐不住把英雄榜爆出来了直接去找版主和谐帖子就行。所以这个八卦黄学平的帖子全部都是些路人跟眼熟的敌对在发表看法，楼主的控场能力很强，再加上一张张清晰明了的截图，黄学平被喷的哟，也是可怜。

“乐乐，你别骂他了，你们过来看，我找到了几个疑点。”我对他两招招手。

“我也注意到了，你先说说看。”庄子乐大概骂累了，拿起自己的杯子喝了口水。

我说：“首先，群里的聊天记录不用多看了，肯定是群里的人干的，而且这个人连四年前的记录都能翻到，说明他在我们的地盘已经待了很久。”

庄子乐点点头说：“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其次，你看他的发帖时间，凌晨 12 点半，这个时间点我们都已经睡觉了。”

我看着他说：“是，我一般十点半就下了，黄学平晚一点大概十一点，你最晚但也不会超过十一点半，他选在凌晨发帖应该是吃准了那个时间点就算有我们的人看到了帖子也没办法通知我们。”

庄子乐说：“这个人对我们的作息也了如指掌。”

“是的，他绝对知道我们联盟的人从不参与自己亲友的八卦贴，都在等时机申请和谐，确保了这帖子能存活到今天早上不被喷子歪楼，一个晚上翻了十页，多少人求 ID 求榜，他都能憋着不放。”我摇摇头，难得严肃地说，“作风这么严谨，可以很负责任地猜测，就连敌对那几个妞都是他安排好的。”

庄子乐说：“也不能怪人家阴险，他就往水里扔了个直钩，黄学平也不照样咬。”

我和庄子乐转头看着一脸“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但是真的好屌”的黄学平，他说：“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但是真的好屌。”

我说：“你拉完还得我来给你擦屁股。”

庄子乐问：“你打算怎么收拾这个帖子。”

我说：“不用担心，我有个常年伪装成我们敌对的马甲，一会儿当做知情人士进去贴上

黄学平的英雄榜再找版主和谐就行，总之先把明面上的事给扫了，暗地里怎么传也传不过一周。让这帖子再在首页飘一会儿，算是给他一个教训。”

黄学平抱着我的腰哭道：“别啊！爹！我知道错了！”

我说：“别吵，爹跟二爹商量事！”

“先不管这淫贼的死活。”庄子乐很认真地看着我问，“智新，下一个就是我了吧？”

我说：“是，但我猜不到会发生什么。”

“至于内奸，你有怀疑的人吗？”

我很干脆地说：“有，我们三个都有可能。”

他眉头一皱问：“你的意思是？”

“在势力里待了很长的时间，又很清楚我们三人的事，除了你我他，还有谁？”

庄子乐想了想说：“我懂了。”

“他的目的应该是希望我出事的时候，我们怀疑黄学平，因为他嘴大；现在黄学平被八了，矛头直指我两其中的一个；如果接下来是你的话，那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会让你怀疑我或黄学平，起内讧一箭三雕是他最想看到的。”

“哈？敌对那一群二货，会有这么深谋远虑的人？”

“或许他一直隐藏得很深？总之，我们遇到很麻烦的对手了。”

他点点头，笑着问：“智新，咱俩还没吵过架吧？”

我一挑眉：“怎么，你想试试？”

他说：“我只是想知道，什么事能让你和我大打出手呢？”

我说：“拭目以待咯……黄学平快放开我！”

“爹啊，你快帮我把帖子端了吧！”

“好好好好，你先撒手！快撒手！鼻涕别沾我包上啊啊啊啊不能水洗的！”

第 18 章 怕你一时兴起，怕我入了心魔。

我好不容易推开了黄学平，心疼地擦着我的包，庄子乐问我：“我和我的驴包掉水里了你先救谁？”

我很诚实地回答：“驴包！”

他说：“我给你买个新的驴包。”

我想都没想说：“救你！”

“煤老板、剁椒鱼头跟小坏蛋（←另一敌对势力主）掉水里，你手里有块砖你砸谁？”

“谁敢救我砸谁。”

黄学平说：“你还不如问以青姑娘、云鬓娘娘和芷莘姐姐掉水里了，剁椒鱼头手里有块砖她先砸谁？”

我说：“肯定砸我。”

庄子乐说：“那以青姑娘、云鬓娘娘和芷莘姐姐掉水里了，煤老板手里有块砖他先砸谁？”

“还是我。我们仨掉水里了，小坏蛋手里有块砖他砸的绝对也是我。”这么一想我觉得不太对，“为什么啊，我就纳闷了，我又不是联盟主我连势力官员都没混上我就一分堂的堂主，我哪来这么大仇恨？”

庄子乐说：“谁让你最欠收拾。”

“他们一定是嫉妒清纯的我居然也这么惹火。”我撇了撇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开工了开工了，你们这群只知道玩游戏的战五渣。”

庄子乐说：“你记得晚上回家快点吃完饭组织演兵啊，业界精英。”

“知道了。”咦，演兵？会遇到瞎子的吧，老子报仇雪恨的机会到了！骗我军姿抢我天域，此仇不报非基佬，我说，“乐，晚上让我指挥呗？”

庄子乐说：“你？平时叫你当个团长你都推三阻四的，今天怎么回事？”

我说：“懒癌痊愈了行不行？”

他说：“行，别给我整输了就行。”

我说：“木问题！”

“周智新。”我刚把包放下想再吹会儿牛逼，嘴还没张开，老板就像邪影一样飘到了我身后，“周智新，你下午没事吧？”

我摸了摸被他吓得扑通扑通乱跳的小心脏，转过身讪笑着说：“哪能没事啊，忙着呢，城北中心的方案还要再调整一下。”

老板说：“只是些细节上的调整不用太急，这样，你下午没要紧事的话陪陈总去趟现场，把住宅区户外的点位再核对一下。”

我问：“哪个陈总？”

“还能有哪个？”

“这种事我跟物业的对接不就行了，用得着他出面？”靠天，怎么又是他，他很无聊吗？不该天天开完这个会开那个会的吗？

“他就喜欢亲力亲为，你管得着？让你去就去哪来这么多废话？”

“我下午可能会拉肚子。”

“拿塞子给我堵住，你下午要是敢上厕所，这个月的提成别想要了！”老板一摆手，走了。

我瘫坐下来，泪流满面：“哎腰弯！如果拼个事业就一定要牺牲菊花和黄瓜，那直男客户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生物了！”

庄子乐探出脑袋来说：“我建议你还是去吧，下午老曹也要来公司具体来干嘛我还不知道，但你是想被这个非礼还是被那个非礼，自己选一个。”

我想了想说：“我选择狗带，丧尽天良，资本家逼良为娼……”

“周智新!”老板又杀了个回马枪。

“在!”我连忙起身站直立正。

“忘记跟你说了，下午两点陈总亲自来接你，你看看你这待遇还有脸挑三拣四的，早点下楼站着，别让人家等。”

我点点头委屈地说：“知道了。”

老板又走了，全程游离在状况外的黄学平也探出脑袋来问：“爹啊，那个八卦我的帖子怎么还在？”

“……不仅在，老子还要去补充点干货!”

我对陈唯璞的喜欢里还带了一点恐惧，在对比自己优秀太多的对手时出自本能的自卑与不安，我很怕他，每次和他接触我都紧张得手心冒汗四肢打颤，他不笑时的神情凌冽得让我想跪下来给他磕头，镇城北大官人，你不如放过奴家吧，奴家卖艺不卖身的。我们之间的差距就好比他站在金字塔的顶端，而我只能站在台阶下仰望着他，脖子都断了也没办法靠近一步，他能低头看我一眼已是恩赐，恩赐就恩赐吧，难道还不许他高处不胜寒久了放下身段来逗只野猫玩儿解解闷？可是，当野猫一边炸毛一边开始贪恋起被他关心和喜爱的感觉，和他怀里的温度……

下午临出发前我最后的遗言：“乐啊，晚上我要是回不去了，你自己组织一下演兵吧，一定要帮我弄死璞玉。”

庄子乐说：“都这种危机关头的你还惦记着弄死他说明你跟他已不共戴天，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放心交给我吧，祝你平安。”

我背起包，表情决绝奔赴刑场。此情此景让我想起自己那个加了脉还不到800念的007马粮号，在加了脉还不到500念的69岁月里我曾经因为好奇下了一回猪血阵，该场处男战我又被四个结伴而来的荒火狙了，绝望！开个八门都像对着太平洋撸管的绝望！八门完了他们四个还只有半血不知道该先给谁妙手时的绝望，更何况我妙手还没点满……

我飘到楼下，和老曹打了个照面，我已经做好了被他摸一把赚500块金牛钱的准备，哪晓得他今天格外老实，就冲我抛了个媚眼一脸娇羞双手捧大脸说“小星星好萌啊”然后上楼去了。我萌你二大爷，等老子练出腱子肉，第一个先揍你！

陈唯璞已经到了，他站在车门旁侧头看着我一步一步向他挪过去。挪了两分钟终于还是挪到了他跟前，他笑着问：“你腿断了？”

我不敢拿正眼看他，把围巾拉高遮住半张脸，东瞄西瞄含含糊糊地说：“是啊，断了。”

“怎么断的？”

骚断的行不行？我说：“被人忽悠了。”

他打开车门说：“上车吧。”

我飞快地看了后座一眼立马指着副驾驶座：“我要坐那儿！”说完我伸手去开副驾驶的门。

“坐后面。”陈唯璞收了笑容把车门一关，咔哒一声，我的手自觉停在半空，不用想，所有车门都锁上了。

司机大哥你的骤雨好高动作好快啊，真是训练有素啊喂，你老板平时没少这么欺男霸女吧？辛苦你了。我回过头对着陈唯璞傻笑：“唉嘿嘿嘿，我晕车……”

“车上有药。”

“不用吃药不用吃药，我坐前面就没事的。”

“坐后面。”

老子好好跟你说话你还飙起来了？我挺起胸：“不让我坐前面小心我一会儿吐你一身！”

他一脸无所谓地说：“随便你。”

“我要坐前面。”

“后面。”

我气不过，一甩围巾瞪着他：“老子不去了！”

他说：“行，周智新，我可以给你两个选择，一把你老板叫下来你就可以不用去了，二坐后面。”

我忍着眼泪问：“……还有第三个选择吗？”

“有，三让你老板坐副驾驶，你坐我腿上。”

我抹了抹眼泪：“我坐后面。”

陈唯璞点点头，我又听到咔哒一声，他打开车门冲我一歪脑袋示意我进去，我瘪着嘴满脸委屈不情不愿地上了车。司机大哥向我打招呼说：“你好。”我说：“你好你好，老司机，你下次别为虎作伥了厚。”他点点头。

你笑个屁！狼狈为奸！我斜眼愤愤地看着陈唯璞绕了半圈走到左侧车门开门上车关门，一连串动作优雅稳重，可再想想他平时调戏我说出来的话干出来的事，真是斯文败类衣冠禽兽倒显得我这个向来饥渴荡漾的骚受像个良家小钙了。咦？不对，他今天走路的姿势有点奇怪，怎么一顿一顿的，我倒吸一口凉气，不会吧？真的被我咒得……烂丁了？！我惊恐地盯着他的裤裆，他问：“你干嘛？”

我说：“你你你你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特别是……下下下半身……”

他勾了勾嘴角，凑过来贴着我的耳边低声说：“天还没黑，工作时间，别想那种事。”

我像触了电一般连忙抱着包躲开了，磕磕巴巴地说：“你你你妹啊，什么那种事这种事？我看你走路姿势不太对劲，大发善心问你一下。”

“哦，没事，昨晚在沙发上睡得不太舒服，腰有些酸。”他坐直身子，“别担心，真做的话也没什么影响。”

我撇过头去，我真是多管闲事，这种贱人让他烂丁了算了。我说：“工作时间不聊私事。”

“好，谈公事，你带平面图了吗？”

“带了。”我从包里拿出图纸递给他，“这是住宅区的，我们今天要确认的位置我已经用红笔标出来了。”

“好，你跟我介绍一下城北中心的概况。”他展开图纸低头研究。

“大哥，你有没有搞错，你们公司开发的楼盘让我给你介绍？你回去随便抓个员工哪个不比我清楚？”

“我就想听你说。”

我抗议道：“喂喂喂，不是说好了你不是那种假公济私的人吗？”

他连头都没抬：“对，但是有没有假公济私，我说了算，你要觉得我不公平，可以让你老板说了算。”

看着他这幅理所当然的样子，把我气得哟，我握紧拳头，小四眼！小心我打爆你的眼镜！但我是文明人不能动粗，我当下决定以理服人，用一个资深基佬的经历来感化他，将他送回正道胜造七级浮屠，别总来撩拨我这种不经撩的饥渴骚受。

我说：“陈总，要不咱们先把私事解决了再谈公事？老这么扯来扯去的没意思。”

他说：“可以。”

“我很想知道，你是不是特喜欢逗我玩儿？”

“是。”

居然这么不要脸的承认了？！我又问：“我很好玩吗？”

“没错。”

“我是同性恋啊，你跟我有什么好玩的？”

“我也是，我觉得有意思。”

“同性恋是不被世人所接受的，很多人谈同色变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得出来，你听了肯定受不了，我劝你赶紧去接受一下电疗，说不定能治好。”

“那你呢？”

“我烂命一条脸皮一擦无所谓，像你这种身份地位的少爷能忍吗？”

“对，所以你觉得以我的家世，我的工作，我的收入乃至我的长相，我为什么要在乎一群还在温饱线挣扎的人能不能接受理解支持我的性取向？”

他说的太有道理了，我不禁佩服道：“不如先去看看自己的存款余额够不够还车贷房贷信用卡债，再去关心一下孩子考试有没有吊车尾，老婆老公有没有痒了想出轨？”他没说话，浅浅地笑了笑以示赞同。不对不对不对，我的目的不是这个！我说：“话是没错啦，可你老逗我干嘛呢？咱们好好工作，成为一对五好甲方乙方，给合作伙伴立个榜样不挺好吗？”

“周智新，我觉得你该改名叫周智硬了。”

“什么啊？我是问你干嘛老逗我，不是问你对我的名字有没有修改意见！”

他还是没抬头，盯着图纸一角沉默了一会儿说：“因为你可爱。”

“你神经病啊？”看着他那张欠抽的脸，我实在控制不住心里的熊熊怒火，“哈哈哈哈哈。”陈唯璞不顾形象地笑了起来，看到他那排白晃晃的牙，我就更火了，真想敲掉他的牙，我问：“很好笑吗？”

他说：“你早就在心里骂了我无数回了吧，今天终于忍不住了？”

我冷笑着说：“呵呵，不敢。”

他伸出手揉揉我的脑袋说：“周智新，你真可爱。”

“哎呀，放手！发型乱了！”我挪开他的爪子，用胳膊挡住自己的脸假装整理头发，脸上很烫，我肯定是脸红了，作为一条双标狗，我超喜欢帅哥揉我脑袋，要是换成个屌丝，我立马剁了他的手。

“周智新。”

“干嘛啦！”我坐直身子，偷偷瞄他，他正视着前方脸上没一点表情，我却看到了他眼里的坚定，他说：“你很怕我？”

我忙摆摆手：“没有没有，陈总多亲切和蔼，我尊敬你还来不及。”

“你能好好的听我把话说完吗？”

这句话的语气虽然不重，但也足够让我乖乖认怂，我缩到一边点点头。

他说：“你需要时间来了解我。”

不不不不不，完全不需要，我已经把你这个道貌岸然的淫贼看得透透的了。

他说：“我也需要时间让你来了解我。”

不不不不不，真的不需要，我明白你刚到一个新的城市举目无故人空虚寂寞冷。

他说：“虽然答应过不逼你，可你一直想尽办法躲着我，给你再多的时间也毫无意义。”

不不不不不，不需要意义，你今天喜欢野猫明天说不定就喜欢野狗了何必浪费时间。

他说：“其实我也不了解你。”

哈，我们才认识几天？

他说：“我大概能猜到你在怕什么。”

怕你一时兴起，怕我入了心魔。

他说：“我暂时不知道我要怎样才能让你放下戒备。”

如何放下？我本就不信爱情。

他还想继续说些什么，我打断了他：“好，就按你说的，接下来的一切交给时间，我们还是先谈公事吧。”听了 he 刚才那番话说我没有动摇，是假的。再让他说下去，老子怕自己会握不住不计后果投怀送抱。

再者，我无法确信，这些话，陈唯璞只对我一个人说过。

“好，谈公事。”他低下头继续研究图纸，从刚才起就没再看我一眼。

嘴里有些发苦，我清了清嗓子说：“城北中心集商业区、住宅区写字楼与一体……”

其实我很想问他是不是喜欢我，是或不是，来个痛快。可我们之间这道只有两个选项的单选题，无论选哪个都是错的，还不如空着别做。

第 19 章 唯璞葬花

谈恋爱这种事跟造房子一样，看准一块地，不惜花钱花时间花精力想要把它拍到手，立项批复这个局那个局这个证那个证一道道关卡走过来，好不容易告了白才刚打下地基，往上添砖加瓦的过程中只要出了一丝纰漏没及时补救，这条缝就会越裂越深，楼迟早会塌。

我平时老没个正经满嘴跑火车，今天面对陈唯璞却不敢多说什么，老老实实介绍了项目概况和方案设计理念，见他没有任何反应脸色也不太好看，我只能识趣地闭上嘴往外挪了挪屁股看着窗外倍感蛋疼。丫不会是生气了吧？大少爷叱咤基场没被人拒绝过自尊心受创了？说好的越挫越勇“周智新你很有种你引起了我的注意”呢？我转头偷偷瞄了他一眼，他摘了眼镜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眉头微皱，逆光勾勒了他的侧面，坚毅里透着轻许疲惫，让我忍不住想扑过去挂在他脖子上嘤嘤嘤嘤……

他不说话，我便知他生了我的气，想了一想，索性迟些时候，等他的气消一消再向他提报方案罢了。低头看见图纸落了一地，我叹道：“这是他心里生了气，也懒得收拾图纸了。待我拾了去，下车再问着他。”我便把那些图纸兜了起来，登山渡水，过树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陈唯璞投诉绿化太糟糕桃树秃一片的去处来。将已到了他家小区门口，犹未转过山坡，只听山坡那边有呜咽之声，一行数落着，哭的好不伤感。我心下想道：“这不知是哪家的营销狗，受了委屈，跑到这个地方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听他哭道是：“周智新，狠心短命的死基佬。”我上前一步问道：“陈唯璞！我干了什么了就狠心短命了？”我怎么就狠心短命了？是我先勾搭的你吗？明明是你先调戏我的啊！我百思不得其解忽然抬头不见了他，便知他看见我又躲开了，自己也觉无味，抖抖土起来，下山寻归旧路，往小区里头来。可巧看见陈唯璞在前头走，连忙赶上去纵身一跃挂在他脖子上，说道：“你且站住。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说一句话，从今后撂开手。”陈唯璞低头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说：“周智新，你又犯病了？”

我一哆嗦又又又回过神，我果然没忍住又又挂在了他的脖子上，半张脸还贴在他胸口，我忙说：“对对对对不起，我……我……我我晕车。”刚想放开他，陈唯璞抬手抓住我的胳膊，然后天旋地转，我还没来得及喊出一句“妈呀”整个人就被他按在了后座上，幸好车后座宽敞，不然刚那一下的力道要是磕到了车窗我绝对脑震荡了，当然现在不是庆幸这些的时候我必须马上开展菊花保卫战，我求饶道，“大哥，大哥，有话好好说，万事能商量，你先放开我，这么躺着很不舒服。”我挣扎了几下发现根本使不上力，他居高临下死死按住我的肩膀阴着的脸上写满了不悦，神情就像一头正在观赏猎物负隅顽抗而它势在必得的凶兽，“陈总，我……”心底对他的惧怕使然，我的声音是颤抖的。

他没说话，眯起眼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作为一个文化课成绩低空压线的美术生，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辞藻形容他的外貌，我只能说他的轮廓很深不像是纯东方人的长相，上天不公啊，他腿长跑的快投胎去了个土豪家就算了，居然还能长成这样，投胎也能开挂的吗？陈唯璞腾出左手来捏住我的下巴，他的视线从我的双眼一寸寸扫至嘴唇，然后俯下身亲了亲我的嘴角，他抬眼沉声问：“周智新，我已经警告过你一回了，你当我在开玩笑？”

我的心脏都快炸了，哪还说的出话来，我摇了摇头。

“还是你不见棺材不掉泪？”

“陈总，我真的知道错了……”

“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一而再，再而三，到底是谁在逗谁？”

“我精分！我有病！但是我保证绝对绝对绝对没下回了。”

“骗了你三套方案不给设计费每次都说下个项目给下个项目给的人，你还会相信他？”

“……”

“同理，你凭什么让我再放你一马？”

太讨厌嘴炮比我厉害的人了，我又扑腾了几下，朝为虎作伥老司机努了努嘴说：“大哥，大哥，你看还有第三个人在，今天就就就就算了吧？”

“他比你懂什么叫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语。”

我看了狼狈为奸老司机一眼，他真的目不斜视视若无睹，从犯！帮凶！你也跟你老板一起烂丁丁！看来我今天是非残不可了？罢了！生活就像被那啥，拗不过就躺下来享受，我也别装什么贞洁烈受了，让他出口气老子自己也能爽到，何乐而不为？说不定他达到目的后就能放过我呢？我心一横闭上眼说：“你你你你来吧！来吧！”

陈唯璞没回答，他放开我的下巴，我听到咔哒一声，然后老半天没有了动静，我慢慢睁开眼，却看见他摆着一个奇怪的姿势僵在那，表情也很微妙。我问：“你这是？”

他轻声说：“……闪到腰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报应啊！

“别笑了，扶我一把。”

“我不！”

“乖，别闹。”

“我就不！”

“周智新！”

“那你先答应我个事。”

“什么？”

“我把你扶起来，你不再再……那啥啥我。”

“你放心，我今天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

“那好吧。”我伸手报复般捏了捏他的下巴，“老子长得可爱，还用你告诉我？”我挪动了一下身子，感觉下半身有些发凉……

陈唯璞问：“你怎么还不起来？”

我苦着脸说：“嘶……我腿麻了！”

“喂，你别玩了。”

“我玩你个溜溜球啊！都怪你，玩啥不好玩车震，你想上新闻头条我还不想出名，妈妈妈，我的腿。”

“周智新，我的腰真的很酸。”

“陈唯璞，我的腿真的麻了。”

狐假虎威老司机终于看不下去了，问：“需要我帮忙吗？”

“没事没事，能搞定。”我用胳膊支起身子，拖着两条发麻的腿从陈唯璞身下撤了出来好不容易坐直了，我得意地白了他一眼然后把他扶起来，嘲笑他说，“刚才不知道谁吹牛，真的做也没影响哦。”

他按着自己的腰：“我发现你……伤疤还没好就忘了疼。”

我说：“我是嘴贱，喜欢呈一时口舌之快，您大人有大量多担待。要我帮你捶两下不？”

他点点头。

“你把大衣脱了，隔着衣服没效果。”

他别扭地动了动身子，说：“你搭把手。”

我帮他把大衣脱下来，贼笑两声，偷偷掀起他的西装下摆，咻地一下把冷冰冰的手伸了进去，陈唯璞问：“你是来取暖的？”

我拍拍他的后背感受了一下，惊道：“你也太牛逼了，这种天气居然只穿了这么点？”

“我不觉得冷。”

“嘴硬。”我轻轻捶着他的腰，叹了口气说，“上次是我扭了脖子，这回是你闪了腰，这说明什么呢？咱两八字不合，见了面一准出事，以后还是少接触的好。”

“都什么年代了，你居然信这个？”

“谁知道下回是断手还是断脚，到时候别怪我没事先提醒你。”

“把你的出生年月给我。”

“干嘛？”

“找人看一下八字。”

“痴线……好了，你动动看。”

他坐直身子，顿了顿说：“没事了。”

“不用谢，爷可是出了名的妙手回春。”

“我没打算谢你。”

呵呵，我刚才就该赏你一个错骨。我说：“腰不好呢就别装人肉打桩机了。”

他瞥了我一眼：“我让你再嘚瑟几天。”

我被他的眼刀剐得浑身一颤，顿时悔得肠子都青了，哎哟我妈，我怎么就管不住这张嘴啊……

终于到了目的地，陈唯璞让助纣为虐老司机去楼上工程部休息，两个小时以后来南门接我们。我刚下车就喝了满口西北风，一旁的陈唯璞也打了个很明显的寒颤他还装得若无其事，我斜眼看着他说：“你真不冷？”

他说：“还行。”

“啧啧……”我想了想，摘下围巾递他眼前说，“别一会儿冻感冒了传染给我。”

他看看我，又看看我手里的围巾，问：“你呢？”

我说：“我穿的多。”

他笑了笑，接过围巾随意地挂在脖子上。

“都这时候了你就别装逼了，当自己许文强呢？”我摇摇头，上前两步帮他把围巾缠好，“我这是便宜货，跟你动不动万把块的不能比，你将就一下吧。”

他问：“你换香水了？L'Artisan Passage D'Enfer？”

“你属狗的？”

“我爸属狗。”

“走吧，不和你扯了，早点完事回家。”

“嗯，今天晚上我也有点事。”

“……佳人有约？”我心里有点泛酸。

他说：“不是正在约吗？”

“痴线。”我一摆手，快步往前走，管不住偷偷往上扬的嘴角……

他问：“先去哪？”

“A区独栋……哎哟，这边！”眼看着他又往反方向走了，我忙拉住他的胳膊，“那是合院！你一路上图纸都白看了？”

“我从小方向感就不太好。”

“你是根本没方向感这种东西好吗？别乱跑，这里导视系统还没到位，你找不到路的，跟着我走。”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就在我“这边！”“大哥！错了！这边！”“爹哎，那里是死路啊别过去！”

中度过，一个不注意陈唯璞就不见了，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拿根腰带拴着他走，老子终于体会了一把幼儿园老师带小朋友春游是个什么感觉，连忍耐度都超过了十分钟。其实吧，我很喜欢看他走错路后回头找我时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无助眼神，让我觉得他也是那个有弱点的普通人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高高在上……

一阵寒风过，吹得我一个趔趄，我惊醒过来，美人计！这绝对美人计！
持靓行凶，不要上当。——周智新。

第 20 章 得到了生命中的大和谐

傍晚五点半左右，花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点位都核对好了，我揉了揉自己被西北风吹得干疼的小圆脸，饥寒交迫。

陈唯璞说：“让我也试试。”

我没好气地问：“什么东西？”

他指着我说：“你的脸。”

我说：“滚。”

他还是伸出手来贴在我脸上捂了一会儿，摇摇头说：“可怜，肉包子都凉透了。”

冷冰的手贴着同样冷冰的脸，除了冷没有其他感觉，我说：“可怜？对于我们这群混口饭吃的搬砖工来说完全小意思。”

“嗯？”他看着我，似乎不太理解我的话。

“嗯个毛。”我避开他的目光，瞄到一边还没填完的车道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去年的这个时候，也是这种天气也是你们公司的项目，那天我发烧了，可工作还是要做啊，我只能抗着 39 度的体温在工地布点，走了整整三个来回，头晕眼花浑身冒冷汗别提多惨了，当时真想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哭，为了形象问题我还是忍住了。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家奶茶店，我进去买了杯奶茶，老板把杯子递给我说‘你感冒了吧？我在里面加了点姜，你喝了就好了’我说‘小哥，我最讨厌的就是生姜的味道了你别耍我了你听过茶汤这首歌吗里面的小攻为啥不肯回家就是因为他明明不喜欢老姜小受偏偏要多加点老姜’。但他根本没听进去继续劝我说‘喝吧喝吧，喝了病就好了’，于是在他慈悲为怀的目光注视下捏着鼻子一口气干了……”

陈唯璞问：“然后呢？”

我说：“然后？然后第二天我的体温飙到了 40 度，直接被救护车拉去了医院睡了三天才醒过来，这么一想，今天算好了，喂喂喂，你的手可以拿开了吧？”

“我在给肉包子加热。”陈唯璞的手渐渐暖了起来，由掌心一点点传递过来的温度使得我的脸没刚才那么僵了，我抬眼看他，他的笑容也是暖的，很好看……

“你无不无聊？”我气急败坏地掰开他的手，转身向远处张望，做贼心虚般地念叨，“你的老司机怎么还不来？太没时间观念了，回头你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身后的人拥了上来，将我搂进怀里，他轻声说：“辛苦你了。”

我也是服了，我说：“你随口安慰安慰我不就行了？非要动手？”

“腰酸，找个支撑点。”

“找根柱子抱着。”

“柱子太凉，你身上暖。”

“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大庭广众你能不能稍微注意一下？”

他又贴在我耳边说：“不能。”

“被你的员工看到了影响很不好。”

“无所谓，我一看到你就忍不住想把你抱在怀里蹂躏几下。”

我摇摇头说：“你的内心太肮脏太不健康了。”

“所有的男人，不管直的弯的都一样……你也是。”

“呵呵，别，我还是朵未成年小白莲，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他轻轻笑了笑：“周智新，你真可爱。”

“对于一个大老爷们儿而言，可爱？不是一个让我非常舒心的形容词。”

“哦，你好萌。”

“……你赶紧去死吧。”

“不要。”

我和陈唯璞的八字大概真的不合。

他一手搂着我一手接了臭不要脸老司机打来的电话，挂了电话，他掰过我的身子很是期待地看着我说：“车抛锚了，我们得自己想办法回家了。”

我说：“你没毛病吧？车抛锚了你这么开心干什么？”

“我有很开心吗？”

“你还可以再笑得开怀点。”不对，看他一脸天真，这事绝对有猫腻，我问，“真的抛锚了？”

“对。”

“什么毛病？”

“发动不起来。”

“你看，被我说准了吧？咱俩凑一起准得出事，这不，车抛锚了。”

“巧合。”

“下回万一是你人报废了呢？”

“那也是你害的，我只能一直跟着你了。”

我转身就走：“好的，再见，我先走了，没事别找我，有事更别找我。”

他一把抓住我的背包：“我怎么办？”

我说：“找其他人来接你。”

“都在路上堵着。”

“叫个计程车。”

“现在正好交接班，叫不到车。”

他才刚来几天，居然连杭州市计程车交接班时间都打听清楚了？我转过身护住我的包问：“那你想干嘛？”

他说：“我人生地不熟，当然听你的。”

我瞪着他，他立马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我瞬间弃甲丢盔不战而败放弃抵抗，我叹了口气说：“走吧走吧走吧，坐地铁。”

“也好，很久没坐过地铁了。”陈唯璞悠哉悠哉地走在我边上，“可是，我没带钱。”

“我有市民卡。”

“我饿了。”

“……我真怀疑是不是你把发动机的线给剪了。”

“就算是我剪的，难道你会撇下我一个人走？”

“我发现你很喜欢在厕所里跳高啊！”

“什么意思？”

“过分（粪）！”

他噗嗤一笑，说：“这样吧，明天我跟你老板说你工作认真服务周到，让他给你发点奖金？”

“我真是谢谢你了，麻烦你把‘服务周到’这四个字给我去了！”

“好，不用谢。”

城北中心区域离地铁站不远，大约一公里，寸土寸金，所以陈唯璞的公司才会格外重视这个项目，boss亲自出马做物业小喽啰的工作，当然也不排除他精虫上脑找机会调戏我。步行到地铁站十分钟路程，一路上我都在交代陈唯璞说：“跟好我别乱跑，走丢了我不回去找你，到时候麻烦你装成迷路的智障青年，自己打110求助，千万别报我名字。”他只是笑笑没搭话，我不禁感慨，真是天意弄人，一个做房地产生意的，居然分不清东南西北；读大学时整个艺术学院基础课成绩最好的，其实是个红绿色盲。我看了陈唯璞一眼，哎……我好不容易遇到个喜欢的，却身份悬殊。

下班高峰期的地铁站，我真是不想多描述，能把人挤出屁来，根本不用你自己走，你只需脚跟离地，人群自然会把你运送到目的地，我怕陈唯璞走丢每隔五秒回头看一眼，脖子跟衣领都快摩擦起火了，他靠过来问：“要牵着我的手吗？”

我很干脆地拒绝了：“不要！”这里不是腐都，民风没那么开放。

“这样就行了。”他笑了笑，伸手揽过我的肩膀。

更尴尬了啊大哥，我都听到身后妹子们的奸笑声了。

越接近候车通道人越多，对话用喊聊天靠吼，陈唯璞一直将我护在怀里用手臂隔开周围的人群，我很想跟他说，你不必这样，我没那么娇贵，你的大衣可比我值钱多了，弄脏了要送去干洗多麻烦，万一不小心刮破了呢？勾了个洞呢？就不能穿了啊！想想都肉痛，我陷入了很可怕的想象中，恍惚间，我好像听到陈唯璞小声说了句：“周智新，我喜欢你。”

霎时，我好像被丢进了另一个次元，身处人山人海却听不到任何声音，唯有那句不清不白的“周智新，我喜欢你”敲打着我的鼓膜，耳里嗡嗡作响，耳鸣与心跳的节奏同步，可我感觉不到一点被表白后的激动或是欣喜，只剩下难以置信。我转头瞪着陈唯璞，他的嘴角是勾着的，神色自若好像没事发生过一样，我问：“你刚才说什么？”

“什么？”他回过头与我对视，一脸茫然。

我提高音量问：“你刚才说什么？”

他眨了下眼：“我没说话。”

我骂道：“少跟老子装！”

“真的没说话。”

“是吗？”

“嗯。”他点点头，疑惑的表情里看不出丝毫破绽，“怎么了？”

“没事。”

“你听到什么了？”

“关你鸟事？”

“跟我的鸟是没关系，但我也想知道你刚才听到我说什么了？”

真的是我想太多幻听了吗？我有些失落，“你烦不烦？”我懊恼地推开他架在我肩上的胳膊，“有时间废话不如快点还我车票钱。”

“多少？”

“五十。”

“不是五块吗？”

“我说五十就五十。”我把包背到胸前进入了十三级挤地铁备战状态，“不行把你手表摘给我。”

“这块不适合你，你应该戴多啦A梦。”陈唯璞伸手勾了我的脖子又把我揽了回去，“哎，我发现杭州的学生都喜欢像你这样背包，有什么讲究？”

“方便挤公交。”我故意用力撞了他一下，恶狠狠地说，“还防止性骚扰！”

他没搭话，不依不饶地问：“喂，你刚才到底听到什么了？”

“你先还我车票钱我再告诉你。”

“我没带钱。”

“衣服给我。”

“你穿嫌大。”

“眼镜给我。”

“度数不对。”

“好的，明天涨到五百块。”

“你也太黑了，要不……”他捏捏我的脸，“拿身体还你？”

“哟？腰都快折了还不接受现实？”这满脑子马赛克的淫贼是不会好了，不服输的我打算以毒攻毒与之一战，我瞥了他一眼，冷笑着说，“我劝你养好腰子再来，我可不省油。”

陈唯璞一挑眉毛，不以为然地说：“我腰好不好你不试过怎么知道，你省不省油我没试过也不知道。”他的眼里闪过一道光，那是人类对情爱出自本能的欲望。我咽了口口水不寒而栗暗道不好，他应该不会胆肥到在地铁上就把我办了吧？看他的样子就不像个会按牌礼出牌的，预感到接下来也许会发生些什么，我的脑子里走马灯一般闪现出各种不可描述的画面，虽然想起来很刺激可做起来被人看到了绝对会上微博热搜，我是饥渴没错，但还没饥渴到能抛弃道德伦理妨碍公共治安啊，一定会把我爹妈气得上吊，他们会先杀了我，再自杀！最后我们全家又上一次社会头条。我面如苦瓜，哎呦妈呀，我怎么就管不住自己这张欠调教的嘴啊！我想调头跑路，微微扭了一下身子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陈唯璞他紧紧揽着我的肩膀。我抹了抹眼角的泪，心想要不胡咧咧两句岔开话题吧说不定还有一条生路，这时地铁到站了，我猛地一抬头，看着它惨白的车身感觉就像是来接我上路的灵车。

“走吧。”陈唯璞的手移了下来，搂着我的腰往前走，仿佛下一秒就要把我拦腰提起来。

我抱着包，可怜巴巴地说：“我还是想把包背后面。”

他胳膊一用力搂得我更紧了些，面无表情目不斜视：“后悔了？”

我哭丧着脸，僵硬地扯动着嘴角说：“大哥大哥，有话好好说，万事能商量。”

“作为一个甲方，我有权利决定跟不跟你商量，不过很遗憾……”他微微抬起头，镜片的反光遮住了他的眼睛，他用不容我反抗的语气说，“我不打算给你商量的余地。”

妈！姐姐！救我！我的眼泪决了堤。

上了地铁陈唯璞把我“提”到角落里，他抓着扶手将我圈在胸前，用身体隔开我和其他乘客，我与他面对面鼻息相闻，陈唯璞比我高了半个头，他一直垂眼看着我，我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只好扭扭捏捏地转过身去，背对着他。他贴了上来，低声问：“周智新，你到底省不省油？”

我不自在地挪了挪身子，尴尬地说：“你能不能站远点？”

他说：“不能，人太多。”

知道人多还做这么不要脸的事？我说：“你今天腰不行……”

“对，所以你得多体谅体谅我。”他又挨了过来。

我低声骂道：“你够了啊！”抬头却看到车窗倒影里的陈唯璞眉眼带笑正看着车窗倒影里的一脸不悦的我，我皱起眉瞪着他，他收起笑容问：“你生气了？”我白了他一眼别过去没理他，他牵过我的右手晃了晃我的胳膊说，“我不逗你了。”语气里带着歉意。

我板着脸问：“你不觉得我们现在这种相处方式很有问题吗？”

“不觉得，周智新，我……”他将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停顿了一会儿，说，“呃……我的手机好像被偷了。”

“啊？！”我忙甩开他，转过身问，“真的被偷了？”

他摸了摸裤兜，无奈地点点头。

“什么时候被偷走的，还有印象吗？”

“没有。”

我赶紧拿出手机拨通他的号码，移动姐姐温柔地告诉我，对方已关机，我问：“要报警吗？”

“找不回来的，不用浪费时间。”

“你也太淡定了，都不伤心难过的吗？！”

他挑了挑眉毛。

也是，对他来说一个手机而已，我说：“里面就没点重要的东西？”艳照果照银慧聊天记录什么的？

“没有。”

我无力地垂下脑袋：“我都说了，让你别跟着我，你偏不听！又倒霉了吧？手机被偷了吧？现在怎么办？”

他说：“去买个新的。”

我抬头看了眼站牌：“我们在这站下车，附近有不少手机卖场……不对，你有钱吗你想买就买？”

他说：“你有啊。”

“喂！你……”到站了，陈唯璞笑了笑，不由分说抓起我的手牵着我下了车，我说，“你认识路吗就带头乱跑？”

他说：“有你在。”

十分钟后我和陈唯璞站在了索尼的柜台前，柜哥看看凶神恶煞的我再看看满面春风的他，当机立断谄媚地问陈唯璞：“先生，想要哪款？”

我没好气地说：“最便宜的那个。”

陈唯璞侧头看着我说：“把你的手机拿出来。”

“干嘛啊？”

“你先给我。”

我不情不愿地把手机递给他，嘟哝道：“刚才就让你去买个爱疯，非要跑来索尼干什么……”

他没理我，指着我的手机对柜哥说：“要跟这个一样的。”

我说：“喂喂喂喂喂，你一小开别拿个不到3000块的手机自降逼格啊。”

他说：“手机能打电话发短信就好了。”

那你怎么不去买个大哥大？

柜哥说：“好的，我进去拿个新的给您，请去那边付款。”

然后我眼睁睁地看着陈唯璞从胸口的里兜掏出个钱包，还是驴的！我往后跳了一步，指着他骂道：“你不是没带钱吗？！”

他打开钱包在我眼前晃了晃说：“对啊，没带钱，但是带卡了。”我震惊地看着他，差点两腿一蹬厥过去，他勾起手指刮了一下我的脸说，“周智新，你真可爱。”

我咬牙切齿地说：“我真想掐死你。”

“哦，对，借我打个电话。”他不以为然地笑了笑，拿起我的手机问，“有密码吗？”

“没有。”呵呵，有自爆系统就好了，老子直接炸死你！

“好。”他拨通电话，我自觉退到一边却忍不住偷偷瞄他，不知道在说什么，他的表情越来越严肃，突然问我，“这里是哪？”

我说：“风起路话机大卖场。”

他冲我笑了笑，转身继续说事，挂了电话，他走过来对我说：“我得马上回公司，已经有人赶来接我了，我先送你回去。”

我想了想说：“好。”

拿到了新的手机，我冷眼看着陈唯璞研究了一会儿，他的人终于来了，还是那个莫名其妙的老司机。

“走吧。”他打开车门示意我上车，我眼珠子一转说：“啊呀，我鞋带散了，你先上去。”他疑惑地看着我，我蹲下来假装拨弄鞋带，等他上车后，我连忙站起身飞速地关上车门朝车内满脸诧异的陈唯璞挥挥手说：“路上小心！再见！我先走了！”说完，我拔腿就跑。

第 21 章 我二话没说退了战场

为什么要跑？不跑能行吗？老子掐指一算，就我和陈唯璞这犯冲程度，我要是再敢坐他的车百分百会爆胎单轮漂移直接飞上天转体 360 度五圈掉进臭运河里……呸呸呸，别真把他咒死了。

此刻，我鱼钩附体一路狂奔，我不信他还能追上来，老子毕竟是练过的，前年夏天跟着黄学平回老家玩，他带我们去乡下钓鱼，庄子乐没那个耐心我也怕晒，黄学平提议说：“那我们去地里偷瓜吧，我把风，你们两上。”我说：“为什么不能我们把风，你上？”他说：“你认识回去的路嘛？不得靠我指挥？”我想也对，和庄子乐两个人撸起袖子猫着腰往地里钻，刚抱起一个西瓜就来人放狗了，我扔下瓜撒腿就跑连头都不敢回，当时追电一度达到了 690，虽然被大狼狗咬着很可怕，事后想想还挺好玩的，第二天我们又去偷了一回，我逃命的时候回头看了眼，发现黄学平还站在原地，我喊道：“二货！快跑啊！”他却笑得前仰后合：“我跑什么？这片地儿是我家的！狗也是我养的，哈哈哈哈哈！”我那个震怒啊，立马调头向他跑去，他看情况不对也转身跑了，我纵身一跃趴到他背上抬起腿，狗正好追上来一口咬到他的屁股，内裤都咬烂了，报应！从此我就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腿不算长频率奇高，一出事遛的比谁都快。

我喝了两口风，脖子有点凉嗖嗖的，一摸……围巾还在陈唯璞脖子上。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我又要见他一回，就不知道该轮到谁倒霉了。

我承认，我玩不过他，裤腰带松点的任谁落他手里都是个死，今晚腰不好？没关系啊抱着睡都赏心悦目。关于这方面我不保守也不想又当又立，被亲了三口我就已经举棋不定神志不清连唯璞葬花都意淫出来了，一旦肉体上的接触达到某种契合老子单方面对他产生了感情与依赖……哪天他和别人追寻生命中的大和谐去了，我大概真的会自编自导自演出一部荡气回肠的苦情基佬剧，每天问你为什么不爱我了一百遍，哭哭啼啼上吊割腕写酸诗，我粗略地想象了一下那场景……嗯，陈唯璞还是爆胎单轮漂移直接飞上天转体 360 度五圈掉进臭运河里算了。

我说，怎么感觉我扑腾了这么久位移还等于 0 啊……我一回头，陈唯璞站在我身后一手抓着我的包，正歪头无奈地看着我。我跑我的他看他的，僵持了一会儿，我惊恐地说：“你你你你你你放手！”

他问：“你跑什么？”

我说：“你管我？”

“赶着投胎？”

“我投胎你妈啊！”我转身拍开他的手，心疼地摸摸我的包，“别给我扯坏了！”

“那你跑什么？”

“锻炼身体不行啊？”我撇撇嘴，嘟哝道，“你怎么追上来的？”

他稍稍侧了侧身子：“两步就跨到了。”

我探头一看……我去，老子上蹿下跳了老半天，才跑了不到五米的距离。我泪流满面：“果然还是需要锻炼。”

他冲我一抬头，笑着问：“所以你跑什么？”

你急着去送死嘛，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还要回家玩游戏。我挠挠头说：“你急着回公司嘛，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坐地铁回家很方便的。”

“直说不就行了。”他走到我面前，我以为他要揍我，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你怂不怂？就一张嘴厉害。”他摘下围巾替我围上，“路上注意安全……别被人吃豆腐了。”

老子坐了二十年公交车，就遇到过你这一个变态。我说：“呵呵，好的。”

“周智新。”

“干嘛啊？”

他捏捏我的脸，柔声说：“我先走了。”

快滚吧！“好的陈总，再见陈总。”

他笑了笑，转身走了，我看着陈唯璞上车吃了个红灯又被堵在车流中间，我松了口气晃悠悠往地铁站的方向走去。围巾上还残留着他的体温，我低头嗅了嗅，除了我的香水味以外多了一股……好像是红酒的味道？我把接触过的香水都回忆了个遍，我想他已经壕到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

我再一次为自己感到可惜，如果陈唯璞只是条普通的营销狗又或者跟我一样是个苦逼小平面哪怕是个不解风情的挨踢男都好，我就不会纠结成现在这样，至少大家站在同一层台阶上，伸手就能牵到对方。

他喜欢我？喜欢我什么？能喜欢我多久？距离太远了，我根本不敢去想。

感情里夹杂了太多的怀疑，就像马路边自动贩卖机里一块钱一个的安全套，就算厚到只能用来吹气球也阻挡不了情到浓时，但实在非常膈应人。

我比平时晚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回到家，匆匆扒了两口饭赶紧开电脑上游戏准备组织演兵，刚读完条就收到了一堆信息，XXX脱离了分堂，OOO脱离了分堂，最终甩你一脸鸟只剩下我一根光杆司令。

我骂道：“你们这群怂崽子，都死哪儿去了？”

黄学平说：“耶？我还以为你今天也不回来了，你菊花还行不行？”

我说：“你不行了我还能再行五十年。”

其他人哭天抢地：“芷莘姐姐救命啊！”

我问：“怎么了？”

小稻说：“乐乐又死出去了，平平说今天他指挥演兵。”

我最烦黄学平指挥了，这厮脑子有坑，人家指挥打架都放激情洋溢斗志昂扬的战歌，他放宠物小精灵的op，还是中文的！“神奇的小精灵是我的啦”伴随着他的哀嚎：“周智新你回来奶我一口啊我要死了！”再不然就是“出击吧皮卡丘”呼应着他的嘶吼：“周智新你上来开个8！”我总觉得自己是只吉尼龟。宠物小精灵放完了放数码宝贝，他满嘴逼逼叨叨什么周智新超进化~小鸟鸭毛怪周智新；小鸟鸭毛怪周智新究极进化~大鸟鸭毛怪周智新，团里所有人按顺序被他一个个进化过来，谁还能专心打架？都在抗议自己的名字不好听，然后他就撩开了：“你嫌不可爱啊？麦吻我一下给你改个可爱的。”“不威风吗？给我600点卡改名换姓，比商场便宜多了。”所以你们为什么只抗议名字不好听啊？难道不该群喷死他吗？

我说：“儿子们，自求多福吧……”

黄学平说：“智新啊，你一个人没问题吧？我这堂现在满了。”

我说：“没事，我进去一下就出来，你那有空位我就补上，没就算了。”

他贱笑着说：“哦哟，进去一下就出来啊……好银慧哦。”

我说：“好的，下次再被人发了八卦贴别找爹帮忙。”

他忙说：“爸爸！我错了！”

我说：“滚球吧你。”

势力里一个装备不太好的小朋友说：“芷莘姐姐，求带演兵。”

我说：“行吧，要混演兵的势力打 1，能打就打，不能打我们进去逛一圈出来。”最后只加了四个小号，不是没装备就是没翅膀，正好凑一队，我叹了口气，甩你一脸鸟一直是人妖踩背大保健的演兵主力堂，今天居然沦落至此……

我传送到西陵东市，踢了一下原小草：“喂，卖我 2000 点卡。”

原小草说：“1:1.52 中不中？”

我说：“不中，再便宜点。”

原小草说：“1:1.51 中不中？”

我说：“不中，1:1.5，爱卖卖不卖我找小野花去了。”

原小草说：“别别别，卖你卖你，我说芷莘姐姐，你平时可大方了不是这种风格啊。”

我最近是真大方不起来了，老曹终于吃对药没再对我动手动脚可我就没外快赚了，再加上一个个都爱扯我的包，我不得攒着点钱准备买个新的？我说：“你管我？”

原小草问：“你买点卡开金牛吗？开到雷钻我高价收啊。”

我说：“买个鸡毛的金牛，买农药。”

原小草说：“买那么多农药？够你自杀三回了。”

我说：“你才自杀，甩鸟今天不打主力堂，老子要带四个小朋友演兵一场游，多备点农药好嘚瑟。”

原小草说：“哇~芷莘姐姐好厉害哦，也带带我吧？”

我说：“还捏着把黄泉指路的小朋友，你要战场声望干什么？好好做个商人，很有前途。”

原小草说：“哦，那芷莘姐姐你有多余的无暇吗？”

我说：“怎么？”

原小草说：“可以换成逆天之愿，我高价收，我看你最近不怎么有钱的样子。”

我说：“我一直不怎么有钱，你是不是得到什么内部消息要有啥大升级大更新了在囤货？”

原小草说：“不是啦，是别人让我帮收的。”

我说：“璞玉？”

原小草说：“你怎么知道的？”

“基佬的第六感。”还真是瞎子，他要逆天之愿干什么？我看了一眼好友列表，瞎子还没上线，我说：“好了，没你的事了，3000 金拿好，你跪安吧。”

19 点 55 分的时候，系统提示第一场演兵，人妖踩背大保健甩你一脸鸟分堂对战十大酷刑挠你菊花痒不痒分堂，我看到消息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菊花痒也是酷刑的主力堂啊，我这队……除了我以外，剩下那四个的装评加起来才勉强超过煤老板，没得打，再买多少神农都没得打。

我组上他们四个说：“一会儿演兵开了，我们进去站半分钟然后就出来吧。”

19 点 57 分的时候瞎子上线了，丫还挺能踩线的，再晚两分钟就赶不上演兵了，只可惜第一场我不能收拾他。这时 007 在 CC 大吼一声：“今天菊花痒不是酷刑的主力堂！他们全部调去菊花疼了！”

黄学平说：“纳尼？什么情况？”

我说：“菊花疼第一场可能打中立。”

黄学平说：“我去问一下。”

我说：“菊花疼还有人吗？”

007 说：“我看看啊，还有一个毛毛。”

我问：“谁啊？”

007 说：“璞玉。”

靠天，冤家路窄……

队伍里的小朋友们兴高采烈地说：“芷莘姐姐！我们五个打一个哎，胜算好大！”

我说：“他一个梨花下来，你们全没了。”

小朋友们说：“我们分开洗旗啊。”

我说：“更惨，他先去东营射死一个，跑到里岛又射死一个，游到西营再射死一个，堵在猪圈门口一个梨花下来又全死了，还是别给他送人头了。”

小朋友们问：“那怎么办呀？”

我说：“把家洗了，然后就出来吧。”

我也是想不通，瞎子这么暴力一个打手，怎么老被人放养？不是势力战二团四队就是演兵分堂垫底，有机会我一定要好好教育煤老板跟小秘书，以智商取人是不对的！要发扬天下 3 玩家的优良传统善待眼瞎人蠢弱勢群体！嘿嘿，我咋觉得这么搞笑呢？

20 点整，演兵准时开战，我有些沉重地点开 NPC，单挑？我打不过瞎子；跑路？又看不起这个人。传送进去以后我看了眼战场界面，对面真的只有瞎子一枝独秀。我说：“小的们，我想了想，一会儿我们先去试试，家里留茶叶罐（72 级没翅膀奔剑）洗旗，其他人跟我去里岛，实在打不过就撤吧。”

“好的！”小朋友们各个摩拳擦掌。

备战时间结束，我骑上团团，身后跟了四个慢吞吞的小号勇往直前，跑到里岛的时候瞎子已经站在旗子底下了，身上还穿着拿老子的军姿续费的经典弟子服真像个野人。瞎子看到我们来了没有任何反应，一个冰心小朋友嗷嗷叫着冲上去就要打，我拦着她：“别动！”

冰心小朋友问：“怎么了？”

“可能是假身。”我下马戳了瞎子一针，哎，什么情况？我忙招呼其他人，“来来来，活的活的，赶紧收拾了！”四个人一拥而上，你打他一下我打他一下，小号没输出，我一全念的又打不动，费了老大的劲好不容易下了瞎子半管血，瞎子突然回过神来往后退了几步，我忙说：“不好！快跑！”biubiubiu 一个梨花下来，除了我和姗姗来迟的茶叶罐以外全死了，瞎子也没放过茶叶罐对着她就是一倦鸟，茶叶罐也跪着回去了，我叹了口气说：“你们复活了就出去吧，死了掉装备耐久。”

四个小朋友问：“芷莘姐姐你怎么办？”

我说：“没事，我以德服人。”

他们呜呜呜哭着走了，留下我跟瞎子站在里岛旗下大眼瞪鸟眼，他没动手我也没动手，过了一会儿他对我招招手，我冷冷一笑，按了截图，战场里做表情？小心我上论坛挂你！

瞎子发消息问我：“芷莘姐姐奶小号呢？”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哪根筋搭错了，我说：“是啊是啊，最近手头紧，你借我点钱花花？来个十万八万金的？”

他说：“嗯？”

我说：“嗯什么嗯？不认识中文啊？借我点钱！”

他说：“我刚转回来咱俩们年多没联系了不清楚你的近况，你最近日子不好过吗？”

这瞎子胡说什么呢？我说：“是啊，生意不好做。”

他说：“时间过的真快，我记得我转走之前你刚发现儿子不是你亲生的，在跟老婆闹离婚。”

沃特？！我的儿子们的确不是我亲生的没错，可是……我问：“我哪来的老婆？”

他说：“也对，换成我也不想认他们，可怜你，祸不单行，那年你还摔断了腿。”

法克？！！我说：“啥玩意儿？我什么时候摔断腿了？”

他说：“还有，你肛漏的手术做了吗？拖着对身体不好。”

我说：“谁肛漏了？你才肛漏！”过分了啊！我刚要打字喷他，手机响了，我看是网易的客服电话就接了起来，萌萌的客服妹子说：“周先生您好，我是王姨天下3客服专员工号9527，我们接到您的小伙伴的举报电话，说您ID为芷莘的游戏角色存在异常有被盗嫌疑，请问您在游戏中吗？”

我看着一脸愚蠢的掉毛瞎子，恍然大悟，对客服妹子说：“不好意思啊妹子，我自己上的，误会误会。”

客服妹子说：“好的，打扰了，有问题请拨打客服电话，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扔了手机，我骂道：“死鱼钩你是有多无聊啊？！”

他说：“不是盗号的？”

我说：“我盗你二大爷！看不出来是在逗你吗？”

他说：“明明是我在逗你。”

我说：“我戳死你信不信？”

他提起迫击炮对着我的脑袋说：“信。”

我说：“好的，我打不过你，我出去了，你慢慢洗旗吧。”

他说：“我也不想洗，我出去了，你洗吧。”

“老子最烦的都是守点洗旗，我走了再见。”我二话没说退了战场，读完条后看着眼前跟我的小冰心交叠站在一起的掉毛瞎子，我瞠目结舌呆若木鸡一时间无语凝噎……

所以这场胜负该怎么算？

第22章 一个没有情怀的人

瞎子动了动，从他身上掉下来的毛扬起两米高，看振幅好像他尿急。他看到我同样愣了半响，说：“你怎么也出来了？”

我说：“不该我问你吗？”

他说：“你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我说：“没有，真没有，我活了二十多年了，像你这么随心所欲的我只认识两个。”

他说：“还有一个谁？”

我说：“你不如关心一下这场算谁赢。”

他说：“谁先出来的？”

我说：“我哪知道？”

他说：“这样啊……”

我说：“你不很喜欢打客服电话的吗？再打一个问问呗。”

他说：“手机没电了。”

我说：“哈，那没办法了，等着吧。”

他说：“我无所谓，挂机开会去了。”

我说：“你开家禽店的？怎么晚上还要工作？”

他说：“要让你失望了，我做正经生意的。”

我说：“太巧了，我专业鉴黄打码的。”

他说：“成人片？”

我说：“干嘛？”

他说：“钙片找你打码要出事。”

我说：“你可以滚了。”

他说：“芷莘姐姐，天域针跟天音无相到底哪个更好看？”

你还敢提这事？我说：“都不好看，直接扔了，靴靴。”

瞎子发了个啃萝卜的表情给我，我踹了他一脚，他没反应，连毛都不掉了，应该是挂机走人了。我跑到势力演兵 NPC 面前抽了他两巴掌，喂！还不告诉我谁赢了？

五分钟过去了，没消息。

十分钟过去了，依旧没消息。

那几个小朋友急了：“芷莘姐姐，你还在里面吗？”

我眨巴眨巴眼睛想了想说：“是啊是啊，战况很胶着，这条死鱼钩太顽强了。”

“芷莘姐姐加油，帮我们报仇！”

“没问题！”我连忙躲到了没人的角落里，老子装都要装得英勇无畏，输了也是虽败犹荣。

十五分钟以后黄学平都跪着出来了我这边还没消息，势力里的人都在七嘴八舌地损他，指挥了一半接了个电话不知道在跟谁聊天，整个 CC 频道充斥了他的贱笑声，其他人乱成一锅粥莫名其妙输给菜场了。

我说：“呵呵，八成是小短裙。”

黄学平说：“哎！还真是小短裙嘞！”

我说：“你真有脸说……”

小谷问：“别管他了，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黄学平说：“智新不是还在打？”

“我尽力，输了你们别怪我。”我最小化游戏窗口，胡乱按着键盘，“累死我了，这个璞玉还真顽强，哟哟哟哟！要夜狼我了，老子完封，哈哈，二货了吧？来口逆转，来口逆转，别跑！丢个七步，走你！”

黄学平说：“……你好像没点七步。”

我吼道：“你懂不懂直播的艺术？靠靠靠靠，丫跑了，看我上马不追他！别跑！再跑打断你大腿！踩到粑粑给我晕下来了！妈妈妈妈吃了个倦鸟，我一个三浮劲往后打了个滚，好家伙，他追过来了，我迎头上去失心错骨丢起来，开个大毒，别抵抗别抵抗，好！戳死他了！我去他家再杀他一回！不过先让我喝口水润润嗓子再继续。”

小稻说：“你别玩了，现在什么情况？”

“哦，我把他堵在猪圈里不敢出来，毕竟已经杀了他六回，再杀也没有声望了，放过他算了，嚯！他在猪圈里给我跪下求饶了嘿！”

黄学平说：“小样儿你可以啊。”

我说：“那是，老子平时只是不发威，担起一个冰心的责任尽心尽力奶好你们而已，不然怎么以德服人？哟！瞎子居然敢反抗了，出来！你有种就出来！别缩在猪圈扬威耀武！”

“芷莘姐姐加油！”“芷莘姐姐我们全靠你了！”

我看着势力里其他人的助威呐喊泪流满面，怎么回事，咋还没系统提示啊？我没用纯奶杀过几个人快演不下去了喂！其他势力应该已经打完了，煤老板在地区频道骂开了：“人妖你们贱不贱啊？别浪费时间快点出来行不行？”

黄学平说：“嘻嘻，明明是你们的小处男垂涎我们芷莘姐姐美貌已久缠着他谈心聊天不肯出来好吗？”

黄学平别拉我下水啊！

煤老板说：“芷莘老阿姨又重操旧业呢？”

黄学平说：“干嘛？你最近没生意羡慕啊？谁让你没我们芷莘姐姐貌美体娇？”

煤老板说：“就没见过你们这么不要脸的！”

黄学平说：“咋滴啦？人妖基佬器大活好，不服来搞~我们芷莘姐姐夜御十攻菊仍红，你行不行啊？”

你给我闭嘴吧！我都想掀桌子了，不出结果我就得一直装作还在打演兵，一直装我就不能喷回去，不能喷回去再让黄学平瞎子逼几句他就要爆我三围了。

【系统】恭喜您所在的分堂晋级成功……

“赢了。”我终于松了口气，一句话两个字语调都拐了十七八个弯。势力频道丫丫频道一片欢呼。

于是问题来了，我翻着战场界面，我们究竟怎么赢的？看输出？比贡献？还是……纳尼？我突然发现我退出来的时候茶叶罐还在里面……

这时茶叶罐可怜巴巴地说：“芷莘姐姐，一个人洗旗好可怕，我以后不要打演兵了。”

我惊道：“什么？你没出去？！”

她说：“没有啊，我找不到退出战场的按钮，复活起来看到四周没人我就站回旗子下面，又听到你跟对面毛毛打得那么激烈我不敢乱动，一直站在原地，可吓死我了，生怕那个毛毛突然出现。”

我终于忍不住把桌子给掀了，我叫你姐姐行不行？你干嘛不早说？憋死我了你！我擦了把额头上的冷汗，靠一个旗子洗到 1200 分难怪要洗这么久，也是不容易。我说：“好孩子，你立功了。”

黄学平说：“对对对，立功了，送你 5 个月钻！”

我说：“抠不抠？起码 10 个吧？”

黄学平说：“也行，反正是乐乐的钱。”

茶叶罐说：“1 个就好了，我还差 1 个月钻出蓝翅膀。”

我怕她再多说两句就会败露我早就已经退出来了刚才全是在装逼的真相，我忙问：“你有坎水副手没？”

茶叶罐说：“还没。”

我说：“平平先退堂过来，我把堂主让给你，你收人打下一场，我带茶叶罐去打个坎水。”

黄学平问：“你不打演兵啦？”

打个屁，我没算自己还有几分钟才能进战场，万一没到时间那不是丢人丢大发了。我说：“休息一会儿，累死爹了，茶叶罐呢？走着。”

茶叶罐说：“来啦~”

我瞥了地区频道一眼，煤老板还在叨叨叨叨叨个没完，从我的菊花喷到黄瓜，我明明一句话没说干嘛就喷我啊喂？再说了你光喷不干事实算什么意思？有种跟我约上一炮不就我知道我黄瓜嫩不嫩菊花紧不紧了？

【地区】芷莘：煤老板上厕所，打一植物，答对找云鬓娘娘拿 4 个月钻。

【地区】璞玉：花，Flower，扶老二啊。

地区频道一片寂静，不分敌我都震惊了，连刚还在满地区叫卖“大姨妈云便宜甩骑了就不会姨妈痛啦”的小野花都不敢再出声更别说那些不想惹事的中立散人。我对瞎子肃然起敬，初到新服不怕死，横行公子煤老板是随便能得罪的吗？他疯起来举高蟹钳子连自己的眼睛都戳，当众让他出丑？不把你拆成八块喂剥椒鱼头才怪。半分钟后我们 CC 爆发出一片疯狂的笑声还夹杂了捶桌跺脚，把老子吓了一跳。

“都把自由麦给我关了！”我赶紧组了瞎子，“你丫不是开会去了吗胡凑什么热闹？”

他说：“完事了，收拾东西准备回家。”

我说：“你还是收拾东西准备转服吧，有什么值钱的可以交易给我留个纪念。”

他说：“没值钱的东西。”

我说：“好的，慢走不送了，有缘再见。”

他说：“我跟你打个赌，煤老板不会把我怎么样。”

我说：“相识一场，我发了工资给你烧两个花圈。”

他说：“你赌吗？”

我说：“赌什么？”

他说：“还没想好，如果我赢了你帮我做件事就行。”

我说：“有什么事是钱办不成的？你用不着我帮忙吧？”

他说：“你不敢？”

我说：“我是觉得没必要啊亲。”

他说：“你赢了，我也帮你做一件事。”

“好！”我立马就答应了，老子稳赢啊，到时候让瞎子给我当 007，哦哦哦哦还可以让他帮我泡了小秘书，这种便宜不占白不占。

【地区】云鬓：敌对答对的？那给 8 个月钻。

掷地有声的一句话，联盟的人笑够了纷纷开始花样 18 嘲煤老板，“老二太小扶不住吧？”“他哪有老二？”“有的，只不过要用显微镜才找得到。”“还是个单细胞。”煤老板大概是气晕过去了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这要放在平时他早就霸占天下频道无差别扫射开喷了。敌对的小喽啰们终于按耐不住把气氛燥起来，你说我煤老板老二小？我掐你芷莘姐姐咪咪！你掐我芷莘姐姐咪咪？他根本没有咪咪！我摸了摸胸口，瘦是瘦了点但也不至于没有啊，老子要去练两块钢铁般的胸肌。

我开了麦骂道：“喂喂喂，你们专心喷煤老板，别扯到我不行？”

黄学平说：“你神 T 嘛。”

我说：“那注意点素质行不行？”

黄学平说：“最没素质的就是你了，都跟你学的。”

我说：“好，你们继续。007 还在不在？007？”

007 说：“在的在的。”

我说：“煤老板现在什么情况？发飙没？砸电脑摔凳子掀床板没？”

007 说：“没有没有，他骂完你看了眼高长老的微博突然闹肚子跑去厕所蹲着了，不在电脑前。”

我说：“那他没看到我刚才说的话？我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喂！”

007 说：“没有。”

我说：“也没看到璞玉的回答？”

007 说：“没有，小秘书还警告我们了，不准再口水，也不准跟煤老板提这事。”

我问：“为毛？”

007 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煤老板知道了，他那臭脾气肯定又要发疯，今晚演兵别想好好打了，他不在乎输赢，小秘书还想要战场声望洗裤衩。”

我摇摇头非常惋惜，啧啧，多么美好的小秘书啊，跟了煤老板真是太委屈他了……我一拍桌子，不对啊！老子上了瞎子的当了！我从角落里跳出来，看到瞎子还站在老地方，我上马跑到他跟前踹了他一脚：“贱人！”

他说：“芷莘姐姐，愿意承认自己失败了吗？”

我说：“你早就知道煤老板在厕所拉稀？”

他说：“对。”

我说：“我靠，刚才打的赌不算！”

他说：“你没有诚信观念。”

我说：“我要把你的话一起截给煤老板看。”

他说：“那我们再玩的大点，就算你告诉煤老板了，他依然不会把我怎么样，你信吗？”

我说：“……玩多大？”

他说：“我赢了你就帮我做三件事，你赢了我帮你做三件事。”

我说：“给我等着！”

他说：“你不会发给他的。”

我说：“我现在就发！”

他说：“哦，煤老板的 CC、QQ 全由小秘书管着，他是个醋坛子，我保证你连加煤老板的机会都没有。”我……娘希匹，瞎子这是制定了一整套方案来坑我吗？他接着说，“放心，我不会让你干违法乱纪的事。”

我说：“万一你让我帮你全身上 20 呢？我只能去卖肾了。”

他说：“不会让你为难的。”

我说：“老子要是不认账呢？”

瞎子抬起迫击炮对着我的脑袋说：“我近视加散光不太分得清对面谁是谁，但喜欢穿醉太平的芷莘姐姐最好认了。”

我正在想词儿骂他，茶叶罐申请入队：“芷莘姐姐，带我去坎水呀……哦，我不去了！”

我说：“别害怕，这条鱼钩是来给我倒茶认爹的，认完马上就滚。”

瞎子说：“……嗯？”

茶叶罐说：“他不会杀我吧？”

我说：“他不敢。”

瞎子说：“出去试试？”

茶叶罐说：“我还是不去了。”

我说：“你个死鱼钩怎么还不回家？”

瞎子说：“我也要下坎水。”

我说：“你下个毛坎水，你也没坎水副手？”

瞎子说：“过个势力任务。”

我说：“我们下剑域，你自己单刷坎水洞去。”

瞎子说：“哦，我刷个副手给我孩子。”

我说：“……孩子拿个鸡毛的副手啊？你快点滚，吓到小朋友了。”

瞎子说：“小朋友，你别怕哦，我是好人来着，我才 5 岁。”

我当时就吐了：“你就闭嘴吧，不嫌恶心？”

茶叶罐壮起胆子说：“我才不怕你，芷莘姐姐会保护我，像刚才那样丢你七步，打断你大腿！”

我擦，你能不能也给我闭嘴啊？！

瞎子说：“嗯？”

我尴尬地笑笑说：“嗯个毛，刷完剑域你赶紧滚。”

然而茶叶罐没有半点领会精神，继续狐假虎威：“就是，嗯个毛，不滚的话芷莘姐姐会把你打的不敢出猪圈只能跪地求饶！哎，芷莘姐姐，你刚才杀了他几次再杀就没声望了？”

我偷偷瞥了一眼瞎子手里的迫击炮，突然很想哭。

璞玉说：“6 次。”

茶叶罐说：“哈！你还数着呢？”

璞玉说：“芷莘姐姐，有空跟我切磋切磋交流一下冰心怎么打翎羽的经验。”

我流着泪说：“好……”

瞎子说：“可以去下本了吗？”

我说：“好的，璞玉哥哥……等等，我再喊个人。”

我想起辣条月饼也要去剑域刷个副手，半分钟后辣条月饼加入队伍，我刚组了他，他

就说：“[猪头][呕吐]”

我问：“辣条宝贝儿，你啥意思？”

辣条月饼说：“[猪头][抠鼻]”

我说：“看不懂……”

瞎子说：“他的意思是，你这王八蛋怎么也在？”

辣条月饼说：“[抠鼻][猪头]”

我问：“啊？谁？”

瞎子说：“大概是我。”

辣条月饼说：“[抠鼻][斜眼]”

我说：“还是不太懂……”

璞玉说：“没错，说的就是你。”

辣条月饼说：“芷莘姐姐~[抱抱]”

我说：“乖~”

辣条月饼说：“[抱抱][啃胡萝卜]”

我问：“又是嘛意思？”

璞玉说：“茶叶罐么么哒。”

辣条月饼说：“[抱抱][抱抱]”

茶叶罐说：“辣条宝贝儿么么哒~”

辣条月饼说：“[亲亲][抱抱]”

我说：“……你上了学前班了吧，怎么还不会打字？”

瞎子说：“他说，一会儿他来摸尸体，一定会出剑匣。”

茶叶罐说：“辣条宝贝儿~~”

辣条月饼说：“[抱抱][啃胡萝卜]”

璞玉说：“他说茶叶罐~”

我说：“够了啊，你怎么明白的？”

瞎子说：“基佬的第六感，芷莘姐姐么么哒~”

“谁要跟你怎么么哒，我去开本了。”我刚跑到副本门口，一个名字非常眼熟的 78 级奔剑申请入团，我取消屏蔽一看觉得他更眼熟了，谁 78 级了还会穿着碧海裤子，我同意他进团，骂道，“原小草！你来干嘛？！”

原小草说：“嘿嘿嘿，人家的摆摊号都 78 级了嘛，总不能一直穿碧海裤衩嘛，来蹭个忠心玉咯，姐姐，你就带上我呗。”

我说：“带上你？剑域的怪摸你一下你就挂了。”

原小草说：“我会小心地全程围观，哟，璞玉哥哥也在啊~”

瞎子说：“嗨。”

原小草说：“嗨~璞玉哥哥今天也好英俊哇！”

瞎子个不要脸的说：“我每天都这么英俊。”

原小草说：“今天特别英俊哦~”

瞎子说：“听腻了，下回换个新鲜的词。”

我又吐了一地。

辣条月饼说：“[抱抱][小老虎]”

瞎子说：“他说小草么么哒~”

原小草说：“辣条么么哒~”

辣条月饼说：“[猪头][亲亲]”

璞玉说：“他说小草不要跟我抢尸体哦。”

我说：“别给他当翻译了行吗？”

瞎子说：“好吧。”

辣条月饼说：“[斜眼][斜眼]”

我说：“……干嘛啊？”

瞎子说：“辣条说你二货。”

“你才二货！”我看了眼团队配置，妈哟，注定一条不归路啊……我语重心长地对瞎子说，“鱼钩，你一会儿千万跟好我，我要看着他们仨的血，实在没精力再管你了。”

瞎子说：“好。”

我说：“好你妈啊！都到副本门口了你往神石跑什么？！”

这趟坎水剑域，我几乎是崩溃地哭着打完的，辣条扑完茶叶罐扑，茶叶罐扑完原小草扑，原小草扑完辣条茶叶罐一起扑，好不容易把辣条茶叶罐救起来了，原小草又扑了，我已经很久没试过这么惊心动魄的副本了，完全预料不到下一个被秒的会是谁，所幸他们三个很体贴我，手拉手一起扑了。唯一欣慰的是瞎子居然没有迷路，他不乱溜达认真打怪的样子……一点都不像个软妹币玩家嘛，现如今哪个老板还会自己动手带小号下副本刷战场做任务的？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不找个代练？

尸体都是辣条摸的，他给原小草摸了条裤子，但是没能给茶叶罐摸个剑匣，我只能答应茶叶罐以后有机会再带她来。把小朋友们都请退了，队伍里只剩下我跟瞎子，我问：“你怎么还不回家？”

他说：“马上走了。”

我说：“快点滚吧。”

他说：“刚才的情景让我想起自己刷砍水副手的时候。”

我说：“我没有这段经历，我第一个 BX 号只玩到 72 级就丢给别人玩了，现在这个 BX 号买来的时候已经有副手了，你该不会也死去活来的刷过吧？”

他说：“嗯，当时每天下一趟剑域，站在副本门口喊大号带，一人给 50 金。”

我说：“到底是老板！”

他说：“刷了快一年了才刷到，穿上第二天就出了 74 副手……”

我说：“哈哈哈哈哈，你没气哭啊？”

他说：“没有。”

我说：“你这是在忆苦思甜？”我不是个特别有情怀的人，他们说的这些往事，我无法感同身受。

他说：“不是，就是想再跟你聊两句。”

我说：“好的，50 金起聊。”

他说：“我先回家了，然后就不上线了，昨天没睡好今天要早点睡。”

啊？你跟我说这些干嘛？我像是会关心别人吃了没睡了没的人吗？我说：“好的，再见。”

“晚安，别忘了我们的赌约。”瞎子没等我回复就下了。

我赌你妈啊！

第 23 章 我本来就是个性恋

我看着瞎子化成一道青烟下线，脑海里飘过一行弹幕，有钱的二货。

曾经我无比期望自己也是个点卡 5000 块起充买 17 钻装备不还价不眨眼连盒子都懒得抢直接淘宝高价拖一个的有钱二货，可生活不易，我总羡慕老板开保时捷，自从知道他压力太大导致常年失眠要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年纪轻轻肝功能已经出了问题之后就羡慕不起来了；

虽然不知道瞎子做的什么生意，看他经常来去匆匆加班开会，日子过得一定也不轻松，早晚得愁秃顶。

做个普通人，像我这样干着不多不少每天都有活的工作，拿着不多不少每月够花的薪水也不错。死在山腰的人成千上万，永远走不上人生巅峰又有什么关系？山顶气压低容易缺氧，风景再好也无福消受。

虽然我不太有上进心，可我有一张英俊的脸嘛。

再比如陈唯璞，他昨天在公司沙发上睡了一宿，今天晚上好像还有工作，该不会又要睡沙发了吧？那他的腰……“呸呸呸！我担心他干嘛？！”赶紧拍拍我的小圆脸清醒清醒，“那种淫贼！腰折了才好！”嘴上这么说，身体还是很诚实的，我摸过手机盯着黑漆漆的屏幕，“要不，打个电话问问他是不是死透了？”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把手机往床上一丢，决定作罢。

他刚换了手机没我的号码，今晚没机会再打电话骚扰我，挺好的，这样我就不用胡思乱想睡不踏实；等到了，彷徨；等不到，失落。不用再等，真的挺好的。

我叹了口气，心里堵得慌。

在副本门口傻站了会儿，反正也没事干我准备开小号刷甘露，刚上马黄学平就把我拉到演兵频道对着我鬼哭狼嚎：“智新！快进堂，下一场打聚义！”

我说：“打聚义就打聚义，你叫唤得这么凄惨干什么？”

黄学平说：“你不在小坏蛋肯定集中火力打我啊！”

我说：“鳖孙儿，又让老子帮你拉仇恨。”

黄学平说：“我这身板挨不住嘛。”

我说：“呵呵，前几天谁说我就一垃圾粉奶不住他那种高端云神。”

黄学平讨好我说：“我垃圾粉我垃圾粉，您是高端大奶。”

我说：“二货，快邀请爷进堂。”

敌对势力聚义天下的势力主小坏蛋是黄学平招惹来的，起因很简单，他两抢一个妞。

如果你是那个妞，眼前有一个非常有钱却又矮又丑的小坏蛋和一个只有点小钱却高大英俊的蠢直男同时在追求你，你会怎么选呢？妞很聪明，她选了另一个有钱又长得帅的富二代双宿双栖去了，跟富二代奔现结婚后功成身退大荒再无她的传说，只留下小坏蛋跟黄学平至今一见面就跟斗鸡似的打得头破血流。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都说黑子比粉丝长情了，十年前我喜欢歌姬 A 我姐喜欢歌姬 B，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靠经常黑对方的偶像来争个高低，十年以后我姐已经不喜欢歌姬 B 了，我隔三差五看到歌姬 B 的消息仍旧满脸嘲讽嗤之以鼻。

其实我以前非常不喜欢和小坏蛋互喷，因为他的名字，不管我骂他小坏蛋你 XXX 还是小坏蛋你 OOO，都不像在口水，更像在调情，其语境的暧昧程度不亚于死鬼你 XXX 死鬼你 OOO，一想到小坏蛋那张长得肆意妄为的脸，跟他调情？我起码三个月不举。比起黄学平来，小坏蛋现在最恨的人是我。去年黄学平丢给原小草一个 13 钻装备让她找来一堆小坏蛋的照片，我随便瞥了一眼说，哟，杀马特强子，被村口理发店 Mike 忽悠烫了时下最流行的烟花卷，不过他的头发没染七个颜色根本不配当杀马特里的贵族。黄学平笑得捶胸顿足又给我看了另外一张，我说，小坏蛋的脸就是块麻将牌，还是张幺鸡，我以后不能跟他好好打架了，看到他就满脑子的“幺鸡！”“碰！”“幺鸡！我就不信你还要！”“不要不要，糊啦！对对糊！”

从此以后，我们都叫小坏蛋幺鸡，只要跟他口水，地区天下频道就像国粹麻将同好交流大会，南北有差异，杭州麻将跟温州麻将规矩还不一样，一个不当心自己人都要起内讧，但这不妨碍大家愉快的“幺鸡！”“吃！”“幺鸡！”“碰！”，小坏蛋气得脸更方了，在得知我是他的命名之父后，非但不敬我如父，反而恩将仇报天天盯着我闹。

“一队二队跟我守里岛，三队去东四队留个人洗家，其余去西，有情况及时汇报。”演兵一开，黄学平组了我雄纠纠气昂昂就往里岛冲。

我说：“你悠着点儿。”

黄学平说：“小鸟鸭毛怪周智新，你一定要看好我的血！”

“我还是看好自己的血吧。”我指着桥对头说，“你看，么鸡已经磨刀霍霍向我来了。”

小坏蛋呼啦呼啦开齐状态冲了过来，像只喝醉了的老鼠提了把菜刀满地图找猫。

黄学平说：“安啦，他一会心天机，砍不动你的。”

我说：“但砍你跟切菜一样。”

黄学平说：“来了来了！”

“又是冲我来的。”发现小坏蛋一直锁定着我，我连忙往后退了几步，他果然无视了所有人吭哧吭哧冲进人堆点着我又是拖鞋又是伤筋断奶，身后还跟着个冰心专门加血。黄学平嘶声力竭地喊道：“控好么鸡！控好么鸡！小谷消他状态！其他冰心有闲功夫照顾一下芷莘姐姐！”

我骂道：“什么叫有闲功夫？靠靠靠，伤经断奶好烦啊！”

黄学平说：“快快快，么鸡过来了！”

我说：“我我我先撤了。”

小谷说：“我兵解好了，你们闪开点。”

我忙说：“快快快一炮打死他！”

小谷说：“啊哦……他王八卸甲了……”

我说：“我能不能先下一会儿线啊？”小坏蛋锲而不舍顶着火力始终追着我打，腾龙守都用三次了，几番混战双方伤亡过半他终于被送回了老家，复活后他又直接跑里岛来砍我，来了几次被杀回去几次，他死几回我不心疼，我心疼我刚买的农药！我哭着说：“我要去换个地儿蹲？我好累，感觉不会再爱了。”

黄学平说：“别啊，就在这吸引他们的火力。”

我说：“我都磕了掉一整个神农百草集了！”

黄学平说：“回头让乐乐给你报销。”

泪水糊了我的眼，迷蒙间我看到小坏蛋又吭哧吭哧朝我冲过来了。小坏蛋跟煤老板真一个德行，玩天机的怎么都这么轴啊！我擦了把眼泪，一共四个敌对势力，三个势力主都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我这稳拉仇恨的体质是不是也该去玩天机啊？

最后好歹是我们赢了，也没白费我挨了小坏蛋一整场揍的心血，刚出来小坏蛋就在地区阴阳怪气地酸，什么冰心逆天啦，毒奶抢人头，沙包扛一群，我真想全给他截下来挂冰心堂去。

【地区】芷莘：想打死 BX 吗？我给你指条明路，把号改造成重击流吧么鸡。

【地区】云鬓：碰！

【地区】五仁月饼：等等！我糊了！

【地区】小稻：杭州麻将不能吃牌糊的~

然后群众们就到底打温州麻将还是杭州麻将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没高兴多久，系统提示下一场打酷刑，我顿时萎了，扑街啊，对上煤老板我又没好日子过了又要磕掉一个神农百草集了，都花真金白银买的！我正心疼着钱，一抬眼看到瞎子提着迫击炮上线了。

【地区】辣条月饼：[啃萝卜]

【地区】璞玉：楼上说，我自摸杠上开花，糊了。

【地区】芷莘：小孩子不许搓麻将！么鸡！

瞎子密语我：碰。

我说：你怎么又上来了？

他说：忘了件事。

我说：种树还是跑拓拓？

他说：刷甘露。

我说：好的，你可以去死了。

他说：顺带打场演兵。

虽然整天嚷着要找瞎子报仇，真要跟他正面刚我就怂了，我又不能向五仁月饼看齐，打不过比自己装评低的就找客服举报别人开挂，打不过比自己装评高的他还找客服举报别人开挂。瞎子比开了挂还狠，我每每想趁半血开个大毒一个没注意就被他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射过来的夜狼收了人头，打得我提心吊胆左顾右盼还防不胜防。作为一个有原则识时务的人，恃强凌弱的事我都没少干，抱个大腿而已，还不是信手拈来？现在服个软让他别老盯着我，一会儿让小谷锁着他飞刀大炮不就大仇得报了？我说：朋友，咱们商量个事行吗？

他说：行，我放点水。

我说：你可以体谅我的心情那就太好了，不仅要放水，能不能让我杀两次？

他说：为什么？

我说：你也知道我刚才……吹了点小牛。

他说：小？你和我对大小的理解有偏差？

我说：没有！绝对没有！你说了算。

他说：你刚才说什么了？打断我大腿？杀了我6次还把我堵在猪圈求爷爷告奶奶？

我说：您老板不记病人过，我精分嘛，就不要跟我计较了。

他说：有好处给我吗？

我说：秋后一起算呗，毕竟我还欠你一个赌约，行不行嘛？行不行嘛？就让我杀两次！

他说：行，既然你诚心诚意地求我了，那我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你。

我说：你放心，我不会赖账哒。我冷笑一声，呵呵，我要是不赖账，我还能叫周智新？

他说，嗯，我截图留证了。

我呸了他一口，死瞎子，哪只眼看到我求你了？还截图？你有耐性待到明年秋天不转服再说吧。我说：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他说：嗯，我打算一直待在这个服养老了，有的是时间等。

我待你妈啊！我等你妈啊！我气急败坏地关了密语，发现地区已经搓了三圈麻将，由瞎子翻译，辣条月饼三连庄。我不免好奇瞎子是哪儿人？为毛对杭州麻将的规矩了如指掌。当然，不管他是哪儿人，他都是个贱人。

“嘿！我直接就看不懂了。”黄学平扭了扭身子，摇得椅子嘎嘎响，“这个璞玉平时装聋作哑的，今天怎么老插自己人的刀？”

我说：“呵呵，大概吃了翔了。”

黄学平说：“哦，那我希望他天天吃翔。”

“芷莘叠叠！芷莘叠叠！”五仁月饼急吼吼地跑到我们频道，我还以为他火烧屁股了来找我帮忙。

我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叫姐姐就行，不用叫爹。”

五仁月饼娇笑着说：“哦哟，你又嘲笑我。”

我说：“干嘛干嘛干嘛？”

五仁月饼说：“我们刚才输给酷刑了啦，好伤心。”

我说：“谁让你们势力职业不平衡，你以为真能靠三队翘翘炸出一片天啊？”

五仁月饼说：“不对不对，今天煤老板的打法好奇怪。”

007 插嘴说：“煤老板还在拉肚子，是小秘书指挥的！”

我松了口气，不用再被拖鞋砸脸了。

黄学平说：“拉啥肚子？”

007 说：“他看了高长老的微博。”

我说：“也是，与其希望璞玉天天吃翔，不如让他多看看高长老的微博。”

五仁月饼说：“千万别啊，他拉肚子丢是小秘书指挥，好难打。”

黄学平说：“好，我有数了，大概还有五分钟，大家都准备准备。”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连忙传送回家园脱了醉太平换上剑圣弟子服，我满意地点点头，很好，美工尊严蓝，躲在人堆里一点都不显眼。我跑回演兵 NPC 前，站在边上黄学平看了我一眼唱道：“村里有个人妖叫小新，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滴大眼睛，杰宝粗又长~”

我说：“你杰宝炸了。”

黄学平倒吸一口凉气：“嘶~想想都好痛。”

我懒得搭理他，问：“007，对面小秘书怎么安排的？”

007 说：“一共 5 个冰心，两两一组游走洗旗守点，小秘书说不要在乎击杀伤害，他们只求胜利。”

我说：“嗯，平平指挥吧，输赢无所谓，你们一定要帮我点死璞玉。”

007 说：“好巧，煤老板刚才回来坐了半分钟，我听到他交代势力里的人说，‘鸩毒指挥，输赢无所谓，你们一定要给我弄死芷莘！’说完他又跑去厕所了。”

我说：“平平，我想早点洗洗睡了。”

黄学平说：“别啊，有你在其他人轻松多了。”

我趴在键盘上有气无力地说：“我得累死……”

黄学平说：“让乐乐请我们吃海鲜自助。”

我说：“好，我要吃 398 一位的……”

黄学平说：“莫问题啦~我替他答应你了。”

我抬起头，取消屏蔽环顾四周，心理作用还是眼花？我怎么觉得酷刑的人都盯着我眼冒绿光啊？

话说，如果家仆系统再早出个两年，我可能都没办法出安全区了，前脚刚踏出去后脚就被人杀了拖回家当洗脚丫鬟，煤老板、剁椒鱼头和小坏蛋组好队首当其冲，一个抽蓝两个砍，你一刀我一刀，杀我一回不掉侠客丹青就杀两回，今天是你捡的明天我来捡。真到了那时候，以我的尿性，肯定会站在九黎南门安全区和非安全区的交界线调戏他们仨，我跳出来啦~我跳回去啦~我又跳出来啦~我又跳回去啦~我能想象得到那两天机提起拖鞋又收回去提起拖鞋又收回去剁椒鱼头的龙魂飘过来又飘回去飘过来又飘回去甩了我一脸水但就是打不了我的蠢样子，我绝对边蹦跶边对着他们做表情，怎么样~来打我呀~哟~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

然后煤老板说来说去就是那几句：“有种你就出来，别缩在里面像只王八！”

再然后小坏蛋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啧啧，芷莘姐姐到底艺高人胆大，这么喜欢躲安全区？真是勇敢不怕死。”

最后剁椒鱼头说来说去也是那几句：“怂胚！垃圾！人妖变态死同性恋！”

我说：“我就是只小王八，我不光垃圾我还是个怕死的废物点心，你们快跨进来为直男直女们除害。我跳出来啦~我跳回去啦~我又跳出来啦~我又跳回去啦~”

这么一想，我能把仇恨拉得比联盟主都稳，果然还是因为人贱嘴欠……

我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问：“谁把位置腾出来给我的？不如让她回来吧……”

黄学平说：“是馨姐，她检查女儿作业去了。”

我说：“我帮她检查，她来打，行不行？”

黄学平说：“不行，你从初中起数学考试就没及格过了，她放心你我还怕你误人子弟呢，你老老实实给我打演兵吧。”

默默看了眼包里的神农，想到又要磕掉一本我就心疼，习惯性精修了一下装备，花了整整 19 金，今天的树算是白种了。我泪眼婆娑地说：“小的们，你们报答爸爸养育之恩奶你之惠的时候到了，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来保护好我！听到没有！”

话音刚落，黄学平发出一阵嘎嘎嘎的奸笑：“艾玛，看了三玄修爆料敏力剑要崛起啊！”

小谷说：“最好别加强敏力剑。”

黄学平问：“为毛？”

小谷说：“加强敏力剑？那我花了这么多钱转魂剑不就浪费了吗？”

黄学平又嘎嘎嘎地笑：“太不要脸了你！”

小稻说：“还有几分钟打酷刑啊？我要去敷个面膜。”

五仁月饼问：“小掉~小掉~你用的啥面膜啊？”

小稻说：“你怎么还没滚？”

五仁月饼说：“你先告诉我你用的辣个牌子的面膜。”

小稻说：“太阳哥哥啊。”

五仁月饼愣了愣说：“……啥太阳啾啾？”

其他人又疯狂地笑了起来，小稻说：“是太阳哥哥啦！”

脑回路常年堵车的五仁月饼还没发现小稻是故意的，继续问：“对啊，太阳啾啾，哪个国家的，我怎么没听过？”

馨姐说：“行了，你们别逗他了，我女儿的家庭作业有道数学题好难，赶紧帮我算算，一个车夫，赶着一辆马车，车上坐着3个人，每个人背着3个袋，每个袋里装3只大猫，每只大猫带着3只小猫，每个小猫带着3只老鼠作为干粮，问一共多少条腿。”

黄学平说：“你女儿才二年级吧题目就这么难了？憋急，我拿计算机。”

小稻说：“没用的家伙，是11188条腿。”

小谷说：“是11192条。”

小稻说：“怎么可能！你怎么多出4条？”

小谷说：“还有一匹马。”

五仁月饼说：“不对不对，你怎么知掉只有一匹马？要拉动这么多东西起码三匹马，还要再加12条腿。”

小谷说：“万一车上有残疾人呢？”

黄学平说：“对对对，不光人残疾，猫也有可能残疾。”

小稻说：“你这么扯就没完没了了，那老鼠也可能残疾啊！”

五仁月饼说：“丢算没残疾老鼠，谁知掉辣只猫嘴馋了啃掉一条腿两条腿的也是有可能的。”

小谷说：“那在只有一匹马，没残疾人残疾猫残疾老鼠也没猫嘴馋啃老鼠腿的情况下，是不是11192条腿？”

馨姐说：“可是题目没标这么清楚。”

黄学平说：“那简单，你就把几种情况下会有几条腿都写上去。”

馨姐说：“老师不会骂人吧？”

小稻说：“他敢？立马投诉他。”

馨姐说：“是我不敢，投诉老师？以后肯定要给孩子穿小鞋。”

五仁月饼说：“也是，现在某些老师啊，啧啧，前天吧，辣条班里的玩具钢琴坏惹，他老师非说是辣条干的，让家长来赔，辣条不敢告诉爹妈就叫我去惹，老子就问她，有什么证据证明是辣条干的？她说班里最后一个碰钢琴的是辣条那肯定是辣条干的。我说，你搞笑吧，我现在跟你握个手，你明天怀孕了孩子丢是我的了？”

黄学平说：“那也不是没可能的哟。”

五仁月饼立马反应过来说：“哎呀，你这个人真是不健康！那啥换了新地址我都好久没有嘿嘿嘿了，那孩子肯定不是我的！”

小谷说：“我有新地址。”

五仁月饼说：“给我给我给我!!!”

黄学平说：“我也要!!!”

小谷说：“一人给我 50 金，谢谢。”

黄学平说：“不就 50 金嘛？五仁！给他！然后你再发给我，我们就能省 50 金了，对不对？”

五仁月饼说：“对个毛啊，凭什么要我给？”

黄学平说：“你土豪嘛~还差几个红莲就出大翅膀了？”

五仁月饼说：“你瞎哦？我全身 288 钻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黄学平说：“最近红莲什么价？我看看我领个年终奖能不能咬咬牙砸个大翅膀装嘚瑟。”

五仁月饼说：“让芷莘叠叠去问问原小草好惹。”

黄学平说：“智新？周智新？人呢？死哪儿去了？”

是的，没人理我，我一脸冷漠听着他们从要不要加强敏力剑开始扯，然后这群残疾生物做了一道集中了世上所有残疾动物的数学题，又抨击了现下部分老师对学生不负责的情况，还顺道交流了某网站的新地址，终于想起我来了。

我说：“我死了。”

007 大喊一声：“芷莘姐姐！新消息！小秘书让大家别理煤老板，多洗旗守点，能赢尽量赢。”

我心头一暖老泪纵横：“007，只有你还关心我，整个 S 服对我最好的就是你了……”

007 说：“不过小秘书又说让璞玉注意点杀你。”

我说：“啊？！什么？哦！不！我不相信！我的小秘书，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不能这么伤我的心啊，我是爱你的！”

007 说：“醒醒吧芷莘姐姐，人家看你就跟看二货是一样一样的。”

我捂着心口，仰天长呼：“天呐！我的小秘书，你是在怪我没能把你从万恶的煤老板身边解救出来吗？！”

007 说：“芷莘姐姐，你有在听我说话吗？你有空演美男与野兽不如先担心担心璞玉会不会又满场 the one 你。”

听到瞎子的名字就扫兴，我不由自主地翻了个白眼：“那条鱼钩？他敢 the one 我？刚才已经被我戳得毛都掉光了，一会儿给他个面子，就杀个两三回好了。”说这话的时候我是很心虚的，只能默念，瞎子啊，瞎子哟，你可千万得有点诚信观念给我留点面子哇，这事成了，我就不跟你计较骗我军姿抢我天域的事了。

我不太放心，赶紧发消息问瞎子：“小秘书让你点杀我了？”

他说：“有吗？我很困，没听清在他说什么。”

我说：“困就滚去睡觉，还打什么演兵？”

他说：“[吐舌头]

我说：“我不管你死活，但是答应我的事你要办到。”

他说：“咦，芷莘姐姐翻脸的速度比翻书都快，你刚才不是这个态度。”

我说：“恩威并使才是当爹之道。”

他说：“有魄力，答应我的事你能办到的话，我也一样。”

我说：“好的，再见。”呵，姓陈的甲方上帝都不能把我怎么样，你还能把我咋滴？

“熹贵妃！你好大的胆子！”我爸又在客厅看甄嬛传，又演到滴血认亲了，这段不管看了多少回明知道甄嬛又在开挂虐小怪可我爸还是看得很紧张，我感叹了一句：“眉姐姐又又又要死了……今年都来回死了六趟了。”

演兵开了，我生无可恋地点开 NPC，黄学平鼓励我说：“周智新，邪不胜正，受不压攻，挺直腰杆，你一定能撑住！”

我说：“我本来就是同性恋，还是个纯 0，我直你妈啊！”

第 24 章 谁是奸夫？

从传进战场开始，我的左眼皮就不停地跳，我问黄学平：“平平，左眼皮跳是什么意思？”他又开始放数码小畜生了，和着调子哼哼唧唧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哟~”

我说：“不能够啊，今天我倒霉成这样……”

他想了想，用赵本山的口气说：“……转移了。”

我说：“怎么不移到你那儿去。”

“年轻人科学点好不好？眼皮跳是因为你睡眠不足。”黄学平清了清嗓子说，“不跟你废话了，干正经事。你们都传进来了吧？来来来，冰心刷好本脉，老规矩，一队二队去里岛……”

小谷说：“等等，我觉得气氛不太对。”

黄学平问：“嘛气氛？”

小谷说：“你们闻闻，空气里没有血腥味。”

我傻了吧唧还真嗅了嗅说：“是没有。”

小谷说：“你们再听一听，感受不到对面一点杀气。”

我闭上眼：“真的，好安静。”

小谷说：“再看一看，平平的 F 盘里谁主演的岛国片子比较多……”

我说：“不用看了，我最常听到的声音是吉泽明步。”

小谷说：“听说做补天跟苍井空更配哦……”

黄学平说：“你们两个油猫病？一个死基佬隔着几万米网线还能听出成人片女主是苍井空还是吉泽明步？小稻呢？赶紧喂你男人吃点药。”

“该吃药的是你！把歌给我换了！”我的眼皮跳得更快了，翻开战场界面，酷刑除了煤老板以外主要战力都进来了，包括瞎子。明明一场恶战在即，巴蜀演兵场上空为毛回荡着一股欢脱愉悦的气氛，我静心 13 秒，终于发现了端倪，一拍桌子骂道，“黄学平！谁让你放一休哥了？！”

他嬉皮笑脸地唱：“割鸡割鸡割鸡割鸡割鸡割鸡~阿姨洗铁路~割鸡割鸡割鸡割鸡割鸡割鸡~智新桑~”

我被他逗乐了，无奈地笑着摇摇头，给周围的人都刷好本脉，上马跑到里岛旗子底下，我又开合体又东跑西跳到处蹭别人的 buff，随时做好挨顿胖揍的万全准备，可一休哥已经唱完都开始放樱桃小丸子了，北帐里岛东西两营四面旗子也全洗下来了对面还没个活人过来，傻站在里岛的我们从摩拳擦掌到偃旗息鼓再到相对无言，一阵风过，我打了个寒颤，脑海里飘过一条弹幕，寒叶飘零撒满我的脸，敌对叛逆伤透我的心……黄学平终于忍不住骂道：“卅尼嘛！什么情况？！东营西营有红名过去吗？”

三队四队的人纷纷表示没有。

黄学平喊道：“007 呢？关键时刻死哪儿去了？”007 没回答。

“你们别动，我去他们家看看。”现在这情况已经不是不太对劲而是很不对劲了，酷刑的人受煤老板影响太深，各个又蠢又泼，打起架来不要装备耐久，还没让他们冲他们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荷尔蒙隔着栅栏探出头汪汪汪汪，今天怎么全安静如鸡了？难道集体研究了高古老的微博排队上厕所拉稀去了？我跑到南帐，大老远看到旗子底下只站着一个红名，还是一脸呆滞两眼无神的瞎子，周围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我放心大胆地跑到瞎子跟前蹦跶了两下，他没鸟我，我对他做表情，他还是没鸟我，“这坑爹玩意儿不是打电话就是走开了。”我嘀咕

道，“奇怪了，其他人呢？”

黄学平问：“怎么了？”

“没看到人，我再找找。”我戳了瞎子一针出气，跑到炎麒卫备战区门口，一大群红名全窝在里头开大会，场面太壮观，吓得我调转马头就要溜，刚撒开蹄子却看到小秘书化成了青烟走了，由小秘书领头其他人也一个接一个退出了战场。不用猜，肯定是煤老板又开始作死了，嚶嚶，怜爱我的小秘书5秒。还没怜爱他到5秒钟，我灵光一闪，边往南帐旗子底下跑边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对面开始退人了，你们先别过来。”我停在瞎子面前，对着他嘿嘿一笑，开始往他身上丢技能。

黄学平问：“你噼里啪啦的干什么呢？”

我没理他疯狂地按着键盘，终于下了瞎子90%的血，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我说：“哎呀，哪有空跟你说话？我撤回来的时候被璞玉发现了，他追上来了，我和他单挑呢！有点吃力！”

黄学平说：“你行不行啊？一队的跟着我去南帐把旗子洗下来，其他人原地待命。”

时间凑的正好，黄学平刚跑过桥，我一个鬼枯藤戳死了瞎子，全场首杀。我嘚瑟道：“啧啧，这鱼钩屡战屡败仍不气不馁，我敬他是条汉子！”

黄学平不无惋惜地说：“这个璞玉啊，白瞎了一身好装备……”

小谷说：“我以为刚才芷莘姐姐在吹牛，没想到璞玉真的打不过一个出了名加血手软打飞机跑路腿快赛秒射的冰心。”

小稻说：“曦酱终于有伴了。”

“你们什么意思？”我指着远处猪圈里刚复活起来的瞎子说，“只要我往那一站，他绝对不敢出猪圈你们信不信？”

黄学平说：“您一路走好啊~”

我气鼓鼓地跑到猪圈门口，对着瞎子又是跳舞做鬼脸又是拳打脚踢怒目而视，他始终没反应。

黄学平说：“姐姐，别玩了，一会儿人家截图上论坛挂你了，回来洗洗旗声多。”

我呸了瞎子一口，灰溜溜地回到旗子底下。

黄学平密语我说：智新，我有个事，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我说：有屁快放。

他说：放了你别炸毛。

我说：什么呀？

他说：刚才吧，你跟那条鱼钩隔着猪圈面对面的时候……呃……我突然发现你们两个的名字，有点像情侣名……

我转头往猪圈看去，瞎子已经不见了，应该是太长时间没动被踢出去了。活该，煤老板怎么还不把他逐出势力。

我说：明天我给他点钱，让他把名字改了。

他说：为什么不是你改？

我说：谁先改就意味着谁先认怂，懂吗？ID是一个号的尊严！

他说：那你也太有尊严了，你没变性前叫啥来着？那名字霸气的简直过目不忘啊！

我说：滚球。

“报!!!!!!”007终于出现了，伴随着一声惨叫。

黄学平骂道：“你死哪儿去了啊？酷刑怎么回事？人都跑光了！”

007说：“说来话长！”

黄学平说：“长话短说行不行？”

“行，小秘书组织最后一场演兵的时候让璞玉注意点杀芷莘姐姐小秘书喊了璞玉好几声

他都没回答演兵开了以后璞玉终于有反应了说自己有点困尽力吧万年冰山小秘书破天荒笑了说你再忍一会儿打完就可以睡觉了这时煤老板捂着肚子从厕所里出来他大声问小秘书你对着谁笑了谁允许你对别人笑了，呼~”007喘了口气接着说，“煤老板又摔杯子又砸门单方面跟小秘书闹起来了。”

我耸耸肩，果然没猜错，煤老板这个独占欲，也是没谁了，只是可怜我的小秘书哟。

黄学平说：“他们闹归他们闹，其他人不用都退吧？”

007说：“小秘书不肯告诉煤老板刚才对谁笑了，那么容易商量还能是煤老板吗？他不准其他人再打了，让他们全部退出来，一个个审问过来，到底谁才是奸夫。”

黄学平说：“煤老板也太任性了吧？”

“他又不是第一次这么任性了，很稀奇？”我问，“有人招供吗？”

007说：“谁敢啊，很有默契统一口径说好奇高长老是不是真的法力无边，全去看她微博了，大家就都拉肚子了，所以不知道小秘书在跟谁说话，再然后煤老板把麦关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忙问：“他不会对我的小秘书怎么样吧？！”

007说：“不会，煤老板对小秘书没办法，吵一吵闹一闹，小秘书帮他顺顺毛就好了。”

我说：“我也要小秘书帮我顺毛！”

007说：“他可能喜欢大型恶犬，你这样的……”

我说：“我怎么了？！”

007说：“芷莘姐姐也是不容易，斗不过狐狸精抢不过高加索。”

我说：“我打死你信不信？”

黄学平说：“你先别打岔，要不要让007告诉煤老板奸夫是璞玉让他们内讧？”

我说：“不要！”

黄学平问：“为什么？”

我结结巴巴地说：“呃……嗯……哦……反正就是嗯……会伤害到我的小秘书，你们都不准说出去！”

黄学平说：“瞒得住吗？”

007说：“没关系的，只要跟小秘书说过话的，无论男女都是小三，今天是璞玉明天说不定就是么鸡了。”

我嘟哝道：“这都没分手，绝对真爱……”

黄学平说：“那你还老惦记着小秘书，有色心没色胆的家伙。”

我说：“惦记都不让人惦记了？我只跟他说过一句话，不让我惦记我怎么解相思啊？”

黄学平说：“你什么时候跟他搭过话了？”

“……你管我？！”老子又差点说漏嘴了。

演兵结束，人妖踩背大保健撸你一嘴毛分堂……莫名其妙拿了第一。

我从战场出来，经过瞎子面前，他直挺挺地站在那，我骑着拓拓绕着他跑了两圈，丫还没回来吗？忙成这样不止秃顶会直接光头的。说真的，我们今天赢得这么轻松全是瞎子的功劳，该谢谢他吧？我看了眼他的名字默念道，璞玉？芷莘……搁哪对男女玩家身上，的确有那么一点意思。当然我也不可能真的出钱让他改名字，我怎么跟他说？你这名字看起来跟我很像情侣名，你赶紧改了吧？这跟故意撞到霸道总裁怀里装艳遇实则碰瓷的玛丽苏有毛区别？尴尬都溢出显示器了喂。巧合而已，我当没看到你当不知道也就过去了。

我摇摇头，大概名字带“璞”的男人脑子都没瓢。

折腾了一天我也很累了，不到十点就哈欠连天，没精神再打架口水，于是早早关了电脑洗澡睡觉。

身处黑暗之中，人一旦静下来，心底里所有的不愿为人知的秘密就会肆虐全身，这晚，

我以为我不会再等，可我仍抱着幼稚的希冀夜不成眠……或许他已经熟记了我的电话号码，或许他总会有办法从别人那得知我的联系方式。

可惜我没能等到，带了七分失望，我对自己说，你从来没有得到过，何必要惧怕失去……最后我只剩下那三分自欺欺人的释然。

第 25 章 基佬的第六感很可怕

我有生以来头一回尝到了牵肠挂肚的滋味，像一杯苦瓜芹菜洋葱香菜混合生榨汁，又苦又涩又冲，喝了能成仙我也不想再沾一滴。

食堂大妈 3 号走的第……不知道第几天，不管肉包子里的馅新不新鲜我都不敢吃了，连带着看啥都像昨天卖剩下的。在食堂转了两圈还是想不好吃什么，最后我买了根玉米棒子垂头丧气地上楼，步伐沉重眼皮老跳。刚走进办公室，黄学平就对着我大呼小叫：“智新！智新！快来吃包子！”

“不吃……”吃吃吃，一天到晚就知道吃，以前最多就是坨肥肉吃不死你，现在谁晓得里面是什么东西，吃不死你？！我连头都没抬，懒洋洋地飘到座位上才发现俞小鱼也在，我强打起精神和他打招呼，“小鱼总早。”

俞小鱼把饭盒递过来说：“吃个肉包？”

“咦？不是食堂买的？”看着眼前的肉包，薄皮大馅十八个褶，我一下来了精神。

庄子乐说：“小鱼总亲手做的。”

俞小鱼说：“我今天起早了，所以试试手。”

我说：“到底是大厨的儿子，太专业了！”

俞小鱼把饭盒塞我手里说：“少拍马屁，快吃吧。”

我拿起一个咬了口，感慨道：“皮软肉嫩，油而不腻！好吃！甩食堂大妈 1 到 9 号几百万条街！”

俞小鱼点点头：“嗯，那都归你了。”

我埋头啃着包子应道：“好好好！”

黄学平忙说：“别全吃了，给我留一个啊！”

“你已经吃了三个了，剩下的都是智新的，不许跟他抢。”俞小鱼拍拍我的肩膀说，“多吃点，你最近有的忙了。”

“什么？”我听他的语气有点怪，抬眼看他，“谁又替我瞎揽活了？”我指着黄学平问，“是不是他？！”

黄学平忙摆摆手说：“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俞小鱼冲我笑了笑：“他不敢，这不快年底了，肯定会很忙的。”

按往年的习惯，春节放假前最后一个月我们基本不干活了，全公司出动收尾款，那叫一个鸡飞狗跳。

“智新！救命啊！！”隔壁组负责城北中心室内装潢设计的蠢直男跑过来抱着我大腿哭天抢地，“帮我选个沙发的颜色吧！”

我白了他一眼说：“沙发而已，你搞不定？”

蠢直男擦了把鼻涕：“挑了十几个了，他们都不满意，精装部的经理还嫌我审美有问题……”

我问：“这么拽……谁啊？”

庄子乐说：“梁孝廉，前天刚升上去的。”

“啧，麻烦了，那个面瘫小白脸很难对付的。”我想了想，捂着我的小圆脸羞涩地说，“不如让我用我的美色去迷惑他吧……”

庄子乐说：“在你迷惑他之前我拜托你看看日历，别忘了明天早上9点就要提报VI系统的最终方案了，人董事会都要飞过来两个，要是搞砸了，你跟我就只能卷铺盖回家做代练了。”

“知道，今天上午我再把细节调整一下就可以了。”我撇了撇嘴，再说了，做代练有什么不好的……

庄子乐说：“那你还不赶紧的？”

我说：“等我吃完早饭嘛！”

蠢直男问：“那我怎么办？我今天中午之前就要把效果图给他们，难道我真的要死在沙发上？”

我说：“你个2B……爷爷给你指条明路，梁孝廉喜欢暖色系的，你选一个暖色系又耐脏的颜色，我保证你一次过关。”

蠢直男问：“真的？”

我踢开他说：“骗你我能一个金玉开到天域针？去去去去去！”

“谢谢爷爷！”蠢直男打着滚走了，俞小鱼说：“好了，你们吃完好好干活，我先上楼了。”

“小鱼总走好！”我们三个起身目送他出去。

庄子乐伸了个懒腰，长叹道：“哎哟~过年前把城北中心的设计费全收回来，咱可以过个好年咯~”

然后我的右眼皮跳得更厉害了，我问：“右眼……是跳灾吗？”

黄学平说：“呸呸呸，转移了！”

我眨巴眨巴眼睛说：“可能移不了了，两只都开始跳了……”

庄子乐说：“戳瞎。”

事实证明，基佬的第六感很可怕。

上午10点半左右，我终于将城北中心VI系统的方案全部调整完毕，我靠在椅背上审视这套倾注了自己整整三个月心血的杰作，确认万无一失后，我刚按下保存，庄子乐忽然低吼了一声：“怎么回事？！”他很少这么暴躁，我疑惑地抬起头，却见他面如死灰。

黄学平也急了，问：“怎么了？”

庄子乐缓缓摇了摇头，看他脸色越来越不对劲，我忙起身走了过去，才发现他整个人都在打颤，我按住他的右手：“乐乐？”

“智新，你看……”他好似丢了魂一般。

“怎么？”顺着他的视线向他的电脑看去……我难以置信地瞪大眼，脑子里轰的一声然后一片空白。

“你们看什么呢？”黄学平也走了过来，俯身看着庄子乐的显示器念道，“城西新世纪商务大厦于今日上午9时正式……他们这批户外导视系统的风格怎么跟智新正在做的这么像？！”

我还没完全回过神来，摇摇头说：“不仅仅是像，也不仅仅是即视感，是除了logo以外几乎一模一样……”我指着新闻照片上新世纪商务大厦的精神堡垒，“包括底座的暗纹……”我再熟悉不过了，这是从陈唯璞的书上找来的灵感，我亲手一道道画出来的。我说：“很明显，我的方案被盗了，盗走的还是矢量文件。”矢量文件对于我们这行的人来说等于心脏。

黄学平狠狠地一捶桌子，低声骂道：“什么情况？”

“我怎么知道？”我闭上眼天旋地转，思绪乱糟糟搅成了一团。

庄子乐说：“智新，我们是不是完了……”

我深呼吸，按住他的肩膀说：“先别急，冷静，千万要冷静……”

这时老板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对着我们三个喊道：“周智新！庄子乐还有黄学平！马上到我办公室来！”我浑身一颤不敢吭声，他见我们都没反应，又喊了一遍，“快点到我办公室来，听到没有？！”

其他同事也被吓得不敢，偷偷摸摸向我们投来同情和祝福的眼神，我咽了口水，佯装镇定应道：“好的，来了。”

庄子乐晃悠悠地起身说：“出来就得写辞职报告了吧……”

我和黄学平把他扶住，我说：“先搞清楚情况再写也不迟。”黄学平说：“对，死也要死得明白。”

庄子乐说：“别讲那么晦气的话。”

黄学平说：“怕什么？事到如今，再晦气也就这样了。”

我说：“现在把我眼睛戳瞎还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庄子乐拍拍我抓着他胳膊的手惨笑着说，“你的眼睛多好看，戳瞎了浪费，我们大不了回去做代练。”

黄学平说：“我可以找个女老板包养……”

我带着哭腔说：“你们两个二货，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实在不行……我出卖点色相抱着陈唯璞的大腿哭，有用吗？

第 26 章 恭喜我们，撞枪口上了。

我、庄子乐和黄学平站在老板办公室门口等待斩立决，我握紧拳头安慰他俩：“我们三个臭皮匠不管遇到什么大风大浪都是互相扶持挺过来的，这次一定没问题！”

庄子乐说：“但愿吧。”

黄学平说：“让我知道是谁干的，我一定把他拆了喂狗。”

“怎么喂、喂哪条狗以后再说。”我拍拍胸口给自己壮胆，“只要能活着出来。”

进去后，我们仨一字排开战战兢兢地站在老板跟前，大气都不敢喘一口，老板一言不发滚动着鼠标看新闻，脸色煞白。办公室里一片死寂，我冷汗都下来了，度秒如年。

“忠哥……”庄子乐忍不住上前一步试探他。

老板终于爆发，扔了鼠标，拍着桌子骂道：“怎么回事？！你们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我说：“我的方案被盗了。”

老板顿时暴跳如雷：“废话！你当我瞎啊？我就是问你们怎么会被盗的？你们三个干这行也好多年了吧？这么点事也办不好？脑子里成天都在想些什么？”

我说：“我承认是我出的差错，但是我电脑有密码，文件夹也加了密，公司网络又有限制，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老板瞪着我说：“方案已经泄露了！人家已经光明正大的摆出来了！还开了新闻发布会昭告天下了！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明天提报最终方案，他们集团三个老大全部到场，我麻烦你们先想想明天该怎么办！”

黄学平说：“还有下午加一晚上时间，应该来得及把颜色和暗纹进行调整……”

老板打断他说：“你也太天真了，光 VI 系统我们就收了甲方 26 万设计费！26 万！你意思换个颜色拿堆二手货给别人？！”

我问：“都……已经知道了？”

“还没捅到总部去，陈总先帮我们瞒下了。”老板叹了口气，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揉着自己的太阳穴说，“刚才还是陈总打电话让我看的新闻，这事不解决，他上头怪罪下来，

我们两拨人不管是甲方还是乙方都会死的很难看。”

陈唯璞吗？他现在一定也很为难，来杭州负责的第一个项目，却因为我的疏忽搞成这样；我再看看老板，他身体那么差，肝也有问题不能动怒……我说：“这事全部责任在我，老板你放心，明天的会议上我会说明一切，该承担的责任我来承担。”

老板点点头，说：“好，我问你，甲方各部门经理包括陈总全部下马换人，而我们将失去最大的集团客户，周智新，这些损失你打算拿什么承担？”

“我……”我着实无言以对也无计可施，我一个底层搬砖的能拿什么来弥补这一切？

“不用他承担。”有人推开门一阵风般走了进来，我闻声心下一惊转头看去，是陈唯璞，他冷着脸说，“这件事我负全责。”

老板忙站起身迎了过去：“陈总，你怎么来了，我们……”

陈唯璞摆摆手：“时间紧迫，长话短说。”他看着我问，“我听老曹说你之前是不是还有一套备用的方案？”

我一时间反应不过来，怔怔地答道：“啊？对，是……当时因为觉得风格有些出入所以没选那套。”

他说：“有备份吗？”

我说：“有，都刻了盘存档的。”

他点点头：“好，把它带上跟我走。”

我说：“去……去哪儿？”

他说：“去我公司。”

庄子乐忙问：“需要我帮忙吗？”

“需要，不过……”陈唯璞看向黄学平说，“庄子乐留下，你跟我走。”

黄学平说：“我是负责工艺技术的，设计这块还是庄子乐他……”

“我让他留下有更重要的事。”陈唯璞侧过头对庄子乐说，“我只给你四个小时，也就是今天下班前你必须查出来是谁泄露的方案。可以办到吗？”

庄子乐说：“没问题。”

我愣愣地盯着陈唯璞，都火烧眉毛了，他还是一样沉稳冷静，哪怕骂我一顿出出气也好，这种不急不躁的态度反而让我愈发感到愧疚。他对上我的视线，不太明显地笑了笑，我会意点点头，说：“我出去拿东西。”

他也跟了出来，走在我身后轻声说：“别担心，有我在。”

我呼了口气，终于冷静了下来不像方才那么焦躁，心里踏实了不少，现在除了相信他，我别无选择。我说：“好。”

五分钟后，我带齐东西和黄学平跟着陈唯璞下楼，黄学平不知道哪来的电灯泡觉悟，全程自带结界离我俩一米远，包括在电梯里。出了公司大门，站在陈唯璞的车前，黄学平看看我，我看看他，他又看看陈唯璞，我也看看陈唯璞，陈唯璞始终面带迷之微笑正视前方，最后黄学平讪笑着说：“我……自己开车去好了，呵呵呵呵呵。”

陈唯璞满意地微微点头，打开后车门，我瞥了副驾驶座一眼，心想，算了，时间不多，还是别跟他计较这些了。我一低脑袋很自觉地钻了进去。獐头鼠目老司机看到我，笑呵呵地说：“周先生，你好，好久不见了。”我冷笑着说：“你好你好。”你少放屁！你主子昨天刚性骚扰过我！

陈唯璞上车后把ipad递给我：“这里是新世纪商务大厦现场部分户外导视系统的照片，你仔细看一下，能不能看出来我们的方案大概是什么时候泄露出去的。”

“我刚才看过了，光一个精神堡垒的制作工期起码十天，也就是说最迟十天前就已经被盗了。”我接过ipad随意翻看着，“没错，有些细节还是我们上一次开会前的稿子，会后我都已经修改过了。”

陈唯璞说：“他偷了你两次。”

我惊道：“你怎么知道的？”

他说：“那个精神堡垒底座的暗纹……”

“呃……”居然被他一眼看穿，我很尴尬也不得不承认，“是……书上的案例。”

“我的书。”

“对。”

“你画的没我好看。”

“我早说过了，我能力有限。”

“周智新。”

“干嘛啊……”我偷偷瞥了他一眼，刚刚没注意，现在才发现这王八犊子又换眼镜了。

“我昨晚睡着了，忘了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哦……贵人多忘事嘛，可以理解。”虽然只是淡淡地应他，我心里一口郁气已尽数消散，那股又苦又涩又冲的味道却还留在唇齿之间徘徊。

他说：“今天，我们可能要通宵了。”

我问：“嗯，你打算怎么办？”

他说：“我在老曹那看到了你之前提交的备用方案，其实很不错，我不知道他们当初为什么选了现在这套。”

我嘟哝道：“审美有问题呗。”

他说：“抓紧时间把备用方案深化一下，有需要的话我给你打下手。”

我说：“不用了吧？”你给我打下手？我得折寿！

他说：“没关系。”

我说：“咦？那我可以随意使唤你啦？”

“当然，不过今天我们只能谈公事。私事……”他勉强挤出个苦笑，“等我们逃过这一劫吧。”

你以为我会跟你谈私事？想得美啊你！我问：“其实你也很担心，是吗？”

他不以为然地说：“对，我还不想被逐出家门。”

“至于嘛，我听说了，你爹是大股东，不会真的把你逐出家门的。”像我这种炮灰就难说咯……

“那你没听说他跟新世纪的老总是老同学，两个人见面就开掐争了一辈子你死我活有我没我？”

“不是吧……”

他耸耸肩：“恭喜我们，撞枪口上了。”

我抹了把眼泪：“不早告诉过你咱俩八字不合了吗？现在比断手断脚还惨！不知道是我晦气还是你倒霉！”

“是我倒霉。”他伸手捏了捏我的脸，笑着说，“遇到你了。”

我挥开他的手，骂道：“你还有心思笑啊？”

“难道跟你一样欲哭无泪吗？”他整理了一下衣服，“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要把你带到我那办公？”

我说：“在庄予乐没查到谁是内鬼之前，你们公司是最安全的，明天上午9点的会议，我也不用来来去去在路上浪费时间，说不定还能腾出一两个小时来打个盹。”

他又伸手揉揉我的脑袋：“你比我想的要聪明。”

“别搞乱我的发型！”我拨开他的爪子护着自己的脑袋，想了想说，“喂……陈唯……陈总。”

“嗯？”

我犹豫了片刻，问：“你就没怀疑过，是我抄别人的方案在先吗？”

“没有。”他坚定地对我说，“我只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还有基佬的第六感。”

我暗骂道，这二货总有在我打算好好跟他相处的时候瞬间让我不想再看到他的本事，别学我说话行不行？更何况……

基佬的第六感真的很准的！——周智新

第 27 章 有你在，我一点都不担心会失败。

陈唯璞，你相信因果轮回吗？

两年前，我偶然发现一家竞争对手的投标文件都是交给公司附近某图文店打印装订的，我把这事告诉老板时随口说了句：“幸好我们自己有装订的机器，标书这种东西发去外头打印迟早要出岔子，哪天图文店的小妹收了谁的钱，他们的底价还不被掀个干净？”我没想到一周后，老板居然真的买通了方圆百里内所有的图文店，从此，但凡是最低价中标的工程，我们没再失过手。对于这件不太光彩的事，我虽然感到非常不齿，但我没资格也没立场指责老板些什么，更别说阻止他了。他说过，他也想干干净净地赚钱，可是钱从来都不干净。

或许，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正是我和他的报应。这是因果。

“抱歉。”归根到底是我的错，这个时候再护着面子就是我无耻了，我应向陈唯璞声对不起。

他说：“不用。”

“我今晚一定把方案赶出来。”

“嗯，万一做不到呢？”

做不到？那还能怎么样……我低下头，沮丧地说：“最坏的结局就是我被开除，你被扫地出门，体弱多病的老板被气死，其他人我也管不了了。”

他说：“你不想被开除，我也不想被扫地出门，你老板一定也不想被气死，所以从现在到明天开会前，我和你，没有万一更不能有如果。”

我抬起头很认真地看着他：“我会全力以赴的！”

“我知道，可是真的天不遂人愿的话……”他摸摸我的脑袋，柔声说，“我会想办法保全你。”

“不行！明明跟你没关系。”

“我站在这个位置，出了问题哪怕所有人都说和我没关系，我也不可能心安理得地置身事外。”

“我也不是那种自己犯了错就随便甩锅的人。”虽然游戏里干架看形势不对第一个丢下队友脚底抹油的都是我。

他盯着我看了片刻，无奈地说：“周智新，你长得乖乖巧巧的，脾气为什么这么犟？”

“你管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会连累你。”欠别人太多，等到发现自己还不了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这辈子还不清，下辈子还会纠缠在一起，接着欠继续还，生生世世。这是轮回。

“哦？你难道不是在担心……”他又掐着嗓子学着我的口气说，“陈唯璞要是被扫地出门流落街头了肯定会赖上我？”

“喂！”我斜眼看他，哎哟我的妈啊，这欠收拾的扑街仔，学我说话很好玩吗？真想跳起来给他个大嘴巴然后把他按在地上打，不过今天有愧于他，老子只能咬碎一口银牙，忍了！

“我没那么不讲义气，你真无家可归了我肯定收留你，我妈开了个便利店，还有台彩票机，

应该饿不死咱两。”

“嗯，听起来似乎很不错。”他点点头，对恶贯满盈老司机说，“吉哥，我们不回公司了，去最近的海鲜自助。”

厚颜无耻老司机说：“好的。”

我忙问：“干嘛啊？”

陈唯璞说：“吃午饭。”

“我们哪还有时间悠哉悠哉吃自助？你真想被逐出家门啊？！”

“我想了想，发现我好像更喜欢去你家店门口和你一起坐着卖彩票，就不用费那个劲收拾现在的残局了，对了，吃完饭陪我到处逛逛。”

“神经病了你？！”我张牙舞爪对着死有余辜老司机喊道，“别别别别啊！去公司！去公司！去公司！”可是他根本不鸟我，我回过头惊恐地看着陈唯璞，“你疯了？不带这么玩的！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老板做鬼都不会放过我们的！”我陷入了很可怕的幻想中不可自拔捶胸顿足，“乐乐会到我家门口上吊！平平会一下，咔哒！拧断我的脖子！”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笑个屁啊！”我愤愤地瞪着陈唯璞，他又笑得露出了一口白牙，我终于反应了过来，指着他问：“你要我呢？！”

他终于笑够了，抿了抿嘴唇说：“嗯，逗你的。”

我骂道：“我逗你妈啊！”

“哎呀，我说今天怎么哪儿不太对劲，原来还没听到你这句口头禅，嗯，现在听到了心里终于舒服多了。”

“你！”二货！我气鼓鼓地往后一倒靠在椅背上默默问候陈唯璞，王八犊子！祝你被你爹头朝下吊起来打一顿再断绝父子关系把逐出家门连条内裤都不给你留！

“周智新，你真可爱。”

“用得着你告诉我？”

“可你一路愁眉苦脸的，就不可爱了。”

“那你也别这么耍我吧？”

“谁让你惊慌失措的样子这么可爱？”

“我的妈呀……”我瞥了他一眼，实在无话可说，这家伙是个痴汉吗？一定是个痴汉吧？活久见，长了张正人君子脸的痴汉啊！

他说：“你平时也没少耍我，咱俩算扯平了。”

我深呼吸平复了一下情绪：“陈总，我现在真的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我知道。”他靠过来伸手将我揽进怀里，亲了亲我的额头，沉声道，“有你在，我一点都不担心会失败；有我在，你也不必有后顾之忧。”他的语气温柔而坚定。我紧绷到现在的神经全部松懈了下来，整个人好像虚脱般无力，我点点头刚想说你安慰人归安慰人，又趁机占我便宜是怎么回事啊？却听到他说：“大不了一起卖彩票。”

“你还是去死吧！”我推开陈唯璞，抬起胳膊对准他的肚子就是一记肘击，可惜没打中，他一扭身子躲开了。

“你刚才那下力道太小，打中了也不痛不痒。”

“你有种别动，正面挨老子一下就知道痛不痛痒不痒了！”

打闹间已经到了他公司楼下，黄学平先我们一步，我们跟在他车后眼睁睁地看着他呈S型的线路驶进停车场，我已经领教了他这逆天般的驾驶技术三四年，但还是忍不住想帮他点蜡祈福。

陈唯璞清了清嗓子问：“咳咳，他……一直这么开车？”

我说：“呃……是，不过你别担心，只是看起来有点紧张刺激，不会撞到你们的人跟墙。”

“但愿吧，我只是好奇有保险公司愿意做他的生意吗？”

“没有，所以他一直没买保险。”我尴尬地看着陈唯璞，“你的员工都买保险了吧？”

“……都买了。”

我松了口气：“那就好。”

“他这一个月少说得撞 20 回……”

“你看得出来？”

“我一看就知道他傻。”

“话是这么说没错啦，你既然知道他傻还让他来帮忙？”

“不然呢？让他留在那查是谁干的？等他把人找出来，你们公司已经被搬光了。”

“那你叫他来干嘛？”

陈唯璞不怀好意地笑了笑说：“总得有人端茶倒水跑腿叫外卖吧。”

“有道理。”我点点头，趁他不注意……

“……周智新！”

“哈哈哈哈哈知道老子的厉害了吧？痛不痛痒不痒啊？”

第 28 章 死到临头了还瞎嘚啵

“你干嘛？”

“……活动活动筋骨。”陈唯璞的办公室干净整洁地令人发指，我是踮着脚跳进去的，一般来说男人有洁癖爱干净不是基佬就深柜，我和他很不幸的都属于前者。

“你只剩一分钟自由活动时间了。”

“那还活动个屁。”我立定站好，一回头发现黄学平不见了，我嘟哝道，“咦？他人呢？”

“在外面和总经办的姑娘们聊天。”

“他认识人家吗，有什么好聊的？我去把他叫进来。”

“不用。”陈唯璞走到办公桌旁不知道按了啥，我身后的门咻一下就关上了，“有其他人只会妨碍我们办事。”

“你你你，你想干嘛？！”我拿起包护着胸口，退后两步说，“我卖艺不卖身的！”

他勾了勾嘴角：“不给钱就不算卖。”

二货！那叫白嫖！我拍拍胸口帮自己顺气，周智新，控计里计几！千万别爆粗别动怒，从这一秒开始到明天上午 9 点前，不管陈唯璞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要跟他计较，先闯过这关再说，来日方长，你总有机会把他按在地上打的！

陈唯璞打开电脑，向我伸出手：“把东西给我。”

我从包里掏出 U 盘递给他：“真的不用让黄学平帮忙？”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特地带他来就是为了让他跟别人聊天扯淡的。”

“啊？”他妨碍别人工作了喂，你这领导当的也太有内涵了。

“方案泄露这件事已经不少人知道了，我不确定还能瞒着上头多久，至少先堵上门口的嘴，让她们没闲功夫当着他的面以讹传讹。”

“你放心，黄学平说话办事很有分寸。”然而直觉却告诉我，陈唯璞并没有对我说实话，他故意隐瞒了些什么。

“他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不然不会一来就到处跟人打招呼东扯西扯了。”

我撇了撇嘴，那你真是高估 wuli 平平了，他只是喜欢到处撩骚而已。

“周智新。”

“嗯？”

“你过来。”

不知道陈唯璞看到了什么，他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我顿时有些心慌，三步跨到他边上：“怎么了？”

“这套的初稿……第一次设计评审会的时候就被刷了？”他专注地翻看着备用方案，表情里透着一丝疑惑。

“是的，当时我提报了两套方案，会后你们几个部门经理投票一致选择了另一套。”

“第一次设计评审会大概是什么时候？”

“45 天前。”

“确定？”

“非常确定。”付第一笔设计费的日子我能忘了？拿了提成当晚我就开了 500 块钱新箱子，黑的一塌糊涂血本无归我都没地说理去，只能仰天骂了三句王姨不要脸。

“嗯。”

他的脸色逐渐恢复了过来，我反而更不安了：“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我更喜欢这套。”

“我也喜欢，可我又不是个高风亮节的艺术家，甲方的要求我只能尽量满足，他们喜欢哪套就哪套呗。”

“如果当时我在的话，一定会选这套。”

我随口说：“你一个人选它有什么用？投票表决啦，少数要服从多数。”

陈唯璞顿了顿，转过头冷冷地扫了我一眼，他的眼神像冰渣子糊了我满脸，冻得我五官僵硬说不出话来也不敢说话只能小心翼翼地移开视线。他会有这种反应绝对是因为我说错了什么啊……我和他之间相隔不到 30 厘米的狭小空间里盘旋着挥之不去的尴尬，沉默了一会儿，我都想钻到桌子底下去挺尸装死了，他突然抬手捏捏我的脸，低声问：“你怎么又愁眉苦脸的？”

还不是被你吓的？“没，没，没。”我摇摇头，怯生生地抬眼瞄他，他在笑，就好像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说我精分？我看他分的比我还厉害。转念一想，我更加肯定，陈唯璞有事瞒着我。我问：“那……那……你为什么选这套？”

“如果我说我们家老头子就喜欢浮夸的风格呢？要是他，他肯定也选这套。”陈唯璞回过头去接着研究备用方案，然后带着自嘲的口气说，“我没有一票决定权，他有。”

“陈总……”我轻轻叹了口气，没想到他也是个活在父母阴影里的人。

“握住，没时间让你犯圣母病。”他麻利地把文件全拷贝到了电脑里，又搬过搁在一边的笔记本，“我们分工，我负责室内的你负责室外的。”

我问：“你会用软件吗？”

他说：“AI、Coreldraw、photoshop、CAD 就没我不会的。”

“真的假的……”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你来看，只要把主色调改了就行，颜色我来定。”

“等等！等等！”我很明显地感觉到我作为一个资深小平面的自尊心正在抗议，我说，“我设计的方案，用什么颜色为毛要你来说啊？！”

他停下手里的事，眨了眨眼睛说：“如果你能猜到一个年近 60 岁的糟老头子喜欢粉色系的话。”我诧异地看着他把笔记本端到一边接上电源线，又搬来一张椅子，最后他把外套脱了随手扔到沙发上卷起袖子坐下来，“好了，做事吧。”

“哦……”我撇着嘴正要坐下来，他想了想说：“嗯……还是你用笔记本吧？”

我一屁股坐到他的老板椅上扒着扶手说：“我不！台式机多舒服啊？笔记本缩手缩脚的……”

他说：“所以我才要跟你换，你个子小用笔记本刚好。”

“我不！”

“听话。”

“我就不！”

“周智新！”

“干嘛啦？”我瞪着他，他也毫不客气地看着我，“……行行行，换换换！我哪个子小了，标准身材好吗？”我不情不愿地起身跟他换位置，事先声明不是我认输了，既然已经决定今天要让着他，我就要做到，毕竟我是个言而有信的基佬。我连翻了陈唯璞三个白眼说：“这么怕我用你的电脑，你是不是在里头下满钙片了？”

“还真没有，你想看？”

“呸！那有什么好看的？”

“也是，咱俩直接演就行。”

“……我演你妈啊！还有……”我指着笔记本，“不会真的用粉色吧？”

“当然不是，我给你个色标。”

“基佬紫……能行吗？”

“想让我家老头子一眼相中当场点头盖章，除了投其所好以外我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

我当时就懵了：“什么？明天你爹也要来？！”

他点点头：“对……你不知道？”

“没人跟我说啊！我以为就来两三个人过过场，他们肯定也清楚你爹的喜好知道该怎么办，没想到他……他亲自来？”

“今天早上临时决定的。”

“我我我我有点紧张。”

“不用怕，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别管那么多了，先把手上的事搞定。”

阎王？你能不能换个词啊大哥！我更怕了！说得挺轻松，明天要是出什么岔子，我就没法在这个行业混下去了真的只能回家卖彩票啦！我偷偷瞄了陈唯璞几眼惊讶地发现，这小王八犊子软件玩得挺溜啊，虽然跟我没法比，手速两倍虐杀隔壁组的蠢直男不是问题。他察觉到我的视线，淡淡地问：“你再这么偷看我，明天的现在我们已经在研究彩票机的使用说明了。”

“咳咳，谁偷看你了？”我回过头，装腔作势地问，“你，那个，软件哪，哪学的？”

“自学成才。”

呸！装吧你就，不说拉倒。我点点头说：“还行，勉强够用了，开工。”

他说：“周智新。”

我说：“干嘛？”

他说：“明天要是能有惊无险地过了……”

我说：“过了，然后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还没想好，到时候再说吧。”

二货！那你现在说个屁！我迟疑了几秒说：“我们一定没问题的。”

他说：“好。”

我不算是个工作狂，可一旦打开绘图软件进入工作状态我就心无旁骛六亲不认，哪怕边上有两个炒鸡大帅哥正在那啥那啥我也目不斜视，工作认真大概是不学无术的我身上唯一的优点了。万万没想到陈唯璞比我更可怕，他本就长得严肃，面无表情目不转睛地盯着显示器的样子就像对面坐着个杀父仇人，要不是他偶尔会跟我交流几句询问我的意见，我差点忘了旁边还坐着个活人，黄学平送进来的咖啡跟三明治全搁在桌上但他看都没看一眼，我只能在咖啡凉了之前把他那杯也喝了，一下午老子一杯又一杯喝完自己的喝他的，喝得我都没胃

口吃东西了。

傍晚 17 点左右黄学平来送第三趟咖啡，我对他说：“到下班点了你就回去吧，明天早上再和乐乐一起来。”

他说：“不知道乐乐那边怎么样了。”

“我没问他，你也别问，他心里有数。不管什么事等明天早上的会议结束后再说，目前不要影响自己的心情。我估计今晚你们两个是不会有兴致玩游戏了。”

“还玩游戏？我打算早点回家沐浴更衣烧香拜佛！”黄学平拍拍我的肩膀，“你一个在这没问题吧？”

“没问题，不过你得帮我个事。”我瞥了陈唯璞一眼，他正专心致志地翻着色卡，我拽着黄学平的胳膊往外走，“出来说。”

“你不说我也知道，去咱家看看咱爹妈，再帮你把你那份晚饭吃了。”

“二货！跟你正经的呢！”我凑到他耳边轻声把事交代完，他问：“你要打听这个干嘛？”

“事关我司生死存亡，我很难跟你解释清楚，就问你能搞定不？”

“小意思，我随便送外头哪个妞回家，路上闲聊的时候问一句不就行了。”

“wuli 平平真能干，快去吧。”

“好嘞。”

我回到办公室，看到陈唯璞正在活动肩颈，皱着眉头满脸疲惫。我坐了一下午也腰酸背痛的更别说一动不动的他了，我看愣了神，靠在门边把他想象成速写模特，如果我要将他画下来，会着重描绘哪里呢？他上半身的轮廓紧致又饱满，由颞骨开始顺着修长的脖子延伸到肩膀的两道线条带着一种雄性生物特有的张力，随着呼吸轻微起伏间都散发着浓浓的荷尔蒙……实！在！太！man！了！怪不得我每次看到他就想挂他脖子上，呦呦呦！怎么办！我快把持不住想投怀送抱了！

“周智新？”

“啊？啊！”听到陈唯璞在喊我，我回过神来擦擦口水，站直身子磕磕巴巴地说，“怎么了怎么了？”却发现他已经站在我眼前了，这……意淫现场被抓了个正着，我只能瞪着他尴尬地咧嘴傻笑。

他问：“你站在这干什么？”

“拿咖啡！”我举起杯子递给他，“还有一晚上，你要不要喝点咖啡提提神？”

陈唯璞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手里的咖啡一眼，没有接，“不喝。”他上前一步伸出右手搂过我的腰，把我逼到墙角，低声问，“你刚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在想什么？”

“哦！我在想不知道庄子乐抓到内鬼没有！”

“这是你们公司内部的事，至于谁干的，你们会怎么处理，我无权插手。”他贴得我更近了些。

“别别别！洒了，洒了！”妈！妈！救我，我被壁咚了！我要被吃了！我不敢看他，尽量把注意力放在手里那两杯咖啡上，满嘴胡咧咧说，“咖啡渍很难洗的。”

“你还没回答我，刚才看着我在想什么？”

“啥都没想，我只是见陈总工作辛苦体贴下属凡事亲力亲为，我对您的敬佩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找个黄道吉日咱们烧个黄纸结拜，你看行不行？”

“周智新。”

“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烧纸不环保还是别烧了，从现在起你就是我大哥，我是你小弟，大哥有事尽管跟小弟说！”

“你抬头。”

抬你个溜溜球啊，还嫌我不够丢人是咋滴啊？对啊！这小王八犊子，靠一幅好皮相骗了不少人了吧，幸好老子及时醒悟回头是岸，我是不会再上当的！我颤颤巍巍地看了他一眼，

讨好地问：“大哥……您有啥吩咐呀？”

陈唯璞抬起我的下巴，眯着的眼里写满了即将我吞噬的警告，他低头舔了舔我干燥的嘴唇，说：“今天不准你再用刚才那种眼神看我……”他扶正我的脑袋，闭上眼用他的额头抵着我的额头，我也只好顺势闭上眼，然后听到他说，“我怕我会忍不住……”

“好……”我一时间意乱情迷，只能顺着他的话应下了。

“周智新，你的嘴唇有咖啡的味道。”陈唯璞就那样抱了我一会儿，大概休息够了他放开我，转身的瞬间，他说，“有点苦。”

能不苦吗，老子都喝了四杯了……不说还好，一说就有一股尿意涌上膀胱。我问：“陈总，你喝咖啡吗？”快把杯子接走啊，老子要去尿尿！

陈唯璞回到座位上，对我一扬下巴说：“私底下还是叫我名字吧。”

“哦，陈唯璞，喝咖啡吗？”

“嗯？挺顺口啊，心里没少连名带姓地问候我吧？”

“呵呵，不敢不敢。”

“可我喜欢连名带姓的叫你。”

“大哥喜欢就好。”

“周智新。”

“暖。”

“周智新？”

“……干嘛啊？”你有完没完了，我要尿尿！

“过来做事了。”

我把杯子往他桌子上一放说：“我要先去厕所。”

“好的，周智硬。”

“……我……你妈！”

第 29 章 天亮了

对于一个作息时间非常规律到点就睡觉绝不含糊的人来说，熬夜真的是太痛苦！太痛苦了！有佳人相伴也无济于事，更何况我跟陈唯璞之间的关系还那么微妙，怕影响到他，我连打个哈欠都不敢出声。前半夜勉强能撑住，凌晨 2 点以后我困得灵魂都快出窍了，睡眼朦胧机械地修改着图纸，咬牙好不容易才战胜了这波瞌睡虫，老子的头怎么晕乎乎的？我往后一倒靠在椅背上仰起头长呼了口气，闭上眼休息了五分钟，终于清醒多了。

陈唯璞看了我一眼问：“你饿不饿？帮你热个三明治？”

我说：“干嘛不给我下碗面？”

“没有面。”

“你还不如问我困不困。”

“这个还用问？”

好，打住，扯淡止于智者。我说：“外头的灯怎么亮着？还有人没走？”

“快交付了，通宵加班是常事。”

“你也经常通宵？”

“员工加班，领导回家睡大觉，合适吗？”

我坐直身子感慨道：“都不容易。”

他瞥了我的显示器一眼：“你还剩多少？”

我说：“快了。”

他笑了笑说：“对付甲方催稿第一招，不管甲方问什么，回答永远都是快了。”

“你知道就好，下次别问了。”我也看了他的显示器一眼说，“我还剩商业部分没改，你呢？”

他说：“我还有写字楼。”

“都是大工程啊……”

“现在是3点15分，我们争取在5点左右全部改完，再做最后的整合。”

“好。”

我把剩下的咖啡一口干了，然后将杯子往桌子重重一磕，我孩子还没拿上天域武器，我还不能做个无业游民！拼了！陈唯璞说：“还要吗？”

我问：“什么？”

他把他那杯咖啡移到我手边：“这杯也归你了。”

我冷笑着说：“真是谢谢你了。”二货，再喝我又要跑厕所了，肾好也不能这么折腾。

“嗯，不客气。”

我客气你妈。

非常艰辛的一夜，我们比预计的要晚了一个小时才把颜色全部统一，将我和他分工修改的图纸整理到一起调整细节加上设计说明又花了两个小时，最后让他审核了一遍。整个过程里，我的神经始终是紧绷着的一刻不敢松懈，生怕中途出个什么差错前功尽弃，老子这辈子都没这么紧张过。7点55分他点头认可，8点文件保存成功的一瞬间，我差点哭出来，然后我就像裸脱了水黄豆芽一样软软地瘫坐在座位上，精疲力尽，我缓缓抬起头目光呆滞地盯着陈唯璞说：“终于……搞搞搞搞定了。”

他看起来非常憔悴，眼圈发黑眼里有些红血丝，下巴一圈青色的胡渣，衬衫领子解开了三个扣，领带也随意地垂在胸前，就是那个该死的发型怎么还一丝不苟？我的脑袋都被我挠成鸡窝了。呀，还别说，他这样居然有种颓废的美感啊……

他揉揉我的鸡窝……我的脑袋：“哭什么，打起精神来先跟我去洗把脸吃点东西，马上就要开会了。”

我木然地应道：“啊？哦……洗脸，拿什么东西洗脸刷牙？”我摸摸下巴，我的胡子也准时地冒出了头，“还有刮胡子。”

“东西我都让吉哥带过来了，快起来。”

“啊？哦……”困劲又上来了我胡乱地摸上笔记本，“好，先洗脸……”

“你拿笔记本干嘛？”

“随身带着比较安全。”

“……嗯？”

“以防万一。”

他噗嗤笑了：“你挺有创意的。”

“呵呵呵呵……糟了！”我不小心碰倒了杯子，剩下那一口咖啡全洒在了键盘上，吓得我脑袋一热顿时清醒了不少，连忙抽了几张纸巾擦拭键盘，“怎么办？我还没把文件拷出来！”

“没事，防水的。”陈唯璞也抽了两张纸巾埋头和我一起擦。

我边擦边向他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这种时候我还捅娄子。”

他轻声安慰我说：“真的没事，它三防……”

我偷偷抬眼，内疚地看着他帮我键盘跟桌子擦干，心里很不是滋味，说不感激是假的，可眼前这个人实在是……

“好了。”他抓过鼠标试了一下说，“你看，没事。”

我抹了把眼泪说：“就是……这个空格键似乎黏住了，按不下去，把文件拷出来换台笔

记本吧？”

“不用那么麻烦。”陈唯璞想了想，做出了一个出乎我意料的举动，他以翘翘自捅菊花开了化血卷然后地盾逃命的速度钻到办公桌底下把台式机的键盘给拔了下来，又以翎羽开了疾行还蹭了同队天机鸟阵追杀脆皮的架势从桌底钻出来以后，举着 USB 接口在已经看傻了我的我面前晃了晃说，“用这个应付一下，这个键盘也防水，你就是倒一斤水上去也没关系，黏糊糊的液体就算了。”

我鼻子一酸，低下头带着哭腔说：“对不起……”

“开会的时候你好好发挥就算补偿我了，走吧。”

我点点头：“嗯……那笔记本的空格键怎么办？”

“让吉哥送去维修点清洗一下。”

“好。”我在心里指天发誓再也不给老司机加形容词了。我抬头，看到陈唯璞那身装扮却提着个键盘，画风太不对了，我端起笔记本说，“你把键盘搁上面，我来拿吧。”

他伸手接过笔记本，然后把键盘塞给我说：“嗯，你拿着，走吧。”

“还是把笔记本给我吧，怎么能让你端着？”

“个子高的照顾个子小的。”

“……行行行，大哥说得都对，我先帮大哥开门。”

我提着键盘走到门口，抓住门把手往外推却发现门打不开了，“不会吧！”我又用力地推了两下，它纹丝不动，我惊慌失措，回过头对身后陈唯璞说，“门坏了！”

“周智新。”

“大哥！门坏了！怎么办！”天要亡我啊!!!!

“这门是往里拉的……”

它是往里拉的？！我愣了愣，轻轻往里一拉，还真是往里拉的！我尴尬地笑笑给自己挽尊说：“呵呵，我怕你紧张，说个笑话活跃一下气氛。”

他问：“是你在紧张吧？”

我一下就怂了，苦着脸说：“有点……”

“你过来。”

“干嘛啊？”

他腾出一只手勾了我的脖子，在我的额头上重重地亲了一口，然后把我的脑袋按在他的颈窝，他说：“这样会不会好些。”

你不占我便宜会死啊？！我闻到他身上那股来历不明的红酒味时，却像着了魔一般冷静了下来，我说：“……好个屁，你的胡子扎到我了。”

他用下巴蹭了蹭我的头发：“其实，我也有点紧张。”

我犹豫了片刻，抬手抱着他，然后拍拍他的后背说：“紧张个屁，你也不打听打听 CCS 的周智新是什么人，业内楚翘！没人比我更可靠了！”

“周智新，今天我们要是能有惊无险地过关，我请你吃海鲜自助。”

“好啊，我最喜欢吃海鲜自助了，要 498 一位的那种。”

“598 都没问题。”

“我说，我们是不是该出去了？”

还没等他回答，我听到有人敲门，一哆嗦连忙把陈唯璞推开，然后他的老司机进来了，说：“少爷，老爷的飞机误点了。”

陈唯璞问：“大概什么时候能到？”

老司机说：“10 点。”

陈唯璞说：“好，老曹到了吗？”

老司机说：“到了，在会议室准备。”

陈唯璞说：“你帮我告诉他，今天的会议改到 11 点。”

老司机点点头出去了。

又剩下我和陈唯璞，他看看我，我看看他，他问：“早餐想吃什么？”

“不吃了！”我把键盘往沙发上一丢，四仰八叉地坐下来伸了个懒腰，“还是让老子睡一会儿吧。”

“你睡吧，到点了我叫醒你。”他放下手里的笔记本，坐到我边上。

我斜眼警惕地看着他说：“你干嘛不坐那边去？”

“这边宽敞。”

“两个人挤一起还宽敞得了？”我抱怨说，“沙发这么硬怪不得你要睡闪了腰，就不能换个软点的吗？”

“这个意见可以采纳。”

“早换早享福，毕竟你经常要睡在公司的吧？干脆搬个折叠床来算了。”说话间我换了好几种姿势，但都非常不舒服，我坐直身子气鼓鼓地说，“根本睡不了嘛！”

“周智新。”

“干嘛？”我转头瞪他，他若无其事地拍拍自己的肩膀，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我十分感动然后果断地拒绝了他，“不要！”

“嗯，不要就不要，反正睡不踏实的是你。”

老子是真的很困了，整个人摇摇晃晃东倒西歪，现在就想靠着个啥玩意儿睡一会，哪还有精力跟他嘴炮？我用仅存的意志力指着他说：“我要是睡着了你不准对我动手动脚！”

他一挑眉毛，勾着嘴角说：“君子不乘人之危。”

我挣扎了几秒，心想反正也没人看到，怕个毛？我慢慢挨了过去，把脑袋靠在陈唯璞的肩上，然后又闻到了那股熟悉的红酒味，让人安心的味道……

第 30 章 还剩半个小时

最后是黄学平又捏鼻子又掐脸把我弄醒的，一睁开眼就看到这个淫邪的家伙正冲我淫邪地笑，见我醒来了，他立马哭丧着脸说：“wuli 智新，一晚上不见你怎么憔悴成这样了？”

“你不去竞选影帝真可惜。”我揉揉眼睛问，“几点了？”

“9 点。”

“才睡了一个小时啊……乐乐跟老板到了吗？”

“乐乐留在公司处理事情，老板到机场接上帝去了。”

“我已经发短信告诉他方案都搞定了，他不用这么狗腿吧？人儿子还在这呢……”我坐起身，发现身上盖着陈唯璞的大衣，转头一看，他还睡着，不光睡着丫竟然还摆了个优雅的姿势！睡觉还拗造型活该你闪到腰！是谁说到点了会叫醒我的？结果睡得比猪还死。我拿手肘捅捅陈唯璞说：“起来了，你爹要来掀你被子了！”他皱了皱眉头缓缓睁开眼，然后睡眼惺忪地看向我，懵懂的脸上写满了我是谁我在哪你又是谁。咦？没想到啊，他居然还会有这种表情，我好奇地和他对视着，他的眼里漫了一层水汽，配合耷拉着的嘴角，蠢萌蠢萌的，我抬手在他眼前晃了晃，笑容可掬地问：“小盆友，你银行卡密码多少？”

他闭起眼，两秒后再睁开，眼神又恢复成了平时的幽暗且深不见底，他说：“没密码，也没钱。”

我摇摇头：“可惜了，没睡傻。”

他说：“对，真可惜，这么好的机会我居然睡着了。”

“是谁说的君子不趁人之危？！”我刚想跳起来大嘴巴抽他，老司机一手提着西装袋一手拎个小行李箱进来了，他对陈唯璞一低头，说：“少爷，东西都准备好了，您要去就近的酒店洗漱吗？”

陈唯璞说：“不用这么麻烦，7楼的会所开始营业了吗？”

老司机说：“餐饮部分已经开始营业了，其他还没。”

陈唯璞说：“好，向会所借用一间单独的休息室。”

黄学平说：“啊，对，智新，我昨晚去你家把你的行头也带来了。”

我问：“我要什么行头？”

黄学平掰着手指说：“衬衫领带西装皮鞋。”

我说：“干嘛要穿成那样？”

“今天的会议很正式，你总不能穿着牛仔裤上去吧？”黄学平撩起外套一角，“你看我也穿了。”

“那好吧。”我抬头咧着嘴对老司机傻笑说，“司机叔叔，帮我也借一间呗。”

陈唯璞站起身说：“你跟我并用一间就行了。”

“为毛？！”我掀了他盖在我身上的大衣站起来抗议。

陈唯璞说：“要钱的。”

我说：“你怎么这么抠？！”

陈唯璞说：“因为没钱。”

我说：“两个大老爷们儿挤得下啊？”

陈唯璞说：“一张沙发都挤下了。”

我跳到半空刚要挥手大嘴巴抽他，黄学平把我按住了，他把我拉到一边拍拍我的背低声劝我说：“小祖宗哎！您顺顺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忍忍！”

我深吸一口天地正气：“好！本来我只打算忍他到9点的，现在会议延时了，那我就忍到开完会，一出会议室你就帮我把他麻袋套头打一顿！”

黄学平说：“打两顿！”

“我都听到了。”我一转身发现陈唯璞已经站在办公室门口，手里还端着笔记本，他说，“你不用这么狠吧？”

我说：“我们在讨论怎么收拾公司内奸，有你什么事？”

他对着我一挑眉毛：“有空再讨论，我们现在得走了，时间紧迫。”

“走就走呗。”我嘟哝着抓过被我丢在沙发角落里的键盘扯扯黄学平的衣袖，两个人灰溜溜地跟在陈唯璞身后，一走出他办公室，外头的人全都向我们投来了成分复杂的目光，警惕如我一时间也分析不了里头的内容，可陈唯璞却像个没事人一样视若无睹，我也狐假虎威昂首挺胸。刚跨进电梯我就有些心慌，他会不会丢我肥皂啊，我偷偷瞄了陈唯璞一眼，他也正好回头看我，他笑了笑说：“别期待了，浴室是独立的。”

老司机跟黄学平都没说话，我瞪着陈唯璞哑口无言，谁谁谁期待了？我期待你妈啊！

黄学平把我的行头一股脑地全塞给我以后抱起笔记本跟键盘就要去会议室准备，我嘱咐他，笔记本必须随身带着一步也不能离开，还有这个键盘，他拍胸脯跟我保证，本在人在，本亡人亡，我这才放心进了浴室。洗完热水澡，老子终于重新活过来了，由于不想跟陈唯璞坦诚相见，生怕被裸着上半身刮胡子或者穿着浴袍酥胸半露刮胡子的他蛊惑，什么由湿漉漉的发梢滴落的水珠沿着脸颊一路流到喉结他稍稍仰头便滑到了胸口这样那样的，随便想想我就腿软了，看到不是要擦枪走火？犯不着冒这个险，我在浴室里刮干净胡子穿戴整齐系紧皮带后才大摇大摆地走出来，蹑手蹑脚摸进休息室的时候陈唯璞也已经穿好衣服正对着镜子打领带，我低头看看自己……这是红领巾吧。我走到他边上，拆了红领巾学着他的手法前绕后绕的又差点把自己给勒死，五分钟后陈唯璞都已经穿好外套了，我的领带还像根死带鱼，他

侧过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摇摇头笑着问：“你行不行啊？”

我继续跟死带鱼做着殊死搏斗：“我最讨厌别人问我行不行了！”

“还是我来吧。”他掰过我的身子，抓了我的领带把我拉到他面前，如果不是我及时刹车肯定就撞上他了，最终我停在了一个与他异常危险的距离，我想往后退，他却抓着我的领带禁锢了我所有的企图，从他口鼻呼出的热气喷在我的额头，很烫还有些痒，我低下头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房间内安静地只能听到我的心跳和他的呼吸声，气氛暧昧地过分，他轻笑道，“你怎么穿了件粉色的衬衫？”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就这么一件衬衫，原来是白的，后来我妈把它跟红色的T恤一起洗了才染成这样的，染得还挺像回事吧，呵呵呵呵。”

“周智新……”他的声音如水温柔，几乎快把我的腿给泡软了。

“啊？”

“一会儿别紧张。”

“不紧张，我当他们不存在，像平时开会一样。”

“对。”陈唯璞帮我打好领带，又整理好我的衣领，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嗯，不错，挺精神。”

我始终不敢抬头，盯着地面尴尬地说：“我不习惯穿西装，像个卖保险的。”

“刚才那个谁像保安。”

我抬起头问：“黄学平啊？”

“除了他还有谁？”

“也是，谁让他长这么大条。”

我对上了陈唯璞的视线，他没戴眼镜，眸子里又浮了一层水汽，他低下头，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于是赶紧别过脸去，他却捧住我的脑袋一寸寸靠近最后蜻蜓点水般吻了吻我的嘴唇，说实话，他的嘴唇太薄，触感并不是那么好。他放开我说：“好了，还剩半个小时，我们先去会议室等着。”

哎……我无力地歪着脑袋，老子被他非礼得已经完全没脾气了。我说这小王八犊子是不是就这点亲额头亲嘴角亲脸颊的出息了？对于一个饥渴骚受来说，内心最希望的就是被人那啥那啥啥啥有木有，他到底懂不懂啊？长得这么色气居然是个信奉柏拉图的？我也真是活久见了。

“走吧走吧走吧。”我问，“我换下来的衣服怎么办？”

他说：“放着吧，晚些时候服务员会收拾好送到我办公室去，开完会你再来拿。”

“这里服务可以啊。”

“你对我亲自管理的会所有什么误解吗？”

“等等，你管的？那还收你钱？”

“什么钱？”

“你刚才说借休息室是要给钱的。”

“哦，那是为了节约资源，所以骗你的。”

“……我节约你妈啊！”

第31章 我配不上他

陈唯璞领着我在16楼转了两圈，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在抽空视察工作，但当我们走到电梯口即将开始第三圈旅程的时候，我看着他的后脑勺，一股熟悉的不详的预感涌了上来，我

赶紧问他：“你找人？”

他说：“找 2 号会议室。”

我说：“会议室都在 18 楼。”

他问：“你确定？”

我说：“我来开了好几趟会了。”

他面不改色地转身走到电梯前按了上楼，我匪夷所思地斜眼看他，不得不服，真是了不起。他说：“哦，我新来的。”

我说：“所以还是我带路吧。”

会议室里只有两个人在，黄学平抱着笔记本对着梁孝廉直摇头，梁孝廉无奈地说：“快接上，马上就开会了。”

黄学平说：“不行不行，再等等，人还没到。”

陈唯璞拍拍我的肩膀：“你把他搞定，我去楼下接人。”

我说：“你刚才直接去不就行了还跟上来干嘛？”

他压低声音说：“想跟你多待一会儿。”

我厌恶地挥挥手：“走走走走走。”

“对了，要提醒你一件事。”

“什么？”

“我家老头子是头笑面虎，看起来很面善其实非常难处，你只需做好份内的事，别和他扯太多。”

“哪有你这么说自己爹的？”

“实话实说而已。”他捏了捏我的脸，“我走了。”

我问：“你认得去停车场的路吗？”

他回头冲我笑了笑：“记得把你的手机关静音。”

我说：“……知道了！”我静音你妈啊！

黄学平还在跟梁孝廉叽歪，我走过去一拧他的耳朵：“你就别给人家添乱了。”

“轻点轻点！”黄学平抱怨道，“是你说的，不能让别人碰笔记本！”

我拿鼻孔对着他：“梁经理能是别人吗？”

梁孝廉冷了张脸：“你还是叫我名字吧。”

我讪笑着说：“哎呀，孝廉啊，我都没机会庆祝你高升呢。”

“你终于按耐不住饥渴的内心，改行做老鸨了？”梁孝廉看了我一眼，伸手从黄学平怀里搬过笔记本插上数据线调试投影仪。

我立马收了表情：“你不也撕掉了无欲无求不争不抢的外衣，勇攀高峰都当上部门经理了？”

梁孝廉说：“关你什么事？”

我说：“你话里有话夹枪带棒的，我不就是上次天梯的时候戳死了你家那个小云麓两回嘛，不用这么记仇吧？”

梁孝廉说：“我没你那么无聊。”

我说：“把好好的大奶卖了，跑去玩个脆皮毒奶，你怎么想的？”

“关你什么事？”梁孝廉回头看了看幕布，确认投影仪运作正常后站直身子瞥了我一眼说，“还有 20 分钟开会，你们按名牌坐好，我去通知其他人。”

我说：“你一个精装部的，干嘛还管这个？”

他说：“托你的福，所有人都在准备辞职报告。”

我说：“那你怎么不写？”

他说：“自从知道 VI 系统是由你负责设计的当天晚上我就已经写好了。”

“至于嘛……”我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对黄学平一扬头，“喂，老子看起来很不值得信任吗？”

黄学平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我摸摸自己的下巴：“哦，我不该刮胡子的。”

陆陆续续进来了不少人，认识的不认识的，看我的眼神都不怎么友善，除了梁孝廉，他当我不存在。我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群跟红顶白明明欠老子设计费还拽得二五八万的甲方，谁看我我就翻谁白眼，反正谈合约办结款经常跟他们面对面的的是庄予乐，更何况，我现在……也算上头有人了吧？

准时 11 点，乌泱泱进来了一群人，走在最前面的是老曹，他点头哈腰那太监德行，就差喊一声“皇上驾到”了；然后是陈唯璞和一个慈眉善目的大叔，看长相应该是他亲爹无误，陈唯璞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他爹倒笑咪咪的但是跟身边的儿子没有一点交流；接着是几个不认识的二叔三叔，光凭腰腹的起伏弧度都能猜到他们的身份，不是这个董就是那个总；老板一进来拼命对着我使眼色，我面容严峻地点点头让他放心，他大出一口气。最后所有人就座，老曹主持会议，我懒得听他装逼，于是偷偷观察陈唯璞他爹，他爹的穿着很简朴，全身装备加起来不敌儿子一块表，哦！怪不得这两个人不怎么亲近，陈唯璞绝对属于那种买了双鞋五万块却骗家里只要五百块的败家玩意儿啊！我又看看陈唯璞，他很认真地在听老曹嘚啞，我呸，也就看起来认真，鬼知道脑子里是不是打满了马赛克。

“下面有请 CCS 广告的设计总监周智新。”听到老曹喊了我的名字，我回过神来从容地站起身对在座的人鞠了个躬然后走到讲台前，眼神不经意地扫到陈唯璞，他不动声色地对我勾了勾嘴角，我微微点头，莫名踌躇满志。

过程不过多累述，像我这种身经百战的老油条，汇报个设计方案而已，信手拈来一气呵成，当我说完那句“谢谢”，我看到陈唯璞最先抬起了手，掌声却是由他爹带的头，他没有鼓掌，只是看着我，这一刻周围的人似乎都与我们无关，从我站到这里开始，他就一直看着我；从我们相识的那天起，他就这样看着我，一点一点攻破我的防线……我握紧拳头，可是，那又怎样？我有一百种理由说服自己他只是逗我玩玩，我也有一百种理由告诉自己绝对不可以对他动心。

现在没时间给我期期艾艾，我必须打起精神应付即将向我抛来的各种刁钻问题，狗腿子老曹吐着舌头问陈唯璞他爹：“您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吗？”

他爹说：“没有，就这套，制作也不用招标了，让 CCS 报个价上来，成本核一下没问题了就直接生产吧。现在 11 点半，该吃饭了。”

底下一片安静，每个人的表情都很精彩，老曹的脸惊歪了，黄学平不在状态，老板都快哭出来了，我也傻了，什么？就这么决定了？是不是太随便了点？要不要我再说些什么？我准备了好久打算舌战群儒的！你居然就这么轻易地说 OK 了？能不能再让我说几句啊！这位叔叔，你怎么不按牌礼出牌啊喂！我昨晚为了它通宵了啊！全场只有陈唯璞不以为然，他爹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老曹颤抖着嘴角说：“没……没有了，您满意就好。”他爹说：“满意，我很喜欢，这小伙子挺有品位的。”

陈唯璞站起身打圆场说：“既然陈董认可了，那就按他说的办，下午三点还有个室内精装设计的评审会，大家先去吃饭休息，现在散会。”

然后其他人都带着[瞪眼][瞪眼][瞪眼][瞪眼]表情默默地起身，默默地拿起自己的东西，默默地出门。

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以后，陈唯璞问他爹，“要不要跟 CCS 的一起吃顿饭？”

他爹说：“当然。”

老板给我和黄学平使了个眼色，我们识相地走到陈唯璞他爹面前，我说：“我们两个就不去了，下午公司还有些事……”

他爹说：“那太好了，省了两个人的份。”

糟老头，你要不要这么小气？！

陈唯璞说：“曹总先陪陈董下去吧，周智新的东西还在我办公室，我带他去拿。”

他爹说：“你快点，我饿了。”

陈唯璞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转身出去了。

“你在车库等我。”我扯扯黄学平的袖子，他点点头。

陈唯璞走在我前面，一言不发，幸好他还没蠢到不认得去自己办公室的路。他前脚跨进门，我刚跟上去，身后的门又咻一下关上了把我吓了一跳，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突然转过身紧紧地抱住了我，他依旧什么话都没说，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样的表情，但是我能感觉得到，他很高兴，我不想打扰他此刻劫后余生的情绪就由着他抱了一会儿，直到他越来越用力就快把我勒死了。

我说：“你数数，你从昨天到现在都非礼了我几回了？”

他说：“不知道。”

我说：“差不多得了啊，放开老子。”

他摇摇头。

我说：“你爹在楼下等你！”

他还是摇摇头。

我说：“我饿了要去吃饭！”

他终于缓缓地松开了手，垂眼看着我说：“谢谢你。”

我避开他的视线：“这话说的……我当 MT 来把怪抗，你当 MH 来把我奶，我也不跟你客气了，咱这是互帮互助，哎，这衣服是我的吧？”我推开他，拿起沙发上的袋子，“我真得回去了，公司还有件很要紧的事，你懂的。”

“麻袋套头打就算了，可以用更文明的解决方式。”他说，“我陪你出去。”

“分开走，别让你爹误会我跟你有什么什么的，知道儿子是个死同性恋，该多伤老人家的心。”

“他都知道。”

那你也别牵连到我啊！“……谁管你，老子先走了。”说完我一溜烟跑了。

回公司的路上，黄学平一边开车一边感慨：“真是有惊无险啊，你不知道我昨晚根本没睡着！”

我说：“你以为老子就睡着了？”

“啧啧，没想到居然这么轻松过关了。”

“起早贪黑三个月，最终还不是为了那汇报的 30 分钟。”

“你还别说，真的是好事多磨。”

“大概吧……我让你打听的事怎么样了？”

“妥妥的，我问了总助，陈唯璞要调到杭州来负责城北中心项目 15 天后入职的通知是两个月前，也就是 10 月 10 日的人事会议上由集团总部下达的，老曹当场黑了脸差点把桌子给掀了。”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签了设计合同了？”

“对。”

“难怪了。”我不屑地笑了笑，“啧啧，好一个下马威啊。”

“都是同个公司的，他何必呢？”

“如果你是一个花圃的园丁，辛辛苦苦种了一棵树，眼看就要开花结果了，最后却被园主的儿子抢了功劳，你能乐意？”

“那他这次真是弄巧成拙了，看来我们还得谢谢偷方案的人咯？”

“对，请他吃顿牢饭，不知道乐乐那边怎么样了。”我掏出手机想给庄子乐打个电话，却看到十多条微信，全是问我“然而朋友圈那个是谁”谁啊？什么鬼啊？我好奇地点开朋友圈往下一拖……………眼珠都快掉下来了，黄学平发了张我和陈唯璞肩挨肩头靠头共盖一件呢大衣两个人还睡得浑然忘我的照片，上头配的内容是：wuli智新终于梅开二度了，底下全是一群小王八蛋的评论。

忠哥：我们智新有力量。

庄子乐：……

俞小鱼：[偷笑][偷笑][偷笑]

小稻：芷莘姐姐长得好可爱！然而旁边那个是谁？

小谷：怎么没有啪啪啪？然而旁边那个是谁？

五仁月饼：我的芷莘姐姐被抢走惹！然而旁边辣个是谁！

韭菜月饼：办公室 play，然而旁边那个是谁？

辣条月饼：[伤心][伤心][伤心]然而旁边那个是谁？

原小草：楼上的都快来买点卡吧！今天点卡降价啦！然而旁边那个是谁？

我抓狂了，指着黄学平骂道：“阿西吧！！怪不得你一早笑得这么贱！！谁让你拍的！！你让你发这种东西的！！你给我删掉啊啊啊啊！！”

“哈哈哈哈哈别闹别闹我开车呢，你这可受欢迎了你姿道不？我刚放上去一分钟 20 个赞，早知道发微博了。”

“发你妹的微博啊！我还不当网红！你给我删了啊！”

“删了干嘛，多养眼的 BL 哒~”

“我哒你二大爷！”

“哎，我说，姓陈的对你可以啊？你真的不打算从了他？”

我还在气头上：“从个屁！”

黄学平贼兮兮地问：“你们两……到哪一步了？”

我说：“亲过了，抱过了，然后没有然后了。”

“不会吧，我说周智新，你的裤腰带系得可没比我紧多少。”

我轻笑一声说：“咱两呢，只是性取向不同，从本质上来说，我也是个拿下半身思考的雄性生物。”

黄学平问：“我特好奇，你们是怎么靠一个眼神就发现对方是同类的？”

我说：“每个 gay 都有个 gay 雷达，一扫一个准。”

“啥 gay 达？你刘海那撮毛吗？”

“呵呵，在我裤裆里，全球定位系统。”我突然想到，陈唯璞只对我亲亲搂搂抱抱的，该不会是……那儿不行吧？！

“说真的，我觉得人对你挺好的，你不也喜欢他吗？干嘛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的。”

我垂眼看着那张照片，一颗心又揪了起来，我说：“我配不上他。”

“你又来了，人家都没嫌弃你。”

“你看过金粉世家吗？”

“小学的时候看过。”

“如果我是个女的，我和陈唯璞的结局也会跟金燕西冷清秋一样，家世悬殊矛盾不断，最终成为一对怨侣天各一方，况且我还是个男的，你看他家那架势，爱情婚姻什么的估计也由不得他做主，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开始。”

“也对，可惜了，你没能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哈？我吗？”我犹豫了片刻，按住手机屏幕，偷偷保存了那张照片，“我想遇到一个对的人，这辈子都难。”

第 32 章 我是个很有原则的人

我指着手机说：“你看陈唯璞的嘴唇，这么薄，绝对是个薄情寡义的主。”

黄学平说：“你嘴唇挺丰满的，我也没见你有情有义到哪儿去。”

我说：“老子对你算好了，知足吧，”

黄学平说：“要不要我跪下来谢主隆恩？”

“现在不用，好好开你的车。”我靠在椅背上眯起眼看向窗外，午后暖烘烘的阳光散在身上，冻结了一日一夜的血液终于活络了起来，而我的内心却因疲惫异常的平静。过去整整 24 个小时里，我经历了一场平生未见的风暴，幸好陈唯璞陪我站在浪尖上大落大起一度生死与共后，终于迎来了雨过天晴，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情节太过戏剧化，到现在我仍觉得不可思议，我问，“平平，这两天发生的事是不是电视台的耍人节目？感觉好假。”

“这种劳民伤财的节目我麻烦你以后别参加了，还有半小时到公司，你要不要睡一会儿？”

“睡不着。”

“不打电话给乐乐了？”

“回去再说吧。”

黄学平咬牙切齿地说：“让我知道是谁干的，拆了他喂狗！”

我实在累得没力气说话了，只能点点头。不管是谁干的，别指望我会原谅他。

快到公司楼下，黄学平一脚猛踩油门我猜到他又要花式嘚瑟呈 S 型路线进停车场了，我忙大喊一声：“Stop！让我先下车！”

他说：“你怕什么？”

我说：“老子还没吃过东西，已经吐不出来了。”

他说：“你这种土炮真是不懂飙车的艺术。”

“完全不想懂。”我逃命般跳下了车。

蒙头跑上楼刚要进办公室，我被一个霍比特人拦住了，瞅那对小短腿我就知道湘儿，我不耐烦地抬眼看她，她一脸悲愤捏着手机，两眼含泪死死地盯着我，我说：“你干嘛？”

她颤抖着嘴唇问：“智新……你是同性恋吗？”

“你们村终于通上网了？”我绕开她想赶紧进去，她一挺胸堵在了门口，她说：“你先回答我，你是同性恋吗？”

“格格！大清已经亡了一百多年了！”我把她推开，嫌弃地说，“边儿去边儿去，别挡路。”

“智新！”

“ball ball you 该干嘛干嘛去！老子很忙没空配合你演戏！”

办公室里的气氛很糟糕，特别是我们组的同事，各个都愁云惨雾的好像马上就要被炒鱿鱼了一样，看到我回来了，所有人一下子全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问我情况如何过关了没，我得意地说：“这么点小事老子勾勾手指就搞定惹，小意思啦，洒洒水的啦~”大家终于都松了口气，就差喜极而泣抱头痛哭了。我说：“先别哭，乐仔查到谁是内奸了吗？”他们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点点头。

“是谁？”

“你还是自己问他吧。”

“他人呢？”

“在茶水间。”

我找到庄予乐的时候，他正在冲咖啡，忧心忡忡的。我刚想跟他打招呼，“我去！”他一走神，滚烫的开水浇到了手背上，顿时红了一片。

“你没事吧？”我忙跑过去抓着他的手腕把他带到水池前，拧开水龙头用冷水冲洗他的手背，“怎么这么不小心？”

庄予乐倒吸一口凉气：“嘶……冷冷冷！”

“忍着！我也冷！”

“要冲多久？”

“不红不痛了为止。”

“那是冻坏死了吧？”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骂道：“你还有脸笑？”

“好~吧~”他把脑袋搁在我的肩膀上说，“智新姐姐凯旋归来~我有失远迎~望姐姐恕罪~”

“你消息很灵通嘛？”

“我从来没怀疑过你的能力。”

“啧啧，这马屁拍得我浑身舒坦。”我顿了顿，问，“你昨晚也没睡好吧？眼睛下面两坨淤青。”

“根本没睡。”

“嗯，人……你找出来了吗？”

“嗯。”庄予乐犹豫了一会儿说，“是企宣部的吴晓燕。”

“……谁啊？”

“……小短裙！”

“啊？！”我一抬肩膀弹开庄予乐的脑袋，不可置信地瞪着他，“她？她干嘛要这么做？”小短裙那个部门说的好听是企业宣传部，其实就是后勤打杂的，和我们没有半点竞争关系，“我们和她有仇吗？”

“我要是知道她干嘛要这么做我肯定先一巴掌抽晕她，估计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情。”

“你没冤枉无辜吧？”

庄予乐摇摇头，无奈地说：“证据确凿。”

“什么证据？监控录像吗？”

“不提监控还好，一提监控我就来气，你别忘了，我们那片的摄像头被你用品香糖糊住了，本来只要看一下录像就能查到，现在好了，费了我不少劲。”

“怎么就是我糊的了？主意是我想出来的没错，但口香糖是黄学平提供的，最后是你趁四下无人的时候嚼了嚼粘上去的，我们三个都有份，你这是自找的！”

“打住，先不跟你扯这些，我们言归正传。”

“行，你接着说。”我抬起他的手看了看，被烫伤的地方还是很红，我又抓着他的手腕伸回了水龙头底下。

“嘶……昨天下午我查遍了全公司的电脑都没有找到线索，我只能拜托网管叔叔调出了这一个月内所有人的网络运行传送记录，我花了一晚上时间看得眼都花了才抓到小短裙的尾巴，得亏她心宽，居然蠢到用邮件把偷来的方案发出去，还发了两封，不然我还不知道要查到什么时候去。”

“后来呢？”

“后来？后来更蠢的事情发生了，今天一早我把情况一五一十跟忠哥说了，忠哥急着赶去机场没心思管，就派给我两保安让我按照员工守则自己看着办，搜查她私人物品的时候我在她包里找到了一个U盘，里面的内容可精彩了，你猜猜都是些什么。”

我失神地盯着庄予乐的手背，漫不经心地说：“除了城北中心以外，还有我正在进行中

的其他项目的方案。”

“bingo!”

“呵，问清楚原因了吗？”

“她死活不肯说，东西都摆在面前了她就是不承认，哭着闹着说不是她干的，但是铁证如山，谁会相信她是无辜的？”

“嗯。”

“你上来的时候没看到她下去吗？”

“没。”

“大概还在收拾东西吧。”

“嗯，手还痛吗？”

“不痛了。”

“好。”我把水关上，抽了两张纸巾轻轻地帮他把手背擦干，嘱咐道，“记得回去抹点药膏。”

庄子乐歪头看着我问：“……你似乎不太高兴？”

我说：“摊上这种事，谁能高兴的起来？你想好怎么跟黄学平说了吗？他两前天还在你依我依的……”

“啧……哎……”庄子乐叹了口气说，“我刚才就是在考虑这个问题才走神的。”

“不用你浪费宝贵的精力！我已经知道了！”我和庄子乐齐齐转头看去，黄学平闯了进来，他怒气冲冲地走到我两面前，瞪着眼睛大声责问庄子乐，“人家一个女孩子背井离乡孤零零地在外谋生容易吗？你何必这么狠心？”

庄子乐冷笑一声：“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黄学平说：“你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没发现的，为什么不肯放她一码？”

庄子乐勃然大怒，反问道：“我放她一码？那谁来放过我们？”他指着我说，“智新向来身体不好，动不动感冒发烧，你觉得他能像昨天那样吃不下睡不好熬几回夜？忠哥每年全身换一次血一年有半年时间都在医院躺着，你觉得像昨天那种打击他能挨得住几回？！我呢？我要争个业务回来哪次不得像条狗一样把尊严踩脚下只是为了讨好那群该死的甲方？还有你自己！你为了研发新工艺天天跟油漆机油打交道嗓子都熏出咽喉炎了一到换季就咳个不停生不如死！你觉得那个女人不容易，我们几个谁又轻松了？！她点点手指，我们所有的心血都不如自来水！”

黄学平被问得哑口无言瞪红了眼，庄子乐急促地喘着粗气脸色铁青，他们两个愤怒地对视着，而我站在中间左右为难也不知道该先劝谁好，谁都没有说话。这种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持续了两分钟后终于缓和了些，黄学平先开口问：“你打算怎么处理她？”

庄子乐冷静地答道：“按规矩办，补她两个月工资，然后开除。”黄学平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从裤兜里拿出了手机，庄子乐说，“你不必找俞小鱼求情，没用的。”

黄学平说：“人事变动，他说了算。”

“下周一巴黎有个展会，他今天一早就去了机场，现在已经在飞机上了根本接不了你的电话，而且这件事，忠哥交代过，让，我，照，着，员，工，守，则，办，我没有报警已经仁至义尽了。”

“你！”黄学平气得满脸通红，连脖子上的青筋都突了出来，他恶狠狠地指着庄子乐，眼里全是恨意。

庄子乐却笑了笑说：“你这个样子可真难看。”

“WQNMLGB！”黄学平几乎是嘶吼着骂出这句话，他跌跌撞撞地转身夺门而去。

“黄学平！”我刚要追上去，“你别管他。”庄子乐伸手拦住了我，“让他冷静冷静好好想想清楚。”

我说：“你也别怪他，他向来就是这么心软的。”

庄子乐说：“他的妇人之仁迟早会害死他！”

黄学平是个很善良的人，我仍记得当初有个同事离职后自立门户，不仅带走了部分客户资源还屡次三番和我们抢业务，庄子乐咽不下这口气，将所有的报价压低至成本线，一步步将老客户都抢了回来逼得那个老同事走投无路，黄学平又动了恻隐之心，他说：“我们这么做会不会太过分了？没必要赶尽杀绝啊，人家毕竟还有老婆孩子要养。”庄子乐说：“哈？就有老婆孩子要养吗？你数数我们公司多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才把黄学平的圣母心塞了回去。

我说：“技术宅都这样吧……”

庄子乐说：“都老大不小快 30 的人了，他什么时候才能成长起来？”

“你等等。”我问，“你刚才说什么？”

“他什么时候才能成长起来？”

“不对，前一句。”

“都老大不小快 30 的人了？”

“乐乐，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什么？”庄子乐疑惑地看着我。

“我这么说吧，公司为了方便管理，每个人的电脑密码统一都设置成了机主名字的拼音缩写加上出生年月，小短裙跟人事一个办公室，她想知道我的生日并不难随便查一下我的资料就行了，但是有件事你肯定也不记得了……”

“嗯？”

“我是超生的，我爸在给我上户口的时候把我写大了两岁，所以只要是根据身份证来填的资料上，我的出生年月都是 1988 年，为了方便，密码设的是我的实际出生年月，你懂了吗？”

“小短裙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对，我的年龄之谜，这整个公司里只有你我，还有黄学平知道。”

“有没有可能是黄学平告诉小短裙的？”

“不排除这个可能，但是你不觉得整件事太顺利成章了吗？你想要网管的记录，它就有了，你想要物证，第二天，它又有了，矛头直指小短裙，一板砖直接砸死她不留活口啊……”我的头有些痛，我揉揉太阳穴稳定了一下情绪说，“这件事还是到此为止吧，我希望是我想太多了。”

庄子乐靠在墙上说：“我也希望，这种狼人游戏并不太适合我。”

“以后我们只能尽量小心谨慎些。”

“就怕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嗯……还有一件事。”

“什么？”

“乐乐。”我很严肃地看着他问，“如果现在必须要你站队做个选择的话，你会站在陈唯璞这边还是老曹那头？”

他也紧张了起来：“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你说一遍你再做决定，这次不再是小打小闹的狼人游戏。”

“你说。”

“两个月前老曹就已经接到通知，陈唯璞要调到杭州来取代他的位置，在陈唯璞原定入职的前一天老曹特意找我们开了初稿的设计评审会，他却串通手下的人选了无功无过的那套方案，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陈唯璞晚了一个月才正式入职，如果不是因为方案泄露的事他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一套更合适的方案存在，我想老曹本来是打算在今天的会后将那套更合适的

拿出来献宝，赏陈唯璞一个下马威，以陈唯璞的性格肯定不声不响把锅背了。方案泄露的事牵连到了所有人，让老曹措手不及只能喜忧参半慌里慌张地把集团老大给忽悠来看戏，他一定也做好了把锅甩给陈唯璞的准备，反正怎么样都是陈唯璞倒霉。“

“真是一场好戏啊，这算什么？击鼓传锅？”

“好戏还在后头，我发现陈唯璞很清楚老曹的算计，没猜错的话，他已经开始排除异己了。”

“梁孝廉？”

“对，陈唯璞会把他提上来一定是看中梁孝廉向来独善其身从不参合公司内斗，哪怕不能做心腹也不会是敌人。”

“天下要大乱啦……” 庄子乐说，“智新啊，我们这可如何是好。”

“现在你可以回答了，你会站在陈唯璞这边还是老曹那头？”

“你呢？”

“我？我是个很有原则的人，我的原则就是，谁长得好看，我听谁的。”

庄子乐拍拍我的肩膀说：“嗯，我选择站在你这边。”

我点点头说：“有眼光。”

第 33 章 卡了一手好 bug

黄学平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庄子乐的气也还没消，他灌了自己整整三听冰可乐才冷静下来，安慰人的事我不擅长，只能坐在一旁安静如鸡帮他开易拉罐。他把空罐像投篮一样扔进垃圾桶，我拍拍手说：“哇！wuli 乐乐好厉害，简直天朝奥尼尔！”

他鄙夷地说：“奥尼尔投篮命中率不咋滴，你到底懂不懂 NBA？”

“完全不懂，我篮球生涯的巅峰只有幼儿园小班拍皮球比赛一分钟 30 下。”

“瞅你那受样，喜欢看美少女战士超过灌篮高手吧？”他瞥了我一眼说，“喂，你脸色不太好，下午没事就回去休息吧，我送你。”

我的确觉得昏昏沉沉手脚都使不上力，帮他开易拉罐就已经很勉强了，我拍拍自己的小圆脸清醒了一下，站起身：“你忙你的，我自己回去。”

“忠哥说明天放你一天假。”

“……明天星期天。”

“真是大方的老板。”

“老子不管，下周一老子也要休息，走了。”

“今晚势力战你打不打？”

“看情况吧。”

“嗯，路上小心点。”

“知道了。”走到办公室门口，我有点不放心回头望向庄子乐，他还在闷闷不乐地喝可乐，已经是第四听了，我打了个寒颤一阵胃痉挛，也难怪他这么郁闷，这是我们嘚瑟 boys 共事多年来头一回闹矛盾，我们仨平时连个小摩擦都没有，庄子乐豁达，黄学平脾气好，我从来没见过他俩发这么大的火，这次黄学平居然为了一个刚勾搭上不久的小短裙跟庄子乐撕破脸，当真印证了那句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你动我衣服？手足都照砍不误！可就这件事而言，庄子乐的处理方式固然是对的，至于黄学平的过激反应……我不是个道貌岸然的高伟正我也没法说出指责他的话来，同样的情况换成是我，我可能也会像他那样或者更盲目，毕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是没有理智的。他俩都没错，可我不管帮谁都不对，真是头痛……这俩

小兔崽子要是不能和好的话，我的日子还怎么过？

我对着庄子乐喊道：“乐乐！少喝点冰的！……会痛经！”

“噗!!!”满口可乐全喷了出来，他一抹嘴巴指着我骂道，“周智新！我祝你被姓陈的爆！菊！花！”

我捂着胸口摆出一个可怜巴巴的表情：“吓得我前列腺都抖了抖，不如祝我连前列腺都被他看光光好了。”

“快滚吧你！”

“好的，你跪安吧~”我经过前台的时候湘儿咻地站了起来，看她一副又想拦住我诉衷情的衰样子，我白了她一眼翘着兰花指唱着女驸马踩着秧歌步下楼了。

一回到家我胡乱啃了两块饼干三下五除二脱了衣服倒头就睡，我妈叫我起床吃饭的时候已经晚上六点半了，我没什么胃口闻到清蒸鲈鱼的味道就犯恶心还干呕了两声，我姐冷笑着问：“出去睡了一晚上就怀孕了？谁的种？”

我说：“呵呵，我大姨丈刚走。”

我姐说：“你？大姨丈一个月来一次一次30天。”

“你管我？你怎么还不回家？一个月回一趟娘家一趟30天。”

“我不回去，除非你姐夫跪着求我。”

我站起身，哼哼唧唧走回房：“风吹着杨柳嘛~哗啦啦啦~小水滴水流着~哗啦啦啦~谁家滴泼妇，她走呀走滴忙呀~原来她要回娘家~”

我妈问：“你不吃饭了？”

我说：“饿了再吃。”

我姐说：“赶着玩游戏呢，哪还会饿？”

我接着唱：“左手没有鸡~右手没有鸭~身后也没有背着胖娃娃……哎哟！”我的后脑勺被我姐扔过来的拖鞋砸了个正着，我转头用嘴型对她说，泼妇！她脱下另一只鞋又要扔，我立马钻进了房间锁上门喊道，“泼妇杀人啦！”

“周智新！你给我出来！”泼妇咣咣砸我门，还夹杂着我妈的声音：“智美智美，先吃饭，别理他。”

我在周智美的叫骂声中淡定地开电脑登录游戏，昨天没上线，读完条收到了一堆消息提醒，我懒得看全给关了。庄子乐又组织了联盟的管理们在小黑屋开隔空聚餐大会顺带讲些我依旧听不懂的战术，他唉声叹气很没精神，其他人也都懒洋洋的，小黑屋里的氛围不太对劲，我突然发现原来是因为黄学平不在，平时嫌他吵，现在没了他贱笑贱喷叽叽喳喳插科打诨没了他开着自由麦噼里啪啦乱按键盘，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我点开好友列表，他果然不在线，这个上游戏签到比上班打卡还积极的二货，到底死哪儿去了……

庄子乐叹了口气吱溜吸了口面条，他连吃面条都没以前得劲了，我说：“乐仔，你是不是忘了加调料包了？”

“嗯？”他吧唧了两下嘴说，“我真的没加！”

我说：“你还行不行了？”

他说：“我说味道怎么怪怪的。”

五仁月饼问：“咦？芷莘叠叠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爹当然是靠听出来的，他今天吃的鲜虾鱼板面，但是蔬菜包调料包都忘记加了。”

五仁月饼说：“是不是真的哦？”

庄子乐说：“邪了门了，这也行，全中……”

我摇摇头说：“得，今天换个人指挥吧，不然台子都要归别人了。”

庄子乐说：“行吧行吧行吧，五仁你来吧，我今天没心情。”

五仁月饼说：“我也没心情啊，辣条在边上哭着闹着说他的芷莘叠叠被人抢走惹。”

我威胁他说：“你指不指挥？小心我戳死你所有的 69 小号！”

五仁月饼说：“我指挥我指挥我指挥。”

我问：“人妖今天拿哪个台子？”

五仁月饼说：“就荒村辣个吧。”

我说：“行，我把瓜种台子附近，你们路过看到了帮我催催熟。”

我刚买了两棵瓜苗，头顶就飘过一条天下，煤老板一不拉肚子就没事干开始漫天喷米田共，这周轮到老红军当靶子，五仁月饼不甘示弱迎口水而上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喷得起劲，我想起了黄学平，哎……上周煤老板不知道死哪儿去了没机会大展身手他又准备了一周，今天机会来了吧，结果不知道他死到哪儿去了。我传送到荒村取消屏蔽看看神石四周，敌对果然安排了一队骗红小号，我不屑地笑了笑继续往台子跑，路过台子外一棵枯树的时候我一晃眼发现树顶上挂着个大翅膀，我定睛一看，冤家路窄，居然是瞎子……

他在树上低头看我，我在树下抬头看他，默默无语两眼泪，不过老子是笑出来的，哈哈哈哈哈这也太蠢了，他怎么卡在这种地方？一条大翅膀鱼钩穿着赤血狂沙被树枝夹了脖子两脚悬空直挺挺地挂在一棵枯树上一阵风过他还左右晃了两晃哈哈哈哈哈！

瞎子终于忍不住问我：“你怎么在这？”

我说：“不该我问你吗？你在干嘛？”

他说：“看风景。”

我说：“你是卡住了吧？”

他说：“也不能完全这么说，看风景的时候不小心被卡住了。”

我说：“按 F10 卡住脱离，返回神石。不用谢我。”

他说：“在 CD。”

我说：“返回师门呢？”

他说：“还在 CD。”

我说：“……返回家园呢？！”

他说：“也在 CD。”

我说：“你上线了以后一路卡过来的？”

他说：“对，不知道今天的服务器怎么了，老卡住人。”

我说：“我走了，你慢慢看风景。”

他说：“芷莘姐姐你不救我吗？”

我说：“我干嘛要救你下来给敌对增加战斗力？”

他说：“我保证一个月内不打你，势力战演兵还站着让你杀。”

我说：“可以有哦……”

他说：“对，既给你长面子又长里子，这笔买卖你不亏的。”

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好的，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你困我，我去开个副本拉你出来。”

他说：“没用的，我已经试过了，传送一直被打断。”

我说：“我开红打死你？”

他说：“可以一试。”

我下马开了敌对模式，锁定瞎子各种攻击技能全按了个遍系统都提醒我说无法攻击有阻碍，脱衣服开大毒也没用，大毒不像云麓的水狂上天下地全方位的喷，描述得这么具体我想表达的就是，我根本打不到瞎子。

他说：“要不你用双人坐骑拉我？”

我说：“可以飞起来邀请别人？”

他说：“这个高度是可以的。”

我搓出新燕双飞，说真的，我挺不喜欢这个坐骑的，对于我这种纯爱系喜欢 one to one

的基佬来说这个坐骑的名字实在太污了。我飞起来邀请瞎子上马，系统提示距离太远，我一点点向他靠近都快脸贴脸了，还是距离太远无法邀请。

我说：“我无能为力了，天注定你要卡在这里一辈子了，再见。”

他说：“我觉得我还能再抢救一下。”

“不能了，我宣判你脑死亡。我走了，再见，再见。”什么情况？我调转鸟头动了动，发现自己好像也被卡在树上了，我连忙取消坐骑把方向键按了个遍就差拿脸滚键盘了，却始终还在原地打转上蹿下跳，无论是返回神石还是门派读条都会被打断。

瞎子说：“没用了，我宣布你也脑死亡。”

我说：“不能够啊！什么情况？”

他说：“这里风景不错吧？”

我说：“不错个溜溜球啊！老子就看到你那双黄眼珠子！”

他说：“是金色的。”

我说：“老子管你？快想想办法现在怎么办啊！”

他说：“我要是有办法就不会卡在这了。”

我说：“你不是很能耐吗？快打客服电话啊！”

他说：“你不觉得卡在 bug 这种事还找客服帮忙很丢脸？”

我说：“老子不管丢脸不丢脸了，我要下去！”我可不想被人看到我一个粉翅膀冰心穿着醉太平被树枝夹了脖子两脚悬空直挺挺地挂在一棵枯树上一阵风过我还左右晃了两晃！我继续轮流按 AWSD，心里只有一个念想，老子要下去！

【天下】凌迟：芷莘老阿姨明明在线怎么不说话？又在揽客卖菊花呢？

我正烦着的时候，头顶飘过煤老板发的一条天下，不知道他又吃了什么翔，居然喷到我头上来了。老子顿时火冒三丈，立刻回敬了他两句。

【天下】芷莘：呵，煤老板说这话就是在羞辱我了，我最近没生意，人不都在你家门口排队堵着呢？

【天下】芷莘：也难怪，你拉了两天肚子没好好招待恩客，他们都想死你了，不信你问问么鸡。

煤老板不出意外又发疯了，满天下频道的[哭泣]和[撑伞]。

瞎子说：“芷莘姐姐，你完了，煤老板摔键盘砸鼠标暴跳如雷要联盟的人弄死你，杀你一次 50 金。”

我说：“来来来来，把坐标报给他们，让他们赶紧来，快点来弄死我。”

他说：“这个仇恨拉的，我给你满分。”

我说：“你新来的不知道，敌对的仇恨都在我身上。”我又想起了 wuli 平平，哎……每次打架对推都是我在前面吸引火力，他在后排愉快地风七天罚滚过来加个火地……

他说：“还有 15 分钟势力战就开始了，我们两个怎么办？”

我说：“我折腾累了，就这么挂着吧，你等你敌对，我等我敌对。”

他问：“我掐指一算，你今天有心事。”

我说：“我最近天天有心事。”老子能不心塞吗？先是出现了一个想爱不敢爱的人，中间又跑出来个出卖了我不少隐私的内鬼，现在最好的两个基友为了女人撕起来了，这三个难题，我一个都解决不了也不知道能找谁商量，所有的事全堵在胸口快憋死我了。我看着瞎子那对填了我满屏的翔黄色眼珠子，我能跟他说吗？他瞎归瞎蠢归蠢，说出来的话炖出来的鸡汤还是可以滋补心灵的嘛。我问：“鱼钩，你工作的时候有遇到过同事间勾心斗角的事不？是不是天天在演甄嬛传？”

他说：“有，我这里男人多，堪比三国演义。”

我说：“你是怎么应对的？”

他说：“商场如战场，职场如沙场，这些事不是你想躲就能躲开的。切记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怎么？你吃亏了？”

我说：“是啊，差点被弄死。”

他说：“好巧，我也是，差点被赶回老家结婚。”

我说：“你这是老司机遇到新难题了？”

他说：“新司机遇到老难题。你我都一样，避无可避只能迎难而上，记住这个教训，凡事多个心眼。”

我说：“心眼啊？这个特技哪儿才能洗出来哟……”

他说：“能跟我说说具体的吗？”

我说：“也没啥，反正都过去了，我现在只是有点心烦。”

他说：“还在烦什么？”

我说：“我两个好朋友吧为了一点点小事吵架了。”

他说：“钱？女人？”

我说：“女人。”

他说：“那你无能为力。”

我说：“对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他说：“别担心。”

我说：“你有办法吗？”

他说：“不管什么事睡一觉就好了。”

我说：“我好你妈啊！你赶紧去死吧。”

他说：“你怎么又翻脸不认人了。”

我说：“老子向来拔吊无情提裤无义。”

“智新！智新！你人呢？集合了！”庄子乐在 CC 喊我，“你快看天下，煤老板要全服追杀你，他加价了，报你坐标给 50 金，杀你一次 100 金。”

我说：“我卡树上了，上不去下不来的，让他快来给我个解脱！”

庄子乐问：“你卡哪儿了？”

我说：“往荒村台子的路上，我跟你们说啊，谁能把我弄下来，我给谁 100 金！”

十分钟后，荒村枯树下围了一群人，有敌对有联盟，可能是我和瞎子的站姿实在太清奇了，围观的人一时间忘了自己是来干嘛的，仇人相见居然谁都没动手，自觉按联盟分成了两个阵营负责专心致志地围观，他们或站在树下抬头仰望我和瞎子，或飞在半空俯视我和瞎子，场面异常的华丽壮观，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好像当年的杨幂，瞎子好像当年的韩庚，所以你们怎么还不动手啊，快杀了我啊喂！我又有了一丢丢的庆幸，幸好是站在树枝上的不至于像瞎子那么丢人。

围观了将近十分钟，煤老板终于想起来自己是干嘛的了，他指着瞎子问：“璞玉！你杵那干嘛？快下来！”

瞎子说：“我卡住了。”

我说：“是的，他被我追杀上了树，结果下不来了，我没有针对这条鱼钩，我的意思是在座的敌对都是辣鸡，你们谁能杀了我，我给谁 100 金。”

话音刚落那一大片红名一涌而上，他们把不用锁定的技能全向我招呼了过来，漫天风起天罚水狂地板洗衣机哐哐哐，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打整点 boss，技能都轮了两遍了，我还纹丝不动连个血皮子都没掉。我笑道：“哈哈哈哈哈，辣鸡！”

煤老板骂道：“太不要脸了，你卡在 bug 算什么？有种下来！”

我说：“不是我不想下来，是我下不来，话我搁在这儿，不管是敌对还是联盟的，谁能把我弄下去，我给谁 100 金。”我看他们纷纷 duang~duang~duang~搓出了各式各样的双人坐

骑，我又说，“别浪费力气指望双人坐骑了，我试过了没用的，你们想想其他办法吧。”

四周顿时鸦雀无声，我等了五分钟，底下不分敌我的都没啥反应，“喂！你们别放弃啊！年轻人不可以轻易言败的！”我不耐烦地晃了晃鼠标，居然脚底一滑从树枝上掉了下来，瞎子紧随其后落地，我直接掉进了红名堆，吓得老子赶紧调气想三浮劲跑路，还没迈开腿，突然跳出一个系统框：与服务器断开连接……

然后我听到五仁月饼一声惨叫：“嗷!!! 怎么跟糊护器断开连接惹？我是一个人吗？”

我说：“你不是，我也掉了。”

庄子乐说：“我也……”

小稻说：“看官网，S服临时维护了。”

“搞毛啊，势力战打一半临时维护？”我立马拨通了客服电话，又是工号 9527 接的，我问，“S服怎么就临时维护了，还让不让人好好的打个势力战了？一星期就指着今晚活的！”

9527 说：“周先生，我代表网易客服中心对此深表歉意，是这样的，因为 S 服数十位玩家同时致电客服提交好友被卡在 bug 的问题，短时间内接到这么多求助电话我们不得不重视，所以开发组决定对 S 服进行临时维护，因临时维护对于 S 服所有玩家造成的损失，我们会进行补偿……喂？周先生？您还在吗？”

我面如死灰，生无可恋地挂了电话……

第 34 章 他大概是来索命的

老子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这要是让其他人知道了真相，看那群小王八犊子平时对“临时维护”这四个字的血海深仇，我绝对就要升级成全服公敌了，到时候连自己人都会大逆不道杀父弑夫，难道我周智新就要这么众叛亲离英雄末路了吗？我转念一想，不对不对不对！这锅我可不能背，谁让他们贪那点小钱一窝蜂的打客服电话自找麻烦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不能全怪我吧？我也不想挂在那迎风晒屁股，说到底全是瞎子的错！如果不是他先像条死狗一样卡在 bug 里，接着又忽悠善良单纯的我上去帮他就不会发生这起势力战临时维护惨案了，对！错的不是我，是瞎子！

手机响了，是网易打来的，接起来还是 9572，她说：“周先生，您怎么挂电话了？”

我说：“呃，没事，我脸肉呼呼的。”

“……啊？”

“脸肉的人打电话不能笑，一笑电话就挂了。”

“哦，这样啊，那您还有什么问题吗？”她轻笑了两声。

“什么时候能维护好啊？我刚上线，任务都还没做呢。”

“这个暂时不清楚，请您随时留意官网公告，对您造成的影响我们非常抱歉。”

因为我一句话搞得满服风雨殃及鱼，明明是我对不起 S 服的小伙伴们……不对，是瞎子对不起他们，他也对不起我！这扫把星，自从他转来以后老子就没过上一天舒心日子！“没关系没关系，谁都不想的。”9527 不停跟我道歉，我挺不好意思的，随口逗她说，“不过临时维护真的太影响玩家的情绪了，更何况还是在势力战期间？你看我现在吧，吃不下，心里难受又委屈，很想哭，估计今晚还会失眠。”

9527 说：“啊？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游戏只是另一种生活体验，千万不能把它当成全部。”

我忙捂着脸说：“不用你安慰不用你安慰，你就把我的手机号码交给你们网易最帅的那个男员工，让他来安慰我好了！”

9527 说：“周先生你真会开玩笑。”

我说：“我没开玩笑，这个问题很严重的！也关系到你啊！我跟你讲，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安抚好玩家，我今天晚上失眠肯定会影响到明天的工作状态对不对？万一被老板看到我上班时间心不在焉呢？说不定他一不高兴就把我开除了，我当了无业游民怎么办？没钱玩游戏了呀，S 服的玩家都跟我一样没钱玩游戏了怎么办？天下 3 就流失了一大批忠实的玩家，间接又影响到你的工作了，是不是？很严重的！”

9527 说：“好像是挺严重的……”

我说：“所以啦，赶紧让你们那最帅的男员工来安慰我！只需他一通电话两三句柔声的细语，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9527 说：“那……妹子不是更柔吗？”

我说：“可我只喜欢汉子啊~”

“哈哈哈哈哈！嘟——”我听到 9527 一阵狂笑然后毫无防备的，她挂了电话。

“她是不是忘了祝我生活愉快？”我摇摇头，啧，我都说了，脸肉的人打电话不能随便笑，不过她们不都戴的耳机吗？

(9527：胸太大，一笑压到开关了。)

五仁月饼扯着公鸭嗓大声问我，还频道广播：“苙莘叠叠，你问客服了吗？为什么临时维护？”

我说：“咳咳，临时维护就临时维护，哪来这么多为什么？就就就就临时维护了嘛……”

五仁月饼说：“那现在怎么办？我们 150 多个人丢没事干惹，什么时候能维护好啊？”

我说：“我哪知道？该维护好的时候自然就维护好了。”

庄子乐说：“你们没事干随便开个歌会消磨时间，上麦唱歌的我都给一个雷钻，小稻组织一下，联盟管理跟我去小黑屋。”

我立马跳起来说：“好的好的，我第一个上麦！我要唱小蛮腰！”

五仁月饼起哄说：“噢噢噢噢好！苙莘叠叠快上！”

我说：“你的小蛮腰~”

五仁月饼说：“增的很苗条~”

公屏刷了一大片呕吐的表情，我说：“怎么啦！我还没开伴奏唱呢！你的小蛮腰~”

五仁月饼说：“增的很想要~”

庄子乐骂道：“小蛮腰你们两个的妹啊，都给我死下来开会！”

“我又不是管理开什么会……”还没等我说完，咻啷一下我就被庄子乐拖到了小黑屋，“我不管，我唱过歌了，你要给我一个雷钻。”

“行行行行行，一会儿丢国库指定你。”庄子乐问，“007 呢？敌对现在什么情况？”

007 说：“没什么情况，就是煤老板的狂躁症又发作了，在骂人。”

我想象着热乎乎的雷钻说：“八成是在骂我。”

007 说：“你猜对了，不过今天有人陪你。”

我问：“谁啊？”

007 说：“璞玉呗，煤老板骂你骂累了，教育一会儿璞玉，想到什么了再骂你几句，骂累了接着教育璞玉。”

我说：“那是他活该！煤老板教育他什么了？”

007 说：“无非就是说你心术不正小狐媚子专挑单身老板辣手擗黄瓜 balabala，让璞玉千万别跟你客气，该杀就杀该骂就骂。”

我说：“璞玉怎么回答的？”

007 说：“他一直安静如鸡没说话。”

我说：“算他识相。”

庄子乐说：“其实煤老板也没说错啊。”

我说：“你胳膊肘怎么往外拐？！”

007 说：“我倒觉得芷莘姐姐巨冤。”

我感动地热泪盈眶：“007！只有你最懂我了！”

007 说：“你要有那能耐，不至于到现在还是条单身狗。”

我说：“你找死呢？！”

007 说：“哟，我好害怕，可是你现在也揍不了我，so sad。”

我说：“你有本事就永远别上线了。”

007 说：“以青姑娘，芷莘姐姐威胁我。”

庄子乐说：“你甭搭理他，我们说正事。”

小谷说：“说正事前，我还有件更重要的事想问，我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

我听他语气贱得有猫腻，忙说：“平平微信朋友圈里的照片是 PS 的！我跟旁边那个男的一点都不熟，完全不认识！”

小谷贼兮兮地说：“咦？我没想问这个啊，我想问的是……今天平平去哪了？”

靠天！周智新啊周智新！你这是此地无淫三百基啊！我眨巴眨巴眼睛尴尬地说：“哦？哦……哦！不知道。”

小谷说：“不过既然你提起了……然而旁边那个是谁？”

五仁月饼也说：“是啊是啊！然而旁边辣个是谁？”

我叹了口气说：“别问了，心烦。”

五仁月饼说：“烦啥呢？不像你平时的作风啊。”

庄子乐幽幽地说：“小裁缝爱上王子，觉得自己配不上人家咯~”

其他人七嘴八舌地问：“怎么说？具体点啊！标题党得痔疮！”

“你们别太过分了！”我气急败坏地正要开骂，庄子乐果断禁了我的麦，然后他们会也不开了，别人问庄子乐答，就我的感情问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讨论，还不许我参与意见。

“然而旁边那个男的是谁啊？”

“一个客户，挺有型的吧？”

是，直男最羡慕嫉妒恨的类型。

“谁先追的谁？”

“这两互相一见钟情。”

是，只要长得好看，我各个都一见钟情。

“好上了吗？”

“还没，wuli 智新向来热情奔放，这回却怂了。”

是，老子又高攀不起。

“怎么这么想不开啊？先处着呗，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他不敢伸爪子，问世间情为何物，只道一物降一物，没想到周智新也有今天。”

是，我自己都没想到啊，你们说得轻巧，先处着？万一老子被陈唯璞甩了，谁能帮我捅死他？

“你倒是想个法子撮合撮合他们呀！”

“不用~智新已经被他撩得快把持不住了，迟早的事。”

是，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忍多久。

“他也该谈谈恋爱了，我看他昨天的照片，今年的脸色明显没去年的红润。”

是，你熬个夜给我看看？

庄子乐痛心疾首地说：“智新啊！你听到没！大家替你的下半身和下半生操碎了心！”

是，你们这几只有脸笑别人没脸照镜子的单身鳖！

我看了眼放在一边的手机……陈唯璞在干嘛？陪他爹吃饭看电视？不不不，这不像他会干的事，我特好奇，他们家平时都是怎么过的？会跟电视里演的一样吗？

21点40分左右，在五仁月饼一声“姥姥哟!!! 开服辣!!!!”的哀嚎下，S服终于维护好了，其实这个时间开服也没什么意义，势力战都已经结束了，但是仍阻止不了这群闲了一晚上的热血青年无处安放的躁动，当然也包括我，老子麻利地打开客户端登录游戏，太过激动导致我居然忘了刚才被踹下线的时候老子还站在红名堆里，刚读完条我就傻眼了，老坐标老地点，两个联盟的人几乎都同时上线，趁着保护时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当然也包括瞎子，他穿了那么一身毁三观的时装，真是不想一眼看到他都难。

我暗骂一句糟了，不动声色地跑进自己人堆里，五仁月饼问：“要不要跟他们就地先干一架哇？”

庄子乐说：“看看对面怎么说，他们不打我们也不打了，毕竟我们有素质。”

两拨人很默契地各后退十米，并且密切关注着对方以眼杀人，敌不动我不动，荒村的上空只回荡着太虚的狗叫声。

我说：“就这么站干嘛？相亲吗？也不怕长针眼？”

五仁月饼说：“偷看隔壁王叔叔尿尿才会长针眼哦。”

我说：“你瞅瞅那个璞玉的脸，跟王叔叔的小丁丁有什么区别？”

庄子乐上前一步问：“煤老板，还打不打了？”

煤老板到底豪气，觉得在当前发言不够档次，立马天下飘起：

【天下】凌迟：今天太晚了我还有其他任务要做，先放过你们人妖一码，明天再说。

【天下】以青：煤老板明天见，煤老板天天见。

五仁月饼说：“行了行了，大家都玩自己的去吧。”

看着眼前的人纷纷散去，庄子乐把我们全拖回了势力频道，我问：“就这么……算了？不打啦？”

庄子乐说：“不打了，早点睡觉吧你，昨天熬了一夜。”

我说：“刚起床，哪还睡得着？煤老板今天是怎么回事？我那么喷他，他居然不找我报仇？”

007说：“小秘书明天有工作要早起，所以他俩先下了。”

我说：“哎呦，原来煤老板偶尔也会干点人事的嘛，对了，我还不知道小秘书做什么工作的？”

007说：“好像是医科大学的老师。”

我说：“嚶嚶，我的小秘书，居然是老师啊~”

007说：“是煤老板的小秘书。”

我说：“你又找死吗？”

007说：“以青姑娘，芷莘姐姐又威胁我。”

庄子乐说：“啧，周智新你怎么回事，就不能温柔点吗？”

“那也得看对谁，懒得鸟你们，老子做任务去了。”我切回游戏，人群已经散得差不多了，瞎子还站在不远处一枝独秀，他好像正看着我，我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赶紧搓泥巴上马想走人，不幸收到了瞎子的密语：芷莘姐姐，做周末喜相逢吗？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提了迫击炮正对着我的马屁股，我流着泪组上他，说：“走吧。”

他问：“刚才你们都在干什么？”

我说：“我们可爽了，开开歌会聊聊天，你就惨了吧？被煤老板教训了一晚上。”

他说：“嗯？他教训我什么了？”

我说：“不是一边骂我一边给你上课吗？”

他说：“哦，我看临时维护了就走开了，所以……”

我说：“哈哈哈哈哈，煤老板真二货！”

他说：“幸好临时维护了，不然我今晚还不知道怎么打。”

我说：“你手撸废了？”

他说：“不是，我这台笔记本空格键出了点问题，我一直按按想往上跳试试，然后就卡在 bug 里了。”

眼前突然出现了陈唯璞钻进桌子底下拔键盘的情景，我不由得笑了，问：“你没台式机？拆一个键盘下来将就将就就不就好了。”

他说：“今天情况特殊，连将就都没得将就。”

我说：“你活该！……你跑盐泉村去干嘛？拉猪在大禹村！”

他说：“我掐指一算，芷莘姐姐的心情还是不太好，刚才和别人聊了些什么？”

我说：“感情问题，你不会感兴趣的。”

他说：“我还真挺感兴趣的，你有喜欢的人了吗？”

我说：“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想回答。”

他说：“有这么难回答？”

我说：“对，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和我是同类人，你也明白我们只能得过且过，不管对那个人喜欢与否，未来一点都不值得期待。”

他说：“你对他没有信心。”

我说：“我对自己更没信心。”

他说：“这世间的情爱无关男女，无非你欠了我的，我来还；我欠了你的，你来讨，没有两清之前，谁也逃不掉。”

我想了想，冷笑一声说：“他大概是来索命的。”

他说：“或许他也是这么想的。”

我说：“那又何必互相为难？”

不知道我这番话是不是戳到了瞎子的某个痛处，但是他那番话却让我心乱如麻，我们没有再继续交谈下去，沉默着做完了所有任务，直到我领了喜当爹的奖励和在线经验毫不犹豫地关了客户端，这期间我没再跟他说过一句话，他也是。

脑袋昏昏沉沉的，嗓子还有些干痒，不用猜，我又要感冒了。刚躺到床上手机就响了，该不会是 9527 终于在下班前想起来要祝我生活愉快了吧？我摸过手机一看，是陈唯璞……

犹豫了一会儿，我还是接了起来，可是我不知道说什么，他也没有说话，隔着电波我也能感觉得到，我和他各怀心事。我舔了舔有些干燥的嘴唇，呼了口气说：“你……”

“你……”他几乎与我同时开了口。

“你先说吧。”

“我没什么事，还是你先说。”

“我也没什么事……”

“嗯……”

气氛很尴尬，我只能随便扯了个话题：“新手机还行吧？”

“嗯，只是有些不习惯。”

“用久了就习惯了。”

“嗯。”

“……你……怎么还有我的号码？”

“想知道的话总会有办法知道。”

“哦……你，晚上，陪你爹吃饭了吗？”

“嗯，本来还要住一晚的，但是明天一早临时有个会议，他赶飞机回去了。”

“挺好挺好，你在家了吗？”

“不在，老头子说怕浪费，强迫我住在原本帮他订的酒店里。”

“噗！”我没忍住笑出了声，这什么人设啊，我怎么一点都看不懂？

“周智新……”

“嗯？”

我听到他叹了口气，又沉默了一会儿，他说：“明天有空吗？”

我问：“有什么事？”

他说：“陪我出去走走。”

我说：“我可能……”

“周智新。”他打断我的话，轻声说，“你别拒绝我。”

“……好。”我抵抗不了他那种几近诱惑的语调，让我根本无法思考会有什么后果，稀里糊涂就答应了下来，话刚说出口，我却后悔了。

“明天早上 10 点，我来接你。”

“你不会……连我家住哪儿都打听好了吧？”

“你觉得呢？”

“我投降认输。”

他轻笑一声说：“开玩笑的，我不知道。”

“XX 小区。”

“好，明天见。”

“嗯。”

“周智新……”

“又干嘛啊？”我发现这厮很喜欢叫我名字是怎么回事？

“睡吧。”

“好。”

挂了电话，我才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冷汗，头也晕得更厉害了，我一摸额头，居然发烧了。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摸出退烧药干吞了两颗，没过多久药劲就上来了……

第 35 章 前列腺历险记

今天一早我睡得正迷糊的时候嗓子口一阵干涩钝痛就好像被火烤过一样，我轻轻咳了两声彻底醒了，一看时间还不到六点，我又摸了摸额头，烧虽然已经退了，可扁桃体又发炎了，连吞口唾沫都痛，说话更是煎熬。我犹豫了好一会儿，最终决定发短信给陈唯璞，说自己感冒了怕传染给他今天还是不出去了。放下手机，我刚躺回去不到十分钟，陈唯璞的电话就来了，这家伙不睡觉的吗？我接起电话吃力地说：“大……哥……啊……我……真的……不行了，咳咳，哎呦我的妈……”声音嘶哑的像个漏了气的喇叭。

陈唯璞说：“你再睡一会儿，8 点我准时来接你，带上你的病历本。”

我问：“干，嘛，啊？”

“去医院。”

“不去行不？这点小毛病我吃点药就好了……咳咳……”

“没得商量。”

“喂……”

“8点。”

“……”二货，这是你自找的！看老子不传染给你，让你也爽一爽！

（前列腺：“你们看，其实他从来都拗不过那男人，虽然嘴上不饶人，心里也一直骂，最后还不是男人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我不情不愿地起床洗漱准时8点走到小区门口乖乖地上了陈唯璞的车，他看了我一眼说：“坐那么远干什么？”

我回瞪了他一眼，指指自己的喉咙。

陈唯璞说：“怕传染给我？”

我又瞪了他一眼，老子巴不得传染给你。

他说：“也是，你巴不得传染给我。”

我白了他一眼，我有这么阴险吗？

他说：“倒不是阴险，你只不过口是心非。”

我诧异地看着他，你丫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他笑了笑说：“猜的。”

我跺跺脚，我什么都还没说呢喂！

他说：“心灵感应。”

神经病！我别过脸去。

陈唯璞抽走我手里的病历本翻了翻：“你身体也太差了，隔三差五跑医院。”

我转过头说：“你……以为……我……想啊？”

他的表情有些不忍：“你还是别说话了。”

切，二货！你身体很好吗？一个打十个。

他说：“别不服气，你看看你，年纪比我大，身体还比我差。”

“年纪……比我，还小，你嚣张……个毛啊！”

“喂，你真别说话了。”他伸手摸摸我的脑袋，“我89年的，比你小一岁。”

谁比你大了，我正好90年的！我呼了口气摇摇头，懒得跟他解释。

他问：“嗯？那病例本上怎么写的88年？”

我张大嘴说：“我……”

他说：“哦，明白了，超生的。”

我惊恐地缩到角落里，你有读心术啊？

这回陈唯璞没理我，他说：“既然要去医院，干脆做个体检。”

我又瞪着他，做什么体检啊？要钱的大哥！

他说：“我们公司有个附属医院，每年都会给集团的员工提供免费体检，每个员工还有两个直系家属名额，反正这两个名额我也用不到，就给你吧。”

你没睡醒吗？！都说了是直系家属了！我跟你什么是鸡毛关系啊？！你当医院是你家开的……好吧，就算真是你家开的你也不能乱来吧？

“这个你不用担心，院长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一句话的事。”

我不去！

“不去？”他拿出了手机，“不知道你老板起床了没？他是不是该关心一下员工的身体状况……”

我连忙抓着他的手臂，可怜巴巴地看着他：“我……去，还不行，吗？”

“都让你别说话了，听着就像只垂死挣扎的嘴硬鸭子。”

我鸭子你妈啊！

到了医院，陈唯璞先带我去办了体检表，根本不用找院长，护士长也是他的熟人，一见到他就嘘寒问暖从头到脚一通夸：“唯璞啊，阿姨好多年没见你了，一眨眼就长这么大了，

哎呦呦你看你，啧啧啧（以下省略一万字）有对象了吗？”

陈唯璞看了我一眼说：“就快有了。”

我脸上一烫低下头满地找地缝。

护士长说：“什么叫就快啊，要赶紧的，成家才能立业。”

陈唯璞说：“目前还是事业最重要。”

护士长说：“也对，一看你就是干大事的人。”

陈唯璞说：“阿姨，能不能先给我张体检表？”

“谁要体检？”护士长指着我问，“这个小伙子吗？”

陈唯璞说：“对，不是直系亲属占用体检名额，没关系吧？”

护士长说：“没关系的，给谁检查不都一样？小伙子叫什么？”

陈唯璞淡定地说：“周大事。”我瞬间反应了过来，抬头恶狠狠地瞪着他，他却不以为然地对护士长说，“哦，不可以用昵称的吧？他叫周智新。”这时候老子手上有把刀该多好，老子直接捅死他，照肚子捅！

半个小时后我躺在了做B超的床上，倍感蛋疼，为什么我要答应陈唯璞来做这个体检？体检就体检，抽个血照个胸片测个心跳血压不就好了吗？为毛还有身高体重三围外加这个前列腺B超啊喂！就在刚才，我不满地指着体检表上自己的身高戳戳戳戳表示抗议，老子明明1米78！为毛只剩1米76了？！

陈唯璞说：“两厘米而已，你不用这么在意。”

我急得跳脚，什么两厘米而已！1米76跟1米78是两个世界！两个次元你懂不懂啊你！

陈唯璞说：“我是不懂，我1米86。”

我斜眼看着他的腿，呵，小心老子把你腿打断！

陈唯璞说：“我躺着也是1米86，走吧。”

这些都算了，就现在，我已经躺在这了，我才想起来可以反抗，前列腺B超是个什么鬼啊！还有！我指着站在床头的陈唯璞，你又跟进来干什么？

散发着正义光芒的医生对陈唯璞说：“你可以先出去吗？这里不允许无关人员入内。”

咦？好清冷的声音啊，我是不是在哪听过？我抬头看向那个医生，顿时眼前一亮，天呐！就算戴着口罩都遮不住他的美貌啊，特别是那双妖里妖气的眼睛，我绝对见过他！可是到底在哪儿呢？……我想了想，算了，反正我看所有长得好看的男人都眼熟。

陈唯璞说：“他感冒了说不了话，我不在你们没法交流。”

医生回过头问我：“你同意吗？”

我被他的眼神电了一下，傻傻地点了点头，不是我又犯花痴，这个人我绝对见过！

医生说：“行，你同意就好，把衣服撩到胸口，裤腰往下拉。”

我对着陈唯璞一甩头，他耸耸肩背过身去。虽然觉得有些难堪，我还是照着医生的吩咐做了，医生拿着探头在我的小腹来回按压了几下，不悦地问：“你没憋尿？”

当时我就震惊了，还要憋尿的？！陈唯璞背对着我们说：“他不知道要憋尿。”

医生说：“没憋尿我看的不是很清楚，你可能前列腺钙化。”

我眨巴眨巴眼睛问：“什么是，前列腺……钙化？”

医生说：“目前不好说，你先出去多喝点水，把尿憋急了再来。”

既然医生都这么说了，我只好提起裤子灰溜溜地跟着陈唯璞出来了，我扯扯他的袖子抬起头不解地看着他，他说：“我也不知道，你先坐那，我去给你买水。”

我拖着两条无力的腿坐到休息区的椅子上，掏出手机百度前列腺钙化，差点没把自己吓出尿来，前列腺钙化是男性常见的前列腺病变之一，多发生在40~60岁，所谓钙化，在病理学上指局部组织中有钙盐沉积……我才几岁？我怎么就得这种毛病了？会不会影响以后的性♂福啊？我我我勉强还算是个处男，没被开过苞没得到过生命的大和谐呢!!!就在我

快哭出来的时候陈唯璞回来了，带了三大瓶 500ml 的纯净水摆在我边上，我扯扯他的袖子气急败坏地指着手机戳戳戳，他拿起我的手机看都没看直接锁上屏幕塞进我的包里说：“先喝水。”

喝什么喝啊，我得了老男人才会得的病了！

他说：“还没确诊，你别太担心了，先把水喝了。”我瘪着嘴抓起瓶水一用力发现瓶盖已经被拧开了，我疑惑地看向陈唯璞，他说，“我都拧开了。”

我点点头。

他问：“你第一次做 B 超？”

我点点头。

他说：“我也没做过。”

我点点头，你闲着没事可以试试。

陈唯璞揉揉我的脑袋，轻声说：“别怕。”

我能不怕吗？一个不当心就会发展成结石，再一个不当心就会演变成癌症，我要被阉了！一个活生生的大老爷们儿，我要被阉了！对一个男人来说何等的奇耻大辱啊！

他没说话，坐在我身边看着我一口一口喝水，两瓶水下肚，我感觉水已经漫到喉咙口快喝吐了，我又向他投去求助的眼神，他用哄孩子的语气对我说：“再喝两口。”

我说：“我……有点，想，尿尿了。”

他站起身：“那进去吧。”

我心里多少有些害怕，迟疑着不肯起来，他揉了揉我的脑袋说：“我会陪着你的。”

大庭广众的能不能别这样啊？就是因为你杵在边上我才更紧张！

陈唯璞牵起我的手，我就势站了起来，他说：“不管得了什么病，积极治疗总会好的。”我跟在他身后，心里居然没那么慌了。

当我两再一次踏进 B 超室的时候，我差点被里头的情景吓得漏尿，仪器边上围了一圈医生护士，各个都拿着纸笔一副严肃的神情。我冷汗就下来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我绝对是得了绝症了，居然找了这么多医生来会诊……

陈唯璞轻轻捏了捏我的手说：“没事的。”

我点点头，你妹啊，要是你说没事就没事，我让你为所欲为一天。

他问：“真的？”

当然是假的！

“过来躺下。”那个医生对我说，“老规矩，衣服往上撩，裤腰往下拉。”

我吞了口唾沫，也不在乎陈唯璞转没转身，躺到床上照着医生说的全做了，他又在我肚子上抹了些不知道啥冰冰凉凉的玩意儿拿探头在我小腹上来回按压，他说：“你们都过来……”

那群医生护士全围了过去，我闭上眼，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妈！爸！如果有来世！我一定不做同性恋！就算还是个同性恋，我一定咬着牙绝对不喊疼！

然后我听到医生说：“你们看，这个前列腺的形状非常标准也很健康，临床并不多见。”

“哟，真的。”

“可以上教科书了。”

我懵了三秒，睁开眼转头看他们，他们全聚精会神地盯着 B 超显示屏啧啧称奇，其中一个小四眼居然说：“是的，可以割下来做标本了。”于是所有人照着我的前列腺在本子上写写画画，完了还讨论来讨论去。

哎？！你们什么意思啊？!!! 为毛要割我的前列腺啊！喂喂喂！陈唯璞你走过去凑什么热闹啊！看什么看！别看了！前列腺有什么好看的!!!!

我艰难地问：“医生……你，刚才，不是说我，那个，什么毛病吗？”

医生轻描淡写地答道：“不那么说怎么骗你再来做一次？刚才看得不够清楚，现在看得够清楚了。”

我说：“你，这是，草菅人命啊！”

“不检查仔细才是草菅人命。”他拉下口罩，转头对我说，“机会难得，你就牺牲一下为男科临床做点贡献。”

我看清了他的全脸，尖下巴狐狸眼，愣了几秒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会觉得他眼熟了，居然是小秘书!!!!!!! 可小秘书不是学校老师吗？跑医院来做什么？

这时小四眼说：“多谢楚老师抽空来指导我院的实习医生，给大家上了这么生动的一课。”

小秘书说：“客气，毕竟都是我的学生。”我睁大眼瞪着他，要不是看他长得好看，我肯定扑上去挠他脸了，他却瞥了我一眼说：“没你的事了，把肚子擦干净出去吧，记得把纸扔垃圾桶里。”

我坐起身愤怒地指着他：“你!! 咳咳咳咳咳!” 啊啊啊啊! 喉咙好痛。

他翘起二郎腿挺胸抬高下巴挑衅地看着我：“怎么？”

我气得直咳嗽，陈唯璞走过来拍拍我的后背：“你少说两句。”我指着小秘书哼哼，他吓死我！陈唯璞说，“没有医生会害病人的。”我捶捶床板，他就是想吓死我！陈唯璞说：“无缘无故吓唬你干嘛？”我晃晃腿，谁知道他是不是想替煤老板报仇呢！陈唯璞说：“好了，走吧，饿不饿？带你去吃点东西。”

小秘书说：“麻烦你们赶紧出去，别影响我们工作。”

陈唯璞面无表情回头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拽着我出去了。

等等啊！我裤子还没提上去呢！

我气得上蹿下跳，我再也不喜欢小秘书了，他就是个王八蛋！

陈唯璞说：“别蹦了，想吃什么？”

吃什么吃啊？！我气饱了！

陈唯璞说：“知道自己没病不该高兴吗？”

换成你被那么一群人围观前列腺，你能高兴啊？！

陈唯璞说：“你以为他们很想看？”

我甩开他的胳膊指着他的鼻子，你也不是什么好人！我说你们两是不是串通好的故意耍我？你刚才凑什么热闹？别人的前列腺有什么好看的？

他噗的笑了出来：“没见过，有些好奇而已。”

我实在忍不住了，管他鞋子多少钱，我重重地踩了他一脚，我好奇你妈啊！

大家好，我是颗前列腺，和其他前列腺一样，我的健康与否密切关系着主人的幸福和性♂福，幸好我的形状很标准，我非常强壮且充满了力量。只可惜本该凭着我这一身得天独厚真功夫驰骋炮场勇当人肉打桩机的主人……十分的不争气。

我的主人叫周智新，长得人模狗样的却很少干人事，隔三差五想出来的那些个馊主意简直人干事？虽然他现在是个同性恋，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在他还是个拖鼻涕小屁孩的时候就已经仗着他那张欺骗性很强的软萌包子脸男女通吃来者不拒荤素不忌，等他十来岁发育出现了第二性征之后的某天他突然发现自己只对长得好看的男人有原始冲动于是毅然决然地投入了长得好看的男人的怀抱中，世事无常天不遂人愿，他交了第一个男朋友勇敢地踏出了那一步的当晚，男朋友却对他掀起了臀♂部媚眼如丝，周智新含泪当了两回攻后终于认定了一件事：我是个受。

然而做受他也是失败的，色胆控制不住本能，丫怕疼，还没咋地他就嗷嗷乱叫，活生生能把已经剑指苍穹的人给嗷软了，他后来交的那俩男朋友居然都没抽他绝对是真爱。

哎……我怎么就长在这么个扑街仔身上？暴殄天物啊！

这几天消停了一年多的扑街仔好像又恋爱了，凭我多年的经验，对方是个浑身散发着浓郁荷尔蒙的男人，也难怪他最近发♂情的频率这么高。

然而他连发情也是失败的，色胆跟抵抗力不成正比，啥都还没干呢，丫又生病了。

（这章的内容……是本人亲身体验，对，非常糟糕的体验。）

第 36 章 他离我太远

我虽然长得单纯内心却意外的污力涛涛，可我始终还年轻把世界想的太美好，我卯足劲下脚的瞬间陈唯璞迅速往后退了一步，他倒是躲开了，老子那一脚跺得腿都麻了，我只能咬紧牙关装作若无其事偷偷抽两口凉气。陈唯璞见我吃了鳖，笑得更开心了。

我白了他一眼，笑个毛啊，你跺你也麻！

他说：“我不会像你这样多行不义。”

我呸！那是老天不长眼，不然你早烂丁丁了！……想完我就有些后悔，呸呸呸，我这张乌鸦嘴向来都是好的不灵坏的灵，今天重病在身，还是积点口德算了。哎……不对啊！我瞟了陈唯璞两眼，这小王八犊子好像光看我的表情就能知道我想说什么，会不会已经被他听到了。

他向我伸出手：“病例本给我，我去帮你挂号。”

我不解地看着他，还挂什么号？

他说：“你的感冒。”

我瘪瘪嘴，这位大哥，我刚才体检的时候你全程跟在我屁股后面敢情是去神游太虚了吗？没听到医生叔叔说我这点小毛病回去多喝热水它自己就会好的，咱别浪费医疗资源了成不？还是你家的，你不心疼啊？

他说：“好，你记得药不能停。”

你才别停药！多喝点可乐，杀杀你满脑子的精虫！

他捏捏我的脸问：“饿了吧？想吃什么？”

我挥开他的爪子，我现在吞口唾沫嗓子眼都跟被硫酸浇过一样，哪吃得下去？

他说：“嗓子还疼吗？”

我没好气地点点头，他向我走近一步，我往边上挪了一步，冲他摆摆手，你别过来，会传染给你的。他说：“你等等。”然后转身走到服务台问护士要了个口罩递到我面前，我嫌弃地直摇头，老子最讨厌戴口罩了，能闷死个人。陈唯璞压低声音说：“听话，不然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亲你了。”我吓得倒退一步环顾四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抱孩子的陪爹娘的全是人！这无耻的……就算我能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啊！我回过头愤怒地瞪着他，你不要脸我还要！他得了胜般看着我挑了挑眉表情强硬地不给我反抗的余地，我顿时萎了不想再做无谓的反抗，他小心翼翼地帮我把口罩戴上，调笑我说：“没想到你脸皮还挺薄的。”

呵呵，跟你比起来，是在下输了。

陈唯璞仔细梳理好我的鬓发，揉揉我的脑袋：“看你的情况今天还是别出去了，我送你回家？”

我点点头，被你跟小秘书折腾得够呛老子现在急需回去睡个午觉安抚一下疲惫的身心。

他说：“真的不用吃点什么？”

我摇摇头，外面的东西又不怎么干净，我妈在家，她会照顾我的。

“……好。”陈唯璞的脸上闪过一丝转瞬即逝的羡慕，他对我笑了笑说，“走吧。”那笑容很勉强。他转身，我看着他的背影，一身考究的衣饰也掩盖不住的落寞和孤单。他离我太

远,看似无所不能的他也有彷徨懦弱的时候吧?喜怒不形于色的他会和别人倾诉自己的心事吗?总是站立在高处的他有没有可以深交的朋友呢?我不知怎么的又被鬼迷了心窍,小跑几步追上他扯扯他的衣袖,“嗯?”他回过头疑惑地看我,“怎么了?”

“啊……咳咳咳……”我抓着他的衣袖愣住了,对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说什么呢?我松开手干巴巴地眨眨眼,刚张开嘴就咳了几声。

“没事你就别说话了。”

我摇摇头,老子才没事,老子是怕你有事!

“我吗?”他无所谓地勾了勾嘴角,“任何人都可以有事,只有我不能。”

我顿时对他刮目相看,终于遇到个比我还中二的了,他勾起食指刮了刮我的鼻子,上下打量了我一圈说:“你这个样子,总感觉我好像牵了条戴着防咬嘴罩的小型恶犬……”

我小型恶犬你妈啊!我再一次使劲全力抬起脚重重地向他踩去……只可惜,这小王八犊子又溜了,我又踩空了。我吃痛单脚跳了好几下,陈唯璞笑得前仰后合,我抖着腿冷眼看他,他好不容易消停了,问:“要我扶你下去吗?”

我冷哼一声,头也不回下楼了。

拖着两条发麻的腿上了车,我依然和陈唯璞保持了后座范围内最远的距离,他说:“你怎么搞得好像我是病原体一样?”

谁知道二货会不会传染……我不动声色地伸出腿,出其不意地往下一踩,他又又又躲开了。

“周智新,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了?”

你不幼稚你有种别躲,老子今天就要教你重新做人!我一激动嗓子发痒轻轻咳了两声,他说:“病成这样还有力气为非作歹?”

我白了他一眼,老子才没你想象的那么娇弱,这点小感冒小发烧的我都习惯了,就是辛苦了我爸妈,老是替我担心。

陈唯璞抿抿嘴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挺羡慕你的,家人都在身边。”

我歪头靠在车窗上,在身边有在身边的好的,也有不好的地方,我妈太能唠叨,我爸老不着调,我姐……啧啧,就是只母老虎。

“有人唠叨也是种福,至少你知道他们记挂着你。”

我点点头,这倒也是……我突然对他的家人很感兴趣,连忙坐直身子好奇地盯着他的侧脸。

他转过头对上我的视线:“你……问我吗?”

“嗯嗯嗯!”

“我……”他垂眼看着自己的手发了会儿呆,然后看向正前方,轻轻叹了口气说,“我初中毕业就出国留学了,2010年完成学业回国继承家业,这两年天南海北,哪儿有比较重要的项目在开发我就得去哪儿工作,像个……居无定所的流浪汉。我每年只能陪我妈妈三天,我的生日,除夕和她的生日。”说话间从他眼里流露出来的全是无奈,看起来有些可怜。我郑重其事地拍拍陈唯璞的肩膀安慰他,男儿志在四方!你功成名就光耀门楣那天你妈肯定会高兴!这么多年聚少离多是有回报的!

他笑了笑,没说话。

趁他的注意力还没收回来,我又一次偷偷地伸出腿……

“周智新,你再敢乱动,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厚!可吓死我了,你能把我咋滴?我悻悻地缩起腿,喂,我说,你跟你爹关系不好吗?

“一般,典型的中国式父子,没共同爱好没共同理念没共同话题平时聊不上几句。”

看出来,我跟我爸也一样,不过他是心理学教授,在那啥方面挺能理解我的。

“我家老头子只关心我读书时有没有考进全年级前三,工作后业绩能不能达标最好能超

额，至于其他的，他根本不在乎。”

我又拍了拍他的肩膀，父爱深沉，他只是不知道怎么向你表达而已。

“这样也好，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向他表达。”

我斜眼看他，青春期早就过了还这么叛逆，你们有钱人真是贪心又无聊，事业和亲情都想要，又不允许爱情和钱搭上调，人生才不会那么美满，总是有舍有得的。

我指指前面：“哎哎哎，老司机，到我家，小区门口了。”老司机停稳车，我转头对陈唯璞说，“今天……麻烦，你了，再见，再见。”说完我刚要逃下车，他抓住我的胳膊问：“你还没告诉我，你怎么关心起我的事了？”

我提了提口罩，无聊随便问问呗。

他将我拽到他面前，眯起眼轻声问：“周智新，你又想要什么花招？”

我摆摆手，没没没，绝对没有，只有你要我，我哪敢耍你啊。

“我说过，你再敢逗我，我……”他凑了过来，伸手抬起我的下巴，低头就要亲，我忙推开他，说：“你……这么，想感冒啊？”

他放开我：“隔着口罩应该没事。”

死变态！

“好，等你感冒好了再说。”

对对对，等我感冒好了再说哈~我一边对着他呵呵呵傻笑一边偷偷去摸身后的门把手，你二大爷！再说个溜溜球啊！谁要和你再说！我用眼角余光扫到了他脚下……

“……周智新，你！”

老子一记快准狠终于踩到他了，这叫兵不厌诈学点吧小王八犊子！看着陈唯璞错愕的表情，我“嘎嘎嘎嘎嘎嘎”疯笑着跳下了车，破锣一样的嗓子比五仁月饼的还难听，不过一点也不影响我的心情，老子终于扳回一城。我回头冲他挥挥手，却发现，他，看着我，浅浅地笑，原本锐利的眼角眉梢写尽了温柔，我一晃神，再一次被他所迷惑又往他的深渊里踏近了一步，所幸心里的警报及时响起，我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早已一败涂地，只能落荒而逃。

我像逃命一般飞奔回家，把包往地上一扔，人往床上一到，直问候陈唯璞他姥姥。手机响了，我懒洋洋地挪到床边拉过包摸出手机，是庄予乐。

我艰难地发出一声：“喂……”

“你谁啊？”他显然被我吓到了。

“你……二大爷……”

“好的，二大爷，你又感冒了？”

“是啊……”

“那你再睡会儿，我们跨服演兵随便打了。”

“随便，打呗。”

“下午守台子你起得来不？”

“守……什么，台子啊？我们，势力战，都没打成。”

“啊？你没看到？势力战刚开始，就你在树上挂着那会儿我们已经洗了三个台子。”

“你才，在树上，挂着，三个，台子，怎么守啊？”

“分三团呗。”

“会很，吃力的。”

“叫上你的亲朋好友。”

“仇人，一堆，亲朋，没有。”

“我代表组织相信你！哦，还有个事，今晚有城战，五仁要在 CC 直播，你能不能撑住啊？”

“他，那大舌头，当主播，行不行啊？”

“这你就懂了，大舌头才是他的萌点。”

“服，这个，萌点，我一点都……get不到。”

“听你说话累死了，你赶紧吃点药再睡一会儿。”

“好……”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往枕头边一丢，转身瞥见地上的包里凭空多出了个绿色的铁盒子，这啥玩意儿？我拿出来一看，是盒润喉糖，这不是我的吧？感冒的太突然我根本没时间买啊，我仔细回忆了一遍今早发生的事……应该是陈唯璞，他刚才把我手机塞进包里的时候偷偷放的。

“啧，我，不喜欢，薄荷的味道……”我嘀咕着拆开包装吃了一颗，冰冰凉凉的味道瞬间浇灭了喉咙口的火，嗓子就没那么疼了。嘴里含着的糖越甜，我的心里却越苦，苦得所有细胞都脱了水，奄奄的，皱成了乱糟糟的一团。

我把盒子捏在手心里，一点点加大力气，我一遍又一遍对自己说，这些肯定也是他钓仔的惯用伎俩，老子才不会上当。可明显我已经无法再说服自己，我一直在动摇，陈唯璞这个人啊，我到底该怎么面对他？

第 37 章 粑粑~你为什么要欺负麻麻？

所有人玩游戏的初衷都是为了排遣无聊，给自己一个发泄的地方，时间一长这堆虚拟数据就成了他们用来躲避现实的精神寄托，刷副本打战场做周常让自己忙起来没功夫胡思乱想。可渐渐的，感情这种无时无刻不在主导他们言行的无聊玩意儿开始作祟，玩家与玩家之间的感情通过各种各样又大同小异的方式汇合、交融，慢慢起了无法预见结果的化学反应，或许某天在一支来历不明的催化剂的影响下，砰的一声巨响，你抬头，看着被炸得满目狼藉的世界：恩恩怨怨，情情爱爱。你不知所措，只剩一句死不悔改的感慨：游戏比现实更糟心。

以上，并不适用于我这种没什么情怀的中二基佬，八卦我爱看，喷人不含糊，但绝大多数时间我选择冷眼旁观，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读着别人的游戏故事来缅怀自己的现实人生。当然那是曾经，没想到我也会有今天，要借玩游戏来分散注意力以免自己跌进那个名叫“陈唯璞”的陷阱里。他是噬魔草，噬魔蚀骨，一物降一物。

我没午睡，早上喝了太多水这会儿尿意频频跑了三四趟厕所，我妈又灌了我两大碗热粥，出了一身汗我整个人都精神多了。躺着唉声叹气不如上游戏喷敌对，我一个熊猫打滚起身开电脑。

黄学平还是没上线，往常一到周日下午他就会带上两三个冰心满地图杀落单的敌对，这周杀九黎的下周杀江南的下周杀巴蜀的也没个定数，杀满头就把红洗了，然后去守台子，一边守台子一边在地区和敌对口水好不热闹。这个时间点还站在非安全区的敌对各个胆战心惊眼观神石耳听技能不敢屏蔽非队友，谁也不知道那个变态死人妖云麓会从哪儿突然蹦出来把自己睡了火三天罚。虽然今天黄学平不在，敌对依然紧张得暮幽晓寂寂，而我没戏看无聊得露珠湿纱壁，我想打电话问问他又死哪儿去了，无奈说话太吃力，只好发消息给他，扣扣微信短信 CC 轮番轰炸，丫统统没回。我不是很懂他们直男，一个才勾搭上几天的女人，至于嘛？要说小短裙是红颜祸水，我看她长得也一般，改明儿让俞小鱼穿个小短裙绝对完爆她……好吧，直男也不是很懂我们基佬。

我叹了口气上马准备去领树，正好看见原小草的小号在地区叫卖雷钻，想起还有点事要问她，我调头传送去了西陵西市找到她的大草精对准屁股踢了一脚：“醒醒，有生意做不做？”

她说：“呀！芷莘姐姐~你买雷钻吗？这两天便宜了不少哦。”

我问：“为什么便宜了？”

她说：“我不知道啊~”

我说：“问你何用？”

她说：“你问何用？便宜就买呗，谁还打听为毛便宜了。”

我说：“不打听我怎么知道以后会不会更便宜？”

她说：“降价的可能性太多了，也许是老板缺金花压低点卡，也许是老板缺天域声望开了一堆雷钻。”

我说：“我那等他再压低点再开点。”

她说：“啧啧，所以说你这样的注定当不了一个成功的商人，完全抓不住商机嘛！说不定老板明天就转服了呢？不又涨回来了？”

我说：“这倒也是……”

她说：“我原小草诚信经营童叟无欺，不会骗你的，多买几个呗，给孩子装备上 15。”

我说：“哦，没钱。”

她说：“那你走吧，我当没你这个姐姐。”

我说：“好的，我走了，本来还想跟你打听件事，看你的态度我这两组梧桐木你是不要了。”

她立马收了摊冲上来抱住我的大腿说：“要要要要要！现在的人都懒死了没人去挖这些东西师门材料供不应求啊！芷莘姐姐！您真是个好度众生的好姐姐！”

我把梧桐木丢给她：“我问你，小秘书是干什么的？”

她喜滋滋地把木头分成 15 根一组挂上寄售：“医学院老师啊。”

我说：“叫什么名字？”

她说：“嗯……没记错的话叫楚楠。”

我说：“处男？”

她说：“对，他应该跟你换个名字。”

我说：“真可惜，我用不着。那煤老板呢？”

她说：“江帆。”

我说：“你老实点回答我，你有没有把我的照片卖给煤老板过？”

她说：“没有！绝对没有！我是个很有职业操守的人！”

我说：“对啊，你的职业操守就是谁给你钱你帮谁做事。”

她说：“本草巨冤！姐姐，你想想，这些年我没少把敌对的情报卖给你们吧？煤老板早就认定咱是一条船上的人，既然我已经把他给得罪了，我还会把你们的情报卖给他来得罪你们吗？”

我说：“有点道理。”

她说：“明明很有道理好吗？我还要不要在这服混了？一双手只能抱紧一条大腿，太贪心想抱两条是抱不稳的。咋了？你的什么不雅照流到敌对那了？”

“滚球！”我摸摸下巴，这么看来小秘书应该不认得我，那早上他也不是故意报复我的咯？我转念一想，哟，小秘书腹黑的真带感啊，穿白大褂的样子禁欲又优雅，他挑衅我的神情超撩人！简直冷艳高贵女王范儿，让我忍不住想被他绑在手术台上 X 完了 XO 完了 O……可惜！他怎么就跟了煤老板那条狼狗，藏獒！高加索！

原小草又说：“不过嘛，就算不是我，还有别人啊。”

我回过神来问：“谁？”

她说：“小野花呗，S 服除了我以外只剩她有这能耐。”

我说：“得了吧你，我们跟她完全没交集，她能知道什么？你丫别想借我的手帮你铲除

劲敌。”

她说：“噫！被发现了！”

我说：“就你这点小心思……”

她说：“芷莘姐姐，不是我危言耸听，干我们这行当的都有自己的办法跟门路，你们让我查的人有几个跟我熟啊？还不是都打听来了？我劝你多长个心眼总不会错的。”

我说：“行吧，你替我多盯着点小野花，她一有什么小动作马上汇报给我。”

她说：“好处呢？”

我说：“帮你搞点师门材料来。”

她说：“好嘞~芷莘姐姐今天真美丽。”

我一脚踢开她：“自己玩儿去。”

“智新，你什么时候上的？”庄子乐在势力喊我，“来 CC。”

我应道：“来了。”

“我跟你们说个真事哦，芷莘叠叠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一天生物课做实验，用显微镜观察自己的唾液细胞并记录下来，正当大家兴高采烈地研究时，芷莘叠叠发出了一声惨叫，像这样，啊~~~~~”一进 CC 就听到五仁月饼在我们频道吹牛吹得飞起，还拿我开涮，那公鸭嗓子差点没把我耳膜震残疾，我没说话静静笑听他嘚瑟，他接着说，“叫兽以为发生了什么事，于是跑了过来，仔细看完芷莘叠叠的唾液细胞以后，你们猜叫兽说什么惹？”

庄子乐问：“说什么了？”

五仁月饼说：“你们猜啊。”

小稻说：“这我们哪知道？”

五仁月饼说：“嘿嘿，不知掉了吧？不许百度哦！”

我冷冷一笑，往嘴里丢了颗润喉糖，等嗓子舒服了点，我打开麦：“叫兽，说……下次，麻烦你，仔细刷牙，漱口。”

五仁月饼惊呼道：“你是谁！批着芷莘叠叠的马甲想做什么！”

我说：“我是，你二姥爷。”

五仁月饼说：“嚶嚶，我芷莘叠叠的声音软软萌萌的不是酱紫的呀！”

我说：“老子，感冒。”

庄子乐说：“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

小稻问：“刚才那个故事是什么意思？”

五仁月饼说：“辣不能告诉你，你自己领会。”

小稻说：“呸！我去问小谷。”

五仁月饼说：“去吧去吧去吧。”

我说：“你，这个淫贼，迟早，要被……抓起来！”

五仁月饼说：“咦，既然今天芷莘叠叠的声音变成这样惹，正好今晚直播我打算唱个歌，你来配合我一下。”

我问：“你，那破锣嗓子，打算，唱什么？”

五仁月饼说：“吉祥三宝。”

我说：“什么玩意儿？”

五仁月饼说：“来来来，你配合我，我试试效果。”

我说：“什么鬼东西？你唱。”

五仁月饼唱：“粑粑~”

我说：“噯。”

五仁月饼唱：“你为什么要欺负麻麻？”

我说：“啊？”

五仁月饼唱：“你们干的我全部看到啦！”

“什么？”我是真的不知道他想唱什么。

“你们两个光着身子打架！嘎嘎嘎嘎嘎嘎嘎！”还没唱完他就笑场了。

“咦!!!!!!!!!! 五仁你好恶心啊啊啊啊！”小稻问到答案回来了，骂道，“变态!!!!!!”

五仁月饼说：“哈？要不要我给你唱个假正经？假惺惺~假惺惺~做人何必假惺惺~你想看~你要看~你就仔细地看看清~不要那么样地装着~不要那么样地装着~嘎嘎嘎嘎嘎嘎~”他又笑场了。

我捏了把冷汗：“五仁，你这种，二货……是怎么，当上 CC 主播的？”不过真的蛮好笑的，我忍痛“嘎嘎嘎嘎嘎”跟着他一起笑得捶胸顿足，两只公鸭子对嚎。

“够了啊！”庄子乐一拍桌子骂道，“你们俩凑到一块就唱这种东西，小心我卸了你们的马甲再踢你们出去！五仁，你刚才说你是来干嘛的？”

五仁月饼清了清嗓子：“嗯，咳咳，谈正经事的。”

庄子乐说：“正经事呢？你倒是说啊。”

五仁月饼说：“哦，老红军这周本来丢不打算拿台子的，所以我们丢没洗，一会儿可以分三队来帮人妖守台子，你们看怎么分一下？”

庄子乐说：“你那群翘翘随便分吧。”

五仁月饼说：“韭菜、辣条和我都想跟芷莘叠叠一队。”

塞这么多脆皮给我，是想累死我吗？

“行，你们跟着智新。我看看啊……我们势力现在在线 31 个人，正好分三队，茶叶罐就跟智新去荒村台子上上水，我再带一团去鼎湖，平平……”庄子乐顿了顿，“小谷组一团去守白水台，加上老红军的人也可能有点吃力，你们把能叫的朋友都叫上，实在不行出钱雇人也可以，截图找我报销。”

“报!!”庄子乐刚说完，007 横冲直撞跑来了，“以青姑娘！芷莘姐姐！云鬓娘娘！好吧，他不在，大事不妙！”

我问：“何事，惊慌？”

007 说：“这大叔谁啊？”

我不想再解释第三遍了，拍拍麦克风抗议，五仁月饼说：“是你芷莘叠叠，昨晚跟辣个谁哦嘿嘿嘿过头了，叫船叫破嗓子惹。”

我说：“乐乐，把五仁月饼，给我卸了马甲，踢出去！”

庄子乐说：“007，别理他两，你说你的。”

007 说：“这周酷刑没台子闲出屁，煤老板正在组织人一会儿你们守台子他们来开红。”

庄子乐问：“分三队？”

007 说：“分三队有什么好怕的？现在人家打算集中全部火力来点杀芷莘姐姐。”

庄子乐说：“那就更没什么好怕的了，丢智新一个人去荒村，牺牲他一个成全其他两个台子。”

我骂道：“你，不能，这么，欺负……病人吧？”

五仁月饼说：“丢是啊，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庄子乐说：“有……”

我问：“什么？”

庄子乐说：“丢智新一个人去鼎湖，牺牲他一个成全其他两个台子。”

我说：“你们，都别，拦着我，我要，退势力，投靠……煤老板去了！”

第 38 章 你难道感受不到我作为一个成熟男人的魅力吗？

“去啊，你赶紧走啊~”庄子乐嫌弃地说，“煤老板会收你？我就跟你姓。”

“就算你，此生无福，跟我姓……你也不能，让我去送死吧？”我赶紧喝了口水又往嘴里丢了颗润喉糖，扯着嗓子唱，“小白菜啊~地里黄呀~庄子乐哈~不是人呐！噫！噫噫噫！”

小稻说：“哎呀，你别唱了，我还以为我音响坏了！”

我说：“我不管，你们不想，其他办法……我就一直唱，一直唱！”

小稻说：“你嗓子不痛了？”

我说：“痛啊，可是，心更痛，你们，居然，忍心……让爹去送人头？”

庄子乐说：“谁让你嘴贱把仇恨拉这么稳？”

我说：“敌对间，谁没口水过？他们，喷不过我，怪我咯？”

007 说：“也不是没其他办法了。”

我说：“你要是，敢说，丢我一个人，去白水台，牺牲我一个，成全其他，两个台子的话……我就把你捏出翔来！”

007 说：“那也太没创意了，我的意思是要不要我再给酷刑的看看高长老的微博，让他们集体拉个肚子什么的？”

庄子乐冷笑一声：“你就很有创意吗？”

我说：“你居然，还有脸，笑别人？平时，什么金蝉脱壳，什么桃代李僵，什么三十六计，嘚啷嘚啷那么溜，今天怎么，没辙了？”

五仁月饼说：“惹！不如唱出空城计？”

庄子乐说：“嗯？……嗯~可以哦。”

我说：“什么空城计？”

五仁月饼说：“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人妖是肯定要弃守一个台子了，对不对？”

庄子乐说：“对，但也不能让智新去送死。”

我说：“我可不想，当缩头乌龟，躲安全区，要守三个，台子，已经很吃力了……”

庄子乐打断我说：“听你说话更吃力，歇会儿吧你，我来说。”

我说：“你胸大，你说。”

五仁月饼说：“不对啊！我我我！我胸最大，我先说！”

庄子乐说：“那我来。”

五仁月饼说：“这样好惹，除了芷莘叠叠以外，你们的人分成两团去守白水台跟鼎湖，老红军的魑魅全部调到荒村隐身待命，煤老板敢冲进来我就数 123 集体自爆把他们炸成天边一坨靓丽的烟发。”

庄子乐说：“有点儿意思，你继续。”

五仁月饼说：“等他们复活回来，解体卷也 CD 好惹，再炸一发让他们爽爽。”

庄子乐说：“吃过一次亏，上了两回当，第三次就不好使了吧？”

五仁月饼说：“辣怕什么？丢算不自爆，十几个魑魅也够酷刑喝一壶惹。”

庄子乐说：“实在没其他办法了就这么办吧，让 007 把智新在荒村的消息放出去，省得煤老板到处找人骚扰我们，你们吸引住酷刑的注意力，白水台跟鼎湖也轻松点。”

我说：“你们，想的，是不是，太完美了点？忘记还有，反隐职业的，存在了？”

庄子乐说：“我想想，酷刑的主力有两个太虚，三个毛毛。”

007 说：“那两个太虚还没上线。”

我打开好友列表，瞎子的名字也灰着，我问：“那鱼钩呢？”

007 说：“在线的一个。”

五仁月饼说：“一条鱼钩不足为患。”

小稻问：“要不要想个法子拖住那条鱼钩，让他没空去荒村？”

五仁月饼说：“8~用！看不到最好，看得到更好，辣一地魍魉煤老板更不敢轻举妄动惹，这丢是空城计的妙处。到时候哥几个先下手为强，跑上去一人一个暗器，1~2~3~boom！就问你们服不服？”

我说：“虽然，有点悬，但还是服的。”

庄子乐问：“五仁，你这么帮我们……是不是已经想好要什么好处了？”

五仁月饼说：“哎！你这什么话？我只是想帮我芷莘叠叠而已，我们魍魉丢喜欢路见不平影杀相助的好不好？”

我说：“得了吧你，有什么，条件快点提，过了这村，乐仔就，不认账了。”

五仁月饼说：“哦，下次演兵碰到了，你们楞不楞让老红军一场？我们还没辣过第一呢。”

庄子乐说：“成交。”

五仁月饼说：“就喜欢你爽快。”

我说：“我是不是……该去古二，刷个琵琶？然后，坐台子中间，弹一弹？”

五仁月饼说：“刷刷刷！团我团我！”

庄子乐说：“刷个屁！你们两无不无聊？”

我说：“什么，无聊？演戏，就要演，全套！”

五仁月饼帮腔说：“丢是！”

庄子乐说：“懒得管你们，我去组织人了，你们好自为之。”

007说：“我也走了，芷莘姐姐保重。”

我说：“你们都滚吧。”

五仁月饼说：“芷莘叠叠来我们频道聊天啊，辣条想你惹。”

我说：“没法聊，嗓子疼，我听你们说好了。”

五仁月饼说：“走嘞，你点我进团，刷个古二起。”

我说：“我走了，你们，别想，再听到，我黄鹂般的，声音了。”

小稻说：“呸！快走吧，被灌了耗子药的黄鹂。”

我刚进老红军的CC，一群人就围了上来芷莘姐姐长芷莘姐姐短，五仁月饼说：“芷莘叠叠感冒说不了话，你们聊你们的，他只楞听。”

香菜月饼操着他那一口川普：“好嘛，我最近听到个故事很好笑一定要缩给你们听，就是有几个情节少儿不宜。”

五仁月饼说：“妈个鸡，辣条还小不能听这个，你说到少儿不宜的地方就跳过去。”

辣条奶声奶气地说：“跳过去~跳过去~”

香菜月饼说：“从前有个楞，跳过跳过跳过，跳过跳过跳过，缩完了，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五仁月饼拍着桌子骂道，“你脑壳有翔哦？”

我直摇头，魍魉这个门派的玩家，不管什么年纪什么性别无一例外的闷骚，异常的闷骚。游戏里浪得飞起，CC里吹得上天，私底下都很内向。很久以前这个喜欢说黄色小笑话成人荤段子撩尽S服所有单身女玩家的香菜月饼找过我，他说他喜欢同个系隔壁班的女生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让他去追他就是不敢迈出那一步，直到女生有了男朋友他还没跟她说过一句话。

我劝他，喜欢一个人只要她高兴就好这种话其实很虚伪，谁不希望能和心仪的人长相厮守？你不把握机会，谁也帮不了你。

他说，没机会给我把握啊，路上遇见了我都不好意思拿正眼看她。

我说，你刷新了我对直男脸皮厚度的认知。

后来我慢慢地发现，我之前对我朝直男的认知都是错的，因为老红军的娇羞直男魍魉们

隔三差五的在刷新下限,有暗恋青梅二十年不敢表白青梅移民再也没见过面突然得知她已经生了小孩后喝得酩酊大醉非要让五仁送他上麦序唱爸爸去哪儿的;有暗恋同桌二十多年不敢表白她出嫁那天喝得酩酊大醉非要让五仁送他上麦序唱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有暗恋班长不敢表白只能靠欺负她刷存在感把她欺负到哭又觉得自责喝得酩酊大醉非要让五仁送他上麦序唱恋人未了的;这些都不算什么,还有个从小就暗恋隔壁比自己大了二十岁的小寡妇村里给小寡妇立贞洁牌坊那天喝得酩酊大醉非要让五仁送他上麦序唱冲动的惩罚的……和他们比起来我已经很小清新了有没有?

曾经我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总觉得感情这种事考虑那么多做什么,喜欢就上呗哪来这么些顾虑?可真摊到自己头上来的时候才发现躲都没地方躲。

我组上五仁月饼和辣条月饼,刚申请了古二,瞎子上线了,五仁月饼说:“又上来一条。”

我说:“慌什么?他睁眼瞎。”

五仁月饼说:“啊哦,芷莘叠叠,璞玉申请入队。”

我说:“他来干嘛?”

五仁月饼说:“我辣资道?”

“放他进来,我要教育教育他,以德服人。”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现在很希望瞎子只是瞎不是白眼狼,能念在我平时没少带他做任务的份上别参和今天的事。

五仁月饼说:“你加油,我跟他不对付,我就先撤了,辣条说他还是想跟你刷古二。”

我说:“好,你先去吧。”

五仁月饼一走我邀请瞎子进了队伍,他说:“芷莘姐姐,你连小号都准备好了?除魔拉猪吗?”

我说:“不拉不除。”

瞎子说:“我任务都还没做。”

我说:“你能不能找个代练?”

瞎子说:“没钱。”

辣条月饼说:“[猪头][吐血]”

瞎子说:“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你。”

辣条月饼说:“[抠鼻子]”

瞎子说:“我当你在夸我。”

辣条月饼说:“[猪头]”

瞎子说:“你一定对我有什么误解,不如我送你一朵花,我们和好吧。”

辣条月饼说:“[吐血]”

瞎子说:“一朵不够?那你参加天下之约,我帮你刷到魑魅门派第一。”

我说:“你跟个小孩子斗嘴很好玩吗?”

瞎子说:“我也是小孩子。”

我说:“你能不能药店碧莲?”

瞎子说:“带我做任务的话,这个提议我可以考虑。”

我说:“你这么喜欢跟我们一起做任务干嘛不到人妖来?”

瞎子说:“我说过了,我只打顺风。”

懒得跟他废话,我说:“行行行,我们要去古二,你要做任务等守完台子再说,现在请您自便,OK?”

瞎子说:“我也刷古二。”

我说:“你下古二干嘛?”

瞎子说:“你下古二干嘛我就干嘛。”

我说:“你二大爷的,散了!不去了!”

瞎子说：“我开玩笑的。”

我说：“你是专程来跟我开玩笑的？”

瞎子说：“当然不是，我一上线就看到煤老板在召集人，准备堵台子杀你，你也应该收到消息了吧？”

我说：“那你就告诉他，我守荒村，欢迎来杀。谁不来谁是谁孙子。”

瞎子说：“哦？你们已经想好对策了？”

我说：“呵，虽然守三个台子有点吃力，但收拾个煤老板还是绰绰有余的。”

瞎子说：“但愿如此。”

我想了想，问：“喂，你怎么打算？”

瞎子说：“既然你这么直接问我了，那我也直接点回答你，我不做这种以多欺少恃强凌弱的事。所以我不打算帮煤老板。”

辣条月饼说：“[怒骂]”

瞎子说：“哦，那是意外，我眼神不好，你站得太远我看不清你几级，就看到一对红翅膀。所以我们还是握手言和吧。”

辣条月饼说：“[猪头]”

“你就接着糊弄小孩吧，我告诉你我最喜欢的就是以多欺少恃强凌弱了。”没想到瞎子居然还有这么无聊的正义感，而且还是在现下最不需要讲究道德伦理的网游恩怨里，他今天也算对得起我了，没辜负我平时待他如子，那我也要尽一下当爹的义务，我说，“我劝你不如装迷路别跟着他们，不然，被炸开花了有你受的。”

瞎子说：“我可以考虑一下。”

别考虑了，不用装你也成天迷路啊儿子。我说：“你真的要刷古二？”

瞎子说：“刷。”

辣条月饼说：“[抠鼻子]”

瞎子说：“小孩子好好学习把字认全了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了。”

我说：“刚才谁说自己也是小孩子？”

瞎子说：“芷莘姐姐，你难道感受不到我作为一个成熟男人的魅力吗？没理由啊……”

我说：“呵呵，我感受你妈啊！”

第 39 章 五仁！带上你的魍魉跟我走！

带瞎子下副本，任谁都不会认为他是个心智成熟的男人，明明就像带了个弱智小白开荒，到处乱跑瞎转根本不听你指挥，我不知道他打开荒本的时候气死过几个指挥，被踢过几回。这就算了，连一直很听话的辣条也被他带跑了，跟着他和没头苍蝇一样东撞西撞，我说：“辣条宝贝儿，你跟着我行不行？”

辣条月饼说：“[大哭]”

我说：“我没怪你的意思，但是你跟着这条鱼钩干什么？”

辣条月饼说：“[猪头]”

我说：“……完全不懂。”

瞎子说：“辣条说只有我能明白他的意思，跟着我比较方便。”

我说：“他还真以为你能看懂啊？这是什么封建迷信？”

瞎子说：“你打算跟一个孩子讲科学依据？”

我说：“你不和我抬杠会死吗？”

瞎子说：“我想想……会啊，会无聊死。”

话音刚落，打完第一个 boss，瞎子的脑袋上居然刷出了“帝誉之魂”的成就，我眨眨眼，不可置信：“你……多久没下过古二了？”

他说：“这不明摆着出了大荒广记之后就没过来了。”

我说：“你还觉得很光荣吗？”

他说：“一般。”

我竖起大拇指：“服，还有哪些本是你没下过的，你写个清单给我。”

瞎子说：“你打算带我去刷一遍吗？”

我说：“不，好让我心里有个数，在我离开天下之前绝对不再下那些副本，省得你见缝插针。”

瞎子说：“哎呦，我的心都碎了。”

我说：“我的蛋已经碎了一地了，靴靴。”

运气挺好，刷了一回古二就出了琵琶，“我要组织人守台子了，走你~”说完我放弃副本 A 了琵琶就把瞎子踹出了团队，瞎子发消息给我说：“刷满 5 次让我过个初窥门径的事迹吧~[亲亲]”

我说：“卖萌可耻，你什么时候弃暗投明来人妖，所有副本我带你刷到传说。”

瞎子没回。

想得到传说事迹要刷 330 次，所有 boss 通杀，如今这个来去匆匆的天下，浮躁不定的人心，谁还有时间有精力天天陪你刷同一个副本一刷刷一年？我和庄予乐黄学平尚且都做不到，更何况一个路过的璞玉？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也是正常的。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我进了老红军的团，上马传送到荒村，路过那棵活该挨千刀的枯树，它还是一副不起眼的死样子，我心有余悸，呸了它一口小心翼翼地绕路跑开。跑得很远了，我回头又看了它一眼，或许多年后，我离开了天下，而中原地图也没再迭代，它会不会就这样一直站在那里，抬头是昏黄的天空，春去秋回；低头则是人来人往，物似人非……

我最近是怎么了？为毛突然这么矫情？

五仁月饼问我准备好了没？我掏出琵琶往台子正中间一坐，昂首挺胸：“江州司马青衫湿，宣城太守知不知。”

五仁月饼说：“这个魔音琵琶的声音也太难听了。”

我问：“韭菜月饼呢？”

五仁月饼说：“去白水台帮忙了，我跟你说，这会儿要是来条鱼钩，看到这么多魍魉肯定得吓死。”

我说：“我都觉得四周阴风阵阵。”

五仁月饼说：“这气场厉害吧？都是咱的人！芷莘姐姐，不是我肉麻，哥几个平时下副本干啥的缺冰心全靠你帮忙，一有心事都就找你树洞，但是没机会谢谢你，今天咱爷们儿肯定拼了老命保护好你。”

我说：“艾玛，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了。”

五仁月饼说：“您请好吧！”

五仁月饼也是个奇怪的家伙，说话的口气跟打字的态度完全不是同一个人，听他说话觉得他是个小流氓，看他打字又觉得他挺稳重的，魍魉这个群体还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叮的一声，我垂眼一看是李曦的密语，他问：智新，你在守台子吗？

我说：是啊。

他说：要我帮忙吗？我看小稻群发消息找人帮忙。

我说：不用，你去帮乐乐吧。

他说：我就是怕见到他尴尬，所以问问你那缺人不？

我说：你千万别来，我这情况特殊，你去帮小稻吧。

他说：我跟小稻他们也不熟，我还是来帮你吧。

我说：大哥！你别过来啊！

他说：为什么？

我说：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解释！

他说：可我已经到了。

我一抬头，李曦晃悠悠跑进台子里来了，他停在我面前问：“咦？怎么就你一个？”

我忙组上他说：“不是让你别过来吗？”

他说：“我都跑到半路了难道再原路回去？”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荒村？”

他说：“老叮当在外头挖矿的时候看到你进来了。”

李曦退了人妖以后进了老叮当的仓库势力，整个势力就他和老叮当两个活人，剩下的全是老叮当的小号。老叮当也是个传奇人物，听李曦说他是个正正经经的退休老干部，玩个十万装评的大荒火，也是个手残，别的一概不会，每天上线就两件事：花钱，开各种各样的箱子；挖矿，漫山遍野的挖矿。打开S服的寄售，随便你搜什么东西肯定有老叮当和他的小号挂的；师门材料用得到的原石、切片、颗粒还是老叮当和他的小号挂的。

李曦又问：“你没告诉我呢，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

我说：“你真的看不到旁边还站了这么多人？”

他说：“你别吓我啊！哪还有其他人？”

我说：“大哥，麻烦你开一下驯鹰好吗？”

“怎么了？”他开了驯鹰疑惑地环顾四周，顿时被震慑得浑身一颤，“妈呀，怎么怎么这么多魍魉？”

“不用这么客气，叫姐姐就行。”我说，“这下你懂了吧，赶紧走，别妨碍我唱空城计。”

他说：“就你一个冰心？太冒险了吧？”

我说：“还行，老子很久都没这么刺激过了，你快走吧。”

他说：“我能飞起来围观吗？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么一群魍魉同时自爆。”

我说：“随便你，飞到个安全的距离就行。”

“好嘞。”李曦上马飞到了半空中，不抬头就看不到他。

五仁月饼在CC问：“曦酱来干嘛？”

我开麦说：“吃饱了，没事做，来看热闹。”

五仁月饼说：“打不打妖魔？”

我说：“不打，这个台子，我们不要了。”

五仁月饼说：“好，两点了。”

我说：“他们，人来了吗？”

五仁月饼说：“还没，你放心吧，香菜月饼在神石盯着呢。”

我说：“好。”

又过了一会儿，妖魔都出了两拨了，还是没人来，我问：“人来了吗？”

香菜月饼打了个哈欠说：“还没，鬼影子都没看到一个。”

这时我们势力却乱成了一锅粥，全在骂娘，我还没来得及问怎么回事，庄予乐跑到老红军的频道骂道：“煤老板疯了啊！”

我说：“怎么了？”

庄予乐说：“菜场、聚义和钱包各分了两个队给酷刑，一共10队人，他们又兵分两路，煤老板和小秘书各带一路来打鼎湖和白水台了！我们只有三队人在台子里，根本扛不住！已经被清了一波了！”

五仁月饼忙问：“什么情况？！”

我说：“先别急，我看看，荒村这里一共，有三个队。”

五仁月饼说：“你们快决定是分两队去支援还是从现在开始打妖魔？起码要守住一个台子。”

庄子乐说：“过来也是送死，不如把荒村台子守住。”

五仁月饼说：“怎么不叫联盟其他势力帮忙？”

庄子乐说：“他们都有台子，现在叫人来等于调虎离山。”

我说：“那你们怎么办？”

庄子乐说：“煤老板和小秘书霸着台子不肯走，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和他们对推。”

五仁月饼：“你们快走啊！”

庄子乐说：“不行！谁也不知道打完我们这波，煤老板会不会去打其他台子，我们必须在这里吸引他们的火力。”

我顿时火了，摔了鼠标吼道：“去他妈的！五仁！带上你的魍魉跟我走！”

庄子乐问：“你要干嘛？”

我说：“干嘛？他不让人妖好过，老子要他们整个联盟都别想有台子！”

第 40 章 把他们全炸成帕金森！

这一句话掷地有声吼得我嗓子都劈了，尾音分了三道岔，等了半天却没人理我，CC 里鸦雀无声，我问：“你们，想什么呢？给个说法啊！”

“唔！吓了我一掉！”五仁月饼说，“芷莘叠叠今天好~man~好~威风啊！声音特别有磁性！”

我说：“我一直，很 man，好吗？是你，不懂，欣赏。别打岔，乐仔，怎么说？”

“台子不要了，干他！”庄子乐一锤定音。

我说：“别怂，就是干！”

五仁月饼说：“哦哟，你们今天终于吃对药雄起了？平时丢是光逼逼不动手的。”

我说：“你和我一样，在野外，跟煤老板，单独杠上，互相恶心了，五分钟，你砍我伤害三位数，我戳你两位数试试？你也不会喜欢，跟他动手。”

我们三个并非天生战犯，如果不是煤老板莫名其妙恨上了庄子乐，非逼得他出来打架，他已经步上了老叮当的后尘，挂机挖矿做手工；而我肯定还在打战场骂人刷副本；黄学平就更纯粹了，泡妞，泡妞，泡妞。

庄子乐说：“老子这两天心情不爽，正好拿煤老板出出气。”

五仁月饼问：“你说怎么整？我全力配合。”

庄子乐：“人妖继续拖着煤老板和小秘书，我马上集合联盟所有魍魉去炸敌对的台子，轮流炸，把他们全炸成帕金森！智新你跟着我们。”

我说：“没问题。”

五仁月饼兴高采烈地唱：“你叫我爸~我炸你妈~这样对吗~”

我问：“你唱歌，怎么不，大舌头？”

五仁月饼说：“我平时丢是装出来的~”

我说：“闲的慌啊？”

五仁月饼压低声线装腔作势地说：“哦？看来瞒不住了，你坐稳了，我怕吓掉你，其实我就是周杰伦。”

我掐着嗓子说：“大家好，我是林志玲。”说完我赶紧又吃了一顆潤喉糖。

五分钟后，庄子乐把人都拉到了备战频道，我看着不多不少正好 20 个大大小小花里胡哨老老少少上蹿下跳的翘翘撅着屁股拧巴着小腰跑进荒村台子，隐隐约约觉得自己的腰有点酸蛋也有点疼，我说最后面里那个 50 级的你跟来凑什么热闹？骗红的吗？超过 65 级的都能看到你……喂喂喂辣条辣条！别骑着 30 级的小猫卖萌了让你五仁叔叔给你充个坐骑时间别老想着蹭别人的双人坐骑啊行不行！香菜！你时装也不少为毛要穿终身误？说好的审美呢？你知道丑字怎么写吗？！五仁！你把时装穿上好吗蓝底白花紧身四角裤真的超恶心你还戴个和尚脑袋！我无力地扶着额头，你妹啊，还能不能行了？这帮家伙到底是来干嘛的，乐乐！你倒是管管他们啊！庄子乐站到队伍正前方，我抬头却看到他磕了做三仙送的妖魔丹幻化了一只路边野怪，我忙问：“乐仔，你这是？”

他自豪地说：“这样自爆读条的时候没一点声音，防不胜防！”

一群翘翘纷纷表示“对哦！”“我怎么没想到！”“你们谁还有啊？给我几个。”“有有有，国库有好多。”然后他们整齐划一 duang~duang~duang~全磕了妖魔丹，变野猪的变野猪，变鬼火的边鬼火，庄子乐又变成了一只穿着红色三角裤的女妖……野怪开会，兴高采烈，好不热闹，我突然手很痒想玩野怪消消乐。

我轻声问：“我……能不去……吗？”

庄子乐一声令下：“人都到齐了？开工！”

我又问了一遍：“我能不去吗？”

庄子乐转身飘到我面前，他那条红色的三角裤随着动作在我眼前晃啊晃啊晃啊晃，幸好我是个同性恋，不然肯定把持不住，他说：“不行！是你想出来的，你先怂了？”

我说：“倒不是怂，这个架势，你们……”不觉得丢人吗？我觉得和你们站在一起很丢人啊！

庄子乐说：“wuli 智新，作为一个中二 boy，如果天下 3 出了阵营系统，你会选择王朝军还是幽都军？”

我说：“幽都，我又不是，什么好人。”我和我姐从小就是教工大院里出了名的大小魔头，无恶不作。

庄子乐说：“对啊，所以现在让你跟幽都王平起平坐带领这么多妖魔扫荡王朝十大门派，已经够威风了吧？你还有什么不满的？”

“说得对！”我想了想，还是觉得很嫌弃，“可你们，这些，猪啊，鬼火啊，太不上，档次了，好没成就感……”

“基佬就是事儿多。”庄子乐说，“你们芷莘姐姐不喜欢猪啊狗啊，大家多磕几个，全部变成我这样的。”

我说：“不要！”

庄子乐说：“你就别挑了，行吧？来来来，都变好了吧？”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齐声高喊“红内裤~威力！变身！”自带 BGM 等等噠等~等等噠等噠~几道刺眼的金光过后变成了一整团嗷嗷乱叫的红内裤女妖，煞气冲天！哎，别说，一旦接受了这种设定还挺带感的。我顿时中二 mode 全开，一甩头发说：“姑娘们，随我嘚瑟去者！”

我上马正要往外走，一条大翅膀鱼钩直挺挺地从天而降摔在我们面前，不过这次不是瞎子，是李曦，他赶紧起身屁滚尿流地跑了。我一拍脑袋，我去，怎么把这货给忘了，庄子乐没什么表示。

我在队伍里问李曦：“你跑什么呀？”

他说：“看到乐乐有点害羞。”

我说：“你怎么掉下来的？”

他说：“我去倒了杯水回来，看到乐乐也在，底下又突然多了这么多妖魔，我想靠近点一个不小心点掉了坐骑。”

我说：“手残的悲哀。”

他问：“你们干嘛去？”

我说：“杀敌对。”

他说：“台子不要了？”

我说：“不要了。”

他说：“哦……那我撤了嗷。”

我说：“赶紧走吧。”

他说：“那个……”

我说：“知道了，不会和乐乐提起你的。”

他说：“不是啊……你有空就多在他面前说说我的好话吧。”

我说：“行吧。”

他说：“嚶嚶。”

“嚶你妈啊！我走了！”我退出了队伍。

气氛一下子尴尬了起来，其他人不明所以，我和庄子乐都心知肚明，他越是不说话就说明他越有想法，我打哈哈说：“啊哈哈，这个手残，连飞行坐骑，都骑不稳，居然掉下来了，哈哈哈哈哈……”

果然，庄子乐的语气带了一丝不悦：“你笑得很难听。”

我说：“我感冒嘛~”

庄子乐问：“他怎么在这？”

我说：“他路过咯~”

庄子乐问：“你们在一个队里？”

我说：“你想多啦~”

五仁月饼说：“好了，谁管曦酱死活？还打不打了？”

我说：“打打打，走！”

大部队浩浩荡荡地出发，先从中原开始就近去了聚义的台子，他们只留了三个队，粗略扫了几眼没有反隐职业，小坏蛋正吭哧吭哧扛着怪，一队大魍魉二话不说冲进去炸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人仰马翻，还没等躺在地上挺尸的小坏蛋反应过来，我们就收了队准备传送去巴蜀，走之前瞥了眼地区骂声一片，我不屑地笑了笑，老子可没时间搭理你们，随便怎么骂，反正换个地图啥也看不到。

八卦田台子是菜场的，我带了队伍跑进去的时候除了剁椒鱼头之外还看到了一个再熟悉不过的愚蠢身影，瞎子怎么在这遛怪玩？他也看到我了，于是停下了动作，我莫名觉得他跟我一样，因对方出现在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而感到不解和惊讶。

我问：“乐仔，你怎么不告诉我璞玉没跟着煤老板或者小秘书？”

庄子乐说：“你也没问我啊。”

我自言自语道：“他怎么跑来帮娇娇守台子了？”

庄子乐说：“你干嘛不直接问他？”

这让我怎么问？根本没机会让我问啊。我和瞎子对视着，这种越过人群却心无旁人的感觉似曾相识，我回过神来，演什么玛丽苏剧啊，我一定是被瞎子的蠢气传染了！

或许在其他敌对的眼里我是一个人跑进来的，但瞎子和跺脚鱼头能看到另外那 20 个不速之客，剁椒鱼头却在当前频道说：“哟，稀客啊，芷莘老阿姨这是单刀赴会来了？”

我说：“厚~我路过~你们继续厚~”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娇娇没开观心咒！现在就只有瞎子能看到了，我有些不安，因为无法预计他接下来会怎么做？是告诉其他人一级戒备，

还是先开红撒个火蜥把人都打出来，还是……

瞎子不动声色地往后走了几步退出了战圈，我也不知道我和他这是哪来的默契，我喊道：“快！就趁现在！”整团魍魉一涌而上，瞬间将聚义的人炸得尸横遍野，还顺带炸死了几个残血的妖魔，没有任何预兆的，整个台子里只剩下我和瞎子两个活口，面面相觑。

剁椒鱼头在当前就骂开了，各种人参公鸡不堪入目。我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瞎子一眼。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

这个时候微笑就行了。

哈哈哈哈哈！太解气了哈哈哈哈哈！

魍魉们都已经复活回了神石，敌对也陆陆续续复活走了，我赶紧调转马头往回跑准备去炸下一个台子。我又看了瞎子一眼，他站在那，好像有些不知所措。

接下来这半个小时里，收到风声的煤老板和小秘书带着人满地图找我们，我们就跟在们身后，他们路过哪，我们就炸到哪，他们回头，我们就分三路撤退，迂回到他们身后继续炸，把九黎巴蜀和江南炸成了一锅粥，人心惶惶。

下午 15 点一过，敌对联盟的台子都被妖魔占领了，人妖的也是，这个周末既没打成势力战，又没能守下几个台子，成就了 S 服开服五年以来的一段奇闻，两件事的始作俑者都是我。

不过这些已是后话。

第 41 章 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骗我

我小口小口喝着水不屑地看着敌对暴跳如雷满频道喷脏，哔哔来哔哔去也就那点花样完全没有新意，都是我初中就玩剩下的残渣，游戏还一个星期打一回补丁呢，都几年了？你们咋还不更新词汇量？自降身份和他们掐架太没意思，就像一个成年人在幼儿园里独孤求败，我还是省点力气算了。

显然五仁月饼的觉悟不怎么高，刚问候完剁椒鱼头的表姐正在问候小坏蛋的姨妈，他也不去打打听人家到底有没有这两个亲戚，要是没有那不就白想那么多词儿了？

我拿过润喉糖……啊哦，盒子里空空如也，一个下午全被我吃完了？得嘞，还是接着喝包治百病的热水吧。

这头的 CC 频道里正叽叽喳喳嘻嘻哈哈闹成一片，我说我刚才多英勇三浮劲滚进红名堆金戈吟嘞~一下秒了两个，他说你这算什么爷一个影杀无声无息秒了仨，她又说你们都别往自己脸上贴金要不是老娘专挑平时看不顺眼的失心错骨你们哪这么容易杀这个秒那个。

香菜月饼说：“我把键位都改了，1 影遁 2 自爆，把他个仙人板板炸成向日葵……修装备修了 30 多金！”

庄子乐说：“一人发 50 金修装备点我交易。”

香菜月饼打了个哈欠说：“我们就不用了，好久没打这么爽了，哥几个就当活动筋骨。”

小谷说：“的确难得，平时顺风惯了无脑输出，今天紧张又刺激。”

小稻说：“那我还是喜欢顺风，我们就这么几个人，又要在神石堵着煤老板又要拖着小秘书阻止他过来增援，累劈叉了都。”

庄子乐说：“其实平时也没顺到哪儿去，无非今天他们人比较集中，谁也没想到煤老板会来这么一招，拉肚子终于把脑子拉拎清了？”

“我忒恶心他！”五仁月饼问候完煤老板的二姑妈终于有空说话了，他唱了起来，“有些人说不出哪里恶心，但就是谁都代替不了。”

小谷说：“那你吃大亏了，毕竟恶心的是你，他自己又不觉得恶心。”

五仁月饼说：“厚哟！说的丝内！所以我特崇拜辣个小秘书，居然忍得了煤老板，换成我噯，半夜三更趁他睡着就掐死他。”

庄子乐说：“我也建议你赶紧去弄死煤老板，等小秘书变成小寡妇了你芷莘姐姐就有机会下手了。”

五仁月饼说：“噢，对哦，芷莘叠叠，我去弄死煤老板你会有好处给我吗？芷莘叠叠？芷莘叠叠咋不说话嘞？”

我没理他，不是懒得说话而是本来开开心心的，可听他们聊着聊着，我心里渐渐有些不是滋味，因为瞎子。关于他这个人，总让我有股异样感，到底哪儿不对劲我又说不上来，明明已经理顺了思路可偏偏就差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好吧，先不去考虑这些短时间内扯不清的。

直觉告诉我，今天发生的事不可能跟瞎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就算他听了我的话没跟着酷刑开红而是找了什么借口去帮娇娇守台子，那他又为什么不告诉娇娇来了一群捣乱的魍魉？小谷小稻带人围堵煤老板他没去帮忙，我们炸了菜场三回，他始终视若无睹站在台子的角落里一动不动，既然瞎子没有要动手的意思我也让五仁他们直接无视他了。可从刚才起我就一直在怀疑，他怎么就全程神闪避过了下午这场混战？

或许是我想得太多，毕竟瞎子除了又蠢又瞎说不定和李曦一样忘了开驯鹰之外，他还是个比银河系黑洞更可怕的宇宙巨坑，一个临时有事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能挂机走人的家伙，谁知道他会不会因为天气冷懒得动弹敌对太凶不想硬扛直接装死抠脚？

但愿吧。

“芷莘叠叠你干啥呢？怎么不说话？芷莘叠叠？”五仁月饼还在絮絮叨叨。

我想事儿呢他又来骚扰我，我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都是五仁月饼的错，我说：“老子…喉咙痛！”

五仁月饼说：“刚才说的事，你听到没？同意的话敲一下话筒，不同意的话敲两下。”

我说：“敲你妈啊！我同意，你把煤老板，弄死，但是不同意，你问我，要好处。”

五仁月饼说：“你这样不对的喔~大家要讲道理。”

我说：“老子，从来，不讲道理。”

五仁月饼嘤嘤嘤哭开了：“你刚才不是这样说的，不是说好了要做彼此一辈子的小天使的吗？”

我嫌弃地皱起了眉，五仁的声音也太难听了，我说：“做彼此，一辈子的，公鸭子好吗？”

五仁月饼说：“芷莘叠叠求包养。”

我冷冷一笑说：“你，什么时候，能发出，银铃般的声音，再说。”

五仁月饼说：“嘤嘤嘤~像这样吗？”

“恶!!!!!!”在场所有人都吐了，我还听到了一声狗喘，看来小谷家的狗也没忍住。

庄子乐说：“谈正事，你俩又开始了，以后你俩不许出现在同一个房间里。”

我说：“那，你踢他出去，这里是，人妖的地盘。”

五仁月饼娇滴滴地说：“芷莘叠叠不要嘛~不要嘛~”

我说：“你再撒娇，我剪了你的，舌头！”

“你~们~好~吗~我~来~啦~”007轻声细语偷偷摸摸进来了，“赶上好事了？这是要剪谁的舌头？”

“你终于肯出现了，刚才喊你老半天没反应！你跑哪儿去了？”庄子乐骂完，把我们几个全拉去了小黑屋，“说吧，煤老板那怎么回事？”

007说：“这事我真不怎么清楚，我刚听到煤老板召集酷刑的人说要追杀芷莘姐姐就跑来通风报信了，后来煤老板突然拉璞玉去了小房间，两个人说了老半天也没出来，我想没啥

事了吧就上了趟厕所，不到五分钟回来却听到煤老板临时变卦问联盟势力借了不少人说要去清人妖的台子，我刚想跑回来告诉你们，我妈就进屋来了，拎着我的耳朵逼我打扫房间她还站在门口监督，一直到现在……”

我没兴趣再听下去，摘了耳机扔到一边马不停蹄传送去了八卦田台子，对，我有些恼火，在得知可能是瞎子出卖了我之后。

台子里的人早就已经走光了，瞎子果然还站在老地方，旁边还站着个碍眼的人——剁椒鱼头。她看到我，在当前骂道：“你还敢来？”说完冲过来就要打，我连忙给自己一个清明往后退了几步，说实话我有点心虚，跟她单挑我没十足的把握。

这时瞎子居然活过来了，他说：“你先别动手。”

我傻吗？不动手干站着让她吹？老子偏跑，我刚迈开腿剁椒鱼头就把我定住了。说好的10次抵抗10次呢？怎么跟论坛上喷的不一样啊！

瞎子说：“我再说一遍，你先别动手。”

我哪动手了，我连脚都动不了！眼看剁椒鱼头又要吹我，我也不客气地赏了她一个失心，老子这是正当防卫，哪知道瞎子也抬起了他的迫击炮：“同样的话我不喜欢说三遍。”

行！你有种！今天谁认怂谁是谁孙子，老子先弄死她！再骂死你！我挨了剁椒鱼头一个大风正想还手，却听到嗡~~~然后我就傻眼了，哎？！瞎子你是真瞎的吗？瞄错人了喂！你没看到你的夜狼打到剁椒鱼头身上去了吗？我还以为我春哥附体一个断肠腐骨草居然下了她半管血。

我愣住了，剁椒鱼头好像也懵了，我和她全僵在那。

我问：“内个啥，你不是对我说的？”

瞎子说：“我在跟她说。”

剁椒鱼头说：“……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瞎子说：“对不起，我现在还有些事要和芷莘姐姐说，你们能不能先别动手？”

剁椒鱼头说：“我要是不乐意呢？”

瞎子又抬起了他的迫击炮：“那你尽快多喊两个人来帮你吧……”

剁椒鱼头愣了好一会儿，说：“行，这笔账我先记下了，老阿姨，我们有的是机会算清楚。”说完她上马飞到半空。

我说：“这算什么，捉奸只打小仨不打渣男？你记他账上好了啊！我可没碰你两下。”

剁椒鱼头没搭理我，怨念地看了瞎子一眼，飞走了。

我顿时明白了些什么，哦~原来是酱紫啊！可惜了咯，万万没想到我当初帮剁椒鱼头立的flag，时隔多年居然成真了。

瞎子组上我，我幸灾乐祸地说：“你就不能对女孩子温柔点？”

他说：“我们不是那种关系。”

我说：“谁管你们俩什么关系。”

他说：“我说的是我们俩。”

我说：“我们俩？那就更没关系了。”

他说：“是吗？”

我说：“我问你，你刚才一直在装挂机？”

他说：“对。”

我说：“原因呢？”

他说：“不想和你动手。”

我说：“回答的太干脆说明可信度不高，我再问你，是不是你告诉煤老板荒村台子有埋伏让他绕开荒村？”

他说：“你怀疑我？”

我说：“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

他说：“不是。”

我说：“哈？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他说：“既然不信为什么又要问？”

我说：“我很想相信你，可 007 告诉我说你和煤老板在小房间里聊了很久，出来以后煤老板就改变了主意，让我相信不是你搞的鬼？”

他说：“你宁可相信 007，不相信我？”

我说：“好，我现在给你机会为自己辩解。”

他说：“如果我说，我只字没向煤老板提到这件事呢？”

我说：“那你们谈什么了？”

他说：“抱歉，涉及到他人隐私。”

我说：“煤老板为什么没要求你帮他打架，反而让你来帮娇娇守台子？这根本不是他的行事作风。”

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拒绝回答吗？”

我说：“我只问了你两个问题，一个不能说，一个不愿答，我实在找不到相信你的理由。”

他沉默了一会儿，问：“你还记得你曾经答应过帮我做一件事吗？”

你怎么有脸提？我反问他：“你知道被人背叛的感觉吗？”

他说：“我现在想行使这个权利。”

我说：“我拿你当朋友，陪你一个敌对做任务下副本，你转头就把我卖了？”

他说：“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做到。”

我说：“你别自说自话了先回答我的问题可以吗？”

他说：“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怀疑我。”

我说：“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骗我，从现在起，我们做出个敌对该有的样子来，再遇到，谁都不要手软，今晚城战见。”

没等瞎子回答，我退出了队伍，返回神石。

第 42 章 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

在鹊桥仙境神石旁傻站了会儿，冷静下来仔细一想我突然发现，先不说光凭 007 的一句话就判瞎子死刑太武断，闺蜜挖墙脚兄弟抢女人都见怪不怪了，敌对间当面插刀背后捅抢相互 the one 难道不是像做日常一样随意吗？换位思考一下，我也不会因为瞎子叫过我几声爹帮我打过两次怪就眼睁睁看着他把庄子乐往火坑里推还不去拦他，如果瞎子真为了报答我的养育之恩瞒了煤老板，袖手旁观毫无防备的煤老板被炸得死无全尸，似乎很不讲道义啊……

我仰天长叹：“自古忠孝两难全！我就当没他这个野儿子了！”

转念一想，哎？我去！不对啊！小短裙害得我差点变成无业游民我都一笑而过没打算为难她，游戏而已，被敌对小赤佬阴了而已，老子自己都没少做这种事，所以我刚才发那么大的火干什么？还咄咄逼人的像只被人抢了早上刚下的蛋的凶残老母鹅，太有损我平时讲道理明事理的高贵形象了，但一想到可能是瞎子出卖了我，我就控制不住的烦躁！不是别人！是瞎子啊！老子以前那么信任他，连不能对庄子乐黄学平说的事都告诉他了！他居然……dog thing！

我捂着我的小圆脸怜惜自己，周智新啊周智新，你终于为自己的单纯与善良付出了惨痛

的代价，记住这个教训，敌对，哪会有好人？！

一桌悲剧告诉我们，以后没事千万别跟敌对玩到一块去，一旦干起架来，你打还是不打？打，虽然嘴上调笑着说哈哈小碧池快过来吃我一招，下手控制不住轻重时间长了肯定伤感情；不打，你这么放水你们那个吼得脸红脖子粗的势力主知道吗？你对得起放弃了性生活专心指挥打架的他吗？没性生活的再议。

也好，趁这个机会把话跟瞎子挑明了，省得他老缠着我带他做什么周末喜当爹下什么还没过事迹的副本刷什么甘露挖什么煤，没他祸害我，老子一定能万事如意益寿延年。

还是非常不爽！我气得直跺脚，这时老叮当跑过来捡我脚边的那盏许愿灯，他看了我一眼，问：“小妹，呱唧呢？”

从我刚下神石起老叮当就在满鹊桥的捡许愿灯，这都过去十分钟了，他还在捡。捡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用？

我说：“大爷，我是男的。”

老叮当打字一指禅，错别字连篇速度奇慢，隔了好半天他才说：“哦，我又把你和以青搞混了，你们果库有宝足通吗？给我鸡哥。”

我拿了十个宝足通给他：“大爷，他也是男的。”

他说：“哦，那是把以青和云鬓搞混了？”

我说：“大爷，我们三个都是男的。”

他说：“哦，我想起来了。时间过的真快，十年十年又十年，一打孩子就过年，你家娃娃几岁了？”

我说：“大爷，我没孩子，我自己才 23。”

他说：“哟，才 23 岁啊，还有大把的好日子呐，来，我送你 100 朵许愿花。”

我说：“那个我没用，给点人气鲜花。”

他说：“我没人气鲜花。”

我说：“来组翡翠原石也是可以的。”

他说：“拿不到门派宝贝有什么关系？还是这些实用，来，拿好。”

看着老叮当交易给我的东西，我面无表情：“大爷，我要的是翡翠原石，再不济你也给我组红宝石吧？拿玉石来糊弄我是什么意思？”

他说：“对不住了小妹，都卖完了，我包里剩一堆璞玉仙婢太占地方，最近全挖的玉石。”

我顿时就抓狂了啊啊啊啊啊啊你别跟我提到那个名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又爆发了，喉咙痛说话太累，我只能捂着脸无声地呼天抢地，个死瞎子！没事和煤老板谈什么他人隐私帮剁椒鱼头守什么八卦田台子人都走光了你还在吃妖魔的屁跟剁椒鱼头孤男寡女聊什么鬼你们两个一弯一直有什么好聊的？讨论护肤健身怎么预防秃顶吗？

点开关系栏，在线好友里却不见了瞎子，我顿时心头一惊，我还没删你你倒先下手为强了？！咦？可是好友人数怎么没变？我纳闷又带着不安地往下翻了翻，看到璞玉灰着的名字后，我终于松了口气，丫趁我发呆的时候下的？甚好，你不做初一我也要十五，老子先删了你！

我选中瞎子的头像开始天人交战，删？不删？删？不删？毒奶周智新和念医周智新又冒了出来。

毒奶周智新说：“删吧，虽然显得你小气，不过无所谓啊，反正你从来就小心眼。”

念医周智新说：“不删吧，每天看着他的头像你心里又膈应……”

毒奶周智新说：“删了删了，桥归桥，路归路。”

念医周智新说：“还是别删了，人生难得一知己。”

毒奶周智新说：“瞎子算什么知己？”

念医周智新说：“人家可没少宽解你的烦恼。”

毒奶周智新扎了念医周智新一针：“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在看戏？背地里肯定偷偷在嘲笑你二货！”

念医周智新给自己一个妙手说：“你自己坏就老把别人往坏处想！”

然后毒奶周智新和念医周智新又打起来了。

别吵了！我把脑袋往键盘上重重地一磕，吓得他俩全跑了。不删了不删了！有事没事删好友动不动就删好友这种矫情行为不是我的作风，要是瞎子敢先动手，正好坐实他也矫情，哈，跟剁椒鱼头简直绝配呢！

我无力地抬起头，看到我在当前说了句莫名其妙的“爱上对方过后就哭了”……呵，我哭你妈啊！我周智新这辈子都不会为男人为爱情掉一滴眼泪。

老叮当问：“小妹，你说啥呢？”

我说：“没事，刚不小心拿脸滚了键盘。”

他说：“那你脸还挺大的。”

我搓泥巴返回家园：“大爷，我先走了，你保重身体，出了什么事千万别来找我。”

他问：“谢谢你的关心，虽然我觉得这话有些不对劲。”

“之前有个同事说我脸大，他至今不孕不育。”说完，我正好传送走了。

戴上耳机听到了丫丫里还是一片嘻嘻哈哈叽叽喳喳，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饿了，去找点吃的。

不想做任务不想下副本不想开红，闲着没事干我边吃东西边看动画直到把家里的零食全扫荡完了，我妈路过看了我一眼说：“智新啊，要不要给你先预定个棺材？”

“干嘛啦？又吃不死人。”我仰起脑袋把剩下一点薯片碎末全倒进了嘴里。

我妈说：“这些都是你姐买的。”

“噗——”满嘴的薯片碎片全喷了出来，我呆呆地转过身子看她，“妈……你刚说什么？”

“你洗干净脖子等着吧。”说完她就走了。

死了，我可能看不到明天的日出了……

我想了想赶紧脱了外套钻进被窝，周智美但凡还有点人性就不会对病重的弟弟下手，对！没错！战战兢兢地等了十分钟，我嘴里不停念叨着，今天要是能躲过这劫我一定要做个好人！差不多是周智美下班回家的点儿了，我听到我妈接了个电话，然后她进来对我说：“别装了，起来吃饭，你姐被你姐夫哄回家了。”

“来嘞！”苍天有眼啊！从今天起我一定做个好人！瞎子？我也不跟他计较了！我掀了被子一跃而起，蹦蹦跳跳去了客厅，然后我摸摸肚子，啊哦……零食吃太多了根本没胃口吃晚饭了。没被周智美弄死倒被我爸骂了一顿，我妈还对着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没句好话。一到这种时候我就特羡慕周智美，我叹了口气，哎~我要是个女孩子该多好，嫁出去了就不用再听爹妈唠叨。

吃完晚饭坐回电脑前，我发现我的丫丫又在小黑屋里了，庄子乐又又把联盟管理召集了起来边吃泡面边开会，有个好事的问：“平平去哪儿了？两天没看到他了。”

庄子乐没搭话，吱溜吸了口面条，我说：“乐仔，老坛酸菜面，你忘了，加酸菜。”他吧唧了两下嘴说：“哦……难怪味道不对劲。”

你整个人都不太对劲。

“算了，不吃了，准备开工。”我听到庄子乐把泡面往边上一搁，然后他把所有人都拉到了城战频道。

五仁月饼说：“你们还来不来 CC 看我直播咯？我都开始了。”

我说：“我已经，在了，你好好，表现。”

“木问题的啦……”五仁月饼突然问，“哎？！……上上周的城主是谁？！”

庄子乐说：“酷刑啊。”

五仁月饼说：“辣我们是攻城的咯？”

“对啊……”庄子乐顿了顿，好像也发现了什么问题，他喊道，“糟了……出事了！”

“矮腰！”五仁月饼怪叫一声，“我报的守城！”

庄子乐说：“我也是……”

五仁月饼说：“我是问了你才报的守城！”

庄子乐说：“我记错了……”

“啊？！不会吧？！”丫丫里一片哀嚎声。

哎~我淡定地摇摇头，我早就说他不对劲了。

五仁月饼问：“现在怎么办？”

庄子乐直接破罐子破摔了：“啧，还能怎么办？我们专心围观呗！对面四个势力，攻城的三个势力，也不至于被吊打。”

香菜月饼说：“可是我们不想跟着五仁在那么多看直播的人面前丢脸啊！”

五仁月饼骂道：“你们都隐身不丢好惹！谁看得到你们？！”

他们又吵成了一片，震得我耳朵嗡嗡直响，我摘了耳机切回游戏，发现我家里多了一个不请自来的家伙……

我没注意到瞎子是什么时候上线的就像我没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下的。我站在院子里，他站在门外，两两相望，气氛很尴尬，刚才想了一堆骂他的话准备找机会大展身手，可人真站我面前了，我突然骂不出口了。他没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一直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事儿，我问：“你来干嘛？”

他说：“做家园任务。”

天呐！他怎么还有这种爱好？！衣橱里塞满喜当爹送的时装了吗？我说：“呵呵，跑敌对家里做家园任务你也是蛮拼的。”

他说：“不光做任务，我觉得有些事必须要向你解释清楚，我不喜欢被人误解。”

你不提这茬事就过去了，爸爸已经决定不和你计较了儿子！你还提？你一提我就来气，我说：“你以为我喜欢误解别人？无缘无故找人吵架？”

他说：“虽然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但时间会证明一切。”

我说：“行，反正我一时半会儿也不会离开 S 服更不会离开天下 3，看时间怎么替你证明吧。”

他说：“目前我只能说，我没有出卖你，也没有想过要出卖你。”

我说：“OK，OK，这件事情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以后都别再说了，OK？”

瞎子没回答，他沉默了许久才问：“你还是怀疑我？”

我说：“没有没有~我和你不一样，我是个很有诚信观念的人，你刚才提的什么要求来着？希望我永远都不要怀疑你？”

他说：“对。”

我说：“可以，答应你的事我一定做到，从今往后，你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都深信不疑，但是……”

他问：“嗯？”

我说：“璞玉哥哥，你语文成绩还行吧？”

他说：“还行。”

我说：“那你一定听过这句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

他没有回答。

“我相信你，但是，这跟我和你是白刃不相饶的敌对身份，并不冲突。”瞎子还是没有回答，我也觉得自己有些残忍实在说不下去了，我和他相对无言，直到城战开了，他也没有离开我家的意思，我说，“走吧，城战见。敌对。”

第 43 章 大家只是对方游戏生涯里的一个过客

再去深究瞎子到底有没有出卖我，没什么意义。

反正大家只是对方游戏生涯里的一个过客，在我满打满算 100 年的生命里更是微不足道。煤老板、小坏蛋、剁椒鱼头也一样，哪怕平时掐得你死我活，煤老板恨不得我家煤气罐天天爆炸剁椒鱼头隔三差五咒我摔断腿，我对他们依旧没什么特别厌恶的感觉。一段故事里必须要有主角配角正派反派，换个角度来看，敌对也是我的玩伴，只不过向我表达爱的方式有些别扭，需要好好调教，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还年幼领悟不了我这份深沉的父爱，我平时言传身教了那么多耍贱嘴炮的技巧，煤老板愣是一点都没学进去，真是让我心痛。

言归正传，为了不让瞎子夹在我和煤老板中间难做人，也为了避免他再干出大逆不道气死亲爹的事来，我跟他的关系最好还是止步在普通敌对的这条线前。比起日后以撕破脸收场，现在的绝决胜过长痛，对谁都好。

所以我相不相信他，也已经不重要了。

我心事重重传送进了梦源城，读完图刚看清周围的情形，老子差点就尿了，密密麻麻全都是敌对，我一拍脑袋，我给忘了，今天人妖和老红军报名报错方阵了！可不是说好了一起来围观当战地记者的吗？我咋一个自己人都没瞧见啊……

敌对们也发现了我，纷纷向我投来了疑惑的目光然后慢慢聚了过来，我孤零零地站在他们中间，此情此景就像一只肥美可爱的小羊羔误入了老虎洞，我开麦哭着问：“乐啊！你们，人呢！我要被，轮了！”

小稻说：“要死！我刚换的耳机怎么又坏了？”

庄子乐骂道：“被轮了活该！刚才就让你赶紧退势力去中二少年，我喉咙都快喊破了你还反应，老子就差发天下找你了，你干嘛去了？”

刚才？刚才我专心致志地和瞎子演苦情基佬剧没注意到其他人和事，我说：“我去，尿尿了……”

庄子乐说：“我劝你在电脑旁备一罐橡皮筋，以后不管演兵势力战还是野外对推你都不准上厕所，实在憋不住了就拿皮筋把你那根玩意儿给我系上！”

我胯下一颤，可怜兮兮地说：“我保证，以后，不会了嘛……然后，你们人呢？”

庄子乐说：“我们和老红军的人全分去联盟其他势力了，我把势力主交给你了，你看着点。”

我说：“给你的小号，不行吗？城战结束了，还要我，一个个收人。”

庄子乐说：“懒不死你。”

打开势力界面，人妖果真只剩下我和几个小号，我问：“那我现在，一个人，怎么办……”

五仁月饼说：“矮油，芷莘叠叠，你擅长做什么就去做好啦！”

这句话有点耳熟，我说：“我，又不是，余官女子。”

庄子乐说：“你少看点甄嬛传行吗？”

我说：“我也，不想看，我爸，重播一次，看一次。”

庄子乐说：“我接下来没空理你了，照五仁说的办，你就去敌对的女人堆里演甄嬛传吧，务必要把煤老板搅得七荤八素，今天这事要是办的好，我给你一次打势力战尿尿的机会。”

“别的，不行，捣乱，我绝对，没问题，走嘞~”我一切回游戏被吓得直接尿了，一圈敌对将我在围中间，我是珍禽异兽吗？要你们这么好奇地观赏？我一眼就在人群外看到了瞎子，他背对着所有人不知道在干什么，牙瞎成那样大概没注意到我吧。许是心理作用，虽说

游戏数据千人一面，平时总是散发着傻气的瞎子，这会儿连背影都透着股怅然若失。我突然想起原小草说过，这个璞玉独来独往，没有朋友没有代练，哎……我叹了口气。

不等我感慨完，煤老板从围观人群中走了出来挡在我面前，他踩着龙阵哎呦我妈好庞大的身躯还背了口大黑锅，显得我的小冰心更娇小柔弱了，煤老板问：“你在这干嘛？”

我说：“你在这干嘛？”

煤老板说：“我先问的你。”

我说：“对啊，我在反问你。”

煤老板说：“[大哭]是吧？”

我说：“是啊。”

煤老板说：“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说：“不知道。”

煤老板说：“那你答得这么爽快？”

我说：“不管你说了什么，我的回答永远都是，是啊。”

煤老板说：“你到底来干嘛的？”

我说：“你来干嘛的我就来干嘛。”

煤老板说：“死人妖沦落到要你亲自出马来当探子了？”

我说：“你怕啊？怕就憋打了，把城让出去好啦，大家早点洗洗睡觉。”

“让你再嘴硬一会儿，结束了看我不打肿你的脸。”煤老板上马就要走。

我说：“打脸干什么，打我屁股好啦~羞羞~”

他没理我，估计也不敢理，因为我顿时觉得背后阵阵凉意，转头一看果然是小秘书，他什么都没跟上马跟着煤老板走了。no！小秘书！你听我说！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一个名叫黑色高跟鞋的滑板仔站了出来：“啧啧，到底是职业卖菊花的，这么恶心的话你也说的出口？”

我走到他面前：“哟，是你啊，别动别动，我看看。”

黑色高跟鞋说：“你干嘛？离我远点！”

我说：“咦？你换上夫妻称谓了？昨天下午三点半你跟粉色小吊带在东海辣个心形岛拥抱待机的时候用的可不是这个哦，我记得好像是自定义翔黄色的‘小吊带专属高跟鞋’？对不对？别慌也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黑色高跟鞋说：“你别瞎说！”

我说：“酒红色唇膏在不在？你老公昨天跟你闺蜜抱了一下午呢，恭喜你要被闺蜜3辣！”

粉色小吊带从人群里跳了出来：“你造什么谣？”

我说：“嗯？你们这是不见截图不落泪啊，要不要我建个CC群让大家来看看真相？就怕到时候我的屁股没被煤老板打肿，你们俩的脸先被我抽花了。”

高跟鞋和小吊带倒不敢吭声了，我却叮叮叮叮叮叮收到了一堆密语，粗粗扫了一遍全是在场的敌对发来的，90%是冰心，都问我是不是真的，具体什么情况，CC群号多少。中间还交杂了一个幸灾乐祸的007，他说，哈哈哈哈哈芷莘姐姐哈哈哈哈哈，酒红色唇膏正在CC骂粉色小吊带，两个人一言不和直接撕起来了哈哈哈哈哈你骂来我骂去煤老板拦都拦不住哈哈哈哈哈。

我笑了笑接着说：“这个呢就叫一报还一报啦，当初黑色高跟鞋是怎么从白色棉衬衣手里把酒红色唇膏抢过来的，你们想知道吗？”

叮叮叮叮叮又是一堆密语，内容就一个：想！快说！

哎哟，我说姑娘们，你们这么不务正业真的好吗，已经开打了喂！

我说：“事情是这样的，当年唇膏还是个蓝沁套的小冰心，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棉衬衣，先不说了，你们该去打架了。我在这里等你们死回来再接着讲。”

叮叮叮叮叮又是一堆密语，概括一下内容大概是：姐姐喂！你不说完我们没心思打了！我随机回复了一个叫桂花的云麓妹子说，故事比较曲折，一下子说不完的。

桂花说，你就不能跟着我们一边跑一边讲吗？

我说，那不行，路上遇到自己人，我肯定得吃误伤。

桂花说，那好吧，你先把字打好了，千万得等我死回来再说哦！

我说，尽量啦~

敌对们陆陆续续出发了，备战区只剩下几个人，瞎子始终没动静，看来这坑货又在挂机。半分钟后就只剩下两个人，我和瞎子。我往后退了一段离他远了些，他却突然转过身来，面对着我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他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想，最后，他又转回身去骑上风火轮，走了。

他其实一直都在吧？

没给我矫情的时间，不少人死回来了，其中包括了瞎子，复活起来后他们全都饥渴地看着我欲言又止欲说还休，除了瞎子，我挥着小手绢：“人还没到齐，一会儿再说，出去接着打~米娜桑~加油哦~”他们只好怏怏地上马走了，包括瞎子。

五分钟后又死回来一波，我看看人挺齐了，我说：“这个棉衬衣啊，有点小钱，但只是小钱，平时送送时装坐骑还是可以的，要帮唇膏出红烧，那他就要吃一个月泡面了。喂喂喂！你们保护时间都过了，别划水赶紧出去打架！我还在这里等你们回来哟~”

这时刚才那个桂花死回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她太求知若渴，她连尸体都是对着我跪下的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我只好又追加了一句：“但是一开始安排他们相亲的时候都说好了呀，棉衬衣给唇膏出红翅膀，唇膏给他当一辈子绑定奶……”

桂花密我说，姐姐！你是不是少说了一段，还是我没看到？要不你再跟我讲一遍？

我说，那些鸡毛蒜皮的不重要，重要的在后头，你一会儿早点回来。

桂花说，好嘞，这次你一定要等我啊！

我说，没问题！

就这样，他们死一次回来我讲一句，没听到上一句的，抱歉，没有回放功能，下趟赶早。

当桂花第四次死回来发现自己漏掉了两段以后，她忍不住了，也不密语了站起来直接说：“芷莘姐姐！你有 CC 频道吗？直接去 CC 听你说吧！”

我说：“你们不打城战啦？”

桂花说：“我开 CC 小号去。”

我说：“不行，姐姐我今天感冒了说话费劲。”

边上一个刚复活起来的冰心妹子说：“那你说快点行吗？”

我说：“这不发言有 CD 吗？”

冰心妹子说：“芷莘姐姐……当前频道有鸡毛个 CD 啊？！”

我说：“哦哟，被发现了，行吧行吧，130130130，想听我讲 S 服上下五六年八卦的都过来吧~”

叮的一声，又是 007，他说，哈哈哈哈哈姐姐你真牛逼哈哈哈哈哈煤老板快气炸了，好多人都想着快点死回来听你说八卦，特别是几个冰心妹子加血一点都不走心哈哈哈哈哈连打手都乱了哈哈哈哈哈。

呵呵，少见多怪，我只是随便抖了点小料还没扔重磅炸弹呢。华妃娘娘怎么说的来着？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耍心眼，掉眼泪，人前扮笑脸人后说是非。表面上一池静水，底下却暗潮汹涌。平时随手翻翻冰心板块的帖子就能知道，你觉得自己很好很受势力成员欢迎？说不定你已经被某个亲友上论坛发了个 818 的帖子吐槽了十几页了。

不到两分钟，我的私人频道里一下子涌进来了 80 多个人，放眼望去果然全都是小马甲。

第 44 章 没改马甲的赶紧改

我从来不口水女性玩家，也不参加天下之约门派比武这个那个的，平时打架能划水就划水能跑路就跑路不和人死磕，所以我跟敌对妹子们的关系不至于剑拔弩张，大家都挺客气，当然也有个别异常讨厌我的，只要我一冒头就各种冷嘲热讽各种酸，我挠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归结出两个可能性最大的原因，一她们嫉妒我不仅纯情还惹火；二怕我抢她们男人。关于第一个原因，是我的错我要认，天生丽质这种事情我又没办法控制，这锅让我妈背着；至于第二个原因，哦，我不是很懂你们女孩子。

面对 CC 里这群勤学好问的少年，就算看不到他们此刻的表情我也能感知到他们坐在电脑前听了一半八卦没了下文急得抓肝挠心的猴急样子，我也很激动，还有点小紧张，这可是我头一回在这么多敌对面前发言，他们熟悉又陌生单蠢还无知，像一张干净整洁的白纸，没错，我最讨厌的样子。我奸戾地笑着，用肮脏的双手一寸寸把他们捏进掌心用力揉皱，然后扔进我身处的及腰泥潭里，眼睁睁看着他们不情不愿但又无法抗拒腐臭的泥泞浸润着他们的身体，最后不堪重负沉入潭底变得和我一样的污秽淫邪，呵呵呵呵呵……正当我沉浸在幻想中时，一个粗狂的纯爷们儿的声音响起：“芷莘姐姐，你咋还不开讲嘞？我等了好久嘞！”他打破了我所有的幻想，也扫了我的兴致，我翻了个白眼，不悦地问：“大哥，你哪儿人？”

纯爷们儿说：“我河南滴！”

我说：“老乡，河南哪儿滴？”

纯爷们儿说：“你憋打岔了，快说呗，我们等好久了。”

我说：“我感冒了，声音跟语速，已经，极限了，多担待。”

纯爷们儿说：“你说，你赶紧说，我刚才漏掉了两大段嘞！”

“我一共，才说了，五句。”我看了眼纯爷们儿的马甲，“哟，桂花，没想到，你也是，人妖？”

纯爷们儿说：“呀？你怎么知道是我？”

我说：“你没发现，你的小马甲，叫小桂花吗？”

桂花说：“哦，忘改了。”

“赶紧改，我看看，还有谁，没改的，别被煤老板，抓到了，小心，死无全尸。”我往下翻看频道里的小马甲，满屏小叶子一个三皇冠的大马甲独领风骚，虽然三皇冠对网瘾少年们来说并不算什么，但也要挂好久的对不对，人才啊！以他的智商我敢保证他不会想到要养个多年小马甲以备不时之需，是不是啊？划水不改名溜号不改姓的璞玉哥哥？你城战打一半跑出来听敌对讲八卦？是完全不打算跟煤老板好好相处了吗？转念一想，好不好关我屁事，死不死谁家孩子，我管他这么多？

一个妹子说：“姐姐，你快讲啦，我在你边上站到现在的了，都不想打城战了！”

我说：“好好好，我说。”

妹子问：“先等等，真的有捉奸的截图吗？给我看看。”

我说：“呵呵，其实，没截图，别人路过，看到了，告诉我的，这不，吓唬吓唬他们嘛，谁知道，这么不经吓。”

妹子说：“你也太坏了！”

桂花说：“哎呀，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继续继续！”

“为了效果和笑果，也为了，防止大家，误以为，自己的音箱，或者耳机，坏了，我开个，变声。”我点开启用变声，“喂喂喂，这样，可以吧？”

妹子说：“可以，哎呦，你磨叽死了。”

我问：“急什么呀，离城战结束，还两个多小时，都够我，从唇膏五岁开始，讲到二十五岁了。刚才，说到哪，来着？”

桂花说：“你从头，从头说吧。”

“行，当年，唇膏跟小吊带，是合服，合到S服来的，一来S服，她俩，就进了酷刑，进了酷刑，不到五分钟，唇膏就提议……”我捏着嗓子说，“我们，去CC，给大家，唱个歌儿吧~”

桂花说：“你憋浪费力气学她的语气了，听起来都一样。”

“你憋插嘴！煤老板，老基佬，不懂她们，想干嘛，就说，你们来吧。然后，唇膏跟小吊带，就去了，哎呦，一首狐狸精，一首姐姐坏，唱酥了酷刑，所有直男的腿儿哟，她俩，一下子，就成了，酷刑女神。”我喝了口水，“对不？有没有，酷刑的，老成员在，大概，2010年左右，我没瞎说吧？”

公屏上一个叫“不服你就跳起来咬我”的说：还真有这事。

“你们看，是不是，我今天跟你们，说的事，绝对公平公正，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我接着说，“娇俏可爱姐妹花嘛，对不对，兰后，有人问唇膏，你想不想，找个汉子陪你啊？我这个人，很不错的哦。唇膏说，好的呀。既然好的，那安排相亲吧，相亲的对象，就是棉衬衫，棉衬衫当年，也是滑板仔男神标配，青阳红翅膀，拿个天逸，多少少女的，初恋情人，他俩，一见面，就看对眼了，但唇膏还是个，小翅膀，她嘤嘤嘤嘤，梨花带雨地，哭诉，觉得自己，配不上，棉衬衫，让棉衬衫，帮她出个，红翅膀，这样她就能，一直站在棉衬衫身后，妙手温柔了，棉衬衫想想，觉得也对，当下答应了，两个人，一拍即合，马上结了婚。甜蜜了好一阵子，好了一阵子，以后，唇膏发现，棉衬衫就是个，穷屌丝，让他送套锦衣夜行，他都嫌贵，哄唇膏说，老婆老婆，我更喜欢，看你穿，见羽。哎呦，当人家，二货啊，谁不知道，见羽是商城里，最便宜的时装？然后唇膏就，苦哈哈地，穿了整整三个月的，见羽。”我喘了口气，哎呦，说得我累死了，我瞥了眼游戏，嗯？不行！他们一边听故事一边打架也惬意了！我想了想说，“而这个时候的，小吊带，在干嘛呢……我去上趟，厕所，回来，接着再说。”

“啊!!”桂花一声惨叫，“你就不能说完再去？”

“人有三急！你想知道，后来的，可以先问，酷刑的老成员，他不也在吗？”我关了麦，喝着水，悠哉哉地看着他们在公屏上逼问不服你就跳起来咬我，不服你就跳起来咬我表示自己知道的有限很无辜。

有人说，那你赶紧去了解一下再来告诉我们。

不服你就跳起来咬我说，这个时候我问谁去啊？

另一个人说，你肯定知道的，反正大家都是小马甲，谁也不知道谁是谁，你就说吧！

不服你就跳起来咬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啊！我要是知道我就不会跑来听了。

又一个人说，不知道还不去问，你不心急啊？我都快好奇死了。

不服你就跳起来咬我说，我也好奇。

另一个人说，你不问我去问！

不服你就跳起来咬我说，那你去好了。老阿姨尿不尽啊这么慢？

呸，你才尿不尽！我把视线移到游戏里，很好，他们又乱了阵脚前仆后继地死回来了。我掐着表数过了五分钟，开麦说：“大家好，我回来了。”

公屏一片：你终于回来了！

我说：“既然大家，这么热情，那我接着讲，当时的小吊带，在干啥呢？她还在CC唱歌，天天唱，夜夜唱，希望，能用自己的歌声，换来单身汉子的，青睐，可惜，酷刑不是已婚的，就是基佬，已婚的，被老婆看得可紧了，基佬，被基友，看得更牢，咋办呢？挖墙脚呗，据不完全统计，小吊带当时一共，挖了5块砖，但只松了一块，而且，她锄头下的，

不到位，立马被人原配，发现了，劈头盖脸一顿骂，骂完带着老公，连夜登记了藏宝阁，卖号走人了。唇膏看，小吊带可怜，跟棉衬衫，经常带着小吊带玩，一般情况下，姐夫泡小姨，才是剧情的正常发展，对不对？哪知道，小吊带的眼光，如此狠辣，一眼就看出来，棉衬衫穷，给不了，她想要的，她就撵掇唇膏，赶紧跟棉衬衫离婚，找个真有钱的，而唇膏是，怎么回答的呢……我再去，上趟厕所。”

桂花说：“你膀胱有毛病？”

“感冒，水喝多了。”这回我是真的想上厕所。

第 45 章 两个人要分开，痛苦吗？

为了让大家看个痛快，我决定省略掉中间讲一段上趟厕所讲一段歇口气讲一段出去倒杯水吊听众胃口的过程，一次性说完，此处应有掌声。

唇膏觉得棉衬衫对她还是很好的不想离婚，小吊带恨铁不成钢，问唇膏：“你跟着他有什么用？便宜时装丑坐骑！说好的红烧也不给你！换成我的话，宁可穿着青花哭也不愿意穿着见羽笑，那个谁谁谁，声音没你软萌，唱歌没你好听，脾气还臭成那样，人家老公怎么对她的？出套时装买一套，出个坐骑送一个，你再看看你！起码要个红翅膀来呀！”

天天被小吊带这么洗脑唇膏渐渐有些动摇，暗示了棉衬衫好几回让他给自己砸个红翅膀，“老公，人家好脆，想给你加血但是站不住，要是我的三围再高点就好了……”“老公，人家一个妙手才 5000，要是我的念再高点就好了……”“老公，人家刚才想给你清明的，可我也被郁气了，要是我的抗性再高点就好了……”不知道棉衬衫是装傻还是真的傻，愣是没听明白她话里的意思，还二货兮兮安慰她说：“老婆，没关系的，能和你死在一起我都开心。”唇膏暗骂道，但是老娘一点也不开心啊！

棉衬衫屡次三番的搪塞让唇膏也觉得自己明（哔）珠（了）暗（狗）投（了）很是委屈，凭她的身材样貌，怎么就找了这么个穷屌丝？一没钱二没权，操作垃圾不会指挥，连个 CC 会员都没有，根本配不上自己。她越想越伤心对棉衬衫就不如以前那般体贴了，开始隔三差五的发脾气闹别扭吵架冷战，小吊带又教训唇膏说：“我晕，你行不行啊，对付男人怎么能作呢？女人最好的武器就是眼泪，你想要什么东西可劲哭就好了。”唇膏的领会精神还是不错的，立马改变了作战方针一秒切换成林黛玉 mode，闷闷不乐楚楚可怜今天身体不舒服先下了明天头有点晕先睡了，棉衬衫被她这段时间的变化整得有点懵，于是追问唇膏：“老婆，你怎么了？”

唇膏呜呜呜哭着说：“老公，你别问了。”

棉衬衫问：“老婆，你到底怎么了？”

唇膏说：“老公，你真的别再问了。”

棉衬衫又问：“老婆！你这是怎么了，你有什么事就对我说啊！”

“老公，我……”唇膏翘着兰花指，遮了眉眼珠泪涟涟，“算了，你真的别再问了……”

棉衬衫说：“老婆！你不说我就生气了！我一生气就会打自己！”

唇膏忙拦住棉衬衫说：“不！老公！你打自己，我心疼。”

棉衬衫说：“那你就跟我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唇膏皱着眉，哀怨地说：“我想出个红翅膀，可是，我没钱……”

棉衬衫说：“好巧啊，我也没钱。”

唇膏说：“可是，老公，你答应过我的，会帮我出个红翅膀……”

棉衬衫说：“能先缓缓不？老公最近手头有点紧……”

唇膏说：“别人的老婆都是红翅膀，就你的老婆还是个小翅膀，你把我带出去不觉得没面子吗？”

棉衬衫说：“不会啊，为什么会觉得没面子？”

唇膏说：“你不懂我有多羡慕其他冰心妹子，她们有天域武器，有红翅膀，可我呢，还拿着寒铁针，全身9钻，老公，你就忍心看着我样样都比不过别人吗？”

棉衬衫说：“不用和她们比啊，你在我心里一直是最好的。”

面对这个油盐不进的二逼，唇膏决定使出最终必杀，哭。哭得那叫一个见者伤心闻者流泪，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在小吊带的领导下纷纷指责棉衬衫怎么能让自己的老婆伤心成这样呢？棉衬衫回忆过往，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是多么开心多么幸福，他也觉得自己对不住唇膏，于是棉衬衫对唇膏说：“老婆，你别哭了，把我的号拆了先给你砸红翅膀吧……”

唇膏擦擦眼泪：“老公，那怎么行呢？不行的老公~”

棉衬衫说：“没事的老婆，只要你能高兴。”

唇膏说：“老公，你这样我很过意不去。”

棉衬衫说：“你是我老婆，只要你想要的，我都愿意为你做。”

唇膏顿时破涕为笑：“好的，那赶紧拆吧，拆了还要三天才能交易呢。”

倒霉的棉衬衫就把他的号给拆了，帮唇膏砸出了对红翅膀，自己砸了个9钻小翅膀，两个人夫唱妇随又过上了几天好日子。此时的小吊带在干嘛呢？

还在CC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地唱歌，挖墙角，因为她有过前科，酷刑的原配们早就警告过自己的老公敢乱来就剁了丁丁，所以这回她连块土都没挖出来，只能天天自怨自艾：“不是说冰心妹子最好嫁吗，为什么我还没人要……”

此时的唇膏已经是个红烧冰心了不对，她自恃比小翅膀小吊带高端洋气，就有些看不上小吊带了。在唇膏眼里，她是皇后娘娘，小吊带只是安陵容。再者小吊带老跟着他们当电灯泡也不是那么回事啊，本着先进带后进一人先富姐妹再富的原则，唇膏说：“都什么年代了，还想靠唱歌嫁人？你早该换个新招了。”小吊带如梦初醒，二话不说叽叽咋咋拍了一堆美瞳黑丝低胸带沟床照，扣扣群歪歪群见缝插针就发。

今天好累哦，回家早点睡觉。配张带沟的。

好像感冒了，身体很不舒服呢。配张带沟的。

昨天去唱K了，回到家就有刚认识的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男朋友，现在的男孩子都这么主动吗？配张带沟的。

酷刑的原配们只好警告自己的老公，敢看就挖眼剁丁丁。依然阻止不了小吊带那颗想嫁有钱人的心，你们视若无睹没关系，我接着发我的，还要把沟挤得更深点。

皇天不负有心人，她终于引起了势力里一个老板的注意，那个老板就是黑色高跟鞋。当时高跟鞋的前妻刚卖号走了正是他寂寞无聊的时候，正好有个现成的，不泡白不泡，他跟几个狐朋狗友透露了想要收了小吊带的想法，这事恰好被唇膏听到了，她就动了歪念。

什么歪念呢？唇膏既然看不起小吊带是小翅膀，又怎么能忍受自己的老公还是个小翅膀？她早就开始嫌弃棉衬衫了，怎么看他都觉得碍眼。在得知高跟鞋想追小吊带以后，唇膏心生一计，能不能借着小吊带的名义去接近高跟鞋，然后……

高跟鞋有钱对老婆向来大方，如果我跟他好上了，是不是……

这头她问小吊带：“你觉得高跟鞋怎么样？喜不喜欢他啊？要不要我帮你们撮合一下？”

小吊带也是个会玩的，她说：“高跟鞋人还（挺）不（有）错（钱），但女孩子要矜持嘛，不能这么主动，而且我也不知道他对我有没有感觉。”

唇膏说：“没事，我帮你去打听打听。”

小吊带说：“哎呀，不要啦。”

唇膏说：“你就告诉我你喜不喜欢高跟鞋。”

小吊带扭捏半天说：“喜欢的。”

唇膏说：“那就行了，包在我身上。”

从此以后小吊带的视线就没离开过高跟鞋，简直快爱疯他了。迟迟不见高跟鞋对她有类似追求的行动，她也不好意思厚着脸皮问唇膏打听的怎么样了。虽然她没提起高跟鞋，但唇膏却老在她面前说高跟鞋怎么怎么了，还全是些私底下聊天的内容。高跟鞋可有意思了，说话很幽默 balabalabala。高跟鞋这逗比又干嘛干嘛干嘛了。

小吊带听了很不爽，但又不能明说，心里早把唇膏骂了个狗血淋头，你这算什么？明知我喜欢高跟鞋，你还跟他走那么近？故意跟我讲这些，是想膈应我吗？

是的，就是为了膈应你。

第二天晚上，所有人都嘻嘻哈哈该干嘛干嘛的时候，飘过一条没头没脑的天下，是棉衬衫发的，他说：“我给你一分钟时间从副本里出来。”

全服哗然，这是有八卦啊！

棉衬衫又说：“你现在出来，我既往不咎，你下不为例。”

棉衬衫还说：“好吧，离婚。”

然后高跟鞋接了个天下：“你放手吧，我们是真爱。”

哦！这下大家就懂了，高跟鞋抢了棉衬衫的老婆。

棉衬衫说：“最后一个天下，发完我走了，唇膏，你身上的钻都是我的，我也不问你要回来了，你好自为之。高跟鞋，我祝你穿一辈子惊涛。”

好高高凶残的一杆 flag！

棉衬衫的离开成全了这对奸夫淫妇，事就这么结了。

你们以为小吊带会跟唇膏决裂？错，大错特错，后来唇膏跑去向小吊带道歉，台词无非就是“对不起，事情发展成这样我也不想的，你能不能原谅我，我们真的互相喜欢，我不想伤害你，所以一直没告诉你。”

小吊带微微一笑说：“没关系，感情这种事没法控制，恭喜你们，我们还是好姐妹。”

故事又回到了正轨，唇膏和高跟鞋，我给你想要的虚荣你给我想要的温柔，各求所需相安无事居然好了两年之久，然而小吊带教会了大家，什么叫小不忍则乱大谋，什么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半个月前高跟鞋向唇膏提出奔现，唇膏想奔就奔吧反正就在隔壁市，于是相约见面。

回来以后高跟鞋到处跟狐朋狗友哭诉：“妈波，我看到唇膏本人的时候差点吓尿，身高 160 体重 160 穿个黑丝大腿比我腰还粗！”

狐朋说：“你们没视频过？”

高跟鞋说：“光看脸看不出来她那么肥啊！哦，她还说网友见面不开房干什么？大家都这么忙，我咬咬牙说好我先去洗澡，出来以后你要脱光了躺在那，我以为能唬住她，哪晓得她还真脱了，把我吓得临时找借口说要加班连夜开车逃回家了。这事我只跟你说了，你千万别告诉其他人。”

狐朋说：“好的好的。”转头就跑去和狗友说了，“我告诉你个事，你千万别和他人说，高跟鞋和唇膏奔现了……”

狗友说：“我知道啊，唇膏身高 160 体重 160。”

狐朋问：“你怎么知道的？”

狗友说：“高跟鞋告诉我的。”

狐朋说：“好吧，看来大家都知道了。”

“后面，发生了什么，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我喝了口水，“至于，小吊带，是怎么，乘虚而入的，你们可以，问她本人。这个故事，到此结束。”

CC 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在鲜花喝彩中站起身，尽情享受这份荣誉，我一脸自豪地说：“谢谢大家，谢谢！”

桂花激动地说：“芷莘姐姐，你口才也太好辣！我佩服死你了！”

“我今天，要是没感冒，能发挥得，更好。这事，我一点，没进行加工，都是，有理有据，有证人的，你们，尽管去问。”离城战结束还有点时间，我说，“这样吧，光说，你们联盟的事，显得我，不厚道，我再来说个，我们联盟的，八卦。”

公屏刷了一片好好好。

桂花说：“你咋那八卦嘞？”

我说：“哪有，基佬，不八卦的？我不八卦，你们，哪有，八卦听？”

一个和我一样开了变声的人说：“不如说说你的八卦呗。”

我问：“我的？”

他说：“是啊，你跟你前夫的事，怎么？八卦别人这么声情并茂的，轮到自己就连个屁都不敢放了？”

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是男是女，但我能听出他语气里的不怀好意，我笑了笑：“没什么不敢说的？因为游戏自由恋爱，因为现实和平分手，我和他，已经一年，没联系了，他现在，老婆孩子热炕头，还是，孤家寡人流落街头……我统统不知道，也不关心，至于，之前传的那些，芒果卫视黄金 9 点档，我只能说，编出来的人，很有想象力，其他的，你们，自由心证吧，还有什么想问的，我诚实回答，怕暴露身份的，可以开变声。”

还是刚才那个家伙，他问：“你真的是同性恋吗？”

我说：“是的，你接下来，如果想问，关于，性生活的问题，我一律，拒绝回答。”

他说：“分手后你真的没再在意过前夫的生活？”

我说：“对，因为，他接下来的人生，与我，无关。”

他说：“为什么你能这么坚决？”

我说：“两个人要分开，痛苦吗？”

他说：“当然。”

我说：“既然，分开很痛苦，那为什么，还要分开？因为，在一起，比分开，更痛苦。”

他不说话了。

然后这场座谈会莫名其妙变成了爱情保卫战，一群开了变声的妹子七嘴八舌地找我咨询上了。

“芷莘姐姐，我游戏里的老公对别的妹子比对我还好。”

“离婚，马上离婚。”

“芷莘姐姐，我现实的男朋友最近一直在跟我冷战。”

“他外面有人了，分手，马上分手。”

“芷莘姐姐，我喜欢的男孩子跟我的闺蜜好上了。”

“绝交，马上绝交，两个人，都绝交。”执着于情爱里的人总是盲目，劝得我口干舌燥她们也未必听得进去，“妹子们，我再跟你们，说一点，每当你们，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不爱我了’的时候，就别想，太多了，他，真的，已经，不爱你了。”

还有五分钟城战就要结束了，我说：“再跟，你们，说两个八卦，今天，就该散会了。”

第一个是我们联盟的，剁椒鱼头刚转来 S 服，五仁月饼听说她长得漂亮所以想追她，于是要来了她的 CC 跟她视频，剁椒鱼头看了五仁月饼一眼就拉黑了他立马把老红军设成了敌对。

公屏刷了一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有人说：“娇娇最近在追酷刑的那个叫璞玉的羽毛。”

我说：“你小心点，人就在你楼下。”

那个人说：“怕什么，反正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我说：“good job。”

从一开始我的视线就有意无意地扫过瞎子的马甲，而他，一直安安静静地待在那，没开口说过话没动手打过字。

第二个八卦是别服的，论坛有个自称时差党白富美，天天发帖晒装备晒属性圈了一堆粉丝，其实她就是代练。

公屏又刷了一片是谁是谁是谁。

我说：“啊，城战结束了，大家散了吧，散了吧，再问，我也不会，说的。”

群众还是锲而不舍地追问我是谁，我说：“再问自杀，再问，以后有八卦，也不告诉你，散了吧。”眼见问不出答案来了，他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去，一个小马甲临走前说：“芷莘姐姐，人妖有娇娇的 007。”

我愣了愣说：“谢谢，我知道了。”

人终于都走光了，哦，不对，整个频道里剩下我和一个三皇冠大马甲，我鄙夷地看着他，丫怎么还不滚，难道指望我给你一个黄马不成？

看瞎子赖在这完全没有要走的意思，我说：“你还有什么事？”

他没回答。

八成又是在挂机，我说：“行吧，你接着挂，我走了。”

瞎子终于活了过来，他在公屏问，论坛那个时差党白富美是谁？

……你们看，我没说错吧？哪有基佬不八卦的！

第 46 章 芷莘姐姐晚安。

我对瞎子的声音很好奇，他会和我一样是个不知前后鼻音为何物的南方人呢还是说不利索普通话的广东土著？再不然就是个大大咧咧的北方汉子？又或者来自 F、H 不分的胡建？以瞎子平时的言行和审美，我潜意识里已经将他和一急说话就结巴每天靠收房租搓麻将蹲在门口晒太阳度日的城乡结合部暴发户画上了等号。于是我的脑海里渐渐浮现出一个染了头金毛还脑门齐刘海天灵盖刺猬尖眼线粗的就像被人打了两拳穿着杀马特花衬衫黑皮裤腰上别了十七八根狗链子扣扣个性签名“洧李侬你愛莪①輩子”乡村基民工 gay 的鲜活形象……

一想到我居然陪这么个玩意儿下过副本找过瓜还拿他当了两回树洞，我虎躯一震，有种即刻大嘴巴把自己抽失忆的冲动。

这些都是玩笑话，其实我也知道，他并非我想象的那样。瞎子是个老实人，从他没急着追在我屁股后面替自己辩白而是先等我冷静下来之后再找我解释这点上就可以看出来……他虽然是个基佬，但思维方式直白的跟黄学平那种愚蠢直男没鸡毛区别！

首先，不管是不是你干的你有没有错，你就该先认下来哪怕一头雾水也虚情假意道个歉让我把气消了再说吧？事后该怎么弥补就好商量多了。其次，瞎子要是当下就送我四、五十组金牛或者十万八万的军姿当做赔偿，别说卖我一回了，哪怕他把人妖全势力都卖了，我也会忍辱负重认贼作父的。这才是正确的和解姿势。他直接下线算什么意思？你们信不信刚才我要是问他：“你干嘛下线？心虚了？”他会回答说：“怕你看到我亮着的名字心烦。”偷偷摸摸上线可怜兮兮地往我家门口一蹲，哎呦，那委屈劲……还是我不讲道理了？幸好老子拎得清没给他这个反客为主的机会。如此简单粗暴的行事作风，我终于找到了瞎子身为一个老板至今连个绑定奶都没有的究极原因，除了蠢瞎之外，一副弯的身心却顶着了一颗直的不能再直的脑子。

帮他点排蜡。

没得到我的回答，瞎子又问了一遍，论坛那个时差党白富美是谁。

你管她是谁呢，一个大老爷们儿这么鸡婆，真想知道就花点钱问原小草啊。话都已经到喉咙口了，被我全咽了回去，我迟疑了片刻最后什么也没说，退出了频道。

看着显示器右下角的小浣熊我轻轻叹了口气，只要我们一天是敌对，一天就不能聊的太多走的太近。

我回到联盟 CC，一片欢声笑语，庄子乐正在做总结，听他那嘚瑟张狂的口气，今晚的城战打的挺顺。我沉默地听着，不停喝水，嘴里淡出个鸟来，顿时无比怀念陈唯璞偷偷塞我包里的润喉糖，哪怕是最不喜欢的薄荷味，想到这，我的心又缩成了一团。他现在在干什么呢？工作？还是约会……

“周智新！”庄子乐喊道，“你发什么呆？赶紧收人！”

啧，真麻烦。我实在不想说话，切回游戏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地上挺尸了，我一拍额头，我居然忘了城战一结束要赶紧跑路！还有……人都走光了，你个瞎子还站我旁边干嘛？守尸啊？默哀吗！赶紧滚赶紧滚。

跳出一个系统框：璞玉对您使用了固魂聚魄符，是否接受。

我想都没想选择了拒绝，3金一个呢，你还是留着给你的剁椒鱼头用吧，祝你们生死相依一死死一双，呵呵。

丢你老母！到底谁干的？刚才还芷莘姐姐长芷莘姐姐短芷莘姐姐求安慰，城战一结束就翻脸不认人儿子打老子？！告儿你们我还有重磅炸弹没扔，以后敌对谁想听八卦，让我先杀上两次再说。我骂骂咧咧复活回神石一翻战斗记录，是煤老板，辛苦他一刀一刀又一刀一拖鞋一拖鞋又一拖鞋砍了这么久终于把我砍死了，也不早说，乖乖叫我一声爹，我脱了装备让你砍啊，这都砍没蓝了吧？

庄子乐急眼了：“周智新！你怎么这么磨叽？快收人啊！”

催什么催？再催就不收你们，我一个人占势力为主，国库里的东西全是老子的！当然了，当爹的不能这么对儿子。我机械地按着鼠标接受申请，看看人数差不多了，我在势力频道问：“都回来了吧？没什么事了吧？没事我先出去一趟。”

庄子乐问：“干嘛去？”

我说：“买润喉糖。”

庄子乐说：“你喉咙还疼不疼？”

我说：“废话，就算我没感冒，喋喋不休说上两个小时张开嘴也能冒烟了。”

庄子乐说：“哦，对！007 跟我说了，你开记者招待会搅得对面乌烟瘴气一盘散沙间接带领我们走向了胜利走向了巅峰，该记你头功！”

我说：“谢谢你啊，终于想起我来了，刚才那吹的，我还以为你们神兵降临降妖伏魔路过随手收拾了煤老板那群孤魂野鬼。”

庄子乐说：“那是，跟捏蚂蚁玩儿一样。”

我说：“二货，吹，接着吹。”

庄子乐说：“你要什么奖励？”

我说：“爸！我想开几组金牛！您孙子的天域武器还差 800 声望！”

“还没开出来啊？你手气得有多差？”庄子乐立马送了我 8 组杨枝玉露，“再不济一组也能出一个武器，自己掂量着开。”

“谢谢芭比！”我小心翼翼地把东西收进包裹，“藏两天养熟了再说。”

庄子乐说：“来来来，跟我具体说说，你刚才是怎么把敌对们唬得一愣一愣的？”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乐，扣扣私聊。”

庄子乐问，怎么了？

我说，我们势力有娇娇的 007。

庄子乐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刚才一个不知名的敌对告诉我的。

庄子乐说，他说你就信？

我说，结合前几天发生的事，我不得不信。

庄子乐说，是娇娇？我以为会是煤老板干的。

我说，煤老板都不屑包人来帮忙，安插 007？他都没那脑子吧。

庄子乐说，你也别太小瞧煤老板了。

我说，乐仔，你不觉得最近发生了这么多匪夷所思的事，全都是冲着我来来的。

庄子乐说，对啊，很明显这发大炮瞄准的目标是你，我和黄学平只是顺带的。

我说，这还没轮到你呢，先别下定论。

庄子乐说，我们的计划要提前吗？

我说，敌不动我不动，我先去让原小草打听一下娇娇安插在人妖的 007 到底是谁。

庄子乐说，行，你去吧。

我关了扣扣一切回游戏……瞎子怎么又站在我边上直勾勾盯着我欲说还休，朋友，你要玩尾行换身鲜亮的时装，好吗？“痴线。”我白了他一眼传送去了西陵东市，找到原小草的大草精踢了她一脚，“喂，来生意了，做不做？”

原小草立马跳了起来：“什么买卖？哎呦，芷莘姐姐，你这么关照我，真是不好意思。”

我说：“觉得不好意思可以不收钱。”

原小草说：“那不行，人情归人情，生意归生意，只能给你打个折。”

我丢给她一个 13 钻装备：“这是定金，你帮我查出来剁椒鱼头安插在人妖的 007 是谁，完事后再给你一个 14 钻。”

原小草说：“绝对没问题！有时限吗？”

我说：“没有，越快越好，只是别在我自己动手把人抓出来以后你再放马后炮就行。”

原小草说：“两天。”

我说：“可以。”

原小草说：“成交，不过，芷莘姐姐……”

我问：“怎么了？”

原小草说：“那个……璞玉哥哥似乎找你有事。”

“他？他能有什么事？”我疑惑地看着原小草，“你又怎么知道的？”

原小草说：“用眼睛看啊！他跟着你下的神石还一直站在你身后，你都没发现吗？”

我按了两下 F11 取消屏蔽一回头，瞎子果然又出现了，他阴魂不散的这是想干嘛啊？！我实在忍无可忍，密问他：你到底想干嘛啊！想干嘛！干嘛！有事你就说！你老跟着我干嘛！

瞎子动了动，抖下一身毛，他说：论坛那个时差党白富美是谁？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抱着脑袋抓狂，完全停不下来！我说：你去死吧，你赶紧去死吧！我求求你快去死吧！

他说：你先告诉我，我再去。

我说：就为了这么点破事你追了我三个地图啊！三个地图！你为毛这么迫切地想知道是谁？你终于想通了要找个代练了？！

他说：只是好奇，你不告诉我，我今晚睡不着。

我说：我周日天从来不服人，你是头一个！那个时差党白富美是【消音】！是那个粉丝很多的【消音】！行了吧！好了吧！我已经告诉你了吧！你别再来烦我了，OK？！

他说：呼~松了口气，终于能安心睡觉去了。芷莘姐姐晚安。

我的双眼如两个坏了的水龙头，眼泪冲开闸门喷涌不止，我晚安你妈啊！

第 47 章 我们都还没孩子呢。

瞎子从容地下了线，他倒是能睡着了，我却哭得不能自己，差点背过气去。

我捶着胸口，周智新，你这是作了什么孽哟，倒了八辈子血霉摊上这么朵深海奇葩！想当初，在没有瞎子捣乱的日子里，我打打架骂骂街撕撕煤老板喷喷小坏蛋，教育教育儿子你们有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我开心开心，过得多舒坦啊！而如今……我捂着我的小圆脸，它都被气得没以前圆的标准了！

于是，瞎子这朵奇葩到底是从哪儿发芽破土的？怎么就跟我扯上关系搭上话还顺带发育成了我多年游戏生涯里的唯一克星？我往后一倒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抬起头绝望地看着天花板，想着想着我牙关一紧哭得更伤心了，我擦了！还不能全怪他，是我想出来什么聪明人妖善待敌对方针企图跟他搞好关系挖他墙角在先，然后就被他黏上了，然后就甩不掉了，然后就任由他坑了我一次又一次，一次比一次惨烈。是我鲜活形象地诠释了一个平时不怎么用的到的成语：引火烧身。是我亲手帮他浇水看着他茁壮成长，我简直就是个护葩小能手圣母大白莲！对了，我为什么能忍到今天才跟他翻脸？翻脸就翻脸了我为什么还在为他着想？

我擦了把眼泪，周智新，你再一次为自己的单纯和善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我被自己感动了，都这样了，我还是不讨厌瞎子觉得他又蠢又瞎还挺逗的，我真善良，好人一定会有好报，别说了，开两组金牛试试。

坐直身子，我热泪盈眶满怀希望面带微笑点开第一个金牛，化雪丹，没关系，可以喂珠子；下一个，流云丹，没关系，可以喂马；下一个，五行精华，没关系，既可以挖宝又可以交门派任务，还有 37 个呢……渐渐的，我就笑不出来了，开完最后一个我直接掀了桌子，两组没雷钻没武器靠一个爱心丹上了电视算几个意思？！我一屁股坐下来盯着显示器生闷气，突然灵光一闪，哦！这绝对是三石哥的神谕，三石哥肯定是想告诉我，对于瞎子那种轴货敌对，就应该毫不留情地把他往死里撸！没错！

“智新呢？！”庄子乐在又漫天找我，“周智新呢？”

我说：“干嘛？”

他说：“快把桌子扶起来。”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把桌子掀了？”

他说：“黑了两组还不掀桌子砸键盘拍大腿绝对不是七彩头发金色眼珠流泪成钻的冰灵蝶殇芷莘公主的作风。”

我说：“滚球，是你的点卡太黑。”

他说：“那就算是我黑，你还出去买润喉糖吗？”

我说：“去啊。”

他说：“急不急？耽误你 10 分钟。”

我说：“哟，你现在是越来越不行了，10 分钟就缴械了？”

他说：“还不是因为你功夫好？”

我说：“那是肯定的。”

他说：“开心了吧？快来帮我下个 75 经验本 9=1，喊不到冰心真是奇了怪了。”

我问：“小稻她们呢？”

他说：“下午都去过了。”

我说：“跪下来叫爹。”

他说：“OTL 爹。”

“乖，走吧。”还真就我一个冰心，进了本我说，“叫爸爸，不叫爸爸就挂机。”

老叮当也在，他说：“小妹，我就不叫了吧？”

我说：“大爷不用，我可敬老爱幼了。”

老叮当说：“哦，对不住，我得先下了哄孙女睡觉去。”

庄子乐说：“大爷你别坑我们啊，这我又得出去喊人，三倍在燃烧！你跟随行不行？”

老叮当说：“跟随多不好意思，我找到人来了。”

我又有了股不祥的预感，老叮当能随叫随到的除了那个谁还能有谁？没给我往深里想的时间，站在我边上的庄子乐徐徐散发出几丝不悦的气息，老叮当问：“以青姑娘，你怎么不让他进团啊？”庄子乐没搭理他，这个冷面吐槽帝一旦不出声就表明他开始攒怒气值了。老叮当又问：“以青姑娘？你也哄孩子睡觉去了？”

我打圆场说：“我们都还没孩子呢。”

老叮当问：“是你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

我敷衍道：“……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不能生。”

老叮当说：“那得赶紧去治啊。”

我说：“好好好，治治治，大爷你赶紧哄孙女去吧。”

老叮当说：“晨曦还没进团。”

我说：“我来收我来收。”

老叮当说：“好，88。”

别了8，趁乐仔爆发前你快点走吧！庄子乐依旧没有任何反应，这么干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大家的三倍在一分一秒的流逝，我密他说：团给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别搞得太难堪了。

庄子乐还是没说话，把团长让给了我。我邀请李曦进团，这回换成他跟我装死了，我又密李曦：麻个痹的！进团，别浪费老子时间！

李曦说：那啥，乐乐也在哈……

我说：干嘛？他在你就不下本了？他在你就不吃饭了？他在你就不过日子了？你怎么不趁早转服？

李曦说：你别生气嘛，我去还不行吗？

我说：动作快一点！老子还要出去吃宵夜。

李曦说：你别把我和他分一组哦。

我说：能少做点梦吗？我还想过个好年。你进不进来了？再跟我BB一句试试？

李曦答应着“来了来了”灰溜溜地进了本鬼鬼祟祟地躲进人堆，别人和他打招呼他嘿嘿哈哈应付了事。人刚到齐我还没来得及副本脉，庄子乐也不说一声直接一头扎进水里拉怪去了，我赶紧追上他一口逆转，小哥哥！你一脆皮能不能悠着点啊！就剩点血皮子了！

庄子乐沉默地打着怪，李曦更像做贼一样缩手缩脚地输出，一声不吭。

可团里其他人憋不住啊，平时不管下副本还是打架我们全程东扯西扯有说有笑没个正经已成习惯，李曦大家都熟，开起玩笑来就更肆无忌惮了，但现在不是说这种黄色笑话的时候啊喂！你们的势力主很不高兴啊喂！能不能学会看着点别人的脸色啊喂！

那个谁顺着刚才的话题说：“芷莘姐姐咋不能生了？”

就我一个冰心得看着一团人的血，哪有空跟他们瞎扯，我说：“呵呵。”

那个谁谁说：“首先他得有那套器官。”

我说：“呵呵。”

那个谁说：“说好的夜御十攻呢？”

我说：“呵呵。”

那个谁谁说：“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最早说芷莘姐姐夜御十攻的人是曦酱，他肯定已经试过了。”

喂喂喂！你别乱扣帽子啊！是黄学平那个小贱人说的！不是李曦！不是！我看了庄子乐的小翘翘一眼，怒气值已经 80%了……哎呦我的妈，我冷汗都下来了……

那个谁谁谁还使劲添乱：“曦酱呢？咋不说话，是不是你先说的？”

我估计李曦跟我一样已经泪流满面了，他哪还敢搭腔。

那个谁说：“艺高人胆大呢？”

那个谁谁说：“也是曦酱说的。”

不是啊！还是黄学平！我从来都没像现在这样想念过 wuli 平平，如果他在的话肯定拍着胸口自豪地自吹自擂起来了，不会给你们出风头的机会。

那个谁说：“曦酱绝对试过没跑了，是不是啊曦酱？”

是你二大爷！我果断放生了他们三个，让他们壮烈躺了两次地板以后，我说：“别逼逼了，就我一个奶，看你们聊天很容易分心的，有事出了本再说。”世界清静了所有人都老实了。

庄子乐由始至终没说一句话，基佬的第六感告诉我，他的怒气值 100%了。

李曦……大概正一边哭一边打怪吧。

我，那个悔啊，早知道就不下这个本了！

第 48 章 我还要等多久？

打完最后一只猴子我立马放弃了副本，退了团眼不见心不烦。庄子乐也踢光了队伍里其他人，只剩下我和他。他往上游，我鬼使神差地跟了过去，低头就是满脸懵逼的李曦，曦酱，快过年了，吃点好的吧。

我和庄子乐浮在水面四手四脚划拉来划拉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沉默了片刻，我说：“乐仔，我跟李曦，没半毛钱关系。”

他说：“我知道。”

我说：“那些都是黄学平先说出来的。”

他说：“我知道。”

我说：“你千万别误会。”

他说：“我知道。”

我说：“那个什么……”

他说：“你别说了，我都知道，你让我一个人静静。”

我说：“哦，那我出去买东西了。”

他说：“人滚号留下。”

我说：“啊？”

他说：“你的号在我很有安全感。”

我说：“那是，谁会和我一样真爱整天追在你屁股后面加血。”

他说：“你锁定的人永远都是你自己，快滚吧。”

“好好好~滚了~”我暂时松了口气。

虽然那些没经过大脑的嬉闹无伤大雅，但时机不对，还找错了对象。庄子乐非常敏感，我和李曦的关系本就近过了头，一点流言蜚语哪怕空穴来风都会在他心底掀起轩然大波，即便他不说出口，对我而言亦是无声的警告，就像方才那样，怎么看我都是在慌慌张张地欲盖弥彰，满屏心机绿茶 gay 的既视感。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不能有一点折痕，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和好友的爱人或是暗恋的人保持点头之交的距离是基本原则，不然友谊很快就

会变质。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这个让人纠结的问题中最难处理的地方，但真到了非要我做选择的时候，也许我会很果断地撇开李曦吧……

人际关系是门深奥的学问。我苦笑着摇了摇头抓过钱包手机起身，刚要出门，我妈拦住我问：“你干嘛去？”她本来就胖，手里还抱着一大堆周智美的换洗衣服，人往那一站，直接把玄关给堵死了。

我指指喉咙说：“去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买个，润喉糖。”

她说：“去换件外套，别把睡衣给我弄脏了，洗起来可费劲。”

我说：“麻烦，脱了好了。”

她说：“你还嫌感冒的不够彻底？”

我说：“那你想，我，怎么样？”

她想了想，把周智美的睡衣拣出来递给我：“穿这个，反正也要洗了。”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这件粉底 Hellokitty 还镶蕾丝钉珍珠的绒毛睡衣，我说：“看来得买点药，给你吃了，我能，穿的，出去？！”

她说：“半夜三更的谁会看你？要么你穿这个出去，要么进去给我换件外套。”

我说：“我鞋，都穿好了！”

她说：“你自己看着办。”

我低头看看鞋，最烦的就是系鞋带了，转头看看回房间的路，买个润喉糖至于来来回回这么折腾吗？权衡再三，我一咬牙一跺脚：“穿！穿！穿！”你妈无理取闹起来你能招架得住？

她说：“带点宵夜回来。”

我说：“吃什么？”

她说：“还没想好，一会儿跟你说。”

宵夜？喝点太太口服液压压更年期综合症吧周师母！

我一路闷头狂奔，生怕遇见个熟人，不然周教授的小儿子是个死变态这件事就要人尽皆知了，他丢老脸没事，我还要泡良家直男呢！不过……转念一想，这么些年了，大家肯定都已经知道了。“哟西！”我释然了，放慢脚步悠哉地逛着，大冬天的路上鬼影都不见一个，怕个毛。快到小区门口的时候，裤兜里的手机响了，我看都没看就接了起来：“别吃了，都胖成，什么样了？还吃？”

“……我很胖吗？”

听到对面带着笑意的声音，我的大脑停止运行一秒钟后才作出正确的反应，我结结巴巴地说：“陈陈陈陈，陈总？”

陈唯璞说：“私底下叫我名字就行。”

我说：“别别别，我不敢。”

“你家住几幢？”

“怎么了？”

“有东西要给你。”

“不用，特地，跑一趟，找天，有机会，再给我。”

“我已经在小区门口了。”

“what? !!!!”我也已经在小区门口了，抬头就看到一个熟悉的修长背影，他站在不远处的路灯下慢慢转过身来，我猛地停下脚步，摸摸身上的衣服，一跺脚调头狂奔，“你别别别……”

“周智新？你跑什么？”

我哭着说：“别追上来，你认错人了！哎哎哎！！”身后的人伸手勾了我的脖子往后一揽，我一个趔趄撞在他的胸口，他扶住我，右手臂拥着我的肩膀，低声问：“你跑什么？”

我说：“你没戴眼镜，认错人了。”

“我戴了。”

“度数不对。”

“你是叫周智新吧？……你这穿的什么？”他好奇地拨弄了几下我左肩上的蕾丝，掰过我的身子说，“我看看。”

我真是无言以对啊眼泪都快下来了，我羞愤地捂着脸：“别看了，有什么，好看的？”

“……哈哈哈哈哈！”他笑了出来，“这是你的睡衣？”

“不是！”

“嗯？”

“是我姐的。”

“然后呢？”

“我没，这种，爱好。”

“嗯。”

“是我妈逼我的。”

“哦。”

我放下手对他怒目而视：“你，什么意思？！”

他捏捏我的脸说：“真有这种爱好也没什么，很可爱。”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我说：“你听我说，事情，是这样的……”

他饶有兴致地上下打量了我一圈，说：“你穿粉色挺好看的。”

“能让我，再解释一下吗？”我是纯0没错，但我真的没有女装癖啊！没有！听我把话说完啊啊啊啊啊！

“你感冒，别说了。这个给你。”陈唯璞抬起手，我才发现他的左手拎了一个塑料袋，里头花花绿绿的不知道是些什么，他说，“你可能不喜欢薄荷味，我就买了其他的。”

“谢谢。”从他手里接过塑料袋，我鼻子一酸，低下头嘟哝道，“这么多，哪吃的完。”

“早上给你那盒已经吃完了吧？”

“嗯……”

他摸摸我的脑袋，柔声说：“你这张嘴，嗓子都哑了还停不下来，含一颗起码能镇痛。”

“嗯。”我点点头。

“周智新……”

“嗯？”

他有些犹豫：“……我能抱你吗？”

你从来都是想抱就抱想亲就亲的，这会儿还装什么斯文啊。“万一，被人看到了……”我抬起头朝四周张望。

陈唯璞将我轻轻地搂进怀里，闻到他身上的红酒味我瞬间就放弃了一切抵抗，他说：“穿成这样，不看脸没人知道你是男的。”

上哪去找这么大条的妹子啊……我闭上眼把脸埋进他的颈窝，他的胸膛随着呼吸轻微起伏，我不是第一次在他身上感受到这种沉稳扎实的频率，它让我非常心动……我问：“你今天，不太对劲……”

他说：“周智新，你是怎样一个人？”

听他轻轻叹了口气，我说：“很遗憾，我自己，也不知道。”可能都算不上是个好人，顺便翻翻就能看到我满身的缺点。

“我还要等多久？”

这话说的，跟得了绝症似的，等不及，就别等了，放弃比坚持要轻松的多。

我说：“我不知道。”

他笑了：“幸好我是个很有耐心的人。”

可惜我没有。

陈唯璞放开我，揉揉我的脑袋说：“晚了，我送你进去。”

“不用了，你送我进去，一会儿，还得，我送你出来。”我低着头不敢看他，我也终于知道为什么会觉得他不对劲了，从刚才到现在，他没正视过我，我们一直在互相逃避对方的眼神。

“看你进去我再走。”

“你走了我再进去。”

“我数 123 一起转身。”

“好。”真幼稚。

“1，2……”

没等他数到 3，我拔腿就跑，这个人实在太危险了。跑了好长一段距离，从心底蔓延出来的好奇却迫使我停下脚步，我迟疑地回头，以为会和之前一样，一转身就能看到陈唯璞还留在原地温柔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可是，现在，我身后的街道，除了路灯的微弱亮光之外，空空如也。

他走了。

第 49 章 我本来就是玩物丧志的堕落基佬嘛

我沿着原途返回来处，这条路我走了 20 年，第一次发现它竟然如此空旷森幽，身处其中几乎迷失的我因失望步履蹒跚因心悸踌躇难行，双手紧握成拳，力道太大，蜷缩在掌心里的指尖渐渐没了知觉，我吃痛低头，摊开左手，微长的指甲在刚才禁锢它的地方留下了一道新月形的抓痕，最深的那道位于掌心正中，再深一点便会渗出血来；而右手，只有一道长且杂乱的勒痕横贯掌心，凶器就是这个装满了润喉糖的塑料袋……

陈唯璞给的。

我懂，除了父母以外，没人会无条件的一直包容我的无礼与任性，还是在得不到半点回报的情况下。

可我所期望的不正是耗尽他所有的耐心后当成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从此回归一个网瘾青年无聊却无忧的单身生活，不会因为他一个不够温柔的笑容患得患失，不用因为他与我过分悬殊的身份家世前瞻后顾，不必因为等不到他的电话彻夜难安吗？既然已经成功了一半，我应该高兴才对，为什么我开始害怕，怕他离我越来越远，怕他待我如普通乙方一般淡漠疏离，怕他再也不会对我说“周智新，晚安”……想到这些，我每吸一口气都像吞了一滴水银，它冲过我发炎红肿的咽喉顺着食道沉入五脏六腑，不消多时，我肠穿肚烂，痛得难以言语。

怪谁呢？人性本贱，是我自找的。

其实这样也好，再难熬的，熬上几天习惯了也就熬过去了，没认识他之前的日子，我照样活得好好的。这时我只能祭出已经没有多少杀伤力的绝杀技：哪个直男泡妞不得跟条狗似的追上十天半个月？这么快就打退堂鼓？他果然只是逗我。

感觉稍微舒坦了那么一些。

忘了自己是怎么回的家，怎么挨的臭骂，怎么关的电脑，也没心思去管庄子乐是不是还在闹情绪。只记得我躺在被窝里盯着开了飞行模式的手机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手机没电自动关机，我才死心，把它往床头一扔，翻身睡去。

然后被饿醒，没地方看时间，我只好给手机插上电源，开机，11 点 50 分。犹豫了很久

才把飞行模式关了，没有未接电话也没有未读短信，意料之中。说句凄凉的大实话，平时打我电话最多的是庄子乐和黄学平，因为工作，再往下数就是诈骗电话了，所以只要我一回到家，手机随便搁哪都行不用看着，反正也没人找我。

“妈个鸡的，昨晚居然连个诈骗电话都没有……”我摇摇头，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人缘是有多差了。

我和他，就这么结束了？

“哎……连个电话诈骗的都不如，人家好歹一年四季半夜三更不分心情好坏刮风下雪都能惦记着我！”我抓了抓乱糟糟的头发隔空骂道。

天下贰熟悉的登陆音乐响起，我瞥了一眼，这个时间点会找我的果然只有庄子乐。他连给爹请安的过程都省了，直接开门见山的问：“你文件放哪个盘了？”

“三年了，我和你说了不下 130 遍，文件都在 F 盘！F 盘！F 盘！”

“咦？你嗓子好了？”

我咽了口唾沫，惊奇地发现真的比昨天好多了：“还行，不怎么痛了。”

“那就好，你下午来不来公司？”

“今天我休息！”

“明天来不来？”

“你说呢？”

“明天一定得来啊，客户催死我了。”

“现在知道我的重要性了？”

“一直都知道啊，宝贝儿。”

我挠挠鼻子，问：“黄学平呢？你俩没吵架吧？”

庄子乐说：“人都没看到，吵什么？”

“他人呢？两天了，连消息都不回，我以为他死了。”

“没死，好的很，又高又壮的，一早来打完卡就去样品室坐着了。”

“他干嘛？”

“谁知道。”

我苦口婆心地劝庄子乐说：“年轻人，能商量尽量别逼逼，能逼逼尽量别动手。”

“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庄子乐打断我，不耐烦地说，“一听你逼逼我就头疼。”

我小心翼翼地把话兜回来：“喂，那个，昨天，你……”

他说：“昨天怎么了？没事啊。”

我说：“好吧，你晚安吧，爹要再睡一会儿。”

“别睡了，睡成猪头三。”

“鸽吻！”

掀了被子下床，一脚踩到堆硬邦邦的东西，我垂眼一看是那包花花绿绿各种口味的润喉糖。老子都已经痊愈了，还要你们干嘛？一会儿扔了去，提起塑料袋想了想，我又觉得不舍得，“啧，算了，反正还会感冒的。”

呸！小王八犊子，不是说好了你很有耐心的吗？

洗脸刷牙的时候我在想，下午干点什么好？最后发现，我除了工作以外生活中就只剩下天下 3 了，简直玩物丧志，或者我该多花点时间在看书学习上，或者该拿起笔画些什么以免技艺生疏，又或者该出去走走逛逛寻找设计灵感，总之，我不能再这么堕落下去了。嗯，那就从看书开始吧。

这是我自 2008 年开始玩天下至今以来，第一次萌生了想要 A 了游戏的念头，还很坚定。

十五分钟后，我把《建筑美术史》往床上一扔，根本看不进去！果然还是游戏好玩！再说了，我本来就是玩物丧志的堕落基佬嘛，装什么勤奋好学？

“我还是接着玩游戏继续堕落好了。”说着，我打开了电脑。

第 50 章 难堪的体验

昨天，瞎子没上游戏，陈唯璞也渺无音讯，这两个让我蛋疼无比的人几乎同时出现折腾了一大圈让我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做祸不单行后又同时消失的无影无踪，先不管前面那个无关紧要的白痴，后面这个虎头蛇尾的贱人真是……哎哟，我捂着裤裆，更蛋疼了，拜他所赐我又是一夜无眠。

再肾虚菊紧萎靡不振，今天的班还是要上的，黑光手里剩下的 6 组金牛我就得充点卡继续开，我孩子还没拿上天域武器我还不能做个无业游民。踮着脚尖飘到公司踩着点打卡，湘儿看到我又摆出一张弃妇的怨念脸，她一站起来我就对着她竖起食指一字一顿的说：“别，烦，我，再，烦，我，自，杀。”她只好作罢，不情不愿地坐了回去。

庄子乐已经到了，心不在焉地玩手机，他边上黄学平的位置还空着，少了他俩每天早上的插科打诨让我很不习惯，我问庄子乐：“喂，你干嘛呢？”

“嗯？”他回过神来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漫不经心地说，“你来了啊……”

“傻大个呢？又在样品间？”我指指黄学平的座位。

“今天没来，听说请假了。”

“为什么要请假？”

“我哪知道。”

我坐到位置上摇摇头：“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周智新，庄子乐。”是俞小鱼的声音，他不是去巴黎了吗？我疑惑地抬起头，还真是他，俞小鱼走到我们边上佯装严肃地问，“你们不好好工作又在干嘛。”说完没忍住笑了出来。

我惊讶地看着他：“哎？小鱼总，你怎么回来了？”

俞小鱼说：“只待了一下午把事情交代完就回来了。公司出了那么大的事，我必须得赶回来处理。”

我说：“什么事？小短裙？”

俞小鱼看着我，不解地问：“嗯？谁？”

庄子乐说：“啧，企宣的吴晓燕。”

“哦，她啊……”俞小鱼终于反应了过来，略带鄙夷地说，“乐乐处理的很好，对于这种为了点小钱就泄露公司机密的人绝对不能手下留情，她是前车之鉴，幸亏发现的早，这个漏洞不堵住我们以后会遇到更棘手的问题，所以这两天我们要抽点时间开个会商量一下如何规范公司文件及资料的保密工作。”

“好。”我和庄子乐点点头。

俞小鱼瞥了黄学平的位置一眼：“他人呢？”

庄子乐说：“请假了。”

俞小鱼问：“怎么了？”

庄子乐眼珠子一转说：“家里有事吧。”

“行，不管他。我有礼物给智新。”俞小鱼顿了顿，递给我一个盒子，“喏，香水你肯定喜欢。”

“HERMES Eau de Narcisse Bleu？！”我眼前一亮顿时精神抖擞，从他手里接过来就拆，“哇哇哇！谢谢小鱼总！”

庄子乐不屑地说：“我去，平时连句完整的英语都说不利索，一到这种时候就精通全球

语言了。”

俞小鱼冲他笑了笑：“不好意思，这次太赶了来不及给你挑礼物，下次给你双份的。”

庄子乐说：“我都 OK 的。”

俞小鱼说：“对不起啦。”

我举起瓶子，满脸期待：“我现在可以试试吗？”

俞小鱼说：“你试试吧，我不太懂香水，这款还是 BA 推荐的。”

“好嘞……”我不怀好意地奸笑着，迅速站起身对着庄子乐吡吡吡按了三下，高喊一声，“受死吧乐仔！”

“哎哎哎，不要往我身上喷！啊……阿嚏！阿嚏！阿嚏！”庄子乐左闪右晃还是没躲开，香味在空气中弥漫开的瞬间他先是愣了愣紧接着连打三个喷嚏，他揉揉鼻子苦着脸问，“我去，什么味儿？”

我眨眨眼说：“水仙啊，多仙多玛丽苏！”

“你是汤姆苏！”庄子乐又连打几个喷嚏，“妈蛋，我对水仙的香味过敏！”

俞小鱼说：“啊？我把这事给忘了，那智新要记住上班千万别用它。”

我站起身左手叉腰收腹提臀拗了个造型：“这种带着甜味的香水当然是在出去勾搭良家直男的时候用啊。”

庄子乐捂着鼻子，嫌弃地说：“啧啧，你看看你这一脸淫贱。”

“你屁股不够大。”俞小鱼拍拍我的肩膀，“好了好了，都别玩了，该上班了。”

我说：“谢谢小鱼总！小鱼总走好！”

俞小鱼一转身，庄子乐赶紧抽出一张纸巾撕成两半揉成团塞住鼻子，脸色惨白低声抱怨我说：“你想谋杀势力主啊？”

我说：“对不起嘛，我也忘了你对水仙过敏。”

他说：“我下次喂你点翔，然后说忘了你不吃翔可以吗？”

我捧着我的小圆脸羞答答地说：“哎呦~乐乐不会酱紫对我的啦~”

他一阵反胃，拍拍胸口：“不光想打喷嚏，还想吐。”

下午老板召集我们组开会，就此次事件做了个痛彻心扉的总结，说的好听是总结，其实光听他一边喝水一边喷口水一边骂人，你们敢顶嘴敢露出一丝不满的表情？他立马掏出保心丸。妈个鸡，你不是肝不好吗，吃什么保心丸啊……

直到没词可以骂了，抽完鞭子就发糖，他歇了口气，开始吹甲方集团老总对我们公司怎么怎么满意，对方案怎么怎么赞美，反正我是一句都没听进去。他无意中提起“陈总”，我听到这两个字浑身一激灵竖起耳朵等着他往下说，结果他话风一转开始忆苦思甜自己白手起家创业艰辛。你妹，吃你的保心丸去！

这个会议开了整整三个小时，散会的时候已经到了下班的点，我磨磨蹭蹭收拾东西，待其他人都出去了，我扭扭捏捏晃到老板面前问他：“要开始画施工图了是吧？”

老板说：“对，时间不宽裕，你盯紧点。”

“方案……他们挺满意的哦？”

“还行吧，但我只能给你打 85 分，我觉得你还可以再做得好些……”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balabalabala 口沫横飞完全不给我插话的机会，我只能时不时点点头，脖子都酸了他还说个没完，啾啾了一下午了你累不累啊？“我只能跟你说到这里，其他的得靠你自己领悟，再用心点好吗？”

我又点点头。

老板看看我：“你还有什么事吗？”

我小心翼翼地问：“忠哥，那个……陈总，这两天联系过你吗？”

老板说：“没有啊，你找他有事？”

我说：“没事，就想问问他还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

他脸色一沉：“周智新！我刚才说的你都没听进去？你主动点好吗？难道还要客户找上门来跟你提意见？”

我忙说：“不不不不是，我不好意思打扰他，人家肯定很忙的……”

老板抓起手机晃了晃：“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帮你打？”

我赶紧摆摆手说：“不用不用，我我自己打，我有他号码。”

“那你还愣着干嘛！赶紧打啊！”

“好好好，忠哥再见。”我夹着尾巴逃了出来。

当然，最后我没打这个电话，怕他不接，更怕他接，他接了，我说什么好呢？我更怕我会忍不住问他，昨天，你去哪儿了？在做什么？……有没有那么几秒想起了我……

这句话在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时，我发现，我虽然不是个矫情的人，但是矫情起来，真不是人。一种非常难堪的体验。

第 51 章 爱情！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裹了条小被单缩在电脑前只露出两只爪子飞快地打着字，老子脾脏郁结正好喷敌对出气，今天男女不限，谁落我手里谁活该倒霉！

煤老板和我大战几个来回眼见喷不过了，又天下飘起：“芷莘老阿姨装了几天纯难改口水逼本质终于按耐不住重出江湖喷脏了？”

我说：“是啊，对的，来来来，继续，别怂。”

无聊抖个腿等煤老板回击，手机响了，我一看是陌生号码有些感动，电话诈骗的终于想起我来了？我无奈地摇摇头接通开了免提。

对方说：“喂？你好。”

哟，这么懂礼貌，我说：“你好，哪位啊？”

对方明显愣了愣，然后迟疑地问：“嗯，是……周智新吗？”

我说：“对啊，是我。”哟呵，太敬业了，连我的全名都调查清楚了。

“那个……你男，男，男朋友出了车祸……”

我顿时对他刮目相看，厉害啊，居然还能自动判断我的性取向。我说：“没事，是我找人撞的，他死了没？没死的话你再帮我补一轮胎，事成我给你十万。”

“哎呀，你拿过来我来说！”嗯？这声音我听着怎么好像黄学平？“智新啊！是我啦！”还真是黄学平，我关了免提拿起手机骂道：“怎么是你？你手机呢？”

黄学平讪笑着说：“没……没带。”

我说：“你也没带脑子出门吗？你这几天怎么回事？我以为你挂了！”

他说：“先不说这些，我真出车祸了……”

我忙问：“没事吧？伤着了吗？”

他可怜兮兮地说：“人没事，车擦了。”

我松了口气：“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老实点开车老实点开车，玩出事了吧？幸好人没受伤。”

他说：“不好，是我内道超车把他的车给蹭了，现在我想私了，他不肯非要找交警。”

我说：“那就找交警呗。”

“已经找了，嘿嘿。”他干笑两下，小声说，“可是我没买交强险，被查出来就惨了……”

“……………你去死吧，我挂电话了。”

“别啊！智新！救命啊啊啊啊啊！”

“你自己作死我怎么救你？！”

“智新，呜呜呜呜……”

“哎呦我去你大爷的，别哭了，让我想想……”我一拍脑门说，“有了有了有了！算你命大！乐乐有个朋友在市交警大队混得挺开的，我去找他帮忙。”

“啊？乐乐……他会不会还记得前几天那事，不肯帮我啊？”

“啊个屁，他才没你这么无聊，你把地址告诉我，然后给我安静如鸡蹲在那别动！交警来了什么也别说了，我们马上就到，知道了吗？”

“好好好，你们快点啊！”

“闭上你的嘴！”

我挂了电话，赶紧又打给庄子乐，把事情和他说了一遍，他说：“问题不大，跟我的朋友打个招呼就行，我现在过去接你一起去找那二货。”

我说：“好，乐乐，拜托你了。”

他说：“没事，让他跪着跟我赔礼道歉就行。”

事情解决得很顺利，最终黄学平赔了人家五百块钱并向交警叔叔承诺这周内把欠的交强险补上。闹剧散场，马路边只留下两辆破车三个二货，这条路段不算繁华，偶尔才有一两辆车呼啸而过，显得我们更凄凉更二货了。

庄子乐一直斜眼瞪着黄学平，黄学平低着头时不时偷看庄子乐几眼，他们两就这么看看去眉来眼去也不说话。我被冷风刮得受不了了，一手揽过一个说：“好了好了，好哥们儿哪有隔夜仇啊，爸爸请你们吃顿烧烤你们就和好吧。”

庄子乐冷冷地说：“让他请。”

黄学平说：“啊？我刚赔了五百块……”

我掐了他一把：“一顿烧烤能要了你几个钱？别这么小气！”

黄学平瘪着嘴：“那好吧……”

庄子乐说：“一顿不够。”

我说：“好好好，两顿两顿。”

“啊？！”黄学平又举手抗议，“两顿？”

我踩了他一脚：“你差不多了啊，乐乐没让你跪下来给他道谢就算很给我面子了。不准讨价还价，走吧！”

庄子乐冷哼一声，耸了耸肩甩开我的手，走到他的车旁：“你坐他的车还是我的？”

“当然你的。”我一把推开黄学平跟了上去。

我们到了平时经常光顾的烧烤店，黄学平缩在角落里发呆活像条没捞到蜂蜜反而被蛰了满头包的大狗熊，庄子乐站在冰柜前尽挑贵的拿，我抱起一扎啤酒往桌上一放：“今天哥几个不醉不归！”

庄子乐看了桌上的啤酒一眼：“这才几罐，还不够我漱口的。”

我拍拍胸口说：“今天的酒我请，你爱喝多少喝多少。”

黄学平小声说：“我酒量不行……”

我说：“啊，我一杯倒……”

“你们两个废物点心。”庄子乐各看了我和黄学平一眼，伸手拿过两罐啤酒，开好了往我俩面前一推，“喝吧。有爹在，不会让你们睡大马路的。”

我捧起啤酒喝了一口，傻笑着对他说：“wuli 乐乐最好了！”

他怔怔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没说话，然后给自己也开了罐啤酒，他一抬眼正好对上正在偷偷瞄他的黄学平，互相瞪了一会儿“噗！”两个人都笑了出来，我说：“这样多好，相视一笑泯恩仇。”庄子乐凶黄学平说：“看屁啦，喝你的！”“哦。”黄学平应了声，唯唯诺诺地低

下头，脸上堆满了笑。

鸡腿上来了，黄学平抓起一个就啃，边啃边说：“饿死我了！饿死我了！”

我踢了他一脚骂道：“不许吃，先交代这两天死哪儿去了。”

黄学平放下鸡腿，低头盯着另一只鸡腿思考了片刻：“在小短裙家。”

我早该料到了。我问：“好上啦？”

他说：“算是吧。”

庄子乐黑着脸问：“然后呢？”

黄学平说：“乐乐，我说个事，你千万别生气。”

庄子乐说：“我生不生气视你所说的内容而定。”

黄学平说：“那事，真不是小短裙干的。”

庄子乐的脸色更难看了：“不是她还会是谁？”

黄学平说：“她已经被开除了没必要再骗我了对不对？她一直强调真的不是她干的。”

庄子乐说：“证据呢？”

我举起手：“我插个嘴哈，我也觉得，不是小短裙……”庄子乐瞪了我一眼，我接着说，“真的，这次不是基佬的第六感。”

庄子乐说：“给个能说服我的理由。”

我转头问黄学平：“平平，你记得我的生日吗？”

他迷惘地摇摇头。

我说：“好好想想。”

黄学平说：“真不记得了，说实话我只记得自己的。”

庄子乐说：“……我也是。”

我问：“那你还记得我是超生的实际年龄比身份证上小两岁吗？”

黄学平惊奇地说：“还有这种事？！”

我转过头看着庄子乐：“现在你懂了吧？”

庄子乐没说话，将视线移到一边。

我说：“我跟你说了几百遍了文件放在 F 盘，你都不记得，事实证明人都一样，与自己无关的事哪会用心去记？不是喜欢的人谁管他生日几号？平平不记得我是超生的，那他就不会说漏嘴告诉小短裙，既然小短裙不知道这事，她又怎么知道正确的密码呢？”

庄子乐回过头，不服气地问：“破解电脑密码而已，很难吗？”

我说：“你觉得一个胸大无脑偷了方案用公司邮件发出去还不及销毁证据把证据随身携带的低智商小号能领悟那么高端的技能？”

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闷闷地喝了口啤酒。

我说：“不过，我们的确也没有其他实际的能摆到台面上的证据来证明不是她干的。”

“……你说的对。”庄子乐沉默了片刻，赌气般一仰头把剩下的啤酒全干了，捏扁易拉罐往地下一扔，“我很希望我没抓错，如果内鬼另有其人，我们三个还会倒霉。以后每天都要战战兢兢时刻打起十二万的精神来考虑怎么对付他？”

黄学平说：“这个明天再讨论好吗？月黑风高吃着烧烤干嘛要研究是哪个王八羔子出卖了我们？今朝有酒今朝醉！”

庄子乐看看他的憨样又好气又好笑：“吃你的鸡腿！”

我用手肘捅捅黄学平：“哎，你回头跟小短裙打听打听，她们企宣的最八卦了，说不定会有什么线索呢？”

他哭丧着脸说：“打听什么呀，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惊道：“你们才好上几天就分手了？”

黄学平说：“两天，今天晚上分的，就刚刚。”

我问：“原因呢？”

黄学平说：“她晚饭煮了 30 个水饺，我吃了 16 个，她马上生气了说我一点都不爱她要分手，把我赶了出来，你说说，你会因为少吃了一个水饺跟对象吵架吗？”

“会啊。”我很坚定地说，“别说少让我吃一个了，不让我多吃一个我都要分手。”

庄子乐白了我一眼：“你就别逗他了。”

我说：“真的！”

黄学平啃了一口鸡腿，闷了一大口啤酒，仰头哭嚎：“爱情！究竟是个什么鸡脖玩意儿！杀人于无形分分钟要人老命！”

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还是他这句话正中了我的要害，我突然觉得胸口闷闷的，鼻子一酸端起啤酒说：“管它什么玩意儿，喝！”

黄学平揽过我的肩膀和我碰杯：“干！今天不醉还是人？”

我说：“妈的，不是！”

庄子乐坐在对面，咬口羊肉串喝口啤酒，淡定地看着我们两个不会喝酒的人左一口右一口。

第 52 章 男人有一个好东西吗？

一般喝醉酒的人会有两种情况，一是不省人事一塌糊涂完全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二是脑子异常清楚甚至比平时更清楚但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言行这种时候往往会肆意说出平时不敢说的话干出平时不该干的事，很不凑巧，黄学平属于前者，我属于后者。

我喝了不到两罐就有点上头控制不住自己了，黄学平更菜，他已经开始胡言乱语发酒疯。

黄学平勒着我的脖子说：“智新，女人，怎么这么难捉摸，我猜她们的心思猜的那叫一个累啊！你说说，你喜欢男人是不是简单多了？”

我说：“妈个鸡的，简单是简单，下半身动物，可男人有一个好东西吗？”

庄子乐说：“你自己也是男的。”

我说：“对啊，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好吗？我可坏了我告诉你！”

庄子乐点点头：“嗯，领教过了。”

黄学平痛哭流涕：“我咋这么命苦啊！我长这么高这么帅！为什么没有女人爱？！”

我说：“我更命苦啊！我有喜欢的人，可是我不敢跟他说啊！”

庄子乐夹起一段香肠咬了口：“陈唯璞？你真的喜欢他？”

我掰着手指说：“有钱，长得帅，我不喜欢他？我神经病啊？！我千算万算没算到自己这回真栽了！”

黄学平对着墙壁问：“你干嘛不敢跟他说？说！向我看齐！脸皮要厚，碰到顺眼的就上去表白！”

我抓过他的手把满嘴的油往他袖子上蹭了蹭：“妈个鸡，表白？表白个溜溜球，他只是两天，哦，不对，一天半没联系我，我已经这副死了老公的寡妇德行就差没去他公司门口唱小孤孀上坟了！”

庄子乐捏起个鸡翅膀：“他不找你，你可以找他。”

我说：“我找他？说什么？说陈唯璞，老子喜欢你！然后呢？然后就和他好上了？然后万一哪天他把我甩了，那你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攒送我的花圈钱，我家住哪花圈往哪儿送你们都知道的吧？”

庄子乐喝了口啤酒：“周智新，你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你怎么就知道他一定喜欢

你？”

听到这句话，被我强行压制在心底多时的不敢正视的症结伴随着一发不可收拾的无奈与不甘如火山爆发般灼烧坏所有神经径直冲向我被酒精麻痹了的大脑，我再也无法忍耐，我歇斯底里地喊：“是！是我自己一厢情愿一步步把自己往死路里逼！是我犯贱！嘴上说要离他远点心里却希望他能一直关心我！我也以为他喜欢我，可他从来都没亲口说过！现在他大概觉得没意思了，玩够了，烦了，所以懒得搭理我了！他只是闲着逗逗猫啊！”

黄学平摸摸墙壁说：“wuli 智新哟，哎，你的脸怎么这么硬了，算了，不管了。这些都是你自己猜的，其实你也不知他在想什么。”

庄子乐还是那张冷静的脸：“不问你永远都不知道。”

我说：“那怎么办？”

黄学平用食指戳戳墙壁说：“打电话问他啊！现在就打！你的脸怎么这么硬啊？”

庄子乐说：“问个清楚也好，今天把事挑明了，趁你陷得还不深难过个十天半个月就能走出来。”

黄学平指着桌上的鸡腿：“对，打，打，打，死个痛快。”

庄子乐说：“你不打，我帮你打。”

“打……打……打就打！我我我自己打！”我头脑一热，手忙脚乱地从兜里摸出手机，哆哆嗦嗦翻通讯录。

庄子乐问：“要不要我帮你找？”

我一挥手：“不用，老子，老子找到了！找到了！”好不容易对准陈唯璞的电话，我眼睛一闭按了下去。这是似乎是我第一次主动拨通他的电话，哦，是第三次。第一次是因为他和司机走散了，第二次是因为他手机被偷了……我为什么会记得这么清楚！接着是漫长的等待，我希望他别接，一个马上要被判刑的人，是不会期待法官准时开庭的。电话那头的嘟嘟声像锤子，一下下钝砸在我已经卸下了防备的心脏上，太痛苦，我不想等下去了，我说：“没人接，挂了吧。”

庄子乐一挑眉毛表示无所谓。

“周智新？”就在我要挂电话的那一刻，陈唯璞终于接了。

听到他的声音，我被冰封了一天两夜的心绪出现了一道裂痕，它一寸寸向上延伸终于支撑不住压力由内往外迸裂，碎片撒了一地，我颤抖着嘴唇说不出话来。

他又问了一遍：“智新？你找我有事？”

我哆嗦着摸过一罐啤酒喝了一大口壮胆，才鼓起勇气骂道：“王八蛋！”

“……你怎么了？”

“你管我怎么了？！”

“……你在哪儿？”

“你管我在哪儿？！你在哪儿？！”骂着骂着我就哭了出来，边哭边喝边问，“你干什么去了？！臭二货！”你知不知道我很想见你？我很想听到你的声音？！”

他明显急了，忙说：“你别哭啊。”

我说：“老子就哭！你到底死哪儿去了？为什么不说一声就玩失踪？”

“抱歉，周日晚上集团把分公司所有负责人都召回北京开会，青岛有个项目出了大问题，所以我连夜赶去走得很急，这两天一直北京青岛来回飞，一下飞机就开会，开完会又上飞机，实在抽不出时间来……”

这是我和他认识以来，听他说的最长的一句话了吧。“你闭嘴！”我打断他说，“时间这种东西随便一挤就有了，你少上趟厕所就有了！别给老子找借口！”

“你是不是喝酒了？”

我又喝了一大口啤酒：“喝了啊！你你你你管我喝没喝，好了，知道你没死就好了，行

了没事了，我我我要睡觉了……头晕头晕……”

“别啊，还有话没问呢！”黄学平对着墙壁喊，“陈总！我们智新想问你是不是唔唔唔！”我随手拿起一个鸡腿塞他嘴里，骂道：“有的吃还这么多废话！”庄子乐拿过一罐刚开的啤酒递给黄学平，他接过来咕咚咕咚喝了。

陈唯璞问：“周智新，你……到底想和我说什么？”

我说：“忘了，该说的已经说完了，我困了要睡觉。”

黄学平一把抢过我的手机说：“你这手机电池可以啊，能聊这么久还有电没有啊？”然后就把手机的背板给拆下来了。

“别动！索尼的电池嵌在里面你看不到的！”

“起子能翘开不？”

“拿过来还我！拆坏了你赔啊！”

“哎哎？索尼就是和爱疯不一样哎~”

“还给我！我电话还没打完呢！”

我和黄学平抢起了手机，直到两个人都筋疲力尽趴在桌子上像狗一样吐着舌头喘气。庄子乐全程冷眼旁观，等我们消停了他指指我那个被拆成了两片的手机：“到头来什么也没问。”

我摇摇头：“不想问了。”知道他是因为太忙了才忽略了我，我应该高兴的吧？可心里更难受了，我不想问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知道，什么都不想记得。

庄子乐抽了两张纸巾擦干净手和嘴：“好，今天我舍命陪君子，续摊吗？接着去哪喝？”

黄学平举起手说：“去我家！我家大！我家冰箱里好多好多好多吃的！”

我也举起手说：“去去去！我要吃我要吃我要吃……除了青椒我什么都吃！”

庄子乐摇摇头站起身，一手抓一个，提着我和黄学平的衣领：“走吧，别在这捣乱了，人家还要做生意。”

我挺着肚子说：“乐仔，你摸摸我的肚子，涨得圆鼓鼓的，跟怀孕了一样。”

他说：“二货，你孩子怀在胃里。”

我对着他嘿嘿嘿嘿直傻笑。

记不清我和黄学平是怎么被庄子乐运到黄学平家的，就记得到他家后又喝了个天昏地暗，黄学平先躺尸，我又哭又笑又骂闹了好一会儿，庄子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一罐接着罐喝他自己的，最后我实在撑不住了往黄学平的床上一倒：“喝不下了，喝不下了，我要睡觉了。”

庄子乐不屑地说：“一个能喝的都没有。”

我说：“乐乐，冷！给我盖被子！”

他问：“衣服要不要脱？”

我闭着眼，迷迷糊糊地说：“随便！”

“那不脱了。”他帮我盖好被子，摸摸我的额头轻声问，“智新，睡着了吗？”

我已经没力气再作出任何肢体反应，微微摇了摇头，就在我仅剩一丝意识的时候，我听到庄子乐说：“我记得你的生日……5月21日，睡吧。”

我没多想又点点头，渐渐没了意识……

第53章 基佬该死的第六感作祟

“你们……”

也难怪第二天俞小鱼看到我们仨会震惊地说不出话来，眼圈都憋红了。光着膀子只围了

块短的不能再短的毛巾仅仅遮住了不可描述部分正在刷牙的庄子乐帮他开的门；他一进屋就看到黄学平只穿了条四角裤像条死狗一样趴在地上喘气嘀嘀咕咕念叨“不行了不行了”；再一抬头就是脱得赤条条只穿了件不合身的宽大衬衫在床上滚来滚去捂着脑袋喊头疼的我，这样的场景的确很容易让人误会，好吧，我自己都快误会了！

时间倒回到十分钟前，虽然很疲惫但生物钟使然我还是醒了，一睁开眼头痛欲裂口干舌燥，我干嚎一声：“哎哟妈呀！”还自带东北腔。

“你妈不在。”庄子乐擦着头发从厕所走了出来，“你们两赶紧起来。”

我竖起脑袋一看，他刚洗完澡一丝不挂，真的一丝不挂，我都没眼看了，我说：“哎哟大哥，有伤风化！拿个啥遮一下。”

庄子乐低头看看自己，耸了耸肩走回厕所，出来的时候腰上围了块毛巾，他还抱怨：“这也太小了。”

我说：“你就不能拿块大的？”

他说：“浴巾被我用了，里头就这一块还是干的。”

我问：“那这块是什么？”

他说：“不知道，挂在镜子旁的。”

“那……他……妈……是……我……洗……脸……用……的！”一声来自地狱的低吼。

我惊道：“平平呢？怎么只能听到声音看不到人？”

庄子乐指指地上：“在那。”

我坐起身子探头一看，黄学平撅着屁股呈“大”字型趴在地上，我问：“他怎么睡地上？”

庄子乐说：“我扔的。”

我说：“你也太不厚道了。”

庄子乐说：“床就这么点大，你们两个肯定有一个要睡地上。”

“干的好，我爱你，乐乐。”我又问，“但是他怎么只穿了条内裤？”

庄子乐说：“你连内裤都没有。”

我掀开被子发现自己果然光着屁股，忙问：“那我衣服呢？”

庄子乐上前踢了黄学平的屁股一脚，皱着眉嫌弃地说：“你们两个，半夜三更一个吐完一个吐，吐了自己满身就算了，还往我身上吐，害得我一大清早起来洗衣服，你的毛衣在洗衣机里，外套和牛仔裤在阳台上吹风散味儿。”

我说：“那我今天穿什么啊？”

“穿他的呗。”庄子乐转身从衣柜里随手拿了件白衬衫丢给我，“wuli 平平直男审美只有衬衫能入你法眼，你多担待。”

“太大了啊……”我把衬衫套上，甩着袖子说，“肩线都快到手肘了，你看袖子还长了这么一大截！”

黄学平说：“你……矮……怪……我……咯？”

我说：“你怎么不说你挡光？”

黄学平说：“你是草吗？我挡光妨碍你光合作用了？”

我说：“我还巴不得我是棵草，能净化你排出来的二氧化碳造福全人类。”

庄子乐歪头垂眼看着黄学平：“你没事跟他抬什么杠？”

黄学平说：“哥今天不想和他计较。我连翻身的力气都没了，不行了不行了。”

“渣渣，才喝了多少就不行了，看你爹的。”我一个熊猫打滚站起来，顿时眼前一黑腿一软又四脚朝天倒了回去，我捂着脑袋嚎道，“一大大大大头好痛！”

庄子乐说：“别喊得跟演钙片一样，两个二货半斤八两就不要互相伤害了。再让你们躺五分钟，我刷完牙你们必须起来，喂，有新的牙刷吗？”

黄学平颤颤巍巍抬起手，奄奄一息：“在洗手台正上方第二层柜子里。”

“帮我也拿一支出来。啊……头好痛头好痛。”我抱着脑袋直打滚，恍惚间好像听到了门铃声，我问，“是不是有人按门铃？”

“还真是。”黄学平颤声喊道，“乐乐！快去开门。”

“一大清早的谁啊？”庄子乐举着牙刷走出来开门。

黄学平嘀咕说：“我哪知道，艾玛我不行了不行了。”

我也继续打滚：“头痛死了头痛死了。”

然后听到庄子乐说：“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在这？”

是俞小鱼！

庄子乐说：“嗯……一时间很难解释。”

“我是来找黄学平……的……”俞小鱼的声音越来越近，直到他走到我们跟前，眼前的景象让他顿时慌了神手足无措，“你们……”他只能诧异地看看我接着看向黄学平，再回头看看身后的庄子乐，瞠目结舌。

庄子乐说：“昨晚喝多了……”

俞小鱼喃喃道：“喝多了也，也不能，不能这样啊！”

我打了个滚盘腿坐好：“我也不想的。”

“啊？！什么不想的？”他看了我一眼，立马别过头去，满脸尴尬，“智新，你，把……内裤穿上好吗？”

“哦，对不起。”至于嘛？所有男人的小丁丁不都长差不多啊，俞小鱼的反应让我无端想起了一件事，关于正在地上挺尸的黄学平。那年，他刚来公司的第二天，我带他去城郊一片别墅区核对点位，他指着人家小区入口的大卫像的不可描述部位贱笑不止，我说，少见多怪，这还是等比例缩小版的，真正的大卫雕像总高5米，你想象一下你最关注的地方得有多大，你一抬头全都是。我笑了笑扯过被子盖住下半身，四处张望了一圈，问庄子乐：“我的内裤呢？”

庄子乐说：“在洗衣机里。”

我说：“那我今天穿什么？”

庄子乐说：“一会儿烘干了不就好了。”

俞小鱼急道：“你们到底干了什么啊？”

庄子乐说：“昨晚他两喝多了，吐了满身，这不，一个没力气一个头痛。”

“真是胡来……”俞小鱼松了口气，把手里的袋子往桌子上一放，“饿了吧？我带了早餐，但不知道你们都在，所以只有一人份的……”

“我最饿！我先吃！”一想到俞小鱼的厨艺我就直流口水，二话不说起身扑了过去。

俞小鱼赶紧闭上眼：“智新啊！麻烦你先找条裤子穿上行不行？！”

“没裤子，以后再说，啊呀！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踩到了什么，低头一看，老子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靠！我的手机！”是的，它身首异处就这么被扔在地上晾了一晚，“乐啊！你怎么不帮我捡起来？”

庄子乐说：“哦，忘了。”

我赶紧捡起残骸手忙脚乱地组装好，刚接通信号，机身一阵疯狂地抖动，然后我的眼珠子真掉了出来，32个来电提醒全是陈唯璞的，最近一个来电是10分钟前，而我昨晚最后一个通话记录也是他，我惊恐地瞪大眼睛指着手机语无伦次地问庄子乐：“我我我我我昨昨昨昨晚晚晚给给给他打打打电话了？我我我说说说说什么了？”

庄子乐轻描淡写地说：“你骂他王八蛋了。”

我说：“还还还还还有呢？”

庄子乐说：“还骂他臭二货了。”

我说：“还还还有没有其他的？”

庄子乐说：“好像没了。”

“真的没了吧，你你你你你别骗我？”我四肢无力手脚打颤，我明明记得昨晚好像还说了不该说的话，但愿只是喝多了产生的幻觉。

“真没了，不信你自己问他去。”庄子乐转身进了厕所。

问他？你当我疯了吗？！就算我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光骂他王八蛋臭二货就已经是欺君之罪罪无可赦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啊！我狠狠捶了两下胸口，手机又响了，果然还是陈唯璞，我紧张地快要漏尿正犹豫着要不要接的时候，手机很争气的没电自动关机了。“平平！快醒醒！充电器！充电器！”我蹲下来捶着黄学平的屁股，哭天抢地：“充电器啊！平平！充电器！”

“呃……”他无力地抬起头，“在电脑桌上……”

“好的，你可以接着死了！”我站起身，俞小鱼快我一步拿过充电器递给我：“喏。”我向他点点头：“谢谢小鱼总。”

插上电源心急如焚等了半分钟终于能开机了，却收到了陈唯璞的短信：我7点半的航班，9点下飞机，你有空回我电话。

我一看时间7点29分应该还来得及，连忙打了过去，可惜已经是来电提醒。“呃啊啊啊啊啊啊……”我顿时萎了，耷拉着脑袋，发出了一声非人类的叹息。

俞小鱼安慰我说：“别这样，总能联系上的，现在你得赶紧洗脸刷牙去上班了，还有……把裤子穿上。”

“好吧。”我弯下腰，像丧尸一样挪进厕所，不小心踩了黄学平一脚，“平平，该起来了……”

我们三个衣冠不整赶到公司，还是迟了五分钟，正好撞上老板，他昨晚大概跟老板娘吵架了脸色很不好心情更不好，把我们仨叫到办公室一顿臭骂，骂了半小时没停下来的意思，我急得满头大汗偷偷跺脚，都快9点了啊老板！我还有电话要打呢老板！那是很重要的客户啊老板！不把他伺候好了我们全要玩完啊老板！我比憋尿等做B超还难受啊老板！

10点半，老板终于骂累了，让我们可以滚了，我当然很听话，屁滚尿流地从他办公室里冲出来，跑回到座位上拿起手机，3个未接来电，1条未读短信，还是陈唯璞的，他说：你在开会吗？我10点35的航班，12点下飞机，到时候再找你。

现在正好十点三十四分，我又匆忙打了回去，还是没赶上，我头一回觉得读来电提醒的移动姐姐这么刻薄无情。

基佬该死的第六感作祟，我捏着冰冷的手机心里异常的慌乱，我和陈唯璞的未来会不会像这样，被一次次的错过剪断羁绊，直到再无交点？

第54章 作孽啊……

我抖着腿，怎么才11点？平时8点半上班11点半吃午饭一早上三个小时唰唰唰还来不及泡尿就过去了，今天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老板为了让我们多干点活神不知鬼不觉把所有人的电脑都给调慢了一个小时？我看了看手表，扑街啊！真的才11点。

老子浑身难受，黄学平的衬衫太大硬塞进外套里的下场就是前胸后背和袖筒的布料皱皱巴巴地叠一起贴在身上又痒又膈应，还有内裤，我总觉得它潮乎乎的没干透，又湿又热的触感让我如坐针毡，整个人更焦躁了，屁股在椅子上挪来挪去挪来挪去根本停不下来。我隔两分钟看一次手机隔两分钟看一眼手表根本没心思工作，一股闷气堵在胸口，吐不出来咽不下去再憋着我就要炸了，只能靠无意识的轻捶桌子缓解。

庄子乐探出头来问：“你手痒磨爪子呢？”

“啊？”我回过神迷惘地看着他，“没啊，不痒。”

他说：“不痒干嘛和桌子过不去，我还以为地震了。”

我说：“哦，没，没，没什么，我随便活动活动。”

他说：“别浪费，赶紧过来帮我捶捶背，昨晚被你俩折腾得我手臂都抬不起来了。”

我说：“这话有歧义，换个表达方式。”

他说：“扶你们两个醉鬼扶得我手臂都抬不起来了，行了吧？”

我说：“那叫平平帮你捶，80%是他的锅，毕竟他比较高大威猛。”

他说：“你到底捶不捶？”

我没精力和他扯淡，不耐烦地摆摆手：“哎呀，一会儿再说一会儿再说。”

庄子乐说：“好的，相约在午休。”

黄学平站起来问：“智新会捶背啊？我也要我也要！”

“烦死了，干你们的活！”我白了他一眼。

“这么凶？”黄学平嘀嘀咕咕说，“一晚上发生了什么？wuli 智新从博美进化成小狼崽了。”

庄子乐说：“大概是酒精激发了他的雄性激素。”

黄学平仔细地端详着我：“真的哎，好像是比以前 man 了一点。”

我无力歪着脑袋：“让我消停会儿行不行？大金毛！哈士奇！”

黄学平说：“你还没打通那个谁的电话？”

我恶狠狠地小声骂道：“你少说两句会死啊？”

“啧啧啧，要咬人了，好吧，我不说了。”他装出一个害怕的表情坐了回去。

“你又想说什么啊？”我瞪着庄子乐。

“没啊，我只是在想午饭吃什么。”他一脸无辜地耸耸肩低下头，跟黄学平嘁嘁啾啾咬耳朵去了，“他这么暴躁是因为没打通电话？”

老子越是心烦这俩鳖孙就越喜欢没事找事。

黄学平说：“对啊，你看他尾巴上的毛都炸开了。”

庄子乐说：“都把人骂成那样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黄学平说：“肯定是想到补救的办法了。”

庄子乐说：“他除了叉腰骂街还会干什么？”

黄学平问：“可能人家就吃这一套呢？对了，他昨晚到底说了些什么？我喝太多想不起来了。”

“他说……”庄子乐也掐着嗓子学我的口气，“王八蛋！你这几天死哪儿去了？！”

我顿时傻了，这是我说的？！

“哈哈，还有呢？”

“还有就是，没时间？你少上趟厕所就有时间了，别找借口臭二货！”

我倒吸一口凉气，这真是我说的？！

“继续继续。”

“你管我在哪，你管我喝没喝酒，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抱着脑袋，无声地呐喊，苍天啊！大地啊！我是被鬼摸头了吗？！

黄学平说：“哟，看不出来啊，他还有这么小媳妇的时候？”

庄子乐说：“还有句更经典。”

黄学平问：“什么？”

“够了啊！”我羞愤难当拍案而起，他俩看了眼怒气冲冲的我，立马闭上嘴坐端正假惺惺地盯着电脑不说话了，满脸贱笑。

哦！卖糕的！我一屁股瘫坐下来，捂着我的小圆脸泪如泉涌，我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我对陈唯璞说了那种丢人现眼自讨没趣逼死尴尬癌的话！我待会儿该怎么面对他？他会认定我妥妥就是个平时欲擒故纵吊胃口一找准时机就借酒发疯强迫白富美接受自己的心机屌丝？我真想把脑袋埋进裤裆里闷死自己算了，我刚才就不该把手机捡起来，就该把它踩得稀巴烂能躲一天是一天，所以我现在把它砸了还来得及吗？我愤愤地瞥了手机一眼，怎么 11 点 20 了？！刚才不还是 11 点的吗？一眨眼就过去 20 分钟了？这完全不科学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发个短信给他，跟他说我已经死了别再打我电话别再来找我前程往事一笔勾销有事清明重阳烧个纸知会我一声行不行？还是说昨晚我被鬼上身了完全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对！我一拍大腿，就装作若无其事，随便和他聊聊天气谈谈工作好了，我揉揉我的小圆脸给自己打气，周智新！以你的演技你一定可以的！就这么决定了！

“啊！”湘儿一声惨叫。

“啊!!!”我也惨叫一声，她端着花瓶走过来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绊倒了一整瓶水全泼我桌上顺便把我的手机给淹了，“这个型号不防水的！”我连忙把手机捞了起来，为时已晚，它瞬间白屏，死透了……我傻在当场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湘儿仙女一定是上天派下来惩罚我的。

她说：“智新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不用了，你帮我把手擦干净吧……”我捧着手机的尸体站起身，往厕所方向走去，一步一腿软。

她哭哭啼啼追上来问：“你去干嘛啊？”

我回头吼道：“拿去吹干！”

第 55 章 诶嘿~

我站在厕所门口的干手器前，木然地吹着手机，时不时叹口气，真是天意弄人，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阎王要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真不吉利。”我摇摇头，把手机翻了个面接着吹。刚才急得要命，中间巴不得时光倒流，现在……我用余光扫了眼手表，十一点半了，还有半个小时。我鼻子一酸，想哭，很复杂的心情，有委屈有志志有沮丧更多的是心悸，我那该死的第六感不会真的又要应验一回吧？

“去吃午饭吗？”庄子乐走了过来，靠在我边上问。

我没看他，摇摇头：“不去了，你帮我打包一份。”

“吃什么？”

“敌敌畏。”

“敌敌畏？”他顿了顿说，“敌敌畏肯定是没有了，毒鼠强应该可以找到。”

“那来一斤毒鼠强。”

“为什么不用座机打？”

“座机能拿到没人的地方去吗？”

“你们之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没有，单纯的不习惯。”说完这话，我心一沉，喜欢一个人应当是喜悦的，恨不得牵着他的手昭告全天下，哪怕只是暗恋至少会忍不住告诉最亲近的人，我曾经也肆意张扬过自己的爱情。再看看游戏里那群隔着网线相爱的人，连对面那家伙到底长什么样还不知道就敢飙着五块钱一条连飙十五条的天下说永远许今生约来世，有个人陪你走过朝露夕晖，光凭想象都觉得美好，谁能忍住不秀恩爱？可就在刚才，我第一次发觉我的喜欢和爱居然这么自私，

我不愿意与任何人分享我和陈唯璞之间的点点滴滴，那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禁地，谁也没有资格没有权利窥探。

我是不是已经变态了？

庄子乐问：“你干嘛露出这种表情？”

我转头看他：“嗯？什么表情？”

他说：“一副要哭的样子。”

我说：“你是我，你也会想哭的。”

“我没你这么矫情，拿去。”他递给我一个手机，不是他正在用的爱疯 5s，我说：“哪来的？”

“眼熟吧？”

“嗯，有点。”

“二货，这是我之前淘汰下来的那个，一直放在公司没拿回家，今天终于派上用上了。”

“谢谢。”我接过手机盯着它发呆。

庄子乐歪头看我：“你似乎一点也不高兴。”

我苦笑着说：“心累。”

他捏了捏我的脸：“我就不给你灌鸡汤了，你给自己炖一锅，喝完了再好好想想，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好。”我勉强打起精神点点头

他说：“我们去吃饭了，黄学平要饿死了。”

我说：“嗯，快去吧。”

我把手机卡装进庄子乐的旧手机里，十一点四十分。

所有人都去吃饭了，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我走进抽烟室关上门靠在门后，我可不想再和上次那样挂了电话一转身看到个不速之客，想到陈唯璞一本正经学我说话的样子，我不由得笑了笑，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喜欢上他的？在这里被他调戏的时候？还是开会帮我解围的时候？还是……啊，对，从看到他的第一眼起我就已经沦陷了，然后我警告了自己别干小蛤蟆吃天鹅肉的傻事，再然后就演变成了今天的局面。

陈唯璞的温柔早已让我动摇，我想，其实，不如就和他所说的那样，给彼此一点时间了解对方，一旦确定他是认真的，我想和他在一起试试，我甚至不介意由我主动向他表白……但前提必须是我能看到他的真心，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最没有自信的地方。

他的电话比预计的要早了 5 分钟，我生怕再错过立马接了起来，张开口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他问：“你哑巴了？”

“没……”

陈唯璞柔声说：“那就好，周智新，整整 24 个小时了，要找你真不容易。”

我干笑了两声。

“想让你主动打电话给我，更不容易。”

我嘟哝道：“哪有，不是打过三次吗？”

他说：“是四次，你该不会把让我喝了半小时西北风那事给忘了吧？”

“……哪能啊？”我想了想，还真忘了，我说，“你记这么清楚干什么？”

“我当然都记得。”他说，“我还有十分钟时间，言归正传，昨晚你喝酒了？”

我浑身一颤：“嗯，喝了点。”

“干嘛喝成那样？”

“同事聚餐嘛。”

“你们经常喝成那样？”

“当然不是，我一杯就倒，能不喝尽量不喝。”我轻轻深吸一口气，决定实话实说，“那

个，陈总，昨晚我跟你说的这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我真的是喝多了胡言乱语。”

他说：“你似乎……没跟我说什么。”

我说：“不对啊，庄子乐他说我……骂你那啥来着，还骂你那啥啥来着，还说啥啥啥来着……”

“他忽悠你的吧？昨晚你只是跟我聊聊天气谈谈工作而已。”

“不对，那庄子乐他重播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我昨晚真喝多想不起来了，你们就别玩我了。”

他问：“你是相信他还是相信我？”

我说：“你是当事人，我肯定相信你。”

他说：“那就好了，还有什么疑问吗？”

我愣愣地说：“哦，也对，我真的没骂你吧？”

他说：“真的没有，最后一遍了啊。”

“好吧，我……”

“别吞吞吐吐的，我只剩五分钟了。”

“周日那天晚上……”

“嗯？怎么了？”

“就是，啧，我，当时……哎呦，算了，也没什么。”

“周智新，话说一半你也太没劲了。”他笑了笑，“你不记得昨晚的事了？那我再和你说一遍，周日晚上我临时接到的通知要马上赶回北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怕你把润喉糖吃完了懒得买，所以买了几盒连夜送去给你。”

“哦……”

“当时我赶时间去机场，本来把东西交给你我就该马上走的，但是……耽搁了一会儿，所以就更赶了。你是没看到，你一转身我跑的比你还快。再然后就是忙得一塌糊涂连跳楼都得先批假条了。”

“嗯……”原来是这样？妈蛋，那我一个人感情丰富演得起劲到底是在干嘛啊？！

“现在都知道了吧？还有疑问吗？”

“……你什么时候回来？”

“这周四晚上。”

“哦。”

“你没事了？那轮到我说。”

“嗯……”

“智新，抱歉，我这几天实在太忙了，北京青岛来回飞，会议一个接着一个，别说挤点时间出来，我连上厕所的机会都没有，你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能理解，领导嘛，等等……”我想起了什么，板着脸问，“昨晚我喝多了真的没乱说什么只跟你聊天气谈工作了？”

“……第三遍了，没有，是的。”

我骂道：“那你怎么知道我质问你没时间少上趟厕所就有时间了？！”

“哦？”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咦，露陷了吗？……诶嘿~”

“我诶嘿你妈啊！”

“庄子乐说的都是真的？”

“大概吧。”

“我骂你王八蛋臭二货了吗？”

“也许吧。”

“我现在就以死谢罪，你答应我千万别为难我一公司老小！”有没有地洞让我钻一下，太羞耻 play，我眼泪都下来了。

“喂，别这样。”陈唯璞轻轻笑了笑，“跟你说实话，我两天没怎么合眼稀里糊涂的也记不清你说了什么，就记得听你说完我还挺高兴的。”

“啊？！”心跳陡然加速心脏直接蹦到了嗓子眼，周智新！别像个无知处男一样不争气！我慌忙地拍拍胸口把它咽回去，嘟哝道：“这有什么好高兴的？没被人骂过那啥那啥啥很新鲜刺激？”

“你没在背地里骂过你老板？”

“骂过啊。”

“那就对了，你觉得骂我的人还会少吗？”

“这倒也是。”

他沉默了片刻，轻声说：“知道你在关心我……我很高兴。”

我摸了摸脸，烫得都能煎荷包蛋了，周智新！别像个思春处男一样不争气！我骂道：“谁谁谁谁关心你了？我吃饱了撑的关心你？！”

他说：“你是喝多了撑的。”

我说：“我才没有！”

他说：“我觉得有就行。”

“……你去死吧！”其实我笑得脸都快裂开了。

“好，马上就去。”

“喂！”

“不是和你说的，同事催我开会。”他柔声道，“我得进去了……智新，周五见。”

我问：“周五？”

他说：“你忘了这周五一早要和我去 S 市？”

“我真忘了。多久前的事了，谁还能记得？”但能不提 S 市吗？嘶……我沿着小丁丁到菊花的中间段又开始噗通噗通隐隐作痛。

他说：“我就知道。”

我说：“等等，你周四晚上回来，周五一早又要出发，会不会太累？”

他说：“没办法。”

我犹豫了一下，问：“要不，周四晚上……我去接你吧？”

“嗯？好啊。”他似乎很意外也很高兴。

“你几点到？”

“九点半。”

“哦……到时候再联系，我先挂了，你快去开会吧。”

“周智新。”

“哎？”

“……昨晚打不通你的电话找不到你这个人，我快急疯了，到现在头还在痛。”他微微叹了口气，声音听起来非常疲惫。

我瞬间被愧疚感击沉，忙道歉说：“对不起，黄学平喝多了把我手机给拆了。”

“要补偿。”

“我没钱……”

“钱太俗。”

“那你要什么？”

“等我想到了再说。”

“想个屁啦，快开会去吧你！”

“好。”

我急着挂电话是因为我快控制不住给自己绑个窜天猴上天的冲动，刚按下结束通话大脑空白了一秒，然后它再也无力阻挡我急需发泄的亢奋情绪，怕尖叫出声我一手捂着嘴一手舞足蹈摇头晃脑激动地沿着不到十平米的抽烟室跑了一圈，这是什么情况？！恋爱的腐臭味儿啊！我是真的喜欢那个人，喜欢得无法自拔，我不管他喜不喜欢我，我就想和他在一起，想得病入膏肓。从与陈唯璞相识以来头一回坦率地直视自己豪无遮掩的内心，这些话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难以启齿。

我停下脚步长舒了口气，感觉就像便秘了半个月终于拉出来了一样，通体畅快，太爽了！

“老子还能再跑二十圈！哎哎哎！糟了！”我刚往前跨了一步，手一滑不小心把庄予乐的旧手机甩在了地上，我连忙把它捡了起来，解锁屏幕按了几下试试功能，幸好没给人摔坏。我点开相册随手翻了翻，不看还好，一看差点没给我气吐血。我惊讶地发现相册里全是我的照片，还都是偷拍的，这张不是去年年会的时候老子被逼上台唱十八摸吗？这什么表情啊？脸皱得跟苦瓜一样！还有后面这张不是私下同事聚餐我打赌输了罚吃20个白煮蛋差点吃到吐吗？我都翻白眼了你就别拍下来了行不行？！怎么还有这张！那年夏天在黄学平老家被狗撵着跑我吓得脸都变成正方形了，我去！你有兴致拍照没功夫救我？！

我刚吐了口血听到有人敲玻璃，我回头，黄学平把一整张脸贴在玻璃上正冲着我贱笑，庄予乐站在边上提起装着饭盒的塑料袋用口型对我说：吃饭。

“妈蛋，你来的正好！”我麻利地起身出去把手机举到他眼前，“庄予乐！你跟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他先白了我一眼然后看向手机，表情顿时有些尴尬，他把我的手挥开，“我不光拍了你，黄学平的我也拍了，在后面，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存着……”他说这话时眼神闪烁，一看就是心虚。

“你技术不行就别拍啊！”我指着我被狗追的照片，“每张你都把我拍这么丑，这张尤其的丑！庄予乐！你跟我有仇啊？！”

他眨巴眨巴眼睛愣了一下，接着就摆出一张嘲讽脸：“你自己长这样，怪我咯？”

“我呸！我懒得和你计较！”我低头疯狂地删照片，边删边念叨，“太丑了？我长这样？我要是长这样我都不好意思出去跟我说我是同性恋！耽美？这是耽丑吧？！……你拍照都不开防红眼的吗？你拍了个鬼你自己不知道的吗？”

黄学平呆呆地问庄予乐：“你不拦着他？他把照片都删掉了。”

庄予乐冷笑两声：“呵呵，让他删，反正我早存电脑了。”

“你说什么？！”我猛地抬起头，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给我删了听到没？！”

庄予乐耸耸肩，伸手捏了捏我的脸，很是无所谓：“看哥的心情。”

我说：“我疯起来自己都怕，十个黄学平都拦不住的！”

庄予乐说：“哦，我还没见识过，你赶紧让我开开眼界吧。”

我死死地瞪着他，眼睛都快冒出火苗了，然后我上前一步！抱住庄予乐的胳膊哭着求他：“哥，你快点删了吧，真的太丑了，那不是我啊，我哪有那么丑，被别人看到了我还怎么找对象啊，你也不忍心看我一直打光棍吧……”

黄学平也说：“是啊，乐乐，你就别为难智新了。”

庄予乐说：“好吧，看你以后的表现，现在帮我捶肩膀先。”

“没问题没问题，捶个肩而已，全套大保健都行，你一定要记得删哦！”我把鼻涕擦蹭

在庄子乐的袖子，抬起头说，“不如先吃饭吧，我饿了。”

庄子乐把饭盒塞我手里：“吃吧，三斤毒鼠强。”

“谢谢乐乐~”我屁颠颠地接过饭盒一蹦一跳去了茶水间，坐在靠窗口的的位置，望望天吃一口饭傻笑两声，吃一口饭望望天傻笑两声，傻笑两声望望天吃一口饭，庄子乐端了杯咖啡坐到我对面，看了我一眼问：“你很开心？”

“嗯嗯嗯！”我刚把一口饭塞进嘴里说不了话，只能鼓着腮帮子对他点点头。

“和陈唯璞……嗯？是吧？”

“嘿嘿嘿。”我摇摇头。

“那干嘛开心成这样？”

“不知道怎么说。”我低头拿筷子戳着米粒，心里齁甜齁甜的。

“你以前谈恋爱可不是这样喜怒无常的。”

“我以前遇到的人也不是他那样的……”

“你打算怎么办？”

“再接触一段时间看看，哎，乐乐。”我抬起头，很认真地问他，“以你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你觉得，陈唯璞对我……”

“我不知道……”庄子乐躲开我的视线，望向窗外，“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但是昨天，他打了你一晚上的电话，我能确定，他对你绝不是随便玩玩的。”

“嗯？你……你怎么知道他打了我一晚上电话？”

“……我猜的。”他回过头，“看你一上午魂不守舍的样子。”

“很傻吧？”我无奈地笑了笑，如果不是陈唯璞“失踪”的这两天，我也未必肯承认，他在我心里已经霸占了最重要的位置。

“我总是希望你能幸福的。”庄子乐喝完最后一口咖啡，“你快点吃，再不吃就凉了。”说完他起身走了。

我问：“不捶肩膀了？”

他没回头，背对着我摆摆手。

我喊道：“那照片还是要删掉的哟！”

他没回答，出去了。

第 57 章 他是我男朋友，你说呢？

庄子乐说的很对，以往我在感情上的作风一直都是不计后果轰轰烈烈开始，行到路尽当机立断结束，从来没有这么拖泥带水优柔寡断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也不太清楚。想到未来，还是不安，会不会分开？我提的还是他提的？因为什么原因分开？性格不合还是第三者？会以怎样的方式分开？当面争吵大打出手还是一通电话一个短信？分开以后会怎样？相忘于江湖还是老死不相往来……我火速在脑海里演完了整整 80 集苦情基佬剧后越想越虐心觉得还不如别开始的好。

毒奶周智新蹦出来说：“啧啧，你真是黑体初号字加粗加下划线大写的矫情。”

念医周智新也蹦出来说：“你是抖 M 吗？就不能乐观点吗？”

乐观点？最乐观的结局就是七老八十的我们还在一起，找个安静的小镇住下，钓钓鱼养花，做做饭喝喝茶……幸福得洒家这辈子都不想直了！我又光速在脑海里写完了一本 50 万字的甜宠基佬小说后越想越开心居然冒出了立马飞去北京千里送的念头。

我瞬间满血复活，对人生充满了希望，被我鄙视过靠说废话赚钱的言情小说作者们对不

起，我也没想到自己会有今天，我朗声道：“啊！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

“喂喂喂，智新快下来！”是黄学平的声音。

“啊？什么？”我低头，发现自己站在了桌子上，整个办公室的人都莫名其妙地看着我，眼神就像看个神经病。我若无其事地跳下来，对周围的人说：“咳咳，坐太久了要活动活动，特别是几个妹子，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小心长游泳圈……”

黄学平说：“你也不用站这么高吧？”

庄子乐说：“重点不该是他到底有多爱看红楼梦吗？”

我说：“你们两个流氓加文盲，我并不想和你们多说话。”

庄子乐说：“要不要把你的丑照 A3 彩打几份贴得全公司都是？”

我说：“哥！哥！我和黄学平才是流氓加文盲！”

黄学平说：“我擦，你带上我干什么？”

我向他抛了个媚眼：“有个伴儿呗。”

黄学平满脸嫌弃，低下头嘀嘀咕咕：“捡到钱了吗高兴成这样？到头来伤心的人只剩我一个。”

庄子乐说：“每个人都是这么觉得的。”

我捂着我的小圆脸卖萌：“不是一个人哟，我还可以陪着你们哒，晚上再去吃一顿，我请客！”

黄学平闷闷地说：“晚上有演兵。”

庄子乐说：“我有事要出去，智新组织一下吧。”

我说：“好啊。”

庄子乐疑惑地瞥了我一眼：“答应地这么爽快？今天吃对药了？”

“嘿嘿嘿，我有把柄在你手里呀。”我对着他傻笑，“爸爸有预感自己马上就要脱离单身游戏宅的寂寞生活了，能陪你们玩游戏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啦儿子们！”

“哦。”

“呵。”

然后他俩都不鸟我了。嫉妒！妥妥的嫉妒！

手机彻底报废了，索尼的柜哥问我还修吗，我说不修了买个新的，他正准备向我介绍新机型，我摆摆手：“再帮我拿个同一型号的好了。”

柜哥说：“这款……有点过时了哦。”

我说：“无所谓，手机嘛，能打电话能发短信就行。”

柜哥不太明显地撇了撇嘴转过身去，他八成在想，那你干嘛不买个大哥大？“噗……”我忍不住笑了。

试新机的时候，柜哥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犹豫地问：“小帅哥，你前几天是不是来过？”

我说：“是啊，你记性挺好。”

他说：“我就说嘛，这么眼熟，我记得是跟另一个帅哥一起来的，也是买的这个型号，干嘛还买一样的？”

我冲他笑了笑，装作不以为然地问：“他是我男朋友，你说呢？”哎呀！我怎么这么不要脸呀！

以为柜哥会被我吓懵逼，谁知道他露出个羡慕的表情：“哇，那真是幸福。”

我问：“不然我再买个淘汰货干嘛？羡慕吧？”

他点点头：“羡慕羡慕。”

“我有时候也挺羡慕我自己的。”我指着边上的货架说，“哎！我还要个手机壳，粉色粘

珍珠的那个。”

那时的我就像一个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脱去了故作世故的外衣，迫不及待地想用一颗刚拂尽尘土的赤子之心重新品尝爱情这颗禁果，它究竟有什么魔力既能创造出人类又能轻而易举地毁了他们？

我回到家吃完晚饭老老实实上游戏组织演兵，刚晃进势力 CC 小稻就扯着嗓子喊：“芷莘姐姐啊！你可算来了！”

我问：“啊？怎么了？”

她说：“我刚才扣扣 CC 微信各种找你，你怎么没反应？！”

我说：“哦，我手机坏了没收到。”

她说：“出大事了！”

我说：“啧，爸爸平时怎么教你的？不管出了什么事都要冷静，你慢慢说。”

她说：“你还冷静个球啊！快去论坛冰心板块看看，有人发帖连名带姓挂了你一下午了！”

我说：“谁？我最近啥也没干没拉仇恨啊。”

她说：“【哔】啊！她说你造谣泼她脏水，正和粉丝一起扒你呢！”

我说：“我去，多大的事，待爹前去一探究竟。”

前面有提到，【哔】这个时差党白富美有不少粉丝，挂我的帖子一下午翻了二十几页，我在论坛糊了两年终于又火起来了？草草翻了几页，帖子的内容大致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哔】哭哭啼啼指控我星期天晚上城战划水开茶话会说她其实是个狐假虎威的代练，我这是造谣是诽谤是泼脏水，我呵呵，我又没指名道姓，你上赶着对号入座要不要这么秀智商？

第二部分，她的粉丝义愤填膺地帮腔指责我肯定是嫉妒【哔】的美貌智慧和罪该万死的有钱，我呵呵，她真就一代练啊无知少女们，你们没发现她晒的几个包都是高仿的吗？

第三部分，几个敌对也上蹿下跳地煽风点火添油加醋爆点不痛不痒的料，什么嘴贱同性恋，我继续呵呵，还总结的挺到位。

看她们发泄的差不多了，我回复问：有截图有录音证明我说的是你？

【哔】说，有录音，在 130 楼。

我说，大家都不聋，一个半小时的录音可以直接跳到最后，我有提你的论坛 ID 一个字吗？有吗？我要是提了我立马跟你赔礼道歉，有吗？用大姨妈字体回答我，我有提到你的 ID 吗？你知道“此地无银三百两”是什么意思吗罪该万死有钱的女神？其他人还有没有证据了？我给你们十分钟时间都贴上来，没有的话我找版主删帖了。

【哔】说，你除了找版主删帖还会干什么？

我说，我还会打脸，提醒一下，你们只剩 8 分钟了。最后我再说一句，被我喷过的欢迎开贴喷回来，夹带私货无中生有没锤子没证据张口就来的料就别爆了，市井长舌妇吃相太难看。

【哔】没再回复，粉丝团还在继续 the one 我，我正等着他们恼羞成怒出口成脏。最终这帖子被丢进了回收站。

大约又过了半个月吧，【哔】的老板实在受不了【哔】整天拿她的号到处装逼得罪人就和【哔】正面撕了起来，【哔】一人精分出三个马甲“同个寝室的好朋友”、“同个势力的好朋友”和“同个名字的好老公”帮自己洗白，然而在号主的铁证如山前并没有什么卵用，冰心板块腥风血雨屠版了两天，亲友团垂死挣扎越描越黑，一部分群众表示惋惜又一女神的陨落，另一部分表示我呸我早就看出来她不是什么好鸟，喂喂喂那个谁，你上次还不帮着她撕我的吗？这么快倒戈了？还有那个谁，你前天还抱着【哔】的大腿女神来女神去女神么么哒女神啪啪啪，今天就翻脸不认人了？不过这些都是不重要的后话。

小稻问我：“这事怎么会捅到【哔】那儿去？”

我说：“我哪知道。”

她说：“你真的没告诉任何人时差党白富美就是【哔】？”

“纵横天下五、六载，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不对！”我想了起来，“璞玉缠着我非要问是谁，我就告诉他了……”

她说：“哟，开个香槟庆祝一下吧，你又中招咯。”

我冷笑一声：“呵呵。”

她问：“你居然没爆粗？完全不是你的作风啊亲！”

我说：“敌对嘛，他干什么我都不会惊讶的。”

再说了，现在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二货都无法影响到我的心情，陈唯璞明天就回来了。

第 58 章 “我很想你。”

知道陈唯璞很忙，昨晚我没有刻意等他的电话，临睡前发了短信让他多注意身体，当然也不指望能秒回，今早起床看到他回复的“晚安”足以让我心花怒放一整天，蹦蹦跳跳嘻嘻哈哈逢人就夸，“哇，你今天好漂亮啊！”“嘿，这件衣服衬得你肤白貌美~”连带湘儿都看着顺眼多了，可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夸她什么好，只能睁眼说瞎话：“……你今天的发型真……好看。”

湘儿摸摸脑袋娇羞地问：“真的吗？可是我起床晚了，根本没梳啊。”

“呵呵呵，凌乱美凌乱美。”我不想再和她进行这种毫无意义的交流，冲她笑笑随便敷衍了过去。

黄学平提着早餐路过，鄙夷地看了我一眼，摇摇头，走了。“wuli 平平今天帅出新高度啦！”我踮起脚尖跳着四小天鹅跟在他后面挪进办公室，他问：“你早上又捡到钱包了？”

“比捡了钱包还开心！”我指指庄予乐的位置，“他怎么还没来？”

“家里有事请假了。”

“他一个人在杭州，家里能有什么事？还是回老家了？”

“我觉得是借口，说不定是昨晚玩太 high 今天起不来。”

“你以为是你？”

“你别说，我真不知道乐乐一个星期总要失踪那么一两天到底干嘛去了。”

“我也不知道啊。”

“你不好奇？”

“人家不提就是不想说，我们别这么鸡婆了。”

“哦，那不说他了。”黄学平站起身扒在隔栏上一脸淫贱地盯着我，“你老实交代，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浪成这样是不是跟姓陈的有关？”

“哪个姓陈的？”

“你还装？”

我眨眨眼：“你猜。”

“我猜你个溜溜球！”他抬起手作势要打我，“快说！”

“哎呀！”我往后一缩，“有什么好说的。嗯……等尘埃落定了第一个通知你。”

“啧啧。”黄学平直摇头，“我就知道你个小浪蹄子最多扑腾两天就按耐不住了。”

“我还能再扑腾两天，面包分我一个。”

他拿起一个面包丢给我，小声问：“你想清楚了？”

我拆开包装袋咬了一口：“什么？”

“之前还在担心配不上他？现在想通了？”

“也不是想没想通的问题，你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他都不介意，我有什么好介意的。”我骗得了别人骗得了他也骗不过自己。

“这就对了嘛！”黄学平伸手揉揉我的脑袋，“这才是 wuli 智新的正确画风，畏首畏尾像什么样子？”

“就是不知道他那种类型我能不能 hold 住。”

“你没试过当然不知道，要有自信，看看哥！”黄学平拍拍自己的胸口，“仙女下凡我都照泡不误！”

“是啊，然后一年被甩三十次。”

“面包还我！”

我把剩下的面包全塞进了嘴里：“木有了！”

接下来紧张又繁杂的工作让我无暇顾它，一转眼已到了下班时间。我说我晚上还有事不能组织演兵了让黄学平自己搞定，他说，你们两个都不在还打个屁干脆休息一天好了，我说随便你吧。然后我冒着生命危险搭了他的车回家，正好遇见周智美，她又跟姐夫吵架回了娘家，我妈问她这回又为了什么事，她说姐夫不肯一天洗一次头。我很想笑但是怕被她揍只好安静如鸡，连饭都没吃就忙着洗澡撸发型换衣服去了，收拾妥当刚准备出门，周智美瞥了我一眼，莫名其妙地感叹了句：“还是死 gay 有品位，大马路上的直男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我说：“这么嫌弃直男，你干嘛不找个死 gay 嫁了？”

她说：“你又皮痒了？！”

“哦，对！”我没理她转身回房，拿出俞小鱼送的香水往耳后喷了两下，“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我又跑回玄关穿鞋，我妈问：“你……今晚，还回不回来了？”

我说：“干嘛这么问？肯定回来啊。”

我妈说：“哦，那没事了，你路上小心。”

我直起身：“妈，你对你儿子是不是有什么误解，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我妈说：“好的，你系好安全带，注意安全。”

我说：“你这句话非常有歧义啊！”

我妈说：“到萧山机场要一个小时，你赶紧去吧。”

我看了看表，快 8 点了，我说：“我赶时间先走了，回来再跟你讲道理。”

在一旁看戏的周智美冷笑着说：“回不回得来还是个问题。”

“你还是管好你老公今天洗头了没吧。”不给她揍我的机会，我夺门而出，身后传来了周智美尖锐的吼声：“周！智！新！你拿我车钥匙干嘛？！”

干嘛？接人呗！难道还开去路边卖鞋啊？我的车好久没开了在车库积灰，本来打算问咱爹借的，既然你自己送上门了，我还和你客气什么？

于是我遇到了人生中另一道难题……由于肉体和心理的双重阴影，我已经有一整年时间没碰过方向盘了，不知道能不能克服它，不能的话我还是老实点打车去吧。我小心翼翼地打开车门，缩手缩脚钻进去坐稳，颤抖着双手摸上方向盘长出一口气，闭上眼感受了片刻，我惊奇地发现，哈哈！小丁丁到菊花的中间段居然不疼了！我扭了扭身子，没有一点不适感，好的，天助我也，出发！周智新！

刚上路还不觉得，离机场越近心里越慌，类似近乡情更怯的感觉，我一会儿怎么跟他打招呼？打完招呼以后怎么办？送他回家的路上说点什么好？要不我还是打道回府让老司机来接他算了……

毒奶周智新跳到方向盘上说：“麻烦死了，回家吧你！”

念医周智新也跳到了方向盘上：“答应人家的事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毒奶周智新说：“他言而无信的还少吗？不差这一次。”

念医周智新说：“知错就改回头是岸啊！”

毒奶周智新说：“对啊，他知道自己错了，所以我让他回家是岸。”

“你们两个统统闭嘴！”我大喊一声，“现在说这些还有个屁用啦！”我一抬头，已经到了萧山国际机场，正好八点五十分。

停好车，我一路小跑进的接机大厅，显示屏提示七点北京飞往杭州的航班已经准时到了，我连忙站到一个显眼的位置望向出口一刻也不敢走神，不知道是跑得太急还是什么缘故，心跳得很快。等了好一会儿，也没见陈唯璞的身影，我急了，刚拿出手机想打他电话，一个身形瘦高的男孩子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你等谁呢？”

我擦嘞，这声音好耳熟啊，我抬头，待看清楚他的长相，吓得我倒退一步，惊愕地问：“你……你谁啊？”

陈唯璞歪着脑袋满脸无奈：“我换了身衣服你就认不出来了？”

“可是，你……”我指着他，将他从头到尾打量一遍，随意的碎发，黑框眼镜，MLB的棒球衫，牛仔裤认不出来，鞋……我问，“你这双乔丹一代是复刻版吗？”

他也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鞋子：“是2001年那版。”

“什么时候买的？”

“去年。”

“多少钱？”

“3600……你干嘛用这种表情看着我？”

“你怎么穿成这样？”我比划着问，“你平时不都是……那样的吗？”

“平时？平时要工作，必须要穿成那样。”

“今天呢？”

“今天？今天我是从家里过来的。”

“所以呢？”

“所以？所以这是我的日常形态。”

“啊？”

“啊什么？你似乎忘了，我才24岁，还不是个老男人。”

“我不认识你。”我掉头就走，偷偷抹泪，妈个鸡，我想要乔丹一代想得快疯了，现在市面上不是假货就是坐地起价的奸商，他居然有，还是黑红色的，好想踩他两脚。

“喂，周智新。”陈唯璞跟了上来，“以前见你或多或少是因为公事，你一下子认不出来也正常，不必自责。”

我低着头走路：“谁自责了？”老子是羡慕嫉妒恨！

他说：“这样吗？我们私底下多见几回你就习惯了。”

我脸上一烫，小声嘟哝说：“不要脸，你自己回去吧，有缘再见。”妈蛋，作为一个制服控，我更喜欢看你穿西装好吗？！

他凑了过来：“不是吧？你说要来接我，我就没让吉哥来，现在你叫我自己回去？”

我偷偷看了他一眼：“老司机没跟着你出差？”

“没有。”

“你一个人跑来跑去？”

“嗯。”

“那不是没人照顾你了？”

“我一个人在外国生活了好多年，这点自理能力还是有的。”

“你今天话好多。”

他轻声说：“因为，我今天很高兴。”

我问：“工作的事解决了？”

他说：“嗯，一半。”

“还有一半呢？在飞机上捡到钱了？”

他揽过我的肩膀：“一下飞机，就见到你了。”

“痴线。”我别过脸去，咬紧下唇避免自己笑得太荡漾，“你行李呢？”

“没带。”

“这怎么过日子？”

“带着钱了。”

“你不是老叫唤没钱吗？”

“我有卡。”

“我真的很想踩你两脚。”

“明天再踩，我现在有点累。”

“累就少说两句吧你！”

送陈唯璞回家的路上，他大概真的太累了，一直在睡觉，我偷偷瞥了几眼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他，不禁感慨，我去，明明都是人，这货咋能长那么好看呢？世道不公啊！趁着红灯，我转过头仔细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我就花痴不起来了，接机大厅比较亮堂还不至于觉得，昏暗的灯光下，浅眠着的他眉头紧锁满脸倦容。

两个小时候后，到了李曦家对面那个小区，我知道陈唯璞住在这但不知道具体哪幢几单元，他还没醒，我只能把车停在路边。我趴在方向盘上，伸手轻轻拨开盖在他左眼上的刘海，“我去！”陈唯璞突然抓住了我的手，把我吓得头发都立起来了。

他缓缓睁开眼，转过头看着我，笑了。

我抽回手问：“你醒了？”

“一直没睡着。”

“你住几幢？”

“16幢1单元。”

“好。”我发动车。

“你要上去坐坐吗？”

“不了，你早点休息吧。”

他轻声说：“没关系。”

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应下了：“好。”

陈唯璞的家非常整洁，装潢家具只有黑白灰三个色调，没有多余的装饰，整一个性冷淡的风格，这么看来他要真信奉柏拉图我也不会觉得奇怪。一进屋鞋子还没换，陈唯璞喊了声：“知心。”

“嗯？”我以为他在叫我。

“不是叫你。”他回头对我笑了笑，这时里屋哒哒哒跑出来一只圆头圆脑的三花猫，陈唯璞一把将它抱起来，说，“知心，你有没有好好吃饭啊？”

我不满地抗议：“你非要给猫起这种名字吗？”

他把猫举到我面前：“你看，和你多像。”

我看了那只猫一眼，这圆脸圆眼睛还真有点……我问：“你买的？”

他说：“不是，我刚搬来第一天在楼下的花坛里发现了它，它的脚受了伤，我就把它捡回来了。”

“好可怜。”我伸手去摸猫脑袋，它一点也不抗拒我，反而舒服地闭上了眼，还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叫声。

陈唯璞说：“看来知心很喜欢你。”

我收回手：“麻烦你给它换个名字行吗？”

“不行。”陈唯璞把猫放下，猫哒哒哒跑开了，他转过身带着意义不明的笑挑衅般地看着我。

我说：“人公的母的你经过人同意没你就瞎给它起名字？”

“公的，知心。”话音刚落，猫又哒哒哒跑过来了，陈唯璞说，“你看它同意的，知心，玩去吧。”猫又哒哒哒跑开了。

“好吧，我服。”总比明明是只白猫却叫小花还是只母猫要靠谱点。

“可惜，公的三花猫没有生育能力……”他说这话时一脸的悲天悯人，在我看来却是面目可憎。

“我回去了你洗洗干净睡吧再见。”我气得没法没法的，转身就要走。

“周智新。”

“再见！……哎！”陈唯璞抓住我的手腕，上前一步按着我的肩膀轻轻将我推到门后，手臂缠着手腕，身体贴着身体，他垂眼看我，我尽力压制住心跳与呼吸。

他问：“蓝水仙？”

我说：“你还是养条狗吧，一定跟你更亲。”

他将视线移至我的嘴唇，然后低下头，我闭上眼……

双唇相触，一个温柔又悠长的吻，就像他一样，几乎将我融化。

直到我的呼吸微微急促了起来，他才放开我，没等我作出任何反应，又将我拥进怀中，他抚着我的后背，轻声说：“我很想你。”

“我……”把后面五个字硬生生吞了下去，我拍拍他的手臂，“你不是说累了吗，早点睡吧。”

“再陪我五分钟。”

“好。”我又闭上了眼。

空旷的屋子里安静的只能听到时钟的滴答声，一分一秒的过去，毫不留情。

“明天早上九点我去接你。”

“嗯，不早了，我真的要走了，你也真的该睡觉了。”我推开他，指指他的脸却不敢看他，“这两黑眼圈要吓死人了。”

“我送你下去。”

“不用，送来送去太麻烦，我走了。”

“路上小心。”他帮我开门，“到家了打个电话给我。”

“我又不是小女生，你还是早点睡吧。”他没说话扒着门瞪我，我立刻妥协了，“行行行，大概二十分钟，你再撑一会儿。”

“嗯。”他的嘴角勾了起来。

陈唯璞执意将我送到电梯口，用他的话来说，那天晚上直到电梯门关上了他才不依不舍地回去，还站在窗口望着我，直到我的车消失在他的视线里。

我想，哪怕他对我只是一时兴起，曾经拥有过这几许温柔也值了。当时，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么心照不宣地走下去，在某天某个契机下和世间所有爱情的开场白一样，他对我说：“我喜欢你。”我说：“我也喜欢你。”或者反过来，我们就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

但第二天，也就是那个黑色星期五所发生的一切，让我直至今日都懊悔不已，如果时光能倒流，我一定不会答应陈唯璞陪他去 S 市，确切的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提到那个该死的，让我和他都痛不欲生的城市。

第 59 章 我喜欢他

陈唯璞加了我的微信，他的头像是他家那只太监猫，我端着手机左看右看，嗯，可爱归可爱，始终是只太监。我特别好奇陈唯璞的朋友圈里会有些什么内容，就连我这种不喜欢把

家长里短拿出来晒的人也嘚瑟显摆过几回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不知道他会不会和他的同行一样隔三差五炫耀炫耀今天公司拿了几块地明天成功盖了几幢房。我迫不及待点开去看，大失所望，一片空白啥玩意儿都没有，他果真性冷淡。性冷淡就性冷淡吧，脸好看就行。

我感叹道：“怪胎，太难捉摸了……”难捉摸就难捉摸呗，身材好就行。

这天的天气非常糟糕，阴冷阴冷的，一副要下雨的架势，我妈让我带上伞，我一脸得意：“有宾利接送，还要什么伞？”最后五个字的语调上扬得欠抽。

周智美正往脸上糊粉底，从我妈身后飘过，瞥了我一眼：“哟，出息了，不玩挨踢男傍上大款了？”

我说：“法令纹卡粉了大姐，化妆技术不行就老实点坐着别到处蹦跶。”

“你！”周智美冲过来要打我，我连忙转身闪进了厕所锁上门：“我急着出去我先用厕所！”

周智美骂道：“周智新！你出来！老娘还要上班的！”

“你又不打卡，你急个屁！”

“你个死同性恋！”

“嗯哼？”

也许是周智美的诅咒，我洗澡，水忽冷忽热；我刷牙，掰断了牙刷；我刮胡子，在下巴划了道小口；我洗脸，把牙膏错当成了洗面奶；我拍须后水，手一抖瓶子应声掉地洒了二分之一，妈个鸡老子新买的！刚拆封！擦身子扯破了毛巾；梳头发把梳子折成了两半，最后脚底一滑险些摔个狗吃翔，幸好我眼疾手快扶着马桶站稳了。从厕所出来就像去鬼门关走了一遭，我擦擦额头上的冷汗：“妈，一会儿按今天的日期帮我买张彩票，绝对能中不少钱。”

想到要坐6个小时的车连屁都不能放我就蛋疼，再一想，天呐~能和陈唯璞相处一整天啊……我捧着我的小圆脸，拼了！下刀子老子都不怵！

我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十分钟，陈唯璞也正好赶到，车缓缓开到我面前，我弯腰向刚打算下车的他摆摆手，车门开了，我很自觉地坐到了他边上。

陈唯璞说：“早。”

作为一个打小没礼貌从来不尊老爱幼的人，我不太习惯这种社交用辞，很勉强地笑了笑，应道：“早。”

“……早饭吃过了吗？”他似乎更勉强。

“哈，哈，哈，吃过了，你呢？”

“哦，我也吃过了。”

“这样啊，吃早饭挺好的。”

老司机和我打招呼：“周先生早啊。”

“早……早……”我硬挤出一个苦笑。

陈唯璞看看我，然后不太好意思地移开视线盯着地毯，我看看他，也不好意思地转过头看着副驾驶座的椅背，沉默……死一般的沉默……

哎哟我去，尴尬的就跟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经别人介绍相亲初次见面的厂哥厂妹一样……陈唯璞平时就一冷面痴汉完全不是这种娇羞纯情少年的作风，回了趟老家吸了几口雾霾返璞归真了？还是被他爹知道他在外头胡搞瞎弄把他头朝下吊起来打了两顿终于老实了？他是老实了，那寂寞饥渴的我该怎么办？！周智新！陈唯璞临阵缩卵没关系，你可是个老司机！把你平时调戏良家直男的本领都拿出来啊！我不动声色地深呼吸，鼓起勇气说：“那个！”

“那个……”他顿了顿，又看了我一眼，“你先说吧。”

好，我说，别紧张周智新！先寒暄几句问问他昨晚睡得好不好早上起来累不累而已，能有多难？于是我大声问：“……我的体检报告出来了吗？！”

他显然没反应过来，愣在那眨眨眼，突然笑了：“还没，要十个工作日。”

我梗着脖子：“出来了，麻烦你交给我！谢谢！”

“喂……”他柔声问，“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我指指他的右手：“你不紧张，你抓着裤子做什么？”

他垂眼一扫，立马松开手：“嗯，有点，有点冷。”

我盯着他，他也看着我，“……噗！”我和他对视了几秒，一起笑了出来。

“体检报告？你怎么想出来的？”陈唯璞揉揉我的脑袋，“还不如问我今天要去的项目是个什么情况。”

“哦，陈总，今天要去的项目是个什么情况？”我嘟哝着挥开他的爪子，“哎呀，谈公事了，严肃点。”

“也是。”陈唯璞难得嬉皮笑脸了一回，我还没来得及多看两眼，他瞬间收了表情换上副扑克脸，拿起手边的Ipad递给我，“第一部分是外立面效果图，第二部分是室内装修效果和户型图，第三部分是苗木和景观效果图，你先看一下。”

我接过Ipad仔细地翻看了一遍，眼睛越瞪越大，最后惊叹道：“好复古精致的巴洛克建筑！太牛逼了！放眼全中国也没几家公司有这种魄力和胆气开发这么一片别墅区了吧？投资多少？”

“行业机密。”他勾着嘴角看了我一眼，“你也太夸张了。”

“不是我夸张，这已经属于艺术品了，真的能整出来吗？”

“都快交付了，你说呢？”

“真的？！那我一定要去看看！”

陈唯璞的脸上透着些许自豪，语气却轻描淡写：“你该多出去见见世面了，只要舍得花钱，航空母舰我也能给你整儿出来。”他突然冒出来一嘴京片子，我抬起头好奇地看着他，他问：“怎么了？”

“哦，没事。”差点忘了他是北京人，我摇摇头，感叹道，“牛逼！除了牛逼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有兴趣接受这个挑战吗？”

“有有有！我早就想尝试下巴洛克和哥特了！一直没这个机会，但是……”我怯生生地问，“万一搞砸了怎么办？”

他想都没想就说：“我负全责任。”

“然后呢？”

“然后？然后坐你家超市门口和你一起卖彩票。”

“我说，你咋还惦记着我家的彩票机呢？”

他侧过头看我，半眯着的眼里全是笑意：“这就叫未雨绸缪。”

“嘁！”我别过头去，撇了撇嘴，“居然对老子这么没信心……哎呀！”

陈唯璞终于恢复了冷面痴汉本色，很顺手地勾了我的脖子将我整个人揽了过去，然后亲了亲我的眼角，沉声说：“我当然相信你。”

我点点头：“嗯，我也相信你……的眼光。”

“周智新！”他不满地抗议，胡乱地揉了揉我的脑袋。

“别玩了，说正经事呢！”我推开他坐直身子，握紧拳头直视前方，“我现在干劲十足！觉得自己可以得鲁班奖了！”

“要得也是我得吧？”

“我起码有5%的功劳。”

“有道理，这样吧。”他说，“为了提前庆祝我司荣获鲁班奖，今天完事儿以后我请你吃饭。”

“好！”

“嗯，S市有家北京烤鸭非常正宗，想去吗？”

“烤鸭？”口水都流下来了，我像小鸡啄米一样狂点头，“吃吃吃吃吃！我不挑食！”

“知心也不挑。”

妈蛋，还敢提那只太监猫，我冷哼一声：“就你这不务正业的样，还想拿鲁班奖？工作吧！”

接下来，陈唯璞花了半个小时向我详细介绍了项目全况，我简单的和他交流了一下初步的看法，陈唯璞不太爱说话，只是默默听着我叨叨叨说个没完，等我说累了歇口气的空档，他才谈两句自己的理解和建议，让我很意外的是，我们两个的想法和思路居然完全一致，这是和我共事多年的庄子乐黄学平都无法达到的默契，我顿时对陈唯璞产生了一种英雄惜英雄的敬佩之情，真是有内涵啊大哥！相见恨晚啊大哥！我们立马插香烧黄纸结拜吧大哥！当然，结婚也行……

后来的三个小时，陈唯璞是睡过去的，他太累了。我睡了不到十分钟，醒来以后靠在车窗边侧过身子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我从包里拿出本子和笔，将他的睡颜画了下来，纤长浓密的睫毛，高挺的鼻梁，薄削的嘴唇，线条鲜明的下颚……他真是个被上天眷顾的人。没有任何杂念，我的脑海中只有四个字，我喜欢他。然而，关于陈唯璞这个人，他的喜好，他的憎恶，他的过去，我都一无所知，我需要时间将我和他之间的这片空白逐一填补直至毫无隔阂。

“你傻笑什么呢？”他醒了，声音有些沙哑。

“啊？什么？”我飞快地将本子和笔藏到身后，腾出右手来摸了摸脸，“我没笑啊。”

他没说话，只是怔怔地看着我，一双眸子雾水氤氲浸柔了往日里的凌厉尖锐，说不出的迷离……

第 60 章 后来的事（一）

陈唯璞每次睡醒后会有 30 秒重启系统的懵逼时间，这半分钟里我可以尽情地将他搓圆捏扁肆意妄为，但秒表一定要掐好，不然时间一过还敢动手动脚立马会被反草。这是我实践多次后用血与泪的惨痛经历得出来的结论，不过也是后话。

以上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脆皮小云麓没事别去调戏残血的天机爸爸荒火舅舅，一个暴虎砍两刀，一个刚身一锤子，够你看那一朵朵菊花爆满山。

下午 3 点，顺利到达 S 市项目现场，不知道是因为这座城市带给我伤害已经随着时间逐渐退去还是我迫不及待想亲眼观摩那么霸道的楼盘分散了注意力，我跳下车神清气爽，蹦跶了两下，哈哈！小丁丁到菊花的中间段一点都不疼！一点都不疼！

老司机去售楼处休息，我又像幼儿园老师一样领着蒙头瞎转的陈唯璞抬头瞎转，“哇……我这是到罗马了吗？”眼前这片华丽奢侈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建筑让我瞠目结舌，激动地嗷嗷乱叫拿着手机左拍一张右拍一张，刚想问陈唯璞是哪个设计院的手笔，一回头，他不见了。我只好一边目不暇接感叹着牛逼真牛逼一边耐着性子去找他，最后在一个莫名其妙的犄角旮旯里发现了他，他老神在在地看着这个摸摸那个越走越偏，我抓着他的袖子把提溜出来，如此重复了三遍老子实在没法忍了，警告他：“再乱跑，打断你的腿！”

“我在检验工程质量。”他若无其事地揽过我的肩膀，“不能放过任何一处细节。”

我耸肩甩开他的爪子，继续拍照：“总平图是白看了吗？怎么还会走错路。”

他问：“看三张满分的高考数学卷子就能考满分？”

“诡辩！”

“你换过手机了？”

“是啊，之前那个进水了。”

“怎么又买了个一模一样的？”

“你管我？”

“……等等！”我疑惑地瞪他，“你怎么知道？”

“这个明显更新一点。”

“你瞎猜的吧？”

他说：“方向感已经不太好了，再没这点洞察力，我还是帮咱妈卖彩票去吧。”

我推开他说：“你要不要脸，谁跟你咱妈了？！”

他笑了笑，没往下接话，迅速切换成了严谨的工作用脸，他仰起头望着面前这座富丽堂皇的钟楼：“怎么样，能打几分？”

我问：“满分多少？”

他说：“100。”

我说：“那80吧。”

“还有20呢？”

我也仰起头，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留给我。”

似有默契般的，我与他不约而同地转过头看向对方，相视而笑。

“周智新。”

“嗯？”

“一会儿和你说件事。”

我的好奇心就上来了，忙问：“什么什么什么？现在不能说吗？”

他说：“现在专心工作。”

“好好好！走走走！”我拽着他的胳膊，催促道，“赶紧的！你别再瞎跑添乱了。”

他看了我一眼，抓住我的手腕轻轻挪开，然后握着我的手，十指相扣：“这样不就好了。”他转身牵着我往前走。

这还怎么让人专心工作啊喂！我问：“去哪？”

“带你去看一下中央公园。”

“……这个方向是出去的。”

“哦，你带路，我跟着你。”他回头，对我微微一笑，我心动不已。

走完整个工地已近六点，我饿得头晕眼花腿脚发软，陈唯璞一句“去吃饭”我差点给他跪下谢主隆恩了。

我立马振作起来：“烤鸭！”

他说：“对，烤鸭。”

“这个点过去会不会很挤？”

“已经订好位置了，走吧。”

“走走走！对了，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

“回去的路上有的是时间说。”

“能先说再吃吗？”

“不能。”

“那好吧，先吃。”

现在回忆起这些，我真想抽自己两巴掌，当时如果能强硬点撒泼耍赖让陈唯璞先说完又或者临时变卦吃别的去，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了……

第 61 章 后来的事（二）

我冲在最前面蹦蹦跳跳跑进烤鸭店环顾了一圈，装修摆设挺上档次，就是冷冷清清的，我问：“呀？怎么没几个人？”

身后的陈唯璞跟了上来：“可能今天运气好，吉哥，你也跟我们一起吃吧。”

老司机说：“好。”

拿起离我最近的那张桌子上的菜单随手翻了翻，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客人这么少了，老子差点晕过去：“860 一只？！这鸭吃什么东西长大的？你们北京的烤鸭都这么贵吗？！”

“请你吃 180 一只的也说不过去。”陈唯璞抽走我手里的菜单放回桌上，顺势搂着我往里走，“坐包厢还是大堂？”

嘿！既然你这么大方，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大堂吧，三个人坐包厢多浪费。”我回头讨好老司机说，“对吧？老司机。”

老司机说：“对。”

走到一张八仙桌前，我说：“要不就坐这吧。”

陈唯璞有些迟疑地问：“……这？”

我转头看他：“不行吗？”

他说：“你决定。”

“坐吧坐吧吃饭啦~”我喜滋滋地一抬眼，看到对面桌一个非常面熟的男人正盯着我，我被他炙热的眼神吓了一跳，无意识地往后退了一小步……

怎么是他？！

我在心里默默感慨，真是冤家路窄天意弄人，居然在这个时间，这种情况下和前任偶遇，前任还带着老婆和孩子。他比以前胖了很多，头发也稀疏了，满面油光，正是我最讨厌的那种模样，我该不该庆幸已经和他分手了？

我面无表情瞥了他一眼，他的神色顿时有些慌张，哈？你怕什么？你以为我会无聊到过去拆穿你吗？我转身背朝他们坐下，可是那两股如尖刀般的视线仍刺得我背脊发凉。

陈唯璞坐在我对面，他问：“要不要换包厢？”

“啊？不，不用了。”

“你想吃什么。”

“随便，我不挑食。”如芒在背，我艰难地挤出一丝笑。

“好。”陈唯璞对老司机说，“吉哥，麻烦你帮我们点菜。”

“是。”老司机看了我一眼，起身走开了。

我拿过筷架，低头把玩着，大概是心理作用，我感觉身后那个人他还在盯着我，这种滋味非常难受。

陈唯璞轻声问：“你们认识？”

“啊？！”我抬起头，求助般地看着他。

“你后面那个。”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从你踏进这门口开始，他的视线就没从你身上移开过。”

“啧。”我不耐烦地叹了口气。

“……前任？”

“嗯。”我点点头。

“要不要换地方？”

“不用，和平分手互不相欠，没必要躲着他。”

“你这副表情，还能安生吃饭？”

我无奈地冲他眨眨眼：“我现在饿得能吃下三只烤鸭，你可别心疼钱。”

他捏捏我的脸：“随便你吃。”

我小心翼翼地试探他说：“……你不介意吧？”

他探过身子凑近我，低声问：“说实话吗？”

也难怪我经常怀疑陈唯璞到底是不是近视，透过眼镜片看他的双眼，神采奕奕，我说：“反正不想听假话。”

他说：“我们把他麻袋套头打一顿？我套麻袋你来打？”

“哈哈哈哈哈！”他一句话驱散了我头顶上的乌云，我笑得一时得意忘形伸出手指戳了戳他的额头，“有病啊你！……哦！”我缩回爪子，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习惯了。”

“没关系。”他却柔声说，“这样的周智新才可爱。”

我抿着嘴点点头，然后举起手：“那个，虽然现在说这个不合适，但是……我想上厕所。”

“去吧。”

“你可别偷吃啊！”我一边警告他一边站起身，向左右两边望了望。

陈唯璞指指我身后：“直走到底，右转。”

“你怎么知道？”

“周智新，你做VI系统的，难道从来不看指引的吗？”

“哦，这跟吸粉的不卖粉是一个道理。”我从容地转身，目不斜视朝陈唯璞指的方向去了，妈蛋，不对啊，怎么轮得到一个路痴来告诉我厕所在哪？！

哟呵，到底是一只烤鸭卖860的黑店，厕所逼格也挺高，纯中式装修古色古香，于是我的职业病就犯了，一边尿尿一边研究这个东西设计感很强那个东西颜色搭配得真好，“不错不错。”

我正在洗手，身后的门开了，我抬头从面前的镜子里看到，进来的不是别人，是他，他进来以后反手就把门给锁了……

我心里一惊只好装作没看见，抽了两张纸巾擦干手镇定地转身，谁知道他已经站在我身后，我险些撞上他，“抱歉，借过。”我往右边挪了一步想避开他出去，他也上前一步用身体挡住了我，表情扭曲又狰狞眼睛瞪得很大，死死盯着我：“智新……”如同从地底传出来的嘶哑声音。

他这样子让我有点害怕，我僵硬地笑了笑说：“……是你啊。”

“智新，好久不见了。”

“嗯，是挺久了。”

他突然抓住我的肩膀将我狠狠地扔到一边，我本也不是个身手敏捷的人，一阵头晕目眩撞到了实木墙上，后背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我吃痛倒吸一口凉气，随即紧咬住下唇不让自己喊出声，挣扎了两下徒劳无功，我说：“你放手好吗？”

“好，好，我听你的，我都听你的，你别生气，你别生我气。”他松开我，胡乱地扫视我的脸，喘着粗气语无伦次，“智新，智新，让我好好看看你，智新，智新，你还是这么好看。”我厌恶地别过头去。

他不停地叫着我的名字，我任由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直到他渐渐平静下来，我才壮着胆说：“你没事了吧？我要出去了……”

“出去？……为什么要出去？”陡然间他变得比刚才更凶神恶煞，仿佛下一秒就会咬断我的脖子，他捧着我的脑袋吼道，“外面那个男人是谁？！你为什么会和他在一起？！你们当着我的面勾肩搭背有说有笑，你当我是什么？！周智新！我那么喜欢你！你怎么可以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啊？！”

我想掰开他的手，但是他的力气实在太大了，我喊道：“苏郁！你冷静点！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们已经分手很久了！”

听到这话，他立刻停止了所有的动作，愣了许久，继而自言自语道：“分手了？哦，对，分手了，和智新分手了……”他慢慢放开了我，垂眼在地上看来看去，失魂落魄，“是啊，和智新已经分手很久很久了。”

看到他这副样子，我有些不忍，小声问：“你没事吧？”

他哀怨地看了我一眼，泪水夺眶而出，一把抱住我痛哭流涕：“智新，太好了，又见到你了，我好想你！整整 430 天了！我夜夜都会梦到我们还和从前一样一起玩游戏一起聊天，智新，我真的不能没有你！你拉黑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我向你的朋友打听你的近况可他们没人肯告诉我，我实在太想念你了！我以为这辈子都没机会再见你一面，既然你又回来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呵，还真是老掉牙的台词，不仅连外形，他就连内心都变成了我最讨厌的样子。

“你真让我恶心！”我用尽全身力气推开他，他一个踉跄摔倒在地上，我冷眼俯视着他，“说话小声点，你老婆孩子在外面，当心被他们听到。”

他没有站起来的意思，瘫坐在地上，疯了般又哭又笑：“哈哈哈哈哈，老婆？孩子？哈哈哈哈哈，你是介意他们吗？没有他们你就会和我重新开始吗？”

我说：“一不介意，二不会，其实看你老婆孩子热坑头过得挺好，我替你高兴还来不及，可是苏郁，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我记得曾经的他成熟稳重又可靠，眼前这个人让我感到很陌生。

“你没试过当然不知道，爱会让人发疯！”他就像真的疯了一样胡乱抓着自己的脑袋。

“我也不想试。”太难看太难堪了。

“周智新！”他突然指着我骂道，“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能说出这种话来？你为什么能那么干脆地和我说断就断连一点留恋都没有？你一直是在玩我吧？你从来就没在乎过我是吧？你就是个无情无义的贱人！”

我冷笑着摇了摇头：“我不在乎你，就不会因为你一句你牙疼我就心疼得睡不着；我不在乎你，就不会因为你想要那双限量版的球鞋 S 市买不到，我一下班就跑遍全杭州市的专卖店一家家帮你找连晚饭都顾不上吃；我不在乎你，就不会因为怕错过你的电话连洗澡都把手机随身带着看到你的短信立马擦干手回复，这些话我从来都没有对你说过，今天和你说这些是想告诉你，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全心全意地对你毫无怨言和保留，分开以后希望你能放过自己也还我自由。”

“你别骗我，也别骗你自己，你还在乎我的是不是？我不相信你不爱我了！我知道你还在乎我的！你肯定还在乎我！”他跌跌撞撞地站起身，冲过来掐住我的脖子，用哄小孩的语气对我说，“智新，智新，你忍一忍，我先杀了你，我再下去陪你，这样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谁也没办法分开我们，你别怕，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他死死掐着我的脖子手劲越来越大，我已经无法呼吸了，拼命地挣扎：“救……命……”

他捂住我的嘴：“嘘……别喊啊智新，会把坏人喊进来的，坏人会分开我们的，你乖啊，不要出声。”

我闭上眼，痛苦地从被他钳制的喉咙里挤出三个字：“陈……唯……璞……”

砰的一声，我睁开眼，应我召唤而来的那个人一脚踹开门走了进来，他脸色一沉，飞快地走上前拉开苏郁抓住他的衣领冲着脸就是一拳，苏郁毫无防备地被击倒在地。陈唯璞扫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伸手把我揽进怀里，轻轻抚着我的背：“还好吗？”

“没事。”我剧烈地咳着，好不容易才缓了过来。

“嗯。”陈唯璞搂着我往外走。

“智新！”苏郁踉踉跄跄站起身。

我回头说：“你不想和这扇门一样就别追过来了。”

第 62 章 后来的事（三）

我问：“不管他了吗？”

陈唯璞反问：“你要管？”

“不……”

“只揍了一拳太便宜他了。”

陈唯璞将我护在身边，我偷偷看了他几眼，他的脸色非常难看，我怯生生地问：“那个门，要赔的吧？”

他说：“这家店是我二伯开的。”

“……哦。”想到他的家世，我就像被推进了万丈深渊，眼前一片漆黑。

“不吃了，回去。”

“嗯。”

他握紧我的手，关切地问：“要不要先去医院？”

我摇摇头，明明难过地喘不上气来也要装作没事人一样，直到上了车陈唯璞也没松开我的手。

他说：“对不起，他进洗手间的时候我就应该……”

“别说了。”我把手抽回来，打断他，“与你无关。”

“智新？”

“没事。”我转头看向窗外，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

“智新？”

“嗯？”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你说吧……”我知道他想对我说什么，可经历过刚才那一劫后我也知道我该怎么正确的回应他了，因为害怕这一刻的到来，我只能在心里求他，别说了！你什么都别说！

“在这种状况下，可能有趁人之危的嫌疑，但我还是想对你说，周智新，我喜欢你。”

我绝望地闭上眼，我等这句话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了，没有想象中的激动和兴奋，这段日子里，那道无解的题目被我对陈唯璞的感情掩埋得太深，今天终于暴露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除了认输、逃避和放弃，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我问：“你是纯 1 吧。”

“……对。”

“纯 1 最终都会选择结婚，百分之百。”我颤抖着不敢看他。

“我不会。”

“都是这么说的。”

“你能先听我说完吗？”

“嗯……”

“很抱歉现在才告诉你，相识不久因为几分好感就说喜欢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对你对我都是，我希望我们能互相多了解对方一点。刚才那件事后，我很自责，我不应该这么拖着，我很想保护你……智新？你有在听我说话吗？”

“一般情况下，最先说‘我喜欢你’的人往往是最早提‘我们分手吧’的那个。”我咬着牙说出这句话时，就像亲手拿刀一次又一次解剖自己的心脏。

“你不相信我？”

“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好吗？”我不傻！我知道你对我的好，可是你想过没有，就算我们在一起了，总有那么一天，你的父母希望你能像普通人一样结婚生子，白发苍苍的他们对你说看不到你成家立业传宗接代连闭眼都不安心，你怎么办？尝试着去说服他们？你会忍心忤逆两个老人的期盼伤透他们的心，执拗地跟一个男人相守终生？再看看你的身份你的背景，如果又有那么一天，公司的存亡、员工的生计只能靠你的婚姻来拯救，父母把仅剩的希望全寄托在了你身上，你真的能狠心抛下所有人，固执地陪着一无所有的我去流浪吗？就算你肯我也不愿意让你背上一身不孝不仁的骂名！

他说：“好，不讨论，你直接给我一个答案。”

“对不起……”对不起，我也喜欢你，可是我们不该开始，也不能开始，一旦踏出这一步，我和你的下场凄惨的更甚我和苏郁，我或许会和他一样，无视廉耻跪在地上乞求你偶尔的一丝温存，然后，你和我，都变成了我最厌恶的那种人。为了你被人唾弃我不在意，但是你绝对不能因为我落人话柄。

我们这样的人，注定不会有好结果的。

这些话我不能对你说，我知道，只需你一个承诺，我所有的决定都会烟消云散，我尝试过施兵布阵一整夜，第二天你一声的“晚安”，我立刻溃不成军。

好难受，比死都难受。

他问：“你不接受我，是因为他吗？”

我说：“不是……”

“给我一个理由。”

“对不起……”

“你不需要道歉，而且，我也不会放弃。”

“还是算了吧。”放了我让我走，不然我真的会死……

“如果我不同意呢？”

“停车。”

“智新？”他来握我的手。

我躲开了，还是不敢看他，重复了一遍：“停车！”

他急了，问：“你要干什么？”

“停车！你再不停我自己跳了！”

陈唯璞叹了口气，妥协了：“吉哥，停车。”

我打开车门就跑，他追了上来，拉住我的胳膊问：“周智新！你去哪？”

我低着头：“你别管我。”

他说：“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突然……这样？”

我说：“算我求你了，让我冷静一下好吗？”

“至少也要让我先送你回家。”

“我自己可以回去。”

“如果我不同意呢？”

我猛地甩开他的手，抬起头瞪着他，像个泼妇一样质问他：“你不同意又怎样？我想做什么事就非得经过你的同意吗？那你经过我同意了吗就对我动手动脚又亲又抱的？”你经过我同意了吗就擅自闯进我的心里？你经过我同意了吗就让我喜欢上你？你经过我同意了吗就对我这么无微不至？你经过我同意了吗就告诉我你也喜欢我？

“智新，你别……”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么不知所措的神情，“抱歉……我……”

你别再说了！别再说了！“都过去了。”我摆摆手转身，“你回去吧，我没事，你也别跟着我，不然别指望我再搭理你。”

我没敢回头，又一次落荒而逃。

这个时间点，回杭州的大巴已经没有座位了，我站了整整六个小时，靠在驾驶座旁边的扶栏上看着窗外摇摇晃晃昏昏暗暗的天与地，脑子里一片空白。到杭州正好十二点，天空飘着零星的小雨，刮在我脸上冰冷冰冷的，我走了好一段路才反应过来，没有地铁和公交了我还可以打车啊……

我刚从计程车上下来，小雨瞬间升级成了倾盆大雨，我呆呆地一步一步往家走。

进了家门，周智美正好从厕所出来，她看到像落汤鸡一样的我，愣了愣，连忙转身回厕所拿了块干毛巾来给我擦头发：“你怎么回事儿啊？！”

“姐……”我可怜兮兮地看着她。

“怎么了啊？你有事说啊！干嘛把自己折腾成这样？！姐得多心疼啊！”

我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再也忍不住，捂着脸嚎啕大哭。

“周智新！你怎么回事啊你！”她蹲下来抱着我问，“哭什么啊？有什么好哭的？！”

我把脸埋进她的臂弯里，我说：“姐，我好痛啊，姐，我好痛啊……”

她轻轻拍着我的背：“你这傻瓜！”

一场无情的大雨让我犹如醍醐灌顶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我之所以不相信爱情，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如此深爱过一个人，我现在所承受的一切，都是在为自己曾经因对爱情的不屑造成的业障自食孽果，我应得的。

第 63 章 爱，别，离。

之前的感冒还没好利索，又在寒夜里淋了场大雨，当晚我就烧得神志不清又一次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昏睡了整整三天，不停地重复地梦着从我初识陈唯璞的那天起直至黑色星期五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梦境在我逃跑后戛然而止接着就像倒带一样回放到最初重新开始，周而复始。本该是当事人的我却像个旁观者，我看到陈唯璞说喜欢周智新时的坚定，我看到周智新转身后陈唯璞的绝望，我能读懂那两个人的痛，但是我无能为力。

传说中的第十八层地狱里其实什么都没有，只会让身处其中的人循环经历一生中最让他痛苦的三件事——爱，别，离。

我睁开眼第一个看到的还是黄学平，他正坐我边上削苹果，我轻轻咳了两声，他回过头见我醒了立马凑过来关切地问：“智新你活啦？渴不渴？饿不饿？要不要叫医生？”

我摇摇头。

他苦着脸：“你都睡了三天了，很难受吧？”

我点点头。

他说：“哟，这得多难受啊，我和乐乐刚来就看到你睡着了还吧嗒吧嗒掉眼泪，你姐说你自打昏迷了以后就一直哭没停下来过。”

我张开嘴艰难地喘了两口气，哑着嗓子问：“乐乐呢？”

“找医生问你的情况去了，我说你怎么搞成这样了？”

“别提了。”

“怎么能不提？你姐差点没把我跟乐乐吊起来严刑逼供，到底是谁把她的宝贝弟弟伤成这样。”

“你们，你们没告诉她什么吧？”我挣扎着想起身，周智美一旦闹起来，跟孙猴子没区别……

“别别别紧张。”黄学平把我按了回去，“我哪敢？我说了，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

我非把那王八犊子拆了喂狗！”

“你们千万什么都别和她说，她那个脾气……”我松了口气。

“我当然有数。”黄学平坐了回去，迟疑片刻问，“是陈唯璞吧？”

“和他没关系，我自己倒霉。”

“你这是什么话？还有……”他指指我的脖子，气愤地问，“你脖子上这五道手指印是怎么回事？他掐你了？”

抬手摸了摸脖子，还有点刺痛，我叹了口气，怎么会是他呢，他那么的……那么的……爱惜我……

“智新？”庄子乐回来了，三步跨到我床边，“你好点了吗？”

我勉强地笑了笑：“让你担心了，我没事。”

庄子乐伸手对黄学平说：“苹果拿来。”

黄学平把苹果往身后一藏：“我削来自己吃的。”

庄子乐不耐烦地说：“快给我，你要吃再削一个！”

“你真是不懂智新，他不喜欢吃苹果的！”黄学平撅起嘴对我卖萌，“对不对啊智新？”

庄子乐瞪着他：“我数到3你拿过来。”

黄学平说：“削皮好麻烦的。”

庄子乐说：“你可以连皮吃。”

看他们两个打打闹闹，我心情好了很多，我说：“乐，我最讨厌的就是吃苹果了，让平平吃吧。”

“你看，我说了他不喜欢。”黄学平得意地把苹果拿了出来咬了一大口，“这一袋他懒得吃，迟早会风干成核桃那么点大，太可惜了，我帮他消灭两个。”

庄子乐白了他一眼，俯下身低声问我：“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我说：“没什么胃口，你也别麻烦了，坐着吧。”

“冰糖雪梨吃不吃啊？”俞小鱼提着一个保温壶进来了。

“呀！怎么还要小鱼总亲自跑一趟。”我吃力地坐起身，庄子乐赶紧把我扶稳，往我背后塞了个枕头。

“你病的这么严重，我当然担心了。”俞小鱼把保温壶放在桌上倒了一碗冰糖雪梨递给我说，“喝吧，我下班赶回家里炖的，可能火候不太够。”

黄学平说：“没关系，反正他喝不出来。”

俞小鱼也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我接过来不好意思地说：“谢谢小鱼总。”

俞小鱼看着我们无奈地说：“你们三个最近是怎么回事？一个请完假一个请，一个刚回来一个就躺医院了。”

黄学平咔嚓咔嚓咬着苹果，感叹道：“多事之秋啊，不知道犯哪个小人了……智新，好喝吗？给我留点。”

我转头呸了他一口：“你滚。”

“哎？智新，你的脖子……”俞小鱼惊道，“怎么了啊？这一大片淤青。”

“你别动。”庄子乐伸手按住我的脑袋，仔细看了看我的脖子，黑着脸说，“谁干的？”

“啧，冤孽……”瞞是瞞不住了，我摇摇头说，“平平去把门锁上，别让我姐进来。”

“你放心，她送你妈回家了，没这么快回来的。”黄学平嘀嘀咕咕跑去锁门，又飞快地跑了回来，“你跟哥说，哥帮你出头，削他！”

我看了他们三个一圈，把我出个差吃个饭结果在厕所里遇到了苏郁我差点被他掐死最后是陈唯璞救了我的过程完完整整说了一遍。“就是这样，苏郁掐的。”

庄子乐看着我一言不发，脸更黑了。

黄学平卷起袖子骂道：“嗨，这老王八蛋，我早看他人五人六的不咋顺眼了，要不是离得远，我现在就去弄死他！”

我说：“算了，我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瓜葛。”

“别让我看到他！”黄学平放下袖子，“不过，我对姓陈的算是改观了，身手可以嘛居然一拳就把苏郁干翻了，苏郁那身板可不是个吃素的。”

“呵呵呵呵，听说姓陈的练过。”我鼻子一酸，只能用苦笑掩饰失落。

俞小鱼问：“光听你说我都心慌，你还这么镇定？一点都不怕吗？”

“不……怕啊……”我看着俞小鱼，茫然地摇摇头。我不怕吗？对啊，我当时真的一点都不怕，有陈唯璞在，我坚信他一定会来救我，才会无意识地唤出他的名字……胸口突然好闷，我费力地深呼吸。

“是不是太累了？”庄子乐连忙扶我起来，轻轻拍我的背，“烧刚退，别说太多，要不要躺下休息一会儿？”

我摆摆手：“没那么娇贵，躺太久四肢酸痛，多坐会儿清醒清醒，我手机呢？”

“好像是在这……”黄学平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拿出手机递给我。

我看了一眼：“哦，没电了……”

黄学平说：“有电，你姐说了，它老响个没完吵死了就给关了。”

“……也没什么好玩的。”我犹豫了一下，把手机塞进枕头底下，装作若无其事地说，“还是你们陪我聊聊天，说说我不在的这三天，我的儿子们想我没。”

黄学平说：“哎呦，可想死你了，特别是煤老板啊剁椒鱼头啊小坏蛋啊，你没上线，他们连口水的兴致都不高。”

我冷笑着说：“这不犯贱吗？等老子出院了，连本带利骂够他们几天。”

黄学平说：“你最讨厌的那条鱼钩好几天没看到他了。”

我心不在焉地说：“转服了吧？”那个瞎子……我无话可说。

黄学平说：“没转没转，还有那天势力战吧 balabalabala……”

俞小鱼说：“你们呀，别老是游戏游戏，不能聊聊工作上的事吗？”

我失神地抬起头问他：“那，那，小鱼总，公司最近好吗？”

俞小鱼说：“还行吧，就是你不在，你们组那三个制图没了主心骨，施工图画得乱七八糟，我早上就说他们了，画成那样也好意思问甲方要设计费？”

黄学平说：“收都收了，难道还回去啊？”

我漫不经心地说：“就是，收都收了……”

俞小鱼说：“烧坏脑袋了？你的要求一直都很高，让你看到他们画的，非把你再气回医院。”

我魂不守舍地应道：“是的是的，要对客户负责……”

闲扯了许久我有点累了，微微皱了皱眉，这时一直沉默地坐在边上的庄子乐说：“不早了，平平还没吃晚饭和小鱼总早点回去吧，我留在这等智美姐回来再走。”

黄学平傻兮兮地说：“我吃了两苹果了不饿的。”

俞小鱼扯扯他的袖子：“走吧，你没看到智新都累了吗？”

黄学平看看我，我裂开嘴冲他笑了笑，他说：“哟，笑得这么丑肯定是真累了。”他摸摸我的脑袋，“行吧，你好好休息，我们走了。”

我说：“好的，你用三浮劲滚出去。”

俞小鱼说：“不急着回来上班，把身子养好，有我帮你看着。”

我说：“谢谢小鱼总。”

黄学平和俞小鱼走了，我和庄子乐大眼瞪小眼干坐了一会儿，我神游太虚，他若有所思，我说：“乐乐，要不你也回去吧，我没事。”

他却问：“你真的不想知道谁打过电话发过短信给你？”

“啊？不，不用了……”我回过回头，庄子乐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被他盯得心虚，我狼狈地笑了笑，“除了你们两个和诈骗电话，还有谁会找我啊……”

“不看你怎么会知道？”他从我的枕头底下拿出手机，按下开机键。

“不用，真不用看！”我伸手就去抢，庄子乐站起身后退一步躲开了，“乐乐！”我瞪他，他无动于衷地看着我，我无力地往后一倒，别过头去，浑身跟针扎似得刺痛，不看我也知道是谁，看到了只会让我更难受更愧疚。

“陈唯璞……呵，42个未接电话，3条未读短信。”庄子乐把手机塞进我手里，“你以为你刚才掐头去尾尽量不提到他，我就会以为没他什么事？”

“……你别说了。”我垂眼怔怔地看着手机，“我心里，不好受。”

“他今天来过公司了。”

“啊？！”我错愕地抬起头，“他来……干什么？”

“说的好听是来看样品的……”庄子乐坐了回来，帮我把枕头按平整扶我躺下，“眼神一直往你的座位瞟，道貌岸然东问西扯赖了一下午，临走前终于忍不住问忠哥你去哪儿了。”庄子乐轻叹道，“他那种人居然也会有这么无助的时候，找不到你，他真的心急了吧……周智新，我劝你一句，没事别折腾了，把人赶走了你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只要是对他有利的事，我就不会后悔。我说：“你不懂……”

“我是不懂，我只想知道你们两个好好的为什么会弄成现在这样？”

我自嘲地笑了笑：“真心相爱的都未必能在一起，更何况我们这种……这种还不怎么爱的。”

“你这么说就太伤人心了。”

“你第一天认识我吗？我就是这种人。”

他神色复杂盯着我看了许久，刚想开口说些什么，我姐回来了，见我醒了，她冲过来抱着我的脑袋又骂又笑，我说：“大姐哟，有外人在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呀？乐仔，家丑不能外扬，你先回去吧。”

庄子乐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他说：“你好自为之，我明天再来。”

我懂他的意思，微微点了点头。

“哎哟喂，周智美，你别哭了，我还没死呢！”

“就是没死我才哭的，你这个小王八犊子！”

“呀呀呀呀！你也滚回去吧！放开我！又要晕了！”

“你三天没洗头我以为我愿意抱着你这颗臭头啊？！”

手机响了，我一个激灵。为什么今天才发现，天下贰的登录音乐这么刺耳……

我昏迷的时候无比想从那场反复的噩梦中醒来，可是醒来以后要面对却的是无止境的折磨，我对他，他予我……

还是别醒好，至少我可以再多感受几遍他给过我的温柔。

第 64 章 既幼稚还自以为是

那时的我既幼稚还自以为是，不管不顾陈唯璞的意愿偏执地认定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好都是对的，“执迷不悟”像柄双刃剑抵着胸口横在我和他之间，每向对方走近一步刀刃就切深一寸，直至面对面的两个人刺心断肠鲜血淋漓。

没人告诉我们，该如何去拥抱对方。

我挂了他的来电，关了手机，闭上眼又全是他。无所遁形。

幸好庄子乐怕我无聊带了些纸笔来，我还能靠涂涂画画分散注意力。我坐在阳台上，身子躲进阴影里，只把腿伸出去晒太阳，忽然想起高考前的美术集训，也是冬天，我怕晒，可老坐着脚又冷，经常用这样的姿势靠在窗边画石膏像，老师说今年的统考素描估计还是默写人物肖像，你们有空多画几个，什么中年男人啊老年妇女啊肯定能用上。一个同学举手提问，会不会要我们画帅哥呢？老师说也有可能，我说我要画周杰伦，老师说你画周结巴就是跑题，只能拿0分，明天对着谢霆锋的照片画两张规范一下自己的审美。整个画室的人哄堂大笑。我不服气说，老子审美才没问题！老子画个自创的绝世帅哥给你们瞧瞧！于是我借着饥渴骚钙的想象力画出一个自己的理想型，分分钟想被他上的那种，惊艳了所有同学包括老师。当然，最后考试没用上。对了，我当年的理想型长什么样啊？凭着已经模糊了的记忆在纸上勾勒下他的五官。

“眼睛……应该再深邃些……”看我时的眼神却总是温暖的。

“鼻子，鼻梁好像还要再挺一点……”吻我时总是鼻尖先碰到我的脸。

“嘴唇很薄，触感不太好……”视线渐渐迷蒙，我仰起头把不争气的眼泪硬憋了回去，将纸捏成一团扔进垃圾桶里。“去你！”我轻声骂道，用袖子使劲擦脸，“老子要回家玩游戏！”

傍晚，黄学平来看我，我问：“乐乐怎么没来？”

“他说他有点事，明天再来。”

“哦，那公司见吧。”我嘟哝道，“我明天出院，后天就去上班。”

他瞅了我一眼：“你这什么表情？出院多好，你喜欢在医院待着啊？”

“单人病房，有人伺候，睡到自然醒，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除了不能玩游戏，还有什么不好的？”

“那你一辈子住这吧。”黄学平抽走我手里的画随意翻看了几张惊叹道，“哎哟呵！wuli智新真大触！他们嚎着天下同人不发达的时候你怎么不出来露两手。”

“懒。”我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靠在床头，“再说了平时要打架下战场刷副本哪有空画这个。”

“咦！这个云麓哥的脸有点像我啊！”

“就是你。”

“哇，这个翘翘小哥跟乐仔一模一样！”

我木然地看着黄学平：“他戴着面具你也能认出来，real服。”

他眨巴眨巴眼说：“……腰身像！”

“我画的五仁行不行？”

“你可拉倒吧，五仁明明是个小胖子，耶？这个冰心妹子像小稻！不过，小稻哪有这么瘦。”

“我要告诉小稻你说她胖。”

“不是胖，是丰满，你懂不懂语言的艺术？你别以为你是个基佬就可以随便乱得罪妹子。”

“喂……”

“怎么？”

我拿过杯子喝了口水，装作不在意地问：“姓陈的……昨天去过公司了？”

黄学平很干脆地答道：“对啊，今天也来了。”

“噗！咳咳咳咳。”一口水呛进了气管里，我剧烈地咳了起来。

“我去，呛着了？”黄学平忙坐到我边上拍拍我的背，“又没人跟你抢水喝，你喝这么急干嘛？”

“没事没事。”我摆摆手，歇了口气问，“他又来干什么？”

“说对工艺有点疑问所以来工厂看看。”

“然后呢？”

“然后，本来应该我带他去的，乐仔说正好要去工厂一趟顺道陪他去了，就没我什么事咯。”

“这样啊，他说什么了吗？”

“那我就知道了。”黄学平耸耸肩。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姐姐姐夫来给我送晚饭我就让黄学平赶紧回家顺带帮我向游戏里的小伙伴问好，我边吃边听周智美絮絮叨叨脑袋都快炸了，吃完我就把他俩打发走了，他俩刚走到门口……陈唯璞却来了，还跟周智美打了个照面。

他失神地望着我，我诧异地看着他，周智美警惕地瞪着他，姐夫不明所以地看看我看看他再看看她。

周智美问：“这谁啊？”陈唯璞回过神来对她点了点头刚要说话，周智美说：“你闭嘴，我没问你，周智新，这人谁啊？”

“啊？”我被难住了，这让我什么回答？领导？不对啊他管不着我；同事？不对啊他和我又不是一个公司的；甲方？好像又太生疏了点。

陈唯璞说：“你好，我是智新的朋友，来看看他。”

周智美打量了他一圈，嫌弃地说：“怎么来看病人也不带点水果牛奶？”

“嗯？”陈唯璞愣了愣，说，“抱歉，我下次会注意的。”

周智美一叉腰，骂道：“嗨！你这人怎么说话的？还能有下次啊？你出院的时候医生护士会跟你说再见吗？”

虽然陈唯璞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但我姐撒起泼来他一定招架不住，我忙说：“姐，你干嘛呢？人家好心来看我，你你你赶紧回去吧，姐夫呢？你俩赶紧回家造人，去去去去。”

姐夫终于反应了过来，搂着周智美的肩膀往外走：“走吧走吧，别妨碍智新跟朋友聊天了。”

周智美指着陈唯璞：“你少说两句早点走啊，智新身体还没好……”还没说完她就被姐夫拽走了。

陈唯璞面无表情地回过头，他看着我，眼神里渐渐参杂进了太多我不想懂却偏偏能读懂的情绪，让我心如刀绞。

多年后，周智美谈起这段往事，她说第一眼见到陈唯璞就没来由的觉得，这个人长得真讨厌忍不住想骂他两句。我说，咱俩到底一个娘胎里出来的，我也是。她说，早让我知道他老欺负你，我就该拿个扫帚把他打出去。我说，你千万别，我舍不得。她说，你这个没出息的玩意儿，迟早死他手里。

第 65 章 罗马假日的结局是什么？

病房里只剩下两个人。

为了不让陈唯璞发现我慌张得手都在发抖，我把手伸进被子里死死抓着床单，小口小口喘气强迫自己平静下来。我缓缓看向他，他还站在门外没有进来的意思，与我对视了许久他才犹豫地问：“我没打扰你休息吧？”

他曾几何时对谁这般低声下气过？已经伤痕累累的心脏又被狠狠抽了一鞭子，我鼻子一酸，勉强挤出个苦笑：“没，当然没有，你，你快进来坐吧。”

“好。”他走到我床边坐下。

我说：“不好意思啊，那是我姐，她奔三更年期了，比较暴躁。”

他淡淡地说：“没关系。”

“真不好意思。”

“没事。”

死寂。

沉默了许久我才想起来问：“你怎么来了？”

他说：“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避开他的视线，低声说：“太突然，我自己都没料到，醒来已经在医院了，所以……”
我小心翼翼地问，“谁告诉你的？”

他说：“庄子乐。”

“哦。”妈蛋，乐仔你这不是坑我吗？！

“……你，还好吧？”

“嗯，没事，明天可以出院了。”

“哦，那就好。”他松了口气，把一个牛皮纸袋放在床头柜上，“这是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来了。”

我尴尬地笑笑：“我没什么病吧？”

“应该没有。”

“你没看吗？”

“这是你的隐私。”

我摸过体检报告七手八脚拆开瞥了两眼，然后塞到他手里：“什么这个那个的外科内科神经科的，我看不懂，你帮我看吧。”

“好。”过了一会儿他说，“放心吧，你这个身体素质可以去当飞行员了。”

“这样吗？呵呵呵呵呵。”我挠挠脑袋，“那我怎么还老感冒啊……”

“抵抗力不行，要多补充维生素C。”

“哦哦哦，多吃水果蔬菜，嗯嗯嗯。”

“周智新。”

“哎？”

“你看着我。”

我一咬牙，怯生生地抬眼，靠近了才发现，他脸色发白眼角还有些泛红整个人显得非常疲惫，是工作太忙还是……我的心顿时又软了，赶紧别过头去：“别看了，我病歪歪的，晦气死了……”我也不忍看你此刻憔悴的样子。

“智新……那天的事就当没发生过，好吗？”他是用近乎恳求的语气说出这句话的，“你不接受我，没关系，我可以等，只是希望你别连机会都不给我。”

我闭上眼，无法言语的酸楚，我这是作了什么孽啊？

“你别这样……”我还是不敢看他，低下头带着哭腔问：“我有什么好喜欢的？要什么没什么，丢人堆里得找半天的屌丝一个，你再看看你，要什么有什么，真的没必要为我这种人浪费时间和精力，又不是在写小说，越虐越苦情越受欢迎……”

“周智新。”他打断了我。

“哎？”

他柔声说：“这是在写小说。”

“……你非得这么吐槽？跳过这个话题好吗？”

“行。”他顿了顿说，“回到刚才的话题，首先，很抱歉我之前对你……那样，怎么说呢，就是看到可爱的事物你会忍不住想将它抱在怀里……你懂吗？”

我胡乱地应道：“我懂我懂我懂。”

“你介意的话，我以后会多注意的。”

“好好好。”

“你要是觉得再和我公事会尴尬，我可以让其他同事和你对接……”

“不用，我是个公私分明的人，而且和你合作很愉快。”

“我也从来没遇到过像你这样合拍的人……”他终于笑了，说了很多工作上的事，从沈阳到青岛，从青岛到杭州，我问：“你这次会在杭州待多久？”

“……其实我不想走了。”

“这些事由不得你决定的吧？”

“只要在杭州做出实绩来，就能由我决定，只是凭我一个人太吃力……周智新，你愿意帮我吗？”

他走了，我该怎么办？

他不走，我又该怎么办？

最终我鼓起勇气抬头对上陈唯璞的双眼，一字一顿的说：“当然，我们是合作伙伴，只要你出得起钱，原子弹我也帮你一起造……至于其他的暂时就止步在甲方乙方吧。”

眼看着他脸上笑容一点点僵硬直至消失，我也跌入了万丈深渊粉身碎骨，最后他又笑得露出了一排整齐洁白的牙，他很少这样笑，我躺在黑暗的谷底就像抓住了唯一那道光芒。

“暂时？你说了暂时就表明还给我留了机会。”

“随你怎么想吧。”我往后一倒，手抖得更厉害了。

“至少还有公事可谈。”

“嗯。”

“……对了，S市那个项目的案名批下来了。”

“叫什么？”

“罗马假日。”

“……我不喜欢。”

“不好吗？”

“不吉利。”

“的确，我也不喜欢。”

罗马假日的结局是什么？

公主与记者谈了一天的恋爱，然后永远的分开了。

第 66 章 最正确的事

陈唯璞回忆起他的过去，语气平淡的像个旁白。比如刚才，谈到某个项目因为竞争对手的恶意投诉被勒令停工整顿，每天五百万五百万的往长江里倒人民币，他没日没夜东奔西走疏通打点，半个月后终于重新动工起死回生。“再拖两天，真的，只剩两天，我们就要申请破产卖地了。”他说这句话时也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去年的事？他才 23 岁吧。

短短一年时间里他辗转了四个城市，每个城市最长只待了三个月，我以为这次也一样，城北中心一交付他就会离开杭州，去往下一个目的地，他却很认真地告诉我，他想留下来，难道也是为了我吗？

我不明白，那么一个出色优秀且按行自抑的人，为什么会对我……

“周智新？”陈唯璞轻声唤我。

“啊？什么？”我回过神来，转头看他。

他拿过我放在床边的纸问：“你画的？”

我有些难为情，说：“别看了，画的不好。”

他专注地翻看了几张，说：“挺好啊，画的什么？”

“闲着没事，这个游戏那个游戏，随便乱涂的。”

“哎？”他指着一个青花男说，“加副眼镜，会不会很像我？”

我瞥了一眼：“没这个配件，注定像不了，别看了，好幼稚啊。”

“幼稚什么？网易每年靠它能赚多少钱？”

“你怎么知道是网易的游戏？”

“别忘了我是学金融的，涉及面非常广，好了……”他把纸放回原处，回过头看着我，“我得走了，晚上公司还有个会要开。”

“哦……”我很矛盾，不舍得他走想他再多陪我一会儿，又想他赶紧走我可以放松点，我苦笑着掩饰这些情绪，“麻烦你了，特地走一趟。”

他也笑了笑：“这种客套话以后别说了，我就不和你客气，空着手来的。”

“嗯，好。”我笑得更难看了，这小子还挺记仇。

“今天来还有一件事……城北中心 12 月 30 日封顶。”

“是吗？”我感慨道，“时间过得真快，再一个月就封顶了。”

“有些赶，春节前必须全部完工。”

“你放心吧，我们这边肯定全力配合你。”我特地加重了后半句话的语气。

他先是一愣，然后点点头，应该是读懂了我的意思，他说：“我当然知道，我想问的是，封顶仪式和庆功宴……你会来吗？”

“这种场合哪轮得到我？”我不以为然地说，“肯定都是老板去啦。”

“如果我邀请你呢？”

“……到时候再说吧。”我想拒绝他，可看到他诚恳的表情又于心不忍，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

“我就当你同意了。”他伸手隔着被子按住我的左手，垂眼皱起眉，柔声说，“我马上就走……你别再抖了。”

没想到会被他发现，我很狼狈：“我，我只是有点冷。”

“……看到你没事，真好。”他僵硬地牵了牵嘴角，“早点休息吧，我走了。”

该休息的明明是他，脸都已经熬瘦了一圈。“路上……”我把后面两个字吞了回去，或许是我太敏感，我觉得那不该是普通朋友间会说的，我移开视线，改口道，“好，再见。”

“再见。”

他迟疑了片刻，松开手。我转头偷偷看他，他只留给我一个失落的背影在门外一闪而过，走了。

我收回视线，呆呆地坐了一会儿。“罗马假日吗？”我无力地仰起头，用冰冷的手捂着脸，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起个什么名不好，非要叫这个……真是太讽刺了。”

到头来，陈唯璞终究是陈唯璞，他有他的责任和未来；周智新仍是周智新，我有我的立场与生活。可惜我没资格在他的未来里占得一席之地，他也不该摒弃一切只为填满我的生活。

这些都是我无法说出口告诉任何人的，只能放任它们在我心底养蛊般厮杀蚕食腐烂终有一天将我反噬。

再难过日子还是要过的。

第二天中午，我出院了，回到家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我妈非要我再睡一会儿，我都睡了几天了还睡？嘴上应着“好好好”，一回房就把门锁了开电脑上游戏。趁着登录读条的空档，我犹豫着打开了手机，“安卓这 2B 系统真是有够慢的。”

40 多个未接电话，4 条未读短信，全是陈唯璞。我闭上眼重重地呼了口气，睁眼，点开短信。

第一条，到家了给我回个电话。

第二条，周智新，我很担心你，看到短信务必给我回电。

第三条，周智新，你到底在哪？

第四条，发送时间是昨晚凌晨三点，他说，今天又只能睡公司了，幸好听了你的话换了张沙发，have a good night……

我扶着额头，他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这么冷静，了了平淡数十字，却笔笔诛心。

正在我挣扎要不要回他短信的时候，天下 3 那叮呤当啷的消息提示音打散了我的注意力，我抬头，点开好友邮件，全是群发喊本清红收卖东西的。我愤怒地点了叉，低声骂道：“妈波！这帮不孝子，爹好几天没上游戏了，也不知道问候我一下？”

现在这个时间点，势力在线的成员没几个，茶叶罐见我上来了，在势力频道说：“芷莘姐姐~人家好想你~”

我说：“茶叶罐，只有你惦记着我。”

一个名叫易拉罐的太虚说：“你前几天也是这么说我的。”

我看他有点眼生，问：“你……哪位？”

易拉罐说：“基佬无情啊，前几天还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说只有我还惦记着你，今天就问我是谁了……”

我说：“你到底谁啊？”

易拉罐说：“我是 007 啊！”

我说：“哦，骚瑞，太久没见你的大号我给忘了。”

易拉罐说：“别说了，没想到你是这种基佬。”

茶叶罐说：“姐姐，救命，我做势力任务但是 NPC 没给我势力金券怎么办啊？”

“怎么会呢？我来看看。”我跑到势力主簿跟前低头一看，“……你包满了，金券在地上……”

茶叶罐说：“啊哦……”

“哈哈哈哈哈。这 2 的……”几天来我头一回笑得这么开心，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宁可沉迷游戏也不愿面对现实了。

她说：“芷莘姐姐，我们一起做任务吧~”

我组上她：“走吧。”

她问：“你身体好点了吗？”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病了？”

她说：“我们都知道啊，云鬓娘娘说的，十几个高帅富在追求你，你想不好跟谁，最终心碎而亡。”

我说：“他才亡了！”

她说：“不对，是心碎而病。”

我说：“他脑子有病。”

她说：“真的有 13 个高帅富在追求你吗？”

我说：“怎么可能？”

她说：“三个高帅富在追你？”

我说：“没有！”

她说：“那是几个？”

我说：“一个都没有！哪来的高帅富？！少看玛丽苏小说电视剧，这个世界上，高的未必帅，帅的未必有钱，有钱的未必帅，三样全占还有品位的 80%是个基佬。”

她说：“正好啊，你不就是个基佬吗？”

我说：“基佬也要掂量掂量自己够不够格。”

她说：“感情不就是你喜欢他他喜欢你吗？够格了也是他喜欢你你喜欢他，不够格还是他喜欢你你喜欢他，有什么区别？”

我说：“区别大了。够格的少点麻烦，不够格的天天纠结。”

她说：“麻烦点怎么了？只要两个人心意相通，就没有过不去的坎。事后回头看看对方当初的坚持得多感动啊！”

我问：“你几岁了？”

她说：“19，今年刚读大一。”

我说：“真好。”

因为我与常人的不同，我在茶叶罐这个年纪，心智已经不像她这般天真单纯，我很羡慕她能把世间最复杂的情爱想得如此简单。大概是她的话让我有了新的感触，我没再纠结，摸过手机，回了条短信给陈唯璞：我到家了，你忙吧，勿回。这大概是周智新与陈唯璞的这段苦恋中，周智新做过最正确的事情之一了吧。我很遗憾，如果当时我能头脑发热勇敢点，该多好。

陈唯璞还是回了短信，他说，见字如晤。

我把手机往桌上一磕，昨晚飙英文，现在秀中文，老子最烦这种喜得瑟的了。

第 67 章 人妖的 007 是爱马仕放的

几天没上线，大荒还是那个大荒，敌对依旧那群敌对。我把包里剩下的金牛全开了，该黑果断黑，光见流云丹不见大禹武器。

陪茶叶罐做了不到半小时日常，只要我一个没注意她就被敌对摁了，我跑过去救她，敌对逃之夭夭，她就像没事人一样站起身接着做任务，刚传送到丹朱村，又死了，我跟过去把她拉起来，无奈地问：“你每天都这么死去活来的？”

她说：“是啊。”

我说：“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在势力喊人？”

她说：“哎呀，不用了，他们杀我两次觉得没意思就会走的。”

我说：“你不如去中立势力吧？我有几个朋友都在中立，可以拜托他们多关照你。”

她说：“姐姐，你是嫌我装备不好，拖势力后腿了么？”

我说：“大家都是从装备不好的小号过来的，我们没时间带你下副本，去个中立势力更适合你。”

她说：“不用，我就喜欢跟着你们玩。”

我说：“为什么？”

她说：“你们三个人都好好。”

我说：“你这是在侮辱我，怎么可以把我跟那两个 2B 相提并论呢？”

她说：“哈哈，对，我特喜欢听你们互相拆台，好逗。”

我说：“呵呵，只有爹教训儿子。”

她说：“哎，真羡慕你们关系这么好，别人都挤不进去。”

“我两个儿子，别的不行，就是孝顺。”说这话我有点心虚，谁告诉你挤不进来？前几天区区一个小短裙都差点让庄子乐和黄学平反目成仇，正所谓直男愚蠢，美女胸猛，以后说不定还会冒出几个小热裤打底裤来，为了防范于未然，要么我把 wuli 平平阉了，要么跟俞小鱼说以后招人就招湘儿那样的，不出一个月平平就弯了。

她说：“不知道你还记得吗？很久以前，有一次我在打天灾小妖，你们三个跑拓拓路过，

看我快死了，你果断点掉拓拓跑过来开了个八门，他们两也过来帮我打怪，那个时候放弃任务不能重接，我可感动了。”

“……有吗？”我挠挠头努力回忆，终于想起来了，可事实的真相却是我听说天灾小妖能掉大禹之环，正好看到个小二货 60 多级单挑 74 级的怪，已经把怪磨到半血了，于是我怂恿庄予乐和黄学平一起抢她的怪，开八门是我干坏事太激动手抖按错键，把怪打死以后才发现不能摸包，损了声望还挨了庄予乐一顿骂，我惊道：“这都两三年前的事了吧？居然是你吗？”

她说：“是我啊。”

我说：“你怎么还没满级？”

她说：“后来要准备高考就 A 了两年，考完了才又开始玩的，没想到你们还在我就跑来你们势力了。”

我说：“你记性挺好。”

她说：“因为我对你们以前的名字印象特别深。”

我说：“我以前的名字……打住，别往下说了啊。”

她说：“你叫豹纹胖次风骚受，哈哈哈哈哈难怪一进战场仇恨就这么大了哈哈哈哈哈，芷莘姐姐你真的穿豹纹内裤吗哈哈哈哈哈。”

我面无表情看着她刷了满屏的哈哈哈哈哈，我说：“你自己玩吧，我走了，再见。”妈蛋，这种黑历史已经没几个人记得了吧？干嘛还要提起来？我杀你灭口信不信？

她说：“别啊，我不笑了，我保证不告诉别人。”

我说：“这还差不多，他们两个你随便说，你要是敢把我的说出去我就把你头朝下吊起来打，听到没？对了，我都忘了，乐乐以前叫啥来着？”

她说：“我知道我知道，乐乐叫男人中了寂寞毒，平平叫帅得人人喊打，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拍着桌子，“什么鬼！谁想出来的？我怎么会跟这么两个二货玩在一起？”

她说：“哎，就是特羡慕你们三个，真的，你们闹过矛盾吗？”

我想了想说：“没有吧。”他两一直挺迁就我的。

她说：“牙齿还会咬到舌头呢，我不信你们没吵过架。”

我说：“真没有，首先我不会和 wuli 平平抢女人，只要不跟他抢女人一切好商量。”

她问：“那乐乐呢？”

“乐乐？我就更想不出来能引起我和他冲突的原因了，他多冷艳高贵才懒得跟我计较，不过嘛……”我说，“乐乐事业心很重，如果我做了什么事影响到他工作了，他肯定二话不说把我撕成细条搓成米线拿去喂狗。”

她说：“听起来除了羡慕还是羡慕，你看你多了解他们。”

我说：“那是，知子莫若父嘛。”

系统提示原小草上线了，我对茶叶罐说：“你自己玩吧，没事别出安全区，我先撤了。”退了队我直奔西陵东市，原小草刚上线就顶着盘点中盘点中，我组上她，她说：“哟，芷莘姐姐，好几天没见你了，上哪发财呢？”

我说：“没精力跟你扯，之前交代给你的事打听得怎么样？”

原小草说：“哇，我今天看你特别的明艳动人，是不是谈恋爱了？姐夫高吗帅吗有钱吗？”

我说：“别装了好吗？”

她说：“姐夫一定很爱你！”

我转身就走：“我去问小野花收点天域奇珍。”

她哭着说：“我没问到！”

我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赶紧把你的半小时情报网金字招牌摘了。”

她说：“我也不想的，为了帮你打听这事我还倒贴了一个九钻呢。”

我说：“只要你把事办好了，别说九钻了，十三钻我帮你出。”

她说：“我知道，可是我问遍了，我的线人咬死说剁椒鱼头没往人妖塞 007。”

我说：“塞其他势力去了？”

她说：“也没有，娇娇清高的很，她说她最不屑就是这种见不得光的行为了，当然我没有说你们见不得光的意思。”

我说：“没关系啊，的确见不得光。”

她说：“……不过呢，虽然剁椒鱼头和煤老板假清高，但不表明人妖就没有 007 了。”

“废话连篇。”我交易给她两个刚开出来的雷钻，“别卖关子了，赶紧说。”

“哇~谢谢芷莘姐姐~”原小草接过雷钻，乐颠颠地说，“人妖的 007 是爱马仕放的。”

“啊？爱马仕？！”我眨眨眼，“不会吧，怎么会是他？”

人妖一共四家敌对，酷刑、菜场、聚义和钱包。前面三个二货我就不多说了，榨干你钱包这个势力，从势力主爱马仕到势力成员什么雅诗兰黛兰蔻香奈儿迪奥一个比一个诡异，从来不和你们口水不跟你们聊天不陪你们下副本，除了干架对推以外很少在野外看到他们，一收场人就全不见了，好像是在完成任务“打架”而不是“敌对”，神秘得我们都认为那一势力名牌其实是蛰伏在 S 服的开花组们，榨干你钱包嘛，对不对。

007 至今都没听过爱马仕说话，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男是女，我看他操作溜一身霓云之岚大法师来去如风挺顺眼，没想到人妖的 007 居然是貌似最无欲无求的爱马仕塞的？这个神转折差点让我撞闪了腰。

原小草问：“芷莘姐姐，你想啥呢？”

我说：“你确定是爱马仕？”

她说：“不确定我能贴个九钻出去吗？我会吃那亏吗？”

“呵。”我笑了笑，这场游戏，真是有意思，而且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第 68 章 S 服年底大戏

由于榨干你钱包的存在感实在太低，我已经忘了他们的来历，怎么和人妖结的怨，什么时候杠上的。当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爱逼逼的就只爱瞎子逼。

原小草说：“可惜线人说除了爱马仕以外没人知道 007 是谁，只知道藏了挺久了。”

我说：“哟，下足功夫了嘛。”

原小草又问：“还要我继续打听下去吗？”

我说：“不用了，我亲手抓出来更有乐趣。”

她说：“wuli 芷莘姐姐要亲自下场了吗？”

我说：“都骑到我头上拉翔撒尿了，我再忍就跟五仁月饼姓。”

她说：“S 服年底大戏啊！够去天下之路 8 好几 8 了。”

我说：“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她说：“切~我才没你们那么无聊，何必呢，一个游戏而已尔虞我诈的。”

我说：“不无聊，谁玩游戏？不尔虞我诈，谁给你钱赚？”

她说：“有道理，麻烦你再无聊点再诈点。哇哈哈~卖雷钻啦~”

“我留点胡子会不会很性感……”我收起腿整个人蜷缩在椅子上，无意识地摸着下巴自言自语，趁现在终于有了点眉目知道 007 是何方神圣了，不如把这些日子发生的所有事串联

起来梳理一遍或许能找到新的线索呢？首先，煤老板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个瞎子当帮手，搞得人妖联盟几个脆皮人人自危，连沙包大奶都提心吊胆……好了，不用想了，我已经有结论了，一切都是瞎子那个扫把星害的。

“哎，先别退队，问你个事。”我拦住刚要蹲下去摆摊的原小草，“你璞玉哥哥这几天整什么幺蛾子没？”

她说：“璞玉哥哥？……好几天都没见到他了。”

我说：“几天？”

她说：“好几天。”

我说：“好几天是几天？”

她说：“咦？我的灵草芽卖完了，哎呀！没货了怎么办！好心急！脑子好乱！”

我从包里拣出 50 个灵草芽丢给她，问：“现在还心急吗？”

“不急了不急了，人一冷静下来脑子就特灵活。”她说，“不过我真没数，你几天没上他就几天没上了，我还以为你两私奔了。”

“私奔？哈？跟他？”我嫌弃地说，“我要私奔也跟小秘书奔，他一个连青花都没有的掉毛睁眼瞎，配的上我吗？”

原小草讨好我说：“配不上配不上，不过我听说小秘书也没青花的。”

其实我也没有，我捂着脸羞涩地说：“小秘书只要穿七夕就好了，那个清冷美啊~”

原小草说：“芷莘姐姐，你真的喜欢小秘书吗？如果小秘书踹了煤老板你真的会和他私奔吗？”

我迟疑了几秒：“曾经有一两分心动过，现在……”

被另一个人占得太满，哪里还容得下他人？我一声叹息，只可惜，我与他，殊途难同归，终将陌路……

原小草问：“新姐夫什么样？”

“什么新姐夫？我去……”我瞬间反应了过来，说，“没新姐夫，哪来的新姐夫？！”

她说：“不管有没有新姐夫，你赶紧把这个到处乱撩的毛病改了吧，别整天这个宝贝儿我爱你那个小心肝你想我没，指不定哪个二货就当真了呢？”

我说：“哈？还能当真的？”

她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你这种行为和云鬓娘娘那种花心直男有什么区别？”

我敷衍道：“行吧行吧，我尽量。”

当时我以为我满嘴口花花没人会在意，于是，不久后，就有人指责我这种看似多情的无情，非常伤人。

晚上七点一过，势力里的上班族们学生仔们陆陆续续上线了，他们看到我在立马装开了，芷莘姐姐长芷莘姐姐短芷莘姐姐好芷莘姐姐么么哒，我把他们一顿训，爹生病不在这几天居然没一个人来慰问关心我，简直不孝！就在我碎碎念的时候庄予乐上来了，我立马把他的丫丫拉到小黑屋，他语气不悦地问：“你不好好躺着玩什么游戏？”

我说：“躺了好几天了腰酸背痛的，就让我玩一会儿呗，而且我有件大事要和你说！”

他问：“什么？”

我说：“咱势力里的内鬼，是钱包的人。”

“啊？”他也蒙圈了，“爱马仕？！开花组也喜欢这么玩？”

我说：“疑似开花组，又不是真的。”

他说：“哟，我就说嘛，那三家蠢货里怎么可能突然冒出个有脑子的，竟然把爱马仕给忽略了。”

我说：“我怀疑那天告诉我剁椒鱼头在人妖安插了眼线的家伙，有 50%的可能性是爱马仕。”

他说：“他这么做为了什么？转移视线泼脏水激化人妖跟菜场的矛盾？对他毫无益处啊。”

我说：“对，而且人妖一旦警惕起来，内鬼就很危险了，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提醒意义何在？”

他说：“所以啊，会不会是你想太多了？”

我叹了口气：“嗯……但愿吧。没声没息地跟了我们这么久，就为了等待最佳时机扑上来一口咬断我们的脖子？也太沉得住气了。”

他说：“我们跟爱马仕没什么深仇大恨，他也不至于这样。”

我问：“对了，你还记得我们是为了什么事跟他杠上的？”

他说：“2011年刚开放转服，爱马仕带了一势力十来个人突然空降到S服，当晚就跟我们抢整点怪打了起来，我去找他谈，他理都不理我，直接把人妖设成了敌对。”

我说：“就为了个整点怪？”

他说：“对啊，我直接看不懂了。”

“你们还有心思聊天呐？”黄学平跑进小黑屋，急道，“外头出大事了你们怎么不去看看？”

我问：“什么事？”

黄学平说：“不知道哪来的几个小号，在地区、天下、冰心、云麓门派频道骂你呢！”

我说：“骂我什么？”

黄学平说：“不知道。”

我说：“你也瞎了？”

我切回游戏，头顶上刚好飘过一排黄字。

【天下】同性恋死全家：苙莘绿茶[哭泣]

我眨眨眼：“他什么意思？”

黄学平说：“你看，你也不知道吧？”

第 69 章 冥冥中自有安排

【天下】苙莘：别哭了，不会喷人我教你，不收学费。

我翻了翻门派和天下频道，三个小号同性恋死全家、同性恋死户口本、同性恋死一族谱轮流上阵骂，没有实际内容无差别飙脏满屏[哭泣]和[撑伞]。我摸摸下巴还没放弃留胡子的念头，不禁惋惜地摇摇头：“同性恋招谁惹谁了这是？”

黄学平说：“你又招谁惹谁了拖了所有基佬下水？你抢她男人了？”

我掏掏耳朵，懒洋洋地说：“天地良心，有主的东西我从来不碰。”

庄子乐说：“那这波节奏你怎么解释。”

我说：“我想想哈，前几天我不在她冒过头吗？”

庄子乐说：“没有。”

黄学平说：“哦~看来是专挑你在的时候。”

我说：“我很欣慰，至少还有仇人心心念念想着我。”

庄子乐问：“你猜到是谁了？”

我说：“还用得着猜吗？肯定是论坛那个被我捅出来是代练的白富美，最近和我大规模撕过的只有她。”

黄学平说：“这么肯定？说不定是小坏蛋剁椒鱼头呢？”

我说：“他们跟我正面刚了这么些年了，吃饱了撑的特地练仨小号？再看看她的名字，哪个敌对会这么作死？”

黄学平说：“啊？”

庄子乐说：“……嗯。”

我说：“看你们的头顶。”

【天下】凌迟：不管你是哪家的，我警告你先把名字改了再出来逼逼！不然我打的你们一势力所有人都删号后悔玩过天下信不信？

我说：“懂了吧？”

黄学平说：“哦，懂了。”

我说：“连煤老板都一起骂进去咯，不是新来的谁敢？”

黄学平说：“哟，那她等了你好几天了。”

我说：“我魅力大。”

庄子乐说：“是你仇恨稳吧。”

黄学平说：“她不会开着三个小号盯着上线系统盯了四五天吧？会不会很无聊？”

“一个代理的基本素养，无聊？快点跑任务升级啊，不到等级怎么发天下？”我灵光一闪，“爹给你们露一手一箭双雕，你们见机行事配合我一下。”

庄子乐说：“好。”

黄学平摩拳擦掌：“来来来赶紧的！……啥一箭双雕？”

我说：“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天下】芷莘：凌迟是我男人，喷不过我没关系，你还可以骂他报复我。

【天下】凌迟：你少放屁！要不要脸啊你？全世界男人都死光了我都不会看你一眼！

【天下】芷莘：煤煤不要害羞嘛~我懂的，就算全世界男人站在你面前你的眼里也只有我~么么啾~

【天下】以青：你昨天还说最爱的人是我。

【天下】芷莘：对啊，我最爱的人是你不妨碍我也爱煤煤~

【天下】凌迟：你闭嘴！我吐了一地了！

【天下】芷莘：煤煤，你这么说我会伤心的哟~

【天下】以青：只有我才不会让你伤心，永远。

【天下】芷莘：青青~

【天下】凌迟：你们两个自己玩去吧，别来恶心我！

【天下】云鬓：女人倾城乱势力，男人倾城则乱服，且看芷莘小媚娃如何游走在敌对两个联盟主之间搅得S服硝烟四起战火纷飞，这一段三角恋该如何收场三人最终情归何处？

【天下】鸩毒：……

【天下】云鬓：这一段四角恋该如何收场四人最终情归何处？

我激动地说：“我擦我擦擦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小秘书发天下哎！截图合影留念个念。”

黄学平说：“不光你，整个云麓门派都炸了，比看到80岁阿婆怀孕还新鲜，我也截一个。”

庄子乐说：“吃翔都赶不上热的，我早就截好了。”

【天下】璞玉：你们别想太多了，[天域针]这是芷莘姐姐给我的定情信物，他爱的是我。

【天下】云鬓：……这一段五角恋该如何收场五人最终情归何处？

我瞪着眼愣了愣，一拍桌子骂道：“这个贱人什么时候上来的？”

庄子乐说：“没注意。”

我说：“他凑什么热闹？！”

黄学平说：“我还想问你呢，天域针是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我痛苦地捂着胸口：“别提，千万别再提了。”

黄学平说：“你老实交代！”

我说：“交代个毛线？老子看他可怜送了他点军姿续费时装，谁知道他拿剩下的军姿买了一个金玉就一个金玉，一个！金玉！开到了针！针！我差点气吐血！到现在想起这茬我还心绞痛！”

庄子乐说：“真新鲜，十万装评的大翅膀居然没钱续费时装。”

我说：“可不是，他都没钱请代练。”

黄学平说：“你们先别讨论这些了，快看天下！”

“又怎么了？”我一抬眼……

【天下】剁椒鱼头：呵呵，人妖联盟的妹子们我劝你们都把自己的老公看紧点，小心被芷莘老阿姨撬走了。

黄学平说：“这是六角恋了啊，再来两个我都数不过来了……”

我就笑了，娇娇哟，爹劝你芳心暗许前先看看清楚对方是直的还是弯的。

【天下】芷莘：放心吧，兔子不吃香菜，我也对直男没半块钱的兴趣。

【天下】璞玉：对，无视那些直男，有事都冲我来。

我密瞎子说：能别起哄了吗？我和你很熟吗？有你什么事啊？！我来你妈啊？！

瞎子说：你精神很不错嘛。

“神经病！”我把密语关了。

【天下】同性恋死户口本：你们这群变态都该去死！

“你才烦死了！”我有些恼火，点开频道广播说，“打扰了各位，频道广播一下，我是人妖的芷莘，天下你们也看到了，麻烦大家动动你们的小手指帮我举报一下，么么哒~”

【天下】芷莘：最后，那个谁，我知道是你，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你再叽歪一句，我马上把你在论坛借号嚼瑟的事全告诉你老板。

世界终于清静了。

黄学平说：“啊哦，她会不会卷土重来？”

我说：“我只在威胁人这方面言而有信。”

黄学平说：“散场了散场了，浪费老半天时间都不知道在干嘛，不如组织人推一波敌对玩玩？”

我说：“我没心情，你们去吧。”

庄子乐说：“我也没兴致。”

黄学平说：“那我自己喊人去啦。”

庄子乐说：“你别折腾了，007 刚和我说煤老板又跟小秘书吵起来了，剁椒鱼头不知道为什么气得直接下线了，么鸡不在，爱马仕全程静如鸡没表态，今天晚上我们自己玩自己吧。”

黄学平说：“那好吧，你们两个刚才暗戳戳聊什么来着？”

我说：“原小草打听来个消息，人妖有敌对的 007，我们正在商量怎么把他找出来。”

黄学平说：“嘻，我当什么大事呢，船到桥头自然直，得来全不费工夫。”

庄子乐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黄学平说：“都一样都一样，哪家胆儿肥塞进来的 007？”

我说：“爱马仕。”

黄学平说：“哦，他啊。”

我说：“你一点都不惊讶吗？”

黄学平说：“这有什么好惊讶的？为了一个整点怪就能把我们打成敌对的小心眼儿，他干什么我都不稀奇。”

我说：“也不能这么说，像我这样睚眦必报的真小人，你敢跟我抢怪试试？”

黄学平说：“对啊，你更小心眼。”

庄子乐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们从来不抢别人的怪，他非要来抢我们的，要敌对就敌对咯没什么好多说的。”

黄学平说：“……不啊，我们其实抢过一次的，后来发现损人不利己又败人品，智新又当又立怕传出去坏名声就没再动过这歪心思了。”

我说：“是的是的，就抢了那么一回。”

黄学平说：“居然有脸笑？都是你想出来的馊主意。”

我说：“年少无知嘛。”

黄学平说：“你也太无知了，幸好我们不能摸包，小谷还以为我们是去帮他的，一直感恩在心，找了媳妇换了号来人妖帮忙，不然这会儿又要多两敌对了。”

“啊？”我顿时愣住了，“……你，你说谁？”

黄学平说：“小谷啊！你忘了？那会我们都才 70 出头，跑拓拓路过看到一个小破疾虚牵着条麒麟在磨天灾小妖，你说天灾小妖会掉大禹之环就怂恿我们去抢，话还没说完你取消了拓拓跑过去一个八门……”

他后面的话我都没听进去，我僵着脸问：“你们确定那个太虚是小谷吗？”

庄子乐说：“我不太清楚，他没跟我提过这事……”

黄学平说：“咦？你们都不知道啊？”

我缓缓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

黄学平说：“是你脑子有问题没记住吧？好久以前了，有一回我跟他两口子做周常，做了一半去捡珠子，闲聊的时候说起的，我以为你们都知道了就没当回事。”

得亏你没当回事，我问：“当时除了你以外，谁还在队伍里？”

黄学平说：“好像就在路边随便喊了个小号吧。”

“哼……”我冷笑着说，“真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得来全不费工夫。”

黄学平说：“是船到桥头自然直。”

庄子乐说：“我再说一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我说：“都不是，是冥冥中自有安排。”

第 70 章 你以前真叫豹纹内裤？

下面我来简单但深刻地分析一下爱马仕 007 自杀事件。

其一，在原小草情报无误的情况下，人妖的势力成员中确实有爱马仕的 007，且潜伏多年，不排除是她将我和苏郁的旧事散播了出去，也不排除她为了掩人耳目曾经换过几次号，见缝插针混进来打听些有的没的。如果这个可能性成立，就出现了第一个疑点，爱马仕 2011 年才转到 S 服，那么在冰心板块 818 黄学平把他四年前的聊骚记录都挖了出来的是谁？难道人妖还有个居心叵测的反骨仔里应外合吗？这个反骨仔又是谁？细思极恐。

其二，假设告诉我剁椒鱼头往人妖放了 007 的家伙真是爱马仕，他这么做是为了祸水东引还是纯粹看剁椒鱼头不爽一时脑抽没沉住气？我偏向后者，事后爱马仕后悔不已想要力挽狂澜，才会迫使茶叶罐急于和我套近乎表忠心把听来的故事往自己身上揽企图撇清嫌疑。她这么做八成是因为爱马仕认定我们仨还小的时候没少欺男霸女抢大怪，苦主不止小谷一个，很不幸，我们良心发现只干过一回，偏偏仅此一回让茶叶罐露了马脚。她哪怕说自己曾经被 wuli 平平撩过想离他近一点默默看着他守候他我都不会怀疑，爱马仕命中真高，那么多谎可以扯，他却正中要害找了个最站不牢的。

我更好奇的是，剁椒鱼头干了什么居然让城府如此之深的爱马仕乱了方寸？还有一个最

大的问题，杀千刀的爱马仕跟我们到底什么仇什么怨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草泥马好烦啊啊啊啊啊啊！”我疯狂地挠着脑袋，作为一个懒得动脑子又容易随情节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一口的娇羞 boy，只有耽美小说和漫画才是我的真爱，我连 BE 都不看。对刑侦剧以及推理小说退避三舍二十余年，看过最烧脑的片儿也就名侦探柯南，还得先百度剧透个爽。这会儿我的大脑已经超负荷运转就快当机了，我喊道：“都是些什么破事啊啊啊啊啊啊！”

“你干嘛？狂犬病发吗？”黄学平被吓了一跳。

我说：“烦死了，玩个游戏这么多屁事儿，想都想不通。”

庄子乐说：“想不通就别想了，你也说了，游戏而已，还能怎么样？关了电脑谁认识谁？”

我说：“他要是再阴我们呢？”

庄子乐说：“现在情况逆转了，我们在暗他在明，你还担心什么？该干嘛干嘛去。”

黄学平说：“对对对，受来攻上攻来受躺，见招拆招。”

我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话都谁教你的？”

黄学平说：“你啊，近基者腐，我是近基的平平~”

“呸！”我啐了他一口，歪着脑袋说，“……那好吧，不想了，我撸发天梯玩玩去，好几天没下战场了，手痒。”

庄子乐敲敲麦：“你差不多该休息了吧，明天还要上班。”

我说：“我精神好着呢。”

庄子乐说：“不行，现在，马上，滚去睡觉。”

我撒娇说：“才八点半！我奶奶都睡不着！我就打一场嘛，就一场。”

黄学平说：“让他打一场吧，多可怜啊。”

我眼疾手快报了名：“对！对！演兵场很快的，撑死十五分钟。”

庄子乐说：“好，八点半你必须下线，敢超过一分钟试试，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我说：“哦哦哦，我就喜欢 wuli 乐乐抖 S。”

庄子乐说：“我现在去洗澡，你自己掐着表吧。”

我搓着手点下确认，随口说：“好好好，你洗完我洗，我在床上等你。”

庄子乐顿了顿，小声说：“……二货。”

黄学平说：“你看，我都是跟智新学的吧。”

庄子乐说：“你们两个都是二货。”

“好了好了，我进战场了，你洗澡你泡妞，没事别找我，有事更别找我。”我关了麦把 CC 挂到个人房间，摩拳擦掌，“看爹今天怎么奶出一片天！”

中国有句古话说的好，冤家路窄。

比如刚才，一抬眼看见身边这个掉毛瞎子，我心如枯槁有苦难言，他今天居然穿着青花！我对青花本没无执念，我只是惊讶，这个乡村基民工 gay 居然也有画风正常的时候，所以你明明有青花为毛还要穿鱼跃清溪鹰击长空赤血狂沙？！一旦接受了那种设定，我突然接受不了瞎子终于穿得像个正经老板了，我很想对他说，儿子，爸爸不喜欢你穿成这样！好好做你的直男审美眼瞎弯鱼钩好吗？那才是你注孤生的归宿啊！

他邀请我组队，我犹豫了一下，拒绝了。省得我纠结，给他加血吧，跨不心里这道槛，毕竟敌对；不加吧，我可是个敬业的大奶，虽然属性有点水操作比较菜。

再比如现在，T 服组队进来五个大翅膀，一个天机一个云麓一个太虚两个冰心，PVP 鬼见愁啊有木有！我白了瞎子一眼屁颠屁颠跟上去想不动声色抱个大腿，那个名叫鸡腿菇大天机却在战场频道说：“哟，这不是豹纹内裤吗？你还被人没弄死啊？”

我当时就震惊了，我认识他吗？还记得我这个名字的人也没几个了吧？不管他是谁，搁在平时按我的脾气敢这么跟我说话的，早就被我喷得狗血淋头了，但今天不行，我一接他的话

茬，瞎子就知道我以前叫什么了。

鸡腿菇又说：“居然不还嘴？你是嘴贱被人割舌头了还是手贱被人打断手了？”

不搭理你你还来劲了！再说一句我可就不客气了。

鸡腿菇继续说：“嗨~爹跟你说话呢~你又皮痒欠抽，不骂不吭声？”

这时瞎子忽然来了句：“系统 bug 了？这个鸡腿菇发的怎么都是乱码？”

鸡腿菇问：“什么乱码？”

瞎子说：“又乱码了，全程汪汪汪汪汪汪不知道在说什么，你自己能看到吗？”

哦哟，我不禁竖起了大拇指，瞎子平时沉默寡言的，喷人技术可以嘛，有我一半的神韵了嘿！孺子可教！

鸡腿菇说：“[哭泣]”

瞎子说：“哦，键盘坏了？你也别费这劲了，我只能跟人类交流。”

鸡腿菇说：“你继续得瑟，这场一共三个冰心，我们这两个是不会奶你了，你就指着豹纹内裤那个手残水货看好你的血吧！”

瞎子说：“刚才不小心蹭到了她俩的本脉，我已经点掉了，勿念。”

我跑到瞎子边上，帮他补上本脉，我说：“让你们的云麓别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内，不然他水入梦谁我就一针扎醒谁。”

瞎子说：“同上，他水入梦谁我就接个腾葛谁怕谁？”

那个跟鸡腿菇一起进来的云麓金针菇说：“放过我好吗？我是无辜的好吗？”

我组上瞎子说：“让你们的太虚也别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内，不然他吹谁大风我就叫我璞玉哥哥抢谁的人头。”

瞎子说：“可行。”

那个跟鸡腿菇一起进来的太虚杏鲍菇说：“这位姐姐，我也是无辜的啊……”

“呵呵，晚了。那个天机哥哥，看来咱是熟人厚，那你一定也知道我只在威胁人的时候言而有信。”备战区大门一开，我上马向里岛跑去，瞎子骑着绿如意跟在我身后，看他骑风火轮看习惯了，总觉得今天的瞎子有点陌生，不像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瞎子，我说，“刚谢谢你了，不过我话说在前头，这场好好打，出去咱还是敌对。”

瞎子说：“你和鸡腿菇有仇？”

我说：“大概吧，不记得了。”我这仇恨体质，以前打天梯可没少得罪人。

他说：“哦，你怎么把密语关了？”

我说：“顺手，你有事？”

他说：“没事。”

我说：“你们也这么闲？”

他说：“煤老板和小秘书吵起来了，没人管我们。”

我去，就算他两不吵也没人管得了你吧？我说：“哎，你是不是给煤老板下降头了？”

他问：“怎么？”

我说：“换成其他人像你这样没事就插他刀，他早把人给撕碎了，你居然还能四肢健全活蹦乱跳的。”

他说：“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你煤。”

我说：“是你煤。”

他说：“我能问你个事吗？”

我说：“港。”

他说：“你别炸毛。”

我说：“啧，问吧。”

他说：“你以前真叫豹纹内裤？”

我说：“……我豹纹你妈啊！”

他说：“哦，这种反应，看来我猜得没错。”

我说：“关你屁事啦？！”

他说：“是没我什么事，如果豹纹内裤不是你，那我就喷错人了，得向鸡腿菇金针菇杏鲍菇道歉。”

瞎子脑子没病吧？道歉？你说得出口我的老脸也挂不住啊！我说：“道什么歉？管他是谁，你就当路见不平为民除害了。”

他说：“我没有那么无聊的正义感，我还是想想怎么跟他们和解吧，你又不太靠得住，至少他们有两个冰心……”

我说：“喂！”

他说：“你给我加血吗？”

我说：“加！加！加！加！加！”

他说：“你以前是叫豹纹内裤吗？”

“闭嘴，我现在没空跟你扯淡，搞起。”说话间我和瞎子已经冲到里岛，当然不是去打架的而是去给这个菇那个菇添堵的。

好好好！金针菇睡住了一个小魍魉在读火三，我上去一记普攻戳醒小魍魉，他咻一下地遁跑了；哟哟哟！这位弈剑小帅哥你对着杏鲍菇抱头深蹲累不累呀？瞎子助人为乐起手平射把他打醒，他往后三浮劲滚进人群兵解开起晃晃悠悠地对杏鲍菇唱大炮；眼看着半血的鸡腿菇锁定了一个云麓就要暴虎，我立马甩了他一口逆转，他提着口大黑锅举了把大菜刀登时傻在原地。两个冰心站在旗子底下被控得不要不要的，魍魉折回来杀了金针菇，杏鲍菇挨了一个大炮吃了几下流弹只剩残血，我没事就奶鸡腿菇一口死活不让他暴虎气得他直跺脚。鸡飞狗跳的里岛混战，我方阵营勉强挡住了对面一波节奏，由于我和瞎子从中作梗已略显颓势显然撑不了多久，我觉得这么做太不厚道也非常对不起其他队友，于是我当机立断，脚底抹油。

我说：“走”

瞎子说：“1”

我给自己一个清明掉头上马就跑，瞎子追了过来：“哪？”

我说：“西营安全。”

他说：“好。”

我说：“……西营在左边！左边！”

他说：“哦。”

我去，他只认识里岛吗？

路过猪圈的时候这个菇那个菇全死回家了，我仰天长笑，活该！辣鸡！

和瞎子跑到西营洗了好一会儿旗也没见这个菇那个菇过来，我点开地图，灵光一闪，问瞎子：“你逃命技术怎么样？”

他说：“我开疾行满追电。”

我说：“想不想玩点刺激的？”

他说：“想是想的，现在这种场景玩太刺激也不好吧？”

我说：“你思想干净点好吗？”

他说：“好的。”

我说：“鸡腿菇他们躲在南帐孵蛋，你现在去里岛把人都引到南帐来，然后你能跑就尽量往安全的地方跑，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

他说：“可以，你呢？”

我说：“等你把人引走，我穿过里岛去把东营的人引到南帐来。”

他说：“万一有个闪失？”

我说：“15秒后又是条好汉。”

他说：“好，我走了。”

我给他补上本脉：“我看好你。”

瞎子一脸壮烈，上马往南帐方向去了，我骂道：“中间！中间！在中间！”他这才转身改道，我远远的跟在他身后。

里岛旗下站着四个大翅膀红名，瞎子一上岸往人堆里丢了个梨花成功引起了老板们的注意，我不禁替他捏了把冷汗，然后他开了疾行就跑，我终于松了口气，这次居然没跑错方向。身后的红名各个磨刀霍霍追了过去。等他们走远了，我按计划穿过里岛，还在河里就看到东营一大片红名，他们也看到了我，顿时两眼发绿全下水冲了过来。“嚯哈哈哈哈~来呀~快活啊~”我疯笑着一路狂奔带着他们跑到了南帐。南帐旗下六个打四个，蘑菇们占上峰，瞎子在一边上蹿下跳给你个倦鸟给他个夜狼伺机抢人头，现在我引来了援军战况即将逆转。

我说：“1”

瞎子说：“哪？”

“跟着我！”我马不停蹄地逃回猪圈，瞎子慢我两步安全上垒，我转身，正好看到那五颗倒霉的蘑菇瞬间被红名淹没一顿胖揍技能漫天死无全尸。

我说：“哈哈哈哈哈，看到没？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我呸！”

瞎子说：“你开心了？”

我说：“当然。”

他说：“嗯，那就好。”

鸡腿菇他们死去了对面的猪圈，复活起来后鸡腿菇说：“对不起了各位，势力临时有事我们先退了。”

我说：“哎！爹！别走啊！我还没玩够呢！”

鸡腿菇说：“你自己玩吧，人贱迟早有天收。”

我说：“你听说过祸害留千年吗？”

鸡腿菇说：“听过，我等着看你的报应。”

我说：“就怕你活不到那天。”

蘑菇们全退了，一下少了五个人，本来就算不上顺风的我方阵营直接变成了大逆风，瞎子再牛逼也不可能神启甲组一个打三个，我这水不啦叽的身板就更不用说了，一半人选择了放弃抵抗，我们对面的堵在猪圈杀。

瞎子说：“不想打了。”

我揶揄他说：“啧啧啧不知道是谁再三强调自己只打逆风的哦。”

他说：“以卵击石和迎难而上还是有区别的。”

我说：“哎，他们走了，出去挣扎一下还是挂机。”

他说：“挂机。”

“那你跟我来。”我领着瞎子跑回备战区，跳到帐篷顶上，我说，“这里最安全。”

他在我边上坐下：“打了这么些年战场，没想到我也有今天。”

我说：“能屈能伸能攻能受才是纯爷们儿。”

他说：“我不能受。”

我说：“我也不能攻。”

一阵寒风刮过。

他说：“……你以前是叫豹纹内裤吗？”

你妹啊，这轴货怎么没完没了的？我一咬牙一跺脚：“是是是是是！行了吧？能别再问了吗？”

他说：“我隐约记得之前有个男冰心在还没开天梯的时候就以能喷出名，有一回他从进

了战场开始喷一直喷到结束，被人挂上论坛一时间风头无两，好像叫……豹纹胖次风骚受，是你吗？芷莘姐姐？”

我说：“……是是是是是！是我是我就是我！再问自杀了！”我就纳闷了！为毛瞎子会知道？！好多年前的事吧？当时也是演兵场，40人满员可只有我一个冰心，还没出玄修群润脉，一个个上脉我得上到蓝尽人亡，只能随机加了附近几个看着顺眼的，没被加到的就喷开了，当然我也没跟他客气三倍脏水喷了回去。后来我满地图刷血刷得手都快抽筋了依然有人不满意，骂我怎么不加血，妈蛋，我就两只手，我能把脚提上来一手妙手一脚逆转下巴开八门吗？我一怒之下蹲回猪圈挂机跳烫手舞，他们死回来一个我喷一个路过一个我喷一个，接着就被截图挂去论坛了，一战成名。只可惜所有人都偏离了重点全在佩服我居然能不停歇地喷了十五分钟不带重样的……

瞎子说：“我还在纳闷后来怎么没见过你了，原来是变性改名了。”

我说：“你记这么清楚干什么？你也被我喷过吗？”

他说：“你该问还有谁没被你喷过。”

我说：“你想咋滴？秋后算账？”

他说：“不瞒你说，那场其实我也在，你把所有人都全喷了个遍，除了我。”

我说：“失误啊，怎么被你漏网的？”

他说：“我一直在里岛杀人。”

我说：“哦，这样吗？我已经忘了。”

他说：“我记忆犹新。”

我迟疑了片刻，说：“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以后没事别跟我来往了，我说卖队友就卖的。”

他说：“我无所谓。”

我说：“你是不是脑子有坑？”

他说：“是啊。”

我白了他一眼：“有病赶紧治出门记吃药好吗？”

他说：“治了没用吃药浪费。”

我说：“不想跟你说话。”

他小心翼翼地问：“……芷莘姐姐，刚才天下喷你的人是怎么回事？”

我说：“是咩——”

他说：“嗯？”

我说：“她知道我扒她皮，已经在论坛喷了我一波，最后被我反摁了，大概气不过吧。”

他说：“她怎么知道的？”

我说：“我也很想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不如你去知道一下她是怎么知道的然后麻烦你告诉我让我也知道一下她是怎么知道的。”

他沉默了半晌，问：“……你怀疑我吗？”

我说：“没有，如果是你干的你早就把密语截图给她了，我和她对峙的时候她什么证据都拿不出来。当然，如果是你忘了要截图，我劝你俩这种智商还是别玩3D网游了，开心消消乐更适合你们。”

他说：“不是我。”

我说：“行了，不用解释，我又不傻。而且我答应过你，相信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他说：“啊，我现在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我说：“不用太感动，出了这门，前尘恩怨过往一笔勾销。”

他问：“什么意思？”

我说：“字面意思。”

话刚说完战场结束，我被传送了出来，站在西陵皇城 NPC 前环顾四周，没看到瞎子，他应该是从九黎进的吧。

“周智新，八点二十了。”庄子乐钻到我的小房间说，“警告你别跟我耍花样。”
我开麦说：“不敢~不敢~哪敢呀~”然后关了客户端。

第 71 章 开玩笑，你让我睡觉我就睡觉？

“开玩笑，你让我睡觉我就睡觉，我还叫周智新吗？”我打开客户端，登录了个压 59 战场的冰心号，“再去打一把，不知道现在 59 战场怎么样了。”

这号是我去年偷偷练的，正是 59 战场最火的时候，全念加点疾神明炼化的小翅膀冰心已经能在战场里浪得飞起，打了两天我老觉得像一群光屁股小孩聚众斗殴实在没意思就不怎么玩了，这号的用途只剩下进团压低副本难度。号还停在战场门口，我刚读完条就看到瞎子那只大扑棱蛾子还杵在 NPC 前发呆，浑身散发着一股熟悉的无药可救的傻气。

“不如……嘿嘿嘿~”

我脱掉一身装备，密语他说：叔叔，你在吗？

他很快回了：？

我说：叔叔，我没钱修装备了，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瞎子什么也没说给了我 200 金，我瞪着包里的钱，我去，这也忒大方了！

我说：谢谢叔叔。

他说：叫哥哥。

我说：谢谢哥哥。

这都行？！怪不得整天对着我喊穷，敢情瞎子圣父下凡全拿去接济路边小号了？他傻成这样是干不了要用到智商的事的，也一定很好骗，肥水不流外人田，我灵光一闪，麻利地又换了个小号，骑上系统送的马符一刻不敢耽搁马不停蹄哒哒哒跑到战场门口，幸好瞎子还在，我密他说：哥哥。

他说：？

我说：哥哥，我没钱传送了，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他依旧什么都没说，给了我 200 金。哈哈哈哈哈天域奇珍 4 金一个，再来几趟我的孩子就能拿上天域武器啦！

我说：谢谢哥哥。

他说：叫叔叔。

叫爸爸都行啊！我说：谢谢叔叔。

我又换了个小号跑到他身边，密他说：叔叔，你在吗？

这次他没回话，直接交易给我 200 金，我说：叔叔！你真是个好人的好人！

他说：芷莘姐姐，你缺钱花直接跟我说就行了，不用这样一趟趟跑。

我……妈个鸡的！什么情况？！

我说：叔叔，你在说什么呀，人家听不懂的哦~

他说：别装了，你累不累？

我说：人家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说：你的大号是不是叫豹纹胖次风骚受？

我说：你妹！你能别再提这茬了吗？

他说：哈。

我说：你怎么知道是我？！

他说：你是不是烧坏脑子了？59 冰心号，我跟你除魔见过两回，后面这两个，第一次和你刷甘露的时候就已经见过了，你出来骗钱能不能换两个没露过面的？

我顿时斯巴达了，擦！大意了！不是说好了瞎子没脑子的吗？！

他见我没反应，问：在考虑要不要还我钱？

我说：还个屁，你才烧坏脑子了，到我兜里的钱你还想拿回去？

他说：你不还也没关系，我周常还没做，要不你当队长接任务抵债？

我说：老子才不去，老子换号下战场去了，再见。

他说：我已经把密语截图了，16 钻粉冰心装小号博同情心骗无辜路人钱财为哪般，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这个题目不错吧？

我说：你想干嘛？

他说：发帖子，让你在论坛再火一把。

我说：喂！

他说：周常吗？

我说：不去！

他说：[天下号令]要不先在本服发个天下看看效果怎么样好了。

我倒不是怕被正义路人喷，我是怕被庄子乐发现我假装下线结果又上来玩了……不知道他会怎么收拾我啊！我陷入了很可怕的想象里……我说：你玩真的？

他说：我只在威胁人的时候言而有信。

“要不要脸啊！学我说话？！”我气得差点掀了桌子，抬眼看到黄学平带着三个冰心妹子传送了过来，这个不要脸的死人妖云麓又组一队冰心下战场，我擦！后面那个穿着幕影的魑魍好眼熟，我睁大眼睛，庄子乐怎么也来了？他不是没心情吗？“我我我，赶紧下了得了。”我慌忙地摸过鼠标，但识时务的瞎子不是个好瞎子，他不肯放过我，密语我问：做周常吗？

“我周常你妈啊周常！找剁椒鱼头周常去吧你！”我刚要点叉，他又说：[天下号令][天下号令]我买了三个，肯定够用了。

这就尴尬了，进退两难啊！下线跑？瞎子立马会把这事捅出来，被庄子乐知道了我死无全尸；不跑，被庄子乐看到了我还是死无全尸……

估摸着庄子乐快读完条了，我急得一脸冷汗，这时瞎子的掉毛大翅膀抖了抖老子心生一计，往前跑了几步躲到他背后，他的翅膀正好把我遮得严严实实。

瞎子说：美人计是没用的。

我说：你别动！

他说：怎么了？

我说：让你别动就别动！

他说：为什么？

我说：你废话有点多。

他说：你不说我就走了。他还真的开始搓泥巴上马。

我说：哥！哥！哥！就半分钟！

他停了下来：嗯，怎么回事？

我说：你看看你后面……

他说：哦，你躲他俩？

我说：是啊。

他说：原因？

我说：他们让我早点睡觉，我假装下线又上来了……嘿嘿嘿。

他转了个身与我面对面，小号的脸刚好贴在他胸口。

他组上我问：“身体还没好为什么不早点休息？”

“这才几点啊，换你睡得着？”我想了想，觉得不太对，“等等，你怎么知道我病了。”

他说：“你自己说的。”

我说：“我什么时候说过了？”

他说：“就刚才，你果然烧坏脑子了。”

不对啊，我什么时候和瞎子说过我病了？有吗？没有吧？我跟他说这些干嘛？

我说：“真的没有啊！”

他说：“那我怎么知道的？”

我说：“不该我问你吗？”

他说：“是啊，是你告诉我的。”

我说：“我没说过！”

他说：“那我怎么知道的？”

晕了晕了我头晕了。我说：“我管你怎么知道的！”

他说：“是你告诉我的。”

我说：“这个问题跳过。”

他说：“虽然我不介意一直保持这个姿势，但是他们已经进去了。”

我转动视角，庄子乐和黄学平果然不见了，我松了口气，往后跳了一步直接从台子上掉了下来。

瞎子说：“我只是助人为乐，你不用感动成这样。”

我说：“你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再见。”

他说：“[天下号令][天下号令]我又买了两。”

我说：“大哥，你别这样。”

他说：“做周常吗？”

我说：“做的做的，我一定聚精会神接任务交任务绝对不走神不浪费您宝贵的时间。”

他说：“我临时改变主意了。”

基佬就是事多！我问：“大哥，您还有什么吩咐啊？”

他说：“你还是早点下了睡觉去吧。”

我说：“才八点半！”

他说：“你听我的，我就帮你把这事瞒下来，不听我的……[天下号令]X10”

我说：“行行行行行，你屌你厉害，我认输！再见！”

他说：“我想跟你说个事。”

我说：“什么？”

他说：“其实你刚才不用躲，一般人都屏蔽非队友的。”

我……

“一个个都欺负我！”我愤愤地点了重选角色，“开玩笑，你让我睡觉我就睡觉，我还能有脸在S服混吗？老子重新练个小号，总没人认得出来了吧？！”

刚与服务器断开连接，短信铃响了，我知道是谁发来的，犹豫地摸过手机……

陈唯璞说，我终于收工回家了，你应该睡了吧？勿回。

我叹了口气，关掉电脑，嘴里嘟囔着“……开玩笑，你让我睡觉我就睡觉……”耷拉了脑袋站起身乖乖躺床上睡觉去了。

第 72 章 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这日子没法过了！”一大清早来上班就看到桌子上堆满了需要我审核签字的图纸，我万念俱灰老泪纵横掉头走人，“我要回家。”

庄子乐一把抓住我的帽兜：“先祝你一路平安，不过提醒你一下，明天来说不定连地上都是了。”

我说：“手会签断的！”

庄子乐说：“反正是存档用的，你可以盖部门章代替签字。”

“嚶嚶嚶嚶……那好吧。”我捂着脸假哭，权衡再三终于认命了。

黄学平说：“你要不要打开电脑看看乐仔帮你存的资料 and 文件？都是要改的。”

“啊？不会吧……”我无力地垂下脑袋，“今天要加班加到死了。”

“是的，幸好昨天让你早点睡觉养足精神。”庄子乐走向自己的位置坐下，“你应该谢谢我。”

我说：“真是谢谢你了。”

“智新啊啊啊啊！你可来了啊啊啊啊！”我刚要坐下开工，隔壁景观组的直男 2 号冲过来抱着我的大腿痛哭流涕，“救命啊智新！”

我嫌弃地问：“你干嘛啊这是？”

直男 2 号说：“你跟武 X 华府的营销经理很熟是吗？”

我暗吸一口凉气，偷偷瞥了庄子乐两眼，他没半点反应正低着头统计销控表，我摇摇头结结巴巴地说：“不不不熟，谁啊，哪个，哪个经理，我不认识。”

直男 2 号说：“就是李曦李经理啊！大家都说你跟他关系很好。”

我虎躯一整，我擦，谁告诉你的？我要剪了他的舌头！我又瞄了庄子乐一眼，他还是没什么反应，我说：“哦哦，他啊，不好，不好，点头之交，点头之交而已。”

直男 2 号说：“你就别跟我打马虎眼了！真的有急事！”

见他愁成这样，我忙问：“什么事啊？”

直男 2 号说：“上个月我们帮他们的小区公园做了一批景观小品……”

我说：“啊？然后呢？”

直男 2 号尴尬地说：“我一时鬼迷心窍，报的是铜的价格，实际制作却用了不锈钢，验收的时候被李经理发现了，没通过。”

“啧啧，你们搞什么啊？”我没好气地说，“这不是活该嘛！李曦是出了名的严苛，他每次去验收都带着游标卡尺和吸铁石的！”

直男 2 号说：“他看起来挺那啥的，我以为……”

我说：“他只是长得 2 不是真的 2，真 2 能混到部门经理吗？！”

直男 2 号哭丧着脸说：“现在怎么办？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肯签字，他不签字我们就没办法申请工程款，20 多万啊！”

我说：“他不肯签字你找我有什么用？”

“你跟他关系好，你能不能……”直男 2 号说着说着往我手里塞了两张不知道什么卡，他恳求道，“这里有两张面值 2000 块的超市卡，一张给他，一张你自己留着，帮帮忙吧智新。”

我低头看了看，轻轻叹了口气，把卡塞还给他：“对不起，我无能为力。”

黄学平圣母 mode 一开又来凑热闹，他说：“一句话的事，你就帮帮忙呗。”我瞪了他一眼，他缩回脑袋不吭声了。

我转头对直男 2 号说：“本来就是我们的错，我也没脸向李曦开这个口，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吧。”

直男 2 号还想说些什么，我不着痕迹推开他的手，他站在我边上愣了许久，非常狼狈，最后失落地走开了。

“周智新。”一直沉默不语的庄子乐突然喊了我一声。

“哎？”

“花 20 万买个教训？你真阔气。”他没抬头，语气冰冷，“如果这事搁我身上，你也会这么‘大公无私’？”

“你说什么呢？”我假装没明白他的意思。

庄子乐放下笔，坐直身子，双手抱臂抬眼看着我：“如果是我拿次品充数被陈唯璞发现了，他不肯签字，你打算怎么办？”

被他盯得心里发毛，我说：“你不会做这种事，我也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庄子乐问：“凡事没个万一，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会像现在这样不近人情吗？”

“什么叫不近人情？自己犯下的错，为什么不想办法弥补偏偏要走旁门左道？还贿赂人家？廉洁协议是白签的吗？”

“哦，说了这么多，你的意思是……”庄子乐顿了顿，微微扬起下巴，“哪怕是我，你也不会帮这个忙？”

“你让我怎么回答？这个假设本身就不成立，更何况……”我对上庄子乐的视线，坚定且诚恳地说，“我和陈唯璞之间的……关系，不是拿来这么利用的。”

“……呵。”庄子乐面无表情盯着我看了许久，突然冷笑了一声，他俯身拿起笔继续做自己的事，轻声说，“你什么时候变成了这副道貌岸然的样子？真是让人讨厌。”

我说：“难道不是你的问题吗？回头看看墙上贴的公司服务理念写了些什么！”

黄学平站起身打圆场说：“好了好了，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们现在就像前几天新闻里说的幻想买彩票中了五百万讨论钱怎么花的时候意见出了分歧导致大打出手还报了警的两夫妻一样。无不无聊？”

我一屁股坐下来，气鼓鼓地说：“他才无聊，我忙得很。”庄子乐黑了张脸，没说话。

黄学平说：“瞧你这小气劲儿。”

不是我不想帮直男 2 号，而是当着庄子乐的面我这种尴尬的身份怎么答应他？我都已经拒绝了，庄子乐还莫名其妙没事找事，这要是应下来了，不知道要闹出多大的隔阂来。

我登上扣扣，看到李曦在，我赶紧敲他：曦酱，上班没？

他说：马上要开会去，咋说？

我说：你还欠我顿饭。

他说：不是你欠我吗？

我说：好的，我欠你，走一个？

他说：你是盗号的？

我说：妈蛋，你不去拉倒。

他说：去！去！去！今晚？

我说：这两天应该不行，比较忙。

他说：你定个时间。

我说：这周我单休，要不周六晚上？

他说：好的，你别叫上乐乐，看到他我会紧张得吃不下饭。

我说：刚睡醒别做梦好吗？

他说：哦……

我松了口气，拿过手边一叠图纸，开工。

直到肚子饿得乱叫，我一抬眼才发现已经到了午休时间，黄学平问我：“吃饭去吗？”

我摇摇头指指剩下图纸：“不去了，中午要把这些都搞定，帮我打包一份上来吧。”说话间我用余光扫过庄子乐，他靠在隔栏上看着地板发呆。

黄学平说：“好吧，我们先下去了，你赶紧的。”

我点点头：“嗯。”

二十分钟后，他俩回来看到我一边哭一边审图纸一边盖章一边抹眼泪都吓了一跳。

庄子乐忙过来问：“你干嘛呢？”

我抬起头泪眼婆娑：“还剩好多图纸……”

庄子乐皱起眉：“吃完再看。”

“就是。”黄学平把饭盒放在我手边，“怎么着也得先吃饭吧？”

我说：“来不及了，下午还有很多文件要改，我就两只手……”

“啧！……你麻烦死了。”庄子乐拿起饭盒和勺子，舀了一勺饭菜递我嘴边，“平平来帮他翻纸……吃饭啊！你看着我干嘛？”

“没干嘛。”我冲他嘿嘿嘿傻笑，张嘴把饭吃了，“好次！”

庄子乐说：“别废话了，赶紧的。”

“啊~”

“啊你个头啊！”

哈！我就知道庄子乐扛不住老子的苦肉计，这招真是百试不爽！

就这样，庄子乐喂我一口饭黄学平翻一张图纸我看看没问题盖个章，喂一口饭翻一张纸盖个章，终于在午休结束前审完了所有图纸。中途俞小鱼路过，好奇地看了我们几眼，笑着摇摇头走开了。

第 73 章 我也很想做个直男

一边要将落下的工作做完一边又要找资料准备罗马假日的方案，而后的两天里我忙得焦头烂额连吃饭上厕所都要掐着秒表，每天晚上加班到十点才回家，打着哈欠上游戏花二十分钟种树跑拓拓站在安全区骂敌对几句，完了关电脑洗漱睡觉，脑袋沾枕头不到一分钟就能睡着，生活节奏比往常快了整整两倍，非常累，我很勉强地应付着。可它有个好处，唯一的好处，让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感情问题，日子好过很多，我也头一回尝到了用工作麻痹大脑的甜头，为自己找了条生路。

陈唯璞还是一样，每晚一条短信一句问候一声晚安，我怀疑他是不是趁我不注意往我手机里塞了窃听器，不然他为什么总能踩准我睡觉的时间？

回他？我难受；不回？怕他难受，想到他难受我就更难受。

毒奶周智新和念医周智新大战三场江南雪竹阵，最终念医周智新以三局三胜的战果将毒奶周智新碾压至渣，我编辑短信的时候，还剩一丝血的毒奶周智新用他生命中最后一口气对我呐喊：“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废话，我当然知道。”我一脚把他踩归了西。所以我回复陈唯璞的内容全是在汇报工作，不带一点感情。

我们在一起很久后的某天，他突然吃饱撑的回忆起这段，他说：“其实你那么做，更伤我的心。”

我欠他太多，我很愧疚。我决定用一生去偿还他，可惜……

周六上班终于能轻松些了，我早了半小时起床洗澡，黄学平说我留胡子会很恶心，一开始我是不信的，直到刚才我照了照镜子……我的胡子不粗不硬，养长了真的又恶心又邋遢！我一狠心把蓄了三天的胡子全给刮了。

神清气爽去上班，庄子乐已经到了，正翘着二郎腿悠哉悠哉玩手机，我蹑手蹑脚走到他背后想装成老板吓唬他一下，还没靠近，庄子乐突然打了两个喷嚏，他转身一脸不耐烦地瞪

着我：“周智新！”

“你怎么知道是我？”我立马停下所有动作，举手投降。

他捂着鼻子骂道：“我闻到你身上的香水味儿了！”

“……哦！对不起！”我往后退了三大步，讪笑着说，“对不起嘛乐乐，我忘了你对水仙过敏。”

“哎呦，我去！”他白了我一眼，回过身扯了张纸巾又撕成两半搓成长条塞进鼻孔，“警告你今天离我五米远！”

“嘿~不嘛！”我使坏，故意往他背上一扑，抱着他的脖子撒娇说，“我乐，你不要抛弃我哟~”

“你离我远点！”他拍了我的爪子几下，没怎么用力挣扎，只是嘴上不停抱怨，“快走开！一会儿要被你熏出鼻血了！”

“好吧。”我松开手，扯扯他的衣领，道歉说，“对不起啊，我真忘了。”

“你这个脑子还能记些什么玩意儿？”他数落我说，“去去去，回自己位置上去！”

“哦……”我走到他对面，看到他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出来，“哈哈哈哈哈猪鼻子插葱哈哈哈哈哈。”

“二货吧你。”他低下头继续玩手机。

我掏出我的手机对准他：“别啊！抬头让我拍一张！”

他扭过身去：“拿开！”

“抬头让我拍一张，就一张，你平时也没少拍我丑照！”

“不要。”

“就一张嘛！”

“滚。”

“智新……”我们正闹着的时候俞小鱼走到了我边上，“哎？”我回头，见他的表情非常犹豫，我问，“小鱼总怎么了？”

俞小鱼说：“有件事……可能会让你很为难……”

“……哦。”知道俞小鱼想说什么，我偷偷望向庄子乐，他正好也瞥了我一眼，随即起身走开了，满脸不悦。“的确为难……”我回过头压低声音对俞小鱼说，“李曦追过乐乐的事你知道吧？”

俞小鱼点点头：“早就听黄学平提过。”

“既然你知道，我也实话跟你说……你看到了吧，不是我不想找李曦帮忙，是怕乐乐不高兴，你懂的。”

“……哦，懂。”俞小鱼若有所思地眨眨眼。

“今天晚上我约了李曦吃饭，你放心吧。”

“太好了！”他松了口气，苦笑着说，“真是谢谢你了！”

我说：“谢什么啊，都是公司的事，我怎么可能坐视不理？”

他说：“智新，拜托了！”

我说：“有数。”

后来嘛，庄子乐以不想靠近我为理由去工厂混了一天，下班在公司楼下遇到他，他让我早点回家今晚有势力战，我做贼心虚，结结巴巴地说：“今晚，今晚，今晚，今晚家里有点事，不一定能上。”

他问：“什么事？”

我说：“我我我姐姐跟姐夫吵架了，我姐姐又回娘家了，我晚上得劝劝她。”

“……如果没事了就上线。”说完，他冷着脸走了。

“拜拜~我乐周一见~”我向他的背影挥挥手目送他离去，等他走远了，我无力地垂下脑

袋，一声叹息，“啊……都是些什么事啊！”

我和李曦约在离他家不远的商业街，两个人刚坐下来就开门见山，谈正事只花了一分钟。

他说：“你找我是为了你们公司的事吧？”

我说：“是。”

他说：“你知道我的脾气。”

我说：“知道，所以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他说：“简单，先按不锈钢的价格重新上报给成本，再写一份变更说明找景观和我签字，原因就写铜质容易生锈应甲方要求更换材质。”

我说：“好的。”

他有些失落地说：“我以为会是乐乐来找我呢……”

我说：“怎么了？我找你不够格是怎么了？”

“不是不是不是，当然不是，您这纡尊降贵的……”他摆摆手，沉默了片刻，问，“乐乐……最近还好吗？”

“就那样呗。”

他没搭话，歪了脑袋瞪着斜上方发了会呆，突然嘴一瘪，手一挥：“服务员！来两瓶酒！72度！老白干！”

我忙说：“别啊！谁喝啊？”

他说：“我喝啊！你也来两口！”

“不不不不不了！”我心有余悸，生怕喝多了又干出什么丢人现眼的事，赶紧把杯子藏了起来。

“你不喝？我喝！”

我还是陪李曦喝了一小口，就一小口，白酒太冲了烧得我胃难受。他左一杯右一杯完全没停下来的意思，我也不想拦他，人生难得几回醉。于是我听他讲了半宿醉话，说来说去就是乐乐长乐乐短，他想带乐乐回铁岭老家玩，戴大金链子小金表，坑上剥蒜买身貂。

我趁乱问他：“哎，乐乐为什么拒绝你啊？”

他抱着酒瓶子不肯撒手，吐着舌头说：“还不是因为你！”

“嗯？关我什么事啊？”

“都是你不好！乐乐说你经常唧唧歪歪什么同性恋都不会有好结果！男人没有好东西！他就觉得我也不是好东西跟我没有好结果！”

“没错啊……”被李曦戳中了我的心事，我轻轻叹了口气，劝他说，“是不会好结果的，如果让我再选一次的话，我很想做个直男，尝试一回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可以不惧怕他人眼光的，能被世人所接受的……恋爱。”

“你憋傻了！喜欢谁爱谁在意谁，那个谁是男是女，你自己能控制得了吗？”

“不能啊……”我低下头，用小到自己都快听不到了的声音说，“所有人都知道我喜欢他，除了他……”

我不是没幻想过，可以在人潮涌动的街头毫无顾忌地牵着陈唯璞的手，可以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诉他我爱他，可以带他回家介绍给自己的父母说：“这是将陪我走完一生的人。”逢年过节可以陪着他回家，与他的家人共享天伦。

这些明明都是很平凡的事啊，为什么统统与我无关？

第 74 章 从今往后我都不会再骗你

男人嘛，凑一起除了抽烟喝酒吹牛聊女人还能干嘛？

哦，还能聊男人。

从前一直觉得“不抽烟不喝酒的男人肯定自私”这句话毫无逻辑性可言，今天才发现，按在不抽烟不喝酒的我身上意外合适。

我和李曦各怀心事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只是他喝他的我吃我的，他说他的我说我的。一瓶老白干见底，他趴在桌上痛哭流涕，我望着天花板饱含热泪，无辜的餐厅老板很紧张，坐在吧台时不时探头往我们这角落看一眼，生怕两个神经病突然发作拆他店。

李曦说：“我真的很喜欢乐乐，管他是男是女，是好人还是坏人，我都喜欢他，我，我，我，为他死都愿意。”

我说：“要不我去做个变性手术？”

他说：“为了他我啥事都能干出来！”

我说：“不行不行，陈唯璞不喜欢女的。”

他说：“我把他强上了得了！”

我说：“要不我去接受个电疗把自己掰直？”

他说：“可是我没这个胆子……”

我说：“直了我就不喜欢他了。”

他说：“怎么办呢？”

我垂眼盯着李曦想了一会儿，说：“我去劝乐乐接受电疗，你去做变性手术，他不再是同性恋，你也不是坏男人，皆大欢喜。”

“可以哦！”他坐直身子，醉眼迷离满怀期待地问我，“能成吗？”

我说：“不能。”

“那你说个屁啦！”他捞过另一瓶老白干，对准瓶盖下嘴一通乱咬，碎碎叨叨说着，“咋打不开，我去，咋回事……”

“别喝了。”我抢下他手里的老白干，“也不怕喝出酒精肝来！”

“你，你，你给我！还给我！”他还乐意，伸着两爪子在我面前乱抓，“我没喝爽呢！”

我说：“要喝回家喝去，这里一瓶卖的比超市贵一倍。”

他捂着胸口说：“我心痛得都麻木了，还会肉疼这点钱吗？”

“我请客好吗？你当然不肉疼！”我狠狠瞪了他一眼，冲不远处的服务员喊道，“小哥买单，谢谢。”

“好的，请稍等。”服务员走过来，看我抱着瓶没开封的老白干，问：“要退一瓶吗？”

“……不退，带走。”

我扶着四肢发软的李曦愣愣地站在店门口，一阵西北风刮过，我打了个寒颤……老子顿时气得直跳脚，心里那个悔啊！我为什么要选在这个地方吃饭？虽说离他家很近，但也隔了两条街，这不尴不尬的路程，打出租车屁股没坐热就到了，纯属浪费公共交通资源还浪费老子的钱，背着个醉鬼走回去又能把人给累死……考虑再三，“妈蛋，走！就当锻炼身体了！”一咬牙，把李曦的右胳膊架我肩上，他往下一沉整个人的重量瞬间全压在我身上，我一个踉跄横着挪了三步才站稳，我骂道：“你给我站直了！”

“直？谁直了？我不直，你不直，乐乐不直……”他指指自己，指指我，又指指前方，含含糊糊地说，“俞小鱼不直，陈总也不直，我的妈呀，怎么感觉全杭州市的男同性恋都凑在一起了？”

“呵，不然怎么叫孽缘？”我轻轻叹了口气，wuli 平平真是一支出基潭而不染的独苗……

“是啊，奇怪了，为什么谁都不能圆满，一对都没能好好的在一起呢？”

“都说了是孽缘，孽缘！作孽的孽！”

李曦凑过来，戳戳我的脸颊：“喂，我刚才可都听到了，你说你喜欢陈总，对不对？”他满嘴酒臭熏得我快吐了，我屏住呼吸别过脸去嫌弃地骂道：“关你屁事！”

“我这是给你拉警报呢，多少男男女女盯着那个金多宝，削尖了脑袋想往他床上爬，你不走点心，到嘴的鸭子就跟别人飞啦！不对，睡啦！”

“……”停下脚步，一股浓重的辛辣苦味在我嘴里丝丝蔓延直至渗透全身。我没想过也不敢去想，或许某天，陈唯璞的身边站了另一个人，他牵着他的手，就像曾经牵着我一样，他们从我面前经过，眼里只容得下对方……届时，我肯定会死撑着可笑的自尊视若无睹，转身走开，躲进无人的角落泣不成声，心底还偷偷祈祷，他看到我了，他还爱我，他会来找我。

哎，我终于懂了，为什么大多数人在把前任或追求者作走了之后看到他有了新欢，会立马进化成一个绿茶回头苦苦纠缠：你为什么不爱我了，你怎么能爱上别人，你不准比我幸福。都是因为不甘和心理落差。

“睡你个溜溜球……”我举起捏在右手的老白干威胁李曦说，“不准再提陈唯璞，不然我用这个打爆你的脑袋。”

“啊呀，哥跟你说正事呢……”

“你是在说正事吗？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还专拣难听的说，下次再请你吃饭，就祝我跟瞎子在同一个势力相亲相爱！”我花了吃奶的劲半驮着李曦朝他家的方向走，“……被他坑死方休！”

原地踏着方步的李曦问：“瞎子？瞎子是谁？”

我说：“nili 璞玉哥哥！”

“哦，他啊……”李曦嘿嘿傻笑了两声，“怎么突然提到他了？”

“能把我气到吐血的只有他。”

“他啊……我跟你说，他啊……说出来直接气死你！”

“你不说，他已经把我气得死去活来好几回了。”

“呵呵呵，这个璞玉啊……”

“等等等等，我，我，我接个电话。”裤兜里的手机突然一颤，吓得我差点魂飞魄散，基佬的第六感告诉我，来电不善。我把老白干塞进李曦怀里，“你拿着，不准喝，站稳了！”腾出右手摸出手机，我擦，还真是庄子乐……

李曦低头来看：“谁呀谁呀？”

“关你屁事！”我按了拒绝接听，把手机塞回裤兜，又从他手里抢过老白干，扯着他加快步伐，“赶紧的！”

“哎，哎，哎，你走这么急干什么？”

“老子不想陪你喝西北风！”

这一路上，手机就没消停过，心里紧张还背着个东倒西歪的醉鬼，走到李曦家小区门口我已经身心俱疲累得满头大汗实在迈不开步子了，刚停下脚步想休息半分钟，手机又是一阵花枝乱颤，我再不接庄子乐会不会直接冲我家去啊？那不得露陷了？

我四下张望了一圈，将李曦拖到边上一棵大树前，把他整个人往树干上一推，警告他：“我接个电话，你不准说话！”

“嘘~”他靠在树干上，闭着眼摇头晃脑应下了，也不知道听进去没，我觉得还是太冒险，又把老白干塞进他怀里，左手捂着他的嘴，右手拿出手机。

我故作镇定地说：“喂？你……这么急找我干啥呢？”

庄子乐问：“你家的事还没处理完？”

“快了快了，马上。”

“……好，等你。”

速战速决，挂了电话我长出一口气，还踹了李曦一脚泄愤：“都赖你！”他哼哼了两声直

傻笑。

好不容易把他运回了家，丫居然不肯把老白干还我，我直接把他敲晕了丢沙发上扬长而去，妈蛋，我付的钱，凭什么给你？！

刚出小区门，手机又响了，我浑身一颤以为东窗事发，庄子乐来兴师问罪了。幸好虚惊一场，是我妈。

“买点宵夜回来，我饿了。”

“别吃了，都这么胖了，还……吃什么……宵夜……啊……”我抬头，正前方有一人与我隔街相望，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是他瘦高的身形宽阔的肩膀却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

“等我回去再说。”我匆忙挂了电话，睁大眼盯着他一步步走到我面前，脚就像被钉在地面上一样，我动弹不得，也懊恼不已。

为什么就没想到可能会遇到他？

“你怎么在这儿？”陈唯璞有些诧异地看着我，“……又是买夜宵路过？”

我避开他的视线，轻声说：“不是，不是。”

“来找我的？”

“也，也不是。”

他自嘲说：“哦，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不是的！”我深吸一口气，抬起头说，“我约了李曦吃饭，他喝多了，我刚送他回家，现在我准备回家！”

陈唯璞的表情似笑非笑，他点点头：“嗯。”

“……呃？”我瞪着他看了半晌没等到下文，我说，“你不问我为什么要约他吃饭？”

“没必要问啊，如果你愿意告诉我的话……”

“工作上出了点问题，找他商量怎么解决。”

陈唯璞又微微点了点头：“挺好。”

我一时吃不准他到底什么意思，怯生生地问：“……你，你信了？”

“当然。”

“啊？真的全信了？”

“为什么不信？”

“我平时满嘴跑火车的……”

“那你今天骗我了吗？”

“没有。”

他笑了，柔声道：“那我为什么要怀疑你？”

“哦……”我又低下头紧咬着嘴唇，因为我对你撒了我这一生中最不该撒的弥天大谎，但我发誓，从今往后我都不会再骗你，除了不能告诉你，我对你的感情……

陈唯璞大概想摸我的脑袋，刚伸出手，他顿了顿，改成拍我的肩膀：“你今天怎么回事？”我摇摇头：“我要回去了。”

“我送你？”

“不用了，太麻烦，我打个车就行。”

“好，路上小心。”

“嗯……”我一时脑抽，把被我抱了一晚上的老白干塞给他，“这个给你喝吧。”

“哈？”他接过去看了看，轻轻笑了，“我不怎么喝酒，还是……白的。”

“这个浓度高，你可以拿来杀菌消毒。”

“……啊？好吧。先谢谢你了。”

“不客气，再见，再见，再见。”我拔腿就跑直到上了计程车才敢把头抬起来，犹豫着回头……

陈唯璞还站在路口望向我离去的方向……

第 75 章 爱情买卖

回到家我仍惊魂未定，倒在床上放空大脑发了好一会儿呆才缓过来。哎，为什么每次和陈唯璞相遇，总是以我耗子见了猫般仓皇或跑或逃结尾？

还是少见的好，工作避不开，那我只能将他家方圆百里划为禁区，没事绝不再靠近一步。翻身看了眼手机，九点整。

“糟了！糟了！”我赶紧滚下床开电脑，“再不上线我就要被乐乐打得魂飞魄散了！”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儿子的头大手儿小，爸爸的头小手儿很大……”

登陆游戏，上了 CC，势力战大厅里充满了快活的气氛，一听到这种歌我就知道今天黄学平指挥，他又在不务正业地调戏人：“蝶儿妹妹~来我们势力玩啊，我天天陪你刷勇士玉洗裤裤~酷刑有两队人刚下丹朱村神石估计要去偷台子，五仁你带一队翘翘过去炸一发，好不好啊蝶儿妹妹？你不回答我就当你答应了哦，鼎湖神石现在怎么样了？”

我一脑门黑线，还能不能好了。

“啊！”黄学平怪叫一声，“蝶儿妹妹快奶我一口啊！我要死了！要死了！……耶？智新你上了啊。”

我没好气地问：“乐乐呢？怎么不在线？”

黄学平说：“大概十五分钟前，他突然说临时有急事要先出去就下了。”

我说：“什么事？”

“12 点方向有一队红名！先压过去！”黄学平说，“我哪知道啊，你快进团！”

“叫我赶紧上，他自己却下了，你也不问问他要去哪儿。”我没来由的紧张了起来，心里有些焦躁，不会和我有关吧？他不会去找李曦了吧？！

黄学平说：“不是你说的吗别那么鸡婆，他不想告诉我问了他也不会说，我还问他干嘛？喂！你倒是进团啊！”

也对，庄子乐不是第一次玩人间蒸发，至于他失踪期间去了哪做了些什么，那是他的私事我不方便过问。再者，庄子乐对李曦避之不及才不会半夜三更去找他。真找了也没关系，我离开的时候李曦已经睡成了一头敲锣打鼓叫不醒的死猪。果然是我做贼心虚想太多吗？我拍拍胸口放下心来点黄学平申请入团。“……满了！二货！”

黄学平说：“哦哦哦，那你只能去二团了，点小谷进团吧。”

我说：“今天累死爹了，申请划水，小谷把我放最后一队。”

“我想想啊……”黄学平说，“二团四队好像只有茶叶罐哎。”

废话，我当然知道，不把我和她放一起我怎么套路她？我说：“没事，照顾小朋友。”

“随便你随便你。”黄学平又怪叫一声，“啊！蝶儿妹妹救我！”

蝶儿妹妹开麦骂道：“草泥马！老娘在侯马屯你在古皇陵我能管的了你啊？！”

黄学平说：“所以让你来我们势力嘛，我天天陪你刷勇士玉洗裤裤哦~”

蝶儿妹妹说：“滚犊子！老娘战场套毒奶要鸡毛的勇士玉？”

我不禁竖起了大拇指，蝶儿妹妹你想跟周智美义结金兰吗？我可以帮你们牵线搭桥哦。没兴趣继续听黄学平撩骚，我关小音量在频道里找到了茶叶罐的 CC，以前从来没注意过她，直到这一刻我点开她的资料才发现，大意了，明摆着满身疑点啊！

首先，一个没少看玛丽苏言情小说电视剧相信真爱无敌的 19 岁小女生会用系统默认头

像？黄学平那种直男都用非主流自拍了。

其次，号已经挂到三皇冠，天下也玩了两三年，公会就只有一个人妖踩背大保健？连庄子乐这种冷艳高贵看不起任何人的刺儿头为了省时间都经常去 XX 影视看枪版电影绿马混了五六个。

最后，作为势力元老的我公会贡献才 2300，她居然已经 2800 了。

根据以上推断，这不是专用小马甲？她不是敌对派来的内奸？

蠢如瞎子都不会信。

做好事不用动脑子，可做坏事就要机关算尽点水不漏，007 那个 CC 号我亲自养了一年才放心交给他用。爱马仕才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我切回游戏组上茶叶罐，点开地图，看到她正跟着大部队往古皇陵撤出来跑去支援鼎湖。

茶叶罐说：“芷莘姐姐么么哒~”

我说：“哟，没想到还是你最勤快，周周势力战都不落下。”

她说：“我也想为势力出点绵薄之力嘛。”

呵呵，为爱马仕出绵薄之力吧？我说：“真有觉悟，想想咱势力主都三天两头偷懒，真应该让你当个势力管理，肯定能省心不少呢。”

她说：“你都还不是势力管理。”

我说：“那是因为我懒得管，你就不一样了，势力活动报到率 100%了吧？”

她说：“学生党比较空嘛。”

这时黄学平突然骂道：“钱包的人从哪儿冒出来的？！他们不是在丹坪寨吗？快快快，我们的人都往后退一点，再退一点，好，我数 123，冰心开八，其他人技能丢起来！”

我笑了笑，问茶叶罐：“你骑了匹 72 级的小马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她说：“很累啊！”

我说：“既然累你就别打了，来跟我聊天吧。”

她说：“不行！大家都这么卖力，我划水不好！”

“没关系，我批准的，反正你在人堆里也就上个水，一出人堆就是给对面送人头的，还是不要浪费力气了。”把茶叶罐的丫丫拉到我的私人小房间，我问：“喂，能听到我说话吗？”

她没反应。

我又柔声细语地问：“喂~茶叶罐，能听到我说话吗？”

她还是没反应，八成是在跟爱马仕报备。“好久没唱歌了，我给你唱个歌吧。”我打开播放伴奏，故意把音量调到最大放爱情买卖，说实话我非常讨厌这首歌，不过拿来恶心人就刚好，我清了清嗓子刚开始鬼哭狼嚎，茶叶罐怯怯地小声说：“能听到了。”

她平时很少在 CC 说话，所以我对她的声音没什么印象，我把歌关了：“嗯？你说什么？”

“能听到了。”她的声音很轻，电流杂音却非常重。

我说：“你那有点吵啊。”

她说：“嗯，在寝室里，网络也不太好。”

我说：“是吗？不影响说话吧？”

她说：“不影响的。”

“那就好。”我问，“哎，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人妖啊？”

她说：“记不清了。”

我说：“怎么会记不清呢？你前几天还说一考完高考回归游戏就来人妖了。”

她说：“……哦，那就是今年 6 月底。”

我说：“不对哦，我突然想起来好像是今年 9 月初呢，开学活动的时候你求组做天文课任务，我帮你打的怪，然后你申请进了势力。”

她说：“……对，好像是 9 月份。”

我说：“嗯？更不对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改名字了呀，你怎么认出来我就是救过你的豹纹胖次风骚受？”而且老子嫌麻烦从来不做天文课任务。

她一时语塞沉默了许久才干笑了两声说：“真不记得了，哪有那么好的记性？”

我说：“也是，谁没事会去记那些陈年八股的事，对吧？”

她说：“对……”

我说：“那我接着唱歌啦，你听着？”

她说：“哦……”语气很是不情愿。

我开了自由麦，扯着嗓子唱了四五首乱七八糟不着调的口水歌，唱两句问她有什么感想，唱两句叫她一起 high，一直拖到九点半整势力战结束。嘿，还真别说，这么一顿发泄，我胸口都通气多了。

我说：“谢谢各位听众，演唱会结束，下周势力战再开。”

茶叶罐闷闷地答道：“嗯。”

势力战结束后两个联盟例行互喷了一会儿，喷完各回各家开管理总结会，不过他们总结了些什么我都没听进去，就画了 007 说的一句重点：虽然爱马仕平时不说话但还算听煤老板指挥，今天不知道怎么了，最后半小时他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这不，一个台子都没有，完了还被煤老板一顿臭骂，当然他仍旧安静如鸡没吭声。

会议结束后我把黄学平拉到小黑屋，我神秘兮兮地问：“你猜我今天有什么新发现？”

黄学平说：“其实你不是同性恋？”

我说：“你再打岔试试？”

黄学平说：“我不打岔了，你说吧。”

我说：“一，茶叶罐是男，他用变声器被我听出来了；二……”

黄学平说：“妈蛋你一口气说完会死啊？”

我说：“二，茶叶罐很可能就是爱马仕本人。”

黄学平惊道：“我去？！我去是不是真的？！你别骗我！”

我说：“只是猜测，至于是不是，看我接下来怎么玩吧。”

黄学平说：“不不不不不，你你你让我消化消化。”

“给你一晚上时间慢慢消化。”说完我鬼使神差地点开了自己的 CC 个人资料，头像是游戏截图，三皇冠没买会员，我的公会……

蓝马不少，黄马四个，只是这些黄马频道的名称有些陌生，我好奇地一个个点进去看。这个叫“我要你记得你心底的每个角落都是我”的频道只有一个房间：再也不见。

这个叫“爱己不是你想珍惜的事”的频道也只有一个房间：唯有记忆陪我度过没有你的每一天。

这个叫“遗忘”的频道有三个房间：爱过、不悔、生厌。

最后这个叫“如梦初醒”的频道也只有一个房间：你曾经属于我。

我盯着频道头像仔细回忆，终于逐一想了起来。这些频道是我以前的玩伴，四对游戏夫妻的私人频道，我记得他们每一对的感情都很好，后来他们或转服或卖号就渐渐与我失去了联系。

现在这四个频道传递给我唯一的信息就是：他们都已经分开了。

曾经多少个日日夜夜，他们挂在只有彼此的 CC 频道里，隔着电脑相爱，每一句安慰和问候都是走下去的动力。而今这四个频道无一例外的，除了我，没有其他人。麻木如我都难免觉得唏嘘凄凉。

我叹了口气，不知道这样的故事每天要在大荒上演几场，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执迷不悟。至少我上过一回当就不会再重蹈覆辙，网恋这种事还是交给没少看玛丽苏言情小说电视剧相信真爱无敌的 19 岁小女生吧。

我切回游戏，正好看到瞎子提着迫击炮上线了。势力战都打完了他还上来干嘛？煤老板这都没撕烂他，一定是被他下了什么降头。

第 76 章 一般天梯里只分两种人

这两天都没好好玩游戏，作为一个网瘾基佬我早就手痒难耐，赶在天梯结束前 3 分钟报了名。

一般天梯里只分两种人，我和二货。而这场天梯让我都变成了拖后腿的二货。

我、瞎子和剁椒鱼头被分在了同一阵营，而且这边只有我一个冰心。

煤老板和小秘书在对面。

天梯分配系统是抽筋了吗？！你们四个干嘛不组个队进来啊？！

“啧，什么日子，倒霉成这样？！”胡乱挠了挠脑袋，看看站在我右手边脚踩风火轮一脸痴呆的掉毛瞎子，他今天又穿着青花，还挺像那么回事。但是！他一天穿得这么正常就一天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瞎子，我没有这样的儿子；调整视角再看看剁椒鱼头，她离得我老远好像生怕我有艾滋病随时会传染给她一样，哦，她也穿着青花。

我以前没怎么注意，今天才发现，嘿，你这不是有青花吗？还参加什么大荒好声音？

剁椒鱼头骑着风火轮跑到瞎子边上正好隔开了我和瞎子，她头顶上突然多了面旗帜，想来他俩应该是组队进来的。

其实我不太喜欢组队下战场，进了战场也很少主动去组别人，原因不多说了，大家都懂的，坑或者不坑，挨骂的都是冰心，我都已经 190 多万治疗量了还有人唧唧歪歪我怎么不加血，我刚才是加狗身上去了吗？

我晃了晃神，“铛~”一声，右下角跳出个组队邀请，点开居然是瞎子。“……哎？他不是跟剁椒鱼头一队的吗？”觉得好奇，我犹豫着接受了邀请，然后和他两个人圆眼瞪瞎子，隔剁椒鱼头相望。

我说：“……你干嘛？”

瞎子说：“只有一个冰心，我先下手为强。”

我说：“你跟娇娇一起进来的？”

他说：“嗯。”

我说：“那干嘛不跟她一队？”

他说：“她那队没冰心。”

没冰心……没冰心你就不吃饭了？没冰心你就不干活了？没冰心你就不玩游戏了？我下马跑到人堆刷了两下群本脉，说：“面对困难接受挑战好不好？你要时刻记住你是个不用随身奶一样浪起来的高玩。”

他说：“好，可我不是高玩，有的蹭我还是想蹭一口妙手的。”

这瞎子的废话怎么越来越多了，还学会顶嘴了？！给他补上本脉，我说：“我不想给敌对加血，我也追不上你，你哪儿凉快哪儿玩去吧。”况且煤老板和小秘书就在对面，真干起架来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你卖我不好意思，我卖你……我又不会不好意思，省得大家为难。

我刚想退队，他说：“战场无敌对。”

我说：“我小心眼，比较记仇。”

他说：“上回你不是说前程往事一笔勾销的吗？”

“我觉得你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我刚想跟他说明所谓的前程往事一笔勾销是指不管之前我和他关系好不好不管他有没有出卖我不管是不是他出卖的我我都不再计较咱两还

是陌路好敌对没事就别跟我眉来眼去了之际，剁椒鱼头突然加入了队伍，生生打断了我的吟唱。

剁椒鱼头说：“哟，老阿姨也在啊。”

我说：“老姐姐你好。”

剁椒鱼头说：“脸皮真厚，年纪明明比我大。”

我说：“你块头大，我们按体型算。”

剁椒鱼头说：“你跟女人抢男人就算了，还跟女人比体型？死娘炮离我远点，一看到你我就犯恶心。”

我靠近她一步说：“只要璞玉哥哥不觉得我恶心就好了，是不是啊，璞玉哥哥？”

瞎子说：“……”

剁椒鱼头说：“别拉其他人下水，出了战场你有种就跟我切磋，谁输了谁删号滚蛋！”

我说：“就拉，不切，我手残只有嘴厉害。”

剁椒鱼头说：“就一张嘴厉害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我说：“当然值得炫耀，不信你问问 wuli 璞玉哥哥，他上次爽不爽？”

瞎子沉默了。

剁椒鱼头被我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备战时间结束，战场大门一开，我说：“娇娇妹妹，你有本事把我打出天下 3 我就送你个普度众生的大花圈谢谢你帮我脱坑积了大德，下辈子你妈会给你一双像我这样的修~长~美~腿~”然后我上马往西营跑去，她就不想逼我退队吗？我偏不。

我从来不口水妹子但不代表我不会正当防卫。

在我还是小冰心的时候有个教过我操作的奶爸（直的），他说他不管玩什么游戏都选的治疗，因为治疗最不用动脑子，只要无脑刷血就行了。游戏发展到现在，奶妈们最费脑子的干活只剩撕人，如何花式撕敌对，有必要的时候连自己人都撕。我的口水技能好像生来就点满了，根本不用学。纵横官方论坛四年，能撕得过我的人就三个，六 X 印苦逼、尼 X 拉斯 O 能和已经隐退了的 Z 神，前两个是我的好基友根本不会和我撕，后一个，都说他已经隐退多时了无缘一战。像剁椒鱼头这种小杂鱼，根本不够我练嘴的。

瞎子密语我说：你小心煤老板。

我说：别烦我。

他说：还有小秘书。

我没理他，随便幸灾乐祸地感慨了一下，煤老板真倒霉，收了这么个吃里爬外的反骨仔。

好好的心情都被剁椒鱼头给败了，我突然间萌发了“只洗旗不下马不加血不输出不刷承伤看看战场结束后分数怎么结算”这种报复社会的念头，于是心动付诸行动。前半场我到处游走洗旗就是不下马，不管剁椒鱼头在队伍里说了些什么我都懒得搭理她，全程避开她和瞎子半个地图，期间煤老板来逮了我好几次，我都马蹄抹油逃之夭夭。

本来就只有一个冰心，还不肯加血，下半场同阵营的打手们开始怨声载道，我这才良心发现，我说：“不好意思啊，刚才键盘和鼠标都出了点问题动不了，现在好了，对不起大家了。”

剁椒鱼头在战场频道说：“[呕吐]”

瞎子在队伍里说：“里岛。”

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往里岛跑去。一上岸我就忍不住哈哈哈哈哈拍桌狂笑，里岛一共五个人，煤老板小秘书和瞎子剁椒鱼头跟我方一个小云麓正面肛上了。

这……我该怎么办？袖手旁观看戏吗？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小云麓没撑住死回去了，他说：“我以为妹子是个 BX，结果是个 TX，我还想着有 BX 绝对能打赢……”

小朋友，你们仨弄死小秘书不是问题，煤老板那副逆天三围，瞎子都不敢夸海口一定能弄死他，你就省省吧。

这时小秘书把瞎子水入梦了，转头和煤老板一起削剁椒鱼头，我震惊了，可以啊，连自己人也不放过，本来我不想管的，现在嘛~嘿嘿嘿~不给你们添堵我还是人？！

我下马一个三浮劲滚过去给瞎子一口清明，瞎子往我这边退了两步，对准半血小秘书就是一倦鸟，小秘书马上磕了口药，瞎子开了穿刺精通，嗡~~~啪！夜狼收头。小秘书前脚刚死，剁椒鱼头也被煤老板杀了，最后里岛只剩下我、瞎子和煤老板。

我说：“1？”

瞎子说：“1”

我叹了口气，哎哟，我可打不动煤老板只能给他上负面状态，瞎子你加油吧。也许因为瞎子杀了小秘书让煤老板不爽了，按他的尿性应该追着我打才对，可他现在却点着瞎子砍，左一拖鞋右一菜刀，瞎子上窜下跳想躲拖鞋就是躲不掉，一路从里岛旗子底下被推到了桥头，我看他那个狼狈样子，一边笑一边追着他加血，差点没把我这小短腿给累趴下，妈蛋，说好的满防莫装逼夜狼三万七，还想来爆虎倦鸟两万五呢？煤老板还剩点血皮子了！你倒是快射死他啊！

对面的大部队赶来了，浩浩荡荡十几个红名，已经哒哒哒踏上了瞎子身后的木桥。

瞎子说：“走！”

我说：“先死煤！”

瞎子立马开了不知道啥特技跑到煤老板面前用弓术敲晕他，一个瞎子梨花，煤老板终于死了，同时桥上的红名也压了过来。

我给瞎子一个清明：“别管我，你跑！”

他愣了愣，就愣了那么一刻，他被某个云麓的玉厄定住了，随即各种技能全招呼了过来，我忙开了妙手特技帮他刷血，撑过那一波瞎子能动了，他也完全没有要跑的意思，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瞎子先死，我也被群殴死了。

两个号齐齐躺在猪圈里看黑白电视，我说：“你发什么呆？跑就行了啊！”我最烦的就是这种打手为了报一奶之恩陪我一起死的桥段了，我那么卖力给你加血就是不想看到你死啊！这不是浪费老子的妙手吗？那种情况下你跑就是了，我不会怪你的，最多骂你两声二货。

他说：“累，跑不动了。”

我说：“又没让你用腿跑。”

他说：“手指累。”

我说：“我比你更累。”

他说：“我可能懂你们了。”

我问：“什么？”

他说：“煤老板真的蛮恶心的……”

瞎子刚说完剁椒鱼头就退战场走了。

我说：“你完了，被她截图打小报告去咯，就问你怕不怕？”

他说：“怕什么，你煤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我说：“你是不是给你煤下降头了？他怎么还没弄死你？换成别人早死了八百回了。”

他说：“想听真话？”

我说：“是啊。”

他说：“其实我是煤老板的爸爸，你要来给他当妈吗？”

我说：“我当你妈啊！”

他说：“我问你个问题。”

我说：“作甚？”

他说：“你真的有双修长美腿吗？”

我说：“我美腿你妈啊！”

我和瞎子同时复活起来，刚给他补上本脉战场就结束了。果然又输了，读完图看到瞎子和剁椒鱼头面对面站在 NPC 前，我一阵小兴奋，哦哦哦哦要演“你怎么不踢他出队伍！你没发现他是个妖艳贱货风骚绿茶屌吗！”“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人。”“什么不是！他在你面前都是装的！”戏码咯~

我点开天梯数据，我的妈呀，这周一共才打了两场，却扣了 700 多分……

我想了想，一扔鼠标：“都怪瞎子！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第 77 章 商战（一）

周日，庄予乐渺无音讯一整天，这群臭男人怎么都喜欢玩失踪？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去了公司，顺路还买了三人份的早餐，我以为我会是全公司第一个到的，没想到庄予乐比我更早。我进办公室的时候他已经泡好咖啡坐在位置上玩手机了，而且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紫色的煞气……我紧张地咽了口口水，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边上，弯下腰向他挥挥手，讪笑着说：“哈喽，乐仔，你也这么早啊？”

他瞥了我一眼，点点头，没说话，接着玩手机。

“还没吃早饭吧？”我把一份豆浆糯米饭放他桌上，“来，趁热吃，豆浆没放糖，糯米饭加了油条和雪菜，都是你喜欢的。”

庄予乐又瞥了我一眼，迟疑片刻，最终还是拿起糯米饭咬了一口，刚嚼两下他皱着眉说：“怎么是甜的……”

“我把你跟平平那份搞混了。”我忙从他手里抢过甜糯米饭把另一团塞给他，“搞错了，搞错了，这个才是雪菜的，黄学平那种吃甜糯米饭的异端邪教我们就应该把他头朝下吊起来打。”

“一共三个，两咸一甜，这都能搞错？”庄予乐看看我，摇摇头，“你说你还能干点什么？”

我捂着脸说：“我还能卖萌啊！”

“得了吧！”庄予乐的表情又好气又好笑，一扬下巴，问，“这个怎么办？”

“没事！”我把被咬过一口的糯米饭握在手心使劲一捏，“好了，平平那么傻是不会发现的。”

“……你也太坑了。”

“一直都这么坑呀~”我眨眨眼，看庄予乐的脸色终于没那么黑了，才壮着胆敢问他：“……那啥，星期六我回去了你怎么下了啊？”

“有点事。”

“哦……那昨天呢？”

“有点事。”

“哦……”

他转过头审视着我：“干嘛突然对我的私事这么好奇？”

我摆摆手：“没没没，关心好基友是应该的。”

“嗯，我真是受宠若惊。”

“哎哟~”我一拍他的肩膀，“你这话说得……”

“吃啥呢吃啥呢？”不见其人先闻其声，黄学平冲过来一下用胳膊勒住我的脖子，差点

把我提起来，“我的呢我的呢？”

“二货！别动！豆浆要撒了！”我抬手把热乎乎的糯米饭往他脸上按，“吃去！”

“哇！好久没吃了！”黄学平推开我，饿狗夺食剥开塑料袋就吃，刚嚼两下他皱着眉说，“怎么是咸的？我要吃甜的！”

我低头看看手里剩下的最后一团糯米饭，不是吧？！又搞错了？！这才是被乐乐咬过的那个？！还是甜的？！我磕磕巴巴地说：“没，没糖了，你凑合凑合，别废话。”

“哈哈哈哈哈，你就说你还能干点什么吧？”庄子乐见我吃了鳖，开怀大笑。

我愤愤地剥开塑料袋咬了一口，妈蛋！换换口味怎么了！呸呸呸！甜糯米饭真是太难吃了！

黄学平说：“你那个看起来好像是甜的。”

我转身回自己的座位：“什么都没放！淡的！”

黄学平跟过来问：“为什么不放？”

“我减肥行不行？！去去去去！走开！”我偷偷看了庄子乐两眼，他一直在笑，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应该是雨过天晴了。

“庄子乐！周智新！黄学平！”老板走进来一声怒吼。

“在！”我们三个齐齐站起身把啃了一半的糯米饭藏在背后。

老板浑身上下散发着黑色的煞气，他说：“十五分钟后到一号会议室开会！”

“好！”我们又齐声应道。

“大清早的，你们谁招惹他了？”老板一走，我们仨捧着豆浆糯米饭围成一圈先开了个小会，我说，“肯定不是我，我最近忙出翔来，连闯祸的机会都没有。”

庄子乐说：“我也没有。”

我和他一脸鄙夷地看向黄学平，黄学平急道：“我更没有了！”

我说：“那是怎么回事？”

庄子乐说：“想这么多干嘛？一会儿不就知道了。”

黄学平说：“智新，你这个好像是甜的，我都看到白糖了。”

我说：“你眼花了！”

十五分钟后，我们仨一排正襟危坐直勾勾看着对面的老板和俞小鱼，他们两个人浑身上下散发着已经无法用颜色形容的混沌煞气，多看一眼都会被吸进去。

完了完了完了，这什么情况？我最近真没闯祸啊！难道是公司要倒闭了？还是陈唯璞他爹认为我小狐媚子勾引他儿子强迫老板开除我？！别啊！我孩子还没拿上天域武器！我还不能做个无业游民呢！

“城北商务中心 VI 系统的制作工程还是要招标。”就在我急得内裤都快被冷汗浸湿之际，老板终于出声了。

“招标？”庄子乐不解地问，“当时不是说好了让我们报价，成本部审核没问题了直接制作吗？”

我说：“没错，还是他们集团老大亲口说的。”

老板说：“问题就出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成本部找了三家单位询价，而我们不是最低的，所以现在还是要按流程招标。”

庄子乐闷声骂道：“出尔反尔算什么意思？那天的会议是有记录的！”

俞小鱼说：“山高皇帝远，而且把三份报价往董事会面前一摆，你觉得他们会选哪家？”

我问：“那……陈唯……陈总是什么意思？”

老板说：“暂时还不知道，今天早上七点，曹总打电话通知我，下午两点去他们公司领取标书顺便开招标答疑会，三天后开标。”

我说：“这么急？”

老板说：“再有 25 天就封顶了，能不急吗？”

黄学平问：“另外还有哪两家公司？”

老板说：“一家小作坊不用在意，还有一家是我入行以来十几年的宿敌。”

老板入行以来的宿敌？我问：“DX？”

老板反而气笑了，点点头。

这下麻烦了，DX 可是出了名的不择手段，他们跟我们一样有自己的印刷装订设备，买通图文店小妹都没用。

庄子乐说：“或许情况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我只要把报价再压低一点……”

俞小鱼说：“没用的，我听说了，DX 的老板给了老曹五万回扣……”

“……五万？才五万？”庄子乐气得一锤桌子，“好笑，我们这几年给他的回扣远远不止十万了吧？！”

我按住庄子乐的手，轻声说：“他根本不是为了钱……”

只是为了和陈唯璞作对。

庄子侧过头对上我的视线，会意地呼了口粗气：“去他妈的！”

是错觉吗？这一瞬间我居然分辨不出他骂的是老曹还是陈唯璞。

黄学平问：“我们现在怎么办？”

“先别自乱阵脚，下午开完会再说。”老板拍拍桌子，指着我们骂道，“你们三个现在像什么样子？！我带着你们出去丢人！都给我精神点！”

我指着自已说：“啊？我也要去吗？我就不用了吧？”

老板说：“这公司跟你姓周了？你说了算？”

我忙讨好他说：“忠哥，忠哥，别生气，生气伤身体，我去还不行吗？”

其实这种竞争对手互撕大会对我来说就跟刷钻本一样简单，我只是怕见到陈唯璞，又隐隐地为他担心，不得不去见他。

第 78 章 商战（二）

幸好这天的招标答疑错开了三家公司，不然一定会当面撕起来。小作坊被安排在上午，DX 一点半，我们两点。不知道各位甲方领导每次看数家供应商为自己打得头破血流会不会有一种当皇帝笑看嫔妃争宠的快感？哎？你们说我这样的在后宫能混出头来吗？哦……生不了孩子没有子嗣肯定是不行的。

我摇摇头，呸！都怪我爸，为什么要看那么多遍甄嬛传？把我这个旁听的都整魔怔了！

我们上楼正好遇到刚开完会的 DX，两拨人在电梯口狭路相逢，气氛紧张得一触即发。

好家伙，DX 那个锥子脸灯泡眼鼻梁戳破天际的整容色魔男老板这回居然带了六个妞，各个大胸长腿，黄学平看得眼都直了。老板和色魔向来不对付，瞬间黑了脸装作没看到直接走人，我们也只好乖乖跟着他走。擦肩而过时挨了大胸长腿姐姐们无数个白眼加冷哼。色向胆边生慢了半拍走在最后的黄学平被大胸姐姐 1 号拦住了，她一挺胸挡在黄学平面前娇声说：“帅哥，我看你好眼熟，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黄学平站直身子让自己显得更高大伟岸，然后故作镇定地露出个自以为绅士的笑容说：“我确定没有，我活了二十多年今天才第一次见到像你这么漂亮的女生。”

我翻了个白眼，暗骂道，神经病。转身拽着黄学平的胳膊就走：“昨天你也是这么跟湘儿说的。”

“我，我，我什么时候说过了？！”黄学平回头对大胸姐姐 1 号解释道，“小孩子不懂事

胡诌呢，美女，电话留一个啊！”

“留个屁！走了！”我眼前一暗，又被 DX 那个整容色魔老板挡住了去路，他身上的香水味又冲鼻又恶俗，“好狗不挡道，借过。”我嫌弃地退后两步想绕开他。

“哎，周智新，好久不见了，这么急着走干嘛呀？”色魔拦住我，满脸奸笑。

“喂，你干什么？”庄子乐有些不悦，想过来拉开色魔，我冲他摇摇头，然后不以为然地斜眼看着色魔说：“你破尿酸打多了？说话怎么只动嘴唇的？”

色魔说：“是比不得你，瞧你这小脸嫩的，嫉妒得我真想抽你两巴掌。”

我说：“我的脸货真价实无所谓，你还是尽量避免这种激烈运动吧，小心把鼻子里的假体甩出来。”

色魔说：“说话夹枪带棒的干嘛？我来跟你叙旧的。”

我说：“我只是念在相识一场劝你少整点容，不然你以后只能用腹语跟人交流了。和你现在已经没什么可聊的，以后就更没得聊了。”

“哟，这话倒实在，我的确和你这种……”色魔用手上下比划了我一圈说，“同性恋无话可说。”

我点点头：“是是是，你别挡同性恋的道快点滚开吧。”

色魔说：“啧啧，周智新，你这个人还真是几年如一日的让人恶心呢。”

我说：“我能恶心的过你吗？你妈第一次感受到你的存在的时候都恶心吐啦！”

色魔脸色一沉，问：“你什么意思？”

“我不是你爸没义务帮你解答十万个为什么，我什么意思？回家问你妈切！”说完，我狠狠踩了色魔一脚，拉着黄学平撇下嗷嗷乱叫满地乱跳的色魔和骂骂咧咧的大胸长腿姐姐们扬长而去。

“智新，干的好，下次再狠点。”摆着逼格不能下场撕只好全程围观顺便帮我加油的老板终于出了口恶气，夸完我，他转过头边走边骂黄学平，“我迟早要把你阉了！”

黄学平委屈地说：“我下次不敢了……”

我说：“下次？还有下次，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那个整容色魔了！”

老板说：“他可真阴险，居然还用美人计了，我呸！”

我说：“别担心，美人计没用的……”

老板问：“怎么？”

这家公司正副两个总经理……都是弯的。我咧着嘴傻笑，对老板说：“邪不压正嘛！”

说话间到了约定的会议室，透过磨砂玻璃看到里头坐了不少人，这次玩得挺大啊……

走到门口我的视线穿过所有人一眼望见正在看资料的陈唯璞，我一边感慨“侧面杀，好帅！”一边悔得肠子都青了，擦！还是不敢跟他面对面，老子就不该跟来的！我扭捏了半天不肯进去最后是老板命令黄学平拎了我的衣领把我提溜进去的，我低着头坐到庄子乐边上，拿出纸笔装模作样写写画画，其他人互相寒暄了几句，我唯一庆幸的是没听到老曹的声音。

“都到齐了？那我们开始吧。”

这个声音……我猛地一抬头，惊讶地发现主持会议的居然是李曦！这货也是个精分，他现在严谨认真的样子和平时 2 了吧唧的行事作风完全判若两人。

庄子乐瞥了我一眼，轻声说：“他从这个月起调到城北中心做营销总监了。”

我梗着脖子：“……啊？”

“你居然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

庄子乐笑了笑，正视前方，不再说话。

其实也不难理解，武 X 华府交付已近两年，按他们的老规矩会注销该楼盘的开发公司，

所有人员调去另一个新项目，我只是没想到李曦居然会调到城北中心来，该不会……

我抬眼瞄陈唯璞，他仍低着头，一手托腮翻阅面前的资料，嘴角还含了丝浅笑，隔得远我视力也差所以看不太清楚，总觉得他今天非常不对劲，又不敢一直往他那个方向瞟，我收回视线垂眼盯着右手边的纸杯发呆。

我偷看了陈唯璞几次，他始终低着头，整个会议持续了半小时，他一句话没说，我也一句没听进去。我只知道从我踏进这个会议室起，陈唯璞就没拿正眼瞧过我或者说根本不在意我这个他发誓会一直等而现在正离他不到十米的人……人就是这么犯贱的，他不追着我跑，我反而不爽了。越想越烦躁，我几乎快忍不住冲上去跳起来大嘴巴抽他然后把他按在地上打，边打边问：“你瞎了是不是！是不是瞎了！本宫进来了你不起身迎驾就算了连问好道安都没有，还有没有规矩了！还把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了？掌你嘴！掌你嘴！赏你一丈红！赏你一丈红！”

“喂，你干嘛？”庄子乐轻轻推了推我。

“啊，什么？”我一个激灵回过神来。

他朝我的记事本努了努嘴，转头看到被我涂得乱七八糟的内页，我尴尬地说：“嘿嘿嘿，手痒磨爪子。”

庄子乐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我叹了口气，坐直身子，早知道就不来了。

怕自己心理不平衡又怕自己想太多，我没敢再看陈唯璞。

终于等到李曦说“今天就到这，麻烦你们来一趟，我们接下来还有个内部会议要开……”我立马开始收拾，把东西胡乱塞进包里，第一个冲出会议室。老板出来一拍我的脑袋骂道：“你投胎去啊？！”

我说：“我我我我尿急！”

老板说：“懒驴拉磨翔尿多。”

我说：“我们回去吧！”

老板说：“你不是尿急吗？”

“哦哦哦，那你们先去停车场等我，我马上就好。”我拖着腿一步步挪向厕所。

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尿尿更不想用冷水洗手啊擦！我站在洗手台前望着水龙头打了个寒颤，“算了，下去吧。哎……我去！”我耷拉了脑袋转身出去，跟身后的人撞了个满怀，我抬头看清楚来人，顿时傻眼了懵逼了开始怀疑人生了，这不是应该正在开会的陈唯璞吗？

“陈总？！”不不不，确切的说不是陈唯璞……我上下打量了眼前的男人一圈，乍一眼看，他的脸型、身材包括穿衣服的习惯都和陈唯璞一模一样，走近才发现两个人的五官有70%的相似度，但他绝对不是陈唯璞，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从一开始就觉得不对劲了，陈唯璞的神情不是他那般……和善里还透着奸诈。这个男人的脸上明晃晃地写着“笑里藏刀”。

男人揉揉胸口，说：“哪来的小野猫，撞了人不用道歉的吗？”

“对不起。”我往后退了一步，警惕地问，“……你不是陈总？”

他说：“我是啊，谁说我不是了？”

我说：“你……不是陈唯璞。”

他收了笑容，向我逼近一步：“你说呢？”

草泥马！我说个屁啊，这我哪知道？！

“周智新？”就在我快骂出口的时候，突然听到个熟悉的声音，我一回头，真正的陈唯璞出现了，他拎着公文包好像刚回来，冲我笑了笑，然后微愠地瞪着那个与他有七分相似的男人，眼里全是警告。

“哎！”我就像看到救星似的，吱溜一下窜到他身后躲起来，讨好他说，“陈总你好，陈总我等你很久了。”

“嗯。”陈唯璞点点头。

对面那个男人问：“老三，这就是你刚捡的小野猫？”

陈唯璞沉声说：“你瞎了吗？是人是猫分不清？”

男人摆出张挑衅的脸：“比你分不清男女要好。”

陈唯璞没说话，我知道他肯定不擅长撕人，我探出脑袋说：“就你眼神好，从小偷看隔壁王叔叔尿尿练出来的吧？”

话刚说完，陈唯璞先笑出了声，对面那个男人愣了愣，歪着脑袋说：“你还挺有意思……”

我说：“你才发现啊？刚白夸你了，眼神好的很有限嘛！”

男人抬眼问陈唯璞：“大伯知道吗？”

“与你无关，我还有公事要谈，你自便。”陈唯璞转身对我说，“走吧，去我办公室。”

“嗯。”我点点头，跟上他。

离那男人挺远了，陈唯璞说：“你不用搭理他。”

“嗯。”小儿科，撕他我只用一层功力就够了，见陈唯璞的脸色没什么不妥，我小心翼翼地问，“那个人是谁啊？”

“我堂哥，陈唯瑄。”

“哦！”我大出一口气，怪不得长那么像。

“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没参加会议，陈唯瑄又为什么在这。”

“对啊，为什么？”

“到办公室再说。”

“好。”

进了陈唯璞的办公室，不知道他又按了什么，“咻”一下门就关上了。

我说：“我不能待太长时间，老板他们还在楼下等我。”

“好，长话短说。”陈唯璞笑了笑，指指他办公桌对面的位置，“你坐吧。”

“嗯。”我也不客气地坐了下来，开门见山问他，“为什么不按之前陈董说的，直接把制作也交给我们，而要三家询价招标？”

他无奈地说：“你知道，很多事……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

我说：“嗯，我懂了……投标文件会由我亲手做。”

他沉默了片刻，说：“……作为言而无信的补偿，我可以向你透露一点，这次招标并非最低价中标，而是去掉一个最高价，去掉一个最低价，取中间价。”

“这么麻烦？”最高最低都很简单，而揣摩别人的报价将自己的控制在中间段这点才是最困难的。

“嗯。”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从抽屉里拿出一支钢笔放到我面前说，“这支笔陪了我很久，每当重大考试或者签署重要的合同协议的时候我都会用它，现在……送给你，祝你我好运。”

“太贵重了，我一年也写不了几个字，给我浪费啊……”我随手从他的笔筒里抽出一支最不起眼的白色圆珠笔，“我只要这支。”

“你可真会挑，我从母校毕业带了一捆圆珠笔回来，现在就只剩你手里这一支了。”

我转动笔身，看到侧面印了一个红色的单词“Harvard”，我惊道：“哈佛？！”

“对。”

我知道陈唯璞是留美归来，但没想到他居然是哈佛毕业的，我不无羡慕地问：“学位呢？”

“惭愧，只拿了学士学位。”

“你爹没逼你考个博士硕士什么的？”那样才方便出去嘚瑟啊！

“实战经验永远比理论知识有用，就像你玩游戏，光看攻略你打不赢同等级同装备的任何人。”

“嗯。”他话里有话，我是能听出来的，我点点头，“我会全力以赴。”

“智新。”陈唯璞柔声道，“……我不想让你为难。”

我坚定地看着他：“我也不会让你为难。”

后来，我和陈唯璞在一起的那两年里，除了“我爱你”以外说的最多的就是这句“我不会让你为难”……

那支哈佛的圆珠笔也一直陪着我，虽然折合人民币要 18 块钱一支但它又粗又笨真的不太好用。至今它仍躺在我的抽屉里，只是笔芯已经没墨，再也写不出字来了。

第 79 章 商战（三）

老板和庄子乐还有其他事要办，让我和黄学平先回公司，小命要紧我威胁黄学平说他要是不好好开车敢玩漂移的话下半辈子就别想安生谈恋爱了。

黄学平紧张地问：“你想咋滴？”

我说：“咋滴？小心我每天半夜去敲你家房门，喂！开门！我是黄学平前任的现任！干嘛？他孩子该换尿布了！”

黄学平笑着说：“嗨，你个小贱人！”

我斜眼看他：“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别别别，我错了，乐乐是小贱人还不行嘛？”

“这还差不多，开车看正前方好吗？”

“哎，我说……”黄学平喷了一声，“你家那口子今天有点奇怪啊。”

“我家……那口子……？”我反应了过来，骂道，“你家那口子！”

“不是我家，是你家那个姓陈的。”

我欲盖弥彰般大声说：“姓陈的就姓陈的，关我什么事？！”

“好好好，不关你的事，你没发现他今天很奇怪吗？”

我故意反问黄学平：“哪儿怪了？”

他歪了歪脑袋说：“哪儿都怪，之前每次看到他都板着张扑克脸只对你柔声细语的，今天反过来了，面相和善却偏偏不搭理你，还一直笑咪咪笑咪咪的，也不知道在笑些什么？中 500 万了？”

500 万？500 万还不够陈唯璞买三块表。我说：“你难道没发现这个姓陈的根本就不是那个姓陈的吗？”

“什么意思？”

“刚坐那对着你笑咪咪笑咪咪的，不是陈唯璞。”

“啊？不是他？那是谁？”黄学平满脸惊讶看了我一眼，“你别吓我！”

“你怕什么？大白天的能见鬼啊？”我没好气地说，“是他哥。”

“亲的？”

“堂哥。”

“哦。”黄学平想了想，“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是长得有点不太一样……你家那口子去哪儿了？怎么不来开会？”

“被老曹故意没事找事支开了。”

“堂哥又是来干嘛的？”

“刚调到杭州负责城西区域，今天美其名曰来城北参观学习。”不过听陈唯璞那不屑的口气，陈唯瑄应该是来挑刺寻麻烦然后回家跟爷爷奶奶打小报告换大红花的。

“怪不得一句话没说。”黄学平问，“哎？你怎么知道的？”

我耸耸肩，装得一脸无辜：“哦，我不知道，刚才都是骗你的。”

黄学平说：“你个小贱人！不老实交代到底怎么回事我就要玩漂移了！”

我说：“没事啊，我只不过开个玩笑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或许他真的买彩票中了 500 万忘乎所以偷着乐呢？”

黄学平嘟哝道：“不对不对不对，还是觉得怪……”

我说：“专心开车好吗？他又不分你钱，你管他那么多。”

黄学平说：“这倒也是。”

临近下班时间庄子乐才风尘仆仆地回到公司，还没来得急喝口水他就把我和黄学平叫到会议室，刚进去庄子乐反手就把门给锁上了，他说：“时间紧迫，我们赶紧来讨论一下这次投标怎么操作，特别是报价，我现在毫无头绪，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

我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嗯……我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说……”

庄子乐说：“现在这种情况，没什么是不能说的。”

我说：“这次不是最低价中标，会去掉一个最高价去掉一个最低价，取中间价。”

“取中间价？！”庄子乐不悦地皱起眉，轻声骂道，“谁想出来的？这不折腾人嘛……”

黄学平说：“哎？怎么俞小鱼打听来的还是最低价中标？DX 答应老曹会压着成本线报价。”

我笃定地说：“不对，是取中间价。”

庄子乐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我挠挠脑袋，支支吾吾地说，“上厕所的时候，遇到……遇到……陈唯璞了，嗯……他告诉我的。”

“哈？”庄子乐冷哼一声说，“你们在厕所里说这些？”

“不是不是。”我摆摆手，解释道，“在厕所门口遇到的，然后去，去他办公室坐了五分钟，就五分钟，他，他跟我说的……”

庄子乐说：“可他今天不在公司，你们怎么遇到的？”

我忙问：“你怎么知道他不在公司？”

黄学平也急着问：“他不在公司？！那……上头坐着那个人是谁啊？！”

庄子乐惊讶地看看我，再看看黄学平：“你们……你们两个开会在干嘛？一坐下来李曦就说陈唯璞有事出去了，今天的会议由他和总部刚派下来的另一位陈总主持。你们都没听到吗？”

我摇摇头，黄学平点点头。

庄子乐面无表情瞪着我，我摸摸脖子尴尬地笑笑：“嘿嘿，我，当时，想，想，想事儿……”

他又问黄学平：“你呢？”

黄学平说：“嘿嘿，我还没从大胸长腿姐姐的温柔乡里走出来。”

“哎哟，我真服了你们两个了！”庄子乐一挥手，“这个话题跳过，说正事吧。”

“等等！”黄学平打断他，然后缓缓转过头问我，“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我说：“什么啊？”

黄学平说：“这个姓陈的是那个姓陈的堂哥？”

“啊？啊……是的，叫陈唯瑄，嘿嘿。”我撇了撇嘴，点点头。

黄学平说：“你直说不就行了？两个人长那么像，我还以为青天白日见鬼了。”

我白了黄学平一眼：“他的家事我也不好到处宣传吧？”再说了，也没很像嘛，明显陈唯璞顺眼多了。

黄学平抗议道：“告诉我又没关系！”

庄子乐说：“谁让你开会不听的？”

我说：“就是。”

“还有你。”庄子乐微微仰起头看着我，一挑眉毛，“谁让你知情不报的？”

“不是，我……”刚要解释，庄子乐拿起招标文件作势要打我：“没工夫和你闲扯，言归正传！”

“哦……”我护着脑袋说，“就事论事，我相信陈唯璞。”他从来没有骗过我，我也坚信他一定不会骗我。

庄子乐坐到我和黄学平对面：“你相信他是你的选择，我凭什么要信他？别忘了，我们今天这种困境是他们一手造成的。”

我说：“我知道，但陈唯璞说……他是因为觉得过意不去想要补偿我们，才会把那么重要的公司机密透露给我的。”

黄学平难得正经地说：“我也信他，首先他没必要骗智新，其次俞小鱼托旁人打听来的多少会有些出入。”

我说：“现在二比一，看你怎么选了。”

庄子乐低下头考虑了片刻，突然拿出手机不知道打了谁的电话，然后开了免提把手机扔在桌上。

“嘟——喂！乐……乐……啊……”

果然是李曦，你接个电话怕什么呀声音抖成这样？

庄子乐说：“就问你一个问题。”

李曦说：“你你你你你你你问吧。”

我的脑海里立马浮现出了他那副怂样。

庄子乐看了我一眼接着说：“城北中心 VI 系统招标是最低价中标还是取中间价？”

李曦说：“这这这这这我很难办啊。”

“那没事了，再见。”庄子乐刚要挂电话，李曦忙喊道：“别别别别别！”他压低声音说，“是最低价……”

庄子乐说：“好的，谢谢。”没等李曦回答，他果断按了结束通话，然后抬眼看着我问：“怎么办？”

我说：“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

庄子乐问黄学平：“你呢？”

黄学平说，“不管我们怎么选都别忘了一件事，老曹收了 DX 的回扣，他肯定会不择手段地让 DX 中标，我们必须得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

我说：“是不是还有 30% 的设计费没收？”

庄子乐说：“对，还有 7 万 8，按合同条款要全部完工验收合格后才能申请支付。”

我无奈地点点头，“不如这样吧，你在优惠条款里注明，如果制作由我司中标的话，设计费尾款就不收了。这么一来，不管我们的投标报价是高是低都占了绝对优势，以他们成本部的一贯尿性，立马上钩。”

庄子乐说：“你确定？这么一来，我们三个一人少赚 7800。”

黄学平说：“钱固然重要，但和又丢业务又丢脸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我赞成智新的提议。”

庄子乐说：“好，豁出去了。”

我之所以厌恶 DX 的色魔老板，就是因为他不停压低价格破坏了整个市场环境，按庄子乐的脾气一定会和争他个鱼死网破：你报价低你塞了甲方回扣？那我就比你更低，让甲方拿着我的报价再去压你，就算我们没戏也要蜕你一层皮。但这种互相打压式的恶性竞争对行业发展没有一点好处，我只能劝住庄子乐，至于 DX 和该死的老曹，除了正面嘲讽外背后扎小人以外，我也无计可施。

第 80 章 商战（四）

我、庄子乐和黄学平闭关三天，吃喝睡全在公司那个小小的会议室里，除了拉撒。周四中午出关，我抱着笔记本电脑，庄子乐抱着刚打印装订密封好的投标文件，黄学平抱着一堆样品，三个臭烘烘的大老爷们儿一排站在厕所门口的镜子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哦，已经不能算人了，是三头丧尸。

黄学平指着哈哈大笑：“周智新啊周智新，你也有今天，你看看你这头发油的，身上臭的，你终于像个男人了。”

我挥开他的手：“滚！”

庄子乐揉揉太阳穴说：“你们别闹了，我头有点痛。”

我说：“你没事吧？”

庄子乐说：“没事，睡一觉就好，我等下先回家了。”

我说：“你好好休息。”

黄学平问：“明早开标要我们陪你去吗？”

庄子乐说：“不用，这几天大家都辛苦了，明天睡个懒觉晚点来公司。”

我说：“你一个人没问题吗？”

庄子乐说：“没问题，只是开标而已。”

“……啊！你等等！”我麻溜地跑回自己的位置，拿出陈唯璞送我的圆珠笔在便签纸上画下我的小圆脸和黄学平的耍帅脸，庄子乐好奇地跟了过来，我撕下便签纸递给他，“放在钱包里，我和平平与你同在！”

“周智新，你还能再幼稚点。”庄子乐看了便签纸一眼，满脸嫌弃地接过去，犹豫片刻转身走向他的位置，将便签纸夹进他一直在用的记事本里。

我问：“你怎么不放钱包里？！”

庄子乐说：“我没有钱包！”

我说：“哦，对，你的钱都是满裤兜乱塞的……”

庄子乐说：“知道还问？”

我说：“那我给你画在记事本上呗？”

庄子乐说：“你是不是傻啊？记事本用完就扔了。”

黄学平拿着他的记事本凑到我面前说：“智新智新，给我也画一个，我不会扔的，高中的我都还藏着呢。”

我说：“好啊好啊，来来来。”

“两个二货……”庄子乐白了我们一眼，“……给我画帅点！”

我坐下来边画边说：“wuli 乐乐颜值高喜得瑟……”

黄学平说：“他下巴还要再尖点。”

我说：“我就羡慕 wuli 乐乐的尖下巴。”

黄学平嘎嘎嘎笑着说：“你把他鼻子画歪了！”

我说：“故意的，再给他加两道法令纹。”

“你们两个差不多得了啊。”庄子乐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智新，你一会儿帮我个忙。”

我问：“咋说？”

庄子乐说：“帮我去财务拉张我们组今年的项目清单，让她按甲方公司分列，标清楚成本收支还有哪些工程款没收的，打印出来放我抽屉里。”

“好嘞。”我把记事本还给黄学平说，“你去问一下经纪人，我们得瑟 boys 什么时候可以出道。”

庄子乐站起身：“喂，周智新，你听到没？”

我抬头说：“听到了，去财务打印清单放你抽屉里，我保证完成任务，你赶紧回去吧，还有，明天加油。”

庄子乐微微笑了笑，点点头。

我和黄学平把手里的事做完也提早下了班，我感觉我这辈子没这么脏过，走在路上不敢抬头，坐公交缩在角落，你们说那群不爱干净的直男都是怎么活下来的？

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把换下来的衣服塞洗衣机里，吹干头发直接倒床上，却没半点睡意。摸过手机翻出这三天陈唯璞发给我的短信，除了问候就是帮我加油……看着看着我鼻子一酸，赶紧揉揉眼睛。

我还是睡着了，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九点，昨晚忘了充电，手机还剩 2% 的电量，想着应该能撑到公司吧就没管它。从睁开眼我就在担心今天的开标结果，紧张得平时从来不抖腿的我抖了一路。

刚到公司楼下突然觉得氛围不太对，整幢楼散发着血红色的怨气，我又有了一股不祥的预感，犹豫着上楼，果然连湘儿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敌意。我打了个寒颤，走进办公室却看到我们组的人全围在一起，各个表情都如临大敌，庄子乐在最中间，他靠在隔栏上，面如死灰。

“乐乐……”我心想不对，肯定出事了！忙跑过去。

庄子乐闻声抬头，没等我把话说完就站起身快步走到我面前，然后将手里的两张纸重重地甩在我胸口大声骂道：“你别叫我名字！”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凶的样子，被吓了一跳：“怎么了？”

庄子乐指着掉在地上的纸：“怎么了？你问我怎么了？你自己看看这都是些什么！”

“啊？”疑惑地将那两张纸捡起来一看，我倒吸一口凉气，全身血液就像瞬间被冻住一样，手止不住地颤抖，“这是……”

庄子乐说：“不认识字吗？！不认识字我告诉你！第一张，未中标通知书，本次招标以最低价中标为原则，贵司报价过高，在我司综合各投标单位的基本情况，并进行充分技术交流后，经评标委员会综合评定，贵司未能中标。我司对贵司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深表感谢！希望下次合作成功！”

我顿时慌了：“怎么，怎么会，最低价中标？”

庄子乐说：“全托陈唯璞的福！扣掉 7 万 8 我们只比 DX 贵了 1000 块，如果从一开始就按最低价中标的标准，我们怎么都不可能输给他们！取中间价，谁想出来的？！”

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整个人愣在那里。

庄子乐接着说：“陈唯璞说什么你就信？还拉上你一唱一合玩得跟真的似的，现在好了，你问问陈唯璞！他要我们一个公司的人玩是不是很开心？！”

我语无伦次地解释说：“不是的，他也有他的苦衷……”

“行，他有苦衷……”庄子乐打断我说，“你呢？后面那张是什么？”

我翻出另外一张纸，居然是我们公司和陈唯璞的公司近一年来的业务往来清单，上面清清楚楚写明了工程名称，合同总价，经办人以及……每个工程给老曹的回扣数额，页尾还盖了 CCS 的公章。

我不解地问：“这个复印件……又怎么了？”

庄子乐叹了口气：“周智新，你别跟我装了好吗？我昨天才让你帮我去财务打印清单，今天早上他们公司那部分就摆在陈唯璞桌上了，还盖了公章生怕别人以为是假的，现在这事闹得有多严重你知道吗？你是不是想跟我说和你没关系，不是你干的？！”

我忙说：“真的不是我干的！我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庄子乐说：“你觉得我会信吗？”

“你为什么不信？你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来告诉你！”庄子乐指着我说，“你被陈唯璞那个男人迷得神志不清六亲不认了！你为了帮他铲除老曹不惜拉我下水拉整个公司下水！你这次是想害死我害死全公司啊！”

“真不是！”我急得小动作不断，又无力辩解，只能不停重复着，“不是我干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了？！”

“哈？你没骗过我？要我随机给你举个例子吗？”庄子乐鄙夷地看着我，笑了，“上周六谁跟我说家里有事结果是跑去约李曦吃饭喝酒了？我打了几个电话给你，你都不肯说实话，你现在是不是又想对我说‘没有，不是’？周智新，我都在李曦家闻到你身上的香水味了！”

我睁大眼睛瞪着庄子乐：“你那天……是去找他了？”

“我去了哪，与你无关，我就想告诉你，你不是骗过我，我不和你计较是因为我不想计较。”

“我怕你误会！”

“你不觉得你这种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很有问题吗？我误会什么？我有什么好误会的？你怕我误会就能骗我了？你只是不想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周智新你一直都这样，遇到麻烦了只知道逃避，能骗就骗，能躲就躲！”

“我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有问题？有问题的明明是你吧？！”我一旦被逼急了，大脑控制不住嘴就会口无遮拦，我说，“我骗你怎么了？我爱约谁吃饭就约谁，我爱和谁关系好就和谁关系好，每次我一提到李曦你就摆臭脸，你摆给谁看啊？李曦和你什么关系？你已经拒绝他了，他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别说吃饭了，老子就是把他睡了你也别资格废话一句！”

庄子乐什么也没说，冲着我的左脸就是一拳，力道很重，我被打得倒退两步，左脸火辣辣的疼，我回过头恶狠狠地瞪着庄子乐，他急促地喘着粗气，眼睛瞪得血红，怕他再打我几个男同事连忙拦住了他。我冷笑着说：“我今天晚上就去把李曦给睡了，我看你怎么办。”

“你再说一遍试试！”庄子乐挣开其他人，扬手又要打我，我站直身子准备再挨他一拳。

“你们干嘛呢？！”这时黄学平跑了过来一把握住庄子乐的手腕，“有话好好说，你打智新干嘛？”

“你放开！”庄子乐甩开黄学平的手，指着我说，“你问问他干了些什么！”

黄学平转身问我：“又怎么了？”

“我不知道！”我别过脸去。

“周智新、庄子乐还有黄学平跟我来忠哥办公室，其他人各回各位该干嘛干嘛。”就在我们僵持不下的时候，俞小鱼冷了张脸出来主持大局，说完他转身走向老板办公室。

庄子乐第一个跟了过去，黄学平拉着我也跟了上去。

老板脸色煞白，他指指桌子上的复印件：“小鱼，公章一直由你保管，没经过你审核通过的文件是不能盖公章的。”

俞小鱼说：“我没有见过这份文件，但这件事我也不能推卸责任，是我没保管好公章。”

老板转过头：“那你们三个给我解释一下，”

我一字一顿的说：“忠哥这事真不是我干的。”

老板说：“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是你，我就不会冤枉你，只是目前看起来你的嫌疑最大。”

庄子乐站在边上一声不吭。

我说：“谢谢你的信任，我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个泄露公司机密的人找出来。”

老板说：“但愿吧。”

我问：“……陈总他们那边怎么样了？”

老板说：“还不知道，多亏东西是寄给陈总的，陈总先通知了我还把清单传真了过来，”

这件事暂时被他压下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说：“……那老曹呢？”

“不知道会怎么处理，估计是没得玩了。”老板拍拍额头说，“最近公司出了太多事，一件接着一件，还都围绕着你们三个，我该去给你们合一下八字看看是不是犯小人了。”话音刚落，老板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说了声“喂”就把手机递给了我。

我指着自已，不解地小声问：“找我的？”老板点点头，我接过手机：“喂？”

“周智新，你手机怎么关机了？”是陈唯璞，听到他的声音我差点哭出来。

我有些哽咽：“没电了。”

他说：“你现在下楼，吉哥已经在楼下等你了。”

我问：“怎么了？”

他说：“到我办公室再说。”

我说：“好。”

我飞快地跑下楼，钻进那辆熟悉的车里，我有心事，老司机又不爱说话，沉默了一路。

“周先生……”下车时，老司机突然叫住我，他对我笑了笑说，“你放心吧，没事的。”

“嗯。”我点点头，心里七上八下，一摸脑门，全是冷汗。手脚完全不听使唤，我几乎是爬着走到陈唯璞的办公室前，我深呼吸鼓起勇气敲了敲门，听到他说“请进”，我想开门进去可是门怎么也打不开，我抓住把手使劲往外拉了两下，门突然往里开了，“哎，我去！”我没站稳随着门一起扑了进去，站在门后的陈唯璞赶紧伸手接住我，我抬头看他。

“小心点。”他笑着说，“你忘了？这门是往里推的。”

“对不起！”我连忙站直身子。

“没事，你过来。”陈唯璞关上门，转身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两张纸递给我，脸上没什么表情，“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找你是为了什么事，这是原件。”

“两张？”我接过纸，顿时傻眼了，“怎么还有DX的？！”

“DX那张不能作数，上面盖的公章是假的。”陈唯璞轻轻叹了口气，“……智新，是你吗？”

“不是我！”我把纸扔在地上，瞪着他，“为什么你们都怀疑我？”

陈唯璞皱起眉：“今天早上我收到一份快递，没有寄件人信息，信封里就只有这两张纸，我打了客服电话确认快递是由你家那片区域寄出来的，而且……”他顿了顿，“纸上有蓝水仙的香味……”

我哭笑不得：“所以连你也觉得是我？”

陈唯璞按住我的肩膀，沉声说：“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知道你想帮我，但伪造公章是犯法的，DX如果追究起来，你要坐牢的！”

“妈的……”我嗓子眼一紧，没忍住，哭了出来，“都说不是我了，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啊！他们不相信我就算了，连你也不相信我！我要怎么解释你们才肯相信我啊？我不是跳进京杭大运河都洗不清了！”

“智新！”陈唯璞慌了神，搭着我肩膀的手拿起放下，“你先别哭……”

我一脑袋扎在他胸口，边哭边骂：“我就这么不值得信赖吗？所有人都怀疑我，我是嘴贱爱忽悠人，我是没少干坏事……这么一想我都怀疑是不是我干的了！就算我不是个好人，我也没胆肥到干违反乱纪的事啊！”

陈唯璞搂住我说：“虽然我不赞成你这么做，但我不会怪你，是老曹自作自受。可你要明白，我们集团的水有多深连我都不知道不敢轻易去试，我只是不想把你卷进来。”

我抬手锤了他的胸口几下：“都说了不是我！不是我我不是我！”

“你冷静点！”他抱得我更紧了些，将脸颊贴在我耳边，“只要你说不是你，我就相信你。”

“同事不信我，乐乐也不信我，他觉得我为了帮你连他都害了！”

陈唯璞轻轻拍我的后背：“别担心，因为这件事不适合大张旗鼓的处理，我私下只告诉我家老头子，说我收到了一封举报老曹收取 DX 贿赂的邮件，我一个字都没提到 CCS，接下来集团总部会派人调查 DX 和老曹，所以公章是真是假都没关系，只是这两张清单要赶快丢进碎纸机里。”

说不感动是假的，我抓着他的衣服：“谢谢你。”

“还有就是，回去跟你们老板说，CCS 完全可以靠实力，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违反廉洁协议的事了。”

“是老曹厚着脸皮向我们摊手的！”

“我知道，你们可以举报他。”

“现在说这些太晚了……”

“也是……那我偶尔假公济私一回应该也没关系吧？”

我摇摇头：“没关系没关系，可同事还是不信我，乐乐也不信我。”

“我已经让吉哥在查快递到底是谁寄出来的，很快就会真相大白。”

我一把推开陈唯璞：“好！叫老司机快点查，让我知道是谁陷害我，我非打死他！”

“你的脸怎么了？”陈唯璞抚上我的左脸，不悦地问，“怎么回事？”

我一瘪嘴，抽抽搭搭说：“不小心撞的。”

“来，你坐这等我一会儿。”陈唯璞牵着我走到沙发前让我坐下，他出去又回来时手里多了一斤可乐，陈唯璞坐到我身边说，“把脸转过去。”

然后冰凉的易拉罐就贴到了我脸上，我说：“冷冷冷！”

他说：“忍着点，现在不冰敷，明天脸就要肿了。”

“哦……”我说，“……我还有个事。”

“……你想问关于这次招标的结果？”

“嗯。”我点点头。

停下手上的动作，轻声说：“我很抱歉……”

我转过头，看着陈唯璞略显窘迫的神情，我说：“不用道歉，你一定也很委屈吧？”

他勉强地勾了勾嘴角：“当然委屈，委屈也只能忍了，智新……”他对上我的视线，眼睛里有光在闪烁，他问：“我能……再抱你一会儿吗？”

我张开双臂给了他一个拥抱，我说：“就一会儿。”

“好。”陈唯璞紧紧地抱着我，“智新，谢谢你。”

第 81 章 阳光少年

陈唯璞还有很多事要处理，他让老司机先送我回公司并再三叮嘱我：“千万沉住气别和同事吵架别树敌，回家一定要拿冰袋敷脸上药膏，家里有药膏吗？没有我晚上给你送过去。”我说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有有有，临出门他又重复了一遍，我说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有有有。下楼刚上了车，他打电话来又重复了一遍。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有有有痔疮膏鸡眼膏什么膏都有，陈总您忙吧，再见。”挂了电话，我突然发现陈唯璞话唠起来……也蛮可爱的。

然后我扒着驾驶座，可怜巴巴地说：“老司机！你一定要帮我查出来寄快递的那个王八蛋到底是谁！”

老司机说：“放心吧，周先生。”

“好，我放心，我放心。”我坐端正。

过了两分钟。

“我还是觉得不放心！”我转身又扒着他的驾驶座说，“老司机！你一定要帮我查出来到底是哪个王八蛋寄的快递！”

老司机说：“放心吧，周先生。”

“我放心，我放心。”我坐端正。

过了三分钟，我转身瓜子刚搭上驾驶座，老司机说：“放心吧周先生，我一定帮你查出来寄快递陷害你的那个王八蛋是谁。”

我哭丧着脸说：“你让我怎么放心嘛！快递叔叔一天要收多少份快递啊！那个王八蛋既然做得出来肯定不会那么轻易地让我们查到他！”

老司机说：“我当过兵，这点侦查能力还是有的，周先生你就放心吧。”

“哦……”我撅着嘴，“你还是叫我智新好了。”

老司机说：“我也不叫老司机。”

我说：“吉哥，我这次全靠你了。”

“作为交换条件，你也帮我一件事，可以吗？”

“你说！”我一拍胸口，“就算违反乱纪我也在所不辞！”

老司机犹豫了片刻，语重心长地说：“唯璞是我看着长大的，他真就是块石头，性格不开朗没什么朋友，每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闲暇时间也一个人待着……我嘴笨，不知道该怎么说，智新，你不愿意接受他没关系，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跟他好好相处？”

我问：“他家人……知道他的性取向吗？”

老司机的表情略显尴尬：“暂时还不知道。”

我说：“知道了以后会怎么样？”

老司机沉默了。

听他说起陈唯璞的孤独已经让我的心口泛起了阵阵酸楚，而这意料中的答案无异于给了我致命的一击。不是我不想和陈唯璞在一起，也不是我不想和他好好相处，而是我与他之间隔着的现实不允许我这么做，我不忍心看他最终要在我和他的家人之间做出一个抉择，太残忍了。

我非常勉强地笑了笑：“你也放心吧，只要他不嫌弃，我就是他最好的朋友。”

老司机欣慰地问：“真是太感谢你了。”

我说：“谢我干什么呀，是我谢你才对。”

我最该谢的人，是他。

回到公司后我直奔老板办公室，把刚才陈唯璞说的话原原本本和老板说了一遍，他听完长舒了一口气：“万幸啊，这两次绝路逢生多亏了陈总出手相助，我们一定要谢谢他！”老板问我：“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没有，要不你在我脖子上挂个小铃铛把我打包送给他得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人家什么都不缺……”

老板说：“这倒是……”

我说：“尽心尽力配合他工作，别再给他添堵就算最好的谢礼了。”

“没错没错。”老板点点头，“啧……不对啊，周智新，这话不该我对你说吗？”

“哎呀忠哥，你就别跟我计较这些了。”我烦躁地抓了抓脖子，“我还是担心，他们集团派人查老曹，不会查到我们头上吧？”

“你操这心干什么？我们每次给老曹钱都给的现金，他该花的全花了根本找不到凭证。”

“他不会想和我们同归于尽然后把我们也抖出来吧？”

“你觉得收了一家公司五万跟收了两家公司二十万，哪个罪名大？他还没蠢到再点把火烧自己另一条裤腿，哎，我说周智新……”老板冲我一扬下巴，“平时就属你最精明，这会

儿怎么开始犯浑了？”

“哎哟！忠哥啊！”我一屁股坐了下来，无力地说，“找不到陷害我陷害公司的人，现在外面所有的同事都以为是我干的，公司不出事还好，万一被牵连进去了……”

老板说：“有我在，谁敢给你脸色看。”

“啧啧……蛋疼，那你说怎么办吧！我都没心思上班了！就想把那个王八蛋找出来按在地上往死里打！”“不。”老板轻轻敲了敲桌子，“你该干嘛还干嘛，在没有任何头绪之前敌不动我不动，我们当什么事都没发生，等陈总那边的消息。”

“那好吧……”

“周智新，你在我这也干了三年了吧？”

“快四年了。”

“你的工作态度，你的为人，我都看在眼里我心里有数的。”

“谢谢忠哥。”我耷拉着脑袋，点点头。

“好了，出去工作吧，我和俞小鱼已经劝过庄子乐了，你呢偶尔也服个软。”

我小声嘀咕说：“我才不要。”

“你怎么这么犟！”老板挥挥手：“行吧行吧，出去吧，我也管不了你们了，要打就打一架，打死一个算一个。”

“打不过他！”我起身出去了。

无视同事们或诧异或怀疑或同情的眼神，我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斜对面的庄子乐不在，黄学平见我回来了，忙跑过来问：“智新，怎么样了？”

“别提了，倒霉！”我瞟了眼庄子乐的位置，“他人呢？”

黄学平说：“去工地了。”

我说：“去了也好，省得理他了。”

黄学平摇摇头惋惜地说：“我是怎么都想不到，前一天还在说我们嘢瑟 boys 要出道，第二天你们俩居然闹成了这样，哎，我说，这是你和乐乐认识到现在头一回吵架吧？不吵还好，这一吵直接就动手了。”

我指着我的左脸说：“他动的手！我是挨揍的那个好吗？”

黄学平侧过脑袋看了看我的脸：“哎哟，这可怜见的，他下手也太狠了。”

“幸好打的不是鼻子，不然我肯定还口了！”

“还口？”

“打不过他我咬死他！”

黄学平揉揉我的脑袋说：“有空我教你一些格斗技巧，保证你一招放倒他。”

我斜眼看着黄学平：“你不劝我跟他和好，你还火上浇油？！”

黄学平耸了耸肩：“有什么好劝的，正在气头上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啊，再说了，不出三天你俩肯定和好了，我就不浪费这个口舌了。”

我说：“这次除非他跪下来叫我爹，不然老子是不会原谅他的！”

黄学平说：“好啊，我等着看呢。”

但是这天下午庄子乐没回公司。

我还是按着自己的生活节奏，下班，回家，吃晚饭，开电脑。虽然没什么心情，仍旧习惯性地打开了天下 3 的客户端登陆游戏，近一周没上，刚读完图就收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消息，而最刺眼的还是那条：您被逐出了人妖踩背大保健。

我登录 CC，开了频道广播破口大骂：“庄子乐你抽什么筋？！脑袋被门夹了还是进水了？！”

黄学平忙把我拉回势力频道：“智新，智新，有话好好说，别闹得人尽皆知啊！”

“就是，你先消消气。”“芷莘姐姐，生气长皱纹哦。”其他人也七嘴八舌地劝我，全被

我骂了回去：“都边儿去，庄子乐我问你话呢？哑巴了吗？你什么意思？”

五仁月饼也跑下来问：“芷莘叠叠干嘛发这么大的火？”

我说：“没你的事！庄子乐呢？你别给我装死！”

庄子乐这才慢悠悠地说：“你不是一直都很想去酷刑吗？我现在成全你，省得你哪天为了博小秘书欢心坑人妖一势力。”

我说：“你少放屁！”没等我说完，庄子乐就卸了我的黄马把我踢出了频道。

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

【天下】芷莘：本人现已退出人妖踩背大保健从今天起不再参与势力纷争联盟恩怨，专心养老中立，特此通知。

地区门派一片哗然，不分敌我的玩家、吃瓜路人纷纷表示震惊，还有好事的不停询问发生了什么。

【天下】凌迟：你说你不打就不打？你说你中立就中立？你也不问问被你打过喷过的人同不同意？

【天下】剁椒鱼头：老阿姨，抛开势力恩怨，我和你还有个人恩怨没了结呢，你想拍拍屁股过安生日子？别做梦了。

【天下】小坏蛋：哪个中立势力敢收芷莘就是和我们联盟为敌。

我冷笑一声，索性又买了一组天下号令。

【天下】芷莘：知道你们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我在河伯桥神石，敌对或者平时就看我不顺眼的人，给你们半个小时，我站在这里让你们杀绝不还手，杀到大家尽兴为止，今天一过我没事就不出安全区了。

【天下】凌迟：既然这样，我大人不记小人过，只要你挨过这顿揍，从今往后我们和你的恩怨一笔勾销。

【天下】芷莘：煤煤~还是你最好啦~么么哒~

【天下】五仁月饼：谁敢动芷莘一下试试？我让谁不躲在YM裤裆里就不敢出安全区！

【天下】以青：他自己拉的仇恨自己扛着，人妖联盟谁敢帮他，我就逐谁出去。

【天下】芷莘：无关人员不要插手，就这样吧，计时开始。

我传送到河伯桥，绑定神石。转身看见不远处有个掉毛瞎子正一脸懵逼地种着树，他看看我，我看看他。今天的首杀要是被他拿了敌对们赶过来还没动手就看到我躺着挺尸那我还有什么老脸混下去？我连忙往后退了好几步，瞎子没什么反应还是傻乎乎地看着我。我也没空管他，保护时间还没过已经陆陆续续传送过来不少人，煤老板小秘书，剁椒鱼头小坏蛋，这回连爱马仕都来了，一个不少，再加上敌对数条小杂鱼，还有几个围观群众。我麻溜地脱了装备套上件最便宜的三代弟子服，万万没想到，我还没系好裤腰带，爱马仕居然最先动了手，他上来就对着我水入梦，毫不犹豫地火三天罚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跪了。

难道这几个敌对势力主里最讨厌我的人为爱马仕？

煤老板上来看了眼我的装备说：“你要不要脸？居然把装备脱了！”

我说：“不要。穿着装备要打好几下呢，我这是为了方便大家服务群众，么么哒~”

煤老板说：“站起来！把装备穿上！”

我说：“我刚才说了绝不还手没说绝不脱装备哟~煤煤~你再看看记录~”

剁椒鱼头踩在我的尸体上跳了几下说：“你玩文字游戏很有意思吗？”

我说：“有意思啊，没意思玩它干嘛？”

剁椒鱼头说：“你起来！”

我问：“不穿装备行不行？修装备好贵哒，嚶嚶。”

小坏蛋说：“别跟他计较了，反正也就杀他几回出出气。”

我说：“还是么鸡叔叔会疼人。”

煤老板说：“那你还躺着干嘛？起来啊！”

小秘书和爱马仕两个冷高云麓站在边上一言不发。

“那好吧~”我刚复活回神石，五仁月饼带着老红军的人赶来了，紧接着小谷小稻和黄学平也下了神石。

小稻帮我加满血，这个月饼那个月饼咻一下全围在我前面，五仁月饼说：“谁再动一下手试试？”

剁椒鱼头说：“怎么着，想帮忙啊？没看到你们联盟主说帮他的都要滚蛋。”

黄学平说：“老子会怕？”

小谷说：“想想蛮刺激的。”

我说：“你们还是走吧，这是我跟他们的私人恩怨，总要有个了结的。”

五仁月饼说：“不行！了个屁！人多欺负人少！”

我说：“没事，我躲的了一时也不能一辈子躲安全区吧？今天让他们出够气了，我以后就潇洒了。”

五仁月饼说：“我可忍不了！”

我说：“忍不了就别看，要不背过身去要不传送走，我没穿装备，死了也不掉耐久，最多掉点灵力，要不你多给我点回灵丹？”

辣条月饼说：“芷莘姐姐！”

我说：“好了，都听话，让开。”

黄学平说：“让开，让开，都让开！不过我要警告对面的几句，今天谁碰了芷莘几下我会全记下来，来日方长万倍奉还！”

我从人堆里走出来：“这就对了嘛。”

剁椒鱼头说：“开玩笑，你们以为我会怕？”

我说：“娇娇妹妹，别废话了，赶紧的吧，没剩几分钟了。”

剁椒鱼头说：“你就嘴硬吧，有你哭的时候！”

黄学平的威胁还挺有用，原本蠢蠢欲动的敌对小杂鱼现在各个安静如鸡，只剩那四个势力外加小秘书卖力地往我身上招呼技能，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

我被摁了，剁椒鱼头就踩我尸体上跳两脚，我复活回来，刚解了保护又被摁了，剁椒鱼头又踩我尸体上跳两脚，我再复活回去，如此重复了四次，五仁月饼实在看不下去了，气得一跺脚，带着他的人传送走了。

那四个老爷们儿似乎渐渐没了兴致，剁椒鱼头突然说：“真无聊，两下就能把他杀了。”然后将武器换成了鱼竿，一下一下地抽我，还召唤了白虎扑我，她说：“哈哈，你只配被狗咬。”

哈哈，对啊，咬我咬得正起劲的不就是你吗？换成以前的周智新，这句话早就喷出口了，现在除了忍，我也只能忍了……

一直觉得拿鱼竿抽人和踩尸体这两种行为太侮辱人，我从来不做也经常劝身边的人千万别这样，今天竟然有幸亲身体验了一回，还是在众目睽睽却孤立无援之下……可能在 S 服横行霸道惯了，我从来没受过这种气，再加上今天发生的事，所有情绪一股脑儿冲了上来让我突然很想哭，就算天梯大逆风一场死 20 次我也没这般委屈和愤怒过。剁椒鱼头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还越抽越开心，我偷偷地想，如果陈唯璞在就好了，他一定会帮我。

这时头顶飘过一条天下。

【天下】璞玉：我因缺勤多次被逐出了十大酷刑，现准备找个中立势力养老，为了不拖累中立，和我有过节的敌对可以到河伯桥来杀我几回出气，绝不还手不脱装备。

我怎么把瞎子忘了，他凑什么热闹？！我回头看了瞎子一眼……不是说好了不脱装备的吗？你的翅膀呢？！喂喂喂！你怎么连时装都脱了？！

剁椒鱼头终于住手了，连她的狗都傻了，不光她的狗，我看煤老板好像也吓了一跳，五仁月饼带着老红军的人又都折了回来，五仁月饼说：“炸他！”一群魍魉破了保护却在我周围读解体卷，我眼疾手快一个三浮劲滚开了，boom~boom~boom~几下，在场的除了我、小谷小稻、黄学平和站在远处的瞎子外，全被炸死了。

小谷说：“哈。”

小稻说：“哈哈哈哈哈哈。”

黄学平说：“哈哈哈哈哈哈。”

五仁月饼说：“吃了误伤的抱歉。”

我指着满脸无辜的瞎子说：“哈哈哈哈哈哈，你们炸错人了，他在那边。”

还在地上挺尸的煤老板顿时火了：“先干他们！”

也在地上挺尸的五仁月饼说：“干啊！”

黄学平说：“忍你一晚上，干！”

小谷说：“干。”

然后……煤老板喊联盟的人，五仁月饼也喊联盟的人，参与群殴的人越来越多，浩浩荡荡直接在河伯桥打了个热火朝天。

我和瞎子两个当事人被晾在了一边。

这不明摆着抢戏吗？喂喂喂！我才是主角！你们倒是看看我啊！

瞎子突然组上我说：“走。”

我问：“去哪？”

他说：“找个人少的地方先躲起来。”

我说：“所以我问你去哪？”

他说：“紫荆峰。”

我说：“你能先把衣服穿上吗？”

他说：“哦。”

痴线！

我上马哒哒左躲右闪穿过漫天技能跑到神石传送走了，在紫荆峰坐着等了瞎子半分钟没见到他人影，我点开地图……

他在绝雁关……

我说：“紫荆峰在巴蜀左下角！左下角！左下角！”

他说：“哦，来了。”

我说：“左，是你不常用的那手，你敢传去潇隐村，我就拔光你的鸟毛。”

他说：“鸟毛不能拔的，疼，羞羞。”

我吓得下巴直接就磕地上了，我惊恐地问：“你谁啊？你不是鱼钩！”

瞎子的头像亮了，他跑到我对面坐下：“开个玩笑活跃一下气氛。”

“一点都不好笑。”他名字前的势力标志不见了，我问，“你真的被煤老板踢出来了？”

他说：“不是，我最近工作太忙，没时间打架自己退的。”

我说：“天呐？煤老板没弄死你啊？！”

他说：“为什么要弄死我？”

我说：“敢擅自从酷刑跑出来的人最后都被煤老板撕成八块了。”

他说：“哦，没事，煤老板同意的，他还说让我有空了再回去。”

我更觉得惊悚了，我问：“你到底给你煤下了什么降头？”

他说：“我真的是你煤的爸爸。”

我说：“我好像有点信了。”

他说：“你就信我吧。”

我说：“我现在没心情跟你研究这些。”

他说：“我们不是敌对了，我可以问你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说：“你可以问，但我不能答。”

他说：“那好吧。”

我说：“哎，我只能说被人冤枉的滋味真不好受。”

他说：“你终于知道了？”

我说：“别说的好像我冤枉过你一样。”

他说：“你冤枉过啊。”

我说：“情况不一样，我是被陷害的有口难辩，你是根本不想辩。”

他说：“你是不是很想知道那次煤老板跟我在小房间到底说了些什么？”

我说：“剁椒鱼头想泡你，煤老板问你意见，你说性取向不同不能相恋。”

他说：“……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根据前因后果再加上基佬的第六感瞎猜的，难道被我猜中了？”

他说：“嗯。”

我说：“告诉煤老板台子有埋伏的不是你，是爱马仕的 007。”

他说：“这个我就知道了。”

我说：“算了算了，过去的事就别提了，你看我们两个现在，像不像两条无家可归的丧家犬？”

他说：“有点。”

一阵寒风扑面刮来了挖矿路过的老叮铛，他好奇地看了我和瞎子两眼，问：“小妹，呱呱呢？”

我说：“是啊大爷。”

老叮铛说：“你咋没势力了？”

我说：“被人赶出来了。”

老叮铛问：“小伙子，你咋也没势力了？”

瞎子说：“我也被人赶出来了。”

老叮铛说：“你们要不要来我势力啊？”

我和瞎子说：“好啊。”

我说：“你别老跟着我，我不搞网恋。”

瞎子说：“我也不搞。”

老叮当说：“我们势力就两个人，也没人跟你们搞网恋，来吧来吧，正愁没人打工。”

然后我和瞎子一起进了老叮当的势力——阳光少年。

我顶着这个势力名字觉得很丢人，真想立马退出去……

第 82 章 桀骜不驯的浪子

我说：“大爷，我还是想做个桀骜不驯的浪子，我先走了，再见……”

老叮铛说：“别啊小妹，女孩子还是要个家的。”

我说：“大爷，这是我今年跟你说的第 130 遍我是男的，我留下来可以，你这个势力公告能不能改改？”

瞎子问：“势力公告怎么了？”

我说：“怎么了？！你瞎啊？自己不会看？！”

瞎子说：“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传说，好复古霸气。”

我说：“明明是钗傻迷恋哥，哥只是传说！大爷！你要打出这堆字一定很痛苦吧？！是谁教你的你告诉我，我帮你教训他。”

老叮铛说：“是曦酱。”

我说：“大爷，你没看出来他是在耍你吗？不如趁他不在线把他也逐出势力吧。”

老叮铛说：“别，曦酱还要教我操作的。”

我很震惊：“他教你操作？！好的，等他上线看我怎么弄死他，你现在把势力公告给我改了。”

瞎子说：“我看挺不错的，青春的记忆。”

我说：“你没事可以闭嘴了。”我现在百分百确定瞎子就是个染了头金毛还脑门齐刘海天灵盖刺猬尖眼线粗的就像被人打了两拳穿着杀马特花衬衫黑皮裤腰上别了十七八根狗链子QQ个性签名“洵卒俾你愛莪①輩孑”乡村基民工 gay。

老叮铛说：“要不你们再想个什么，我改一下？”

瞎子说：“不用改了，别人又看不到。”

我说：“对啊！只有自己人能看到，你们怎么好意思恶心自己人？！”

瞎子说：“太好了，芷莘姐姐，你终于拿我当自己人了？”

我说：“……滚！”

老叮铛说：“璞玉哥哥说的太对了，大家都是自己人，就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

我说：“哥哥个头啊！他的年纪只能当你孙子！”

瞎子说：“要不改成钗傻迷恋哥，姐姐茴喷你。”

我说：“不行！”

老叮铛说：“什么意思？”

瞎子说：“我们势力现在不光有哥，还有个超级凶的姐姐了。”

老叮铛说：“对哦，那我改一下。”

“我才是主角！你们别抢戏好好听我说话行不行？！！”我气得直拍桌子，我要退势力，我一定要退势力，不然迟早被他们两个气死，再加个还没上线的缺根筋李曦，这脑残势力待一分钟我起码折寿十年！我说：“你们慢慢商量，我先走了，再见。”

辣条月饼加入势力。

我……?????

老叮铛说：“哎呀，我忘了发起欢迎，我们来手动欢迎一下好了。[欢迎]”

瞎子说：“[欢迎]”

辣条月饼说：“[呕吐]”

我说：“你来干什么？！”

辣条月饼说：“[啃萝卜]”

我问：“……什么意思？”

瞎子说：“他说他来找你玩。”

我说：“五仁同意吗？”

辣条月饼说：“[变猪头]”

瞎子说：“同意的，还让我多陪陪你……哦，小孩子别参合大人的事，有我在，芷莘姐姐不用你陪。”

我说：“你滚远点！”

辣条月饼说：“[变猪头]”

瞎子说：“[挥红内裤]”

辣条月饼说：“[呕吐]”

瞎子说：“[么么哒]”

我一脑门黑线：“你俩接着斗嘴吧，我走了，再见。”

老叮铛说：“小妹，你早晚要回人妖的，暂时就先留在这吧。”

瞎子和辣条月饼突然不说话了。

我说：“我不会再回去。”

老叮铛说：“朋友间吵吵架拌拌嘴都是常事，找个机会坐下来聊一聊就好了。”

我说：“对啊，我很想不明白，既然是朋友，为什么会闹到这个地步呢？”

辣条月饼说：“芷莘姐姐……”

我说：“没事，我随便感慨一下，你们自己玩自己的去吧。”

瞎子在队伍频道问我：“你真没事？”

我说：“就算有事一时半会儿也解决不了。”

他说：“我不介意你拿我当树洞。”

我说：“以后再说吧，我现在还有其他事要做，先退了。”

他说：“好。”

我说：“……对了，给你个忠告，剁椒鱼头那我劝你尽快和她说清楚，女孩子的心可伤不得呀。”

他问：“她那么对你，你不讨厌她吗？”

我说：“完全不，归根到底是我阴她在先，她一定跟你哭诉过我当年是怎么害她被剥夺参赛资格的。”

他说：“嗯。”

我说：“嘿，你这个人也是奇怪，明明知道我干了不少坏事，你就没一点谴责鄙视我的想法？”

他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我说：“你的三观好像有点歪啊。”

他说：“哪家的亲友团三观不歪？”

我说：“也对，我没空跟你扯蛋了……那个，刚才的事，谢谢你。”如果不是瞎子帮我解围，我想我这会儿说不定真的已经被剁椒鱼头抽哭了。

他说：“刚才？刚才什么事？”

我眨巴眨巴眼，这对话怎么这么熟悉？我说：“那就没事了，再见。”

退了队伍我传送去河伯桥看了一眼，那里的战乱已经结束人都走光了只留下一地猩猩尸体，猩猩是无辜的猩猩有什么错，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它们？按平时的习惯他们一定去流光接着干了，我刚要走，瞥见了角落里茶叶罐的尸体，我看四下无人就上去对他七星唤魂，等了起码半分钟他才起来。

茶叶罐说：“谢谢芷莘姐姐。”

我问：“死了几回？”

他说：“就一回。”

我说：“战争势力不适合你，你还是跟我一起到中立来吧，我天天带你下副本。”

他说：“可是势力里的人帮了我这么多……”

我说：“有吗？好像帮你最多的人是我吧？当年一个八门把你从天灾小妖手里救下来的人也是我，现在我离开人妖了你不跟我走？”

他说：“哦，对，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跟以青姑娘吵成那样？”

我说：“一言难尽有空再说，我现在就问你不想跟我走？”

他说：“想，但我不知道怎么和以青姑娘说，怪不好意思的……”

我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告诉他你要搞装备没时间打架直接退了就是，他不会为

难你。”

他说：“好吧，我去跟他说说看，如果他同意的话我就去找你，如果他不同意的话……”

我说：“你先问了再说。”

“好，我得先去流光打架了，芷莘姐姐有空再聊。”茶叶罐慌慌张张搓出匹小马跑到神石前传送走了，我看着他的残影轻蔑地笑了笑。

第 83 章 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呢？

办公室里的氛围很沉闷，我和庄子乐互不理睬视对方为无物，让整组同事都很尴尬只能闷头干活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句，苦了夹在中间难做人的黄学平要左右周全时不时讲两个冷笑话调节气氛。隔三站起身对我说点无关痛痒的，差五转过头跟庄子乐聊些不着边际的，我随便地敷衍，庄子乐直接冷漠.jpg。一个上午累得黄学平满头大汗。好不容易熬到午休时间，他终于也尴尬了。

“乐仔，吃饭去啊。”

“不去。”

“智新……”

“没空。”

就在傻大个愣在原地不知所措的时候，俞小鱼路过，他看看我和庄子乐说：“工作再忙也要吃饭啊。”

我说：“没空。”

庄子乐说：“不饿。”

黄学平扯扯俞小鱼的衣袖，使劲摇摇头，可怜兮兮地说：“小鱼，我们一起吃饭去吧……”

俞小鱼惊喜地说：“好啊！……不过，不管他们了吗？”

黄学平拽着俞小鱼的胳膊边往外走边催促道：“管不了了，走吧，走吧。”

他们两个刚走，庄子乐背起包摔门而去。

我松了口气，摸摸自己的左脸，还有些刺疼，但没早上刚起床时那么肿了。

昨晚我刚关了客户端，CC 就收到了小稻的一大片消息，全是聊天记录截图，有绿色势力频道的有紫色联盟频道的，总之是我退了势力以后看不到的。

A 说，我早就看芷莘不顺眼了，上次不肯便宜卖我盒子，真小气。

喂喂喂，这位姑娘，市场均价 1500 块的玄龙之秘你问我 800 块卖不卖？我怎么可能卖？

B 说，我也是，凭什么别人开到的好东西都要先卖给他？

哟哟哟，这位姑娘，我可是出最高价收的，你不满意可以出更高价啊。

C 说，走了也好，省得我老担心他勾引我老公。

啧啧啧，这位姑娘，你老公装评还不到八万，虽然没见过陈唯璞抠鼻孔，但是我可以保证 wuli 陈总抠鼻孔的样子都比你老公帅 130 倍，我能吃饱了撑的勾引他？！

D 说，一听到他笑，我浑身就起鸡皮疙瘩，还整天么么哒来么么哒去，太磕碜人了。

嗨嗨嗨，这位小哥，你除了选择不听还可以选择去死啊。

剩下的就是嚼舌根说些我有的没的八卦，干过或没干过的缺德事。噫，如果不是当事人的话，光看他们描述，我都觉得这个芷莘真是坏出水的心机婊啊！

小稻很气愤：“妈蛋，气死我了，你看到了吧？你在的时候这群人芷莘姐姐长芷莘姐姐短，你一走全变了嘴脸啦！”

我劝她说：“稻妹，淡定，这就叫墙倒众人推，我见惯了无所谓，你也别在意了。”

临睡前我接到了陈唯璞的电话，他又又又又重复了一遍：“千万沉住气别和同事吵架别树敌……”

我说：“我知道了，这句话我已经抄下来贴脑门上了，绝对忘不了。”

他说：“好，拿冰块敷脸了吗？”

我说：“不仅拿冰块敷脸了我还顺便做了个面膜，芦荟的，补水镇定还消炎，脸有什么要紧的，你不如关心关心我的情绪怎么样？”

他说：“听你的声音，精神比我还好。”

我问：“你那边……打算怎么处置老曹？”

他轻轻叹了口气：“暂时还不知道，他毕竟是公司的元老……”

我说：“给他个教训也好。”

“嗯……智新……”

“啊？”

“我们两个真的八字不合吗？”

“或许吧。”你才发现吗大兄弟？！自从我和你认识以来就没一天是消停的，我说：“你知道怕了？”

“我不信这些。”

“现在后悔，应该还来得及。”

“落子无悔。”

“……好的，再见。”我又动摇了，慌忙挂了电话，翻身把脸死死埋进枕头里，眼球因大力的压迫，经由视神经传递给大脑的景象是一片黑暗混沌，如果人脑和电脑一样能删除文件能格盘重装系统那该多好？

说忘，就能忘；说不爱，就能不爱了。

庄子乐一下午没回公司，黄学平倒是轻松多了，但办公室里的紧张气氛没能缓解多少，同事们似乎仍心怀芥蒂各个对我横眉冷目爱答不理的。你们看，其实游戏和现实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我没太多精力去在意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我现在只希望能尽快找到那个一而再再而三想置我于死地的王八蛋。

我一定把他拆了喂狗！

快下班的时候我妈打电话给我，带着哭腔说：“智新啊！你下班到医院来一趟吧！你姐晕倒了！”

我的心脏一下子被提到了嗓子眼，我忙问：“怎么回事？”

我妈说：“刚送来急诊还不知道！”

“我马上就来！”我心里直念叨，妈蛋，周智美你身体壮如牛一个打我三个才不会生病！老子都快哭了！

火急火燎赶到医院，一冲进病房……我就傻眼了，我妈，周智美和姐夫脸上全笑开了花。

我问：“什么情况？”

我妈激动地说：“智新！你姐怀孕啦！”

“啊？！真的呀？”我兴高采烈地跑到周智美床前，指指她的肚子，“男的女的？”

周智美说：“还是颗受精卵，鬼知道是男是女。”

我说：“哎！注意胎教啊！从今天起都不许说脏话！”

姐夫说：“智新啊，你陪你姐聊会儿，我先送妈回去了。”

我说：“这么急着回去干嘛？”

我妈说：“帮你爸收拾换洗的衣服。”

我问：“对啊，俺们爹嘞？”

“他下午有课就没告诉他。”我妈一拍我的脑袋，“知会你件事，你爸为了准备论文要在学校住两个月，从今天起我每天帮你做好晚饭就去你姐家照顾她，你在家给我老实点，听到没？！”

我挥挥手：“听到了，走吧走吧都走吧，我一个人还乐得自在。”

姐夫送我妈回去了，病房里只剩下我和周智美，我挪了挪屁股，不好意思地问：“我能摸摸你的肚子吗？”

周智美白了我一眼：“二货，才一个月能摸出什么东西来？五个月以后再摸。”

“不是说好了不能再说脏话的吗？”

“……你脸怎么了？”周智美疑惑地看着我，“转过来我看看。”

我冲她傻笑：“没事，不小心撞的。”

“周智新！你当我跟你一样 250 吗？”

“啧啧……”我俯下身趴在病床上，脸贴着周智美的手，“姐，最近一下子发生了太多事，我快应付不过来了……”

她抽出手摸摸我的脑袋，难得温柔地说：“怕什么，有我周智美在，谁敢欺负我弟弟？”

“嗯。”我点点头。

“哎，你想要个侄子还是侄女？”

“侄女，我一定好好疼她保护她，等她长大了帮她找一个能爱她照顾她一辈子的好男人。”这件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总该有个可以念想的寄托……

“……智新？”周智美轻轻拧了拧我的耳朵，“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没有。”

不是喜欢，是爱。

第 84 章 失恋基佬联盟

我和瞎子毫无征兆突然加入了阳光少年让李曦备感意外，他甚至有些慌张，我在跑拓拓他还追我屁股后面不停问：“你怎么来了？跟乐乐吵架了？为什么吵架？因为曹总的事？他打你了？你们绝交了？他还把你踢出人妖了？”

我说：“你这不都知道吗？”

他说：“然后呢？”

我说：“你这不都看到了吗？”

他说：“乐乐现在心情怎么样？”

“自己去问他，别来烦我。”我一抽拓拓屁股吃了个香蕉哒哒哒加快速度跑远了。

于是李曦掉头骚扰瞎子去了，瞎子骑个风火轮满地乱转……别问我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李曦跟着他孜孜不倦地问：“你怎么来了？和煤老板吵架了？为什么吵架？因为你不服管？他骂你了？你们绝交了？他还把你踢出酷刑了？”

瞎子停下前进的脚步，想了想说：“老叮铛叫我来打工，没跟煤老板吵架，没吵，我没时间打架，没骂我，没绝交，我自己走的。”

李曦说：“然后呢？”

瞎子说：“然后我就来打工了。”

李曦说：“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瞎子说：“挺好的。”

我说：“你很空？跟他解释那么多干嘛？”

瞎子说：“是没事干啊。”

我说：“那你在干嘛？”

瞎子说：“挖矿。”

我……

不打架没街骂，我这两天都闲的很，刷刷钻刷刷甘露带阳光老年老叮铛、阳光青年 1 号死瞎子、阳光青年 2 号李曦酱和阳光幼年辣条月饼刷 67，哦，对，还有见缝插针往我团里塞小号的原小草。李曦老叮当手残、瞎子眼残、辣条脑残外加全身装备残的原小草，这一团坑爹玩意儿，不是瞎子又跑错了路就是老叮铛打了一半去哄孙女睡觉；不是李曦输出还不如辣条一个 69 小号就是原小草的小号全死在了半道，把我气得按着按着技能都能哭出声来。

这样我居然都没发飙，果然还是闲的。

阳光少年的国库很壮观，第一页最上面两排是福贴九龙离火精金牛土豆玉貔貅之类的小杂物，第三排开始到底全是宝足通，后面两页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宝石原石……

加入势力满 24 小时，刚能打开国库我随便看了一眼当时就傻了，问老叮铛：“除了寄售挂的，你怎么还有这么多？！”

老叮铛说：“这些不卖的。”

我说：“不卖你挖来干嘛？！”

老叮铛说：“攒着好看。”

我说：“这有什么好看？”

瞎子说：“你攒那么多甘露不也是为了好看？”

我说：“闭嘴，我让你说话了吗？”

老叮铛说：“小妹你这么凶嫁不出去的哦。”

我说：“第 131 遍，我是男的！”

瞎子说：“你这么凶找不到攻的。”

我说：“关你屁事？再废话一句今天你自己单刷 67 去。”

瞎子说：“大爷，我好像被芷莘姐姐嫌弃了，怎么办？”

老叮铛说：“没有啊，不是好像，他一直很嫌弃你。”

瞎子说：“有点伤心。”

老叮铛说：“璞玉哥哥，你会不会挖宝石啊？”

瞎子说：“会，但是才一级。”

我说：“喂！不要岔开话题，我作为大男主正在发言！”

老叮铛说：“[璞玉仙婢]刚好，你可以挖这个。”

瞎子说：“挖这个干嘛呢？”

老叮铛说：“一可以散心，二存着好看，挖矿能陶冶人的情操，你挖上十天半个月的就会发现自己的灵魂都得到了升华，小妹也要挖，像你这么暴躁的估计要挖两年才会温顺起来，听大爷的准没错。”

我说：“二货才信，老子不去！”

瞎子说：“我想试试。”

老叮铛说：“好的，我们今天晚上就挖矿了，让小妹一个人带原小草的小号刷 67 吧。”

瞎子说：“会不会太不厚道了？”

老叮铛说：“会。”

瞎子说：“那太好了，就按你说的办。”

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好好听我说话？！”

瞎子说：“你要一起来陶冶情操吗？”

我说：“我陶冶你妈啊！”

就这样，瞎子在老叮铛的影响下有了个新的爱好——挖矿。

呵呵，谁能想象，两个十万装评的大翅膀漫山遍野地挖矿是个什么场景，我的妈呀，这条鱼钩挖的还是最低级的那种，而且他挖矿就挖矿吧，还非得组上我，偶尔路过看着他又蠢又憨小心翼翼挖矿的背影真是好气又好笑。

这天晚上我正在开金牛，瞎子又组上我叮叮当当挖矿去了，我问：“怎么组队挖矿有经验加成？”

瞎子说：“没有，又不是钓鱼。”

我说：“那你组我干嘛？”

他说：“自动寻路老卡住，总得找个人把我拉出来。”

我说：“你去死吧。”金牛又黑了，两组一个雷没有武器，我寻思了着这么黑下去不是办法，不如找原小草买点天域奇珍算了。

瞎子问：“你又黑了？”

我说：“是啊，干嘛？”

他说：“[天域针]”

我说：“你还敢把它亮出来，我掐死你信不信？！”

他说：“嚶。”

我说：“闭上你的嘴，继续挖你的矿，老子找原小草买东西去。”

他说：“么么哒~”

呸！卖你妹的萌！

我找到原小草的大草精，还没等我说明来意，原小草就密我说：姐姐！我查到了！那个鸡腿菇啊，他以前玩弈剑的时候每次天梯和你分到一个阵营都会被你喷，所以怀恨在心呢！

我说：哪个鸡腿菇？

她说：就是那天在天梯喷的你那个天机啊！

我说：你提他干什么？

她说：不是你让我打听他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吗？

我说：我什么时候让你查过了？我都快把这号人忘了。

她说：哦，那是我记错了，再见。

我说：回来，别装疯卖傻，你给我说清楚。

她说：哎呦，芷莘姐姐，你别为难我了，我很有职业操守的，必须保护客户的隐私。

我顺手从国库拿了一组红宝石原石给她：还有操守吗？还保护吗？

原小草说：哦，是璞玉哥哥让我查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说：没你的事了，帮我收 400 个天域奇珍，越快越好。

她说：好嘞，包在我身上。

我想了想觉得不对劲：你是故意的吧？一头牛扒两次皮？

她说：本草巨冤，姐姐你在怀疑我吗？！

我说：我不是怀疑你，我是怀疑你们俩！

点开地图，队伍里的瞎子果然还在辛勤地挖矿，我犹豫了许久，决定和他谈谈。

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坐下挂机，我说：“鱼钩，我知道你的蠢是装出来的。”

过了好一会儿瞎子才说：“你对我有什么误解？”

我说：“不管正解误解，有些话我还是要跟你说清楚的。”

他说：“哦，我猜到你想说什么了。”

我说：“我想说什么？”

他说：“你想说让我别对你那啥……是吧？”

我说：“是。”

他说：“你果然对我有很大的误解，我早就知道你心有所属。”

我说：“你知道就好。”

他问：“你爱那个人吗？”

我说：“爱，我很爱他。”多可笑啊，我只有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才敢坦然地说出这句话。

他说：“你没告诉他？”

我说：“没有。”

他说：“为什么？”

我说：“我不能。”

他说：“因为我们这类人活得很不容易？”

我说：“对。”绝大部分人甚至连家人都认为我们有病，可我明明没有做一点伤天害理的事，我比这世上多数人都善良乐观，他们却始终觉得我是罪恶的，肮脏的，不堪入目的。

他说：“我不赞同你的做法。”

我说：“等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了。”

他说：“我理解，但我不赞同。我也有爱的人，我对他的感情不会比你对他的少。”

我说：“所以呢？”

他说：“就因为世界对我们的残忍让我更想保护被世人孤立的他，爱护绝望无助的他，之前我一直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肯接受我，听了你的话我似乎明白了。”

我说：“别想太多，人家说不定嫌你蠢呢？”

他说：“不会……我长得很帅。”

我说：“……我突然不想跟你谈下去了。”

他说：“好吧，那我直接点，现在的情况就是，你心有所属怕我对你别有用心，其实我也情有所归，而且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不会再对其他人动心了……”

我说：“呵呵，得了吧，男人这张嘴哟。既然你心里有白月光了，还老粘着我干嘛？”

他说：“我辗转了四五个服，只遇到你这一个同命相怜的，看到你就像看到了自己，我觉得我们可以组成个失恋基佬联盟互相打气给对方出主意。”

我说：“只要别给我添乱，你爱干嘛干嘛。”

他说：“好的，从今天起，我们就是穿一条裤衩的好兄弟了。”

“随便你……等等！”我突然想起这次找瞎子的初衷，我说，“你要不是对我有意思，你让原小草打听鸡腿菇干嘛？”

瞎子说：“哦……我是怕万一鸡腿菇是个有背景有靠山的，我把他得罪了，他气不过呼啦啦带一群小弟转来打我，到时候再跑就来不及了，所以让原小草顺手查了一下。”

我说：“……你还是去死吧。”

第 85 章 我不知道该去找谁

第四天，集团对老曹的处理结果下来了，就如同陈唯璞所说的，老曹是开朝元老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上头让他尽数归还贿款后将他安排到一个没有实权的职位养老去了，这对我对陈唯璞来说都是件好事。城北中心 VI 系统的招标结果也因此作废，本该重新启动招标流程但工期太紧，最终还是由 CCS 中标。陈唯璞在电话里告知我这个消息时，悬在我心口的巨石终于落下了一半，关于另一半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支支吾吾了老半天，聪慧如陈唯璞必然猜

到了我想问什么，他问：“嗯，还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我忙说：“坏的！”

“吉哥找到了当时收快递的小哥……”

“然后呢？”我第一次发现他那种慢条斯理的说话方式能把人给急死！

“小哥说文件是寄件人亲自送到站点的，时间大概在晚上八点左右……”

“再然后呢？！”

“因为寄件人执意不肯填写他的信息所以小哥特别关注了一下，对方是个高高瘦瘦的男孩子，白皮肤大眼睛，头发染成了浅栗色……”

“好好好！我想想啊，我有没有认识高高瘦瘦白皮肤……大眼睛……头发……”然后我就哭了，“那不就是我吗？！”

“对，听描述就是你。”陈唯璞的语气带着几分笑意。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

“还有个好消息没说。”

“什么呀？”

“嗯……”陈唯璞顿了顿，“我可以确定那个男孩子不是你。”

“为什么？”我急得一脑门汗，恨不得伸手穿过手机掐着陈唯璞的脖子让他快点说。

陈唯璞继续保持着他不慌不忙的语速：“吉哥问快递小哥，那个男孩子说话的时候有没有习惯性地微微颌首瞪大眼睛看着他卖萌，快递小哥说，没有。”

“……啊？！”我一跺脚，“老司机几个意思？！我什么时候瞪眼珠子卖萌了？！”

陈唯璞没回答我，接着说：“吉哥又问快递小哥，那个男孩子说话的时候有没有习惯性地开口闭口你妈语气还很粗鲁，快递小哥说，没有，挺斯文有礼貌的。综上所述，我基本可以肯定，不是你了。”

“喂！你们两个……”我气得上蹿下跳，话都说不利索了：“你！你！你！……我不和你好了！”

陈唯璞轻轻笑了两声：“哈？你也没和我好过啊……”

“这个好跟那个好不是一个意思！”

“嗯，那你帮我解释一下。”

“……解释个屁！就一句口头禅！”我说，“哎呀！我没心情听你说冷笑话！那个男的不是我！”

“你这声娇滴滴的‘哎呀’跟知心肚子饿了围着我脚边转悠要猫粮时的叫声好像。”

“喂！”

“好，不逗你了。”陈唯璞清了清嗓子说，“我发了一张你的照片给吉哥，他已经和快递小哥确认过了，不是你，到底是谁，他还会接着查。”

“我的妈呀，你干嘛不早说？”我拍拍胸口给自己顺气，“吓死我了！”

“现在放心了？”

“惊魂未定！”

“光听你说话就知道你这几天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我很担心你。”

“我没事。”我耷拉着脑袋，无意识地用脚尖在地上划来画去，“就是有点烦躁。”

“怒为万障之根，忍为百福之首。”

“听不懂……”

“有空多读书少玩游戏。”

“是啦是啦，我忍还不行嘛！”

“智新……”

“嗯？”

他柔声说：“记住我对你说过的，有我在，你不必有后顾之忧。”

他这句话让我瞬间平静了下来，整个人都踏实了，我深吸一口气：“你也够忙的了，就别担心我了……我有分寸。”

“好。”

“还有个事。”

“什么？”

我咬牙切齿地问：“我照片你哪来的？”

“哦……”陈唯璞愣了愣，“午休时间到了，下回再聊。”

我面无表情，抽动着嘴角：“现在才中午 12 点，你们的午休时间到下午两点。”

“部门经理以上级别是 12 点。”

“不说是吧？我现在就出去找同事吵架，逮谁骂谁，我这张嘴你也知道的。”

“偷拍的。”

我从来没见过还有谁能这么一本正经大义凛然地说自己干了件那么羞耻的事！我强压下怒气问：“什么时候？”

“你问……哪张？”

然后我就炸了：“哪张？！还有好几张的吗？！”

“也没几张，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嗯。”

“嗯？！你还嗯？！我问你！拍得丑不丑？”

“不丑，就是脸有一点点变形。”

“删了。”我严肃认真地说，“马上，删了，你不删我出去连老板一起骂了！”

“也好，你被炒鱿鱼了就来我这干吧，景观缺人。”

“没兴趣！”

“我还差个助理。”

“不会！”

“我还缺个保姆。”

“再见！”

“智新。”

“干嘛？”

“心情好点了吗？”

“嗯。”我点点头。

“那就好。”

挂了电话，我的脸上已经堆满了傻笑，靠在窗口看着灰蒙蒙的天空想了许久也想了很多，渐渐笑不出来了。

我还是跨不过那道坎。

城北中心 VI 系统开始动工后庄予乐天天工厂工地两头跑基本不回办公室，回来喝口水坐五分钟又走了，近一星期与我零交流，游戏里也是，几次路过看到他在打架，总想上去给他刷口血，跳下马才突然发现我跟他的势力标志已经不一样了，我只好灰溜溜地走开。我一颗心全扑在罗马假日的方案上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无暇顾及爱热闹怕寂寞的黄学平，他渐渐和俞小鱼越走越近，直到今天中午他没招呼我吃饭，直接上楼去找俞小鱼了。

情场不得意是我命不好，嘚瑟 boys 的名存实亡却不知道谁该怪谁。

我只要一停止工作，除了偶尔诅咒几句在背地里陷害我的小王八蛋之外，脑子里就只剩下了陈唯璞，陈唯璞和陈唯璞，一想起他，愁总是多过喜，憋闷得哭都哭不出来，难受极了。最近我爸住学校，我妈去照顾我姐，我天天一个人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自由也冷清，玩游戏是能让我控制住自己别去想陈唯璞的唯一途径。

傍晚回家的路上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

瞎子今天上得比我早，我刚读完图，看到他正在势力里和辣条月饼聊天。

辣条月饼说：“[扣鼻]”

瞎子说：“15”

辣条月饼说：“[猪头]”

瞎子说：“你会数手指吧？”

辣条月饼说：“[扣鼻]”

瞎子说：“不够把你脚趾也用上。”

辣条月饼说：“[扣鼻]”

瞎子说：“28，再不够把你爸爸妈妈的手脚也用上。”

我说：“你能不能让他自己写作业？”

瞎子说：“你难道不该劝他写完作业再来玩游戏吗？”

辣条月饼说：“[亲亲]”

我问：“他什么意思？”

瞎子说：“最后两道题他写完了，让你带他刷砍水。”

我说：“晚点，我一会儿还有事。”

这时老叮铛惨叫一声：“啊！国库第三页最后一排怎么少了一组红宝石原石！”

我往国库丢了50金说：“我有个朋友做师门要用，我卖给她了。”

老叮铛说：“小妹，我给你100金，你去帮我买回来。”

我说：“我买一组还给你好了。”

老叮铛说：“不要其他的，我只要你从国库拿出去的那些！”

“为什么？”我点开寄售……哦，红宝石原石全是老叮铛跟他的小号挂的，我问：“大爷，你不是有在卖红宝石吗？不用这么紧张国库那些吧？”

老叮铛说：“你不懂，那些红宝石是我亲手采集的，带着我辛勤劳动的汗水，特别的高尚和纯洁。”

我说：“我真不懂……”

老叮铛说：“你别买寄售和地摊，我认得出来的。”

认得出来有个鬼了！得嘞，去帮他要回来吧。

可是原小草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平时不找她，她在你眼前不停晃，今天找她有事了她却不在线；寄售的红宝石又全是老叮铛挂的，我把九黎西陵的地摊逛了个遍愣没找到一颗红宝石原石，正犯愁的时候我灵光一闪，组上瞎子，我说：“璞玉哥哥。”

瞎子说：“哎？芷莘姐姐你今天又吃错东西了？”

我说：“你今天好帅哦。”

他说：“有事说事别吓唬我。”

我说：“你能挖红宝石了吗？”

他说：“可以。”

我说：“你看到了，我不能伤老人家的，你就帮我挖一组呗。”

他说：“会不会被他发现？”

我说：“你也70岁老糊涂了吗？”

他说：“有什么好处给我？”

我说：“我再也不骂你了。”

他说：“我挖十组给你。”

我说：“有病啊，我要那么多干什么？”

他说：“刚还说不骂我的，你这吃了吐可不行啊。”

我说：“好好好，趁老叮铛哄孙女吃饭，你赶紧的挖去。”

他说：“你别走开，万一我又卡住了。”

我说：“我蹲这种树随时待命。”

他说：“好。”

雨越下越大，一轮树还没种完，门铃响了，“这个时候谁会来？”我疑惑地跑去开门从猫眼里看到了佝偻着身子全身湿漉漉的庄子乐。

“乐乐！你怎么来了？”我忙打开门，庄子乐抬起头，我这才看清他的脸，苍白、狼狈、惊慌、疲倦还有盛满了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泪水的红色眼眶，我忙拽他进屋关上门：“你怎么回事啊？”

他无力地晃了晃身子，一脑袋扎在我的左肩上，凄声说：“我不知道该去找谁，想来想去，只能来找你。”

我问：“发生什么事了？”

他哽咽道：“智新……我……我爸爸没了……”

庄子乐抬起手死死抓住我的右肩，浑身剧烈地颤抖着，说完那句话，他伏在我肩头失声痛哭。

第 86 章 黑帮大少

我很想安慰庄子乐，可我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已经哭得没什么力气了整个人在往下沉，全靠我支撑着才勉强站住，听到他拼命克制住自己别哭出声的呜咽鼻音，我逐渐被一股莫名的悲伤压垮，我也哭了出来，没站稳往后一倒，两个人一起摔在了地上。

我不想起来，庄子乐趴在我身上也没动，我说：“乐乐，这里没外人……”

他把脸埋在我胸口嚎啕大哭，我盯着天花板抽泣着。

这是我与庄子乐相识四年来头一回听他提起他的家人，而我怎么都没想到居然会是这种能让一个大男孩哭到抽搐的噩耗。

不知过了多久，庄子乐慢慢平静了下来，只剩下轻微的啜泣。不能让他一直消沉下去，我用手背胡乱擦了把脸，抱着他坐起身：“来，乐乐，起来，别躺地上，我们起来。”

他没说话，红肿的双眼无神地看着我，我将他扶到沙发上坐下，脱掉他湿透了的外套，找了身干净的睡衣睡裤扔给他：“你自己换，我去倒热水。”

等我回来庄子乐仍一动不动地坐着，我无奈地放下水盆，走过去帮他脱衣服换裤子，他就像断了牵绳的木偶一样随我摆布。笨手笨脚地帮他擦脸吹干头发，又倒了盆热水给他泡脚。他轻咳了两声，我忙去冲了杯板蓝根递他手里：“你慢慢喝，小心烫。”

庄子乐接过杯子，低着头，还是不说话。

回房翻箱倒柜搬出两床被子打好地铺，走向客厅却见他愣愣地盯着杯子发呆，杯子里的板蓝根一口都没少。我走到他面前蹲下，双手搭上他的右膝：“你今晚就睡这，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说，当然，你不想说也没关系，我陪着你。”

他终于有了反应，缓缓抬眼看向我，嘴唇微微抖动，我拿走他手里的杯子摆在茶几上，站起身拍拍他的肩膀：“走吧。”

“嗯。”他轻轻应了一声，起身跟我回了房间。

“你睡床。”我指指歪七扭八的地铺，“我睡地板。”

他迟疑了几秒说：“我睡地板。”声音有些嘶哑。

“哪有客人睡地板的道理。”我将他按坐在床上，“躺着吧，盖好被子。”

他点点头。

“哎呦，我也歇会儿。”我一屁股坐到地上翻身钻进被窝里，“你不准再哭了，别弄湿我的枕头。”

“嗯。”他伸手把灯关了。

我问：“关灯干嘛？”

他说：“有光你就睡不着。”

“也是。”我侧过身，看到显示器的灯还亮着，突然想起游戏没下电脑也没关，瞎子还在挖红宝石，他不会又卡住了吧？上次他挖了半小时我跑去拉了他三回……算了，我现在没心思管这些。

黑暗与寂静，空气就像凝固了一般让我感到压抑。

屋子里还有另一个人，我能听到他平稳的呼吸声，却看不到他的此刻表情猜不到他正在想什么，他不说我不能问，又不敢睡，只好一直盯着显示器右下角那个橙色的光点，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嗓子眼紧得发酸。

“智新……”庄子乐忽然唤了我一声。

“哎？”我忙应道，“怎么了？”

“你睡着了吗？”

“睡着了还能和你说话啊？”

“也是……”他轻轻笑了笑，“你和我认识多久了？”

我想了想说：“哇，好久了，满打满算快四年了吧。”

“咱两是同一天面的试，同一天入的职又被分到了同一组。”

“是啊，真巧。”

“你还记得我们合作的第一个项目吗？”

“当然记得，一笔才两万块的小单子，你和我一人提成 250，250，太搞了。”

他恢复成了平时说话的语气：“刚拿到钱你就提议说要去吃一顿，把钱都吃了。”

我忙躺平身子手舞足蹈地说：“对对对，去的新白鹿嘛，还排了老半天的队，好不容易轮到咱们了，刚进去你就说，哎，你看看，来吃饭的都是一对男，一对女。”

“唯一一对坐在咱们后桌的异性恋吃了一半还吵了起来。”

我笑出了声：“一盘五个鸡翅，男的多吃了一个，女的就不乐意了，哈哈哈哈哈哈。”

他说：“一个星期后黄学平来公司面试。”

我说：“你一眼就认出他就是那个因为多吃了个鸡翅被女朋友甩了的倒霉直男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哎……”庄子乐一声叹息，“世界真小。”

我说：“所以有缘的人都会相遇。”

“周智新。”

“嗯？”

他沉默了许久，深吸一口气，说：“……我喜欢你。”

我浑身一僵，闭上眼，半天才硬生生地挤出三个字：“……我知道。”

“……很久以前就知道了？”

“不是。”我紧咬着下唇，“前几天才……”

“怎么知道的？”庄子乐平静地好像在谈一件与自己无关的琐事。

“……不说了好吗？”

“不好。”

“乐乐……”

“我有权利知道。”

“啧……”我拍拍额头，“那天……我去黄学平家拿上次喝醉了留在他那的衣服……”

“嗯，然后呢？”

“我发现他的电脑桌旁有个小摄像机一直在闪，他说是买电视机送的就一直放着当监控用了，我好奇翻出了那天的录像想看看我喝醉了到底说了些什么，我就……”

“智新！”庄子乐打断了我，恳求道，“好了，别再说了……给我留点脸。”

我看到庄子乐趁我睡着，偷偷吻了我，只是轻轻地一下。当时惊得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慌忙删除了录像。

他拒绝李曦是因为我？我一提到李曦他就不高兴还是因为我？可我的世界已经被陈唯璞占据得不剩一丝空隙，就算没有陈唯璞，我也一直当庄子乐是最好的朋友从来没往那方面想过……纠结了一整天怎么都想不出个解决的办法来，最终我决定装作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不知道，他不说，我不说，就一定能相安无事。可该来的终究还是会来，既然走到了这一步，不如坦荡些问个明白。

我说：“你错了，喜欢一个人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不告诉你？为什么呢？”他轻叹了口气，“……你还记得我给自己编的身世吗？”

“故意说给敌对看的那些？”

“对。”

“版本太多，我只记得 1.0 了。”

二十六年前的夏天，一场 12 级台风造访杭州，被城市隔离出人间天堂的违章建筑群在台风肆虐里摇摇欲坠岌岌可危，8 月 8 日傍晚 17 时角落一幢最为破败的二层平房里突然传出了一阵嘹亮的婴儿啼哭，划破风声喧嚣。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一间不足 10 平米的房间，与其说是个住所不如说是个老鼠洞，虚弱的女人靠在床上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嘴里念叨着“宝宝乖别哭别哭”脸上满是初为人母的欣喜，坐在门外的男人抽着烟不耐烦地骂道：“家里死人了哭成那样？让他闭嘴！”女人看了男人一眼，欣喜渐渐冷却成了担忧。

女人无业全靠男人养活，男人无用只会酗酒赌博，女人害怕孩子未来会踏上他们的旧路，但是她无能为力。

孩子上不了户口，也没有名字，女人叫他儿子，男人叫他喂。

孩子长得白净漂亮与老鼠洞格格不入，即不像女人其貌不扬也不像男人歪瓜裂枣，发现问题后男人的拳打脚踢比一日三餐还准时，女人的痛哭流涕就是餐后甜点，老鼠洞里每家都是这么过的，在洞里长大的孩子早就习以为常。五岁那年的某天，孩子在墙脚捡到了几颗粉色的圆形的晶莹剔透的东西，他不知道是什么就去问了隔壁与他年纪相仿的哥哥。

“呀，是糖呢！”

“什么是糖？”

“可以吃，甜甜的。”

“哦，甜甜的。”

孩子很少有机会能吃到甜的东西，女人偶尔会泡一杯糖开水给他，他每次喝了甜甜的水以后都会很开心，如果开心的话爸爸就不会打我和妈妈了，隔壁的叔叔就不会打阿姨和哥哥了。他这么想着想着走到了老鼠洞外唯一的水井旁，然后把手里所有的糖全丢了进去，他趴在井沿，期待地望着里头，喃喃道：“喝了甜甜的水，爸爸就不会打我和妈妈了，叔叔就不会打阿姨和哥哥了……”稚嫩的脸上满是天真纯净的笑。

抱着要把甜甜的水全留给爸爸妈妈的想法，那天夜里孩子装病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只是睁大眼睛看着男人女人吃饭喝水，爸爸真的没再打妈妈，他刚吃了口菜就一声哀嚎倒在了地上抽搐口吐白沫，妈妈随后也倒下了；叔叔也没再打阿姨，隔壁传来了同样的哀嚎声，一夜之

间，老鼠洞里所有的老鼠都死了，除了他。

几颗老鼠药毒死了四十个人，没有目击者找不到任何线索，这次投毒事件最终不了了之，唯一的幸存者同样也是知情者的孩子被送去了儿童福利院，他平平淡淡长到16岁，在福利院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可以独立后没选择中考，而是去了一家网吧做网管，干了不到两个月由于福利院院长经常来劝他回头是岸，网吧老板把他开除了；他没学历没文凭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去KTV做少爷，被黑社会大哥一眼相中带回了家，调教了他几年等他一满20岁大哥就将三家家禽店交给了他打理，道上一时风头无双，他野心勃勃手段狠辣，誓要在江湖立足……

以上，就是庄子乐赖在我家一整天，从四大名著看到耽美漫画，最后呕心沥血写出来的关于他身世的故事。我说，我觉得人物性格还不够饱满鲜明，没有凸显出凄凉贫瘠的内心世界，从泥沼到人间又从人间堕入地狱的感情历程，杀了那么多人居然没一点心理包袱？在福利院的生活真的会那么平静？挣扎都不挣扎就给大哥当了男宠？无缘无故怎么就抛弃了当好一个尽责的网管和能收很多小费的少爷的美好理想突然雄起喊打喊杀争上位了？你太随便了。

庄子乐觉得我说的很对，于是咬断无数根笔杆子翻烂好几本黄色耽美漫画又补充了不少情节，但版本太多情节太狗血曲折，我只记得个大概。第一版都假的不能再假了，敌对居然也信以为真还传得有声有色，要不是老子文笔不行，一定全给他写下来说不定能网红一把。

他说：“是真的。”

“什么？！”我以为我听错了，猛地坐起身，望向黑暗中的庄子乐，又重复问了一遍，“你说什么？！”

他说：“都是真的。”

我有些混乱：“不不不不，你别忽悠我，这怎么，怎么可能啊？！”

他反问我：“怎么不可能？”

我结结巴巴地说：“太戏剧性了！电视里才，才那么演，你，你，你突然说都是真的，我，我，我一下子消化不了。”

“消化不了也得消化。”

“我尽量我尽量，你慢点说……”我小心翼翼地问，“……你真的是黑帮大少啊？”

“没有那么夸张，一群流氓小混混而已。”他笑了笑，“我爸……也就是我的养父，他说第一眼看到我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于是收养了我。他年轻时因为一场械斗失去了生育能力，没有结婚无子无女，我打算陪他一辈子给他养老送终……”

我说：“你每个星期都会失踪那么一两天，是去探望他了？”

“对。”庄子乐哽咽了一下，接着说，“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不想我步上他的后尘，希望我能和普通人一样过安安稳稳的日子，所以将我隐藏得很好也不许我插手他的生意，除了几个跟了他多年的弟兄以外谁也不知道我的存在……现在你该明白我为什么不告诉你……我喜欢你了吗？”

“啊？”我愣了愣，点点头，“……嗯。”

他低声说：“我身上背了四十多条人命债，其中还包括了亲生父母，又是这种不干不净仇人遍地的身份背景……周智新，我不想害了你。”

“乐乐……”

“你听我说完。”

“你说。”

“原本以为能在一旁守着你陪你一起玩游戏我就已经很满足了，直到苏郁的出现，你不再需要我，我才发现我根本接受不了，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在诅咒苏郁出轨劈腿一边又怕你受伤，我厌恶自己更厌恶苏郁，终于有一天，他真的如我所愿劈腿了，你们分手了，你又回来了……智新，你会怪我吗？”

我说：“都是他的错，跟你没关系。”

“是吗？”庄子乐接着说，“现在回忆起这些，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你们分手后我准备了一堆话来安慰你，哪晓得你很快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我这才发现，你是个绝情又凉薄的人，不过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无论哪个男人都一样，他们没办法走进你的心里，对我造不成任何威胁……”

我说：“乐乐……我很抱歉……”

“我们谁都没有对不起谁，是天意。三个月前，我爸突然对我说，他准备把手上的事都了结了以后找个小镇隐居不再参合那些恩恩怨怨，让我可以真正地过上普通人的生活，我只要再等两个月就可以毫无顾忌和你在一起了，结果……哈哈……”他的笑声听起来很痛苦，他说，“结果，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个陈唯璞，哈哈哈哈哈，而且你对他动了真情了，他对你更加……哈哈哈哈哈……”

“乐乐，你别这样。”我挪了挪身子伸手去摸台灯。

“别开灯！”他阻止了我，“智新，不要开灯……”

“好。”我收回手，转身靠在床边，苦笑着说，“作孽啊……”

“谁的孽？你的？还是我的？”

“我。”

“是我！我害死了那么多人，是我的报应！”他的情绪又激动了起来，“我爸养育了我整整十年视如己出，今天下午他突发心脏病不治而亡，我连他的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他为了保护我留下遗言不让我出席他所有的后事，智新！我没有爸爸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甚至没法尽一个儿子该尽的孝道！智新……”庄子乐又哭了，求助般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我的名字。

“乐乐……”我刚想安慰他，手机突兀地响了起来，一定是陈唯璞打来的，我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按了拒绝接听，又发了条微信给他：家里有客人，不方便接电话，你忙完了早点休息。

陈唯璞很快回复我说：好，晚安。

“我在这。”我放下手机，转身摸索着，庄子乐突然抓住我右手，我说，“乐乐，我在这，你哭吧。”

他一点点加重手上的力道，坚定地说：“不，已经够了，我要好好活着，我不能辜负他对我的良苦用心，我一定要好好活着。”

我安慰他说：“对，你还有我和平平呢！”

“对，还有你和平平。”他说，“……智新……”

“嗯？”

“……我打你那拳，疼吗？”

“能不疼吗？”我用左手搓搓左脸，故意用抱怨的语气说，“疼死我了，没看到肿了好几天啊！”

“对不起，不逼真点别人不会上当。”

“你下手也太狠了。”

“……我还有两个问题想问你，你能不能诚实点回答我？”

“你说。”

他顿了顿：“你让我不管发生了什么都将计就计，是不是为了避开我？”

我说：“不是。”

“你对我……有没有，一丝丝超越友谊的感情？”

我咬咬牙说：“没有。”

他放开我的手，松了口气：“哎，你果然是个绝情的人啊……”

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平时只要见到个长得好看的男人就忍不住心痒，偏偏对你……大概太熟了不好意思下手……”

“这样也好……我终于解脱了。”他轻声喃喃道，“周智新，我不喜欢你了，周智新，我不喜欢你了……”

我坐直身子靠在床边沉默地听他重复着这句“周智新，我不喜欢你了”直到他安静下来，许久，我才说：“你一定会遇到个比我好上千百倍的人……”

庄子乐没有回答，似乎已经睡着了。

我什么都没想，就那样坐了一宿，看着树影颤动，听着大雨倾盆，直到雨渐停天微亮，睡意才渐渐袭来，我轻轻地躺下没多久也睡着了。不过只打了个盹，醒来时才7点40分，庄子乐已经走了，留了张纸条给我，他说，智新，昨晚谢谢你，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跨出这道门，还要继续装成恩断义绝。

我愧疚地笑了笑，把纸条叠好放进抽屉里，一抬眼看到显示器的灯还亮着，想起电脑还没关，我晃了几下鼠标按下确认用户，接着出现的画面让我大吃一惊……

瞎子还在队伍里，他没下线吗？！

我忙坐下来噼里啪啦打字：“咦？！你怎么还在？！”

他说：“嗯。”

我说：“你通宵？！”

他说：“嗯。”

我说：“疯了吧你？”

他说：“你呢？你不也通宵。”

我说：“我昨晚临时有事忘了关电脑了。”

他说：“哦。”

我说：“我下了，补觉去。”

他说：“等等。”

我说：“干嘛？”

瞎子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闪出来，跑到我面前点我交易，然后给了我五组红宝石原石。我：“?????”

他说：“我下了。”

我说：“喂！你这什么意思？”

他没回答我，化成一道青烟，下线了。

我翻了翻队伍聊天记录，我离开后瞎子一共说了两句话，“救命，卡住了”和“芷莘姐姐你还在吗”……

我看看包里的一千颗红宝石原石，对瞎子这个人那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异感又涌了上来。

第87章 你是不是长大了？

“……算了，大不了以后不骂他了……要不对他好点？”我头昏脑涨没法集中精神想太多，一挥手关了客户端还不忘领广结良缘经验，关机就地躺下打个滚卷了被子蒙头接着睡。

幸好今天星期六，幸好这周双休。

“星期六？！”我一个激灵睁开眼，裹着被子像毛毛虫一样挪到床头摸过手机打电话给黄学平。

“……一大清早你干嘛啊？”他好像是被我吵醒的，瞌睡懵懂地抱怨，“我刚梦见跟长腿大胸的姐姐约会，让你给弄醒了。”

我说：“再不醒陈伯就要让你洗内裤了。”

“嘿嘿嘿。”黄学平坏笑了几声，“你咋这不要脸嘞？”

“我不跟你扯了，说正事，这两天乐乐可能不会上游戏了，你看紧点，今晚势力战之前最好把茶叶罐踢出势力。”

“乐乐怎么了？”

“我现在很困等我睡醒了再跟你解释。”

“我也很困啊，你快点解释完再睡呗。”

“呼……”我吐了口气，闭上眼躺下，有气无力地把昨晚发生的事半字不差和黄学平复述了一遍，提到在他家看到那晚的录像时，他惊讶地问：“哎？你不知道乐乐喜欢你啊？”

我比他更惊讶：“卧了个大槽，你知道？”

他说：“我早看出来。”

我骂道：“你早看出来你不说？！”

“他不跟你说，你知道了也不说，你们两个都不说我插什么嘴？更何况你那关系乱的……”他啧了一声，“真没法说。”

“妈蛋，你平时那么鸡婆，关键时刻居然装哑巴了？”

黄学平得瑟道：“你看你，就知道数落我，自己个儿的事剪不断理还乱，你拒绝他了？”

我说：“嗯，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

“发朋友卡了？”

“他发我的。”

“是你俩的作风，不过这样也好，干脆点省得拖泥带水。周智新，你啊你啊……”他感慨道，“嘴上也没个把门，成天乐乐我爱你，乐乐爱我么么哒，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大概当真了吧。”

“是吗……”我翻了个身，看着收拾得整整齐齐的被褥差点认不出来那是我的床，庄子乐一向严谨得有些龟毛，敏感又阴郁，我甚至怀疑我是不是第一个让他感到心动的对象。

“你这种看似深情的无情其实很伤人。”

“你又懂了？”三角恋这个游戏并不好玩，我知道我的拒绝让庄子乐很难过，但我一时的心软或同情更会害了他，我现在和未来能做的，只有忠心地祝福他。

黄学平说：“我和你性取向不同，但本质上还是同一类人。”

我呸了他一口：“我才不会和你同流合污。”我们都明白，甜言蜜语全是说给无关紧要的人听的，真正爱上一个人时，却酸楚得什么都说不出口。

“我比你坦诚，你敢对陈唯璞坦白你的心意吗？”

“不敢。”我说，“我是为了他好，我有我的难处。”

“哟，那你可真伟大。”黄学平漫不经心地说，“你所谓的难处都是自找的，周导演，你这出自以为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里的男主角还没看过剧本，他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拍这么演，要琢磨迎合你的心思会让他很累很痛苦的好吗？你怎么就不肯好好跟他谈谈？”

每次一提到这个话题我就烦躁，我说：“跳过好吗？”

“你就是不听劝，咋这么犟呢？我能害你啊？瞅你那整天愁眉苦脸的样，不都是为了你好？”

“你管我？”我威胁他说，“还想知道接下来的事了？”

“得嘞，怕了你了，你说吧。”

于是黄学平云淡风轻地听完了庄子乐的身世后，惋惜地说：“可怜啊，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以后一定要多关心照顾乐乐，他在这世上孤零零一个人了……”

“你等等！你等等！”黄学平这个反应让我非常诧异，“他是黑帮老大的养子黑帮大少哎！言情小说里才这么写！你不觉得不可置信吗？”

黄学平木木地说：“哦，有一点点，不过跟我猜的八九不离十。”

“啊？！”我忙问，“你怎么猜的？”

他说：“根据种种蛛丝马迹。”

“具体跟我说说。”

“他除了编故事骗敌对以外从来没在我们面前提过他的家人对吧？”

“对。”

“还隔三差五玩个失踪对吧？”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他编的故事可能都是真的。”

“请问你是如何觉得的？”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有什么直接必然的联系？！”

“异曲同工之妙你不懂？哎……”黄学平得意地叹了口气，“没想到吧？我才是最聪明的那个。我们以后一定要多关心照顾乐乐，他在这世上孤零零一个人了……”

“……我挂了，你接着睡吧，再见。”

“别别别，你还没跟我说找什么借口把茶叶罐踢出势力呢！”

“既然你这么聪明就自己看着办吧。”我无视哇哇乱叫的黄学平，按了结束通话。掀了被子坐起身，靠在墙壁上，冰凉的触感让我清醒了不少，仔细想想黄学平刚才说的话……的确，怕被陈唯璞的三言两语说服，我从来没有试图与他沟通过，我这么做到底对不对？为毛一涉及到他，我就优柔寡断得很呢？

鬼使神差地拨通了陈唯璞的电话，我急三火四地刚想挂断，他却接了起来，轻轻地说了声：“喂？智新？”声音听起来很疲惫……

我问：“我把你吵醒了？”

他说：“没有。”

“嘿嘿。”我狼狈地笑笑，没话找话说，“哦，你这么早醒了？”

“昨晚有些事，忙到现在。”

我拍拍胸口稳住心跳：“嗯，我没事……不打扰你睡觉了。”

他柔声问：“真的没事？”

“昨天……”内心挣扎了一秒，我还是决定跟他说实话，“昨天乐乐家出了点事他来找我帮忙，就在我家睡了一宿，他心情很低落，所以我不方便接你电话。”

“你们终于和好了？”

“其实没有吵架，我们只是打算将计就计把那个王八蛋钓出来……”

“嗯，那就好。”

“很抱歉，连你也瞒着……”

“没关系。”

“……陈总？”陈唯璞的语气有些冷淡，我突然开始心慌了。

“私下叫我名字就行。”

“别别别，你饶了我吧。”

“……智新。”

“哎？”

“你是不是长大了？”

“我本来就不是小孩子啊。”

他轻声缓缓道：“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像只不服管教的小野猫，动不动炸毛亮爪子，不过你骨头软，嚣张不了多久就一边不情不愿一边乖乖听话了，非常可爱。我很喜欢那样的你。”

这话说的，是打算跟我绝交还是告诉我你另有新欢了？我鼻子酸酸的，冲口而出：“那现在呢？”

他欣慰地说：“你成熟稳重多了。”

“所以？”

“不管什么样子的你，我都喜欢。”

我愣住了：“……啊？！”你怎么不按牌礼出牌啊喂！不该说“我觉得你变得陌生了变成了另一个人 balabalabala 我们还是考虑清楚到底该不该在一起”的吗？！

他没有回答。

我问：“喂？喂？陈总？”

他还是没有回答。

我小心翼翼地喊他的名字：“……陈唯璞？”

电话那头却传来了他轻微平稳的呼吸声。

居然睡着了！

所以刚才那种冷淡的口气是因为实在太困了吗？！

“哼！老子也补觉！”我把手机搁在一边，又打了个滚卷了被子蒙头就睡，可哪还平静的下来，满脑子都是他那句，不管什么样子的你，我都喜欢……

不管什么样子的你，我都喜欢。

我大概连睡着的时候都面带傻笑，傻笑着傻笑着傻笑着……被饿醒了，一看时间居然已经傍晚 6 点整了！“糟了！还有件事没办！”我屁滚尿流地从地上爬起来，开电脑上游戏，读完图觉得哪儿不太对劲，仔细一看……

“到底是谁把势力名字改成失恋基佬联盟的？！”

第 88 章 失恋基佬脸萌

除了我以外其他四个活人明明全部在线，可就是没人回答我。

我气急败坏噼里啪啦打字：“是谁把势力名字改成这样的？！是不是死鱼钩！”

老叮铛问：“哪条？这里有条。”

瞎子忙说：“不是我，是曦酱。”

我说：“你别甩锅，他没这脑子。”

李曦可怜巴巴地说：“是我……”

我直接把桌子给掀了。

他又说：“不过是那条鱼钩出的主意，我这条鱼钩找 GM 举报势力名称违规，然后大爷改的。”

居然还学会团队合作了？我问：“你没事举报势力名称违规干什么？！”

李曦说：“为了改名字啊……”

脑残眼瞎能通过网线传染吗？哪个 GM 吃饱了撑的还瞎？阳光少年哪儿就违规了？！我指着势力名字说：“你们谁改不行非要让大爷改？没发现错别字吗？！失恋基佬脸萌？！是联盟好吗！”

老叮铛说：“哦，我打错字了，曦酱再去举报一次。”

我说：“这次举报完了给我换个名字！”

老叮铛问：“那叫什么？”

我说：“随便，反正不能叫这个。”

瞎子问：“为什么？”

我说：“首先我没失恋！”

瞎子说：“那你男朋友呢？”

我说：“没事找你妈干嘛？”

老叮铛说：“小妹，这就是你不对了，不要老对璞玉哥哥这么凶嘛。”

瞎子说：“就是，嚶嚶。”

我说：“你远点，反正我没失恋我不要叫这个名字！”

李曦说：“我失了啊……”我想，现在正是庄子乐最需要关心和安慰的时候，不如让李曦……不对，周智新，你别尽出馊主意！你想气死乐乐啊？我狠狠拍了拍脑袋，瞬间放弃了将庄子乐的事告诉李曦的念头。

瞎子说：“我也……”

老叮铛说：“我做主吧，干脆改成芷莘姐姐好凶啊。”

瞎子欢呼雀跃：“我同意。”

李曦说：“我也同意。”

一直没搞清楚状态的辣条月饼也跳了出来说：“[甩红内裤]”

“喂！你们！”我一屁股坐下来生闷气，抬头发现瞎子正站在不远处，他直勾勾盯着我，然后递来个组队申请，我问：“你怎么在这？”

他说：“我才上了不到十分钟。”

看着瞎子就没来由的一肚子火，正好骂他两句出出气，再转念一想，还是算了，我换了个和颜悦色的口吻说：“璞玉哥哥昨晚辛苦了，谢谢璞玉哥哥。”

他说：“你有事说事别吓唬我。”

我说：“你睡到现在？”

他说：“睡到中午，下午还有点工作。”

我说：“那么拼干嘛？”

他说：“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不拼怎么行。”

我说：“我是说你不用真的挖那么多红宝石给我。”

“哦，差点忘了。”他又点我交易，给了我五组红宝石原石。

我说：“……哪儿来的？”

他说：“昨晚挖的。”

我说：“那你昨天干嘛不给我？”

他说：“连续点你交易两次再下线，显得我不够潇洒。”

我说：“早知道不够潇洒，你挖这么多干嘛？！”

他说：“不是说好的，我给你十组红宝石原石，你以后就不骂我了。”

这二货……好吧好吧，拿人手短，大不了以后不骂他就是了。我有所触动，无奈地叹了口气，感慨道：“鱼钩，那个被你喜欢的人一定很幸福吧？”

他问：“怎么说？”

我说：“只是感觉，如今这个被快餐爱情充斥着的社会，像你这样执着到顽固的人已经不多见了。没有几个人会有耐心苦等一段不知何时才有回报的感情。”

他说：“我有耐心，不是因为我固执，我愿意等，不是想要回报。”

我说：“不是因为固执？不是想要回报？”

他说：“当然不是，这跟性格无关，与结果也无关。”

我说：“那你为了什么？”

他说：“我爱他。”

我说：“啊？”

他说：“我爱他，就这么简单。”

我说：“说的是简单，你能等多久？”

他说：“等到他接受我为止。”

如果这些话是瞎子在三个月前对我说的，我一定会毫不留情地嘲笑他是个还活在童话故事里的二货，现在，我终于也体会到了，我爱他，明明是那么通俗易懂的三个字，却能让陈唯璞用他的一句话一个表情就决定了我的喜怒哀乐；我爱他，明明是那么轻描淡写的三个字，却要倾尽一双人半生的心力才能承载它的重量。

我说：“他果然很幸福。”

瞎子说：“其实我也很幸福。”

我说：“人都不肯接受你，你幸福个屁啊？”

他说：“当然幸福，以前他还会撒个小谎糊弄我，现在对我越来越坦诚，我们之间，可能只差一步了。”

我说：“你烦死了，秀恩爱狗！打断你大腿！”

瞎子问：“你呢？”

我说：“不提也罢。”

他说：“你们之间，可能也只差一步了。”

我说：“步子太大，会扯到蛋。”

他说：“说到顽固，我比不过你。”

我说：“因为我爱他，就这么简单。”

他说：“你打算让他等多久？”

我说：“不如猜他能等多久吧。”

瞎子沉默了，当然也可能是被李曦打断了思路，李曦在势力频道畏畏缩缩地说：“啊哦，GM说现在的势力名字没有违规内容，所以不让改了……”

我……………所以刚才那个觉得阳光少年违规的GM是没睡醒闹起床气吗？！

老叮铛问：“现在怎么办？”

我说：“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只能这么办了！”

瞎子说：“我觉得还行。”

失恋基佬脸萌，我了个去，还不如阳光少年……我能不能换个势力啊？

瞄了眼时间，擦，快六点半了，我赶紧跟瞎子打了声招呼退队走人，跑遍几个茶叶罐经常出没的神石，终于在草原营地附近找到了他的尸体，我对他七星唤魂，他又隔了很久有效时间都快结束了才站起来。

我密他说，怎么样，跟你们势力主说了吗？我这小仓库差打工的人呢。

他说，说了，他不同意。

哟，跟谁学的？撒谎都脸不红心不跳？我早问过庄子乐了，茶叶罐根本没和他提过要退势力去中立的事。

我说，今天再去试试呗，马上就势力战了。

他说，以青姑娘不在。

我说，你云鬓娘娘在啊，要不我帮你去说？他肯定听我的。

他说，那多麻烦你啊，我自己去。

半分钟后，茶叶罐名字旁的粉色“妖”字就不见了，他一脸懵逼站在原地。我没忍住笑了出来，邀请他加入失恋基佬联盟……脸萌，话还没跟我们几个聊上两句，他就说要挂机做作业去了。

我赶紧打电话问黄学平刚才什么情况，黄学平说：“茶叶罐跑来问我能不能去中立待几天。我说行啊，走吧，别不舍得我们。我看他赖着不想走的样子，我说要不我送你一程？然后就把他踢了。”

我哈哈哈哈哈拍着桌子狂笑：“不愧是 wuli 平平。”

黄学平说：“那是，我已经跟联盟所有势力管理都招呼过了，近两周最好不要招不熟悉的人。”

“嗯。”我点点头，不安地说，“……我还是有点担心乐乐。”

黄学平说：“别担心，他在我家。”

我说：“在你那？！”

他说：“是啊，吃好喝好的，这会儿还霸占了我的床正 45° 仰望天花板思考人生。”

我说：“你照顾好他。”

他说：“没问题，哎，乐仔，你要不要跟智新聊两句？……哦，智新，乐仔让你什么都别跟李曦说。”

我说：“嗯，你让他放心，我不会说的，还有，你千万照顾好乐仔。”

他说：“鸡到啦，挂了挂了，我要组织势力战去。”

我说：“二货！祝你被集火到死！”

再往后说点，自从茶叶罐加入了失恋基佬联盟……脸萌之后就很少上线了，最后干脆和我们说他要暂 A，至于有没有 A？谁知道呢，至少把他从人妖踢出来了，终于去了我们一小块心病。

第 89 章 陈唯璞被人嫌弃的一生

后来一段时间里我和李曦都忙着城北中心的事没怎么上游戏，也不知道瞎子干嘛去了天天鱼钩见鸟头不见鸟屁股，失恋基佬脸萌只剩下老叮铛和辣条月饼一老一少相依为命，不知道老叮铛怎么给辣条洗的脑，辣条居然也染上了挖矿的瘾，69 战场翘翘不去战场浪天天满地挖宝石矿，我要是五仁月饼我得气死！

天下 3 的事先按下不表，我的生活似乎步上了另一条轨道。

黄学平大概已经习惯了和俞小鱼同进同出，有什么事第一个想到的不再是离他最近的我或庄子乐，而是隔了一层楼的俞小鱼。他和我仍是亲热嬉闹，对庄子乐也加倍关心，可我却觉得他与咱们渐渐有了些隔阂，具体哪儿不对劲，我描述不了。

不知道庄子乐是在强颜欢笑还是真的重新振作了起来，他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照常上班工作下班，至少在旁人看来他与平时那个冷艳高贵吐槽帝没什么区别。我不放心，偷偷观察了他很久，我发现他突然看到某样事物就莫名盯着它发呆的频率越来越高。果然，无论将情绪遮盖得如何不漏痕迹，也会在不经意间被自己的眼神出卖。我们继续“冷战”，我只能在私底下安慰劝解他，但他给我的回答只有“我没事，我很好”，除了让他照顾好身体之外，我实在无话可说了。离城北中心封顶的日期越近庄子乐越是忙，后来他干脆整天待在工地几乎不回公司了，到点径直去黄学平家蹭吃蹭喝，我偶尔带上点小酒小菜像做贼一样溜去找他俩，坐在一桌的三个人貌合神离，我吃我的，他喝他的，你想你的，谁也不说话，最后不欢而散。

我一边要去工厂看着城北中心的施工进度一边要修改罗马假日的方案，晚上做梦都是这两件事，一天夜里我梦到精神堡垒的颜色搞错了跑到工厂大喊一声：“先别喷面漆！颜色错啦！”我当时就惊醒了；一天夜里我梦到罗马假日的方案又被盗了，我抱着陈唯璞撕心裂肺地哭，他一把推开我满脸嫌弃骂我没用，我坐在地上哭得更厉害了，就把自己折腾醒了，正好凌晨 12 点 45 分，睡意全无。摸过手机，翻到临睡前陈唯璞发给我的微信，今晚他又要加班，都这个点了，不知道他下班没。

我试探性地发消息问他：下班了吗？等了五分钟他没回复，我想他大概已经睡着了。刚要放下手机，却收到了他的消息：你怎么还醒着？

我说：睡不着，你呢？

他说：刚去洗了把脸，现在准备睡觉。

我说：又睡公司吗？

他说：是啊，快对这张沙发睡出感情来了。

我说：嗯，你休息吧。

他说：你怎么办？

我说：我数羊。

他说：数知心吧，一只知心跳过来，两只知心跳过来，三只知心跳过来。

我看着手机屏幕笑了，没想到陈唯璞也会有这么幼稚的一面。我说：你平时睡不着就这么玩？

他说：不是，我数智新，一个智新跑过来，两个智新跑过来，三个智新跑过来。

我说：好的，你慢慢数吧，再见。

他说：你生气啦？

我说：没有，太晚了，我还是不打扰你休息了，你快睡吧，勿回。

他说：好，晚安，勿回。

我放下手机翻了个身……妈蛋还是睡不着，都一点了。短信提示音响了，我又拿起手机，是陈唯璞，他说：睡着了吗？很困的话就别回了。

我说：没有，不困。

他说：我陪你聊天？

我说：不要，你睡吧，我数知心。

他说：好，勿回。

我捏着手机闭上眼……妈蛋依然睡不着，都两点了。短信提示音再度响起，我睁开眼，还是陈唯璞，他说：睡着了吗？很困的话就别回了。

我说：还是没有，真的不困。

然后我接到了他的电话。

他带着一点责备的语气轻声问：“都几点了，你怎么还不睡？”

我说：“你怎么还不睡？”

他说：“我在想事儿，你呢？”

“我也在想事儿。”

“想什么？”

我犹豫地说：“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嗯？”

“你有没有怀疑过那两张清单……或许真的是我寄的？”

“……你肯定想真话吧？”

“你不会骗我。”

“……是，我不会骗你。”他沉默了片刻，“一开始我的确怀疑过你，你这么做是为了帮我扳倒老曹，不过很快我就确定不是你干的了。”

“为什么？”

“我说了，你别炸毛。”

“没事，你说。”

“我看过其他项目的存档图纸，但凡是您签字盖章的，每个章都盖得歪七扭八没一个是正的，那两张清单上的公章盖得特别标准端正，怎么看都不像出自您的手笔，所以……”说

完，他尴尬地轻笑了两声。

我说：“……好的，友尽了，再见！”

他忙说：“哎？周智新，说好了不炸毛的。”

“你嘲笑我！”

“我哪敢？”他顿了顿，沉声说，“只是觉得，你为什么这么可爱？”

我脸上一烫，一手捂着脸，岔开话题：“还有个问题想问你。”

“什么？”

“如果，CCS 提供了劣质的物料给你，你……会因为我的缘故放我一马吗？”

“这可让我为难了。”他问，“你想我怎么办？”

我坚定地说：“我不会让你为难，也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他说：“万一发生了呢？”

我说：“你秉公处理吧。”

他说：“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问我？想从我嘴里得到什么样的答案？”

我说：“我随便问问。”

“这个话题太沉重，不适合目前的氛围，你可以问点别的。”

“哦，也是。”我挠挠头，学他的口吻说，“你在想什么呢？都几点了，还不睡觉？”

他说：“在想你。”

我也在想你，但我不能告诉你。

我说：“明天还要上班，我先睡了。”

他说：“智新……”

“嗯？”

“做个好梦。”

我慌忙地挂了电话，心如刀绞，多少次我告诫自己别再靠近他，可我控制不了这颗心，装的全是他。

周智美说，曾经她唯一的弱点就是那个抛弃了她的初恋男友，于是她干净利落地拿刀捅向心脏，他终于死了。

我说，可你捅的是你的心脏啊。

她说，是啊，只有我心死了他才会死。

我说，到头来，你宁可伤害自己也不愿伤害他。

我呢？大概只有人死了才能忘了陈唯璞吧。

又十天后，离城北中心封顶还有三天，VI 系统终于全部完工验收合格。所有人紧绷着的神经终于得以暂时的放松，庄子乐一脸冷漠坐在位置上看着老板激动地老泪纵横站在桌子上发表演讲：“里程碑！CCS 创立十五年来的里程碑啊！跨世纪的佳作啊！我们开个庆功宴，一定要开庆功宴！就这么定了！”

我没工夫搭理他，埋头继续做罗马假日的方案，它对于我来说才是里程碑。

“智新，还在忙什么？”俞小鱼走过来祝贺我们，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休息一下，不用这么紧张。”

我说：“明天要去 S 市项目现场核对点位，不紧张不行。”

“小鱼总，庆功宴定哪个酒店，什么价位的菜？”湘儿也走了过来，听到她的声音我浑身一哆嗦。

俞小鱼说：“上次开年会那家就行，大概 1888 一桌，不过菜单有几个地方要注意，忠哥不能吃太油，周智新不吃青椒，黄学平不吃辣，庄子乐不吃香菜，XX 对河虾过敏，OO 对花生过敏，CC 对乳制品过敏，尽量避开这些就行。”

我突然觉得哪里怪怪的，抬起头疑惑地盯着俞小鱼，他转过头问我：“我脸上有脏东西？”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我说：“小鱼总好记性啊，公司那么多人爱吃什么不吃什么对什么过敏你都记得……”

他微微笑了笑说：“谁让我是大内总管呢，我还有事先走了，你们忙吧。”

我脸色一沉，目送俞小鱼出去，回头正好对上了黄学平的视线，他的神情有些古怪，立刻低下头避开我的目光。

我沉思了许久，什么也没说，继续忙自己的。

虽然我心里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再去 S 市，为了工作也不得不咬咬牙。陈唯璞要准备两天后城北中心的封顶仪式实在抽不开身，他说：“要不过几天我再和你一起去？”

我说：“不用了，我一个人能搞定。”

他说：“你让我怎么放心？”

我说：“实在不放心你就让老司机跟着我呗。”

他说：“可以。”然后他又开启了碎碎念模式，不停重复来重复去让我寸步不离跟着老司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得听老司机的，我说好好知道了。

第二天在去 S 市的路上，陈唯璞打了整整 13 个电话嘱咐我，平均半小时一个，还是那几句话，让我寸步不离跟着老司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得听老司机的，我说，好好知道了，你再打我手机没电了真出事就找不到老司机了！他才肯作罢放过我，转头打老司机电话去了，老司机嫌弃地说：“你别再打来了，我要开车。”

我坐在一边笑得肚子痛，陈唯璞被人嫌弃的一生。

罗马假日整个小区已经基本完工正在扫尾，比我想象中更加的华丽壮观。故地重游，因为身边少了某个人，我的感觉不太好。走到一座教堂前，我停下脚步，四下张望，哎？我不是曾经在那个角落里找到走丢了的陈唯璞？

老司机以为我不知道这是教堂，他解释说：“这是办婚礼用的教堂。”

我问：“会有神父吗？”

老司机说：“现在还没有，以后就有了。”

“里面什么样？”我好奇地推门进去走到耶稣像前，转身发现祭台上摆了一本很厚的书，我问，“这是圣经吗？”

老司机说：“不是，是用来记录，曾在这里宣誓此生不论疾病贫穷都不离不弃的夫妻的。”

“那应该还是空白的吧……”我翻开第一页，看到一排字迹工整的英文：Jade • Chan & Zhixin • Zhou. November 30th ,2013

我大吃一惊，这个日期……

老司机问：“智新？”

我慌忙地合上书说：“那个，吉哥，麻烦你去把车开过来吧，我们可以回去了。”

“……好。”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你在这里千万别走开。”

“嗯嗯嗯。”我点点头。

我强忍住眼泪，等老司机一走出教堂大门，我即刻闪身躲进角落里咬紧下唇掩面而泣，背贴着墙壁，身子一点点往下滑，仿佛跌入了无底黑暗的深渊里……

第 90 章 不离不弃

“是圣经吗？”“不是，是用来记录，曾在这里宣誓此生不论疾病贫穷都不离不弃的夫妻的。”这两句话不停在我脑海里回荡盘旋着。

陈唯璞和周智新。2013 年 11 月 30 日。

我还记得，那天我和他站在这座教堂前，他牵着我的手说：“真是个考验啊……”我说：“不管有多困难我一定会竭尽全力配合你。”他说：“好，未来或许还会有更艰难的，你有兴趣陪我接受挑战吗？”我说：“奉陪到底。”他说：“只要有你在，我一点都不担心会失败。”

此生，不离不弃吗？

他究竟有多爱我？我周智新又何德何能，让那样一个高不可攀的人这般执迷不悟？我顾前怕后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开他，是不是大错特错？

我手机没电了，回杭州的路上老司机除了给陈唯璞道了声平安外一句话都没说，我实在憋不住问老司机：“……是他写的？”

老司机说：“什么？”

我说：“吉哥，你就别和我装了。”

“是的。”

“什么时候？”

“那天你走后，唯璞又让我折回了工地，接着他一个人逛了很久，大概是那个时候写的吧。”

我说不出话来，双手死死抓着衣摆，止不住地颤抖。

老司机说：“其实……你也喜欢他的吧？”

我摇摇头。

老司机感慨道：“我老了，不明白你们年轻人的想法了。”

“……你能接受他是个同性恋吗？”

“为什么不能？自由选择心仪的终生伴侣是每个人特有的权利，至于对方是男是女，很重要？”

“他的家人能接受吗？”

“唯璞很坚强也有自己的担当，他既然选择了你，他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你为什么不肯相信他？”

“是，他很坚强，不像我……吉哥，我想拜托你件事。”

“你说。”

我往后一倒靠在椅背上：“刚才发生的事，我们之间的对话，你能不能别告诉他？”

“好。”隔了一秒老司机又摇摇头说，“啧，看来我是真的老了。”

“不，是我矫情。”

“说些不太好听的……”我头一回见老司机笑得这么鸡贼，他说，“唯璞喜欢男的，不是你还会有别人，你替他操那份心干嘛？”

我噗的笑了，点点头：“挺有道理啊……我肯定不是他的初恋。”

“哟，这我可不能乱说，我还要养家糊口的。”

“我懂。”

老司机语重心长地劝我：“智新啊，那么多人求之不得的两情相悦现下就摆在你眼前，别因为自己的一念之差错过了。”

“晓得了。”我看向窗外，道旁的梧桐树早已落尽枯叶，无助的枝桠在寒风凛冽中绝望地摇摆，今年的冬天不是才刚开始吗？为什么我觉得它已经走了一半，而另一半又似乎格外的漫长且难捱。

真的可以将所有矛盾都抛给陈唯璞去解决，我心安理得地及时行乐，爱一天是一天吗？

两天后，老板、我、庄子乐和黄学平应邀参加了城北商务中心的封顶仪式和庆功晚宴，当晚到场的除了业内大佬以外就是媒体的长枪短炮。陈唯璞忙于接待来宾，我就没过去和他打招呼，我站在角落里怔怔地看着他略显焦急地在人群中搜寻着什么，似乎没找到，他失落地转过身，正好对上了我的视线。他如释重负般冲我会心一笑，我点点头，他刚往我这个方

向走近两步就被记者围住了。我撇了撇嘴，走开了。

我们三个小喽啰很自觉地坐到了会场最后一排。我缩头缩脑偷偷观察着陈唯璞的一举一动，哎，真帅。黄学平坐在我左边不停抱怨西装不合身，庄子乐坐在我右边一脸不耐烦地直跺脚，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我真讨厌这种场合。”

我说：“再忍忍，一会儿有好吃的。”

他白了我一眼：“我以为我是你吗？”

我耸耸肩无所谓地说：“我有的吃就好了。”

黄学平探出脑袋来指着自已说：“我也是。”

庄子乐摇摇头：“我是怎么忍了你们两个二货这么久的？”

以前，庄子乐每次一说这种话，我和黄学平会立马联合起来揍他一顿，现在我们三个居然只剩下尴尬的对视，僵硬的假笑。自觉说错话了，庄子乐忙补充道：“你们两一会儿多吃点，别跟他们客气。”

没等我回答，头顶灯光一暗全场安静，封顶仪式正式开始，甲方几个部门经理轮番上去吹牛。

好的，你们吹你们的，我看陈唯璞的后脑勺。

几个挑大梁的经理啰里八嗦一大堆，一个个说着说着声泪俱下，我抬眼一手拖着下巴，瞧他们的样子不像假哭，看来压力真的很大啊，怪可怜的……

最后陈唯璞总结经验，我的耳朵“嘟噜”一下立了起来，忙坐直身子痴痴地望着他……喂，压力最大的你，可千万别哭啊。

他的嘴角含了一丝微笑，优雅地走上台，站定，鞠躬。因为出众的长相与气魄，他就像一个发光体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他款款而谈，不张狂炫耀不过分谦虚，面对满座专业人士，神情依然从容自信；他举手投足间散发出来的领袖魅力任谁都会心甘情愿地臣服在他脚下，无关性别……再后来，陈唯璞说了些什么我都没听进去，也听不进去。我看着他，泪水渐渐迷蒙了双眼。

他离我，真的好远。

第 91 章 未来

庆功晚宴是自助餐，黄学平来劲了满场撩妹，老板和庄子乐遇到几个老客户也相谈甚欢。我勉强打起精神一个人东走走西看看，还和陈唯瑄那个老王八犊子打了个照面，他不怀好意地上下打量了我一圈，老子调头就走。

饿过头没什么胃口，我夹了两块蛋糕闷闷不乐地坐角落去了。

叉个樱桃塞进嘴里，罐头的，齁甜齁甜，我偷偷吐了吐舌头。

“不好吃吗？”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我抬头，对站在眼前的人挤出个勉强的笑：“太甜了。”

陈唯璞坐到我身边：“你不喜欢吃甜的？”

“不啊。”我摇摇头，“这个……实在太甜了。”

“那吃点别的吧。”他抽走我手里的盘子，将他的盘子递给我，“你不是一直嚷嚷着要吃海鲜吗？”

“哦……”我刚想向他道谢，一个妹子走到陈唯璞身边轻声说：“打扰一下，陈总，XX集团亚太分公司的营销总监在那，您看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

“好，你先去。”陈唯璞回过头对我说，“你坐这等我一会儿，我有空了过来陪你。”

我说：“不用了，你忙你的吧。”

他冲我一挑眉毛，起身走远了。

我低头看看盘子里的龙虾，应该挺好吃的吧？叉起来咬了一口，味同嚼蜡。

整场晚宴，我都坐在角落里，看着陈唯璞和这个总裁打完招呼刚想走过来就被另一个经理拦住了，和这个经理干完杯刚跨出两步紧接着又要和那个总裁再干一杯，最后他只能时不看向我，一歪脑袋无奈地笑笑，转头继续应付其他人，左一杯右一杯的喝。

就算香槟红酒的度数不高，这么个喝法也会醉的吧。

8点左右，陆陆续续有人离场了，庄子乐拖着又喝得东倒西歪不省人事的黄学平过来找我，我嫌弃地说：“你你你赶紧把他送回家吧，一会儿他撒起酒疯来，老板非撕了他不可。”

庄子乐说：“没事，忠哥已经被老板娘 call 回家了。”

我说：“那也不能留他在这丢人现眼啊。”

庄子乐说：“我们走了你怎么回去？”

我说：“出门打个车就行。”

庄子乐说：“那你小心点，我先送这二货回去了。”

“好。”说完我挪了挪坐得有点酸的屁股，接着看别人左一杯右一杯的灌陈唯璞，这种司空见惯的商场礼数，我再心疼他也不能上去拦。

9点，陈唯璞硬撑着送走最后一个客人，终于散场了。偌大的餐厅里只剩下三四个服务员、站在门口的他和坐在角落里的我。

“智新……”他向我走来，步伐已经有些不稳了，怕他摔倒我忙起身迎了过去，我跑到他面前，他就势将我搂进怀里，整个人的分量全压在了我身上，他说：“你怎么还没走。”

我说：“不是你让我等你的吗？”

“抱歉，丢下你一个人……”

“没事。”我拍拍他的背，“难受吗？”

他轻声说：“还行，只是头有点晕。”

看到老司机进来了，我说：“叫吉哥送你回家吧？”

他放开我，说：“好。”

老司机过来扶他，他突然抓住我的右手腕，缓缓抬起头，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我：“你别走……”

我笑了笑，拍拍他的手说：“我不走，我送你回去。”

他倒也是听话，乖乖上了车，只是死死地握着我的手不肯松开，也不吭声。也许是累了，陈唯璞慢慢倒向我，最后把脑袋搁在了我肩上，我个子不够高，这个姿势可能会让他不太舒服，我尽量坐直了上半身，还是很勉强……早知道当年发育的时候我就多喝点牛奶了。

车停在他家楼下，我对老司机说：“吉哥，时间也不早了，你先回去吧，我送他上去就行。”

老司机说：“你一个人没问题吧？”

“他挺安分的啊，没事。”我摸摸陈唯璞的脸，“嗨，你自己能走吗？”

陈唯璞说：“我很清醒。”

很清醒你还不把脑袋挪开？我肩膀很酸！我说：“你看，他可以的。”

老司机说：“那就麻烦你了。”

陈唯璞刚下车就腿一软，差点把我扑在地上，我忙扶起他：“你不是说你很清醒吗？”

他说：“控制不了腿。”

我刚想喊老司机帮忙，老司机一踩油门绝尘而去，我气得直跺脚：“你们两个串通好的吧？！”

陈唯璞晃了晃说：“头好晕。”

我扶稳他：“走走走，上去吧。”

我就奇了怪了，为什么照顾醉鬼的总是我呢？！

幸好他家是指纹锁，我抓着陈唯璞的手一根根手指试过去，试到第九根手指，门终于开了，我松了口气扶着他进门：“你变态啊？居然用的左手无名指？”

他垂着脑袋无力地靠在我身上：“下回把你的也录进去。”

我说：“我不要，你想结婚想疯了？”

他说：“是，想娶你想疯了。”

我愣了愣：“……你喝多了，别说这种醉话。”

“醉话？”陈唯璞猛地抓住我的胳膊拽着我快步走进他的房间，然后一把将我甩在床上，他欺身压了下来，一手按住我的肩膀，一手捏着我的下巴，沉声问：“醉话？你看我像是醉了的样子吗？”

我说：“你别这样……”

“周智新！”他陡然提高了音量，逆着光又靠得太近，我看不清他的表情，“那你想我怎么样？！你还想我怎么样？！”

我盯着他双眼，里头渐渐浮起一层薄薄的水雾，我轻轻叹了口气，闭上眼：“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对不起。”他的语气一下子软了，紧紧搂着我，不停地向我道歉。

我说：“没关系，我欠你的，你想要，今天就都拿走吧。”

“对不起……”身上的压力消失了，我睁开眼慢慢坐起身转头，陈唯璞躺在我边上，背对我蜷着身体，透过他孤独的背影我看到了他懊恼愧疚的表情。

“你别自责，没关系……”我伸手揽过他的身子，将他抱在怀里，“真的没关系。”

他闭上眼小声说：“智新，对不起……”

我轻轻梳理着他有些散乱的刘海：“没关系，你想要，我什么时候都可以给你。”

“你没欠我，我也不需要这种偿还的方式。”

“好，不说了，你睡吧。”

他点点头，渐渐平静了下来。这时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了叮叮铛铛的声响，还越来越近，声音停在了床底下，那只名叫知心的太监猫突然跳上床把我吓了一跳，我诧异地瞪着他，它像没事猫一样径直爬到我腿上，毫不客气地趴下就睡……我无奈地摇摇头，物似主人型。现在好了，我右腿躺了一只猫，怀里抱着条巨型犬，动弹不得。

“智新。”陈唯璞幽幽地唤了我一声。

“怎么了？”

“我现在才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我心头一惊：“我，那个……”

“你听我说……”

“嗯，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听着。”

“其实，我也是商业联姻的牺牲品，我的父母在结婚前只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订婚，第二次是订婚宴，第三次就去了民政局领结婚证，结婚当天我妈甚至还没搞清楚我爸到底叫陈书行还是陈书衍。婚后两人更是互不搭理各玩各的，那年爷爷打算重立遗嘱，按人头分股份，他俩一合计，直接去美国做了试管手术……”

“……什么？”

“难以置信吧？我是个试管婴儿，还是代孕的……”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痛苦地皱着眉，“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究竟是哪个女人生出来的！”

他这一声吼把猫吓坏了，知心一下子跳起来叮叮当当跑开了。

“你冷静点。”我将陈唯璞抱得更紧了，有些，“冷静点……”

“周智新，你能想象得到吗？我身上明明流着父母的血液，可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个陌生人。我是奶奶和吉哥一手带大的，自我记事起，我妈从没拿正眼瞧过我，更别说关心我了。我爸？一年见不到他三回面，见了也只问我学习怎么样，好，没有奖励，不好就是一顿打。我从小衣食无忧接受最好的教育，却活得还不如路边一个穿得破破烂烂拖着鼻涕向父母撒娇要糖吃的小孩，我什么都有了，偏偏得不到一个孩子最想要的东西……我这么说，你一定觉得我很贪心吧？”

我低声说：“怎么会呢……如果，让你和我交换，你愿意生长在一个平凡温馨的家庭吗？”

“求之不得，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连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都无法实现？”

“你没有错。”

“那为什么我生来就要接受这种生不如死的惩罚？”

我一时语塞。

他接着说：“大概因为遗传，我才十五、六岁就已经冷漠自私到了令人不齿的地步，不过谁都不在意，我只要拿出让他们满意的成绩，没人在乎我的性格扭曲成了什么样。我越发憎恨父母，憎恨世界，憎恨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只身前往美国求学后我变本加厉地玩世不恭，像所有纨绔子弟一样，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一个并非由爱情产生的结晶，理所当然不被任何人爱，也不爱任何人……”

我问：“后来呢？”

“后来？直到17岁那年的暑假，我刚回国，陈唯瑄非要我陪他去L市的T山露营，我扭不过他，就去了。当晚不幸在山中迷了路又下起了暴雨，我和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家寺院，借宿了一晚。也许是缘分吧，我睡不着看了一夜的经书，第二天又听主持讲了一堂早课，我终于释然了……决定把过往全放下重新开始，这才有了现在的我……”

虽然现在想这些不太合适，但是……你说话大喘气干嘛啊？吓老子一跳，我还以为你出家当和尚了。

他说：“我学会了一句话，爱不重不生婆婆，念不一不见净土。”

哎？这句话咋那么熟啊？我是不是在哪见过？我说：“我不太懂。”

他问：“爱是什么？人活在这个世上又是为了什么？”

我说：“活在这个世上，就是为了遇到那个教会你什么是爱的人啊。”

他笑了笑：“你比我有慧根。”

“我随口胡说的……”

“智新……”他睁开眼，无神地看着我，小心翼翼地问，“……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心口一抽一抽的隐隐作痛，我没回答，用手捂着他的双眼：“睡吧，你很累了。”

他抓过我的手，贴在脸上，像个孩子般哀求道：“你别走。”

我说：“我不走，我陪着你。”我永远陪着你。

直到他的呼吸渐渐变得平稳，紧皱着的眉头也舒展开了，我小声问：“睡着了吗？”

他没有回答。

我犹豫了片刻，低头亲了一下他的鼻尖，我说：“我怎么会不喜欢你，这世上我最爱的人就是你啊……”

我又怎么会将所有矛盾都抛给你去解决，自己心安理得地及时行乐，爱一天是一天呢？

别忘了我答应过你，未来，不管有多艰难，我奉陪到底。

我被稀稀拉拉的烟花爆竹声吵醒了，睁开眼才想起来，0点一过，2014年了。

不过也有可能是被压醒的，陈唯璞的脑袋就枕在我肚子上，他还死死握着我的手，我稍稍抬了一下屁股，浑身酸痛。要这么睡一晚老子非残了不可，我轻轻托起他的脑袋移到一边，又捞过半床被子帮他盖好。借着微弱的灯光我打量了陈唯璞一圈，心疼得直摇头，可惜了咯，他身上这件大衣小八万呐，明早起来肯定皱成梅干菜了。

我躺回去盯着天花板发呆，拇指摩挲陈唯璞的手背，干净光洁的皮肤肌理，微微凸起的青筋，成年男性的力量感……力气大得我掰都掰不开。一摸就知道他是个养尊处优没干过重活的。

我要是他，才不会误入歧途，都这么有钱了还想咋滴？没爹妈管天管地才叫爽呢，缺少父爱母爱？花点钱去雇两个慈眉善目的大叔大婶亲亲你抱抱你不就好了？果然太有钱就会空虚，啊！我也好想试试有钱人这种蛋疼的空虚感啊！

胡乱想着这些事，那一夜我再也没能睡着。

天刚亮，身边的陈唯璞动了动，也醒了，他转过头懵懂地望着我进入了重启状态，我赶紧把手抽了回来好奇地瞪着他。

“早。”对视了半分钟后他重启完毕，对我微微一笑。

我……那个慵懒的表情和沙哑的声音太性感了，老子直接就腿软了。“呵呵，早……”我僵硬地咧开嘴，坐起身，“哎呦我的腰！”

“你怎么了？嘶……”他撑起身子还没坐稳，随即倒吸一口凉气，反手捂着脖子表情有些痛苦。

我问：“你扭到脖子了？”

“对。”他微微侧了侧脑袋，眉头锁得更紧了，“好酸。”

“哈哈哈哈哈。”我看他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笑出了声，“这回轮到你扭伤脖子了。”他没好气地看了我一眼：“你不也闪到腰了吗？”

我伸手轻轻按捏他的右肩：“都说咱两八字不合了。”

“我也说了我不信这些。”他抓住我的手，眯起眼一寸寸向我靠近，老子心一横，闭上眼，来吧来吧来吧来吧！等了老半天，陈唯璞又没了动静，我睁开眼，他梗着脖子一脸尴尬：“……脖子，实在太痛了。”

“哈哈哈哈哈。”我扶着腰笑得前仰后合。

“喂，别笑了。”

我摆摆手：“不笑了，不笑了，你转过去。”

“嗯？”

“帮你按脖子啊。”

“你的腰？”

“还是你的脖子重要点，哈哈哈哈哈。”

“好，等一下换我帮你按腰。”陈唯璞乖乖地转过身去。

“不用了。”太色情了，我能把持住？我说：“你怎么醒这么早？”

“一会儿还要去公司。”他痛得语调都在打颤了。

“今天元旦哎，你不休息啊？”

“你以为封顶就是结束吗？才刚开始。”

“嗯，也是，地下车库好像还差点东西，等放完假我再过去现场看一下。”

“好，不过你要挑个时间，5号到10号有外宾要来杭州参观，全市所有在建项目全部停工5天，城北中心也会清场封锁工地。”

我说：“那我11号去。”

“行，到时候我陪你。”他顿了顿，“……智新。”

“哎？”

“昨晚……”

我打断他，故意大声说：“哦哦哦！对！你不说我还忘了呢！”

他不解地问：“什么？”

我说：“你跟我斗地主来着，输了好多钱！你你你有空记得把钱给我。”

“哈？”他笑了笑，“喂，两个人怎么斗地主？”

我说：“手机啊！开，开黑啊！”

“我手机没装游戏。”

“这个……那个……很多事你不能光看表面。”

“哦？”他用异常暧昧的口吻说，“那是要脱个光看吗？”

我老脸一红，重重地按了他的脖子一下：“我脱你妈啊！”

“嘶……”他吃痛又倒吸一口凉气，接着轻笑两声，“好久没听你说这句话了。”

“我现在要做个文明人，不说脏话。”我对着他的后脑勺直翻白眼。

“时间不早了，我还要洗澡换衣服准备去公司，我让吉哥先送你回去？”

“不用了。”我从床上跳下来，“出门打个车很方便的。”

“你的腰……”他也跟着我跨下床。

我左右扭了扭：“还行还行，我年纪轻不像你一把老骨头。”

“是吗？我老骨头？”他微微仰起头，挑衅般地看我说，“下回……试试？”

“好的，再见！”我蒙头就跑，“不用送了，再见！”

“喂！周智新！”

“不用送了，您洗澡换衣服吧再见！”我连头都不敢回。

“你路上小心，到家了和我说一声。”

“知道了！”我夺门而去。

回到家，我脱了衣服钻进被窝捂着脸嘤嘤嘤嘤，八字不合又怎样？老子这辈子就认准他了！“嘿嘿嘿嘿~”我闭上眼傻笑不止。

第 93 章 你知道你璞玉哥哥叫什么名字吗？

一觉醒来已经下午一点半了，我突然想起两点有在线经验雨，连忙翻身起床开电脑上游戏，势力里那几个老少爷们儿除了李曦都在，我跟他们打招呼说：“哦哈哟~朋友们~好久不见~你们好吗？”

辣条月饼说：“[亲亲]”

老叮铛说：“客服电话多少？赶紧的，小妹的号被人盗了！”

瞎子说：“盗了就盗了吧，这个盗号的比芷莘姐姐可爱多了。”

我说：“喂！你找死啊？！”

瞎子说：“我和煤老板掉河里了，你手里有块砖，你砸谁？”

我说：“那还用问，肯定砸你。”

瞎子说：“为什么？”

我说：“你煤蠢归蠢，长得帅啊。”

瞎子说：“好了，大爷，别紧张，是芷莘姐姐，他精分的毛病发作了。”

老叮铛说：“这我就放心了。”

我说：“死鱼钩！别仗着我尊老爱幼你就拉上大爷给你当挡箭牌！”

瞎子说：“[啃萝卜]”

我说：“不许卖萌！”

瞎子组上我说：“不卖萌了，我去挖矿。”

我说：“我是不会救你的哟~”

他说：“你今天心情很好？”

我说：“不告儿你！”

他说：“我心情很好，我终于脱离失恋基佬联盟了。”

我说：“关我屁事。”

他说：“我决定和你分享。”

我说：“你再跟我秀恩爱试试？小心我也秀！”

他说：“哦，那你先来？”

我说：“我先来就我先来，朋友，你知道爱是什么，我们活在世上是为了什么吗？你肯定不知道吧？”

他说：“我知道啊。”

我说：“那你知道有一个又帅又温柔又体贴还专一的男朋友是什么感觉吗？”

他说：“我知道啊。”

我说：“不！你绝对不知道！”

他说：“我家那个又可爱又调皮又有品位还傲娇。”

我说：“哦？他瞎的吧？怎么就看上你了？”

他说：“因为我又帅又温柔又体贴还专一。”

我说：“呵呵，你做梦比较快。”

他说：“芷莘姐姐，恭喜你了。”

我说：“璞玉哥哥，你也是。”

我和他似有默契般的一起沉默了没再将对话继续下去，大概又都沉溺在了对爱情的期待中吧。看着队伍里瞎子暗着的头像，我想，我是不是该对他说声谢谢？虽然他老给我气受，但在我诉苦无门众叛亲离的时候，总是他第一个站出来帮我。我刚在打字，瞎子说：“我现在要出去一下，芷莘姐姐你帮我挂个经验吧？”

我说：“老板，你很缺经验吗？”

他说：“是啊，快开不起玄灵技能了。”

我说：“你找个代练行不行？”

他说：“没钱。”

我说：“加我 CC！扫码上号！”

他说：“谢谢。”

……要说谢谢的人，是我啊。

我加了瞎子的 CC……算了，这种还在用默认头像也没买会员的老板我懒得吐槽他，没跟他说上两句话，他就走了。我上了他的号，到底是老板号，好牛逼啊！我上李曦的号都没这种狐假虎威的感觉。不过……我翻了翻他的包，差点气炸，除了躺在角落里那把该死的天域针以外，他还真的有 400 个瓜！不多不少 400 个瓜！随身衣橱里有青花有孤鸿有江南忆还有蟾宫折桂都永久的他居然放着不穿，天天惦记那两套喜当爹送的破衣服！我蹦跶了两下，错觉吗？为毛我觉得这号跳的比别人都高啊？好吧，去战场浪一把试试。我刚报了名，听到“叮”的一声，我定睛一看，哦~是剁椒鱼头的密语。

她说：你什么时候回酷刑？

我说：不回去啦~

她说：待在一个仓库势力有意思吗？

我说：很有意思啊~

她说：你不是璞玉？

我说：娇娇妹妹你真聪明~

她说：老阿姨？

我说：侄女儿乖~猜对啦~

她说：他人呢？怎么是你上的号？

我说：不知道啊，和他家那个又可爱又调皮又有品位还傲娇的小男朋友约会去了吧，你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转告他哟~7

她说：你少恶心人！

我说：娇娇啊，哥劝你一句，下回找对象记得擦亮眼，找个刚正不阿的。

她说：你很得意嘛？

我说：没有啊，我现在的表情可真诚了呢~

剁椒鱼头沉默了很久，我战场都开了，她才回复我说：你敢来我 CC 吗？周智新？

我顿时愣住了，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她说：你来 CC 啊，我还会告诉你其他我知道但你不知道的事，我保证你听完再也得意不起来，你敢来吗？

我说：你哥我从小被人吓大的，频道号报来。

我立马去了剁椒鱼头的私人 CC 频道，频道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她看到我来了，开麦说：“周智新，你现在后悔走人还来得及。”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她说：“啧，你的长相你的声音都是我讨厌的类型，不过最恶心的还是你那张从来不说人话的狗嘴。”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她说：“我不光知道你的名字啊，我还知道以青叫庄予乐，云鬓叫黄学平。”

我说：“我再重复一遍，你怎么知道的。”

她说：“你是怎么知道煤老板和小秘书长什么样叫什么的，我就怎么知道你们长什么样叫什么的。”

我说：“小野花？”

她说：“这不重要啦，重要的是，你知道你璞玉哥哥叫什么名字吗？”

我说：“我没兴趣。”

“你很快就会有兴趣了……”她放慢语速说，“璞玉叫，陈，唯，璞，就是那个和你爱得死去活来的甲方老总啊。”

“轰”的一下，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紧接着天旋地转，我差点喘不过气来，整个人往后一倒瘫坐在椅子上。

剁椒鱼头说：“这就吓得你说不出话来了？”

我深呼吸，稳住自己的语气说：“我，我早就知道了，还用你告诉我？”

她说：“别嘴硬了，你知道？哈，你要知道的话按你的脾气早跟他闹翻了，今天还会屁颠屁颠地帮他挂经验？老阿姨，念在我们同服多年，要我从头到尾帮你理一遍吗？”

我说：“用不着。”

她说：“你还是听我说完吧，我是可怜你被蒙在鼓里那么久……你知道你跟陈唯璞第一次见面，他在会议上帮你解了围发现你也玩天下以后就找原小草打听你的事了吗？你知道原小草早就已经把你所有的资料都卖给他了吗？关于‘璞玉’的一切，你们都是听原小草说的，再不然就是看他自己演的吧？第一次势力战的时候原小草告诉他你会上 007 的号，所以他就跟小秘书打招呼说他晚上有事不能一直坐在电脑前，让小秘书把他放在最后一队方便调戏

你：他是不是还跟你刷过 63 隐藏，那也是原小草告诉你在收英雄血。周智新你以为这些是巧合吗？怎么接近你，怎么赢得你的信任，包括怎么让你爱上他，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设计好的；你是不是想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真的喜欢你吗？哈哈，你知道为什么不管他做了什么事煤老板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因为他俩是从高中到大学的同班同学啊，最开始还是陈唯璞带煤老板玩的老天下；你们俩之间这些破事陈唯璞也早就告诉煤老板了，他从刚认识你的第一天起就跟煤老板打赌呢，说不出两个月就能把你骗上床，等玩腻了再把你踹了，你一定会寻死觅活，煤老板这些年可没少吃你的亏，这一下可就大仇得报了。”

我浑身抖得很厉害，紧紧握着拳头，我说：“你觉得我会信吗？”

她说：“你爱信不信，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样子，人家能看上你？你在他眼里就是个消磨时间的玩意儿。我们整个联盟的人差不多都知道了，全在等着看你的笑话呢，哎呀，真精彩啊，敌对那个拽得二五八万的芷莘姐姐，被人睡完就甩了，哈~”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切换成平时的嘲讽语气：“娇娇，这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桥段已经过时了，台湾偶像剧都不这么演了。”

她说：“可我们没在演戏啊，你完全可以打电话问问原小草是不是真的。”

我说：“这些都是小野花告诉你的？小野花又是怎么知道的？”

她说：“老阿姨，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原小草那么一个奸商土霸王为什么能和小野花相安无事多年？哈哈，因为她俩住一个寝室肩并肩控制了整个 S 服的点卡和物价啊！不过原小草还挺有职业操守的，你们那些事儿，全是小野花趁她上厕所的时候偷偷看来的，我们再和煤老板一打听……啧啧啧~真精彩呢~”

我说：“我也觉得很精彩，你费心费力想出这么个故事来也挺累的吧？说得口渴了吗？要不要喝点百花蛇草水休息一下？”

她说：“嗯，我知道，你嘴厉害我说不过你，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你好自为之吧。”

“娇娇妹妹，你不就气不过陈唯璞喜欢我不喜欢你吗？三角恋里的败犬总是泛着酸的希望别人也不好过，挑拨离间这种手段我初中跟校花抢男人的时候就已经玩腻了，更何况还是你这么低级的？你以为我会蠢到遂了你的愿去找陈唯璞大吵一架吗？我和他好得很，我百分百信任他，他对我也死心塌地的。”我咬牙切齿地说，“我还打算跟他去荷兰结婚呢，你就等着收请柬吧！”

不给她废话的机会，我退了 CC，拿起手机拨通了原小草的电话。

原小草还是那副商用口吻：“哎呀~芷莘姐姐……”

我说：“闭嘴，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其他废话一律不准说。”

原小草说：“哦……”

我说：“璞玉就是陈唯璞？”

她明显慌了：“芷莘姐姐，这个……”

我说：“是？不是？”

她说：“是……”

我说：“他找你打听过我？”

她说：“……是。”

我说：“你把我的资料全卖给他了？”

她说：“是。”

我说：“你和小野花住一个寝室？”

她说：“是。”

我说：“没你的事了，再见。”

她忙说：“哎哎哎，你你你听我说啊！”

我呆坐在电脑前，怔怔地看着那个翎羽，点开他的装备，衣服上明明白白刻着：爱不重

不生婆婆，念不一不见净土。

我笑了，还真是他。

回想起这两个月来我和他，“芷莘”和“璞玉”、他和“璞玉”的点点滴滴，全能对得上。我哭笑不得，怎么就没想到呢……

我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下午，天都黑了，我又拿起手机，拨通了那个倒背如流的号码。

“你在哪？”

“回家的路上。”

“好，我去找你。”

“……智新，你？”

我面无表情，按下了结束通话。

第94章 那个我深爱着的男人

这是一份让我终生难忘的开年礼物，各种意义上的。

刚坐上计程车我就后悔了，怕从那个我深爱着的男人嘴里得到最坏的答案，两个月来或欣喜若狂或肝肠寸断的时光统统裂成碎片，像游戏，关了电脑卖了号，只在生命里留下一堆毫无用处的迟早会被遗忘的虚拟数据；想叫司机停车，又怕我一旦松了牙关会忍不住哭出来让人看笑话。哦，没关系，反正周智新已经是个笑话，一堆人都在等着看他的笑话，还怕再多一个陌生人吗？缩在衣袖里的手死死握紧拳头，这条路能不能长点，再长点？

陈唯璞在楼下等我，我低着头，每向他走近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你怎么突然来了？”他想牵我的手，我躲开了，他愣了愣慢慢转过身去，“……有话到家再说。”

我一言不发跟着他上了楼，抬眼看到他疲惫的背影，我突然很想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冲到他面前对着他傻笑：“逗你呢，我放假闲着没事来找你玩。”可我现在怎么才能装成若无其事？微微侧过头，电梯镜子里的我脸色铁青嘴唇发白，再看陈唯璞，他紧锁着眉头如临大敌。

我想逃，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好不好？不不不，我从来也没听剥椒鱼头说过那些话……

“他从刚认识你的第一天起就跟煤老板打赌呢，说不出两个月就能把你骗上床，等玩腻了再把你踹了。”

“你爱信不信，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的样子，人家能看上你？你在他眼里不就是个消磨时间的玩意儿吗？我们整个联盟的人差不多都知道了，全在等着看你的笑话呢，哎呀，真精彩啊，敌对那个拽得二五八万的芷莘姐姐，被人睡完就甩了，哈~”

才刚冷静了点，一想起这几句话，我实在没办法控制住自己暴躁愤怒的情绪，恨不得立刻就把陈唯璞家砸个稀巴烂。

“智新？”回过神来我已经站在了他家客厅，陈唯璞一手搭上我的肩膀，微微欠身看我，“你脸色不太好，要不要喝点什么？”

我猛地挥开他的手，把外套脱了扔在地上接着脱毛衣，刚把衣摆撩到胸口，陈唯璞忙按住我的手问：“你干嘛？”

“干嘛？”我抬起头一眼看到他那双薄削的嘴唇，无情到令我绝望，“怎么？你不喜欢我自己脱？那你来？”

“周智新！”听语气，他明显发怒了，“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做什么？”

“你呢？你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缓缓地将视线移到他的双眼，可我看不清他了，“离两个月的时限还剩一周，你再不把我办了，就要输了。”

他皱起眉扫视着我的脸，不悦地问：“你到底在说什么？”

龙卷风的中心风力为 0，人在气极时反而最是平静，我不以为然地说：“我想告诉你，其实我这样的人用不着你浪费两个月的时间和我玩爱重念一，只要你勾勾手指……两分钟，两分钟我就能和你上床了，还能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周智新！”这个从未对我说过一句重话的男人，此刻震怒地瞪着我，大声呵斥道，“你疯了吗？！”

他怎么这么生气？因为我拆穿了他？

“为什么要说这种作践自己的话？！”

“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你？”

“你把话说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苦笑着说：“你能不能别装了？我的璞玉哥哥？”

他脸色一沉，也仅仅是脸色一沉：“你都知道了？”

“啊？啊……”我点点头，“知道了，从开始到现在，我和你的巧合，你和原小草的交易，你和煤老板的关系，我都知道了……”

“原小草告诉你的？”

“谁告诉我的……重要吗？”

“是，不重要。”他一点点松开我的手，最后轻轻呼了口气，“好，接下来你听我说……”

“你不要说！你什么都不要说！”临近真相，恐惧摧毁了我所有的理智，我终于彻底崩溃了，上前一步抓住陈唯璞的衣领，逼视着他声嘶力竭地哭喊，“哪怕都是骗我的，哪怕你真的只是无聊拿我消遣，哪怕你真的只是跟煤老板打赌，你也不要告诉我！我不在乎！我真的一点也不在乎了！我可以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只求你别告诉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个玩笑……”这是我人生中最卑微的一次，原来爱真的可以让人抛弃尊严和骄傲，只为了那个人不抛弃自己。

“智新……智新？你冷静点！”陈唯璞伸手捧住我的脸，用拇指擦拭着我的眼泪，他诧异地问，“你在说什么？什么消遣？什么打赌？这些乱七八糟的是谁告诉你的？”

“剁椒鱼头……”

“啧，我就知道……”他轻轻呼了口气，满脸不屑地摇摇头，“她和你说什么了？”

“她说……你是为了帮煤老板出气才……还说，你和煤老板打赌……”我已经泣不成声语无伦次了。

“我的天呐……喂，这个梗也太土了。”陈唯璞弯腰捡起地上的外套帮我披上，无奈地说，“周智新，你看我像是这么无聊的人吗？我有那闲功夫吗？”

“我……”

“不过也难怪，谁听到那种话都会疯的。”他柔声问，“所以，你是相信她，还是相信我呢？”

我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我当然相信你，我只相信你。”

他终于松了口气：“好，请你相信我，我对你……”

玄关传来一阵响动，听声音是门开了，陈唯璞闻声抬头，惊讶的表情僵在了脸上：“你怎么来了？”

“哟~该说我来得不是时候呢还是正是时候呢？”陌生男人的声音。

我回头，一个身材高大穿着考究的男人正靠在鞋柜旁兴致勃勃地看着我和陈唯璞，他那极具攻击性的长相很是眼熟，就在我拼命回忆在哪见过他时，他吹了个口哨，轻佻地说：“不用管我，你们继续啊。”

“你怎么来了？”陈唯璞又问了一遍，语气比刚才更强硬。

男人摊手说：“我不能来吗？哦，对，会坏了你的好事，不过我提醒你一下，Jade，不

把这只小野猫按在床上吃干抹净的话，不能算你赢的哟。”

陈唯璞说：“江帆，我警告你，闭上嘴马上滚。”

男人满脸无所谓地说：“OK，我只是来找你吃饭的，既然如此……我还是不打扰你们了，have a good night.”说完他走了。

直到门自动关上我才想起来，冤家路窄，我和煤老板敌对多年居然在这种场合以这么一种方式初次见面，不过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我和小秘书的相遇，更难堪。

我回过头凄然地看向陈唯璞，他很紧张：“你别理他。”

我颤动着嘴唇，结结巴巴地说：“好……我不理他，我不理他……”

“智新你听我说。”陈唯璞抓住我的肩膀，“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木然地点点头：“我信啊……我信你……”

“好，你听我说……”

“你别说了。”我推开他，伸直胳膊阻止他向我靠近，“我现在很混乱，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让我冷静两天好吗？”

“智新……”

“我只是需要一个人静一静，我不会有事，也不会做傻事，你不用担心我也不要找我，等我想明白……我们之间这笔糊涂账总要有个了结……”

他问：“什么样的了结，是好是坏？”

我摇摇头：“……不知道，我要回去了，记住，不要找我，你还要工作，没必要为了我分心。”不敢看他的表情，也不敢猜测他此刻的心情，我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开了。

剩下的两天元旦假期，我关了手机也没碰电脑，不吃不喝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到天亮，迷迷糊糊又一天，脑子里实在太乱，明明想了很多还不如什么都别想，更乱。我妈回来过两趟，她以为我玩游戏玩得日夜颠倒不痛不痒地责备了我几句顺便告诉我，姐夫出差了，她要照顾我姐这几天就不回来了让我自己找东西吃，别饿死了。我有气无力地应了声好。

第二天傍晚实在饿得难受，我起床找吃的，刚站起来一阵头晕目眩又倒了回去，大概真的躺太久了。坐起身适应了十几分钟，不适感才渐渐退去。胡乱煮了点东西，刚吞进肚子，胃里就一阵抽痛，又全吐了出来，我只好冲了一杯燕麦片，吃完躺回去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快点睡着，明天还要上班。

陈唯璞果真没有再找我。

开工第一天，我憔悴的样子让所有同事纷纷向我投来了疑惑的目光，每当发现他们有靠过来关心询问我的企图，我都会摆摆手示意我没事，包括黄学平，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庄子乐偷偷发微信问我这两天发生了什么，我说姐夫出差了，我照顾周智美那个暴力孕妇呢，他信了。

终于成功熬过了上午，我翻了翻备忘录发现下午无事可做了，罗马假日的初稿还没定暂时没有修改的余地，其他零零碎碎的修图工作我五分钟就能搞定，剩下那4个小时该怎么办？庄子乐去其他项目了，黄学平在工厂捣鼓新设备，我斟酌再三，点开企鹅找李曦，问他知不知道陈唯璞今天的行程，他说今天公司一整天的会没有什么行程不行程的，我说好，开你的会去吧。于是我拿起城北中心商务区地下车库的总平图塞进包里，带上吃饭的家伙，起身出发。下楼遇到了俞小鱼，他拦住我说：“周智新，翘班可不行哦。”

我说：“我去城北中心啦，他们的地下车库还要增加点东西。”

俞小鱼笑了笑说：“好，路上小心。”

我点点头。

幸好还能用工作麻痹大脑逃避现实，还未完工的地下车库除了我以外空无一人，深幽安静得让我放松了不少，时间不知不觉地从笔下溜走，我正端着图纸专心致志地核对点位，头顶所有的灯光突然一起熄灭，瞬间，我就像被扔进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空旷洞穴里，我拿

出手机一看，居然已经 23 点 50 分了？！我借了手机微弱的灯光凭着记忆跑向出口处，然而铁门紧闭，我忙调头跑向唯二的出口，情况也一样，我开始慌了，地下室手机没有信号，我连电话都打不出去。我上前用力捶着门大声喊：“外面有没有人啊？里面还有人！”喊了足有 15 分钟，手肿了，嗓子也哑了，除了闷响与回音，我没得到任何人的回答。

我突然想起陈唯璞之前提过，1 月 5 日到 1 月 10 日会清场封锁工地，那也就是说，这偌大的钢筋水泥森林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第 95 章 黎明前的黑暗（一）

我尝试着去寻找其他能通往地面的通道，无一例外的，门全部被锁上了，不管我怎么踹怎么撞它们都纹丝不动。我亲眼看着希望一点点被浇灭。

试想一下，你被关在一个暗无天日、四通八达却没有出路的地下洞穴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会不会有人来救你，也许 5 天后你受尽折磨活生生被饿死渴死或者吓死，其他人发现时你已经变成了一具僵硬的尸体，那是怎样一种灭顶的绝望？

在跑动中消耗了太多的体力，我已经站不稳了只能停下脚步，嗓子干哑刺痛，我弯腰按着腹部剧烈地咳嗽着，举起手机查看阴森的四周，我拖着腿慢慢走到离我最近的角落里靠墙坐下休息，手机还剩 10% 的电量撑不了多久了，咬咬牙把它放进裤兜，霎时，我再一次被无尽的黑暗吞没。我抱膝坐着尽量缩紧身子躲进墙角，我不是个唯物主义无神论者，我很害怕，怕前方幽暗的深处冒出个不知名的妖魔鬼怪，那还真不如让一头猛兽直接咬断我的脖子来得痛快。越想越恐慌，我不由自主地浑身发抖，低下头把脑袋埋进臂弯里寻求一丝掩耳盗铃的安全感，就像小时候晚上不敢一个人睡只能用被子蒙住头。

现在我面临的重大难题不是人类对黑暗出自本能的畏惧，而是……我会不会死在这儿？

这种事故不是没有先例，光我知道的就有三起。

第一起，是一个公司白领，春节假期前一天他加班到很晚，坐电梯下楼时电梯突然停在了 12 楼，确切的说应该是整幢写字楼的电源都被切断了。假期结束后第一天上上班，电梯门一打开把所有人都吓坏了，一个具尸体跪在电梯门前双手还扒着门缝死不瞑目。

第二起，是个中年大妈，她坐电梯误上了已经被废弃了的顶楼，等她跨出电梯才看到面前是扇铁门，刚想转身电梯门就关上了，电梯门与铁门之间的距离只有 30 厘米左右，狭小的空间使她无法转身也按不到身后的电梯按钮……她的尸体是在七年后才被人发现的，已经变成了干尸。

第三起……情况和我差不多，一个泥水工人躲杂物间午睡，或许是他时运不济，当天下午杂物间的门就被封上了还用水泥砌平成了墙面，直到 30 年后旧城改造，当地拆迁办刚砸开墙壁，就看到了一地枯骨，杂物室的门上、墙上一道道血迹斑斑的抓痕。

我的下场会不会和他们一样？

我才 24 岁，我还不死，我死了我的家人该怎么办？爸妈年纪大了，姐姐刚怀孕，谁都受不了刺激，我这种不孝子，活着没让他们少操心，现在还要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我真该天打雷劈。庄子乐和黄学平也一定会伤心的吧？再也见不到他俩了。还有……陈唯璞，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的死状，太丑了，而且我到死都还没告诉过他，我爱他。如果能活着出去，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他说，我很爱很爱你。

拿出手机，点开微信翻看着我和陈唯璞的聊天记录，我一直将他置顶聊天，不知道他不是和我一样？看完微信看短信，看着看着就笑了，看着看着又哭了，赶紧抹了把脸，不能

哭，水分对目前的我而言太重要了。我轻声说：“对不起，我的任性和自以为是一直让你很难过，我后悔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去找你，不仅要把欠你的还了我还要加倍对你好，让你也欠我的，再下一世就轮到你还我了，那样我们生生世世都能在一起。”说完觉得自己真幼稚，我自嘲般的笑出了声，这辈子还没活明白，居然在想下辈子的事了，哪会有什么下辈子，就算有，周智新不是周智新，陈唯璞也不是陈唯璞，根本毫无意义。刚才那些话我都想对他说，可最后我只输入了三个字：我爱你。选择发送……一分钟过去了，信息状态仍是“正在发送中”。没事，只要我的尸体和手机一起被运出这个鬼地方，他迟早会看到。

这桩心事算是了了，接下来给家人朋友留下点什么话吧，我摸索着拿出包里的纸笔，右手按着手机照明左手拔笔盖，没捏住，笔掉在地上又滚远了，发出一小串磕磕碰碰的声响在空旷寂静的地下车库里显得尤其刺耳疼人。犹豫再三，我颤颤巍巍站起身用手机照亮地面猫着腰寻找失踪了的笔，刚走了没几步，我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绊倒了，整个人往前一扑，我赶紧用左手按住地面借手臂撑着身体，掌心在水泥地上狠狠地擦过，摔得倒不是很严重，我趴在地上只觉得左手手掌钻心的疼，坐起身抬手一看，整个手掌血肉模糊，连地上都留下了一道血迹。

我摇摇头，没交付的楼盘里死了个人已经很不吉利了，死的时候还留下一地血，这房子就没法卖了，我可不想害得陈唯璞破产。我站起身用脚踏了点周围的细沙不停地擦拭血迹，终于把它盖住了。

做完这些我精疲力尽，往回退到角落里，直接躺下了。肚子好饿，我这几天都没好好吃过东西，今天早饭午饭也没吃，中午出发前偷了黄学平一个好丽友派，咬了两口嫌太甜我就给扔了，早知道会这样再难吃我也不该扔了它。还有昨天晚上我煮的那锅面条，其实很好吃的，我自作孽吃不下全倒了，暴殄天物啊！现在只要有碗方便面摆我眼前，哪怕没放调料包，我能连汤带面吃干净。嘴也好干，想喝水……

我强迫自己闭上眼，睡着了就不会消耗太多能量，只要撑过今晚，明天天亮了再去敲门喊人试试，说不定会有值班的人路过，我还有救的。

周智新，你一大老爷们儿怕什么黑啊？就当自己瞎了。

第 96 章 黎明前的黑暗（二）

大概天要亡我。

我醒来时是第二天早上九点，手机还剩 1% 的电量，四周仍是漆黑一片，完全感觉不到天已经亮了。经过一夜的休息，我的体力恢复了不少，虽然还是饿还是渴，至少可以自如地走动了。我站起身，举着手机往前方走，经过第一个转角，手机突然震了一下然后自动关机了。我愣愣地僵在原地瞪大眼睛企图看清眼前的黑暗，我突然发疯似的往前跑，额头猛地撞到了栅栏一样的东西，一阵头晕我往后倒在了地上，无法再骗自己还有一线生机，我知道我完了，必死无疑，就躺在这安静地等死吧。

爸、妈、姐姐，对不起，我想我只能用我的在天之灵保佑你们身体健康来偿还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了。

陈唯璞……我把背包从身下抽出来，拿出记事本，从这本本子的第十页开始我画了很多个他，翻开本子一页页数过去，正好数到第十页，我把这页贴在胸口：“陈唯璞，你呢，也别指望我会保佑你娶个漂亮老婆生个聪明孩子……你要是敢把我忘了，我天天半夜三更飘你床头。”

没有能查看时间的工具，不知道又过了多久，我开始恶心干呕出现了脱水的症状，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脑子里像走马灯一样回顾过往，哎……我真的干了不少损事，的确是个不招人喜欢的家伙啊。

意识逐渐涣散，这次闭上眼我大概再也不会醒来了吧……

“智新？周智新？你在哪？”

远处传来了微弱的人声，好像是谁在叫我的名字，大限将至的人都会产生幻觉吗？

“周智新！你在哪？”声音越来越近，是陈唯璞？！我转过头微微睁开眼，居然看到一丝光线，哎？不是幻觉？

“周智新！”他又喊了一声，我可以确定真的是陈唯璞！

我尽力张开嘴想回应他，但除了微弱的喘息外，根本发不出一点声音来，我用仅剩的力气摸过放在一边的手机重重地摔了出去，手机砸到墙壁发出了四分五裂的声音。

“周智新！”光源离我越来越近伴随着跑动的脚步声，在黑暗的环境里待了太久，我的眼睛一下子无法适应那么强烈的光线，我难受地闭上眼，再睁开时我看到了陈唯璞，他满脸焦急好像快哭了。

陈唯璞一把将我扶起来，盯着我的脸看了看，然后紧紧地抱着我，我抓住他的衣服，放声痛哭。我哭了很久才把所有的绝望、恐慌和委屈发泄完，陈唯璞什么都没说，只是一点点加大手臂的力量，似乎想把我整个人按进他的身体里去。

被他抱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我抬起手无力地拍了拍他的背：“我快被你勒死了……”

“对不起。”他丝毫没有松开我的意思，一手托着我的后脑勺，把脸埋进我的颈窝，低声说，“我怕一松手你又不见了。”

我说：“不会的。”

“智新，真的对不起，都怪我……我再也不会骗你了……”他放开我，用衣袖擦了擦我的脸，“我们先出去。”

“我走不动了。”

“我抱你。”

“等等。”我把记事本塞进包里，“好了。”

“还有个东西。”陈唯璞跨出去一步把我的手机卡捡了回来交给我说，“收好了。”

“嗯。”我点点头。

他伸手将我打横抱起，我一手帮他提着探照灯一手搂着他的脖子，低头发现他的外套被划破了几道口子，身上也脏兮兮的，我问：“你怎么搞成这样？”

他说：“等工程部的人来开门不知道要等多久，我撬门进来的。”

“对不起……”

“你没事就好。”

“陈总？找到人了吗？”走到半道，急匆匆跑过来一个大叔。

陈唯璞说：“找到了。”

我认得这个大叔，他是工程部传达室的，大叔看到我忙问：“小周这是怎么了？你没事吧？”

我不好意思地说：“没事，只是扭到脚了，给你添麻烦了。”

大叔松了口气：“人没事就好，我还在想我的备用钥匙只能开商务地库的门，你要不在这里我是不是该先去找工具准备撬剩下的门了！”

我慢慢回过头瞪着陈唯璞，他尴尬地笑了笑说：“……李叔谢谢你，我们先走了，麻烦你锁一下门。”

大叔说：“哎，好的，路上小心点。”

陈唯璞面不改色心不跳抱着我继续往外走，我锤了他一下，轻声骂道：“你不是说不骗

我了吗？！”

他说：“误会。”

“那你身上怎么回事？”

“大概是在工地找你的时候刮的吧。”

我鼻子一酸，问：“你怎么找到我的？”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有预感你会在这里，我跑遍了整个城北中心，却怎么都没想到你会被关在地下车库。我已经打算去别的项目现场找你了，一转身在商务地库西入口外发现了一块吃了一半的好丽友派，我心想着会不会是你扔的。”

我点点头：“是我扔的……”

“幸好你有随地乱扔垃圾的好习惯，不然……后果真不堪设想。”

那这个好习惯，我是改还是不改呢？

终于出来了，终于离开那个鬼地方了，终于又一次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我抬头，夜色已深隐约还能看到几颗星星。我问：“今天几号，现在几点了？”

陈唯璞说：“5号，23点20分。”

我被关了整整一天一夜。

老司机看到我也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不过他只对我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上车后我连喝两瓶500ml的水，终于又活过来了，真正的劫后余生。陈唯璞不停劝我说你慢点喝，你慢点喝。

我回头可怜兮兮地看着他：“……有吃的吗？好饿。”

他突然将我揽进怀里，狠狠地亲了口我的额头，把我的脑袋按在他的胸口，不再说话，沉默了很久他才拿出手机不知道打给谁了，我只听他说：“我找到周智新了，麻烦你和你的同事们说一声，辛苦大家了……嗯，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

我抓着他的衣领问：“谁？”

他说：“黄学平。”

“他们都在找我吗？”

“你们公司乱成一锅粥了，所有人都在找你。”

“所有人吗？”

“所有人，黄学平说的，连你们老板娘都出动了。”

我说：“哦……”

他说：“怕你父母担心，还没告诉他们。”

我说：“幸好没说。”

陈唯璞将下巴抵在我头顶，沉声说：“你知道黄学平和我说你失踪了，电话打不通家里也没人，我有多着急吗……”

“抱歉。”

“先不说这些了，我送你去医院。”

“我没事，不想去医院。”

“……去我家？”

“好。”

第97章 黎明前的黑暗（三）

我躺在浴缸里，温度刚好的热水包裹了全身一点点逼走深至骨髓的疲惫与寒意，我看着伤痕累累的左手手掌，怎么都不敢相信我差点就死了。

洗完澡穿上陈唯璞的睡衣，从浴室出来却没见到他人，我没来由地紧张了起来，跑到客厅四下张望，发现他正在厨房，我顿时松了口气。他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你先坐那。”

“好。”我走到沙发旁坐下，侧头怔怔地盯着他忙碌的背影发呆。

片刻，陈唯璞端着杯牛奶过来，坐在我边上不好意思地说：“我几乎不做饭，家里只有这个，你先喝了，我现在出去买点吃的给你。”

“不用了。”他刚要起身我伸手抓住他的衣摆，吃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怎么了？”他牵过我的手摊开掌心一看，脸色顿时变了，“怎么伤成这样？”

“不小心摔的。”

“有没有沾到铁锈？”

“没有，只是在地上蹭了一下，血已经止住了。”

“刚才怎么不说？”陈唯璞俯身打开茶几最底层的抽屉，拿出棉签、紫药水和纱布，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膝盖上，握着我的手腕轻轻地帮我擦药，“可能会有点痛，你忍着点。”

我这个角度只能看到他微微皱着的眉头。

“好了，先这样吧，明天我还是要带你去趟医院。”陈唯璞用纱布帮我包好手，一抬头，“你……怎么又哭了，很痛吗？”

我紧咬着下唇摇摇头。

他问：“……还在怪我？”

我死死地盯着他，摇摇头。

他叹了口气：“智新，我希望你能听我把话说完，不管你信不信，都听我说完，好吗？”我点点头。

“我承认，我第一眼看到你你觉得你长得很可爱，就忍不住想要逗逗你，当我发现你也是天下玩家的时候，我想或许我们真的有缘，然后我去找了原小草，意外得知你居然是我的敌对，很巧吧，我刚来杭州也刚转到S服。我不能否认，我接近你的确是有预谋的。”见我没反应，他接着说，“……第二次遇见你是在外文书店吧？嗯……我也承认，是我故意向老曹透露我要的风格，但只是为了创造个借口去找你或者你主动来找我，我没想到你会去外文书店搜材料，那次相遇是偶然。当时我在你身边站了很久你都没发现我，你专心认真的样子，看书时微微撅着的嘴唇，让我心动了。再后来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你与外表不符的坚强和努力让我产生了一种想要保护你的念头，周智新，我是真的爱上你了。”

我说：“我知道，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就是璞玉呢？”

“因为你一直很抗拒我，我不明白，你明明也喜欢我为什么要躲着我呢？再者……我不希望我对周智新这个人的认知仅仅停留在原小草和江帆口中的‘芷莘’，我想亲身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了解你，现实中的你也好游戏里的你也好，我全部想知道。其实，第一次和你去S市，我觉得时机差不多了本想告诉你的，结果……出了那种意外，我怕我说了，连游戏都玩不了了。”他诚恳地看着我，“现在，我可以光明正大地承认，我就是璞玉，我所做的一切，出发点只有一个……我想和你在一起。”

我哽咽着说：“那剁椒鱼头和煤老板……”

“我和江帆打赌了，不过他是说你脾气不好，我受不了你两个月，我说他脾气更差，楚楠不也忍了他那么多年。那天江帆说的话，你千万别放心里，男人嘛，满嘴没个正经，你应该也懂的。”他伸手擦了擦我的眼泪，“你相信我吗？”

我点点头：“信，当然信，我干嘛不信你去听两个敌对的？”

“嗯。”他笑了，“那我们之间的了结呢？”

我扑向陈唯璞，紧紧抱着他：“我命悬一线的时候发现我这辈子有两件未能完成的憾事，第一件，没能向父母尽一个儿子该尽的孝道；第二件……就是没告诉你，我也爱你，很爱很爱你。我一直推开你，是怕你和我在一起后要面对太多的压力，来自社会的来自家人的，可

我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压力什么的我们一起扛不就好了，我只知道，我不想到死了还没能和你相守过一天。”

陈唯璞愣住了，好一会儿他才抱住我说：“……我嘴笨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很高兴。”

“别高兴太早了，事先要和你说明，我脾气坏。”

“我知道。”

“我嘴更坏。”

“领教过了。”

“我发起疯来你管不住的。”

“我陪你一起疯。”

我捶了他一下说：“你还真是嘴笨，正确的回答应该是，不会啊，哪有啦，很可爱！”

“重新来一遍？”

“你呀！”我把下巴搁在他肩头，“……那天你喝醉了，不知道有没有听到，我说，我会永远陪着你。”

“现在说也一样……”他轻声问，“这些年我四处漂泊得累了，心无定处，周智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家？”

听到他这句话就像中了他的倦鸟，下了我半管血条不说一股郁气还缠绕着心口……

我说：“好。”

第 98 章 老子就赖上你了

陈唯璞说我和他一样，都是很容易被旁人误解的类型，他因为长了张不太平易近人的脸至今就只有煤老板这一个好朋友；而我只是看起来嘴坏，其实内心柔软且善良。我说，根本不一样嘛，他那是天作孽，我是自作孽。他说：“挺好的，你懂我，我懂你，绝配。”

其实故事停在这里是最圆满的，让所有人都以为矫情基佬历尽千辛终于被眼瞎男神抱着归了，很多很多年以后他们还在一起……我犹豫了两天，最终决定把剩下的故事讲完，反正是好是坏它们都已经不可逆转地发生了，我还有什么好怕的？

这次事故算工伤，老板安慰了我一通，智新啊，幸好你没事，你要出了什么事，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啊 balabalabala，说着说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开了，于是换成我安慰他，忠哥啊，你别自责，意外而已谁都不想的……最后他放了我两天假让我好好休息。

我又一个个打电话给同事们道谢，黄学平听到我的声音都快哭了：“我下班去看你，艾玛没亲眼瞧见活蹦乱跳的我不放心。”

我说：“别来了，我还要花精力搭理你，我过两天就回去上班了。”

黄学平说：“你一个人在家行不行？”

我说：“又没断手断脚有什么不行的？”再说我现在是两个人了好吗你这只单身鳖。

他压低声音说：“乐仔也很担心你，不太方便说，叫我给你带句好。”

我说：“抱歉，让你们操心了。”

放下听筒，陈唯璞递了杯水给我，“谢谢。”我正好说得口干舌燥，接过杯子一仰头干了，他问：“打完了？”

“……还有一个。”我犹豫了片刻冲他眨眨眼，低头翻看通讯录，拨通了俞小鱼的电话，陈唯璞见我脸色有变，起身走开了。

电话接通我刚说了声“喂”，俞小鱼就急着问：“是智新吗？太好了，智新你没事吧？”

我说：“是我……”

不等我把话说完他又抢在我前面说：“可担心死我了，这事都怨我，我昨天带新员工外出培训了一整天，晚上又在店里忙，手机扔在家充电没随身带着，直到打烊回到家，看到那么多个未接电话，打回去才知道你出事了，不过幸好陈总已经找到你了，现在想起来我真是后悔又后怕啊，如果我带着手机的话就能第一时间告诉他们你去城北中心了，你没事吧？”

我扯了扯嘴角，很平静地说：“没事，我是来跟你报平安的，别担心我，我，好，的，很。”

听到俞小鱼叹了口气：“这我就放心了，不然我心里过去不去啊。”

“是我自己不小心，幸好命硬死不了。”

互相假惺惺地寒暄了几句，我实在演不下去了，匆匆挂了电话，垂眼看着记事本发呆。

“想什么呢？”陈唯璞拿着我的外套和包走了过来，坐在我身边。

我摇摇头：“没什么。”

他说：“那我们走吧？”

我问：“去哪儿？”

“先去医院。”

“不去医院行不行啊？我太讨厌医院那种惨兮兮的氛围了。”

“伸手。”他帮我把外套穿上，“不去不行，我还是不放心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的手也要重新包扎，还有就是……”他不怀好意地笑了：“你那里……是吧。”

“喂！”我瞪着他。

“当我没说，走吧？”他拉着我的手站起身。

我说：“哦，还有件事要办，我得去买个新手机。”

“那时间有点赶，我们要抓紧了。”

我说：“你还有事的话就去忙吧，我一个人能行的。”

陈唯璞亲了下我的额头：“抱歉，我只有半天假……”

我仰起头对他露出个傻笑：“半天足够了。”

他捏了捏我的脸：“走吧？”

再一次踏足他们公司的附属医院，我心有余悸生怕又碰到小秘书，陈唯璞看着我缩头缩脑的样子，揽过我的肩膀问：“你干什么呢？”

我很紧张：“会不会遇到小秘书？”

“不会，他只有周末才偶尔来带一下实习医生。”

我指着陈唯璞：“老实交代，你们上次是不是串通好的？”

他说：“串通倒不至于，最多就是偶遇。”

“偶遇就偶遇，你们干嘛装作不认识？”

“没装，他一直不怎么搭理我。”

“哎呦……”我耷拉着脑袋，“上次那事……老脸都丢干净了，敌对都知道了吧？”

“你想多了。”陈唯璞揉揉我的脑袋，“楚楠什么都没说，游戏里的敌对而已，关了电脑谁也影响不了对方的生活，他和江帆比你想象的要友善。再说了，我们四个以后肯定会有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当是为了我，起码别再跟江帆针锋相对了？”

我撅着嘴，得意地说：“好吧，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不跟他俩计较了。”

陈唯璞凑到我耳边低声说：“真乖，回去奖励你。”

我顿时满脸通红，用手肘轻轻撞了他一下：“大庭广众的，你稍微注意一下影响好不好？”

他说：“好啊。”

嘴上答应的好好好，你的手能不能安分点别在我腰上摸来摸去？！

做了最常规的体检，重新上药包扎好了手，陈唯璞问我要不要去泌尿科看看，被我一记眼刀瞪了回去，常识呢？不该去肛肠科吗？当然老子是不会去的！

从医院出来直奔之前光顾过的手机大卖场，还是那个索尼柜台，还是那个男柜员，他指着我和陈唯璞张大嘴嗯啊啊了半天终于想起来了：“是你们二位啊！”

陈唯璞说：“是。”

男柜员说：“还要之前那款的话就抱歉了，那款停产了，全市都没货。”

我说：“啊哦，那好吧，给我拿新出的那个三防的，能在水里拍照片的那个。”

陈唯璞说：“要两个。”

我转过头不解地看着他：“你那个才买了多久啊，又换？”

他说：“就想和你用一样的。”

我说：“好，这钱我出了。”

趁男柜员摸着全身鸡皮疙瘩去仓库拿新机，陈唯璞又搂着我低声说：“谢谢老板，这份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了，不如今晚……”

我狠狠踩了他一脚，咬牙切齿地小声骂道：“哎呀！你烦死了！”

他在我耳边轻声笑着，我抬头看他，那么纯粹的笑容那么好看的人，恍惚间，我以为我和他已经一起走过了半辈子，我们就这么旁若无人地对视着，直到……

“那个，打扰一下，二位还要不要试新机了？”男柜员一脸尴尬地问。

“啊？哦，试……”我回过神来推开陈唯璞，接过新手机刚把旧卡插进去，刚接通信号手机一阵乱抖，我收到了一堆未接来电提醒，陈唯璞的手机也响了，他说：“哎？怎么是你发的短信？”

“我发的？”我凑近一看，明晃晃的三个字“我爱你”……我怎么把这茬忘了？！陈唯璞侧头看着我，什么都没说，只露出一个意义不明的笑，我忙从男柜员的手里抢过单据一溜小跑去付了钱。直到出门上了车陈唯璞一直保持着那个意义不明的笑，我被他笑得浑身发毛，问：“你干嘛呀？”

他说：“什么时候发的？”

我白了他一眼：“你不会看时间啊？”

“我想听你告诉我。”

“啧。”我摸摸鼻子，嘟哝着说，“我刚被关进去那天晚上，以为自己活不了了，就……”

陈唯璞突然握住我的手，刚要开口，他的新手机处男响了，他接了个电话，然后愧疚地对我说：“抱歉，不能陪你了，我要马上回公司，有个很紧急的会议。”

“先回你公司吧。”

“你呢？”

我说：“先送你去公司，然后吉哥送我回家，万一我妈回去了发现我这两天都不在家，容易想太多。”

他说：“好，你照顾好自己，我忙完就去陪你。”

我说：“你已经翘了半天班了，工作重要啊陈总。”

他说：“真没想到我们家智新这么懂事。”

我没好气地笑了笑，我也没想到你这么幼稚啊。

老司机送我回家的路上，我考虑了很久，最终下定了决心：“吉哥，能不能再带我去个地方。”

老司机说：“我知道你想去哪。”

我说：“麻烦你了。”

我们刚到我家小区顺X快递收发点门口，恰巧遇到当时收快递的小哥，他正准备去吃午饭，他不认得我但认得老司机，我向小哥说明了来意，接着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进俞小鱼的朋友圈找出一张他的自拍，我把手机举到小哥眼前问：“是他吗？”

小哥仔细看了看说：“不是他，比他稍微壮一点。”

我问：“你确定吗？”

小哥说：“确定。”

我说：“根据你的描述，那人应该和我长得差不多。”

小哥说：“没法跟你比啊，那天那个人眼睛大归大但是眼距分太开，整张脸有点怪怪的，而且发型也不是你这样的，他就一稻草窝。”

我冷笑一声：“全身还散发着油烟味，是吗？”

小哥一拍脑袋：“对！对！对！你不提我还忘了！身上真的一股油烟味。”

“谢谢你……吉哥，我们回去吧。”说完，我转身就走。

老司机说：“你脸色不太好，没事吧？”

我说：“没事。”

老司机问：“你是不是找到头绪了？”

“嗯。”我手脚发凉，点点头，“……拜托你暂时不要告诉唯璞，我不想让他再分心管我这堆烂摊子。”

老司机说：“如果事态越来越严重呢？”

我叹了口气：“我有数。”

手在发抖。

我不明白，我和俞小鱼无冤无仇没有任何利益冲突，我甚至可以对天发誓我从来没做过一点对不起他的事，他为什么要那么对我？近两个月来以来这一桩桩一件件把我往死路上逼的祸事会不会都和他有关？

我很累了，一想事就头痛欲裂，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倒头就睡却噩梦不断，梦到俞小鱼要杀了我，他拿着他家店里杀鱼用的大菜刀追着我砍，我不停地跑，他在我身后一直追，我大声呼救，可夜色深沉中的空旷街道除了我和他没有第三个人能对我施以援手，就在俞小鱼快追上我的时候，我喊了一声“陈唯璞！”瞬间惊醒了，我喘着粗气心脏跳得异常剧烈，摸了摸脖子，上半身全是冷汗。转头看向床头柜，原来是手机响了，正好傍晚六点整。接起电话，一听到陈唯璞的声音我顿时平静了下来。

他说：“忙到现在终于有空了，你下午有好好休息吗？”

我说：“嗯，睡了一觉。”

“晚饭吃了没？”

“还没，现在起床找吃的。”

“不用了，我请食堂大姐帮忙煮了点粥让吉哥给你送过去了，他可能快到了，你一会儿下楼拿的时候记得穿好衣服别着凉了。”

我立马将刚才的惊惶和不安统统抛到了脑后，傻傻地笑了：“你呢？”

他的语气略带歉意：“七点半还有个会，不然我就自己送了。”

我侧过身子，小声说：“没问你这个，我是问你吃了吗？”

“还没，等下去食堂凑合一顿。”

“凑合？你们公司的伙食出了名的豪华好吗？”

“没你陪着，吃什么都是凑合。”

“……天呐！”我吓了一跳，“我听错了吗？这么肉麻的话居然是从小陈总嘴里说出来的？”

他尴尬地笑了两声：“……跟陈唯瑄学的。”

“你啊，也太实诚了……我不是未成年小男孩小女孩，不用你这么费心思哄的。”我瘪着嘴，扭扭捏捏地嘟哝道，“……你对我好，我，我都知道。”

“说起来……我和你还没好好地在一起吃过一顿饭。”

“以后有的是时间啊，我打算……跟你一辈子的。”我捂着我的小圆脸，内心一阵狂吼，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太羞耻了！我怎么能说出这么羞耻的话来！

“你再说一遍，我要录下来。”

“干嘛呀……”

“不干嘛，怕你不认账。”

“我才不会！”我揉揉鼻子，含含糊糊地说，“老子就赖上你了，怎么着吧。”

“唉……”他轻轻叹了口气，低声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着，才几个小时没见到你，一空下来满脑子都是你……当然这句不是跟陈唯瑄学的。周智新，我想你了，怎么办呢？”

我说：“我也想你啊……你有休息时间吗？”

“还能休息两个小时。”

“公司电脑装了游戏吧？”

“装了。”

“这样，我们现在各自去吃饭，半个小时后游戏里见。”

“好，不过你只能玩一会儿。”

“不玩不玩，就跟你一起挂机聊天。”

“嗯，半小时后见。”

“哎哎哎等等！我想起个事！”

“什么？”

“你家那只太监猫呢？”

“知心？”

“对啊，从昨天起我就没见过它了。”

“我担心要找你找很久没时间照顾它，就先送去宠物店寄养了，今晚吉哥会把它带回家。”

我自言自语说：“麻烦了这么多人，连猫都遭罪。”

“你人没事才是最重要的。”

“嗯。”我突然很想问陈唯璞，如果我真的死了，他会怎么办。话都已经到嘴边了，被我硬生生咽了回去，能怎么办呢？伤心一阵子后该干嘛还得干嘛，或许很快他就会遇到下一个令他心动的人，不能要求他为了个死人一辈子不谈恋爱吧？这种既没意义又互相添堵的问题就像“我和你爸掉水里了你会救谁”一样，还是别问的好。

才两天没上游戏，为毛感觉好友少了几个？不过我无所谓，一边喝着粥一边等陈唯璞，话说他们公司的伙食是真豪华，连皮蛋瘦肉粥里的肉末都比外头卖的大三倍。陈唯璞准时上了线，两个号面对面你看我我看你站了好一会儿，他才想起来要组我，组上队又是一阵略显尴尬的沉默。

我问：“干嘛不说话？”

他说：“不太习惯。”

我说：“你还害羞啊？”

他说：“有点。”

我挠挠头，被他这么一说，我怎么也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了……

我说：“饭吃了吗？”

他说：“吃了，你呢？”

我说：“正在吃。”

他说：“粥好喝吗？”

我说：“好喝。”

又一阵异常尴尬的沉默之后，陈唯璞问：“正常情况下是不是该发个天下秀个恩爱？”我忙说：“千万不要！你这一发，我明天又要上论坛了，818 某服那个妖艳绿茶扁人妖

冰心又勾搭了几个男老板。”

他说：“咦，我还挺想看的。”

我说：“那就更不能让你看了，有时候被他们8着8着我自己都快信了，万一你也当真了……”

他说：“我只相信你说的和我亲眼看到的。”

我说：“我就不一样了，我只相信你说的。”

他说：“一样，你不是经常说我瞎吗？那我只能听你的了。”

第99章 在我心里陪着我

陈唯璞还没想好要说些什么就被人匆匆叫走了，一个小时后才回来，他问我：“老板键是哪个？”

我说：“你不就是老板吗还要什么老板键？”

“这倒也是。”再然后他到点该去开会了。他说：“如果散会早的话我去看你，十点还没我的消息你就别等了，早点睡。”

我说：“你没有假期吗？”

他说：“有，但跟没有一样。”

我说：“那要多申请点加班费。”

他说：“好……抱歉，我以后会尽量抽时间陪你。”

我说：“哈？你以为我会说‘没关系，你忙你的吧’？才不嘞，我很小气的，从今往后你除了工作以外，所有时间都要留给我。”

他说：“我整个人都已经是你的了，你说了算。”

我说：“必须我说了算！所以你现在专心工作去吧，我关电脑躺床上看漫画。”

他说：“好，我下了，来亲一口。”

我说：“[亲亲]”

他说：“真乖。”

最后恩爱没秀成。

我个人觉得爱情是两个人一辈子的事，旁人知不知道会不会祝福都是次要的，我和他深藏于心温柔相待就足够了。从那时起我剩下这半生的期待就是想牵着陈唯璞的手平平淡淡安安稳稳地走下去，走着走着说不定就是一辈子了。这个期待直到现在也不曾改变。

当晚十点，陈唯璞发微信跟我说会议还没结束他不能来陪我了，我说听不到他的声音我睡不着，五分钟后他发了条语音消息给我：小野猫，晚安。

老子直接腿软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后来我又糊吃混睡了一天，陈唯璞也焦头烂额忙了一天，打电话说不到三句话又要接着忙，他让老司机早中晚按时给我送了三顿吃的，我和他谈个恋爱，麻烦的居然是老司机。老司机倒乐在其中：智新你喜欢吃什么？智新你不喜欢吃什么？会不会太咸了？你吃不吃辣？

我说：“吉哥，真是麻烦你了，一天跑了三趟，我都不好意思了。”

他挥手说：“你这就见外了，反正唯璞开会我也闲着没事，对了，你夜宵想吃什么？”

我瞪大眼：“夜宵？”

“估计唯璞今晚还要加班，我先帮他打点好。”

我直摇头：“不了不了，我没吃夜宵的习惯。”

“智新啊……”老司机叹了口气，“谢谢你了。”

“为什么要谢我？”我眨眨眼不解地问。

老司机欣慰地说：“这是我二十多年来头一回见唯璞的心情这么好……我一个大老粗也不知道怎么说，总之，你们要好好的，太不容易了。”

我说：“一定。”

吃完晚饭陈唯璞和我很有默契地一起登录了游戏，两个号还停在老地方，组上队面对面坐下挂机，聊了点少儿不宜不可描述的内容。十分钟后他去开会，我关电脑躺床上等他散会，结果他又要加班到凌晨，只好录了句“宝贝儿，晚安”给我。

虽然见不到面，但我已经很满足了，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就是……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我可能要精尽人亡了。

第二天一早我精神抖擞地去上班，刚到走到公司楼下，直接被门口的阵仗吓懵。好像所有同事都到齐了，百来号人男男女女乌泱泱分三排站开，老板面色沉重站在第一排最中央，他看到我一声令下：“拿家伙！”我浑身一哆嗦杵在原地不敢动了。紧接着湘儿端着个装满了黄纸的脸盆放到我跟前，我诧异地看着脸盆看看湘儿再看看老板，老板高声说：“点火！”我又一哆嗦往后退了三步，湘儿掏出打火机点燃了脸盆里的黄纸，火焰瞬间蹿得半人多高。

我问：“忠哥，干嘛啊这是？”

老板说：“跨火盆！去晦气！”

我捂着裤裆转身就跑：“不不不不，太危险了！”

老板说：“庄子乐黄学平给我抓住他！”

庄子乐和黄学平满脸严肃地跑过来，一人抓住我一条胳膊就把我往火盆拖，我挣扎着喊道：“我裤子新买的，打6折还要800块！……还不送皮带！”

老板说：“烧坏了我赔你一条，但是这火盆你必须跨！”

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我好不容易才把两条裤腿磨白！全世界找不到第二条了！”

庄子乐小声说：“你是不是傻，把腿收起来！”

“哦！”我连忙勾起腿，他和黄学平一用力把我架了起来抬过火盆，膝盖擦着外焰而过，吓得我哇哇乱叫。庄子乐和黄学平刚把我放下，我以为完事了，老板说：“拿家伙！”

我哭着问：“又要干嘛啊？”

老板说：“洒柚子叶水！”

我说：“你们从哪儿搞来的柚子叶？”

老板说：“城郊果园。”

眼看着湘儿一手抱盆水一手拿带叶的柚子枝向我走来，我又想跑，庄子乐和黄学平各自按住我一边肩膀，湘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哗啦啦”把小半盆凉水全浇我脸上了，我抹了把脸：“这位姐姐，你对‘洒’这个字是有什么误解吗？”

湘儿娇滴滴地说：“哎呀，人家力气小，拿不稳脸盆了嘛！”

黄学平赶紧拿出纸巾帮我擦脸：“没关系没关系，这样去邪去得更直接粗暴。”

我指着一脸无辜的湘儿：“你不觉得应该把她整个人浸在柚子叶水里吗？”

黄学平点点头：“应该应该。”

湘儿一跺脚：“哎呀！智新你讨厌死了！”

我说：“你给我闭嘴！”

老板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智新，欢迎回来。”

我转过头看他，他的表情五味杂陈，周围的同事也七嘴八舌地说：“担心死我们了。”“你人没事就好。”“下次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听到这些话，鼻子有点酸酸的，我深呼吸，走到人群最前方，转身，90度鞠躬，郑重地说：“对不起！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让大家操心了！”

“啊！”没等到他们的回答却听到湘儿一声尖叫。

我直起身子问：“你又干嘛？”

湘儿说：“你的包着了！”

“我去！”我一回头，垂着的装饰背带真的被火点着了，我连忙把包甩下来扔在地上，同事们顿时乱作了一团。

黄学平说着：“踩踩踩！赶紧踩灭了！”就要下脚。

“闪开！看我的！”湘儿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哗啦啦”把剩下的水全倒我包上了，火是灭了，我的包也面目全非了……我抽泣着说：“这位姐姐，它只能干洗……”

庄子乐说：“不如先去看看你的手机……”

“它倒没事，三防。”我转过头生无可恋地问老板，“忠哥，包管赔吗？”

老板笑着说：“好，下回我老婆出国玩让她帮你买个新的。”

我顿时破涕为笑，一场闹剧终于收场了。

上楼的时候我和庄子乐故意走在最后，我小声问他：“俞小鱼呢？我怎么没看到他？”

“不知道，我也已经三天没见到他了……”庄子乐见我的表情有些不悦，皱起眉问，“怎么，难道你……”

我竖起食指抵着嘴唇，无声地示意他别再往下说了，庄子乐点点头。抬眼望向和我们隔了十几阶台阶的黄学平，他犹豫踌躇的背影让我灵光一闪，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而后一整天我都没见到俞小鱼，可不管他在不在，那些事是不是他干的，我现在不得不打起精神提防着他了，这种被人窥视算计的感觉非常不好受。

幸好我身边多了一个人，一个我无怨无悔决定用一生去爱他的男人，是他的温柔和包容让我的生活又回到了正常却不寻常的轨道。

下班吃饭准时登陆游戏，陈唯璞已经在在了，他组上我说：“我们在这个坐标连续蹲了三天，要不要换个地方挂机？”

我说：“你今天有空吗？我觉得更应该去种个树做做日常。”

他说：“有空，目前最要紧的事是陪你玩游戏。”

我说：“打场天梯吧，我手痒了！”

他说：“你报名。”

我说：“还是算了。”

他问：“为什么？”

我说：“夫妻组队打战场都容易吵架。”

他说：“我是那种人？”

我说：“我是怕我忍不住骂你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张嘴……”

他说：“咦？我好像划错重点了。”

我说：“嗯？”

他说：“你刚才说夫妻？”

我老脸一红说：“哎呀！烦死了你！”

他说：“天梯打不了了。”

我说：“你键盘进水了？”

他说：“营销部刚送过来五份计划书，我今晚都要看完。”

我说：“那你赶紧的啊，不然又要加班到很晚了。”

他说：“可我想陪着你。”

我说：“未来还很长。”

他说：“我想见你。”

我说：“等你忙完了就能见到了。”

他说：“好，我先下了。”

“好。”看着陈唯璞下线，我关了电脑穿好衣服出门。

二十分钟后我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正坐沙发上批阅文件的陈唯璞一抬头看到我，惊得全身一僵，手里的文件掉在了地上。他问：“你怎么来了？”

“不是你说想见我吗？”我走过去捡起文件塞回他手里，一屁股坐下来，说：“所以我就来了。”

他侧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笑了，拍拍身边的位置：“过来，坐那么远干什么？”

我干脆躺了下来，把脑袋枕在他腿上：“你不用管我，专心看你的。”

陈唯璞垂眼看我，眼里全是笑意，他低声问：“你这样……我怎么专心？”

我抬手捏了捏他的下巴：“考验你的时刻到了。”

“好吧，你赢了。”他无奈地往后一倒靠在沙发上，右手举起文件接着看，左手抚上我的脸，“你不许闹，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

“你想得美啊，我现在可没空理你。”我摸出手机，点开天下3官方论坛冰心堂板块看八卦，果然还是那些她三了他他三了他她三了她，她的前任是她的前任她的现任又是她的前前任不画个家谱都搞不清关系的故事。平躺得有些累了，我侧过身子，陈唯璞的手顺势轻轻揉捏着我的耳朵，他突然说：“你要不要搬过来和我一起住？”

我很果断地拒绝了：“不要。”

“为什么？”他放下文件，低头问，“你不想天天见到我？”

“想啊，但是我不喜欢洗衣服做饭。”

“哈？”他又好气又好笑，“哪家过日子不是柴米油盐？”

我捶了他的腿一下：“不要，我要做少奶奶的！”

“你啊真是……我和你轮流做家务怎么样？”

我躺平身子，仰起头看他：“你这个提议太突然了，我当然还要再考虑考虑，不然显得我非常不矜持。”

他勾起食指刮了一下我的鼻子：“说实话，我不喜欢你太矜持。”

“等等！等等！我想起个事儿！”我猛地坐起身，凑近他的脸，直勾勾地盯着他冷笑。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我说：“你老实交代，有几个前任？”

他愣了愣，笑了，摇摇头：“何必呢？知道了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我说：“不知道更堵！你都见过我前任了你还把人打趴下了，我也要知道你的啊，不然对我多不公平？”

他一挑眉毛：“你会介意吗？”

我说：“你介意苏郁的存在吗？”

他说：“完全不介意，他是个毫无竞争力的过去式。”

我直起上半身：“对啊，那我为什么要介意过去式？你现在喜欢的是我。”

“……两个。”

我更来劲了，扒着他的肩膀问：“原因呢？”

他僵硬地扯了扯嘴角：“初恋嫌我不够浪漫，分手后找了个法国人；上一个觉得我全国各地到处跑，给不了他安全感，最后找了个在沈阳有三套别墅的……”

我捧着他的脸：“哦……我可怜的璞玉哥哥，居然两次都是被人甩的，哈哈哈哈哈！”

“所以……”陈唯璞转头，伸手揽过我的脑袋，亲了我的嘴唇一口，“既然我已经决定了你留在杭州，我想和你住一起，可以多一点时间陪你。”

“那要恭喜你了，你是上辈子积德终于遇到本大爷啦。”我躺了回去，抓过他的手贴在我的脸上，我闭上眼，轻声说，“首先，我即宅又懒不是个追求浪漫的人；其次，你每天24个小时1440分86400秒……都在我心里陪着我。”

嘴唇上又落下了陈唯璞的吻，而后我听到他说：“我们满打满算还能在一起 80 年，你再算算，我一共能陪你多久。”

我说：“管它多久，走一秒算一秒。”

“周智新，我爱你。”

“我也爱你啊。”我与他十指相扣。

第 100 章 地下恋情

和大部分企业视办公室恋情为宿敌一样，干我们这行的，甲方和乙方关系过密更是禁忌。怕陈唯璞落人个“假公济私”的话柄，我向他提议，暂时不对外公开我们之间的关系，他一开始不同意，我好说歹说把利害关系全分析给他听了……他还是不同意，他说：“虽然我的私事没必要向其他人交代，但现在，是我迫不及待地想宣誓主权，想告诉所有人，你是我的爱人。”我一跺脚：“你怎么这么犟呢？”他说：“犟的过你？”于是我抓着他的胳膊晃啊晃撒娇卖萌把利害关系又分析了一遍：“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你我不能出一点差错，老曹贼心不死随时会钻空子卷土重来，我们耐心地忍两个月，或许用不着两个月，只要你的权利和地位在杭州能一手遮天了，到那时再宣布也不迟啊。”

陈唯璞考虑了很久，终于点头了。

我跳起来抱着他的脖子：“你以为我不想天天拉着你出去显摆啊？大家快来看~我男朋友又高又帅又专一~可为了你的事业着想，我不能，我也不想让你为难……”

他揉揉我的脑袋：“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我说：“当然啦，你怎么会在这种小事上犯浑呢？”

他亲了亲我的额头，抱着我说：“任何关于你的事，对我来说都不是小事。”

我拍了他的肩膀一下：“又跟陈唯瑄学的？”

他轻笑两声，学着宋丹丹的口音说：“发自内心的。”

我抱紧他，轻声说：“傻瓜……”

人逢喜事精神爽，我嘴上不说却每天满面春光的，有心人多多少少能看出点端倪来。

“哟？智新谈恋爱啦？”

“没有啊，寂寞着呢。”是啊是啊是啊，我男朋友又高又帅又专一！

“咦？智新最近特别开心嘛，有对象了？”

“哪有，我每天都这么开心的啦~”没错没错没错，我男朋友又高又帅又专一！

黄学平看不下去了，拎着我的衣领把我提溜到角落里，鄙夷地打量了我一圈：“瞧你这幅骚样，和姓陈好上了？”

“嘿嘿嘿。”我傻笑着摇摇头，“没有啊。”

“没有？”黄学平抬起手作势要揍我，“你再说一遍试试？”

“哎呀，你个鸡婆！”我按下他的爪子，白了他一眼，“知道还问？”

“不问你能老实交代吗？你藏着掩着做什么？”

“个中原因太复杂了，一下子解释不清楚，有机会再告诉你，你暂时也不要告诉其他人。”

黄学平点点头：“……乐乐呢？你不打算告诉他吗？”

愧疚感顿时漫上了心头，我说：“哪用我告诉，他那么聪明，早看出来了吧……”

黄学平拍拍我的肩膀：“不要露出这种表情，你也没有其他办法，一段感情里，无论不被偏爱的那个人有可怜，他仍是多余的。”

我感慨道：“好残忍的说法。”

“这就是现实。”

“嗯，希望时间能让他走出来。”

我和黄学平一前一后回到座位，俞小鱼正站在黄学平的座位旁，他对我笑了笑说：“智新来上班啦？”

我说：“嗯，上好几天了。”

俞小鱼说：“这周我一直出差，一回来就看到你安然无恙，真好。”

我说：“全托小鱼总的福。”

俞小鱼说：“明晚的庆功宴你要多吃点。”

我说：“好……”

俞小鱼又对我笑了笑，转头和黄学平说事去了。我慢慢坐下来，斜眼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我怎么都不敢相信，俞小鱼这么一个和善温厚的人会做出那种心狠手辣的事来。

晚上陈唯璞终于有空陪我打天梯了，不过就只能打一场，八点他还要和集团董事会开视频会议。他办公室的电脑没装 CC，我们干脆用手机微信开着视频聊天，还挺新鲜的。

我说：“我万一没给你加上血，你可不要骂我哟。”

他看了我一眼：“没用的男人才会把自己的失误推给别人，还是心爱的人。”

我捂着脸：“哇，wuli 唯璞好 man！”

他说：“是不是更爱我了？”

我说：“是啊是啊是啊。”

他说：“好，一会儿你控制住自己别骂我。”

我说：“没问题，我实在控制不住了就骂队友。”

他说：“注意素质。”

我说：“绝对不爆粗。”

刚传送进战场，我看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混迹在大粉翅膀堆里的两个红翅膀特别扎眼，我自言自语说：“哎？这不是梁孝廉跟他家那个蠢云麓吗？”

陈唯璞问：“你说谁。”

我说：“你看到你身后那个叫米小莲的女冰心没？”

陈唯璞说：“看到了。”

我说：“他就是你们精装部的梁孝廉。”

陈唯璞说：“哦，是他啊……这么巧。”

我说：“边上那个叫饭大宝的云麓跟梁孝廉是一对的。”

陈唯璞说：“挺好，云麓知道他是男的吗？”

我说：“那我就知道了，嗯……还有就是，你知道曦酱就是李曦吗？”

陈唯璞说：“不知道，居然是他？”

我说：“你们公司给网易增加了不少收入啊，李曦知道你的身份吗？”

他：“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我说：“有机会我偷偷摸摸打听打听。”

陈唯璞说：“嗯，注意隐蔽。”

我说：“好哒~哎，我跟你讲啊，这个饭大宝傻得可有意思了，你快把他两组上！”

陈唯璞说：“好。”

饭大宝和梁孝廉进了队，饭大宝说：“哎哟喂米小莲，我头一回打甲组有点紧张。”

米小莲说：“不行就跑。”

饭大宝说：“这个冰心我怎么这么眼熟！”

梁孝廉说：“追着你打过。”

饭大宝说：“我想起来了，没错！就是她！”

我说：“是他。”

饭大宝说：“我管你是他是她还是它，你一沙包奶干嘛追着我打？”

“你好欺负呗。”我看了眼饭大宝的装备，“全身平均 13 钻，80 战场套差个袍，四天九境界还在用砍水光，看你的炼化疾语不到 45 吧，你怎么打上甲组来的？”

饭大宝说：“看一次装备 5 金，回答你一个问题 10 金，你先给钱我再告诉你。”

我说：“哦，我根本不想知道。”

饭大宝说：“你不想知道？那我偏要告诉你，神棍大师帮我们算的吉时报名战场，场场大顺风连赢一星期，羡慕吧？”

我说：“你当我三岁小孩啊？”

饭大宝说：“米小莲，你告诉他是不是真的。”

梁孝廉说：“……”

陈唯璞说：“我好像有点信了。”

饭大宝说：“还是这位老板有眼光。”

我……

我拍拍手机：“大哥，你有没有搞错？你真信他啊？”

“玄学这种东西很奇妙的，如果这场和他所说的一样大顺风的话……”陈唯璞低头对着我一挑眉毛。

“……你信我就信。”我被他那个表情迷得神魂颠倒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又对着我微微撅了撅嘴唇一个飞吻：“乖。”

别玩游戏了，你来玩我行不行？！

战场开了，队伍里的饭大宝还在不停逼逼叨叨：“米小莲，我们退队吧，这个羽毛大哥的翅膀把我的魂给顶了。”

梁孝廉说：“给你加了脉，不差那点魂。”

饭大宝说：“你别给那个人妖冰心加血哦，他被围殴了我们立马走。”

我说：“你当着我的面说这种话真的好吗？”

饭大宝说：“怕了？知道怕了快给你宝大爷道个歉。”

这时我跟着陈唯璞已经跑到了里岛，里岛混战一触即发，我说：“真是吓死我了，你好好洗家里的旗子吧。”说完我立刻下马加入了战局。

饭大宝说：“神棍大师说这场不能去里岛，不然要被炸开花。”

我翻了个白眼，痴线……

“有个魍魉，你快闪开。”陈唯璞的梨花把魍魉打了出来。

“好。”我刚想往后躲，砰的一下，瞬间黑白了。

战场系统刷出敌方小炸弹三杀。

陈唯璞说：“啧，我忘了这个小炸弹是全体疾语流的……”

我躺在猪圈看黑白电视：“等我起来再战！”

饭大宝说：“米小莲，我跟你讲个笑话吧。”

梁孝廉说：“……”

饭大宝说：“嘻嘻和哈哈是好朋友，一天哈哈出车祸死了。嘻嘻给哈哈上坟去，嘻嘻说哈哈你死了。”然后他也死回来了。

我刚好复活起来站在他的尸体旁：“嘻嘻你也死了啊。”

饭大宝说：“你才死了。”

我说：“你跟我一起死的。”

饭大宝说：“你比我死的早。”

我说：“你比我凉的快。”

梁孝廉说：“……”

陈唯璞：“……”

陈唯璞拍拍手机说：“别跟他斗嘴了，快过来，我帮你报仇。”

“来啦！”我赶紧上马朝里岛跑去。

梁孝廉说：“大宝，赢最要紧。”

饭大宝说：“听你的，我不跟他计较。”

我正噼里啪啦打字准备开骂，陈唯璞说：“刚还夸你乖的，你又不听话了？”

我说：“我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

陈唯璞说：“骂有什么用，不痛不痒的。”

我说：“那你说怎么办？”

陈唯璞笑了笑：“以后只要遇到他，我们就一起追着他打。”

我说：“好！”

陈唯璞说：“宝贝儿真乖。”

别玩游戏了，你快来玩我行不行？！

这场天梯就像饭大宝说的那样顺风的匪夷所思，一路压着对面打，小炸弹只能偷偷溜到里岛不停自爆，我有点慌了，饭大宝口中那个神棍是不是太准了点……

最终比分 500:1200，临结束前饭大宝说：“你这个死人妖冰心给我等着，下回再遇到看我怎么喷死你！”

我说：“你新来的？跟我比谁能喷？你去打听打听神启天梯甲组哪个敢跟我正面刚？”

饭大宝说：“嗨，我就不信了。”

我说：“你尽管来试试！”

饭大宝说：“来就来！”

梁孝廉：“……”

陈唯璞：“……”

还没喷起来，战场结束了。

陈唯璞看看我，笑着摇摇头，满脸宠溺：“周智新，你怎么跟小孩子一样？”

我说：“那我就这脾气嘛，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改……”

他伸出食指刮了一下手机屏幕，正好是我鼻子的位置，柔声说：“别改了，很可爱。”

我摇摇头：“其实这样不好，我以后会多注意的。”

“我说过，不管什么样的你，我都喜欢。”

“嗯！”我对他露出个傻笑。

“好了，我差不多要开会去了，你呢？有什么打算？”

“我上你的号把任务做了。”

“会不会太累了？”

“不会。”

“好，你随便做点日常，太麻烦的就算了，还和平时一样，10点没收到我的消息就别等我了。”

我捂着脸，支支吾吾地说：“那……那你要记得……跟我说晚安。”

他凑近手机眯起眼盯着我，低声说：“怎么办，我现在很想吃了你。”

“哎呀！开你的会去！”我立马结束了视频通话，疯了一样扑到床上，把脸埋进枕头里狂喊着滚来滚去：“啊啊啊啊啊啊！他怎么这么好啊啊啊！”只要能和陈唯璞在一起，我周智新哪怕折点寿都没关系！

突然门铃响了，把我吓了一跳。我跑去开门，来人居然是李曦，他满脸犹豫左手提着篮水果右手拎着箱牛奶一副看望病人的架势。

我把他让进屋：“你怎么来了？”

他将东西放在茶几上，畏畏缩缩地坐到沙发的角落里，小声地说：“……来看看你。”

我坐到他边上：“人来就行了，这么客气干嘛？”

“智新……”李曦低着头不敢看我，欲言又止。

“干嘛？有话就直说呗。”

“你前几天出事了哈……”

我一挥手：“嗨，没什么大事，一个意外啦，你是代表你们公司来探望我的？那怎么不带鲍参翅肚啊？”

“那个……”李曦紧张地抓着衣角，“这个……”

“不给报销啊？”

他缓缓转过头，怯生生地看了我一眼，深吸一口气：“……智新，如果……我说……你出事那天是我让工程部提早清场封锁工地的，你会不会打死我啊？”

第 101 章 咱俩画风太不统一了

我瞪着李曦：“你再说一遍。”

“你你你你别动手哦……”他缩着脖子直往边上躲，“你出事那天……是我让工程部提前清场封锁工地的……”

“……想害死我啊？！”我愣了愣，听明白他的意思后顿时炸了，随手操起手边的靠枕朝他脑袋招呼，边打边骂，“你差点害死我！你差点就要给我烧纸钱了！吃饱了撑的你管工程部什么时候清场？”

“智新！智新！你别激动啊！你先听我说！”李曦护着脑袋东躲西闪哎呀哎呀叫唤，“听我说完你再打也不迟啊！”

“老子怎么冷静的下来？打完你再说！”我举起靠枕刚要砸下去，李曦闭上眼大喊一声：“是俞小鱼出的主意！”

“……你说什么？”我一下子懵了，举着靠枕的双手僵在半空，“你再说一遍，是谁的主意？”

他说：“是俞小鱼！俞小鱼！你们公司的副总俞小鱼！”

一松手靠枕掉了，砸到我的膝盖接着掉在了地上，双臂无力地垂了下来，我往后一倒瘫坐在沙发上失神地直视着前方。我突然笑了出来，笑得很无奈，俞小鱼……为什么又是俞小鱼……他到底想干什么……

李曦小心翼翼地凑过来问：“智新，你怎么了？”

“怎么了？”我咬牙切齿地说，“你说我怎么了？”

他指着自己的脸：“你这一会儿凶一会儿笑的，我有点怕。”

“我现在不想跟你扯别的，只给你 5 分钟时间把事情起因经过说清楚。”

李曦苦着脸说：“5 分钟可能不够。”

“10 分钟。”

“你让我想一想慢慢说吧。”

“也行。”我点点头，“给你一晚上时间，你仔细回忆慢慢说，一个细节都不准有差错，不然我就找乐乐来了。”

“别别别！智新你别啊！”李曦挪了挪屁股坐到我身边，抱着我的胳膊哀求道，“我就是怕他知道了以后恨我一辈子，所以我今天才来跟你坦白从宽的……”

“哈啊？”我一把将他的手拨开，“怎么你不是因为害得我差点翘辫子心里过意不去才

来俯首认罪争取宽大处理的？”

“是是是，当然也是……”他可怜巴巴地眨眨眼，“要不你先听我解释？”

我一扬下巴：“你说，爹听着。”

“事情要追溯到一个多月前……”

“什么？一个月多前？！一个多月前你们就在计划怎么把我关地下车库了？”

“你看你就是性子急，耐心点听我说嘛。”

“你赶紧的。”

李曦挠挠脑袋：“一个多月前俞小鱼突然联系我，先是跟我东扯西扯然后套近乎，你说我也不傻，怎么会不知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对吧？我就直接和他挑明了问他到底想干嘛，他也挺敞亮的，他说他喜欢黄学平，黄学平不喜欢他，我喜欢庄子乐，庄子乐不喜欢我，究其原因是你们三个关系太铁了别人插不进去……”

“这有什么科学依据？人家不喜欢你，是因为跟朋友关系太好？”

“你想啊，感情这种东西是靠面对面心贴心慢慢交流出来的，你有什么不开心的我安慰安慰你这样那样的，可你们三个人自成一圈吃喝拉撒同进同出有问题互相帮忙解决，庄子乐和黄学平哪有多余的时间来搭理我和俞小鱼……”

“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狗屁不通的？”我一巴掌甩在他肩上骂道，“所以你们俩就狼狈为奸打算把我们弄散了？！”

李曦忙摆摆手：“不是不是！当然不是！俞小鱼说，你跟新来的陈总互相看对眼儿了，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肯答应他，俞小鱼的意思呢，就是让我想办法撮合你们两个，只要你和陈总在一起了你的心思肯定全放在他身上，剩下黄学平和庄子乐两根光棍羡慕嫉妒恨，俞小鱼和我就有机可乘了……”

我扬手作势要打他：“你们的想象力可真丰富啊！”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李曦侧过身子躲开了，“我觉得俞小鱼说得挺对的，我也希望你一人得道带着我升天，正好你们景观组出了点岔子，俞小鱼让我咬死别在验收报告上签字，他去求你找我帮忙，你肯定会请我吃饭，我又跟总经办的妞打听过了，陈总晚上没事的话差不多7点半下班，估摸着8点能回到家，我再掐着点装醉给你们制造偶遇的机会……”

“什么？！这事也是你们串通好的？！万一没遇上呢？！”

他尴尬地笑了笑：“下次再接再励。”

哈，好一个再接再励。

我刚开始怀疑俞小鱼的时候就已经和庄子乐对过口供了，当时俞小鱼为了在这件事上挑拨我和庄子乐，他先让去找李曦商量，再跟庄子乐说我不愿意去，求庄子乐一定要帮这个忙，他是想让我跟陈唯璞“偶遇”？明明是等着看我和庄子乐狭路相逢大打出手吧？我真是万万没想到啊，李曦个二货居然会是帮凶，被俞小鱼卖了还在帮他数钱！

我问：“还有呢？你接着说……”

李曦挠挠脖子：“还有就是投标的事，本来上头钦定了 CCS，俞小鱼说过程太简单就不能给你和陈总制造相处的机会，毕竟 VI 这块我们营销占大头，我就提议为了节约成本，多家竞价……”

我冷漠地看着他：“你二货吗？你真的想乐乐恨你一辈子？”

“我既然这么提了，自然有办法让你们中标，这不找了家资历不过关的小作坊陪跑吗？”

“所以明明是中间价中标，你和俞小鱼却一统口径说取最低价？”

“反正最后肯定只剩下 CCS 和 DX，不是你就是他，总不可能要价格高的那个……当然我也没想到陈总已经透露给你们了，更没想到老曹居然收了回扣，临开标前他突然要求投票表决，最终超过半数的部门经理选了最低价中标……”

哎哟我的天呐，你们两个怎么不去死一死啊！幸好老子善解人意，不然绝对把陈唯璞撕

开花了。

我叹了口气：“还有什么你一起说了吧……”

“也没有其他的了，就是你被关地下车库的事，俞小鱼告诉我说你往城北中心来了让我想想办法怎么把陈总也招来，我就去了工地假装视察进度一直盯着监视器，挺晚了你没出来陈总也还在开会，我问俞小鱼怎么办，他说……他说……”

“他说让你撺掇工程部的早点下班，把我关里头一晚，隔天一早他再通知陈唯璞说我去城北中心就没再回来，让陈唯璞来个英雄救美？”

李曦把头点得和鸡啄米一样：“是的是的是的，你怎么知道的？”

“我知道你妈啊！”我捡起脚边的靠枕按着李曦又是一顿砸，“李二福你是不是脑残？！你是不是脑残？！你脑子有毛病吧？！”

“啊！你别叫我原名啊！哎哎哎！轻点轻点！”

“我就叫！李二福你个王八蛋！你不整死我不罢休啊？我哪儿对不起你了？！你知不知道我被关了一天一夜差点死在里头了！”

“俞小鱼说多关一天能让陈总多心疼你一点！”

“你还敢顶嘴！”

“不敢了不敢了，我知道错了，这不来赔礼道歉了吗？”

“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道歉！”

“那，那你打吧你打吧你打吧！”

李曦眼一闭心一横迎头来挨揍，我当然也没跟他客气，这一顿好打啊，直到我实在没力气了，把靠枕一扔，四仰八叉地半躺在沙发上喘着粗气，李曦在边上嘤嘤嘤嘤，我白了他一眼：“装个屁啊！又不痛！”

他捂着胸口：“心灵上的创伤。”

我说：“你有没有搞错？这句话应该我来说！”

他又屁颠屁颠地挪过来帮我捶肩膀按腿：“智新，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消消气嘛，我这不是为了你和陈总能……”

“你还敢说废话？”我瞪了李曦一眼，他立马闭上嘴，我说，“我和陈唯璞的事我们两个自己能解决，你操那份闲心干什么？你说你把这点精力用在乐乐身上多好？”

“我真知道错了……智新别生气了，你也别把这些事告诉乐乐好不好？”

“生气长皱纹，老子才没那闲功夫。”我又瞥了李曦一眼，其实他也是受害者之一，为爱疯魔病急乱投医着了俞小鱼的道，我说：“我可以不告诉乐乐，但我有两个条件，第一你不准告诉俞小鱼你已经把所有事都说给我听了，第二你不准再跟俞小鱼同流合污，之前的事今天的事我就当从来没发生过。”

李曦感激涕零握着我的手：“智新，你真是个好人的。”

我把手抽回来，像赶苍蝇一样冲他挥挥手：“水果和牛奶留下，你可以先滚了，我要睡了。”

送走了李曦，我无力地飘回房直挺挺地倒在床上，脑子里糊糊捣捣的……手机响了，是陈唯璞：“困了吗？不困我去找你？”

我说：“难得下班早，你快回家休息吧。”

“……你情绪不太对。”

“陈唯璞……”

“嗯？”

“……你会因为我和黄学平庄子乐关系太好而吃醋吗？”

“不会。”

“为什么？”

“我对自己的魅力包括我对你的吸引力，有绝对的信心。”

“臭美。”我被他逗笑了，“我们嘚瑟 boys 可是在无锡三国城桃园三结义过的铁哥们儿。”虽然现在以我为中心出现了三道裂痕……

“你们？桃园三结扎吧？”

“喂！你小心我把你结扎了！”

“哦？你要想清楚，把我结扎了……”他压低声音说，“吃亏的可是你啊。”

我老脸一红：“哎呀！你好烦！”

“好了，不逗你了……”陈唯璞轻笑了几声，慢慢又收起了语气里的笑意，最后他沉声说，“我的独占欲很强，周智新，你的眼里、心里只能装着我一个人。”

我吻了一下话筒，发出一声轻响：“我以这个吻发誓，只有你。你呢？我也是个独占欲很强的人。”

他说：“身立婆娑心植净土，我对你爱重念一，永世不渝。”

我说：“嗯……咱俩画风太不统一了，我演的罗密欧和茱莉亚你演法门寺传奇。”

他说：“哦，那简单啊，周智新，约吗？”

我说：“约！约！约！约！”

陈唯璞是一剂包治百病的良方，无论我多烦恼和困惑，只要他两三句安慰，所有的负面状态立马烟消云散……

第 102 章 其实我很贪心的

第二天晚上这顿庆功宴我全程游离在状况外魂不守舍，心口像被插了根刺，只要看到俞小鱼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浑身难受，总觉得面前这桌菜都被他加了百枯草，哪还吃得下去？另一方面，陈唯璞今天好不容易不用开会不用加班能按时回家，我已经有一天零 18 个小时 45 分没摸到他了，我现在只想和他一起玩他玩我我玩他的成人游戏。

我们这个角落没人说话安静得过分，搁两个月前，只要是公司聚餐酒会最闹腾的就是我们嘚瑟 boys。庄子乐走在最前边挨座找平时看不顺眼的人灌酒，我和黄学平跟在他屁股后面瞎起哄，可现在……我抬头，左手边的黄学平目光呆滞咬着筷子心事重重不知道在想什么；右手边的庄子乐更是愁眉苦脸呷一口酒发会儿呆，呷一口酒发会儿呆；再看看我这副思春癌末期的骚受德行……

我低下头拨弄手机继续和陈唯璞聊天。

陈唯璞问，什么时候散场？

我说，不知道啊，菜还没上齐我已经想走了。

他说，不合胃口？

我说，不是，想你了。

他说，哟？今天这么老实？

我说，因为群众强烈要求想看我们秀波恩爱。

他说，秀的还少？

我说，也是，接下来不给她们看了，不然再过一个月情人节就没东西秀了。

他说，你现在呢专心吃饭，什么时候能走了提前和我说一声，我去接你。

我说，千万别，你那车太扎眼了谁都认识，而且吉哥也难得休息一晚，待会儿我自己去你家。

他说，不许和我讨价还价。

我说，那你说怎么办？

他说，我换辆车，你晚点走。

我说，好好好，要不现在就走吧？

他说，身为一个优秀的员工，公司组织的集体活动尽量要参加，除非你有不可拒的原因。

我说，我有不可拒的原因！

他说，什么？

我说，当然是你啊……

他说，我现在就去接你。

我说，身为一个优秀的领导，刚说教完就自打脸传出去都没有威信了，一会儿见啦。

他说，嗯……你不在的这一小时里我干点什么好呢？

我说，没我你不活了？

他说，不活了。

我说，傻瓜，去打两把战场出来就差不多了。

他说，开你的号进去试试，我还没用冰心下过战场。

我说，去吧，谁喷你了你记下来，我下次喷死他。

他说，我立马换号杀回来。

我说，你玩你的吧。

他说，亲一口。

我说，MUA~大写的。

他说，乖。

刚放下手机，老板和俞小鱼就过来敬酒了，我连忙站起身一手抓一个顺带把还在神游太虚思考人生的庄子乐和黄学平也拽了起来。

老板说：“我身体不好，以茶代酒，大家见谅。”

黄学平说：“忠哥客气了，就是个心意。”

我说：“我的是橙汁。”

庄子乐说：“我干杯，您随意。”

老板感慨道：“你们三个啊，是我最好的员工也是我最好的学生，不过呢……”他指指我说，“这个能干但脾气太差。”他又指着黄学平：“这个聪明但实在是懒。”最后他看着庄子乐：“这个什么都好，就是养不熟，除了工作以外和我零交流。”老板摇摇头：“没一个让人省心的，罢了罢了，人无完人，来，干了，感谢你们这三年来对公司的付出。”

我说：“忠哥，你别这么说……”

老板拍拍我的肩膀：“我叫你新哥好吗？你以后少给我惹点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哦……”我点点头。

俞小鱼上前来，笑眯眯地说：“忠哥以茶代酒，我这杯就不含糊了。”

我看了他一眼，浮在他脸上的那层假笑，说不出的奸戾。

黄学平说：“我要开车，不能喝酒，你也别喝了，一会儿怎么回去？”

俞小鱼直勾勾地盯着黄学平，一挑眉毛：“你送我回去。”

“不顺路啊……”黄学平面露尴尬，微微转头往我这个方向瞥了瞥，我忙磕磕巴巴地说：“不用管我，我……我要去看我姐，她怀着呢，一个多月了。”庄子乐说：“我没开车，先送小鱼总回家黄学平再送我好了。”

我暗道不好，偷偷瞄向俞小鱼，他仍是笑，但嘴角不明显的微微抽搐着，他用他独有的那副温柔体贴的语气说：“先送你回去吧，你看你已经有点醉了。”

“我有点醉了？”庄子乐瞟了俞小鱼一眼，拿起手边的白酒给自己满上，举起杯子对着俞小鱼说，“小鱼总要不要跟我赌一把，试试多少斤白酒才能让我头晕？”

“你刚才已经喝了不少红的了，再喝白的很容易醉。”我想拦住庄予乐，他转头无声地瞪着我，我耸了耸肩，“……你自己把握个度。”

庄予乐回过头朝俞小鱼扬起下巴：“不知道小鱼总肯不肯赏这个脸？”

俞小鱼的表情有些难堪，不过他很快调整了过来：“酒喝多了伤身，大家还是随意好了，我先来。”他用酒杯在桌子上磕了磕，接着举起酒杯喝了一大口，“你们跟上啊，后面还有两桌要敬呢我和忠哥得走了。”

我和黄学平尴尬地笑了笑，嘬了一小口果汁，庄予乐一仰头还真把满满一杯白酒全干了，俞小鱼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乐乐酒量真好。”

庄予乐抹了把嘴角，不屑地说：“一般吧。”

不明所以的直男老板见状居然露出了迷之欣慰的笑容，我说老板你是怎么回事？你不会以为我们在演好同事相亲相爱吧？底下暗潮汹涌都快撕破苍穹了！

老板和俞小鱼终于走开去别桌了，我和黄学平如释重负一屁股坐了下来，庄予乐轻轻一捶桌子也坐了下来。我和黄学平看着他，他转头看着我们，三个人都没说话，又不约而同的各归各位，庄予乐自酌自愁，我低头玩手机，黄学平咬筷子。其他人都开开心心的，只有我们三个人表情迥异格格不入。

憋了一小时，终于熬到散场了，我像做贼一样溜到无人的楼道打电话给陈唯璞，再三叮嘱他换辆不显眼的车来，切记，不显眼，滥大街。他信誓旦旦地说：“没问题，我已经搞定了。”我说：“爱你。”他说：“这句不算，待会儿当面再对我说一遍。”

等到人都走的差不多了我才下楼，俞小鱼还站在酒店门口，他看到我下来了，故意拿出手机打电话：“出来了吗？我就在门口……嗯……周智新。”我想趁这空档绕过他出去，他却喊住了我。

“哎？”我悻悻地收回脚，转身，“小鱼总嘛事儿啊？”

他走到我面前，柔声问：“真的不用黄学平送你吗？”

我起了一背脊鸡皮疙瘩：“不用，我姐住得远太麻烦了，咦？乐乐呢？”

“和黄学平一起去车库提车了。”

“哦，我先出去打车了再见！”不想跟他纠缠，我怕说着说着压制不住怒气大嘴巴抽他，不等他回答我调头就走，躲到昏暗的角落里看着俞小鱼上了黄学平的车，直到他们完全消失在我的视野里我才出来，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站在路边望向路口自言自语：“陈唯璞怎么还不来啊……”

这时一辆白色的雅马哈小绵羊停在了我边上，车主还对着我按了按喇叭，我以为我挡人家的道了，瞥了他一眼往后退了两步。车主继续按喇叭，我的脾气就上来了，转身刚要开骂：“嗨！我说……”

“你想说什么？”眼前这个年轻英俊的我再熟悉不过的男人笑着问我，“小哥你打不到车吗？我载你一程？”

“你……”我指着他的头移到脚，羽绒服牛仔褲板鞋……陈唯璞是不是跟我混久了连穿着打扮都被我同化了？我说：“你怎么穿成这样？”

他理所当然地答道：“骑电动车很冷的。”

“所以你怎么骑了辆电动车？”

“不是你要求的吗？不显眼，滥大街，小绵羊总该符合这两个标准了吧？”

“这辆小绵羊哪儿来的？”

“刚买的，你看牌照还没上。”

我上前拍了他的肩膀一下：“你就不能买辆普通的电瓶车啊，万把块钱的小绵羊，哪儿不显眼了……”我又拍了他一下，“哪儿滥大街了？”

他伸手捏了捏我的脸：“你管那么多呢？还要不要我带你回家了？”

“嗯！当然！”我贼笑着点点头。

他一扬下巴：“来。”

我跨上车后座，抱着陈唯璞的腰：“开路！”

他说：“你抱紧了。”

我说：“死都不放手。”

小绵羊开动了，电动车的车速嘛，大家都懂的……陈唯璞叹了口气：“这种兜风方式不太对劲，应该把我老家那辆 YAMAHA R1 骑来。”

我说：“杭州市区禁摩托车的，被抓到了别说 R1 了就算 R1 五十周年纪念版照样给你没收了。”

“这么凶残？那你将就一下，我以后只能骑这辆来接你了。”他轻笑着说。

我把脑袋靠在他肩上：“无所谓啊，只要身边是你，我什么都无所谓……”

他说：“下次换辆自行车？”

我掐了他的腰一把：“我怎么也快 130 斤了，累不死你。”

他说：“太小看我了，背着你走回去都没问题。”

我心头一暖，抱得更紧了。

他问：“你怎么不说话？”

我说：“感动得快哭了。”

“我的周智新真是孩子脾气，好容易满足。”

“不啊。”我轻声说，“其实我很贪心的，我想要你剩下的那大半辈子，我想要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他愣了愣说：“……除此之外我也没别的可以给你了。”

车颠簸了一下，把正在深思熟虑怎么回答他的我吓了一跳，脱口而出一句杭州话：“荷色耨耨的！”

他微微侧过头：“你说什么？”

我说：“荷色耨耨的。”

“什么意思？”

“吓死宝宝了。”

“再用杭州话说一遍。”

我贴在他耳边一字一顿地说：“荷！色！耨！耨！的！”

他笑得露出一排大白牙：“周智新，你真可爱。”

“哼，这种事还用得着你告诉我。”我将下巴搁在他肩上，抬眼看向前方，渐渐我就笑不出来了，我忙坐直身子拍拍陈唯璞的肩膀，“哎哎哎，这是哪儿？”

他若无其事地说：“不知道啊。”

我问：“你想带我去哪儿？”

他说：“回家。”

我怎么把他是个超级大路盲这件事给忘了，我说：“你家在反方向你知道吗？”

“是吗？”

“是吗？！哎，你沿着这条路来，你再沿着这条路接着往前走？要开上高速去温州啦！”

他说：“哦，也对。”

我说：“你刚才是怎么来的？”

“开着手机导航。”

“那你现在怎么不开？”

“你抱着我的腰，手机被你压着了……现在怎么办？”

“回头啊大哥！”

第 103 章 你已经是最好的礼物了

陈唯璞说他以前孤家寡人一个所以对下班回家这种事半点也不积极，现在有我了，他要多抽点时间陪我。我说，赚钱男人不顾家，顾家男人不赚钱，没有人能面面俱到，相比起来还是赚钱最重要。于是他很听话地……把所有能带回家的工作全带回了家，还美其名曰：即赚钱又顾家。然后他的书房就变成了我们约会的固定地点，他干活，我霸占他的笔记本玩游戏。

这天一上线，我发现我的小冰心有点不太对劲，装评掉了不少连属性都降了，是换错马了？还是没激活珠子？左看右看上翻下翻……知道真相的我眼珠子掉下来，我猛地抬起头瞪着陈唯璞，他正坐在我对面写总结，感觉到了我的视线，他面不改色地问：“怎么了？”

我说：“我孩子呢？”

“你还有这功能？”他扶了扶眼镜看我一眼接着忙自己的。

我把笔记本扔到一边，站起身三步跨到他桌前：“我冰心号的孩子呢？”

他停下手里的事，身子往后一靠将他坐着的椅子挪远了点，对我一挑眉毛：“过来。”

“不是……我问我孩子呢？”我气冲冲地走到他边上，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腕一把将我拽进怀里，“哎！你干嘛啊……”我坐在他腿上扑腾了两下没挣开他的手臂，只好掐了他的大腿一把出气，“耍流氓也没用，我孩子呢？”

他说：“扔了。”

“对啊！所以你扔我孩子干嘛？”看他一脸无辜的样子，我差点要上手挠他脸了。

“虽然你的前任对我构不成任何威胁，但看到那个孩子的父亲一栏写着别人的名字，我似乎隐隐约约有点，不对……”他摇摇头，“是非常不爽。”

“你啊，真是……”听完他这番话，我倒挺爽的，立马就不生气了，还调戏他说，“我那号还和别人结过婚呢，你要不干脆拆了它，亲手再帮我练一个起来？”

“嗯……”他想了想，“有道理。”

“有道理你个头！”我抽出胳膊，抬手一戳他的额头，“那我现在怎么办？没孩子了！我大概是全服唯一一个没孩子的粉翅膀！”

他一本正经地说：“那还不简单？我们结婚生一个。”

我愣住了，盯着他的双眼：“……你认真的？”

“我像是在开玩笑？毕竟我连孩子的武器都准备好了。”

“那是你准备的吗？是拿我的军姿买的！”

“对哦，这么说来你还自带嫁妆了？”

我顿时老脸一红别过头去，小声骂道：“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你还会害羞的？”陈唯璞伸过手来掰我的脸，“让我看看是不是脸红了。”

“哎呀，你好烦啊！”我拍开他的手转回头对着他说，“你这是求婚的态度吗？”

“哦？要单膝下跪吗？”

“哎……还是和你说正经的吧。”我抱着他的脖子，“我很担心……”

“担心什么？”

“你要想清楚了，一个不当心我们真的会被挂上论坛 818 的，我屌丝一个被 8 了没事，可你……”

“我？我就更不用你担心了，我一直独来独往，除了你以外连个暧昧对象都没有，只要原小草管好她那张嘴别乱说话。”

“不光她，剁椒鱼头他们不都知道你的身份吗？”

陈唯璞轻轻拍着我的后背：“有江帆管着，没人敢多嘴。”

“啧……”我叹了口气，“……我现在特后悔，早知道少拉点仇恨了。”

他凑过来亲了我的脸颊一口：“游戏嘛，快意恩仇，难道受了委屈还不出声吗？”

我嘟哝着说：“一般都是我让别人受委屈……”

“……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会被你捏着玩，那是他们没用。”

我被他逗笑了，用身体轻轻撞了他一下：“我发现你三观非常有问题啊。”

“不是你说的吗？亲友团都三观不正，更何况我还是你男人，还有……”他轻声说，“你再别乱动了，一会儿擦枪走火就麻烦了，我还有事没做完……”

“死变态！懒得理你……”见他没松开我的意思还笑嘻嘻地盯着我看，我说，“放手啊，我玩游戏去了。”

“你还没答应我。”

“什么？”

“结婚。”

“……等我再观察那群敌对几天。”

“好的，给你一晚上时间。”

我白了他一眼：“你结婚狂啊？警告你别偷偷摸摸又趁我不注意把婚结了。”

“智新……”陈唯璞收起了脸上的笑意，将下巴搁在我的肩头。

“怎么了？”我抬手抚上他的脸，“卖萌装可怜都是行不通的哟。”

他沉声说：“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给你一个婚礼……我想至少先在游戏里完成这个夙愿给你一个承诺。”

“我怎么会不懂呢？要不……我们转服走吧，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你舍得你那群朋友？”

“不舍得。”

“对啊，我也不忍心看你为难。”

“……结婚这事让我再考虑两天吧。”

“你还是早点答应，不然倒霉的是你。”

“我倒什么霉？”我诧异地看着他。

陈唯璞死皮赖脸地说：“没孩子你连战场都不能下。”

我捏了捏他的脸：“你套路玩得很溜嘛！”

“和你学的。”他转过脸作势想咬我的手。

“闲的你……”我笑着推开他的脑袋，挪开他的爪子站起身，“这位同学你该写作业了，下周一交不上来出去罚站。”

“Well.”他耸了耸肩，冲我暧昧地笑了笑，接着写他的总结。

真幼稚。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出来不怕大伙儿笑话，第二天我就同意和陈唯璞结婚了，一是因为没孩子真的不方便；二是因为……做喜当爹拉猪的时候他杵在 NPC 边上死活不肯转圈，我被三只野猪撞得七荤八素欲死欲仙，只好抓着他的胳膊求他：“大哥！你快转圈！快转圈啊！再不转圈我要打你了！”

他扫了我一眼：“你打得过我吗？”

“打不过，打不过，你快点转圈！”

他转头，托着下巴，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你嫁不嫁？”

我一咬牙一跺脚：“……嫁！嫁！嫁！嫁！嫁还不行吗？！”

然后就变成这样的然后了……那么丢脸的事大家就当没看到吧。

陈唯璞得意地笑了：“你要总这么听话就好了……叫声老公我听听。”

“呵呵。”我冷笑两声，斜眼看他，“老公。”

他没反应过来，眨眨眼：“哟？突然开窍了？我好不习惯。”

我拿起手边的靠枕就砸他，咬牙切齿地说：“不是你让我叫的吗！”

陈唯璞笑着抢走我的武器，勾了我的脖子将我揽进他怀里，他亲了亲我的头顶，低声说：“哎……能这样和你在一起，真好。”

“嗯。”我点点头。

“啊……你快被猪拱死了……”

“啊？！”我一把推开他，“我以后不带你喜当爹了！”

婚结得很低调，谁都没通知，还特地挑了个没熟人在线的工作日，下午两点我以工作为理由跑来陈唯璞的公司找他，把办公室门一关，我们像做贼一样一人一台电脑偷偷摸摸登录游戏，陈唯璞问：“需要多久？我一小时后还有个会。”

我说：“不知道，动作快点吧。”

他说：“怎么结的？”

我说：“新改版的我也不太清楚，按流程走吧，选择不发送系统公告及好友通知就行。”

他说：“好。”

过程我不多累述了，嘴上说要抓紧时间，两个人打打闹闹嘻嘻哈哈花了 50 分钟才搞定，终于领了证，我和他都松了口气。不过没剩太多时间给我们感慨人生，我急急忙忙关了电脑背起包就往外走：“你快准备开会，我也得先回公司了，还有点事没做完。”

“智新。”陈唯璞喊住我。

我转头：“嗯？”

他低着头走到我面前，轻轻托起我的左手，从他身后拿出一个金色的手镯，我一眼认出是卡 X 亚 Love 系列。

“我突然发现我骗了你一堆军姿、拿了你一瓶白酒还收了你一部手机，我却还没送过你任何东西，这种日子必须要表示一下……”他抬眼冲我笑了笑，帮我把手镯戴上，“我买了一对，和你一人一个，内侧刻了咱俩的名字……其实本来想买戒指的，但吃不准你的尺寸，下次再补给你吧。”我愣愣地看着他，他一歪头，问：“你不喜欢？”

我说：“……喜欢。”

“那你还这幅表情？”

我摇摇头，扑过去抱住他：“……被感动的。”

他揉揉我的脑袋：“傻瓜，至于吗？一个小礼物而已。”

我说：“你已经是最好的礼物了啊……”

我和陈唯璞相恋的两年里，在经济状况这方面他一直非常照顾我的感受，很少会送异常奢侈的礼物给我，也不许我买超过我能力承受范围的东西给他，他不停向我传达着“爱情至上”的信息，让我逐渐忘却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也都是过去的事了。

第 104 章 我很爱很爱那个家伙

“过来看我怎么给你升级把满属性的针。”

“你是托吗？想要满属性就能有满属性？”我挽着陈唯璞的胳膊靠在他身上，看向他的电脑。

“洗呗。”

我用下巴蹭了蹭他的肩头：“反正是给孩子的，凑合能用就行。”

他转头眯起眼盯着我：“……把针升级了就下了吧。”

我对上他的视线：“这才几点？下了干嘛？”

他凑过来贴在我耳边轻声说：“你猜……”

“不！行！”我拨开他的脸，义正辞严地警告他说，“你明天早上 5 点就要起床，今晚 10 点半必须睡觉。”

“睡不着怎么办？”

“好办，我直接一巴掌抽晕你。”我想了想，说，“为了以防万一，我今晚回家睡。”

“你不陪我了？”他一手将我揽进怀里，“你别回去了，不然我明早肯定起不来。”

“我已经帮你订好闹钟了。”

“不是你叫我起床，我起不来。”

我嫌弃地说：“你过去那二十多年里是怎么起的床？”

他很干脆地回答：“忘了。”

“到点了我打电话叫你起床总行了吧？”

“不行……”他抱着我晃来晃去，“你不在我睡不着，睡不着就起不来，起不来就赶不上飞机，赶不上飞机生意就泡汤了，生意泡汤了我只能帮咱妈卖彩票去了。”

我诧异地瞪着他：“你怎么还惦记着我家的彩票机？”

“智新……”说完他皱起眉一言不发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我顿时就心软了：“好吧好吧好吧，你晚上老实点。”

“嗯。”他得意地笑了。

我捶了他胸口一下：“居然学会撒娇了，谁教的你？又是陈唯瑄……”那老王八犊子？

“不是，这回是江帆。”

“哈？他？死煤老板……”我推开陈唯璞坐直身子抱起笔记本，“你别管我，继续升级针。”

“你想干嘛？”

“密语骂他！”

“智新……”

“你别拦着我啊，我今天非喷死他不可，都教了你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虽然陈唯璞撒起娇来蛮可爱的。

“有件事，我考虑了很久，还是决定要告诉你。”

“什么？”毫无预兆的，陈唯璞的语气变得异常严肃，我也紧张了起来，转过头不解地看着他。

他抿了抿嘴唇：“今天早上的例会，集团对工程部因工作失误导致非工作人员被关在地下车库一天一夜这件事的处理结果出来了。”

我指着自已：“我那件事吗？”

“对……其实你脱险后第二天我就已经上报了，当天展开的调查。”

我不禁为李曦捏了把冷汗，只好装作毫不知情：“查到了什么？”

“当晚工程部的值班人员玩忽职守，清场不够彻底还提早了十五分钟封锁工地，据他所说……”陈唯璞顿了顿，“是因为李曦约了他吃宵夜，李曦对这件事也直认不讳，你和他关系不错，所以我一直没告诉你。”

妈呀，没想到还是东窗事发了，“啊哈哈，没想到是那个王八犊子干的好事。”我假笑了两声，问，“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两个人各扣半年绩效奖金，记大过一次。”

我忙说：“他们也不是故意的，不用罚这么重吧？”

“这不是在开玩笑，如果那天被关的是别人而且很不幸地没人发现他呢？……他真的会死。你肯定知道那对一个还没交付的楼盘来说是何等致命的打击？”陈唯璞握住我的手，感慨道，“生意赔了就赔了吧，可人要是没了……他的家人、爱人该怎么办？”我怔怔地看着陈唯璞，他抚上我的脸，“我已经体会过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了，我不希望这种事故再发生第二次，你明白吗？”

“嗯……”我点点头，“我懂。”

陈唯璞突然笑了：“那天我刚知道的时候真想冲过去掐死他们两个。”

我拍拍他的手：“都过去了，算啦，我这不好好的嘛。”还得谢谢他们让我体会了一把死里逃生，才让我想通了，管它未来是好了是坏，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想亲吻拥抱我的爱人。

陈唯璞轻声说：“找个机会揍李曦一顿出出气怎么样？”

我说：“行啊，等他上线了你就不停点他切磋，往死里削他。”

“哦，我先把针升级了再说。”陈唯璞放开我的手，转身回到电脑前，把他的腿往我腿上一架，“你有那闲功夫喷他煤不如帮我捶捶腿，我今天在工地走了一下午，累死了。”

我重重捏了他的大腿一把：“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矫情啊！”然后口嫌体正直的帮他捶腿。

过了一会儿，陈唯璞说：“你来，这个属性可以用了吧？”

我凑过去看了看：“可以了，就它吧。”

“要不要再洗一手？”

“不用。”

陈唯璞转头啄了我的脸颊一口：“宝贝儿，帮我冲杯咖啡，多奶少糖。”

“不去！”我把脸凑过去，“除非……再，再，再亲一口。”

陈唯璞看了我一眼，紧接着一个蜻蜓点水般的吻就落在了我的唇上，他说：“别忘了给自己热杯牛奶。”

“嗯！”我立刻起身蹦蹦跳跳去了厨房，知心正趴在厨房门口睡觉，我蹲下来摸摸它的脑袋小声说：“我现在不能告诉任何人，只能偷偷告诉你，我很爱很爱里面那个家伙……”知心睁开眼舔了舔我的手，接着睡。嘿，这只太监猫跟我真挺像的。

等我端了咖啡和牛奶回来，陈唯璞已经把天音风荷动转成了孩子装备还砸了 18 钻，我目瞪口呆指着系统公告：“你一个雷钻上的 15？”

他说：“是啊。”

我生无可恋地看着他：“你还真是托啊……”

他不以为然地说：“人品这种东西，全看脸。”

“挺有说服力的，可是我已经准备好红钻了。”

“砸你的装备。”

“也对。”我就把包里的三颗红钻全砸在了副手上，系统刚刷完，门派频道里几个以前的敌对就指桑骂槐酸开了。

A 说：“你们说现在这个世道是怎么了，女人跟女人抢男人就算了，男的还跟女的抢。”

B 说：“你抢的过吗？你有人家能耐大吗？”

A 说：“那是比不过的，人家毕竟身经百战经验丰富，这才几天啊，又是孩子武器又是砸两个 18 钻，出大翅膀只是时间问题。”

C 说：“有什么了不起的？像我这种自力更生没花过男人一分钱的女汉子根本看不起那种人。”

这三个我认得，全是剁椒鱼头的人。

不明所以的吃瓜路人 D 问：“谁啊，你们在说谁啊？”

A 说：“你不会看系统公告吗？”

B 说：“不看系统公告也能猜到，除了 S 服一枝花还能是谁啊？”

C 问：“什么花啊？”

B 说：“不知道被多少男人采过的野菊花咯~”

A 说：“可羡慕死我了，怎么没男人为了我不惜和势力主反目成仇脱离势力呢？”

B 说：“你豁得出去千里送吗？”

小稻说：“你们三个嘴巴放干净点。”

A 说：“做得出来还怕别人说？”

小稻说：“明明没做过的事你到处乱说不怕烂舌头？”

B 说：“没做过？芷莘在线的吧？我们来一件件问问他到底有没有做过？第一件事，他是不是跟娇娇抢过璞玉？”

C 说：“芷莘怎么不说话？在线不敢出来承认？”

B 说：“璞玉前脚脱离了势力后脚就跟他一起进了同个中立势力，他敢说璞玉不是为了他？”

A 说：“就十分钟前的事，璞玉升级了一把天音风荷动还转成了孩子武器，又上了 18 钻，芷莘敢说跟他没关系？他把自己的副手也上了 18，他敢说那几个钻不是璞玉给他的？我们烂舌头？他烂菊花还差不多，不知道被几个男人上过了，真恶心！”

我托着下巴看着她们一唱一和往我身上泼脏水，按我以前的脾气早就开喷了，我不主动喷妹子不代表我不会正当防卫，过不过激全视我的心情而定。可是现在……我偷偷瞄了陈唯璞一眼，我不想把他牵连进来，不想别人越扒越深去探究他的身份背景，不想给他添麻烦，不想让他觉得和我在一起是种负担，我只能生生咽下这口恶气装作没看到。

这时 E 跳出来说：“凌迟警告过整个联盟，谁再明里暗里八卦芷莘跟璞玉的事就是和他作对，你们菜场的是想被踢出联盟被酷刑设为敌对？”我也认识 E，她是酷刑的元老之一。

A 说：“你这是威胁我们咯？”

E 说：“不是威胁，是最后通牒，你们不信可以再说一句试试。”

她们三个沉默了……

E 说：“我再告知各位不管是敌对还是联盟的朋友一声，凌迟说了，谁想被打出 S 服就继续八卦芷莘和璞玉。”

整个门派频道都沉默了。

我轻轻叹了口气，心里说不出的委屈……

陈唯璞问：“怎么了？”

我说：“没什么，心疼钱……”

“钱赚来干嘛用的？”

“花的。”

他笑了：“你知道啊，那还心疼什么？”我没说话，往他怀里一钻抱着他，他摸摸我的脑袋说：“不用心疼成这样吧？”

我摇摇头。

他说：“饿了？来把牛奶喝了。”

我摇摇头，坐直身子：“没事。”

他说：“哦，是精分的毛病又发作了。”

我想，如果陈唯璞只是个普通红翅膀的话，剁椒鱼头还会喜欢他吗？

第 105 章 家的感觉

“智新……”陈唯璞轻轻喊了我一声。

“哎？”

他尴尬地说：“我突然发现，孩子好像只能裸着交易……”

“……哦！”我一拍脑袋，“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我和他无奈地对视了几秒……“哈哈哈哈哈！”接着一起笑得前仰后翻，陈唯璞摇摇头：“我没结过婚不知道，你怎么不提醒我一声？”

我擦掉眼角笑出来的泪花：“时间一长，我也忘了，现在怎么办？要不要找客服申请误操作？”

他说：“不用，干脆我也养个冰心孩子，正好我有匹全疾的马，到时候用金牛御灵化一下，战场遇到彪悍的云麓我就怒切孩子怒切马。”

“可以哦，还能扛本。”这个 flag 立得挺好，后来我们抢丹青山首杀全靠陈唯璞遛怪扛 boss。

那刚才那几个敌对怎么回事？单身狗羡慕嫉妒恨还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喷？搞半天针是给他自己用的，我小声嘟哝了句：“我岂不是白挨一顿喷？”

陈唯璞问：“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我回过神来：“没什么没什么。”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立马端走了我的笔记本，我慌忙伸手去抢，“你拿我电脑干嘛？还给我……”

“不许闹。”陈唯璞一手抓住我的手腕，另一只手滑动鼠标翻看冰心门派的聊天记录，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我小心翼翼地说：“别看了，一群妹子聊减肥美容你又不感兴趣……”

“你很感兴趣吗？”

“呵呵呵，一般，一般……”其实还挺感兴趣的。

他沉声问：“为什么不喷回去？”

我怯生生地说：“事情闹大了不太好。”

他转头看着我：“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避开他的视线：“就是怕对你不太好……”

“周智新。”

“干嘛呀……”

“你看着我。”陈唯璞挑起我的下巴，“我再问你一遍，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直视着他的双眼：“不想给你添麻烦。”

他柔声说：“没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作为你的男朋友，保护你是我的责任和义务。以后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你都要告诉我，而且是第一时间告诉我，听到没？”

“听到了。”我一脑袋扎进他怀里，假哭了几声，“呜呜呜呜，他们不要脸欺负我！你要帮我出头啊！”

“宝贝儿，你这演技也太糟糕了。”

我一下一下捶着他的胸口，小声说：“我是真的很委屈……”

他揉揉我的脑袋：“我不会让你再受一点委屈。”

“嗯！你要说话算数啊！”我点点头，“就是没想到你煤还挺讲义气的……”

“他勉强算干了件人事。”

“你煤是个好人，我以后不骂他了。”

“他？好人？是我事先威胁过他了好吗？”

“什么？”我抬起头，“……你威胁他了？”

“不然他能有那么好心？”

我觉得非常好奇，忙坐直身子：“你你你你怎么威胁他的？”

“那个大老粗存了点私房钱在我这让我帮他投资理财，他要是敢放任他们联盟的人多嘴多舌，我不光会把他偷偷存私房钱的事告诉楚楠，我还会把他的钱全部败光。”

我扒着陈唯璞的肩膀：“大哥！我太崇拜你了！”

他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至于论坛那边，我已经和我的心易客服打过招呼了……人民币玩家的特权，你懂的。”

我使劲点头：“懂！懂！懂！”

他刮了我的鼻子一下：“现在安心了？”

“安心了，老子要喷回来！”我伸手去搬笔记本，陈唯璞搂住我说：“明天再喷，针也升级完了，该，睡，觉，了。”他着重加强了后面那四个字的语气，我白了他一眼：“你老实点，不然就睡地板。”

“这么冷的天，你忍心吗？”

我仰起头亲了他的下巴一口，轻声说：“忍心啊，慈受多败攻，不用对你太好……”

“看来不教育你一下是不行了……”陈唯璞佯装不悦地摇摇头，他站起身一把将我抱起来扛在肩上，“啊！关电脑！先关电脑！”我挣扎着说，“游戏还没下呢！”

他说：“无所谓，不管它了。”

我瞥了眼显示器，正好看到剁椒鱼头发了一条天下，我忙说：“等等！等等！”

“又怎么了？”

“快放我下来！”

“不放。”

我拍了他几下：“你快看！快看！剁椒鱼头发了一条天下，不知道说了什么！”

陈唯璞愣了愣，把我放了下来，我弯腰凑到显示器前……

【天下】剁椒鱼头：你知不知道，我每天看着你们两个同时上线同时下线我的心有多痛。她这个天下发的真及时，刚安静了不久的冰心门派又炸锅了。

【天下】剁椒鱼头：你知不知道，只要你在线，我每隔五分钟看一次你的位置，然后满地图找你，你的身边都有他，他的名字他的身影很刺眼。

陈唯璞揽过我的腰，我就势坐在了他腿上。

【天下】剁椒鱼头：你知不知道我强忍住主动找你聊天的冲动忍得有多辛苦，我以为你会在乎我，哪怕一点点，可是你却再也没和我说过一句话。

我转过头怀疑地看着陈唯璞：“你有没有撩过她？”

陈唯璞满脸诧异：“我和你一样，天生的同性恋。”

“那你到底有没有和她说清楚？”

陈唯璞无奈地一扯嘴角：“说了。”

“怎么说的？”

“非常感谢她的抬爱，十分抱歉我个人原因不喜欢女生，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和精力了，她适合更好的。”

“这道题你能得满分啊，她怎么还这样？”

陈唯璞问：“你懂女人心吗？”

“不懂。”

“我也不懂。”

我挠了挠头：“还是我来吧，我找她好好谈谈。”

“这事我自己解决。”

“我看你也不像擅长劝解女人的样子，最多就把刚才那番话再重复一遍。”

“我惹的事，我自己解决。”他很坚持。

“你又开始跟我犟了？”

他摆摆手，指指电脑，我回头一看……

【天下】凌迟：你有完没完？一点事嚼破了几天了？私底下不能解决非要上天下丢人现眼？还有另外两个当事人，明明在线却装死，算什么爷们儿？速度来酷刑的 CC，有什么事你们三个今天面对面给我说清楚，以后别再纠缠来纠缠去了。

【天下】凌迟：其他人都不准八卦这件事，否则后果自负。

我问：“去吗？”

陈唯璞说：“去吧。”

“就用你的 CC 好了。”我打开小浣熊，“密码多少？”

他将下巴搁在我的肩上：“你的生日。”

“嗯？”我耸了耸肩，问，“干嘛设成我的生日？”

“好记。我的 QQ、CC、CC、微信、和手机密码全改成你的生日了，以后要用自己上。”我怔怔地看着键盘，他笑了笑说，“我对你已经没有秘密可言了，我没信用卡，要不把工资卡也交给你？”

“这事以后再说，从现在起你别说话。”我一挥手，开着陈唯璞的 CC 进了酷刑的联盟频道。

这个男人是我的，我好不容易才和他在一起，老子今天一定要让剁椒鱼头死了这条心。

煤老板把我拉到最底下一个上锁的房间，只有我们三个 CC 在，煤老板问：“还有一个呢？”

我开麦说：“他不在，我来也一样。”

煤老板说：“是你啊？……也行，你们谈吧，出了这个频道以后井水不犯河水，我先上去了。”

我说：“好，谢谢。”

煤老板走了，只剩下我和剁椒鱼头，确切地说是我、陈唯璞和剁椒鱼头。

剁椒鱼头问：“他的 CC 怎么是你上的？”

我说：“你说呢？”

她说：“我不想跟你谈，我只跟他谈。”

我说：“他今天不在。”

她说：“那就不用谈了。”

我说：“你不愿意和我谈是你的事，但我有件事必须跟你说清楚。”

她说：“你滚，我不要听。”

我说：“你爱听不听，可我还是要说，和所有人猜的一样，我和他是在一起了，不光游戏还有现实，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而且不管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我都要跟着他一辈子，你现在的所作所为让我们很为难，算我求你了，成全我们好吗？”

她说：“你很得意是吗？你觉得你赢了是吗？”

“感情不是战争，没有输赢，只有爱或不爱。我能得到他的爱……”我握住陈唯璞的手，“是我的幸运，我珍惜这份幸运，没什么好得意的。”

她说：“哈，秀，你接着秀啊，他对你很好千依百顺温柔体贴？你很开心吧？我可是听煤老板说过的，他对每一任男朋友都一样，你以为你是独一无二的？你醒醒别做梦了！他为你做过的那些事也全部为其他男人做过！习惯而已！”

陈唯璞急了，他刚要说话，我捏了捏他的手示意他别出声，我说：“我知道，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最后我发现我无所谓，只要他现在最爱的人是我，未来最爱的人也是我，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何必在意呢？”

陈唯璞紧紧地抱着我，我抬手摸了摸他的脸。

剁椒鱼头沉默了很久，她突然哭了：“芷莘姐姐，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他，你一定也知道到我的感受，你能不能把他让给我？”

我说：“抱歉，不能，他不是物品，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把他让给任何人，除非他不要我了。”

陈唯璞在我耳边用只有我和他能听到的音量说：“就算你不要我了，我也会缠着你缠到死。”

我用嘴型告诉他，一起死好了。

剁椒鱼头哭得更伤心了：“你就当看我可怜，让他分一点时间给我，一点点就行，你不在的时候让他陪我说说话我就很满足了。”

“娇娇，你别说了。”陈唯璞把麦克风移到他面前，“我接下来的话可能会很残忍……我的世界被周智新填得太满已经没有空余的位置了，装不了你，也装不了其他人，你何必强我所难呢？”

剁椒鱼头问：“真的一点机会也不给我吗？”

陈唯璞说：“还我们一个清静吧，你再纠缠不休，我们只好双双卖号离开这个游戏了。我还是那句话，感谢你的抬爱，我非常抱歉，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

剁椒鱼头又不说话了，只能听到她断断续续的啜泣声，我说：“娇娇，别哭了……”

她厉声骂道：“好！我成全你们！我不仅要成全你们，我还要祝你们两个早日得艾滋死无全尸！”说完她下了CC，连游戏也下了。

我和陈唯璞面面相觑，我说：“我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他说：“她对你做的事更过分，我也不能跟她一个小姑娘计较什么……”

我说：“算了吧？”

他说：“算了。”

我以为我和剁椒鱼头的爱恨情仇能在这天告个段落，她刚消停了几天不知道哪根筋又搭错了卷土重来，加了我的CC好友发了一堆她所谓的她和陈唯璞的聊天截图给我，内容大致是“陈唯璞”说我脾气差又任性已经受不了我了balabalabala的各种吐槽，我实在没眼看了，我说：“娇娇，我真羡慕有两个CC号的人，先不说我能上他的CC，你要造假也用点心呗？一看就知道这些话不是他说的，陈唯璞是个严谨到不会用错标点符号的人，你要不要把你这个拿三颗句号当省略号用的习惯先改改？”她被我气跑了，删了陈唯璞的好友。

第二天一早陈唯璞没吵醒我，悄悄起床走了，留了张纸条给我。他说他坐晚上6点的飞机回来，大概7点能到家，让我等他一起吃晚饭。我亲了亲纸条，心情大好，蹦蹦跳跳上班去。

这天同组一个制图妹子迟到了，她失魂落魄地走进办公室，一坐到位置上就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我们全围了过去问她怎么回事，她絮絮叨叨边哭边嚎说了一大堆，我终于听明白了：她男朋友劈腿了，小三是渣男的同事，那个小三天天带爱心便当给渣男吃，渣男觉得无法再拒绝小三的爱就和制图妹子提分手了。

女同事们七嘴八舌地劝她，幸好没嫁给渣男，不然你就毁啦，下回长点心，拿小三的手段对付男人，男人还会被小三抢走吗？（这句是真理！我必须再提一遍，敲黑板，不管有对象没对象的姑娘们都要记住！）我们几个臭老爷们儿又不好说什么，就回了自己的座位，我若有所思地百度了几份菜谱，一下班直奔超市，幸好老子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所以当陈唯璞一回到家看到满桌子的菜时，他目瞪口呆：“都是你做的？”

“必须啊。”我屁颠屁颠地拽着他的胳膊让他坐下，夹了块糖醋里脊塞进他嘴里，满怀期待地看着他，“好吃吗？”

他点点头：“好吃。”

“没想到吧？”

“真没想到，我们家智新还会做饭。”

我捧着我的小圆脸：“当然啦，你别愣着，再试试别的。”

“好。”

盯着他把所有菜都尝了个遍，我说：“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就做了最家常的。”

他说：“我不挑食，都好吃。”

“你吃你吃，工作一天辛苦啦~”他就看着我一直笑，一直笑，我说，“吃饭啊，你笑什么？”

陈唯璞放下筷子，感慨道：“原来……家是这种感觉。”

“那啥，我……以后一有空就做饭给你吃吧？”

“我们一起下厨。”

“嗯！”

“吃饭，吃完吃你。”

“……我觉得你以后还是滚去食堂吃吧。”

第 106 章 算见家长吗？

后来陈唯璞问过我，是不是真的不在意他的过去。我说：“你不在意我的我也不在意你的，但要是让我发现你对前任比对我好，我就打断你大腿。”

他说：“太好了，我不会变成残疾人了。”

我问：“你煤在你那存了多少钱？”

他说：“八百万左右。”

“让他亏个五十万，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乱说话。”

“有道理。”

出乎我意料，俞小鱼没再使坏，剁椒鱼头也没再作妖，我和陈唯璞终于过上了谈恋爱没羞没臊玩玩游戏脸皮不要的性♂福生活，虽然我没正面承认，但大家似乎都已经猜到了我和他的关系，同事们偶尔会揶揄我几句，我只能装作不明所以尴尬地笑笑敷衍过去，其实心里早乐开了花。

转眼到了年关，2014 年的除夕特别早，1 月 30 日。

我这几天就像来了大姨丈一样，没来由的非常暴躁一点就着，黄学平问我要不要喝点太太口服液，庄子乐更直接，悄没声息地往我面前摆了两盒静心，气得我二话不说掀了桌子。在外逮谁挠谁，一下班我就粘着陈唯璞挂在他身上蹭来蹭去不肯撒手，他也觉得我最近很奇怪，终于忍不住问我：“你怎么跟知心一样大冬天的发春？”

我说：“它又没生育能力，发什么春？”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猫也有尊严，被它听见了又要往你的拖鞋上撒尿。”

“哎呀，你别说了……”我把脑袋埋进陈唯璞的臂弯里，“我烦着呢！”

“怎么烦了？和我说说。”他揉揉我的脑袋，“你不说我没办法帮你解决。”

“不知道，就是烦！”

他柔声安慰我说：“是不是最近太忙了？再过一个星期就能放假了，熬一熬吧，乖。”

“你们放几天假？”

“十天。”

“啊！”我一声惨叫，疯了一样用脑袋撞他的胳膊。

“哎哎哎，有话好好说，你又怎么了？”陈唯璞把我扶起来坐正，捏捏我的脸，“张嘴我看看，是不是误食了猫粮了？”

“才没有！”我哭丧着脸，“我现在终于知道我这几天为什么这么暴躁了！”

他好奇地打量上下我：“为什么？”

我瘪着嘴，可怜兮兮地说：“过年你就要回家！这一走就是十天！十天啊！我怎么办！”我伸手掐他的胳膊，“十天啊！看不到你！摸不到你！”

“嘶……”陈唯璞吃痛，一把握着我的手按在他胸口，“我看你是被狗咬了。”

“被你咬了！”

“我不回去。”

“什么？”我愣住了，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他一遍，“你说什么？”

陈唯璞一字一顿的说：“过年我不回家。”

“不回去？”

“不回。”

“真不回去？”

“真的。”

“哈哈！太好了！”雨过天晴，更年期老男人瞬间变回16岁怀春少年，我欢天喜地往陈唯璞怀里一倒蹭蹭蹭嘤嘤嘤，他说：“你这个精分的毛病是治不好了。”

“等等！”我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仰起头盯着他，“你一年才回家几趟啊，过年还不回去，没关系吗？”

“没关系。”他摸摸我的脸，“不过就是所有人假惺惺地凑一起演几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戏码，少了个演员而已，没人会在意。”

“老司机回去吗？”

“回去，毕竟他的家人都在北京。”

那不就只剩下陈唯璞一个人了？我犹豫片刻，问：“要不……你跟我回家吃年夜饭吧。”他搂住我：“算见家长吗？”

“嗯，大概吧。”我点点头。

“你爸妈会不会把我打出来？”

“不会，我早跟父母出柜了，他们也挺理解我的，不过带人回家……还是头一次。”

“你姐姐会不会把我打出来？”

“更不会了，她老实待在婆家呢，你到底来不来啊？”

陈唯璞亲了我的额头一口，说：“好。”

离除夕还有五天时间，人心却已经散了，不少老家离得比较远的同事请了年假提前回去了，办公室里冷冷清清只剩下几个人。我们嘚瑟 boys 偷偷摸摸在黄学平家聚了一次，哎？我为什么要用偷偷摸摸这个词呢？

我闷闷不乐，不停地用筷子戳烤鸡，庄子乐问：“你干嘛愁眉苦脸的？”

我说：“快过年了，你一个人无亲无故……”

“怎么能说无亲无故呢？”黄学平打断了我的话，他说，“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乐仔跟着我回老家乡下过年。”

我说：“真的？”

庄子乐笑了笑：“往年也就只有我和我爸两个人，今年人多还热闹。”

黄学平说：“可不是嘛，我跟你们说，乡下过年比城里热闹多了，我每年都去乡下玩。”

“可是乐乐……”我忧心忡忡地看向庄子乐。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有句话你要记住，已经走了的就让他走吧，

活着的人还要活着。”

我点点头：“我懂，可是你也不能每年都跟着黄学平回去吧？”

庄子乐眨眨眼，低头喝了口酒，幽幽地说：“明年大概就陪李曦去他那儿了吧……”

“……什么？！”我和黄学平对视一眼，立马转过头不可置信地瞪着庄子乐，我问：“你和李曦？”黄学平问：“什么时候的事？！”

庄子乐垂眼拨弄着杯子：“我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吧？李曦对我很好……”他瞟了我一眼，“比某个人靠谱多了。”

我打心底里为庄子乐高兴，可是……我尴尬地扯扯嘴角，暗骂道，李曦他靠谱个屁！

黄学平问：“你肯接受他了？”

“至少不像以前那么排斥他，剩下的全交给缘分和命。”庄子乐叹了口气，歪头看着我，“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我没好气地说：“更加不放心了好吗？李二福那二货……”

庄子乐说：“喂喂喂，我是谁啊？我还用得着你操心吗？与其操心我你不如担心平平吧。”

“对哦。”我斜眼看向黄学平，“你什么情况？该不会被俞小鱼拿下了吧？”

黄学平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他摇摇头没说话。

庄子乐说：“他最近可乖了，每晚游戏时间7点到9点，9点一过立马下线，不跟任何女性玩家聊天，不知道是被谁管教的。”

我郑重其事地问黄学平：“你不喜欢他对不对？干嘛要这么勉强自己？”

黄学平挤出个苦笑，接着往我和庄子乐的碗里一人夹了个鸡腿：“不说这个了，不说这个了，吃饭，日子过一天少一天，能聚在一起的机会用一次少一次，要开开心心地吃吃喝喝才对。”

听着他说这些话，盯着碗里的鸡腿，我更郁闷了。

终究都变了，我们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的心事，不再情同手足，不再开诚布公，再无话不说……

公司提前一天放了假，我爸妈都回家了，我不敢再夜不归宿，送黄学平和庄子乐上了南下的大巴后，只能老实地搁家待着，抱着手机却不敢打扰还在上班的陈唯璞，开了两个号又不知道该干点什么，浑浑噩噩耗了半天，终于等到晚饭时间，我东拉西扯了一大圈还是骗不过我爸的慧眼，他说：“你别绕弯子了，有话直说。”

我小心翼翼地问：“明天晚上我带个朋友回来吃饭，可以吗？”

两老都愣了，神色复杂地看着我，我爸先开了口：“男的？”

我说：“是。”

他的表情恢复了平静：“懂了。”

“爸爸……”我有点慌了，试探性的唤了他一声。

我爸说：“人怎么样？”

我说：“不好形容。”

我爸说：“……吃饭吧。”

“哦。”我点点头。

我妈说：“他有什么喜欢吃的或者不喜欢吃的吗？”

我说：“他不挑食的。”

我妈说：“那就好。”

我端着碗食不下咽，我爸看了我一眼：“先吃饭吧，明天见了再说。”

“嗯。”我松了口气，往嘴里扒着白饭。

8点半陈唯璞才回到家，他顶了号和我一起坐在龙井茶庄挂机聊天。

我说：“我已经和我爸妈打过招呼了，明天中午我去你家找你，你记得把该准备的東西都准备好。”

他说：“我已经都准备好了。”

我说：“你买什么了？我爸烟酒不沾，我们家开超市什么都不缺。”

他说：“给咱爸准备了两套书，给咱妈准备了一套翡翠首饰，应该不会给你丢人吧？”

我说：“书肯定合我爸心意，首饰会不会太贵重了？”

他说：“拿儿子来换就不会，[卖身契]你签字吧。”

我说：“你好烦！”

他说：“傻瓜，明天见了。”

第二天中午当我到他家时一向守时的陈唯璞……还在镜子前纠结穿哪身衣服……

“西服会不会太正式了？”

“不会。”我趴在床上仰视着他，面无表情地摇摇头。

“还是换了吧，又不是去开会的。”

“哦。”

他回头问我：“穿得和你一样看起来会不会很像个小屁孩？”

“会。”我翻了个身，看着天花板，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别躺着了，起来帮我参考参考。”

“随便啦，又不是去选美的。”我在床上滚来滚去。

“总得给你家人留下个好印象吧？”

我坐起身，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你在紧张？”

陈唯璞走到我面前，俯下身，凝视着我的双眼：“是。”他捧起我的脸，我闭上眼……一个柔情缱绻的吻。

额头相抵，我说：“别紧张，我爸妈都很和善。”

他说：“我不太擅长处理这种人际关系。”

“就当是去谈生意的。”

“谈生意我都没这么紧张过。”

我抚上他的脸：“有我在。”

他握住我的手：“好。”

可能和所学专业有关，我爸是个内敛但不古板的老学究，走下讲台他就是个爱看甄嬛传的慈眉善目小老头，而他却对眼前这个初次相见可能要将儿子的终身托付给他的年轻人异常严厉。

我和陈唯璞正襟危坐，从进门起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我爸问一句，陈唯璞答一句，简直就像在录口供。

“贵姓？”

“免贵姓陈，耳东陈。”

“哦，陈先生。”

“伯父见外了，叫我唯璞就行。”

“哪两个字？”

“唯一的唯，璞玉的璞。”

“嗯，未经雕琢的美玉。”

“过奖了。”

“哪儿人啊？”

“北京人。”

“做什么工作的？”

“房地产开发，也有在做其他金融投资。”

“哪个学校毕业的？”

“哈佛大学金融系。”

那么一瞬间我误以为自己进了派出所，我冷汗都下来了，对话还在继续。

我爸说：“你和智新是因为工作认识的？”

陈唯璞说：“是。”

“在一起多久了？”

“很久了。”

“你确定你能排除万难，包括亲人的不解朋友的忌讳世人的冷眼坚持和他在一起吗？”

“哎，爸！”我忙抬起头，“你说这个干嘛啊？”

陈唯璞说：“我确定。”

我偷偷看了他一眼，他的表情异常坚定。

“好，好，好。”我爸叹了口气，点点头，欣慰地笑了，“我信你。我老头子一把年纪了不会看错人，你是个好孩子……不过话还是要说在前头，我这个儿子也不知道随了谁，脾气又臭又犟还满嘴脏话，你居然能忍得了他，我敬你是条汉子。”

“你还是亲爹吗？！”我气急败坏地跳了起来。

我爸说：“你看到了吧？”

陈唯璞很快就跟我爸穿上了一条裤子，他严肃地点点头：“看到了。”

我爸说：“你能包容他我很感激你，实在过不下去了想分手我也不会怪你，谁让我儿子这么一副德行呢？哎……”

陈唯璞说：“您放心吧，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互相迁就的，我一定忍常人所不能忍。”

我爸说：“辛苦你了。”

“喂！你们两个！”我气得直跺脚，我妈靠在厨房门边看着我们三个笑得很开心。

我爸对陈唯璞送的书爱不释手，吃饭的时候他和陈唯璞相谈甚欢，从荣格聊到阿德勒，从阿德勒聊到弗洛伊德，两个人就没停下来过，我只能坐在一边翻白眼，我妈还是笑，不停给陈唯璞夹菜。再让他来两趟，这个家估计没我的地位了。

吃完饭又陪着二老看了会儿春晚，我爸知道我坐不住了，给了个台阶下：“你们年轻人晚上一定还有守岁活动吧？不用陪我们了，玩去吧。”他坚持送我和陈唯璞下楼，临走前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两个这条路不好走，但不管怎么样，不要轻易地放弃彼此。”我点点头。他看向陈唯璞：“唯璞啊，我还有句话。”

陈唯璞说：“您说。”

我爸说：“智新这个孩子，只是嘴坏，心地还是很善良的，要你多费心了。”

陈唯璞说：“您放心把他交给我吧。”

“好，好，好，走吧走吧，玩去吧。”我爸摆摆手，转身回去了。

目送我爸上楼，我和陈唯璞不约而同的转头看向对方，一起笑了。

他说：“这个副本，我们算是通关了吧？”

我说：“嗯，有我这个大奶在有你这个暴力输出，安全无痛。”

他不说话，仍是笑。

每到过年，繁华的杭州城就会变得很冷清，街上几乎看不到人，大概就是所谓的没有年味。不过也好，这样我就能大大方方地牵着陈唯璞的手沿着人行道一直走。

他问：“去哪？”

我说：“回家。”

“好，走回去？”

“嗯，我喜欢跟你一起走，走不动了再打个车回去。”

“早知道骑小绵羊来了。”

我噗嗤笑了：“你是打算骑着小绵羊带我去昆明吗？”

“周智新。”他小声地唤我的名字。

“嗯？”

“我爱你。”

我停下脚步，低着头偷笑：“我也爱你啊。”

一回到陈唯璞家我就拽着他进了书房，让他坐好不准动，我拿出纸笔开始画他，陈唯璞梗着脖子问：“怎么突然想起来画我了？”

不知道了吧，我以前可没少画你。我说：“从今往后，每年的除夕我都要画一张你的肖像存起来。”

“然后呢？”

“然后？然后等我们七老八十了再拿出来，让你看看你是怎么从一个帅哥变成糟老头子的。”

“好，等你画完了我来画你。”

“画我干嘛呀？”

“和你画的我放在一起，等我们七老八十了再拿出来，看看我们两个是怎么走过的这一生一世。”

“……你给我坐回去！”

第 107 章 情人节

“啊？又要开会啊？”我低头看看手里提着的巧克力，这是我花了三天准备材料又翘了今天下午的班亲手做的，电话那头的陈唯璞不停地向我道歉：“智新，对不起，这个会议实在太重要了，有三幢楼的外立面出了点问题……”

“没事，工作重要，你忙你的，电影我自己看。”

“真的很对不起，我尽量早点下班陪你。”

他说的尽量早点，不是 10 点也该 11 点了吧……不想让他听出我的失落，我强打起精神：“嗯！我等你，早点回来哟~”

挂了电话，我抬起头四下张望，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一对对沉溺在节日氛围中的情侣，他们挽着对方的手窃窃私语耳鬓厮磨，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让我羡慕不已。我轻轻叹了口气，这是我和陈唯璞第 13 次约会失败，每次都是因为他工作太忙，每次都是以他各种哄我向我道歉和我的理解安慰结尾，大不了就是一起回家他忙他的，我玩我的，真真印证了他那句“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相互迁就的”，放平时我并不在意，可今天这种日子……

一个人还看吃什么饭看什么电影啊，随便将就一顿算了。我耷拉着脑袋，转身走进了不远处的肯 X 基，没想到连肯 X 基的服务员都欺负我，她热情地介绍：“各类饮品第二杯半价哦。”

我说：“不要了，我一个人喝不了两杯。”

“这位可爱的小哥，请问，我可以和你拼单吗？”身后传来一个让我差点尖叫出声的声音。我猛地转身，惊讶地瞪着身后的男人，他微微笑了笑：“不如我请客吧。”男人上前一步，站在我身边对傻了眼的服务员说：“两杯雪顶咖啡，打包带走。”

我呆呆地看着他，他将一杯咖啡交到我手上：“怎么了？干嘛用这么色眯眯的眼神看着我？”

我接过咖啡撅着嘴调头就走，他追了上来：“喂，连声谢谢都没有？”

我停下脚步，转身差点撞上他，我不服气地仰起头，问：“你是想追我吗？”

他说：“是啊，我可以追你吗？”

“可以啊。”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堆了满脸的笑，“先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陈唯璞，你呢？”

我说：“我叫周智新，既然你请我喝咖啡了，那我就大方点请你看电影吧。”

“傻瓜……”陈唯璞抬手刮了刮我的鼻子，揽过我的肩往前走，“电影票是我订的好吗？”

我撞了他一下，抱怨说：“你什么时候来的？”

他得意地笑着：“比你早到了十五分钟，一直跟着你，你难道没发现吗？”

“那你骗我干嘛呀？”

“因为你可爱，让我忍不住想逗逗你，你刚才那个委屈的小样子真是我见犹怜。”

我小声嘟哝道：“你有病啊……”

他轻描淡写地说：“有啊，没病的话为什么会这么喜欢你？”

我偷笑着说：“你好烦！”

陈唯璞看了我一眼：“手里拿着什么？”

我说：“送你的巧克力，我亲手做的。”

“谢谢，一会儿当点心，现在我请你吃饭。”他放下胳膊抓过我的手，牵着我继续走。

我顿时紧张了起来：“小心被人看见……”

他说：“我无所谓。”

我说：“要是被好事的人拍下来了……”

他说：“随他去。”

我点点头：“对，随他去。”

“不过说真的……”陈唯璞的表情冷了下来，他问，“我没什么时间陪你，会不会让你觉得我不在乎你？”

“不会，你有你的事业，有那么多人要靠你养活，我不能让你为了我放弃承担你的责任，如果你是那种人，我会看不起你的。”

他沉声问：“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说：“废话，当然因为我爱你。”

“好，那我今天就不要江山要美人了。”说完，陈唯璞拿出手机，刚要按关机键，手机就非常不给面子的响了，他脸色一沉毫不犹豫地拒绝接听，刚要按关机键，它又一次响了，陈唯璞无奈地看向我，我笑了笑：“万一是很重要的事呢？接吧。”

我歪着脑袋看他打电话……我男人长这么帅，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对的！

陈唯璞挂了电话，转过头对上我的视线，我问：“陈总什么事啊？”

他面带愧疚：“有两份计划书，今晚要改，挺急的……”

我晃晃他的手：“走吧。”

“啊？”

“我和你一起回公司吧。”

“智新，很抱歉……”

“不用道歉，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卖彩票。”

最后嘛，我与陈唯璞在他的办公室度过了我们第一个情人节，还和往常一样，他改他的计划书，我玩我的游戏。安安静静地做完两个号的任务，我抬头托着下巴仔细打量着正在修改计划书的陈唯璞，他的样子是那么的迷人，哎……我祖上究竟积了多少德才让我有幸遇到

他？

2月中旬了，冬天也快过去了吧？

第 108 章 你是不是吃醋了？

“哟，智新这个耳钉好闪啊！很贵吧？”

我故意把鬓发拨到耳后：“闪吧？也不是很贵，辛苦工作了一年犒劳一下自己。”嘻嘻嘻我男人送的情人节礼物，一对哦！一人一个哦！

黄学平白了我一眼：“得有一克拉了吧？耳垂重不重？要不要我帮你托着？”

“好啊好啊好啊。”我站起身趴在隔栏上，把耳朵凑过去，“真的蛮重的，你快来帮我托着，好~累啊。”

黄学平笑了：“你个二货。”

我指指庄予乐的座位：“他怎么还没来？请假了？”

黄学平愣了愣：“啊？不知道啊，没听说。”

“我打个电话问他一下。”

“不用了吧，说不定有什么事呢？”

“再有事班总要上的吧？”我刚摸出手机，就听到老板喊我：“周智新！带上家伙跟我出去一趟。”

我抬起头：“去哪儿啊？”

老板说：“新项目。”

“马上来啦！”我对黄学平说，“这个任务交给你了，乐乐要是下午还没来的话你记得打电话问问他去干嘛了。”

“啊？……好。”黄学平魂不守舍地点点头。

我背上包一路小跑追上老板跟着他出门了。

一路上老板边开车边看了我好几眼，我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他一看我我就转头对着他傻笑：“嘿嘿嘿嘿。”

老板终于忍不住问：“耳钉是陈总送的？”

我忙摆摆手：“忠哥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的哦。”

“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你想瞒我？”他摇摇头，“老实点交代吧。”

“嗯。”我偷偷笑着，小声道，“陈总送的。”

“在一起了？”

“嗯。”

“嗨，我早该猜到了。”老板顿了顿，接着说，“要不是对你有意思，之前公司出了那么多岔子，他又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帮我们兜着？”

是啊，如果没有陈唯璞，我都不知道死了几回了。我说：“CCS和他是互利互惠的关系，他才肯帮我们的，多一个朋友总比树一个敌人要好……”

“你就光拣好听的哄我吧，不过，智新，忠哥有些话不得不提醒你。”

“其实你不说我也懂的……”我低头拨弄着衣角。

“那我就直接点了，虽然我很支持你们，但我并不看好你们的未来，小陈总的身份背景注定了他无法和你走到终点，只是希望到时候别闹得太难看了。”

我小声说：“我知道，你放心吧，不会的。”

老板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啧，我真是年纪大了爱管闲事了，你们正在热恋中，我

泼你冷水干什么，你就当我没说过吧……大不了看苗头不对你先下手为强甩了他，伤心个十天半个月的也就过去了。”

老直男的思维还真是直接，我苦笑着说：“忠哥，你怎么越说越离谱了。”

“好，好，好，不说了，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就一个要求，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好好处着，分开了你也要好好活着。”

“我当然知道。”

我看向车窗外，死死咬着下唇，我一直不敢去设想我和陈唯璞的未来，我还抱着一丝侥幸认定我们能携手此生，今天却毫无防备地被摆到了台面上任旁人无情地剖析，我只能不停劝自己，我有幸经历过一回杜鹃啼血般的爱情，不幸受过一次肝肠寸断的情伤，最后错过一个刻骨铭心的恋人也算不枉此生了。

难得陈唯璞下班早，我们两个网瘾基佬终于可以凑一起玩游戏了，我用笔记本他用台式机肩并肩坐着，他把腿架我腿上：“帮我捶两下。”

“不要。”我很干脆地拒绝了。

“懒成这样，我养你干嘛的？”他捏捏我的脸。

“知心不更懒？吃了睡睡了吃，你养它干嘛的？”我不满地抗议。

“知心比你有良心，把它喂饱了它还能冲我喵两声，你呢？”

我瞥了陈唯璞一眼，坏笑着捂着我的小圆脸对他说：“喵~”然后像没骨头似的靠在他身上，“哎呦，人家在工地走了一下午好累了，你帮我捶腿还差不多。”

陈唯璞搂住我，轻声说：“那不玩游戏了，换个地方帮你捶腿？”

我掐了他一把：“你能不能要点脸啊？这一天天的没个正经的……”

“你这么贴着我，谁还正经的起来？再说了……”他亲了我的眼角一口，“你都冲着我喵了，我不得喂饱你吗？”

我一把推开陈唯璞正要数落他，他手机响了，“我接个电话。”他又亲了我一口，起身出去了。

情人节那天玩得太过，我某个地方不仅没消肿还隐隐作痛，这两天就收敛点吧。队长是翎羽的，我连忙趴到陈唯璞的电脑前用他的号申请天梯队伍报名，有游戏玩谁还老想着过性♂生♂活？我得意地翘着二郎腿等天梯确认界面。

没多久陈唯璞进来了，坐回我身边一直盯着我看，我问：“你有话要对我说？”

他迟疑片刻，点点头：“过几天我要回北京一趟。”

“哦……”我顿时有些失落，硬挤出一个笑容，“工作吗？”

“不是，顶头上司的命令。”

“你奶奶？”

“嗯，我一年没回家，老太太有怨言了，说她想我了。”

“对不起，是我不好……”我低下头，小声说，“我不该那么自私阻止你回家的。”

“傻瓜，不关你的事。”他伸手抱住我，“一来是不想回去应付那么多人，二来，我也不想离开你。”

我瘪着嘴点点头：“你什么时候走？”

“过几天吧，要先把手里的事交代清楚了再走。”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暂时还不知道，应该不会太久的。”

“三天？还是五天？”

“我答应你尽快回来。”

我把脸埋进他的胸口：“我想你了怎么办？”

他摸摸我的脑袋：“我每天早中晚打一个电话给你，喊你起床，问你午饭吃了什么，跟

你说晚安。”

“你想我了怎么办？”

“每天早中晚打一个电话给你，喊你起床，问你午饭吃了什么，跟你说晚安。”

“说定了，不然我不和你好了。”我侧过脑袋蹭了蹭陈唯璞的胸口，视线扫过他的电脑，“糟了糟了！”离天梯确认时间结束还有 5 秒，我连忙推开他扑过去点了确认，他的号正巧赶上，我的冰心没来得及。

我说：“啊哦，我给忘了。”

陈唯璞说：“那这场我也不打了。”

“别啊，确认了不进算逃跑的，我看着你玩。”

“来。”陈唯璞拍拍大腿，我也不跟他客气，起身坐进他怀里，他一手搂住我的腰，下巴搁在我肩上：“你乱动。”

“你这样能玩啊？”

“大不了当个猪队友。”

进了战场，我指着一个红翅膀名叫咖啡兔的奶爸说：“快快快组他！他加血好厉害的！”

陈唯璞说：“我家智新加血最厉害。”

我说：“你说的很对，但我不在的时候他最厉害。”

右下角跳出一个组队邀请，进队后发现咖啡兔也在，陈唯璞说：“哦，省事了。”

天机队长说：“洗旗还是杀人？”

咖啡兔说：“随便你们。”

天机说：“洗旗吧，赢最重要。”

咖啡兔没说话，队里另外两个人纷纷同意了天机的提议，我问陈唯璞：“你怎么不表态？”

他说：“因为我不想洗旗。”

我说：“你现在这个造型，能杀人吗？”

他说：“为什么不能？四只手还打不过两只手的？我要夜狼了就亲你一口，你帮我按穿刺精通。”

“你疯了，这还怎么玩？想死成皇帝啊？”

“开玩笑的，你别乱动就行。”

备战时间结束，说要洗旗的那 3 个人果然很守信用，一跳下来就跑外围洗旗去了，陈唯璞跳到台子中间逮到红名就打，其他人见状也全堵在台子四周杀人，咖啡兔一直追在陈唯璞身后加血，没多久陈唯璞就皇帝了，他亲了我的脸颊一口：“你璞玉哥哥厉害吗？”

我兴致不高，点点头。

他问：“怎么了？”

我说：“有点困了。”

“这场打完就睡吧。”

“嗯。”

我们这阵营没人洗旗，战场很快结束了，比分 120:2000，陈唯璞杀了 35 个。

我闷闷不乐地站起身：“你要玩就再玩一会儿，我想睡了。”

“等等。”陈唯璞拉住我的手，指指电脑，“大爷和辣条让我们陪他们下个古八。”

“下呗，一个古八几分钟的事。”我跨到他边上坐下。

他莫名其妙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又莫名其妙地转过头看着电脑。

我团好人，组上队，开本，开怪刷 boss，打了一半老叮铛突然说：“小妹最近温柔多了。”

辣条月饼说：“[点头]”

我说：“怎么看出来的？”

老叮铛说：“你以前一下副本就骂璞玉哥哥，现在跟个小媳妇似的。”

陈唯璞说：“[啃萝卜]”

我说：“我本来就是他媳妇啊。”

老叮铛说：“小孩子不能看，辣条退队先走。”

辣条月饼说：“[挖鼻孔]”

陈唯璞说：“[得意]”

辣条月饼说：“[挖鼻孔]”

陈唯璞说：“没事了，他看不懂。”

老叮铛说：“哦，那就好，你们结婚啦？”

我说：“不仅结婚了，一个星期有三天睡在一起。”

老叮铛说：“辣条还是先退队吧！”

我说：“怕什么，他又不识字。”

陈唯璞转头问我：“你……怎么回事？”

我撅着嘴：“没事！”

刚放弃副本，队伍里突然钻进来一个 12 级名叫咖啡兔的翎羽小号，女的。

咖啡兔说：“……”

我也：“……”

老子顿时有了种砸电脑的冲动。

一队人面面相觑，气氛无比尴尬，老叮铛说：“辣条还是跟我挖矿去吧。”

辣条月饼说：“[挖鼻孔]”

一老一少见势头不对，麻利地跑了。

陈唯璞又把腿架到我腿上：“这是谁啊？”

我缓缓转头斜眼看他：“你问我？”

他说：“对啊，我不认识，你认识吗？”

队伍里的咖啡兔说：“再见。”说完退队走了。

陈唯璞眨眨眼：“什么情况？”

然后就听到叮叮叮几声提示，我凑过去看他的电脑，果然是咖啡兔的密语，她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有老婆的，我没别的意思，她没误会什么吧？

还顺带递过来一个好友申请。

我瞪了陈唯璞一眼，陈唯璞抬起手示意让我回复，我一摆脑袋让他自己来。

他说，没有。

咖啡兔说，没有就好，要是让你们产生矛盾了我会内疚的。

他说，没事。

咖啡兔说，我是女的，玩的男号。

陈唯璞顶着一脸“你在说什么”的表情回复说，哦。

咖啡兔说，方便留一个联系方式给我吗？CC 或者什么的？以后天梯再遇到可以有个照应。

陈唯璞说，不太方便……

咖啡兔说，那打扰了。

陈唯璞问：“这到底谁啊？”

我说：“刚才那场天梯全程跟在你屁股后面加血的那个！”

“哦……”陈唯璞恍然大悟，“是他啊，他来干什么？”

我看着他无辜的样子，气得没法没法的，我说：“把队长给我！”

他问：“怎么了？”

“变性！”我二话不说买了一个彼岸之忆，“来红尘无忧！”

“哎？挺好，我还没玩过人妖……”陈唯璞突然一把抱住我，贴在我耳边问，“你是不是吃醋了？”

我愤愤地说：“是啊！吃醋了！怎么着吧！”

“哈哈哈哈哈。”他笑了，“没想到我们家智新会为了这么点小事吃醋？让我组他的是你，完了吃醋的人还是你……”

“我本来就这么小气啊怎么了！人都追上门来了我还不能吃醋吗？”

“周智新，你怎么这么可爱啊。”他揉揉我的脑袋，“不过你今天真的不太对劲，发生什么事了？”

是早上老板那番话使我心烦意乱了吗？还是陈唯璞要离开这么多天，让我害怕了？我摇摇头说：“对不起，我不该耍脾气的，你别嫌我烦……”

“怎么会？我的智新还是个孩子，好了，这事已经过去了，别再想了。”

“道具怎么办，退不了……”

“买都买了，走吧。”

最后我们双双变了性，陈唯璞嘴上没说什么，看他的表情迷之高兴，天下3的女号的确漂亮。

第二天一早，我刚踏进办公室就接到了李曦的电话，他非常着急：“智新，前天晚上乐乐被警察带走了，说协助调查什么聚众斗殴致死案还是什么的，到现在还没回来！”

我愣住了，脑子里嗡嗡的响：“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李曦说：“前天晚上我在乐乐家吃饭，7点左右来了三个大盖帽拿着传唤证就把他带走了，到今天还没把他放回来！”

我骂道：“你怎么才告诉我？！”

“是乐乐交代的，不让我跟你们说，现在怎么办？”

“……”我眼前一黑，连忙扶住墙才不至于摔倒。

第 109 章 有人报了警

黄学平进来见我不对劲忙跑过来问：“你怎么回事，脸色这么难看？”

我抬头审视着他：“你昨天下午给乐乐打过电话吗？”

黄学平的神色顿时慌张了起来：“打了……打了他没接。”

我冷哼一声：“是吗？”

“怎么了？”

“没事。”

现在不能自乱阵脚，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了些，我把背包甩给黄学平，径直走进吸烟室锁上门打电话给我姐夫，他是律师一定有办法打听到庄子乐究竟出了什么事，虽然我真的不想麻烦别人，但目前这种情况下我实在不知道该去找谁帮忙了，找陈唯璞？这个点他正在准备开早会，我不能让他为了我的事分心；找老板？非把他气病了不可，而且让胆小怕事的老板知道了庄子乐的身世，说不定会立刻辞退庄子乐。

电话通了。

姐夫说：“喂？智新？你这一大早的，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说：“姐夫，你有空吗？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

“你说。”

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完完整整和他说了一遍。“姐夫，我可以向你保证，庄子乐绝对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可他现在被关在哪什么时候能放出来，我们统统不知道，他又没有家

人……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说着说着我差点就哭了。

“好，你先别急，我有数了，十分钟后等我的答复，你先别急啊。”

我忙说：“好的，谢谢姐夫了。”

挂了电话，我心如火焚，像只困兽般在狭小的牢笼里闷头横冲直撞，手机都快被我捏碎了。

“周智新你要冷静，冷静……”拍拍胸口给自己顺气，我仰起头碎碎念，“乐仔，你可千万别出事啊……”

不到五分钟姐夫打回来了，我立马接起电话：“姐夫！怎么说？”

“人在XX分局，已经没事了大概9点半会放他出来，我现在过去你也赶紧来吧，具体的我们见了面再说。”

“谢谢姐夫，谢谢，真是谢谢你了！”我一边抹掉急出来的眼泪一边语无伦次地向他道谢。

“没事，举手之劳，你赶紧准备一下过来吧，XX分局。”

“好好好！”

通知完李曦，我冲出吸烟室从还在发呆的黄学平手里抢过包调头就走，黄学平喊道：“你去哪？”

我说：“工地。”

半个小时后我到了XX分局门口，姐夫和李曦也先后到了，李曦扯着我的袖子不停问：“乐乐不会有事吧？乐乐出了什么事啊？”

“你给我闭嘴！”我被他吵得脑仁都快炸了，“一会儿见到面不就知道了吗？我告诉你别在警局大声喧哗，小心把你也抓进去！”

姐夫说：“都别紧张，没事的。”他找了个熟人把我们带去了会议室，李曦还在叨叨叨个没完，我白了他一眼，我是真不放心把庄子乐交给这种人，被他感染得我也不自觉地开始抖腿。

过了没多久，一个警察叔叔带着庄子乐进来了，庄子乐看到我们无奈地笑了笑，“乐乐！”我和李曦忙站了起来，姐夫上前和警察叔叔握手：“老赵，真谢谢你了。”

警察叔叔说：“客气了，你们聊，我先去帮他办个手续，然后他就可以走了。”他转身拍拍庄子乐的肩：“年轻人好自为之。”

庄子乐说：“我会的，麻烦你了赵警官。”

等警察叔叔出去了庄子乐对我们说：“谢谢姐夫谢谢智新。”

姐夫说：“太见外了。”

我说：“人没事就好……”

“乐乐啊!!!!”李曦冲过去抱住庄子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开了，庄子乐抬手拍拍他的脑袋：“别这样，我没事，误会而已。”

李曦捧着庄子乐的脸：“他们有没有严刑逼供啊？有没有不让你上厕所啊？是不是不给你饭吃啊？”

庄子乐说：“……没有。”

李曦说：“他们……哎呦！”

“去你的吧！”我一脚踹开李曦，骂道，“法治社会好吗严刑逼供个球，电视剧看多了你！痴线！乐乐来，别理他，我们坐下说。”我拉开张凳子让庄子乐坐下，我坐到对面仔细打量他，才一天不见，他胡子拉碴憔悴了很多，脸都瘦凹了。我问：“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李曦吱溜从地上爬起来坐到庄子乐身边：“对啊，你知道吗？”

庄子乐摇摇头：“整件事跟我爸有关，但我现在有点混乱，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说。”

姐夫说：“还是我来吧。”

庄子乐疑惑地看向姐夫：“不如先告诉我，警方是怎么发现我和我爸之间的关系的？为了不连累我他一直非常小心谨慎，包括上学都是让我先申请特困生补助，他再以资助人的身份资助我。”

“我向刚才那位赵警官打听过了……”姐夫脸色一沉，“有人报了警。”

“什么？！”我们三个都震惊了，我说：“报警？”

姐夫点点头：“对，不然不会无缘无故查到乐乐身上去。”

庄子乐气得眼眶都红了，他颤抖着嘴唇：“谁干的？”

姐夫说：“这些信息是不能透露给我的，不过我套了赵警官几句话问出个大概，报案人说发现你和一群小混混交往过密怀疑你有违法行为，怕你影响到他人的人身安全所以报了警，接警中心上报后经调查发现，前不久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某涉黑集团的董事长庄某和你是资助人和被资助人的关系，虽然庄氏集团资助了不少贫困学生，但资助你的时间是最长的，从15岁开始一直到你大学毕业。不久前庄氏集团在外省参与了一起聚众斗殴导致三人死亡案因庄某的去世证据不足不了了之，这是一条突如其来的新线索，警方不得不请你回来协助调查。”

庄子乐重重地一锤桌子，扶着额头。

李曦小心翼翼地问：“是这样吗？”

庄子乐无声地点点头。

姐夫说：“关于这起案件关于你养父的事，如果你知道些什么，我还是希望你能和警方实话实说。”

庄子乐喘了口粗气，抬起头：“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从来不过问他在外面干了些什么，他也不允许我过问。”

姐夫说：“所以你暂时没事了，经过昨天的调查，已经确认你除了接受过庄某的资助以外，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庄子乐苦笑着小声说：“怎么会没有呢？他是我爸爸，养育了我十几年的爸爸……”

姐夫说：“你的家事我不方便发表意见，不过我劝你一句如果不想被警方三天两头请回来吃盒饭的话，最好跟你的养父撇清关系。”

庄子乐说：“人都已经死了，还有什么关系不关系的……”

我问：“姐夫，这件事会给乐乐留下案底吗？”

姐夫说：“不会，他只是来协助调查的。”

我松了口气：“那就好。”

姐夫说：“问句不符合我身份的话，你们能猜到是谁报的警吗？”

庄子乐说：“知道我身世的人除了我爸的几个心腹弟兄以外，只有智新、李曦和黄学平。”

李曦问：“会不会是你爸的弟兄啊？”

庄子乐说：“不会，他们是看着我长大的，而且出卖我对他们没一点好处。”

李曦说：“那，那就只有……”

我立马打断李曦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讨论，你也累了，先回家休息吧，公司那我会帮你请假的，就说你病了。”

庄子乐说：“瞒得住吗？”

我说：“尽量吧。”

赵警官帮庄子乐办好了所有手续，我们四个人就出来了。姐夫要先回单位，庄子乐和李曦对他千恩万谢，他说等孩子满月了让庄子乐包个大红包就行；李曦送庄子乐回家去了；我心神恍惚，坐上了回公司的公交。

到公司正好11点半，午休时间，上楼的时候迎面遇到了结伴下来吃午饭的黄学平和俞小鱼，俞小鱼笑逐颜开地对黄学平说着些什么，黄学平心不在焉冲俞小鱼僵硬地扯扯嘴角。

俞小鱼先看到我，于是跟我招呼说：“智新去哪儿了？”

“工地。”我的眼神却停留在黄学平身上，黄学平不自在地笑着。

俞小鱼问：“哪个项目啊？”

“城北中心。”我仍瞪着黄学平。

俞小鱼说：“哟，其实是去找陈总的吧？”

我差点脱口而出一句“关你屁事”，好在忍住了，收回视线看向俞小鱼，我露出一个嘲讽的笑容：“我想他了只要一个电话，他立马会抛下手里所有的事来陪我，我不像某些人，就喜欢自己送上门……呵。”无视神情复杂的黄学平和脸色煞白的俞小鱼，我从他俩中间挤过去上楼：“借过！”

这天下午，黄学平再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第 110 章 基佬的第六感好久不作祟了

陈唯璞明天回北京，早上 9 点半的飞机，正好是周六，我可以去送他。虽然很舍不得，但为了不让他为难，我只能强颜欢笑咧着嘴，从他回到家开始不停地对他冷笑话。他笑不出来也看不下去了，轻轻搂住我说：“别装了，笑得比哭还难看，实在舍不得就说出来。”我没吭声，嘴一瘪，把脸埋进他怀里。

他揉揉我的脑袋：“乖，我今晚什么也不干就陪你。”

我刚想说不如干我吧，再一想还是算了，会更舍不得的，我抬起头：“陪我玩游戏……”

“你这个网瘾青年该接受电疗了。”他浅笑着亲了我一口。

“要电也先电你，听说你堕落的时候玩游戏玩得超疯狂的哦。”我揶揄他说，“不过你也真是画风清奇，别的败家子吃喝嫖赌，就你没日没夜打游戏，我还以为你所说的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多夸张，结果就是和煤老板两个人光着膀子边喝酒边打游戏边砸钱喇叭数起 123 人民币玩家一个打一团欺负小平民？”

“咳咳。”陈唯璞清了清嗓子，表情略带尴尬，“谁都有年少中二的时候，能不提了吗？”

“干嘛不提？让你时刻记住你也是个网瘾青年。”

他表示不解：“记住这个干嘛？”

我踮起脚尖抱着他的脖子也亲了他一口说：“要电疗，咱两得一起接受电疗，还必须关在一个病房。”

他说：“好的，别玩游戏了……”

我忙掐了他一把：“想都别想，我今晚回家睡。”

“为什么？”

“你明天要早起赶飞机。”

“智新……”他故技重施抱着我晃来晃去。

我说：“这招暂时无效。”

陈唯璞危险地眯起眼：“那我要来硬的了。”

我摸摸他的脑袋：“你就听我一回啦，好吗？”他愣了愣，眨眨眼，迷惘地看着我，我问：“你干嘛？”

他说：“你再摸一下。”

“嗯？”我疑惑地抬起手又摸了摸他的脑袋，“像这样吗？”

“这是我成年以后第一次被人摸脑袋……”他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如果是别人我肯定会发火，但是你的话，非常微妙的感觉。”

“是吗？”我又摸了摸他的脑袋，“现在感觉怎么样？”

他盯着我的双眼，目光闪烁：“感觉……你让我干什么我都会听你的。”

我说：“行，我让你陪我玩游戏，然后 10 点送我回家，OK？”

他说：“好吧。”

我果然养了一条只有给他顺顺毛才肯听话的巨型犬。

接着我和陈唯璞打了一场天梯，又输了。他问我还打不打，我说打！老子就不信这个邪了！他正准备报名，我们看到辣条月饼在势力频道说：“[怒骂][怒骂][怒骂]”

我说：“啊？辣条你说什么？”

辣条月饼说：“[生气][生气][生气]!!!”

我拍拍陈唯璞：“你给翻译翻译。”却见他皱起了眉头，我忙问：“怎么了？”

“辣条在流光挖谍报被爱马仕杀了四次，大爷开小号挖矿挖到哪被钱包的人杀到哪。”

陈唯璞对上我的视线，“辣条问我们怎么办。”

“爱马仕发什么疯啊？”我顿时就火了，“辣条老叮铛跟他无冤无仇的，欺负仓库势力没人撑腰还是怎么的？看我不戳死他！”

陈唯璞说：“别，估计就是冲着你来的，你现在找上门，正中他下怀，他们人多，我们打不过。”

“我先去找他问问清楚，他到底几个意思？我以前还在人妖的时候也没怎么得罪他啊！”

“你先去问问，态度友善点。”陈唯璞拿起放在边上的手机，不知道拨通了谁的电话。

我在势力频道问：“大爷你没事吧？”

老叮铛憋了半天才说：“我没事，我的小号被杀了几次。”

我说：“辣条呢？”

辣条月饼说：“[伤心]”

我说：“好，你们先全部回安全区，这事我来解决。”

我密语爱马仕，噼里啪啦敲了一堆字，系统却提示他暂时不接受密语；在地区门派找钱包的管理，还是没人理我。我更窝火了，买了一组天下。

【天下】芷莘：钱包的人，欺负仓库势力一老一少很光荣？这个服你们说了算了？

【天下】五仁月饼：草泥马！爱马仕你个臭二货给老子出来！杀个只会前进后退隐身自爆的 7 岁小孩有意思吗你？

【天下】芷莘：爱马仕，我知道你不爽的人是我，你有什么事直接冲我来，别拖其他人下水，今天你爹我就跟你算算清楚。

【天下】五仁月饼：你跟他算个几把！杀我侄子，我炸死他全家！

【天下】爱马仕：五仁，我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今天我只跟芷莘算，芷莘，你有种就来流光。

我就奇了怪了，我最近除了谈恋爱以外什么也没干啊，我跟他有什么好算的？

【天下】芷莘：瞅你那怂样，杀人还怕挂红啊？去流光，我都嫌丢人。

【天下】爱马仕：你来不来？不来的话你们势力的人从今往后一个也别想出安全区。

【天下】芷莘：来就来，谁怂谁是谁孙子。

小稻密语我说，要不要帮忙？乐乐不在，平平在，但是他好像挂机走开了，我又叫不动几个人。

我说，不用，你们管自己，我能解决。

陈唯璞放下手机，握住鼠标：“走吧，我跟你一起去流光。”

我看他一眼：“我们两个打一势力，要死成狗了。”

他笑了笑：“你自己说的，死都要死在一起。”

“也对，游戏而已，谁 care？”

刚传送进流光，老叮铛加入了队伍，我问：“大爷你来干嘛？”

他说：“打架。”

我说：“歇着吧您内，人家只是冲着我来。”

老叮铛说：“那不行，我是势力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势力的小娃娃受委屈。”

我说：“对面十几个人。”

老叮铛说：“我可是个 11 万装评的大荒火，闭眼 123 都能带走两个小脆皮。”

我说：“老干部够义气，走着。”

跑着跑着煤老板和小秘书加入了队伍，我：“???????”

煤老板说：“嗨~”

我猛地转头问陈唯璞：“你煤来干什么？”

陈唯璞说：“哦，可能是来看我怎么死成狗的吧。”

我又在队伍里问：“你们来干什么？”

煤老板说：“看戏。”

小秘书没说话。

我说：“要看戏去对面看好吗？”

煤老板说：“这个角度风景更好。”

我说：“神经病，你们是不是想在我身后补刀？”

煤老板说：“既然你这么求我了，我决定告诉你。”

我说：“谁求你了？你们到底来干嘛的？”

煤老板说：“我只是见不得我的好兄弟被人欺负而已，以个人名义来帮个忙。”

陈唯璞凑到我耳边小声说：“我刚打电话威胁他了，他要不来帮忙，我再亏他 50 万。”

“大哥，我越来越爱你了。”我崇拜地看向陈唯璞，默默竖起了大拇指，他笑了笑：“应该的。”

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小秘书发话了：“一年前某周门派比武的决赛，爱马仕靠卡 bug 赢了我。”

我说：“然后呢？”

小秘书说：“今天终于让我找到机会报仇了。”

煤老板说：“他还特地去领了狭义。”

“小秘书也太记仇了！”我感慨道。

陈唯璞摇摇头：“非常记仇，他至今还在记恨我带他煤入了天下的坑。”

我说：“他自己不也掉进坑了吗？”

陈唯璞说：“对啊，仇恨乘以 2 了。”

我看着一身七夕白衣如雪冷艳高贵的小秘书打了个寒颤。

一队人跑到流光台子中间，爱马仕果然喊齐了人马，十几个红名对着我们虎视眈眈，陈唯璞突然笑了，我问：“笑什么呀？”

他说：“一地魍魉。”

“老红军的也来了？”

“你觉得五仁能忍？”

“好！既然如此，我先喷一波！”

开着我的小冰心上前一步：“叫爹来干嘛？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反正我不会听的。”

爱马仕说：“其实我也没什么要对你说的，这么多年来，单纯看你不顺眼，只不过今天看你特别不顺眼，找不到你的人只好拿你们势力的人出气了。”

我说：“那别逼逼了，开干吧。”

爱马仕说：“可以，不过先叫你的魍魉护卫队别隐身了，都出来吧，还有站在后面的凌

迟和鸩毒，你两铁了心要跟我作对了？”

煤老板说：“你无缘无故杀中立的人酷刑也容不下你。”

系统提示榨干你钱包退出了酷刑联盟。

爱马仕说：“动作真快，不过煤老板你也是脸大，说的你好像没杀过中立一样。”

我说：“你知道个屁，我们煤老板杀中立都是有原因的，他是替天行道为民除害铲除浪费S服资源的毒瘤你懂不懂？哪像你？”

爱马仕说：“这么快就穿上一条裤子了？你两已经给璞玉鸩毒戴上绿帽子了吧？”

爱马仕刚说完小秘书上来就对着他一个水入梦紧接着开始吟唱火三，陈唯璞开了穿刺精通一记夜狼，爱马仕瞬间只剩下了点血皮子，刚好又挨了小秘书的火三，爱马仕死了，于是开战了。

陈唯璞把队长交给煤老板，我刷好群本脉，老叮铛三浮劲冲进人堆仙魔震直接弄死了刚被拉起来的残血爱马仕，小秘书风七，我果断给他一口清明扔了个菊花罩，煤老板说：“11111”他爆虎完了我立马逆转加满他的血，万万没想到，我们敌对了这么多年打了这么多年对喷了这么多年，居然会有合作无间的一天。我刷满陈唯璞的血，调气开八，喊了一声：“5！”

兹~砰！十几个魍魉一起自爆，顷刻间漫天烟雾，雾散后遍地尸体，只剩下三脸懵逼的我、陈唯璞和老叮铛。

煤老板躺在地上骂道：“五仁你脑残啊？干嘛开敌对模式？！”

五仁月饼说：“哦，对不起，忘了。”

煤老板气呼呼地复活回阵营了，魍魉们也一个接一个复活走了。

“哈哈哈哈哈！”我笑得肚子痛，陈唯璞也笑着摇摇头。我说：“哎，你记不记得，咱俩第一次拉猪，你也是开着敌对模式不小心把我杀了。”

陈唯璞说：“记得，但我那是故意的。”

“你说什么？！”我瞪着他，“你再给我说一遍。”

他捏了捏我的脸：“爱马仕还趴着装死呢，你快喷他。”

我指指陈唯璞：“我先收拾他，以后再跟你算账。”

我正打着字准备开骂，钱包的人以爱马仕为首集体化成青烟下线了。

我说：“哎？什么情况？溜了？”

陈唯璞说：“不知道。”

那头酷刑的人听说煤老板被杀了成群结队气势汹汹地跑了过来，这头五仁喊上联盟的人也浩浩荡荡地赶来了，两拨人一对上……

刚复活回来的煤老板说：“爱马仕已经跑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五仁，我们要不要热身？”

五仁月饼说：“怕你啊？老子刚好手痒！”

然后他们呼呼啦啦全冲了过来，吓得站在中间的我和老叮铛拔腿就跑，我拍了陈唯璞一下：“你还愣着干嘛？走啊~”

“哦。”他愣了愣，说，“我觉得钱包这个势力的人都不太对劲。”

我说：“敌对哪个对劲了？”

他指着电脑说：“你看看这两个联盟的人，说动手就动手，谁特别听话哪个让人省心了？不光S服，所有的服务器都一样。怪就怪在钱包太有组织太有纪律，就像被雇佣的一样。”

我顿时灵光一闪，基佬的第六感又开始作祟了。

我靠在陈唯璞身上挽着他的胳膊说：“管他那么多，爱马仕下次再敢乱来，就照今天这么收拾他。”

他说：“好。”

我说：“你送我回家吧。”

“才 8 点半，你不多陪我一会儿吗？”

“我有点累了。”我把脑袋靠在他肩上，举起右手摸摸他的脑袋，“我摸了你的脑袋，你就要听我的了。”

他无奈地说：“穿上外套，我们走吧。”

这天夜里我一晚上没睡着，直到天亮闹钟响了。

驱车前往机场的路上我接到了庄子乐的电话，他犹豫着说：“智新……没打扰你吧？”

“怎么了？吞吞吐吐的？”

“黄学平他……”

我顿时紧张了起来：“他怎么了？”

“他，现在在医院。”

“医院？跑医院去干嘛？”

“他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脑震荡导致的休克。”

“什么？”我不可置信地问，“他，他，他怎么会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你来了再说吧，我们在市一。”庄子乐叹了口气，挂了电话。

“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让不让人好好过日子了？我忙调头直奔医院。

第 111 章 真相大白

“你出门了吗？”

“抱歉，我不能去送你了。”

“怎么了？你现在在哪？”

“市一医院。”

“你不舒服？”

“不是我，是黄学平，他出了点事。”

“严重吗？”

“现在还不知道，我刚到医院。”我带着哭腔说，“唯璞，我有点怕。”

“时间还早，我去找你。”

“赶来赶去太麻烦了，你先去机场吧，我没问题的。”

“不许和我讨价还价。”陈唯璞的语气很坚决。

我知道拗不过他只好点头了：“嗯。”

“待会儿见。”

“好。”

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黄学平的病房，一进去就看到他躺在病床上，闭着眼，整颗头缠满了绷带，只露出眼耳口鼻，鼻子插着氧气管，所幸呼吸还算平稳。平日里多闹腾半刻闲不下来的一个人，怎么就变成这样了？我死死地盯着他，走到他床前，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

“你来了。”庄子乐站起身。

“嗯，他怎么样？”我抬头，发现角落里还站着个人——面如死灰的俞小鱼，他看了我一眼转头避开了我的视线。

庄子乐说：“轻微脑震荡，没什么大碍，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

我瞪着俞小鱼：“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庄子乐说：“昨天晚上。”

我说：“为什么现在才通知我？”

俞小鱼的脸色越来越苍白，紧咬着下唇不说话。

“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庄子乐冷冷地笑了笑，“如果不是要办理住院手续，某人拿不到黄学平的身份证明只能来求我开门，不知道还要瞒着我们多久。”

我说：“怎么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庄子乐黑着脸瞥了俞小鱼一眼：“你问他吧。”

我微微扬起下巴用质问的口气对俞小鱼说：“黄学平是怎么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俞小鱼微微张了张嘴，低声恶狠狠地说：“我推的。”说完，他居然笑了，那个阴惨的笑容在我看来无比可憎。我顿时火冒三丈，气得浑身发抖，“你再说一遍！”我冲过去一把抓住他的领口将他从角落里拽出来，对他吼道，“你再说一遍试试！”

“我推的……是我把他从楼梯上推下来的……”俞小鱼抬眼无神地看着我，口气冷淡得就像在说一件与他无关的事。

“操！”我抓着俞小鱼的衣领往外走。

“智新！你别冲动！”庄子乐过来拦我。

“没你的事。”我停下脚步，用眼角的余光扫了黄学平一眼，“你看着黄学平。”

庄子乐劝道：“你别冲动，黄学平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算打死他也没用，而且你不能再出事了，我会承受不住的！”

“我有数。”我点点头，拽着俞小鱼出门，无视走廊里其他人疑惑不解的目光，我把他扔进男厕所，他一个踉跄往前冲了两步勉强站稳，我跟着进去反手把厕所门给锁上了。

我一步步向俞小鱼逼近：“你到底想干嘛？”

俞小鱼站直身子，挑衅般地看着我：“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听不懂是吧？”我冲上去对准他的左脸就是重重的一拳，他直接被我倒倒在地，嘴角也渗出了血。

“少装死，你给我站起来！”我上前两步把他拎起来，指着他说，“同样的话我不喜欢重复三遍，我问你，你到底想干嘛？”

“我想干嘛？哈哈……”俞小鱼突然又哭又笑，神经兮兮地说，“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想干嘛，要不你来告诉我？”

“好，好啊，我来告诉你。”我点点头，又将他推倒在地，俯视着他，“本来还想再给你一次机会放你一马的，既然这样，今天干脆把总账算算清楚！”

俞小鱼面无表情瘫坐在地上：“你算吧，我听着。”

我说：“行，我们一件件来。我问你，你就是爱马仕吧？在人妖潜伏了很久的茶叶罐也是你吧？”

他愣了愣，抬起头：“你在说什么？”

“俞小鱼，别装了。”我冷笑着说，“你能花钱让小野花盯着原小草间接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我同样也能花钱让小野花出卖你。昨天晚上我往小野花和原小草的网易宝里一人转了1000块钱，不到半小时她两就把你的老底全翻出来了，你可真行啊，不显山不露水居然藏得这么深，要不是原小草找到了你那个云麓号的原号主，我真不会把你跟爱马仕挂上钩，不过我还是要劝你一句，下次再要买号记得用藏宝阁别线下交易，小心被人找回！”

“哈？”俞小鱼绝望地笑了，“见钱眼开的人，果然心都是黑的……”

“论心黑谁黑得过你？你每天晚上装得很忙，其实一直在找机会杀我出气吧？居然还陆陆续续买了十几个号雇了一工作室的代练？你也是下够本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俞小鱼垂眼慌乱地扫视着地面，喃喃自语，“怎么你们都知道的啊……”

看着他这个样子，我反而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指责他了，我说：“知道了，所有的

事都是你干的，对不对？”

他突然站起身，面目狰狞地指着喊道：“是！是我干的！只要是害你们的事全部都是我干的！”

“好，既然你承认了，我们从头开始算这笔账。在冰心堂板块发帖八卦黄学平的人是你；看不惯小短裙和黄学平亲近偷了方案再嫁祸给小短裙的人是你；早就知道璞玉就是陈唯璞，隔三差五挑拨我和他的人是你；为了激化我和剁椒鱼头的矛盾骗我说人妖的 007 是剁椒鱼头放的是你；明明记得庄子乐对水仙的香味过敏偏偏买了蓝水仙送我的人还是你！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俞小鱼瞪红了双眼，纤细的脖子上布满了充血凸起的青筋，他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你故意送我蓝水仙为了什么？俞小鱼，你心机够深啊，挖了这么大一个坑给我跳？你骗李曦和你合伙干的那些损事我全知道了！从庄子乐抽屉里偷拿走财务清单复印了一份盖上公章还顺便伪造了 DX 的清单一并快递给陈唯璞的也是你吧？麻烦你下次找你家餐厅那个厨子冒充我送快递之前让他洗个澡先把身上的油烟味洗了再去行不行！”

“周智新……我小看你了。”俞小鱼晃了晃，往后倒退几步无力地靠在墙壁上，他仰起头，万念俱灰地闭上眼，“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可你都是怎么发现的呢？”

“人在做，天在看，你管我是怎么发现的？你怎么折腾我都没关系，老子命硬扛得住！可庄子乐和黄学平呢？招你惹你了？”我跨到俞小鱼面前，抓住他的肩膀把他的身子重重地往墙上一撞，我一手掐住他的脖子，咬牙切齿地说，“其他鸡零狗碎的小事我不跟你计较了，接下来我问一句你答一句，敢耍花样，我就掐死你。”

他说：“你以为我会怕吗？”

我用三根手指扼住他的咽喉，不至于窒息，但会让人非常难受，这招是陈唯璞教给我防身的，没想到这么快派上了用场。俞小鱼的脸色痛苦地扭曲了起来，他开始剧烈地挣扎，我一点点加大了手指的力度，他最终放弃了，费力地张开嘴：“好，我说。”

“是你报警抓的庄子乐？”

“是。”

“你怎么知道他的身世的？”

“黄学平告诉我的。”

“少放屁！”我抬腿用膝盖狠狠地顶了俞小鱼的腰侧一下，他吃痛倒吸一口凉气，我说，“黄学平不是那种人！”

俞小鱼微微弯下身子：“你怎么知道他是哪种人？”

“你还想再挨一顿揍？”

“哈哈哈哈……”他自嘲般地笑着，叹了口气，“哎……你要怪就怪他家那台一天 24 小时开着的录像机吧，为什么我每次一打开都能看到你们三个人在说些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小秘密呢？”

我去，我暗骂一句，居然把这事给忘了！

“为什么要报警？你想害死庄子乐？！”

“为什么呢？”俞小鱼两眼无神地瞟来瞟去，失心疯一般喋喋不休地说着，“那群贱女人，游戏里的，他身边的，各个缠着他，天天缠着他，好烦啊，赶走一个还会有下一个，我想，不如干脆把他的名声搞臭算了，然后全世界只剩我还喜欢他啦……哦，不对，不对……”俞小鱼指着我，“除了贱女人，还有你和庄子乐，你们两个最让我恶心了，你们霸占着他干什么？看你们有说有笑的样子我就生气巴不得你和庄子乐快点死！我当然要想办法拆开你们，不然被气死的是我。”

“你有病啊？！”

“你才有病！你，周智新，你已经有男朋友了，还整天跟黄学平勾肩搭背的，你要脸吗？”

至于庄子乐？哈哈哈哈哈，我本来都想放过他了……”俞小鱼的表情瞬间变得穷凶极恶，“他凭什么跟黄学平一起回家过年？黄学平怎么不陪我呢？最爱他的人明明是我！”

“你既然这么爱他，为什么要推他下楼？！”

“我不是故意的！”俞小鱼摇着头，陷入了疯狂的回忆状态，“我不是故意的！昨晚他来找我，他说他其实什么都知道，他已经尽量远离你们陪着我了，他问我为什么还不肯收手，为什么要报警抓庄子乐，为什么要在游戏里找你麻烦，他说他再也不想看到我了，他转身就走，我就追上，我就追上去，我就想去拉住他，我求他别离开我，我们争执了几句，最后他就……我不是故意的……”

“去你妈的！”我实在忍不住了，又揍了他一拳，“你非要把我们三个都整死了才开心？！你就恨我们恨到这种地步了？！”

“是你们逼我的！”俞小鱼拨开我的手，用力推了我一把，他指着自已声嘶力竭地喊道，“没错！我恨你们三个！尤其恨你！你凭什么啊周智新？我比你有钱，长得比你好看，能力比你强，样样比你优秀！为什么你总能轻而易举地得到所有我历尽千辛万苦都得不到的东西？！亲情！友情！爱情！”

我笑了，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你自己都说了，你比我有钱，长得比我好看，样样比我优秀，你还想要什么？你跟我说说你差什么了？”

“我的家人只把我当成赚钱的工具，你呢？你知不知道我每次看到你收快递向旁人炫耀那是你姐给你买的，我有多嫉妒？你有两个掏心掏肺的朋友，我烦恼的时候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陈唯璞对你那么好，是个人见了都羡慕，我却爱而求不得……最让我想不明白的就是我们这群本该遭众人唾弃的同性恋，为什么只有你！为什么大家只对你那么宽容？就因为你长了一张让人不忍苛责的脸吗？”

“你真的脑子有病！”我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世上比我幸福的人千千万，比你痛苦的人更多，你矫情什么？非得抓住我一个比较？亲情？你看看庄子乐，他连个家人都没有了，他赚的钱都不知道该给谁花！友情，那么脆弱的东西，你看看黄学平，快被你作得众叛亲离了；爱情？你以为我很好过吗？你真的以为我没被人区别对待过吗？你没发现这么几年来公司每次聚餐聚会只有庄子乐和黄学平肯跟我坐一桌吗？其他人怕我有艾滋都躲得远远的，我只能装作不知道没看到心里才好受点……至于陈唯璞……”我顿了顿，心口隐隐作痛：“他和我都清楚，我们的未来没剩多少时间了，说不定明天就会被迫分开，所以我们每天只能用尽所有力气去爱对方才能骗自己忘掉这个注定的结局，如果你是我，大概早就已经放弃了……俞小鱼，你问问你自己，你真的爱黄学平吗？你要是真的爱他就不会忍心一次次伤害他，一次次伤害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你只是因为得不到不甘心而已！”

俞小鱼怔怔地看着我，他靠在墙上，身子一点点往下滑，往下滑，最后跌坐在地上，他捂着脸失声痛哭。

“话我就说到这了，我不会原谅你，庄子乐也不会原谅你，至于黄学平，你可以向他道歉并请求他的原谅，但从今往后，你，必须离我们三个十米远，不然我见你一次揍你一顿。”说完我转身就走，刚打开门，我愣住了，陈唯璞正站在门口，他黑着脸垂眼看我，我诧异地问：“你怎么……”

陈唯璞往我身后瞥了一眼：“你跟我来。”他抓住我的手腕，牵着我拐进了消防楼梯，走到无人的楼层，他突然把我按在墙角，狠狠地吻了下来，直到一股血腥味在嘴里蔓延开我快窒息了轻轻推着他的肩膀，他才肯放开我，我大口大口喘着气，陈唯璞捏着我的下巴强迫我抬起头，我看到他满脸不悦，他沉声问：“我有没有和你说过，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你都必须告诉我，而且是第一时间告诉我。”

“说……说过……”我小声答道，心底里最初对他的恐惧渐渐复苏，陈唯璞没有表情时的凌厉目光让我很害怕。

“你怎么答应我的？”

“我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你做到了吗？”

“没有……”委屈、不安、焦躁各种情绪一股脑涌了上来，我抽泣着说，“对不起，我只是，只是不想让你为我的事分心……”

“智新……”陈唯璞眼里的冰融化了，他松开我，牵起我的右手，轻吻着我红肿的手背，“不是你的错，是我，我觉得自己很没用，说得好听要照顾保护你一辈子，结果发生了那么多事我居然一无所知，全靠你自己撑着，我不禁在想，是不是我不够让你放心？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你不分彼此的完全信任我呢？”

“不是的！你听我说……”

陈唯璞摆了摆手，示意我别再往下说了，他抬头，对我露出一个僵硬的笑：“我到时间该走了，好好保重自己，照顾好你的朋友。”他说完刚要转身，我忙伸手拉住他的衣袖，我低着头：“别走。”可喉咙里没能发出一点声音。

陈唯璞将我搂进怀里，亲了我的额头一口：“智新，我现在的情绪很不稳定，我气我自己没办法给你安全感，但我不能冲着你发泄，你等我冷静下来我们再谈，好吗？”

可我正是需要你安慰陪伴的时候啊……我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救命稻草般紧紧抓住陈唯璞的衣服，我哭着说：“你能不能别走，或者迟两天再走……”

他柔声说：“你要听话。”我抬起手想去摸他的脑袋，他却把我推开了，陈唯璞擦掉我脸上的眼泪：“别哭了，我很快就回来的，你等我。”

“多久？”

“很快。”

“很快是多久？”

“我的智新很懂事，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陈唯璞笑了笑，拍拍我还抓着他衣襟的手，我愣愣地慢慢松开手，他就那样一点点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是啊，最不讲道理胡搅蛮缠的人就是我了，你别走，回来好不好？

第 112 章 爱会让人疯狂

我和庄子乐各自请了三天假轮流照顾黄学平，原本以为会是场持久战，没想到这生命力堪比小强的兔崽子第二天傍晚就醒来了，没白长那么大的个。

当时我正坐在床边摆弄手机犹豫着要不要给陈唯璞打电话，他已经一夜一天没联系我了，他冷静下来了吗？他会了解我的想法吗？我很焦躁，坐立不安，怕他离开我，更怕他出了什么事，我被不安和惊慌笼罩着，只能靠不停地抖腿缓解忧虑。

“男抖贱……女抖穷……别抖了……”我闻声抬起头，黄学平居然醒了，他疲惫地看着我，无力地说，“我还以为地震了……”

所有负面情绪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边哭边骂：“王八蛋！还认得你爹我吗？！”

黄学平笑了：“智新……”

“还好，还好，没给你摔傻。”我忙凑过去问，“你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头还痛不痛？”他动了动身子，皱起眉：“浑身酸痛，头有点晕。”

我说：“那你别说话了，我去叫医生。”

“嗯……”他微微点点头，“你先把鼻涕擦了……”

“去死吧你！”

隔天一早我推黄学平去做了个全身检查，医生说他各项指标正常还剩点磕磕碰碰的皮外伤，要实在不放心就多留院观察几天，等后脑勺的伤口拆了线再出院也行。我当下拍板，再观察几天，接着我问，轻微脑震荡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医生说多休息别太劳累慢慢调理就好了，我终于松了口气。

期间俞小鱼来看过黄学平两回，都被我堵在门口赶走了。

第四天黄学平已经能坐起来和我们谈笑风生了，他跟庄子乐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天，两个人尽量避开了所有关于俞小鱼的话题，我坐在边上心不在焉地削苹果，陈唯璞依然渺无音讯，我整夜整夜的辗转难眠，盯着手机到天亮，几天下来我被自己摧残得心力交瘁精神恍惚，看起来就像一具行尸走肉，满脑子只剩下：陈唯璞现在在干嘛？有没有想起我？不是说好了每天早中晚打一个电话给我，叫我起床，问我午饭吃了什么，对我说晚安的吗？

“嘶……”我一走神不小心切到了食指，赶紧用嘴把血嘍掉。

“喂，发什么呆呢？”黄学平问，“切到手了？去向护士姐姐要个创口贴。”

我说：“不用了，这么点小伤。”

庄子乐说：“你想什么呢？”

黄学平说：“你看他那张脸，跟个馊包子似的，十成十是跟姓陈的吵架了。”

“吃你的！烦死了……”我起身把削好的苹果塞进黄学平嘴里，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哪壶不开提哪壶。”

庄子乐弯下腰好奇地打量我的脸，问：“吵架了？”

“啧……是是是是，吵架了！也不算吵架，闹了点小分歧。”我摆摆手，一屁股坐回去，抱着胸生闷气。

黄学平说：“咋回事儿？说出来哥开导开导你。”

“真不好说。”我挠挠脖子，看看庄子乐，再看看黄学平，很无奈，“他工作忙又辛苦，我不想让他再操心我这点小打小闹的破事，所以这段日子以来发生的一切，除了和他有关的以外我都没告诉他，那天全被他听到了……他说他觉得自己很没用保护不了我，我想解释的，他又说他正在气头上需要冷静，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庄子乐点点头：“嗯，虽然咱俩比较熟，但这件事我站在他那边。”

我抬起头小声问：“真的是我做错了吗？”

黄学平吧唧咬了一口苹果，指指我说：“你这不废话嘛？我要是他我也气，这关乎男人的尊严好吧？一个男人要是连自己心爱的人都保护不了，那不就是个废物点心吗？咱换位思考一下，他为了不让你替他操心，在外头受了委屈受了伤，其他人人都知道就你被蒙在鼓里，你是什么感觉？”

我设想了一下，顿时炸毛：“他他他他敢瞒着我试试？！”

“你看，你看，你看。”黄学平摆出一个夸张的表情瞪着我说，“你也气吧？”

庄子乐又补了一刀：“更何况他还是你除了父母以外最亲近最爱的人，两个人在一起即要同甘也要共苦，别忘了一句话，患难见真情。”他顿了顿，接着说，“嗯……我要是陈唯璞，我肯定也会生气，你太见外了，让他觉得他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你却根本没把他当做一个值得信任的可以托付终生的人，如果不能互相安慰互相扶持互相舔舐伤口，那你们在一起干嘛呢？”

这番话就像一盆凉水当头浇下，我的自以为是又一次伤了陈唯璞的心，可我现在该怎么弥补？

黄学平贱笑着说：“在一起干嘛？为了啪啪啪呗~”

“你闭嘴！”我回过神来，仰起头用鼻孔对着黄学平，指着他骂道，“你怎么有脸说我？你呢？！你跟俞小鱼的事为什么瞒着我们俩？”

庄子乐和黄学平同时愣住了，庄子乐先反应过来，帮腔说：“对啊，你为什么瞒着我们呢？”

“这个嘛……”黄学平满脸狼狈，往后一倒靠在枕头上，“能不说了吗？”

我举起水果刀，威胁他说：“插死你信不信？你数落我的时候这么起劲，轮到自己就装起死来了？我问你，你从什么时候发现俞小鱼就是所有事的始作俑者的？”

黄学平眨眨眼，为难地说：“跟小短裙分手以后，我怎么想怎么不对劲就开始有一点点怀疑他了。”

我说：“那你早都知道了？”

“啊？……嗯。”黄学平点点头，“包括他就是爱马仕……”

我睁大眼睛瞪着他：“阿西吧，要死了你！你干嘛不说啊？”

“就算我告诉你们了又能怎么样？游戏，大不了不玩了；可工作呢？你说我们仨干得好的，难道一起辞职走人？毁了你俩的前途无量不说，就俞小鱼那个偏执的性格，不管我去哪儿工作他都会把爪子伸过来，我在他眼皮子底下可能还好点，我要是走了，他指不定还会做出什么更疯狂的事来，这不坑了其他人吗？”黄学平叹了口气，“哎……整件事因我而起，也该由我了结，我只好尽量疏远你们陪着他了，他如愿以偿终于消停了几天，我没想到他，他突然变本加厉，报警抓乐乐？！当面吵不过你，就跑游戏里找你麻烦，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接下来发生的事你们都知道了。”

“你是不是傻啊……”我愧疚地看着黄学平，庄子乐上前拍拍他的肩膀。

黄学平摇摇头：“算啦，事情都过去了，也没啥好说的，俞小鱼本性不坏，一时走错了道，希望他能回头是岸，以后别再找我们的麻烦了。”

我突然想起了苏郁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爱会让人疯狂。

庄子乐说：“没事，大不了回家当代练。”

黄学平面容严峻：“我想过了，我是我们三个人里最聪明最英俊的一个，我应该多承担点责任，嗯！”说完他还郑重其事地点点头，对自己的不要脸表示肯定。

“二货……”庄子乐被他逗笑了。

“去你的吧！”我眼珠子一转，小心翼翼地问，“说个题外话，你对俞小鱼……什么感觉？有没有日久生情什么的？”

黄学平说：“真没什么感觉，我直的都快有直男癌了，你说我对他能有什么感觉？倒觉得他挺可怜的……”

“他可怜？！”我错愕地瞪着黄学平，“我才可怜好吗？！几次死里逃生都拜他所赐，还间接害得我跟陈唯璞闹矛盾，他再敢使坏，我真的会大嘴巴抽他的！”

庄子乐说：“在考虑怎么大嘴巴抽俞小鱼之前，我觉得你是不是该先解决你和陈唯璞之间的小分歧？”

“哎呀……”我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耷拉着脑袋，“怎么解决啊？他好几天没联系我了。”

黄学平说：“你是不是傻了？还是没谈过恋爱？他不找你你找他呗！肯定得有一方先服软啊！”

我说：“万一他还没缓过劲来呢？”

黄学平说：“态度诚恳点先认个错道个歉，就他对你那个宠溺程度，绝对立马心软了，他要是觉得这个台阶还不够高，你就哭给他听，嗲一点乖一点，这招你很在行。”

“好好好，我，我，我试试。”黄学平说得好好有道理，我一时竟无法反驳，我咽了口水，摸出手机，颤抖着拨通了陈唯璞的电话，心想着只要一接通，老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哭为敬，庄子乐和黄学平都期待地盯着我，我却失望地挂了电话：“来电提醒……他……关机了……”

黄学平说：“再打再打接着打！”

我摇摇头，嘴一瘪，眼泪唰的就下来了。

庄子乐递给我一张纸巾：“刚在一起的时候你咳嗽一声他都会心疼，可时间一长，你流再多的眼泪在他看来也是种累赘。”

我说：“他不是那种人……”

庄子乐说：“他是哪种人，我不知道，我只是在提醒你，再热烈的感情也会有疲倦的一天，你不好好维系的话，有你哭的时候。”

“他不会，他才不会……”我碎碎叨叨重复着这几句话，不甘心地一遍又一遍拨通陈唯璞的电话，耳边始终是冰冷的女声提示，我越来越慌，急得手足无措，庄子乐问：“你有他身边其他人的联系方式吗？”

我说：“老司机没跟他回北京，他一个人回去的。”

黄学平说：“真是天道好轮回啊，想当初，对吧，你也是这么折腾他的，说不理就不理，关了手机玩失踪，电话不接短信不回，现在知道他当时的感受了吧？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受着吧你。”

庄子乐瞪了黄学平一眼：“你就不能少说两句？”

黄学平说：“我这是给他支招呢，电话接着打，短信别停下。”

直到此刻我才明白，“爱我”这件事，对陈唯璞来说，是场天灾；“爱他”这件事，对我来说，则是种救赎。

又过两天，护士拆了缠在黄学平脑袋上的绷带，他似乎很不高兴整天闷闷不乐的，一问原因，啼笑皆非，他说：“如果是你被剃了光头，你还能高兴的起来吗？”

庄子乐说：“你后脑勺磕了那么长一道口子要缝针，不剃不行。”

他说：“丑死了！”

我说：“放心吧，你长得帅，留什么发型都帅。”

黄学平指指自己蹭亮的光头：“我都没头发了，还哪来的型？！”

我说：“我给你买顶假发怎么样？”

黄学平不依，像小孩子一样闹脾气闹了一整天。

第二天，庄子乐比平时晚了半小时来医院，他破天荒的戴了顶帽子，我和黄学平都诧异地看着他，我问：“你没洗头啊？”

庄子乐笑了笑，一摘帽子，差点把我吓尿……好嘛，他也剃了个光头，他对黄学平说：“现在好了吧，我陪你一起剃光头，等我的头发长出来了，你的也差不多了。”

“乐乐！”黄学平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冲过去抱着庄子乐的腰哇啦哇啦乱叫唤。

我问：“要不我也去剃一个？”

黄学平回头看着我说：“别，你是有对象的人了，人家肯定不喜欢你剃光头。”

我艰难地扯了扯嘴角，就算我现在剃了，他也不知道。

黄学平说：“这样吧，你平时最爱臭美了，从明天起你就每天穿得土不啦叽的直到我和乐乐长出头发来为止，怎么样？”

我说：“好。”

黄学平终于能出院了，他却不肯走了，他说他舍不得护士姐姐们。最后黄学平是被我跟乐乐架着拖出了病房，看他那生龙活虎扑腾的劲儿，应该是没事了。我送他回到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那台该死的摄像机给砸了。

然而整整十天过去了，我一共给陈唯璞打了45个电话，发了30条短信，可他一个字也没回过。

我鼓起勇气去找老司机，问他：“陈唯璞联系过你吗？”

老司机说：“没有。”

我说：“吉哥，他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他是不是不要我了？”

老司机说：“不会，唯璞那么喜欢你。”

我说：“那他为什么不理我？”

老司机说：“他有他要忙的事，你别担心，或许，明天他就回来了。”

我整个人就像被掏空了一样，在外装作若无其事，一旦独处安静下来，就不停地掉眼泪，特别是双开两个号却不知道能干点什么的时候。

再等两天，两天后要是还没有陈唯璞的消息，我就去北京找他。

第 113 章 多啃玉米少吃肉

我给庄予乐和黄学平一人买了顶鸭舌帽，不戴还好，一戴上就像两个刚放出来的劳改犯。黄学平倒挺喜欢的，显摆了一会儿突然哭着喊着要去楼下吃烧烤，我不让他吃，伤口还没完全愈合吃个屁的烧烤。他可怜巴巴地说：“好几天没吃肉了，嘴馋……”

“那也不能吃。”我的态度很坚决。

黄学平就去闹庄予乐了：“乐乐啊~乐乐哟~我想吃烧烤~”

庄予乐耳朵根软，被他叨叨了两句就动摇了，劝我说：“要不，陪他去吧？”

我说：“不行。”

庄予乐说：“你最近精神状态也不好，出去散散心。”

黄学平转头又抓着我的胳膊摇来晃去：“大不了我多啃玉米少吃肉，智新，去嘛~去嘛~”

“好了好了好了！”我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去还不行吗？”

“走咯~快点快点~”黄学平一手搭着我的肩一手勾了庄予乐的脖子蹦蹦跳跳推我俩出门。

我说：“你悠着点，小心伤口裂开！”

黄学平说：“没事~哥壮的很，流十斤血都死不掉！”

我戳了他一下：“闭嘴吧你这颗卤蛋！”

我们又去了经常光顾的烧烤店，三个多月前我和黄学平在这撒完酒疯后再也没来过，老板看到我们很高兴，说今晚的羊肉串他请客，想吃多少吃多少，我和庄予乐连连道谢，黄学平却闷闷不乐，因为医生嘱咐过，在他的伤口结疤前不能吃这些。

店里太闷黄学平强烈要求坐店门外，转头往我们常坐的角落看去，故地重游情景再现，上次也是因为联系不上陈唯璞我心烦意乱才借酒消愁喝得酩酊大醉，想着或许会有奇迹发生，我拿出手机再一次拨通了陈唯璞的电话，还是来电提醒，我彻底绝望了，怔怔盯着手机发呆，周围的气氛突然变得很奇怪，刚还在扯淡的黄学平和庄予乐同时安静了下来，我纳闷地抬起头，气得差点把桌子掀了，不知何时我对面多了一个人——神色复杂的俞小鱼。

我强压下怒气，瞪着他问：“你来干什么？”

黄学平打圆场说：“智新，你先冷静，有话好好说。”

我转头瞪着黄学平：“我冷静个屁！你让他来的？……你们商量好的？！”

黄学平尴尬地笑笑：“这个，嘿嘿。”

俞小鱼说：“智新，我……”

我一拍桌子，起身就走，庄予乐跟着我站起身。“别啊，事情总要有个了结的。”黄学平也站了起来，一手拉住一个，“大家都是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难道你不搭理我我不搭理你一直到退休吗？”

“谁爱跟他抬头不见低头见谁去，老子大不了不干了！”我甩开黄学平的手，指着俞小鱼说，“我警告过你什么？再敢靠近我们，我见你一次揍你一顿，你当我开玩笑？”

“你别这样，有话好好说。”黄学平把我的手按下来，拽着我坐下，“他是来道歉的。乐乐，你也坐下，有话好好说。”

庄子乐没表态，面无表情地坐了回去，别过脸。

“嘿，我说黄学平！”我上下打量着黄学平，“没看出来啊，你居然这么圣母？可我没那个兴趣陪你普度众生！”

黄学平为难地说：“俞小鱼很想跟我们说声对不起，就给他个机会吧，听完他道歉，再决定原不原谅他，但这个道歉的机会还是要给他的。”

我说：“你原谅他了？”

“啧……”黄学平挠挠他的大光头，“怎么说呢，只要他以后别再整幺蛾子，我们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

“边儿去！”瞧他那副面不啦叽的德行我就恨铁不成钢，我转过头斜眼冷冷地看着俞小鱼，他形同枯槁面无血色，缩在那一声不吭，我说，“你装可怜对黄学平还有点用，对我？呸！”俞小鱼死死咬着下唇还是不啃声，我一拍桌子骂道：“你说话啊！哑巴了？不是来道歉的吗？”

俞小鱼被我吓了一跳，浑身一震，接着他的表情渐渐起了变化，五官慢慢皱成了一团，最后他抽泣着说：“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

庄子乐看了俞小鱼一眼，又用试探的眼神看着我，我扬起头：“你哭什么？我都还没哭，你哭什么哭？”

黄学平扯扯我的衣袖：“别这么凶，你打也打过了，骂也骂过了……”

我说：“还没打够没骂够好吗？你忘了你是怎么变成死光头的？”

黄学平说：“头发还会长出来的嘛……”

我说：“他下次把你害死了，我能用七星唤魂把你救起来吗？你怎么回事啊胳膊肘老往外拐？直男真好哄……”

黄学平说：“不能一言不和就让直男背锅，完事以和为贵，这么勾心斗角你恨我我怨你的过日子累不累啊？俞小鱼已经跟我保证过了，他以后绝对不再犯了，是吧？俞小鱼，你赶紧的！”

俞小鱼抽抽搭搭地说：“我也不奢求你们还能拿我当朋友，以后我也不会再来打扰你们，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把道歉的话说完，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

庄子乐没说话，我抖着腿生闷气。

黄学平催促道：“你说你说，你接着说。”

“智新，乐乐，我这几天一直在反省，我真的知道自己错了，以后绝对不会再做伤害你们的事，你们就当可怜可怜我……”俞小鱼说着说着泣不成声。

“哎哎哎，先别哭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怎么欺负你了，你在这哭天抢地的老板还怎么做生意？”我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看着他现在这个痛哭流涕的样子就说不出的难听的话来了。

俞小鱼胡乱抹了把脸，低下头。

黄学平说：“正好，这顿让俞小鱼请，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实在不行就两顿，两顿不行就三顿。”

我说：“你滚！”

庄子乐幽幽地说：“一顿就够了，吃完这顿，井水不犯河水。”

“你什么意思？”我诧异地看着庄子乐。

庄子乐瞥了俞小鱼一眼：“嫉妒的种子开不出美丽的花，仇恨亦然，事到如今也差不多了，我们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从今往后划清界限，别互相为难了。”

黄学平忙说：“对对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庄子乐冲我一扬下巴：“你呢？”

“二比一，你说呢？”我苦笑着摇摇头，陈唯璞的离去让我精疲力尽，这几天除了记挂他以外我根本没空仇视俞小鱼，我现在只祈祷陈唯璞快点回来，其他事我懒得过问。我想，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我身上呢？我疯狂地痴迷着陈唯璞，而他却是个直男，我会怎么办呢？俞小鱼固然不值得同情和原谅，但黄学平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我对俞小鱼说：“丑话先说在前头，我没有原谅你，如果再有下一次，我真的会把你拆了喂狗。”

俞小鱼愣了愣，红着眼眶拼命摆手：“不会了，不会了。”

我说：“勉强相信你。”

“这样就对了嘛！好了好了，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说了，我跟你们说点乐呵的。”黄学平忙岔开话题，“我家乡下那只土狗，就是瓜田里追着智新跑的那只，还记得不？”

我说：“记得，干嘛？”

黄学平说：“刚生了一窝小狗崽，特好玩儿，过几天哥带你两回去看看？”

庄子乐一挑眉毛，我说：“好啊，养肥了以后吃火锅就有锅底了。”

黄学平推了我一把：“去你的~”

“小伙子们聊什么呢又哭又笑的？来来来，趁热吃。”老板端着一大盘羊肉串过来了。

黄学平说：“谈理想谈人生。”说着就伸手去抓羊肉串。

“我还跟你谈鹿茸呢！”我拍了他的手一下，“你不许吃！”黄学平收回手呜呜呜假哭，我指着俞小鱼说：“你也不许吃，只能看着我和乐乐吃！”

“哦……”俞小鱼怯怯地点头。

黄学平抗议道：“你们两个吃得完啊？！吃死你们！特别是你！周智新！祝你得痔疮不能啪啪啪！就给我吃两口嘛！”

我说：“你吃个屁！”

俞小鱼小心翼翼地问：“怎么不见陈总？叫他一起来吧，我也想当面跟他道个歉……”

我僵住了，顿时觉得嘴里的羊肉咸得发苦……

庄子乐帮我解围说：“陈总……应该吃不惯这些的。”

我笑了笑，我还真不知道陈唯璞吃不吃路边摊，黄学平起哄说：“咱打个赌呗，智新，快！打电话问问你家那口子他吃过烧烤没？我就不信了，全中国还有没吃过烧烤的爷们儿？”

“不用问了，我认输。”我根本联系不上他，我站起身往外走，“今晚的啤酒我请，不醉不归。”

黄学平欢呼雀跃：“好啊好啊好啊！”

我说：“你只能喝王老吉。”

黄学平立马泄了气。

第 114 章 黄学平已经走了

烧烤店的酒水比外头卖的贵两倍，隔着马路对面正好有一家超市，我们每次来吃烧烤都会去超市买酒水饮料时间一长跟超市老板混得挺熟了，他看到我说：“哟，小帅哥，好久没来了。”

“最近比较忙。”我扯了扯嘴角，“两扎百威。”

付钱的时候，手机响了，我浑身一激灵忙拿出手机，待看清是陈唯璞打来的，我的心跳漏了一秒赶紧接了起来：“喂？！”

他说：“智新……”

我微微张开嘴，却发不出一点声音来。

“智新？”

“……嗯。”听到他又喊了一遍我的名字，我的眼泪瞬间如决堤般夺眶而出。

“你在哪？”

“你管我？”

“对不起。”他的语气里全是愧疚。

我终于崩溃了，哭喊着：“你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我以为你出事了！我都已经订好机票打算明天就飞去北京找你了！”超市老板被我吓了一跳，整个人往后一缩，我没功夫琢磨他此刻的心情，继续对着电话那头那个让我又爱又恨的男人哭诉：“你走之前不是答应过我很快会回来的吗？不是答应过我每天喊我起床跟我说晚安的吗？可整整十一天了你连个消息都没有！我都不想活了，你这个王八蛋！你说话呀！”

“你说，我听着的。”

我直跺脚：“光听有什么用？你怎么不安慰我？！你怎么不解释你到底干嘛去了？！”

陈唯璞柔声道：“等你把委屈都发泄完了再说，不然你听不进去。”

我使劲把眼泪鼻涕都擦了：“好了，我发泄完了，你说吧。”

“哎？我印象当中，我的智新闹起小孩子脾气来没十五分钟刹不住车。”

“先发泄一半，另一半等你回来我要揍你两顿才能出气。”

“你打我跟按摩似的。”陈唯璞笑了笑，沉声说，“……智新，对不起，我让你担心了。”

我犹豫了片刻：“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我不该自以为为你好，什么事都瞒着你。”

“乖，你先听我说完。”他顿了顿，“我不得以扔下你执意回北京，是因为我奶奶肾衰竭，两边的肾已经全部坏死，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匹配的肾源准备做换肾手术，医生说她年纪太大，上了手术台未必能下来，我这次回去也许是见她的最后一面了。这件事她也瞒着我，全家都瞒着我，直到那天我说要转道先去医院再去机场，吉哥才告诉我真相，不能再延期了，老太太未必能等到我回去，刚到医院又听到你说的那番话……”陈唯璞轻轻叹了口气，接着说，“一个是我的奶奶，一个是我的至爱，你们都在独自忍受着煎熬，而我却站在一边一无所知什么也做不了，那种无法言语的自责感，当时我的心情非常糟糕，情急之下，对你说了那样的话，我很抱歉。”

“等等，你奶奶的事怎么不告诉我？我可以陪你一起回去一起承担。”

“是啊，事后冷静下来才发现，我质问你为什么不把你的事告诉我的同时，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不想你为我担忧，选择了隐瞒。因为感同身受，我才明白了你对我的一片心意，是不是太晚了？”

“不晚，你明白就好。”我瘪着嘴，“你和我，都傻……”

“两个走过不同轨道的人要一起走接下来的同一条路，肯定会有些矛盾和分歧，我们还是需要多沟通。”

“你也是啊，以后不管发生了什么，你都要跟我说，我不是弱智傻白甜，我更不是圣母白莲花，我也有我的主意，就算帮不了你我至少能安慰你照顾你，你现在有我了，你不再是一个人。”

“好，有你这番话就够了。”

“你奶奶现在怎么样了？”

“我在重症监护室外等了她十天，她终于脱离危险期稳定下来了，重症监护室附近不能使用任何通讯工具，吉哥没跟来，联系不了你我也急，可又没其他办法，刚出医院一打开手机全是你的电话和短信……智新，真的对不起，我这几天神经绷得太紧，一时疏忽了你。”

我忙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奶奶没事，你也没事就好。”

他轻声问：“真的没关系吗？”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想你想得快疯了。”

“我正在去机场的路上，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后就到杭州了。”

“嗯，我回家等你。”

“周智新……”

“嗯？”

“我也想你想得快疯了，周智新，我这辈子大概是离不开你了。”

“先让我揍你两顿再说。”

“你舍得吗？”

“有什么不舍得的？慈受多败攻，不用对你太好！”

陈唯璞突然说：“我爱你。”

我笑了：“……我也是。”

挂了电话，老子神清气爽浑身舒畅，就像重新活了一趟，超市老板问：“小帅哥，跟女朋友吵架啦？怎么你先哭起来了？”

我说：“是男朋友。”无视他又惊又怕的眼神，我豪迈地大手一挥，“再来两扎百威！”

超市老板说：“你搬不搬的动哦？”

“小瞧我了不是？瘦归瘦，骨头里面全是肉。”我扛起两扎啤酒，“来来来，帮把手。”

“你悠着点。”

“小意思。”

转身看到一辆面包车突兀地停在了烧烤店门口，我正纳闷，车上忽然跑下来三个男人直奔我们那桌，各个面目狰狞手里都拎着把西瓜刀，我还没反应过来，他们挥刀就朝庄子乐和黄学平砍了下去，庄子乐反应快一把掀掉桌子挡住了，黄学平护着俞小鱼退到了边上，我见状忙扔下啤酒冲了出去，可川流不息的车辆挡住了我，我急得直喊：“乐乐你们快跑！”

庄子乐勉强闪躲开那三个男人的攻击：“别过来！你们都快点走！”

“怕个卵啊！”黄学平推开俞小鱼，操起一旁的折凳上前帮庄子乐，两人合力没几下就把那三个男人全打趴了。“别打了！别打了！赶紧跑！”我刚跨出去一步，又有三辆车呼啸而过逼得我进退两难，庄子乐抬头对我喊道：“你快走！”紧接着他和黄学平一把抓过已经吓得腿软的俞小鱼转身就跑，这时离他们最近的男人从地上爬了起来，他追上去举起刀，我用尽全身力气喊道：“黄学平——！”

整个过程不到十秒钟，却像慢动作回放一样，我眼睁睁地看着那把足有 50 厘米长的锋利刀刃生生砍进了黄学平的右侧脖颈，一瞬间鲜血自伤口喷涌而出，黄学平慢慢瞪大眼，凶手用力抽回刀，转身就跑，黄学平还没来得及发出一点声音，就倒在了血泊里。

俞小鱼的尖叫声，庄子乐的怒吼声同时响起，那三个男人火速上了面包车，扬长而去。

我不顾一切冲了过去，庄子乐忙推开俞小鱼扶起黄学平，我脱掉外套按在他的伤口替他止血，边哭边说：“平平，醒醒，快醒醒！”

黄学平微微睁开眼，无神地看向我说：“好……痛……”张开嘴咳出一大口血，瞳孔也开始扩散了。

“你别说话，别说话了！”我对吓得瘫坐在地上瑟瑟发抖的俞小鱼喊道，“你还愣着干嘛！叫救护车啊！”

“啊？……哦！”他这才回过神摸摸索索拿出手机。

我低下头说：“平平，你坚持住，马上送你去医院，去了医院就没事了就不痛了……”黄学平慢慢闭上了眼，我和庄子乐不停地喊他：“醒醒！把眼睛睁开！不要睡！”

很快，警车和救护车都到了，庄子乐留在现场协助警方调查，我和俞小鱼坐上救护车陪黄学平去了医院。

黄学平被推进了急症手术室，院方问家属在哪谁签字，我说他家人全在老家暂时赶不过来，我来签。然后我做了件明知道没用却不得不做的事，我签完字抓着医生的胳膊求他一定要救黄学平，医生答道：“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

我坐在手术室外，俞小鱼躲在角落里，他怕吵到我捂着嘴闷声抽泣。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看自己，我满手满身全是黄学平的血。这一切发生的太快，我无法相信是真的，该不会是在做梦吧？狠狠掐了自己一把，好痛……

我坐不住了，起身在手术室外焦躁地走来走去，没有信仰的我把认知范围里所有宗教的神明都求了一遍，只要黄学平没事，让我少活十年都行。

不知过了多久，手术室的门开了，主刀医生最先出来，我忙冲过去问：“医生，他怎么样？”

医生摘掉口罩，面色沉重：“我们已经尽力了，很遗憾，尽快通知他家里人来吧。”

我却笑了：“叔叔你别跟我开玩笑，都不好笑的。”

“伤者的脖子被砍断了一半，颈动脉被砍断缩至颅内导致失血过多，我这么说你能明白了吗？”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我茫然地看着他，摇摇头。

“小伙子，节哀。”医生无奈地拍拍我的肩，走了。

我怔在原地，腿一软摔倒了，俞小鱼跑过来扶我到一旁的椅子坐下，我甩开他弯下腰，痛苦地抱着头。

俞小鱼说：“我去办其他手续。”

我说：“滚。”

俞小鱼走开了。

我咬紧牙关，浑身都在抖，黄学平刚还活蹦乱跳吵着要吃羊肉串的啊，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我的脑子里变得一片空白，耳边嗡嗡作响，我只穿了一件长袖T恤，冷进了骨子里。

“智新，智新？”

好像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正轻轻唤着我的名字，我抬头，那个让我魂牵梦萦了多日的男人正站在我面前，他担忧地注视着我，然后脱下他的风衣给我披上。

“智新，黄学平怎么样了？”陈唯璞蹲下身与我平视，见我没反应，他抚上我的脸又重复了一遍，“黄学平现在怎么样了？”

顷刻间，我所有的理智与坚强在陈唯璞温柔的眼神中土崩瓦解，我扑向他，抱着他放声痛哭。

陈唯璞没说话，只是紧紧地抱着我。

黄学平的尸体被推了出来，从头到脚覆盖着白布，愣愣地看着他们从我眼前经过，快到专用电梯口时我突然疯了一样挣开陈唯璞冲了过去，我扒着病床嚎啕大哭：“兔崽子！你快起来！你不是说你壮的很流十斤血都不会死的吗？！你怎么这么没用！快起来！我再也不阻止你吃羊肉串了，你爱吃多少吃多少，黄学平！你快醒醒！”

黄学平不理我，我只触到了他冰冷的手，我掀开盖在他脸上的白布，陈唯璞正好追过来一把捂住我的眼睛：“智新，别这样……”

我抓着陈唯璞的手腕：“让我再看他一眼吧，最后一眼，求你了……”

陈唯璞从身后搂住我，轻声说：“他一定不想让你看到他现在的样子……”陈唯璞又对护工说，“麻烦你们了。”

我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到他们推着病床远去的声音，滑轮与地面的摩擦声，那么急促且冰冷，渐渐远了，远了……

陈唯璞把捂着我眼睛的手挪开时，黄学平的尸体已经被推进了电梯送去了他该去的地

方。我哭得几乎背过气去，陈唯璞走到我面前，将我揽进他怀里，他说：“我在这。”

我把脸埋进陈唯璞的胸口，死死地抱住他，语无伦次边哭边说：“黄学平明明说要带我们去他家玩的，他家有一窝新生的小狗，刚一大盆羊肉串我一口都没让他吃，我还答应他每天穿得像个屌丝一样直到他长出头发来，他躺在那怎么都不理我？是不是我老骂他是蠢直男他生气了？那我以后再也不数落他了……”

陈唯璞轻抚着我的背：“智新，黄学平已经走了……”

“我知道，可我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为什么不能像游戏里那样，我对他七星唤魂他就能活过来？！”

第 115 章 你也要替我想想

我曾以为死亡离尚且年轻的我们很远，然而它却措手不及地降临在了我身边。虽然我明白，我们三个迟早有一天会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我怎么也没猜到，我们和黄学平会以这种方式早早的分道扬镳且天人永隔。

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晚做梦都会梦到那天的经历，毫无人性的凶手，闪着寒光的凶器，喷溅而出的鲜血还有倒在血泊里的黄学平。我哭嚎着醒来总会吵醒向来浅眠的陈唯璞，他会紧紧搂住我然后我躲进他怀里轻声呜咽，接下来一整夜谁都睡不好，我和他的精神状况越来越糟糕。我说：“我还是回家睡吧省得连累你。”

他说：“那样我更不放心还不是一样睡不好？”

我知道我是扭不过他的，只好偷偷买了一瓶安眠药，睡前趁陈唯璞不注意吃三分之一颗，后来身体慢慢适应，这点药量已经不起作用了，我就吃半颗，等到半颗也没用了，我就吃一整颗。

短短半个月时间，我整整瘦了 12 斤，陈唯璞抱着我的时候我都怕我的骨头硌到他。他想尽办法哄我开心，抽出所有空闲时间陪我，再这么下去他也会很疲惫，我强迫自己打起精神来，拼命笑努力吃尽量不去想。

其实事发当晚，警方就抓到了凶手。第二天一早，我、庄子乐和俞小鱼去认人，警察给我看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该死的罪魁祸首，我的情绪徒然变得很激动，站起身指着他的照片：“就是他！他就算化成灰我都认得他！就是他！他在哪？他现在在哪？！”

警察说：“已经被拘留了。”

我说：“我要见他！”

警察说：“抱歉，案件还没调查清楚，暂时不能让你和犯罪嫌疑人接触。”

我问：“为什么？”

警察说：“请你配合我们工作。”

因为不放心跟着来的陈唯璞揽过我的肩膀安慰我说：“你冷静点，人已经抓到了，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平公正的答复。”

我看了他一眼，转头靠在他肩上，闭起眼什么话都不想说了。

坐在一旁的庄子乐和俞小鱼，一个面如死灰，一个神色慌张。

又过了一天，负责这个案件的李警官带着之前调查过庄子乐的赵警官直接来了我们公司，老板把他们请到了会议室，我、庄子乐和俞小鱼被叫了进去。我让老板别听了，对他身体不好，我会告诉他最终结果，老板唉声叹气地出去了。

待所有人到齐，李警官开门见山的说：“犯罪嫌疑人吴某已经承认，受害者脖子上的致

命伤是他砍的，一周后检察院将以故意杀人罪起诉他和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证据确凿不会轻判，希望受害者能安息。”

我忙问：“原因呢？他们杀人总该有个原因吧？”

李警官说：“具体的原因，还是由赵警官跟你们解释吧。”

赵警官点点头，看向庄子乐，庄子乐一对上他的视线就愣住了，赵警官说：“看来你也猜到了，据三个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其实是冲着你来的……没错，都是你养父生前的仇人”

庄子乐不可置信地瞪大眼，接着往后一倒靠在椅背上急促地喘着粗气，他愣了许久，哭了：“那他们冲我来就好了，为什么要对黄学平下手？！”

李警官说：“他们没完全掌握你的信息，仅凭身高和长相认人，你和受害者又戴着一样的帽子，所以吴某认错人了。”

庄子乐猛地站起身，转身对着墙壁就是狠狠地一拳，又一拳，他什么也没说，只发出声声哀嚎。

我赶紧跑过去抱住他的胳膊：“不是你的错！乐乐！不是你的错！”说着说着我也哭了，“不是你的错！”

“啊——！”庄子乐奋力地喊了一声，一手撑在墙壁上垂下脑袋痛哭流涕。

“等等。”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回头问，“他们是怎么知道庄子乐的存在？除了警方以外没几个人知道啊！”

赵警官满脸为难地摇摇头。

“是我……”一直坐在角落里缄默不语的俞小鱼抬起头说，“是我……”

我放开庄子乐，冲到俞小鱼面前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提了起来：“你又干了什么？！”

俞小鱼的脸痛苦地皱成了一团，他边哭边结结巴巴地说：“半个月前，我知道乐乐的身世以后就去了他养父开的酒吧，跟酒保聊天的时候打听到了他养父有哪几个死对头，为了报复他，我，我就，我就……我真的没想到那群小混混会下杀手……”

“WCNM！”把俞小鱼重重地甩在墙上，我四下张望，抢过会议桌上笔筒里的美工刀就要捅俞小鱼，我哭喊道，“你把黄学平还回来！”

“住手！”赵警官立马冲过来拦住我，李警官把俞小鱼护在身后，赵警官严厉地说：“小周！你胆子也太大了，敢在警察面前乱来？”

我使劲推他：“你让开！老子今天要他给黄学平陪葬！你让开啊！”

“你再这样我就要抓你回去了！”赵警官夺下我手里的美工刀扔得老远，指着我说，“你这是故意伤人知道吗？”

“老子不知道！”我倔犟地瞪着他，“你让不让开？”

“你还有理了？”赵警官微微偏过头对李警官说，“这里有我，你先出去让他们老板通知这几个的直系亲属来，把人都带回家好好反省。”赵警官又指指我：“你别搞小动作，我真的会抓你。”

我在这头不停地闹要揍俞小鱼，俞小鱼缩在角落里哭，庄子乐靠在那头的墙壁上垂着脑袋不知道在想什么。

十五分钟后，俞小鱼的家人来把俞小鱼接走了，两位警官也走了，临走前警告我再敢做出一点违法的举动就连我一起抓了，同事们扶庄子乐到外头坐着，我被老板锁在会议室里摔椅子砸桌子大喊大叫：“快放我出去！”

老板站在庄子乐身边看着我直摇头，我气得开始踹会议室的玻璃墙，庄子乐缓缓抬起头和老板说了些什么，老板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瘫坐在地上好一会儿，我歇够了，站起身举起花瓶刚要砸玻璃，一抬头看到个熟悉的身影，陈唯璞居然来了，我顿时僵在那动弹不得，他开门进来，抬手把花瓶抽走，放下。回过手抚上我的脸，低声说：“乖，别闹了，跟我回家。”

“嗯……”我抽泣着点点头。

“先去跟你老板道个歉。”他揽过我的肩膀带着我往外走，柔声责备我说，“回家爱怎么闹怎么闹，不可以在外面给人添麻烦。”

“知道了。”我低下头。

刚跨出会议室，老板迎上来说：“陈总……哎，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真是不好意思，还要麻烦你来一趟。”

陈唯璞说：“见外了，周智新是我的爱人，他的所作所为我有义务和责任替他承担。”

话音刚落同事们一片哗然，我能猜到他们此刻的表情。

陈唯璞接着说：“他在里面损坏了多少东西要多少钱，你报个数给我，我来赔。”

老板忙说：“不用不用不用，小孩子打架碰倒了几张桌子椅子而已。”

我回头，会议室里一片狼藉。

陈唯璞说：“明天我买一批新的桌椅送过来，希望张总不要拒绝。”

老板说：“好吧，陈总一番好意，我先谢谢了。”

陈唯璞轻轻唤了我一声：“智新。”

我说：“忠哥，对不起……”

老板说：“没事，我理解你的心情，先回去吧昂，我会照顾好庄子乐的，你放心。”

我跟着陈唯璞走了，临出门前回头看了一眼垂头丧气的庄子乐，又看了一眼黄学平的座位，那里空荡荡的。

回家的路上，陈唯璞一直搂着我，我把刚才在会议室里发生的事都跟他说了一遍，他也轻轻叹了口气，说：“作孽啊……”

我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俞小鱼！”

“可以不宽恕他，但你能拿刀捅他，你这么做不就跟那几个凶手一样了吗？”

“我正在气头上，没控制住。”

“不准再这么冲动了。”他摸摸我的脑袋，“你老板打电话给我说你差点就杀了人了，吓得我心跳都快停了。”

“对不起……”我鼻子一酸，抓着他的衣襟。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但你也要替我想想，如果你因故意伤人罪被抓了，我该怎么办？”

“我以后不会了。”

“智新，我知道你很伤心，我又嘴笨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你可以对着我发泄。”他亲了亲我的头顶，“我今天请了假，会一直陪着你。”

“嗯。”我点点头。

第 116 章 回忆涌上心头

老板亲自去黄学平的老家把他父母接到了杭州，俩老拉着我和庄子乐的手哭得死去活来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正在琢磨怎么掐头去尾简化成一场意外，庄子乐先我一步把起因经过结果全盘托出，最后他说：“叔叔阿姨，都是我的错，你们要打要骂都行，只是别哭坏了身体，我已经很对不起黄学平了……”说完庄子乐屈膝就要跪下，黄学平的父母忙扶起他，老泪纵横：“孩子，不是你的错，你也不想的，要怪就只能怪学平命不好，我们两个老东西命不好。”

看着他们抱头哭成一团，我叹了口气，如果不是这么通情达理的父母也教不出黄学平那

样善良的孩子来吧？

五天后凶手被判了死刑，两个帮凶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黄学平的遗体要先在杭州火化，再由父母带回老家安葬。葬礼的各项事宜由我和庄子乐操办，按他父母的要求一切从简，俩老几乎哭至晕厥庄子乐也泣不成声，现在只剩下我能照顾他们，我再难过也必须撑住，嗓子眼紧到发酸发痛，整个过程我中一滴眼泪都没掉。

直到我眼睁睁地看着黄学平的遗体被推进了火化炉，我突然意识到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终于忍不住跪坐在地上抓住护栏干嚎着他的名字，可仍旧没有眼泪。

葬礼结束后陈唯璞来接我回去，我精疲力尽靠在他怀里絮絮叨叨地说着：“wuli 平平啊，就是太圣母，对谁都好对漂亮妹子更加，我和他认识这么些年了，没见过他和任何人吵过架，唯一一次跟乐乐红了脸还是因为被俞小鱼陷害的小短裙。你说他花心吧？现在哪个平头正脸的男人没点小坏心思？可就是他的善良跟花心害了他，如果不是他花心就不会激怒俞小鱼干出那么多坏事，如果不是他善良就不会同意帮俞小鱼道歉，不帮俞小鱼道歉那天我们就不会出门，不出门就不会出事了……”

哦，俞小鱼今天没来，我想他也不会有脸来。

我比划着说：“我跟你讲啊，平平那么大的个子，那么高那么结实，到最后只剩下小小的一盒，这么小小的一盒。”我握住陈唯璞的手，盯着他的双眼，“人这一生到头来就是一把灰烬啊……”

“对。”陈唯璞点点头，与我十指相扣，他说，“所以活着的人才要好好活着，智新……让黄学平安心地走吧。”

我闭上眼：“嗯，我知道。”

他亲了亲我的头顶。

无法再跟俞小鱼共事，我和庄子乐商量了一下，当晚写好了离职报告打算第二天一早交给老板，然而第二天我刚跨进办公室大门就得知了一个让我不知所措的消息……

昨晚俞小鱼割腕自杀，死了，没有留下任何遗书或遗言。

他的家人天亮才发现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没了心跳和呼吸，送到医院医生当场宣布死亡。

我傻站在原地愣了许久，这是他俞小鱼罪有应得啊，我为什么笑不出来，反而百感交集很想哭呢？我看了看庄子乐，他的表情跟我一样。

逝者已矣，生前与人为善也好，坏事做尽也罢，都已经随风而去深埋地底，尘归尘土归土，一了百了。

俞小鱼的葬礼我没去，他入土后的某天我突发奇想去看了他一回买了一大束白玫瑰放在他墓前……

愿你来世不必再为情所困，愿你来世能与心爱之人两情相悦。

又过了一周，周五临下班前我对失魂落魄的庄子乐说：“忠哥让我们把公司配给黄学平的笔记本理一下，把工作相关的都拷出来，这台笔记本要派给别人用了。”

“啊？……好。”庄子乐心不在焉地点头。

等其他同事都下班走了，我和庄子乐坐在黄学平的座位前，我查看着笔记本的文件分类打趣说：“根据我们平平的尿性，肯定藏了不少成人片。”

庄子乐僵硬地笑了笑：“我也觉得。”

我们在 E 盘发现了一个名叫“我是你爹”的文件夹，我好奇地点开一看，你们猜我发现了什么，里面居然全是游戏截图，2012 年至 2014 年按时间又分了 3 个文件夹。

我转头问庄子乐：“要点开看看不？”

庄子乐死死盯着笔记本说：“看看。”

打开 2012 年的文件夹，我指着第一张截图里的黄学平：“你看这傻大个，云麓居然拿着双刀。”

庄子乐笑了：“近卫刃，24本掉的，他说双刀攻高非要跟我抢。”

“就是说他傻……你看这张，那个时候周末任务还有跳舞挂机，我一个男冰心跟他一个男云麓对着跳，把你恶心吐了，哈哈哈哈哈。”

“是啊，怕别人发现我跟你两是一伙的我只能隐身跳了。”

“呀！这个这个！我们下狐狸洞摸到了苏幕摆，当时一个苏幕摆能卖4500多金吧，你们说给我穿，我说这么值钱还不如卖了。”

“最后还不是给你穿了？然后我们三个一起出了小翅膀。”

“嘿嘿嘿。”我傻笑几声，“你再看这几张，这几张都是我发给他的，你还记得不？当时我们天天陪他刷坎水和剑域刷了三个月都没掉光圈，后来他出差了三天，我们带势力的人刷，三天掉了三个坎水光，还都是满属性的，偏偏团里没有云麓只能喂马了，把黄学平气得哟！”

“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信奉东西找不到就算了，你不找它的时候它自己会出来。”

“这个是不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势力战拿了台子在台子里的合影？”

“是的。”庄子乐点点头，“当时的联盟主给我们一个人一个雷钻。”

我撇着嘴说：“黄学平出红烧的最后一颗雷钻还是我送他的呢，就砸在天籁梵音上。”

“你平时也没敲诈他的炼化石啊。”庄子乐白了我一眼，指着电脑说，“哎？2014年好像没几张……”

“这才几月份啊？”而且最近我们都没怎么玩游戏，我点开2014年的文件夹，里面就三张截图，全是春节祈福任务中黄学平许下的愿望。

第一张上写了：我要找个女朋友！

第二张上写了：祝乐乐永远开心！

第三张上写了：祝智新和他家那口子幸福滴过一辈子！

回忆随着这些截图一点点涌上心头，原来我们三个已经一起走过了天下的三载春秋。

“傻大个，说这些干什么呀……”我的眼眶渐渐湿润了，“还截下来，不嫌丢人吗？”

“傻，丢人。”庄子乐犹豫了片刻，轻声说：“……智新，我有件事。”

“嗯？什么？”我揉揉眼睛，转过头看着他。

庄子乐笑了笑：“我要走了。”

我忙问：“去哪？”

他对上我的视线，神色释然：“到处流浪吧，或许会去北方一个不知名的小镇，或许会去云南山里的某个寨子，总之远离这里的是是非非，辞职信我已经交给忠哥了，车子房子我准备卖了，我爸留给我的遗产我也打算全部捐给希望工程，做完这些事我马上就动身。”

“能不走吗？”

“不能。”他摇摇头，“我不能留在这，不然下一个受害的就是你。”

“我会担心你的。”

“不用担心我，我的行踪不会让任何人知道，再说了，我偶尔会上游戏上CC和你们聊天，我把势力主给了小谷，你什么时候想回人妖了就回去吧。”

“经常给我报个平安，好吗？”

庄子乐揉揉我的脑袋：“我以为你会拦着我的。”

“不会，虽然我很舍不得你。”我坚定地说，“但经过这么多事以后我明白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不要去过多干涉他人的决定，只要是你觉得你是对的，你就去做，我支持你。”

庄子乐重重叹了口气：“没想到，周智新这么成熟了。”

我说：“我从小没经历过什么风浪和挫折，父母宠着姐姐护着，惯得我本事不大脾气不小，遇到问题没人帮忙的话就只会暴躁如雷然后一味逃避，可我已经不是小孩了，我必须让自己快速成熟起来，才能让爱我的人放心。”逐渐老去的父母，初为人母的姐姐还有自始至

终将举如顽石的我视若珍宝的陈唯璞。

庄子乐说：“真好。”

我说：“那李曦怎么办？”

他无奈地说：“我把未来的事交给缘和命，可惜，缘不同意命也不允许，李曦……有缘再见吧。”

我说：“你要保重。”

他说：“我会的，你也是。”

庄子乐还是走了，临行前发了条短信通知我，不让我去送他，也不告诉我他在哪要去哪，我问他，你会回来吗？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他说，有缘自会再见。

我突然觉得很寂寞，特别是在看到什么好玩的东西习惯性地想跟他们两个分享，一抬头，对面那两个位置空荡荡的，再也没有黄学平贱笑着跑过来一探究竟，再也不会会有庄子乐的不屑和嗤之以鼻，每每这个时候我都会异常失落。

后来那两个位置被新来的同事填补上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习惯，我总觉得我一抬头，还能看到他们……

可我知，我知，他们不会回来了。

我有一段时间没上游戏，这天一上线就被消息淹没了。

他们问：你们三个最近干嘛去了？这么久不见人影？

我说，工作忙。

他们问，乐乐怎么把势力主给小谷了？

我说，他被派到外地新开的分公司当小领导去咯，刚开始比较困难所以应该没什么时间玩游戏了。

他们问，平平呢？

平平……

我说，平平找了个女朋友准备结婚了，嫂子不让他玩游戏啦。

他们说，那要恭喜他了，可是他为什么不上 CC 啊？看不到他聊骚好无聊。

我说，他花心成性，嫂子肯定得看着他，你们都懂的。

他们说，有道理，还是现实最重要，让他偶尔也回来陪我们聊聊天啊。

我说，好，我帮你们转告给他。

黄学平，你听到没？大家都想你了，回来陪他们聊天就算了，会吓到人家，记得保佑大家開箱子红就好。

再后来，李曦也走了。

庄子乐走后他来找过我很多回，哭着求着问我庄子乐去了哪？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不过乐乐说如果你和他有缘的话还能再相见。

于是李曦找陈唯璞签离职信，陈唯璞没同意，他说：“我给你三个月假，去把他找回来，这三个月时间也是给你考虑用的，三个月后如果你执意要辞职，我再签字。”

我去送李曦，临行前他说：“我号交给你，你帮我登记卖了吧，不想卖就留给你玩。”

我说：“我夫唱夫随，帮你管三个月，三个月以后你要是没带着乐乐回来，我再帮你卖了。”

他说：“我一定要找到他，但是不回杭州了，回铁岭老家，只要他不介意我们大不了去乡下躲着。”

我说：“祝你好运，你一定要找到他。”

李曦一脸坚毅地点点头，转身离去。

送走李曦我看时间还早，就去了趟超市然后直奔陈唯璞家。

“我回来了……你这是？”陈唯璞下班回到家看到满桌子的菜，表情有些诧异，自从黄学平出事以后我就没再下过厨了。

我扑过去抱着他的脖子：“洗手吃饭吧！”

他亲了我一口：“你这么抱着我没法洗手。”

“哦。”我放开他，摆摆手，“愣着干嘛呀，赶紧去赶紧去。”

“好。”他转身，又回头看了我一眼，浅浅地笑了。

吃完饭刷了碗，我往沙发上四仰八叉地一躺看着陈唯璞给知心换猫砂，我不禁再一次感慨，哎，我男人长得真好看啊，他是有多瞎才看上我的？

陈唯璞换完猫砂洗好手从洗手间出来，靠在门边抱胸看着我：“周智新，别在沙发上睡觉，会感冒的，去床上睡。”

我向他伸出胳膊。

他冲我眨眨眼：“干嘛？”

我说：“抱抱。”

“好吧。”他无奈地笑了，走过来将我打横抱起往卧室走，嘴里还念叨，“你怎么光吃不长肉？浪费粮食。”

我抱着他的脖子不说话。

他柔声问：“怎么了？”

我搂紧他的脖子，轻声说：“无聊。”

“无聊？那我给你找个小三斗斗？”

我气得拍了他一下：“满嘴没个正经，跟谁学的？”

他无辜地说：“跟你啊。”

“好的你怎么不学？”

“你也没好的让我学。”

“你烦死了！”我又拍了他一下。

“到底怎么了？”

我低下头将脸贴在他的胸口：“唯璞，我只有你了。”

陈唯璞将我轻轻放在床上，拉过被子替我盖好，亲了我的额头一口，他看着我的双眼，说：“我也只有你了……乖，别想太多，困了就先睡吧。”

“别走。”陈唯璞刚直起身，我一把抓住他的手，小声说，“别走……”

他拍拍我的手说：“我去拿文件，马上回来陪你。”

“15秒。”

“10秒。”说完他小跑着出去又小跑着回来，钻进被窝靠坐在我身边，他摸摸我的脑袋说，“好了，你放心睡吧，我先把这两份文件看完。”

“嗯……”我靠过去，盯着陈唯璞看了许久，抬手抚上他的眉毛，我说，“你的轮廓有点深，不像纯东方人的长相。”

他轻描淡写地说：“我奶奶是中美混血，不过到我和陈唯瑄身上也没剩多少了，我们家老大比较明显。”

“哦，你比陈唯瑄好看多了，他就一残次品。”

“嗯？”他垂眼看我，调笑我说，“我还以为你会跳起来让我介绍你跟老大认识。”

我把手收回来，抱着他的腰：“这你就不懂了吧，我的审美让我只喜欢你，其他男人在我眼里全是歪瓜裂枣。”

他说：“真巧，我的审美也让我只喜欢你一个。”

“你真有品位。”就是有点瞎，我紧紧地抱着他。

那晚我没吃安眠药，一夜无梦安睡到天亮，醒来时陈唯璞还像往常一样抱着我，我小心

翼翼地抽出手，用指尖轻轻地勾勒他英挺的五官安详的睡颜……

只要能和他在一起，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我都不怕。

第 117 章 爱恨糊涂

我和陈唯璞相识两年零八个月，相恋两年零五个月，可他固执地认为我们从相遇那天就在一起了，所以应该是两年零七个月。我也懒得和他争这些，他说了算。

多出来的一个月，是我们分手后。

我们在一起那两年零五个月里，没有吵过架没有闹过别扭甚至没对对方说过一句重话，你对我好一分，我就双倍回报给你，日子简单而踏实，激情嘛，咳咳，毕竟我和他都在血气方刚如狼似虎的年纪，大家都懂的。

我知道你们肯定很好奇，以陈唯璞这种人设不可能没有送上门来的妖艳贱货，说实话，有，很多，比我长得好看的，比我聪明的，各方面条件都比我优秀的。更何况他那个行业，削尖了脑袋想爬进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数不过来。在陈唯璞时常带着我出双入对，所有人都知道他有一个感情很好的恋人的情况下，半夜三更的露骨短信依然没完没了，深更半夜的聊骚电话还是无休无止，陈唯璞总会把手机往我面前一推，我不屑地看一眼：“自己解决。”“哦。”然后他一脸无辜地把手机关了。

这个社会人心浮躁诱惑太多，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一开始就是因为相信他我才选择了。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了了，说：“干脆在你脖子上挂块牌子‘有主物品他人勿碰’得了。”

陈唯璞说：“设计得好看点，我印名片上。”

我问：“会不会显得我很小气？”

他说：“你要是无动于衷我才伤心。”

我捂着胸口，装得痛心疾首：“我的内心每天都波澜壮阔的，生怕你被抢走。”

“我摸摸，到底有多波澜壮阔。”他伸手贴在我的胸口感受了片刻，“……好像没什么动静。”

“一点都不幽默。”我嫌弃地白了他一眼。

他笑着将我搂进怀里，轻声问：“你在害怕？”

“说不害怕不担心，是假的。”

“为什么要怕？对我没信心？”

“是对我没信心，这世上比我优秀的人太多太多了，或许某天你会遇到一个更让你心动的人……”

陈唯璞用吻堵住了我接下来的话，而后他温柔地看着我：“我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我抚上他的嘴唇。

“打个比方，我大哥陈唯瑜，他比我优秀得多，你会移情别恋吗？”

我想都没想，答道：“不会。”他没挑对例子，我见过他家老大的照片，不知道是返祖了还是怎么的，看起来就是个纯种鬼佬，我最讨厌的就是男鬼佬满脸毛了。

“为什么？”

“这还用问？我只喜欢你。”

他笑了：“对啊，我也只喜欢你，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点点头：“有道理。”

“与其操心这些不如想想明天早饭吃什么明天午饭吃什么明天晚饭吃什么。”

我又点点头：“太有道理了。”

我想我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尽量追上陈唯璞的步伐，做不到与他并肩而立也不能落下太远，起码不能让别人以为我是个被包养的小白脸。我更努力地工作，终于升到了部门经理收入也涨了一倍。升职当晚我请全家出去搓了一顿，我爹妈姐夫乐开了花直夸我出息了，陈唯璞没说什么，看他的表情我就知道他也很高兴，唯一伐开心的是我姐姐，周智美挺着个大肚子全程用要杀人的眼光瞪着陈唯璞。

我是不是该去冰心板块发个帖子问问，如何缓解男朋友和亲姐姐之间的关系？

只要工作不忙，我和陈唯璞固定每天两个小时的游戏时间，足够清日常打场天梯，大荒里也发生了不少事。

夏天快过去的时候辣条托五仁跟我们道别，他就要上小学一年级了，除了暑假寒假以外不能再玩游戏，他说他一定要学会写芷莘姐姐和璞玉哥哥的名字。我对陈唯璞说：“我的名字倒还好，你的名字真是坑小学生。”陈唯璞说：“我也不想的，我也是被坑大的。”我让五仁转告辣条，好好学习等考上大学了爱怎么玩怎么玩。五仁月饼说：“那要十年以后了呀，不知道天下还在不在。”我说：“不管天下还在不在，我们肯定还在。”

于是失恋基佬脸萌只剩下我、陈唯璞和老叮铛，老叮铛后知后觉，某天突然问我：“曦酱去哪儿了？”

我说：“他追爱去了。”

老叮铛说：“年轻真好。”

没过几天剁椒鱼头在论坛被扒皮，她用一個闲置的紅燒冰心号打着征婚的名义骗了6个打手自费转服来帮她打架，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在这6个男人间周旋的，也不知道是怎么东窗事发的，我只知道她在冰心板块被喷了三天三夜，挖出来很多黑历史，字太多我懒得看，但是……哈哈哈哈哈真解气。

夏天正式结束了，小谷来找我：“你回人妖吧，我把势力主给你。”

我说：“你们不玩了吗？”

小谷说：“小稻已经怀孕三周，我就要当爸爸了，以后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 and 家庭上，我们决定卖号不玩了。”

我说：“恭喜你啊，让小小谷给我红包我给小小谷当干儿子。”

小谷说：“可怕，我没你这样的干孙子。”

我和陈唯璞商量了一下，决定一起回人妖，我们跟老叮铛道别：“大爷，我们走了，有空回来看你。”

老叮铛说：“去吧去吧，年轻人去年轻人该去的地方。”

此时的人妖已经没多少人了，原来的老成员卖号的卖号转服的转服，还剩下些装备一般不愿意挪窝的小朋友、偶尔上线的庄子乐和不会再上线的黄学平，我接手势力主的当天就宣布人妖从今起正式中立，亲手为人妖踩背大保健在S服屹立多年的风雨传奇画上了个不算完美的句号。我坚信只要势力还在，那些远去的游子一定会回来。

我告诉陈唯璞，有一天夜里，我梦到所有人都走了，只剩下我，十载天下路，我仍孑然一身。他说，你有我。

我说，第二天夜里，我又梦到大家都回来了，可我仍是一个人。他说，你有我。

虽然人都走散了，可情谊长存，我们有CC群还能聊天，庄子乐也时常冒个泡和我聊几句，只是从不跟我说他在哪。三个月期限早就已经过了，我问他见到李曦了吗？他说没有，我说你平安就好。

秋分那天，我姐姐生了，生了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孩，姐夫也说平安就好，于是给我的小侄女取名叫平安，我小心翼翼地抱着她，她不哭也不闹，乖乖睡着，我轻轻唤了声：“萍萍……”

周智美说：“干嘛不叫安安？”

我说：“我喜欢，要你管？”

她说：“那是我生的，我还管不了了？”

我说：“你要叫她安安就叫安安好了，反正我就喜欢叫她萍萍，咋滴？”

她说：“老娘现在揍不了你，再让你嘚瑟两天。”

陈唯璞趁机探头探脑摸了进来，把燕窝往周智美的床头柜一放，不好意思地说：“姐姐，我这次记得带东西来了……”

“谁是你姐姐？”周智美看看他，再看看我，又好气又好笑，“你们两个故意来给我找不痛快的？走走走，赶紧走，老娘要喂奶了。”

“那我们走了，你好好休息。”我挽起陈唯璞的胳膊，转头对他笑了笑，“走吧。”

他点点头：“姐姐，姐夫，我们先走了。”

周智美说：“赶紧走，看到你们就烦……周智新！你走归走，把孩子留下！”

“哦，忘了。”转身战战兢兢地把平安交给姐夫，我轻声说，“姐夫，辛苦你了。”

姐夫笑得很开心：“辛苦但快乐。”

我牵着陈唯璞的手路过医院的小公园，杏叶已经落了满地，金灿灿的很好看，我直傻笑。

陈唯璞说：“我记得你对小孩不是很感兴趣。”

我回过头，晃了晃他的胳膊：“我是对你感兴趣啊，生命真神奇，你刚出生的时候也只有平安那么点大，怎么长成现在这样的？”

他说：“咱俩生一个试试？”

“你神经病啊！”我恼羞成怒拍了他一下，别过脸去，“我不要理你了。”一阵秋风过，我打了个寒战。

“我错了。”陈唯璞将我揽到怀里，敞开一边衣襟，用外套遮住我半边身子，柔声问，“还冷不冷？”

我红着脸摇摇头：“不冷了。”

他感慨道：“周智新，这样和你过一辈子，真好。”

我说：“嗯，真好。”

自从人妖中立以后，我和煤老板小秘书的关系也不像以前那样剑拔弩张了，还一起吃过几次饭，组队打过天梯，只是输得比较惨。

刨去敌对的外衣，我发现煤老板粗暴归粗暴，但非常讲义气；小秘书的本质也不像他的外表那么阴冷，由此我可以肯定小秘书绝对是个有故事的人，时间一长我和小秘书的关系莫名其妙好了起来，他终于把他和煤老板的故事全部讲给了我听。

原来煤老板和小秘书是表兄弟，小秘书还比煤老板大3岁。小秘书的家里非常有钱，他8岁那年父母出车祸双双离他而去，作为唯一的合法监护人，小秘书的舅舅也就是煤老板的爸爸收养了小秘书，还一点点吞并了小秘书父母的产业，小秘书也知道舅舅觊觎父母留给他的那笔等他成年以后才能继承的巨额遗产，但他无处可去只好住在了舅舅家。

煤老板还有两个姐姐，对小秘书很不友好，非打即骂，舅舅舅妈全当没看到不知道，只有煤老板一直护着小秘书，从那个时候起小秘书就对煤老板有了异常的感情。这份感情一直酝酿到煤老板15岁准备去美国留学，小秘书发现没有煤老板他根本不想继续留在这个鬼地方，填写高考志愿时他故意选择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杭州，偷偷摸摸带齐东西离家出走了，来到杭州一边打工赚钱一边读书考研，数年时光转瞬即逝。

这头煤老板大学刚毕业就被抓回家跟生意伙伴的女儿相亲准备结婚，煤老板那个暴脾气就上来了，也学小秘书离家出走，心想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老子还没去杭州玩过，就上了来杭州的飞机，煤老板的父母知道后勃然大怒，为了逼煤老板回家冻结了他所有的信用卡和账户，向来娇生惯养除了吃睡啥也不会的煤老板被迫流落街头，恰巧遇到了刚打完工准备下班的小秘书，小秘书就把他捡回了家。孤男寡男相处了一阵子，干柴烈火一发不可收拾，小秘书的第一次也是给了煤老板，在那个小小的出租房里。

煤老板为了摆脱家里的束缚决定白手起家创业，小秘书就把父母留给他的钱全借给了煤老板当本钱，煤老板也是争气，半年后翻倍还给了他，不管赚了多少钱，两个人还是住在那个小小的出租房里相依为命。

陈唯璞刚来杭州就手贱非要拿煤老板试他刚学的催眠术，不试还好，一试试出了大事，陈唯璞渐渐唤醒了煤老板潜意识里的深层记忆，那年煤老板只有6岁，他亲耳听到他的父母是怎么指使手下害死小秘书的父母，想起来就算了，煤老板还无意识地说了出来，小秘书当场就崩溃了。（我终于找到小秘书不待见陈唯璞的原因了）虽然小秘书知道不是煤老板的错，任谁也跨不过这道杀父弑母之仇的坎。

分开吧，明明还爱；不分吧，实在膈应。煤老板天天防着小秘书回去报复自己的父母，他们两个现在只能靠互相伤害（小秘书经常打得煤老板鼻青脸肿）互相猜忌（煤老板经常用各种不堪入耳的下流言语刺激小秘书）来试探对方是否还在乎自己。

这题超纲了，我选择交白卷，只能当个树洞听小秘书诉苦，陈唯璞也没好到哪儿去，煤老板经常抓着他唧唧歪歪。

一场爱恨糊涂。

这天中午我在食堂排队打饭，我发现我已经记不起来黄学平喜欢吃什么，庄子乐不喜欢吃什么了。环顾四周全是些陌生面孔，那些曾在我生命中占据过重要位置的人呢？怎么都一个个离我而去了？

最后，终于轮到了陈唯璞。

第 118 章 撒点糖

2015 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我朝没能幸免于难，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一夜之间杭州大大小小的投资理财公司倒闭了三分之二，房地产这座由泡沫经济堆积起来的幻影帝国也开始动荡不安，土崩瓦解只是时间问题。

2015 年 5 月杭州颁布了新的购房政策，无疑又是雪上加霜。短短半个月里，老板收到了 8 封法院寄来的清算通知，已经有 8 家甲方公司申请破产。老板喜忧参半，喜的是他们欠我们的钱终于能收回来了，忧的是一下子丢了 8 个客户，以后可能还会丢更多。

那半年里，陈唯璞忙得焦头烂额，他无奈地表示：“金融危机我还能想办法开源节流撑过去，可这购房政策改得……我真无力回天了。”

我安慰他说：“政策一年一改，就当是黎明前的黑暗，挨过今年说不定就好了。”

他说：“但愿吧。”

某天，负责他公司业务的同事跟我说：“你家小陈总最近的口头禅怎么变成‘注意控制成本’了？开个会反复强调了十来次。”

我苦笑着说：“没办法，现在大家都困难。”

同事说：“也是，不容易啊，像他们那样，规模越大的集团越不能出一丁点问题，不然，破产真是一瞬间的事。”我的笑容僵住了，他忙呸了两口，拍拍脸，不好意思地说，“哎哟我这张嘴，瞎嘚啷什么呢，你别往心里去。”

“没事。”我的心口就像被针扎了一般刺痛。

陈唯璞更忙了，吃睡全在公司一个星期才回一趟家，为了他的身体着想，我每天晚上变着法的做菜煲汤然后送去给他，陪他一起吃晚饭。

这天吃完饭我问他：“听说城西有三个楼盘烂尾了，两个没后续资金把项目卖了？”

他面色沉重地点头：“陈唯瑄的日子不好过，昨天我二伯刚把他骂得狗血淋头。”

“那你呢？”我不想给陈唯璞压力，从来没问过他的生意状况，听到他这么说，我愈发担心他了。

他揉揉我的脑袋说：“还行，幸好城北有商业区顶着，暂时还算安全。”

我抚上他的脸，心疼地说：“别骗我了，你最近瘦了好多，一定很辛苦。”

他温柔地看着我：“你每天陪着我的这半小时，已经是我疲惫生活中最大的安慰了，辛苦点算什么？只要一看到你我就高兴。”

“我长得这么搞笑吗？”我假装生气撅起嘴，“我帮不了你什么，也只能在饮食起居上照顾你了。”

他凑过来亲了我一口，说：“我的智新实在太懂事。”

回去的路上我晃着饭盒慢悠悠地走，突然灵光一闪，这样下去可不行，CCS的情况也不好，业务量较往年少了20%，我的提成自然也缩水了两成，陈唯璞那边不知道还能撑多久。我萌发了要赚点外快多攒些钱，来日支持他东山再起的念头。当晚我联系了开设计工作室的老同学，让他帮我接点私活，他很纳闷：“我去，周智新！你以前可冷艳高贵了不屑做这些小东西的。”

我说：“我想通了，谁会跟钱过不去？”

他问：“你现在很缺钱吗？”

我说：“是啊，养了一匹狼，开销太大了。”

于是，我每天的游戏时间从两小时缩短到了半小时，给两个号清完日常就下线，继续我的外快事业。只要陈唯璞晚上加班但不用开会，我就抱着笔记本去陪他，他忙他的，我画我的，俨然一副同心协力创业小夫夫的架势。

那天我也加班到很晚，从公司出来正好11点，刚下楼就接到了陈唯璞的电话，他以为我早已经到家了，我问：“你今天又睡公司？”

他说：“是啊，明天的例会提早半小时，懒得赶来赶去了。”

我说：“那你快睡吧。对了，明天想吃什么？”

“想吃你。”

“正经点！”

“不知道，现在就想你。”

“啧！”我又好气又好笑，“陈唯璞你怎么回事？越来越不要脸了，跟你说正经的呢！”

“好吧，我不挑食，只要是你会做的我都喜欢。”

“我知道了，你快睡吧。”

挂了电话，我直奔陈唯璞的公司。整层楼只有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陈唯璞从洗手间出来，脸上的水还没擦干，一抬头看到我，他愣了愣：“……你怎么来了？”

我走到他面前拿出纸巾擦干他脸上的水：“不是你说想我吗？”一滴水顺着他的刘海滴到下巴，衬着他分明的脸部线条……好性感，老子腿直接软了。

他低头吻了吻我的嘴唇，轻声问：“那今晚别回去了，陪着我，好吗？”

我说：“没打算回去。”

我们只好挤在他办公室那张沙发上将就了一晚。

“幸好我有先见之明让你换了张沙发，不然就要叠着睡了。”我侧过身，想给陈唯璞多留点位置，他从身后抱住我，轻声唤我：“周智新……”

“嗯？”

“你为什么从来不问我爱不爱你。”

抓过他的手贴在我胸口，心脏的位置，我说：“不用问啊，我能感受得到。”

“周智新……”

“嗯？”

“我爱你。”

“我知道。”

“我真的爱你。”陈唯璞将脑袋埋进我的颈窝里，把我搂得更紧了些。

手指探进他的指缝，他反握住我的手，我说：“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我也爱你，真的很爱。”

第 119 章 配合点好吗？

“夭寿啦！阿婆有喜啦！惊天大消息！”景观组的直男 3 号高举着报纸火急火燎地跑进办公室，冲着所有人大呼小叫，“你们看新闻没？陈氏居然要和 RC 合作了！”

在座所有人愣了愣，接着“唰”一下齐齐回头向我投来了疑问的目光，我被吓了一跳，忙说：“你们看我干嘛？”

“哎哟，智新别装了！”直男 3 号冲过来扒着我的桌子，“小陈总没跟你透露过？”

我说：“透露什么？我不知道。”

“不可能！陈氏的董事长跟 RC 的董事长是宿敌，从大学掐到现在，南北双雄王不见王，居然合作了哎，合作了哎！两个集团合资操作项目，陈氏的名字还排在 RC 前面，我的妈呀……”直男 3 号表情夸张地摇摇头，“要天下大乱了。”

“乱不了，管好你自己吧。”

“喂！”直男 3 号凑过来小声问，“这么重要的事小陈总没跟你提起过？业内都炸了！”

“炸就炸了呗，现在的情况还纠结什么宿敌什么王不见王？再不抱团强强联合就只能坐着等死了，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周围的同事还都直勾勾地盯着我，我站起身说，“散了散了，该干嘛干嘛。”我又指着直男 3 号：“也包括你，报纸留下人走。”

直男 3 号崇拜地看着我：“哇，我发现你越来越像小陈总了。”我微微扬起头，他耸了耸肩：“好的，再见。”说完把报纸放我桌上连滚带爬跑了。

我呼了口气，慢慢坐回去，静下心来想想，陈唯璞最近的确不太对劲，有些过分粘人了，一见面就抱着我不撒手也不说话，大热天两个人黏黏糊糊汗哒哒地贴在一起，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只是有点累，我也天真的信了。瞥了手边的报纸一眼，财经版头条新闻：陈氏、RC 已宣布联手，共同进退度过房地产业冰川期。

这么看来，陈氏内部也一定起了天翻地覆的巨变，虽说都是为了利益为了活下去，但两家巨头企业突然联手，个中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不是我等小老百姓能探究的……拿起手机，现在是上午 9 点整，陈唯璞最忙的时候，我不能打扰他，看来只能趁晚上趁吃饭的空档问他了，不然我会一直担心他。

如坐针毡一上午。

午休结束前陈唯璞打了个电话给我，问我工作忙不忙午饭吃了什么，我他说他怎么跟我妈似的。他却毫不在意：“我今晚能早点下班回家，有惊喜要给你。”

我说：“你是不是傻了呀？提前说出来了还能叫惊喜吗？”

他说：“这跟更新预告和更新公告的性质一样，先告诉你有惊喜，但具体是什么只能等晚上才能揭晓，就算你现在问我，我也不会告诉你。”

“好，我不问。”

他沉默了片刻，说：“你真的不问？配合点好吗？”

“好吧。”我掐着嗓子娇滴滴地说，“璞玉哥哥，你晚上要给人家什么惊喜呀？”

他严肃地答道：“不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快点告诉人家~告诉人家嘛~”

“乖，别问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哎哟我去，我无奈地摇摇头，轻声说：“陈唯璞，你怎么比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更幼稚了？”

他说：“不是你让我跟你学点好的吗？”

“傻瓜，该上班了你！”我被陈唯璞两三句话逗得直笑，不想破坏这难得轻松的氛围，早上那件事，以后再问吧。

他说：“亲一口。”

我说：“么么哒，好了好了，被其他人听到丢不丢脸？”

他不以为然地说：“有什么好丢脸的，不过我是得工作去了，晚上见。”

“嗯，晚上见。”

“再亲一口。”

“你烦死了！……mua~”

我捧着我的小圆脸傻笑了一下午，到底会是怎样的惊喜呢？吃的穿的还是用的？嘿嘿嘿。

傍晚 5 点 29 分我已经站在考勤机前，伸着手指，心里默数：“4、3、2、1！OK！”打完卡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下楼，刚跨出大门一眼就看到了陈唯璞的车。“哎？居然这么早，也没说要来接我啊……”我小声嘀咕着屁颠屁颠跑过去，从车里下来的不是陈唯璞，是老司机，我跟他打招呼：“吉哥好！”

他冲我笑了笑：“智新下班了？上车吧。”

往车后座看去，一个人都没有，我有些失落，问：“唯璞没来吗？”

“你先跟我走。”老司机绕到我面前帮我开门。

“你们俩神秘兮兮的干嘛呢……”我憋着笑，眨眨眼上了车。

一路上我扒着驾驶座不停地问老司机，吉哥我们去哪啊？吉哥我们干嘛去啊？吉哥唯璞什么时候来啊？他说要给我惊喜你知道是什么吗？问着问着，我都快唱起来了。

老司机的回答很统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好好好。”我晃着脑袋，有点小激动还有点小紧张。

车停在一家私人会所前，我倒吸一口凉气问老司机：“这儿？”老司机点点头。我擦，这里一盘炒青菜 280 啊……

老司机说：“进去吧。”

“去，去哪儿？只有会员才能进去。”

“放心，有人带你进去。”

“怎么搞这么隆重，他生日？不对啊，他生日是 3 月份。”

老司机笑了笑，没说话。

什么情况？我心里直犯嘀咕。

“欢迎光临。”一个迎宾小哥过来帮我开门。

我对老司机说：“那我先进去了。”

他说：“好。”

我下了车，对迎宾小哥说了声谢谢，刚要跟他走，“智新！”老司机喊住我，紧接着他也下了车，把车钥匙扔给迎宾小哥，跑到我身边说，“还是我带你进去吧。”

“……哦。”我疑惑地看着老司机，心底渐渐泛起一丝不安。

偌大的私人高级会所，除了服务员以外一个客人都没有，空调温度开太低，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没说话低头跟在老司机身后，他熟门熟路地领着我进了咖啡厅，咖啡厅里倒是有一个客人，唯一的客人，一个满脸笑容慈眉善目穿着考究的中年男人坐在靠窗的位置，正

欣赏着屋外的人造热带雨林花园。

虽然只见过一面，但我认得他，他是陈唯璞的爸爸。

我顿时明白了一切，没亲身经历过难道还没看过电视吗？

我苦笑着看向身边的老司机，老司机窘迫地说：“智新，很抱歉……”

我小声安慰他说：“没关系，这是你的工作，你赶紧回去，唯璞快下班了……这事他不知道吧？”

“不知道，知道的话……”

“行，你快走，别让他起疑，一会儿我自己回去。”

老司机还想说些什么，手足无措地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转身走了。

第 120 章 你们两个没有其他选择

我深呼吸平复心跳，整理好刘海和衣服，挺胸抬头向陈董走去，走到桌边站定，我紧张得直哆嗦，微微欠身说：“陈董，打扰您了。”

陈董回头看了我一眼，笑着指指对面：“来了啊，坐吧。”

“谢谢。”我毕恭毕敬地坐下，他一直注视着我，那个笑，让我又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陈唯瑄才是他亲儿子吧……

陈董说：“我不知道你们年轻人爱喝什么不爱喝什么，就帮你点了一杯焦糖拿铁，你尝尝味道和外面的比怎么样。”

我没动，我说：“您今天找我来，不是为了了解下年轻人的市场需求吧？”

“哦？很好。”陈董赞许地点点头，“我最喜欢跟你这种敞亮的人聊天了，那我们直接点吧。”

时间静止，仿佛下一秒他爹就会对我说：陈唯璞从小接受最优秀的教育，接触的也都是上流社会的人群，他没见过你这样心机重还不知廉耻的男人，才会被你迷得神魂颠倒连家都不回了，你这种人我见多了，你和他在一起不就是为了钱吗？说吧，要多少，拿了钱立马离开我儿子。

我会说，您误会了，我不是那种人，我们是真爱！

他会说，别跟我装了，五百万还是一千万？

我会哭着喊着说，相信我！给我一次机会证明自己。

他会说，没想到你居然这么贪心，一千万还嫌不够是吧？

我会说，我和他在一起真的是因为爱他不是为了他的钱！

然后他爹掏出一张支票扔我脸上说，给你两千万，拿着钱立马给我滚。

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我是不是该想个其他套路来应对？比如他问我要多少？我说把你的股份全给我，怎么？不舍得？不舍得免谈！要么把股份都给我，要么把儿子给我！不然我就去你公司楼下上吊！

这样……行不行啊？

陈董用手指轻轻扣了桌面几下，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我抬眼看他，他还是那副和蔼可亲的表情，他说：“我知道你和唯璞是真心相爱的。”

啊????我顿时懵了，嗯????什么情况????叔叔你是不是拿错剧本了????你今天找我是为了跟我家提亲还是什么????

“怎么？觉得我会说这句话很奇怪？”陈董仔细端详着我的脸，缓缓道，“周智新，27岁，不对，实际年龄25岁，家庭背景清白，家境优越，父母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

学生，父亲是心理学教授，母亲曾经也是，因超生离职后经营小卖部，于十年前转型成了便利超市，你姐姐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灯具公司，去年个人年收入三百万。至于你自己，接受教育程度良好，工作体面收入不菲，无不良嗜好。”

我强装镇定，问：“你调查过我？”

“不用调查，自然有人会告诉我，你和陈唯璞去了哪干了些什么，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我全知道。你在我印象当中，满分 100 分的话，能得到 85 分，知道那 15 分扣在哪儿了吗？”

“5 分性取向，10 分……”我握紧拳头，“自不量力跟陈唯璞在一起。”

“嗯。”陈董点点头，“挺聪明，可惜这回你猜错了，15 分全扣在你不该不识时务跟陈唯璞在一起。”他顿了顿，“作为业内一员，你应该知道陈氏和 RC 即将合作的事了吧？”

“今早看到报纸了。”

“你肯定也知道我和 RC 的董事长宋天关系很恶劣？”

“听说了。”

“很好，目前房地产业什么情况你也很清楚，为了能度过这个难关为了拉拢老宋那个龟孙子，我没少受他的气。可惜积怨多年，他不信任我，我也不信任他，这样根本无法同心协力合作，我们总得想个办法解决。”

真搞笑，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关我什么事？和我说有什么用？我咬着牙问：“所以呢？”

“智新啊……”陈董用一种长辈考验晚辈的语气问我，“战国时期，相邻的两个国家之间是用哪种最直接的办法建立邦交，互相取得信任的？”

我硬生生从喉咙口挤出两个字：“联姻……”

“没错，所以我已经跟老宋商量好了，陈唯璞下个月底迎娶 RC 集团的宋大小姐。”

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从爱上陈唯璞的那天起我就在等待此刻的降临，我以为将最害怕的事反复想、不停地想，想到麻木了就不会再怕了。这两年多来我偷偷演练了无数遍，该说些什么，该怎么面对，该如何笑着放手，明明已经很熟练了，可当亲耳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大脑罢工了停止了所有的条件反射，我像个活死人一样，愣愣地坐着，这种感觉比当年我被关在地下车库等死更绝望。

“哟，别一副快哭出来的表情，别人会以为我在欺负小孩。”陈董伸手拿过一小袋白糖，拆开，将糖倒进我面前的焦糖拿铁里，“我知道你一时之间接受不了，接受不了也要接受，陈唯璞没有拒绝的权利，你更没有，还不如早点死心。”

我微微张开嘴，嘴唇在颤抖：“他知道吗？”

“早一周前已经通知他了，臭小子居然不同意，还大逆不道儿子骂老子，怎么，他没告诉你？”

我没说话。

陈董问：“陈唯璞最近是不是一直粘着你？”我愣了愣，他立刻读懂了我的表情，接着说，“那就对了，我儿子从小就这样，遇到让他困扰的事他不会说出来，只会粘着最亲近的人撒娇，小时候粘着他奶奶，现在粘着你，他心里越难受就越粘着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难道不考虑他的感受吗？你这是……逼他骗婚！”

“不不不，不需要考虑他的感受。”陈董抬起手掌，示意我闭嘴，“他是我儿子，他的命是我给的，他的一切都是我给的，我要怎么安排他的下半生他有资格摇头吗？况且我已经把陈唯璞的情况都跟老宋家交代清楚了，他们也无所谓，只要求对外装个伉俪情深就行了，私底下各玩各的，商业联姻互相利用互相牵制，谈什么爱情，更谈不上骗。至于你嘛……”他笑了笑，接着说，“我不在乎陈唯璞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宋小姐也说了，她不会关心陈唯璞在外头养了几只猫几条狗，只要他老老实实把婚结了，你们两个爱怎么玩婚外情就怎么玩，本来两全其美的事，他非要挣个鱼死网破，逼得我亲自出手来给你们做个了结。”

“什么？婚外情？”我指着自已说，“你觉得我和他会是那种人？”

“哎呦，啧啧啧，真感人。”陈董笑着说，“你们俩居然连说话的内容、语气和表情都一模一样，那现在怎么办呢？本来我不算阻止你们真心相爱，可他不肯结婚，更不肯和你分手，而我必须要他尽快结婚……这样吧，他不肯和你分手，那么就由你跟他提分手。”

我瞪着对面的死老头说：“我不要！”

“由不得你不要，你不跟他分手？行，CCS 房产组那 25 个人可以准备另谋高就了，从今往后 CCS 别想再接到任何房地产相关业务。你辞职也没用，只要你还跟陈唯璞在一起，我动动手指就能整垮 CCS 和你接下来即将就任的公司，对，还包括你姐姐，你姐姐手底下也有将近 200 个员工了吧？这些人的生计可都在你的一念之间。”

我现在终于知道陈唯璞为什么会一再警告我，他爸爸是头笑面虎没事不要和他接触。陈董说这些话的时候，全程面带慈祥的微笑，不像在威胁我更像在开导我，我怯怯地看着他，不寒而栗。

陈董见我没反应，又说：“陈唯璞不肯跟你分手？也行，他的奶奶也就是我的母亲，两年前做过肾脏移植手术你应该知道吧？换过肾的人每天必须靠药物维持，就在你进来前五分钟，他的奶奶已经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如果陈唯璞明天不回北京把证领了，她立即停止服药，不出一个星期就会死。”

“你还是人吗？！”听到这话，我顿时气得脑袋发热，重重地一锤桌子，“一个是你亲妈！你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拿生命来威胁自己的孙子还不阻止她？！一个是你亲儿子，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逼他！怎么能这么自私？！”

“我刚想夸你小小年纪不得了，真沉得住气，不管我说什么都没法激怒你，没想到你是个这么重情重义的孩子……”陈董渐渐收起了笑容，他面无表情的样子跟陈唯璞一样，凌戾带着杀气，他冷冰冰地说，“我为什么要阻止她？这才是她身为陈氏集团最高决策者应该做的。你知不知道陈氏仅仅在杭州就有 186 家注册公司 3000 名员工，各个公司每天都在亏本，3000 个人张着嘴要吃饭，如果陈唯璞不肯和宋小姐结婚，陈氏无法跟 RC 合体，杭州这片很快就要撑不下去了，这 3000 个人全部会失业！因为你们两个那可笑的爱情，就要废了陈氏一条胳膊？到底谁自私？！”

我往后缩了缩，浑身微微颤抖，妄想做最后的挣扎，我说：“为什么一定要是陈唯璞？陈唯瑄也还单身……”

陈董一挑眉毛：“因为陈唯璞是长子嫡孙，陈氏的未来是他的，宋小姐能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而你……只能是他前任里的某一个。我知道你要说我不懂爱情，抱歉，我没经历过，我真的不懂，我只知道如果没有我们三兄弟这些年来的牺牲和付出，现在的陈唯璞最多只是个水泥厂厂长的儿子，你还会喜欢他吗？”

我说：“当然，哪怕他就是个搬水泥的。”

“这种假设疑问本来就没有思考它的意义，你不如好好想想，怎么跟陈唯璞提分手，我只给你一晚上的时间，你务必和他说清楚断干净。”

“呵。”我苦笑着摇摇头，“你就不怕……把我们都逼死吗？”

“对，你们两个没有其他选择，除非一起死，你和陈唯璞都是聪明人，不会不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只要活着，说不定还有希望在一起，死了，就永远见不到面了。当然，周智新，我要提醒你一句，你别以为你死了我就会放过你的同事和姐姐，你好好活着陈唯璞才会好好活着，可是如果让我发现你还跟他藕断丝连的话，我会怎么做，你明白的。”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问：“你给我们留个希望又让我们活在绝望里，很好玩吗？”

他的眼里闪着寒光：“当然好玩，这是惩罚，是陈唯璞为了你一次又一次违抗我命令的惩罚，我让他去上海，他执意留在杭州，因为你；我让他结婚，他宁可跟我断绝父子关系，因为你。小伙子，我也要给你一个教训，我要你活着一天都不能再对他说你爱他，别拿你们天真幼稚的大脑幻想这个世界真爱无敌，在钱和权利面前，爱情这种东西，一点用都没有，

我有钱有权利可以一手遮天拆散你们；同样，你如果有钱有权利，我现在立马送你们去英国登记结婚，可惜你没有。好了，我已经在你身上浪费太多时间，我该走了，你听明白了就点点头。”

我紧咬着下唇，点点头，眼泪被震落，直直地砸在纯白的桌布上。

他站起身：“我喜欢 AA，你那杯咖啡的钱自己付。”

我低着头，说：“不用了，这顿我请。”

“那最好了。”陈董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你们这辈子只剩下一晚的时间了，好好道别好好温存吧。”

第 121 章 分手吧

晚 7 点整，陈唯璞还没到家。

我倒了两杯水，一杯摆在面前一杯摆在对面，然后端端正正地坐在餐桌前，刚出了点汗，现在被空调风一吹，还未干透的 T 恤冷冰冰地贴在身上。知心跑过来跳到我腿上趴下，舔了舔我的手，我低头摸摸它毛茸茸的小脑袋：“乖，今天没空陪你玩，你找个地方睡觉去，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来。”我真傻，跟它说这些做什么，明知道它不可能听懂我的话。知心冲我叫了一声，从我腿上跳下去跑开了。

抬头环顾四周，屋子里全是陈唯璞的气息，温柔的、霸道的、幼稚的还有深情的，它们不留余地侵占了我每一个脑细胞，把它们都赶出去？那和要了我的命有什么区别？

如果时间能停在此刻该多好，就不用面对明天了。

陈唯璞回来了，开门的响动如同死神的步伐，我浑身一颤，不敢起身去迎接他，甚至不敢看向玄关的方向。

他也没像往常那样一进门就说“智新，我回来了”。是错觉吗？他今天换鞋的速度好慢。

“智新？”陈唯璞轻声唤我。

“哎？”我又浑身一颤，说，“在。”

“你坐那干什么呢，怎么不开灯？”陈唯璞打开灯，四周瞬间被照亮。

“我回来晚了，没来得及做饭。”

“没关系，一会儿出去吃。”陈唯璞走过来，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盒子摆在我面前，“你先猜猜里面是什么？”

他平时说话不是这种语气，我听出了他的慌张和强颜欢笑，我不敢看他，微微侧过身子盯着那个包装精致的盒子，低声说：“蛋糕。”

“怎么看出来的？”他揉揉我的脑袋。

我一扯嘴角：“傻瓜，这种包装这种大小，除了蛋糕还能是什么？”

“当然不是普通蛋糕，快拆开看看。”他牵起我的手，我站起身和他一起拆掉包装，打开盒子，里面是个猫脸造型的蛋糕，三花的颜色、圆溜溜的眼睛和知心一模一样。陈唯璞问：“可爱吧？喜欢吗？”

我说：“这是知心啊。”

“不，是智新。”

“我长这样吗？”

他揽过我的肩膀说：“我新手上路，暂时只能做成这样。”

“你……你做的？”我很惊讶，抬起头看他，他却避开了我的视线盯着蛋糕说：“是啊，城北中心新搬来一家可以 DIY 的蛋糕烘焙店，我就想亲手做个蛋糕给你，你不喜欢吃太甜的，

糖的分量减少了三分之二，味道应该还行。”

“你说的惊喜是这个？”

“嗯，我忙了一下午，还有……”他从裤兜里摸出另一个小小的盒子，打开，是枚白金戒指，陈唯璞牵起我的左手，把戒指戴在我的无名指上，“那段时间你瘦得太厉害，戒指太大老掉下来，后来你怕弄丢就不戴了，上周我拿去改了改。”

陈唯璞说这些话时始终垂着眼，他也不敢看我。

“刚买的时候就买大了，只能戴在食指上……”我盯着他，视线渐渐模糊。

“是啊，现在应该正好了。”

“你不会想过把戒指藏蛋糕里吧？”我不动声色，用右手把眼泪擦了。

“想过。”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后来再一想还是算了，怕你磕到牙。”

“除了这些，还有吗？”

陈唯璞犹豫了片刻，似乎决定了什么很重要的事，他抬起头对上我的视线，说：“我已经帮你请了年假，你明天陪我回北京。”

“去北京？”

“对。”

“去北京做什么？”

他将双手搭在我的肩上，沉声道：“见我奶奶。”

“见你奶奶？”

“对，我要告诉她，你是我此生至爱，除了你以外我谁都不要。”

有他这句话，我这辈子真的值了。我问：“为什么突然想把我介绍给你奶奶？”

“因为，因为时机成熟了，我们在一起这么久，是时候把你介绍给我的家人了。”陈唯璞慌慌张张地答道。虽然他在商场上呼风唤雨应变自如，可面对我的时候他还是那个不善言表的大男孩。

我没顺着他往下说，瞥了桌上的蛋糕一眼：“这奶油的颜色好怪……”我用手指蘸了点黄色的奶油就要往嘴里送：“是不是掺了黄色颜料了？会不会毒死人？”

“智新！”陈唯璞抓住我的手，急切地问，“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今天怎么回事？从我进门就发现你很不对劲。”

“你更不对劲。”我看着他的双眼，凑过去把手指上的奶油舔了，还亲了亲他的手指，我站直身子，“不是说好了有事不能瞒着对方要一起承担的吗？”

陈唯璞抓着我的肩膀，满脸不悦：“谁找过你了？他跟你说了什么？”

“嗯……”我点点头，“今天傍晚，你爸找过我了。”

陈唯璞忙问：“他没对你怎么样吧？”

我苦笑着说：“没怎么样，就是玩套路让我请他喝咖啡，还是在那么贵的地方，两杯咖啡 680，他事先没问过我就帮我点了焦糖拿铁，又往里面加了整包糖，那么甜我是一口都喝不下去，你说浪不浪费亏不亏？”

“周智新！”陈唯璞有些生气了，“不开玩笑了，好吗？”

我犹豫了片刻：“他都跟我说了……他怎么强迫你结婚，你奶奶怎么用命威胁你。”我抬起手，抚上他皱成了“川”字型的眉心，“我很心疼你……”

陈唯璞不可置信地慢慢睁大眼睛，“操！”他突然暗骂一句，转身把蛋糕扫在了地上，双手按在桌沿边用手臂支撑住他摇摇欲坠的身体，急促地喘着气一言不发。

“唯璞……”这是我和陈唯璞相识以来第一次见他这么暴躁发这么大的火，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搭上他的肩膀。

他突然握住我的手，拽着我转身往外走：“我们现在就去机场。”

“你等等！等等！”我抱住他的胳膊，使劲往回他，“对不起，我不能和你一起回去了……”

他转过身，错愕地看着我：“为什么？”

我知道我现在放开他的手，这一放就是一生一世，可我不得不放。我慢慢松开他的胳膊：“我很想和你一起去，可是，我去不了。”

“所以我问你为什么？！”

“你冷静点。”

“你让我怎么冷静？”

我上前一步，伸手抱住他，轻轻拍着他的后背：“冷静一点，从现在起，你听我说，好吗？”

陈唯璞抱紧我，点点头。

“我做梦都没想到能和你在一起，这两年零七个月以来我真的好开心，我总是在想，我周智新要什么没什么，这是走了什么运啊。我想对你好点，再好点，再好点，不然怎么弥补我之前亏欠你的？”

“没有，你没有欠我。”陈唯璞摇摇头。

“你别说话，听我说。”

“好。”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一见不到你就想你，闭上眼是你，梦里也是你，只要和你在一起世界末日我也不怕。他们都说我已经被你从野猫驯成家猫了，我现在不说脏话不骂人举止言行越来越像你，你说我骨头软，你一吓唬我我就乖乖听话了，这个结论其实不对，我连我妈的话都不爱听，我只听你的。我也知道，你爱我更甚我爱你，为了不辜负你对我的一往情深，我早就决定要陪着你照顾你一辈子，可人的福气都是有限的，我的大概也到头了……”

一滴水、两滴水滴在我肩上，我抬手摸了摸陈唯璞的脸，他哭了，我知道他不想让我看到他哭泣的样子，我轻轻抚摸着他的背，如同往昔他温柔地拭去我的眼泪，我说：“我不和你分手，你爸就会整垮 CCS 和我姐姐的公司，你比我更清楚他的手段，我们拿什么和他斗？我不能拖累那么多人，还有你，你爸说的很对，你身上背负的责任更重，你不能为了我抛下你的奶奶，你的员工，你的未来。”

他气得浑身都在发抖，我只能一下一下轻轻拍着他的背试图安抚他的情绪，我说说着说着笑了，说着说着又哭了：“够了，足够了，我们能在一起这么久我还有什么好不满的？你啊，接下来可别故意说些绝情的话妄想我对你死心，你骗不了我，你也别劝我忘了你早日另结新欢，我做不到，这辈子除了你以外我不会再爱上任何人，你放心吧，我会一个人好好地生活，因为多活一天就能多爱你一天，所以别再为了我忤逆你爸爸和奶奶了，也别重蹈你父母的覆辙，对妻子好一点，以后有了孩子，你也要……对孩子……”我说不下去了，“唯璞……你答应我一件事好不好？”

陈唯璞点点头。

我终于克制不住自己，用力捶着他的肩：“我骗你的！我都是骗你的！我怕你回北京，我不知道你见了哪些人，他们和你说了些什么，我怕你一去就不回来了！我很想掐死你爸！再拔了你奶奶的氧气管！可我不能那么做，不然你我之间就会像江帆楚楠一样有个永远解不开的结！其他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失业了再去找工作不就好了？！可我良心过意不去啊！我接受不了你和别人结婚！一想到你还会和她生个孩子我就生不如死，哪怕是试管代孕的我也受不了！”我痛哭流涕地求他，“就算我是这么恶毒的人！你也不要忘了我，你千万不要忘了我，到死你都要记得，你最爱的人是我！”

“是你！是你！永远是你！”陈唯璞紧紧抱着我，力气大得几乎快压断我的肋骨，“智新，你给我点时间，你等我！你一定要等我！”

“等什么？还能等什么？要等多久？”

“你相信我，不久的将来没人能阻止我们在一起。”

“好……我等，我一定等。”我们用尽全身力气拥抱对方，我不敢看陈唯璞此刻的表情，我怕我看到他的那一刹那会忍不住想和他一起死，他也一样吧？我知道他说这些话只是在安慰我，让我别放弃任何希望，我也要给他活下去的希望……我说：“我等着你，不管多久我都等。”

他说：“你记住，我们只是暂时不能在一起。”

“只是暂时……”我闭上眼，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分手吧。”

陈唯璞沉默了很久很久，才说：“好。”

第二天等我醒来时，陈唯璞已经走了，我四肢无力腰部以下没有任何知觉，好不容易站起身，瞥了试衣镜一眼，全身都是牙印和吻痕。他留了张纸条给我，他说：照顾好自己，照顾好知心。等我。

我无意识地将纸条一点点捏成了团，手臂无力地垂下，纸团掉落在地上。这时知心不知道从哪个角落跑过来咬着纸团玩了一会儿，然后围着我直叫唤，我蹲下身将它抱起来，亲了亲它的脑袋：“别找了，他已经走了，现在只剩你和我，跟我回家吧。”

第 122 章 他很快就回来了

我开始了为期两周的年假，窝在家一人一猫醉生梦死，我天天抱着酒瓶子，喝完我爸的高粱酒喝我姐的 XO，一口方便面一口冰淇淋，我妈一劝我，我就哭着说，清醒的时候太难受了，你让我多逃避两天吧！她第一次见我为了失恋这么痛不欲生也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了。

就这么折腾了一星期，成功把自己送进了医院。

胃溃疡。

睁开眼，白惨惨的天花板，我躺在病床上看着悬在头顶的输液瓶发呆，距离上次住院还是两年前的了，当时我醒来第一个看到的人是……黄学平。

我鼻子一酸，眼眶又湿了，时间过得好快，他居然已经走了两年多了吗？我还记得他的憨笑却想不起他的声音来了，庄子乐呢？他现在哪儿？他从三天冒一次泡到五天冒一次泡再到现在，一个星期没出现了，李曦找到他了吗？他们会一起回来吗？我能不能再见到他？

人在孤独无助的时候总会想太多，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不是我矫情思前顾后不肯接受陈唯璞，事态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庄子乐说不定早就对李曦敞开了心扉，我和他各自有了归属，至少不会刺激得俞小鱼越来越扭曲疯狂，那么后面的事统统都不会发生，黄学平不会长眠地下，庄子乐不会四处流浪，我和陈唯璞还能多在一起两个月。

原来这一切，全是我的错，那我现在所承受的，都是报应吧？

姐姐姐夫带着平安来看我，周智美二话不说提着我的衣领就是一顿臭骂：“你个小兔崽子！喝老娘的人头马！还喝得一滴不剩！你会喝酒吗你！给你喝就是浪费！你喝尿还差不多！喝老娘的人头马？喝不死你个小兔崽子！”

我哇哇惨叫着说：“你不心疼弟弟反而心疼人头马！你有没有人性！知不知道人性的性字怎么写！”

“你有人性啊？咱爸咱妈一把年纪了有多担心你，你知道吗？！”她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没事作什么死！”

我护着脑袋说：“失恋还不行吗？”

周智美骂道：“我就说嘛！我一看姓陈的那个小王八蛋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睡了两年睡腻了就跑了？他改名叫陈世美得了！”

病房里其他老老少少听到这句话全部倒吸一口凉气，我尴尬地环顾四周，扯扯周智美的

胳膊：“你说这些干嘛啊？”

“我问你，他人呢？！”

我瘪着嘴说：“回老家结婚了。”

周智美点点头：“很好，省得老娘亲自动手了，你别担心，一般情况下这种说自己要回老家结婚的人，下场都是转身秒死，我帮你留意着最近的新闻，说不定会有什么天灾人祸北京市某陈姓青年被雷劈得血肉模糊，再不然就是入室抢劫北京市某陈姓青年死无全尸，你会唱小孤孀上坟吗？不会的话赶紧学起来，到时候去他坟头边蹦迪边唱。”

“姐，你别这么说……我们之间的情况挺复杂的。”

“嘿？！”她作势要打我，“你还帮他说话？我告诉你，他命大死不了我就去弄死他，居然敢欺负我周智美的弟弟？”

姐夫忙拦住她说：“哎，哎，老婆别动手啊，人没喝死被你打死了。”

我说：“就是，小心吓到平安。”

坐在姐夫臂弯里的小平安冲着我咯咯咯笑，我姐骂的我越凶她笑得越开心。我摇摇头，完了，长大又是个小泼妇。

平安对我伸出藕节一样肉乎乎的手，含含糊糊地说：“新，新，抱，抱。”

姐夫哄她说：“舅舅肚子痛痛，抱不了你。”

“没事。”我拍拍身边的空位，“平安坐这，舅舅抱。”

“乖点，别乱动。”姐夫把平安抱到我边上放下，我搂着她，她靠在我怀里，抬起头扑闪着大眼睛盯着我，奶声奶气地说：“新新，噗，噗，噗，噗呢？”

我笑了笑，低头亲了一下平安的额头：“他很快就回来了，把事办完就回来了，很快……”

这句话到底是说给平安听的还是说给我自己听的？

对，他让我照顾好自己，他马上就回来，我不能用这幅样子去迎接他。

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挂了两天的营养液，我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着天花板，糖醋里脊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脑海里不停盘旋，对了，很久没去小区门口那家火锅店了，不知道涮羊肉想我没，还有我妈做的梭子蟹炒年糕，我不在家年糕一定很寂寞，寂寞会让它干枯开裂，太浪费了……哎，想吃肉酱意面了。我下意识吧唧了一下嘴，嘴里淡出个鸟来，看了一眼挂在眼前的营养液，还真是倒胃口，想着想着，我委屈得泪流满面续而嚎啕大哭，老子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就是为了吃遍好吃的！放年假我就应该到处吃香喝辣的！我干嘛要受这种罪？！

“陈唯璞！我要吃东西！你快回来啊啊啊啊！老子要把你吃破产！吃破产！”

我这么一吼把对面床的大爷吓到了，他连忙叫来了护士，护士问我怎么了，我握着她的手老泪纵横悲切地说：“姑娘，我想吃东西。”

“再忍两天就能吃了。”

“忍不住！根本忍不住！”

“现在忍不住以后都别想再吃了，好好躺着不许闹，又哭又嚎影响其他人休息。”

在医院减肥，啊，不，治病的第五天，只要不激烈地蹦跶胃就不会痛了，意味着我很快就能吃东西了。这几天我除了想陈唯璞以外想吃面想得比较过分，一闭上眼睛就是陈唯璞端着番茄牛肉面，陈唯璞端着肉丝拌川面，陈唯璞端着吓人炒面，陈唯璞端着龙虾焗意面，陈唯璞端着面面面面……这会儿就是给我一碗方便面我都能连面带汤全吃光。

就在我沉迷在对陈唯璞端着面条的幻想中时，小秘书来看我了。

我惊恐地望着他：“你怎么来了？”

他走到我床边坐下，冷冰冰地说：“姓陈的不放心你偷偷关照江帆看着你，我觉得还是我来看你比较好。”

我忙问：“他知道我住院了？”

小秘书说：“没有。”

我松了口气：“那就好。”

“你们什么情况？他真回去结婚？”

“大概吧。”我耷拉着脑袋。

小秘书不屑地说：“切，无聊。”

我转头看着他：“嗯？”

他把手机递给我，我接过来看到他和煤老板的微信聊天记录，顿时傻眼了，内容全是煤老板说，我明天回去订婚了。小秘书回复，哦。

小秘书说：“江帆天天拿回家订婚的事试探我，哪天他不说了我怕我会睡不着，可万一他哪天真回去结婚了……”

我问：“你会怎么样？”

小秘书苦笑着说：“能怎么样？我还能怎么样，只能劝自己，有些人，有些事，失去了心里才踏实。”

鼻子一酸，我拽着小秘书的手说：“小秘书，你这话说得太对了！”

小秘书嫌弃地说：“我叫楚楠，谢谢。”

我说：“楚秘书，你这话说得太对了，你怎么不早点教给我呢？你早点教给我，我就不会进医院白遭这趟罪了！”

“其实挺好的，你看你圆脸都瘦出尖下巴了。”

“那我不是白学小孤孀上坟了？”

“什么小孤孀上坟？”

“先别管这些了，我想吃东西!!!”

“你别哭了好吗？很丢人。”

我抹了把眼泪，一抬头，病房里其他三个人都在看我，我故作镇定捂着自己的手，不屑地说：“啧，这具躯壳原主人的记忆居然影响了我的行动，呵呵，愚蠢的人类还以为能反抗我吗？！”

小秘书面无表情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突然柔声问：“周智新，强颜欢笑……很累吧？”

我愣了愣，长叹一口气，身体往后一倒靠在枕头上，我仰起头闭上眼说：“我没有强颜欢笑，他不让我哭，我要笑着等他回来。”

因为他说他喜欢乐观的我。

我出院那天刚好老舅过 66 大寿，全家人凑一起大鱼大肉，我蹲在一边吃着我妈煮的清汤挂面，百感交集。

我也想吃肉。

大概人都是这样的，得寸进尺。

我打开手机，没有陈唯璞的电话也没有陈唯璞的短信。

他会回来，他一定会回来。我不停对自己说。

我很庆幸，在我还没被现实和岁月消磨完所有热情的安好年华里曾那么深爱过一个人，就算最后隔着万水千山站在天涯两端也好过命运的齿轮吱呀呀地转却到死都没能转到相遇那一段。

第 123 章 他回来了

放完年假回公司上班的第二天，一大早老板就把我叫去了他办公室，先是一通嘘寒问暖，身体好点没啊不用急着开工的最近也不是很忙你要不要再多休息两天 balabalabala，我听不下去了，说：“忠哥，你有话就直说呗。”

老板一脸为难，犹犹豫豫地说：“智新啊，你也知道，产品包装那组的设计总监刚离职，剩下来那几个的水平很不稳定，要不你过去带他们一段时间？”

我立刻明白了：“一段时间是多久？”

老板说：“看情况吧，你的工资提成这些都不动，我每个月再多给你 10% 的岗位津贴，你看怎么样？”

“不是钱的问题……”我小心翼翼地问，“是不是陈氏给你施加压力了？”

老板轻轻捶了捶桌子，无奈地点点头：“……对，我也不好办啊，只能对不住你了。”

“没事，我听你的……”我顿了顿，“你能不能告诉我，具体是谁的给你施加的压力？”

“你就别问了，知道了更糟心。”老板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怜悯。

我扯了扯嘴角：“已经没什么事能让我更糟心了。”被迫和最爱的人分手，失恋买醉进医院，从最赚钱的部门调去养老，哈？还能有什么更让我糟心的？

老板左顾右盼迟疑了良久，一咬牙说：“是陈总。”

“哪个陈总？”

“还能有哪个陈总？”

我忙上前一步凑到老板面前问：“他回来了？”

“回来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三天前。”

“三天……前？”我顿时很失落，陈唯璞三天前就回来了，那他为什么不来找我？

老板叹了口气：“其实务必把你调去其他组的提议就是陈总三天前亲自打电话跟我说的，我一直纠结到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商量。”

我垂眼盯着桌角，小声问：“他知道我住院了吗？”

老板劝我说：“智新，别再问了。”

“他知道我住院了吗？”我又重复了一遍。

“知道了，我都告诉他了。”

“他说什么了吗？”

“智新……”

“他说什么了？”

“什么都没说，就说你们已经分手了，再见面再合作大家都会尴尬，为了避嫌所以……”

“行，我知道了，是尴尬，是该避嫌，上帝的旨意嘛，我先出去收拾东西了。”一时无法接受这个局面，脑子里乱糟糟的，我摇摇晃晃地站直身子，挥挥手，转头就要往外走。

“你等等！先别走。”老板喊住我，指指他对面的座椅，“过来坐下，我要跟你谈谈。”

我慢悠悠地坐下，低着头。

老板说：“你们俩的事太复杂，所以我从来不发表意见，还记得你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我怎么跟你说的吗？”

我根本没心思听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下意识地点点头。

老板说：“分手就分手吧，哪个年轻人没失恋过？就算失恋了，你也要好好工作好好生活，看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还能有 120 斤吗？肋骨都能当琵琶弹了吧？”

我摇摇头。

“忠哥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你大学刚毕业就在我这工作，我是一点点看着你从个

坏脾气的暴躁小孩成长到现在终于能独当一面了，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也心疼啊。黄学平出事了，俞小鱼撇下这个公司走了，庄予乐离职了，我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今年我一个人管整个公司明显感觉自己力不从心了，未来需要你帮我一起撑着，你可别再出点什么事了，算忠哥求求你了，行吗？我再也受不了那种打击了。”

我咬着下唇忍住眼泪，点点头：“我知道了，我没事的，失恋嘛，伤心几天就好了。”

“这就对了，再有不开心你可以跟我说，这两年你总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哎……”老板摇摇头。

“对不起，忠哥，让你操心了。”

“你知道就好，以后就让我少操心吧！至于陈总那边……”

“按他说的做，反正我跟房地产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也烦了，看到总平图立面图景观效果图销控表都想吐，换个环境也好。”

“你自己想开点，出去忙吧。”

我收拾东西准备搬座位，周围的同事都在窃窃私语议论纷纷，同组的制图妹子走过来问我：“智新，你还会调回来吗？”

我强打起精神说：“大概吧，等我再泡个地产小开就回来了。”

她说：“换去做产品包装你只能泡到卫生巾小开。”

我说：“那不更好，我司所有女同志下半辈子的卫生巾就由我承包了。”

她轻轻拍了我一下：“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

我问：“难道哭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实在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

“智新？你怎么了，别哭啊……”她呆呆地看着我。

同组同事全围了过来，我连忙胡乱抹了把脸，笑脸相迎，他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很舍不得你。”“有问题能不能再请教你？”“记得多回来看看啊。”

我说：“别这样，我就在隔壁办公室，隔着两道玻璃而已，想我了只需转个头。”

自从装逼 boys 解散了以后，怕再一次直面挚友分离的不舍，我选择了封闭自己，跟其他新旧同事的关系全都止步在点头之交，包括接替庄予乐和黄学平的那两个小男生，除了工作以外我和他们几乎零交流，现在这种依依不舍的场景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

匆匆道别匆匆搬离匆匆投入新的环境——我有了间独立的办公室，地方虽不大，但足够安静。

没有外界的打扰，我开始胡思乱想，想着想着，心揪成了一团。陈唯璞回来了？回来了为什么不找我？知道我住院了，为什么不来看我？为什么对我不闻不问？以前我就算只是小感冒他都会很紧张的啊……他的事解决了吗？解决了为什么不和我说？没解决？那他是不是已经领了结婚证了？他真的结婚了，我该怎么办？

“嘶……啊……”胃好痛，我整个人缩了起来，痛出了一背脊冷汗。

不行，我一定要找他问清楚。拿起手机，拨通他的电话。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再打，还是一样，再打，还是一样……

我冒出了一个让我几乎窒息的念头：陈唯璞是不是把我的手机号码拉黑了？

胃越来越痛，浑身都被冷汗浸湿了，我忙从包里拿出胃药干吞了两粒，趴在办公桌上休息了半个小时才勉强好点。再这么等下去我非疯了不可，今天一下班我就去陈唯璞家找他问清楚。

说是一下班就走，我磨磨蹭蹭一直磨蹭到晚上 8 点才出发。站在陈唯璞家楼下，确切的说是曾经我们两个人的家，我犹豫着到底要不要上去，上去了以后是按门铃还是直接按指纹进屋？他到家了吗？家里还会有其他人吗？现在的我是不是多余的？见到他我第一句话该说什么？

越想越心里越慌，仿佛回到了我刚和他相识时的那段日子，我对他充满了疑惑与猜忌，也对自己的懦弱和胆小感到失望。

我想他，我想见他，我想念他的声音，我想念他的拥抱。我深呼吸，鼓起勇气终于迈出了第一步。他没到家我就等，家里有其他人我改天再来，他要是嫌我多余我大不了走人，见到他说个屁，老子跳起来就大嘴巴抽他再把他按在地上亲。

到了门口，我又怂了，想了想，老老实实按门铃，等了许久没人开门。我抬起左手，颤抖着将无名指伸到指纹锁上，闭上眼猛地按了下去，尖锐短暂的警报声瞬间刺穿了我的耳膜，我万念俱灰地睁开眼，低头看着还在闪烁的红灯，那一刻，我感觉天都塌了。

他把我的指纹记录也删除了？我再也回不了我们的家了？

我无力地靠在门上，身体一点点往下滑，最后跌坐在地上，抱着膝盖缩紧身体，我就像一只被陈唯璞捡回家疼爱了许久已经习惯了他的体贴和温柔却又被他无情抛弃了的野猫，久久徘徊在家门口，不愿放弃不愿离去。明明已是盛夏为什么心还会这么冷？

从8点半一直等到11点，也没等到陈唯璞回家。按他的习惯，如果加班超过11点他就公司睡了，这个点其他人应该已经下班了，我要去他公司找他，我今天非要问清楚不可！从地上站起来，一阵头晕目眩，腿也麻了，我忙扶住墙壁缓缓。

走下楼，我眼前一亮，那辆熟悉的车正好在我面前不远处停下，虽然看不清车里的情况，但我敢肯定陈唯璞一定在。我欣喜若狂，忙跑了过去，离车门只剩两步的距离的时候，车再一次发动，缓缓开走了。我没反应过来，愣住了，睁大眼目送它离开。

他不是已经回来了吗？为什么要走？他不可能没看到我，既然看到我了，为什么还要走？！

我赶紧追了上去，追在车后喊：“等等我！陈唯璞！你给我停下！等等！”

它却丝毫没有停下来意思，我追着它一路出了小区大门，驶上大路的瞬间，它绝尘而去，开足油门的引擎声在我心口重重划过。

胃好痛，我追不上它了，我也跑不动了，我只能停下来急促地喘着气，天气又闷又热，连吸进肺里的空气都是烫的，烫得灼心烧肝。我拿出手机再一次拨通陈唯璞的电话，依然无法接通。

重重地将手机砸向陈唯璞离开的方向，我撕心裂肺地喊道：“王八蛋！你骗我！”

第124章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残忍呢？

整整一夜，他没再回来。

我捏着破手机坐在陈唯璞家门口，吓到了一个提着夜宵上楼来的妹子，妹子立马通知了保安。保安认得我，问我是不是没带钥匙，我摇摇头；他又问我要不要打电话给陈总，我摇摇头；他说那你也别一直在这坐着啊，最后我跟着他去了保安室。在保安室坐了一宿听他们聊那些有的没的八卦，这家的每天带回来的女人都不是同一个；那家的成天穿那么骚不知道想勾引谁；这家的老婆跟人跑了，那家的更惨，结婚不到一个月就离婚了，听说是因为夫妻生活不和谐……我想他们明晚的谈资该轮到我了，用不了多久所有人都会知道，那家的小攻甩了小受，小受还死乞白赖地缠着小攻又是追车又是堵门，现在连续剧都不兴这么拍了。

天快亮时我走了，回家洗澡换衣服，像头丧尸一样晃去上班。幸好老板出差不在，我把办公室门一关拉上百叶帘趴在桌上睡了一上午，神志终于清醒了点。到底是养老部门，之前在房产组的时候哪能这么清闲。

看看堆在一边的碎片残骸，这是被我亲手砸坏的第二部手机了，两次都是因为同一个人。

我瞥了角落里的座机一眼，挣扎了许久，终于拿起话筒按下了那个我能倒背如流的手机号码，电话居然打通了，我很想笑，我没猜错，陈唯璞把我拉进了黑名单，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胃又开始隐隐作痛。

“喂？哪位？”

刚才准备了一堆质问他的话，可当我听到电话那头他熟悉却冰冷的声音时，我紧张得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哪位？”他重复了一遍。

我怯怯地说：“是我。”

他明显愣了愣，压低声音说：“……抱歉，我正在开会，有事以后再说。”

“我……”我刚要开口，陈唯璞挂了电话，只留给我一串无情的忙音，再打过去，手机关机了。

我愣在那，哭，哭不出来；笑，只剩苦笑。

满脑子就一个念头，难道他真的没抗住家里的压力，已经领了结婚证所以要和我一刀两断了吗？可是他说过要我相信他，要我等他，给他时间，我信了我等了，无论结果如何好歹给我一个痛快啊！他现在跟那些为了不想承担舆论指责选择冷处理恋人关系逼得对方主动提分手的渣男有什么区别？

哦，对，差点忘了，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现在就想冲到他公司去抓着他的衣领问他到底什么意思？但我不能，闹大了被人看笑话，让他爸知道我还没对他死心，我就没好果子吃……

我还能怎么办？

浑浑噩噩又一天，下班特地去买了个新手机，刚插上卡短信提示庄子乐今天下午打了三个电话给我，我忙拨了回去，听到他一声“喂，智新啊，忙什么呢？电话都不接。”我差点哭了，躲进无人的角落把最近发生的事除了我进医院的这段以外都跟他说了一遍，庄子乐听完沉默了片刻问：“你还爱他吗？”

我说：“爱。”蚀刻进骨里的爱。

“他不是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你都别问，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无条件的相信他吗？”

“我知道，嘴上这么说，但我心里接受不了，任谁都接受不了吧？他从来都没对我这么冷淡过，我不知道这段时间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不见我也不告诉我，我忍不住胡思乱想，我甚至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已经不爱我了。”

“换个角度想想，你们已经分手了，他这种态度才是正确的。”

“我们是被迫分手的！”

“哪对被拆散的情侣最后不是各自找了新的伴侣有了新的生活？谁规定被迫分手的就不能爱上其他人了？”

“他让我等他，一定要等他，我们只是暂时分开……”

“啧。”庄子乐说，“你看你又绕回来了吧？你平时多拎得清啊，怎么一摊上陈唯璞你就犯浑呢？既然你还爱他就相信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的将来，你要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去找他问清楚。”

我点点头：“我知道，我知道，我要去找他的……”

“知道就好，有什么事当面问清楚，别一个人东想西想自寻烦恼了。”

“好……”我也发现我最近变得越来越神经质，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再这么下去我会不会疯啊？

电话那头另一个人说：“我来我来，喂！智新！你最近好吗？”

这个声音……我回过神来，惊道：“李曦？！”

李曦说：“耶！是我！”

我说：“你和乐乐在一起？”

“是啊是啊！”

“你找到乐乐了？”

“是啊是啊！”

“两年了，你终于找到他了？！”

“是啊是啊，昨天刚遇上的，缘分啊，天意啊~”

“你们在哪儿呢？”

“桂林。”

“你为什么会去桂林？”

“都说了缘分嘛天意嘛！”

“他答应你了吗？”

“当然答应啦！哎呦，我可开心啦！”

我听到庄子乐在一旁骂李曦二货。

“二货。”我喜极而泣，“太好了，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们的钱都快用完了，打算过几天先去杭州看看你，乐乐就跟我回老家乡下养猪种田啦！”

“死开，我跟智新说正经的。”听声音庄子乐来抢手机了，“我也跟智新说正经的呢！”李曦大声喊，“智新！别担心！当局者迷，我们旁观的都能看出来，陈总一定还爱你！”

“边儿去。”庄子乐说，“你放心，姓陈的敢对不起你，我就托梦给平平，让平平收拾他。”

“噗！”我笑了，“好，让平平收拾他。”

脸我也不要了，自尊又不能当饭吃，我现在就去他家等他，今天等不到明天再去，明天等不到后天接着去，我不信他为了躲着我连家都不回了。

谁知道我刚跨进他家小区门口，保安就把我拦下了：“周先生，您不能进去。”

我问：“为什么不能进去？”

保安说：“您不是业主，我们不能放您进去。”

“我不是业主也在这进进出出两年多了，你以前怎么不拦我？”

保安把我拉到一边说：“周先生，这是陈总的意见，您别为难我们这群打工的呀。”

我愣住了：“是他说的？不能让我进去？”

保安点点头：“我要是放你进去了，饭碗就端不稳了。”

我别过脸，盯着地面：“他到家了吗？”

“这我不能透露啊。”

“他到家了吗？”

“……到了。”

“你帮我打个电话给他，说我就在小区门口等他，他要是不下来我就一直站这等。”

“你这是何苦呢？”

我没说话，走到人行入口外站定，我故意选在这是因为陈唯璞家的飘窗正对着这个位置。

斜眼看着保安走回保安室拿起电话说了些什么，他点点头挂了电话，又冲我无奈地摆摆手。我回过头挺起胸直视前方一动不动，就算所有路过的人都对我投来了疑惑的目光，我仍倔强地站在那。天气很热，蒸得我满身大汗，所有暴露在外的皮肤都火辣辣的疼，我咬咬牙，往边上移了两步躲进阴影里。

天色渐渐暗了，由于没吃晚饭，我的胃开始泛酸，一阵阵的犯恶心，我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扶在墙上不停干呕。突然狂风大作，眼前一亮，紧接着一声闷雷响起，我抬头发现天空乌云密布，几滴雨正好落在了我鼻子上，又一道电闪一声雷鸣，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暴雨倾盆，瞬间将我浇成了落汤鸡。狂风快要把我刮倒了，雨水打在我脸上，我睁不开眼，只能听到噼

器的雨声、风声，每当一道闪电过后我就缩着脖子，等待接下来震耳欲聋的雷鸣。

保安跑过来帮我撑伞，他大声喊道：“先进保安室躲雨吧！”

我摇摇头。

“我帮你叫车你赶紧回家？！”

我摇摇头。

“哎！怕了你了！拿好！”他把伞塞进我手里，转身跑回了保安室，我缓缓转头看向他，他又拿起了电话，满脸焦急边说边往我这边看，他点点头挂了电话跑过来对我说：“周先生，你回去吧！”

我问：“他说什么了？”

“陈总让你快回去！”

我把伞还给他：“我不回去，我就在这等。”

“你这是何苦呢？！自己的身体重要啊！”

“你别管了，这事跟你没关系。”我往前跑了几步，转身，抬起头迎着雨对陈唯璞家的方向喊，“你有本事就站在那看着我！看一辈子！看到我死！”

可惜大雨淹没了我的声音。

擦了把脸，雨水混着泪水，我直直看着那个方向轻声骂道：“王八蛋……王八蛋……”

雨打在我身上，很痛，很痛。

这时一辆跑车在我边上停下，溅了我满身泥水，车窗摇下，驾驶座上的人探出脑袋来说：“小野猫，你挡路了。”

“我去你二大爷！”我刚要开骂，一转头发现车里那个把着方向盘正看着我一脸坏笑的人居然是陈唯瑄，于是我没来由的更火了，我骂道，“你开车往人行道上撞啊？！”

“啧啧啧。脾气这么大，不过我喜欢，上车呗，哥送你回家。”

“不用了，你可以滚了。”我转身就要走。

陈唯瑄下车来拽着我的胳膊：“下这么大的雨你要去哪儿啊？我送你回去。”

我用力甩开他的手：“我说不用了，你听不懂人话啊？”

陈唯瑄不屑地笑了笑，顿时脸色一黑，打开后车门二话不说把我塞了进去，关上车门，他速度上车把车门锁了，一踩油门：“你家住哪儿？”

我愤愤地瞪着他的后脑勺：“关你屁事。”

他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你不说我调头带你回我家了哦。”

“那你还是把我放下吧。”

“你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这辆车从来只载胸大腰细腿长的波斯猫，你这样脏兮兮又张牙舞爪的野猫是没资格坐的。”

我直起身子说：“对，我没那个福气，你行行好赶紧放我下车，好吧？我不麻烦你了。”

“开个玩笑而已，要不要这么认真？”

“我不喜欢跟你开玩笑。”趁陈唯瑄不注意，我故意把裤腿上的泥全蹭他后座椅上了。

“行，不开玩笑，说点正经的……你跟老三真的分手了？”

我扭头看向窗外：“你瞎啊？你这不都看到了吗？”

“你这么痴情啊？”

“我没有名贵猫的命。”野猫一旦习惯被人圈养，突然被丢弃，很惨的。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忙转头扒着驾驶座问：“他领结婚证了吗？”

“放心吧，还没。”

听到这个消息，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我往后一倒，无力地靠在椅背上：“那他怎么……”

“嘿，我就纳闷了，我们家老三有什么好的？你喜欢他什么呀？撇开那副皮相以外他就是块硬邦邦的石头，死脑筋，即不浪漫又没情趣，无聊透了。”

“你懂个屁！你还是多担心担心你剩下的楼盘会不会烂尾被你爸骂得妈不识吧！”

“啧啧啧。”陈唯瑄耸了耸肩，“你这张嘴还真是名不虚传的毒啊。”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我家住 HM 小区，你想送就送，不想送就随便找个能躲雨的地方把我放下。”

“好人做到底，我肯定送你到家，虽然去我家更快。”

“你家在哪？”

陈唯瑄诧异地问：“我的妈呀，我跟老三住一个小区啊，你在那进进出出两年了你居然不知道？”

谁关心你住哪儿？

陈唯瑄絮絮叨叨说着：“我刚到家门口就看到一只可怜兮兮的落汤猫流落街头，好心送他回家吧，他还不领情。”

我没搭理他，抹掉脸上的水，陈唯璞，王八蛋，王八蛋！连陈唯瑄这个不安好心的老王八蛋都知道可怜我，你呢？！

陈唯瑄问：“你又哭啦？哎呦，你怎么跟个小姑娘一样动不动就掉眼泪啊？”

“谁哭了？雨水好吗？”

“我呢，就跟你说一句，你听得懂就听，听不懂就当我在放屁。”

“我向来拿你的话当放屁。”

“行吧，那你就继续当我在放屁。”陈唯瑄顿了顿，说，“男人，有男人的难处，特别是我们这种家庭的男人。”

我看向他：“什么？”

他若无其事地说：“五年前我在法国留学时认识了一个姑娘，看到她的第一眼我就决定这辈子非她不娶了，后来嘛，你也懂的，硬生生被我大伯拆散了……哎，我大伯是不是特讨厌？老三的臭脾气全随了他。”

居然和陈唯瑄找到了共同话题，我用力地点点头：“是的是的是的，我就没见过这么讨人厌的小老头子！”

陈唯瑄说：“我懂你现在的心情，但是除了等和相信老三以外，你别无选择。”

我自嘲地笑了笑，带着哭腔说：“今天这种情况，你让我还怎么相信他？我连他的面都见不着，他连话都不愿意和我多说一句。”

“我再放个屁，记住，男人，有男人的难处。”

有难处可以跟我说，我和他一起承担，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残忍呢？他怎么忍心啊……湿淋淋的衣服冷冰冰地贴在身上，我瑟瑟发抖。

一到家，雨居然停了，这该死的天气也跟我作对。

下车时我回头看了一眼，车后座被我坐得全是泥水，管它呢，活该陈唯瑄倒霉，谁让他非要载我的？

陈唯瑄摇下车窗对我说：“嘿，小野猫，下次一起玩哟。”

我说：“不会有下次的，再见。”

我刚进家门，知心叮叮当当跑过来围着我转，躺下翻着肚皮要我摸，我看着它叹了口气，蹲下来摸摸它的肚皮：“你都快被我妈喂成猪了，知心……他回来了，可是，他不要我们了。”

第 125 章 我的小胖次

我叫周智新，我……脸不圆了，身无三两肉，骨瘦如柴话不停。

陈唯璞还是不接我电话不回我短信，更别说见他一面了。他公司我不能去，他家我进不去，这几天我只要快到他家小区门口了，中途都会杀出个陈唯瑄来不分青红皂白把我塞进车里送回家。今天我下班刚跨出公司大门，陈唯瑄的车就已经停在那了，他又不分青红皂白把我塞进车里，速度之快力道之猛，不知道的人大概会以为我被绑架了。

陈唯瑄愉快地吹着口哨。

我连翻他三个白眼：“你到底想干嘛呀？你这是非法禁锢！”

他说：“别瞎扯，我懂法律。”

我问：“你老拦着我干嘛？”

他说：“怕你坏事。”

“我就想见陈唯璞一面我能坏什么事？”

“对啊，坏我的事。”陈唯瑄不以为然地说，“大伯让我盯着你，不准你再去骚扰老三。”

“你二大爷！”我狠狠地踹了驾驶座后背一脚，骂道，“你个老王八蛋有没有立场啊？那个糟老头子拆散你跟你女神哎，你居然还和他狼狈为奸？”

“我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顺着他来好活命。”

我又踹了驾驶座后背一脚：“你就不能有点上进心吗？你就不能帮陈唯璞把老头子弄下台吗？到时候你俩掌权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爱娶谁娶谁了啊！”

“哟，你还挺有想法的嘛，这个提议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陈唯瑄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小声说，“道理你都懂，怎么轮到自己的时候就转不过弯来了？”

“该转弯了，开车看着正前方好吗？”

“哎，我说周智新。”

“叫爹作甚？”

“你打算这么折腾多久？”

“直到他肯见我为止。”

“何必呢？”

是啊，何必呢？

曾经，我认定我是个很豁达的人，一直看不起那些对前任念念不忘又哭又求上吊割腕写酸诗还指望已经变了心的人能回头的痴男怨女，难道不该你若无情我便休的吗？事到如今我才明白，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付出真心爱过的那个人啊，怎么可能说忘就忘说放就放？

我咬着牙：“我不信他对我一点感情都没了。”

陈唯瑄摇摇头：“他以前是不是把你保护得太好了？一离开他，你又恢复问题儿童本色还变本加厉了？”

我说：“不关你的事。”

陈唯瑄说：“清醒点，别再往牛角尖里钻了，做点喜欢做的事分散注意力，瞧你现在这副德行，谁受得了？”

虽然很不甘心，但情字，真的会把人折磨得敏感又卑微，他说的对，我最近神经质得连自己都快受不了了。我不能再这么下去，拍拍胸口，周智新，相信陈唯璞，你也振作起来，相信他，等他。

我没有朋友，不爱出去玩，怕父母担心又不敢跟他们多说什么，回到家除了对着知心自言自语之外，疯狂打天梯是我唯一的发泄方式了。

此时的人妖踩背大保健只剩下我和老叮铛，虽说我手里有五个大粉翅膀号，但一个人撑国库太辛苦，昨天老叮铛从我面前路过，我灵光一闪就忽悠他说：“大爷，你来人妖吧。”

老叮铛说：“我好好的干嘛要挪窝？”

我说：“你一个退休老干部顶着失恋基佬的势力名字多不像话啊！”

老叮铛说：“顶着人妖大保健就像话了吗？”

我说：“比失恋基佬像话多了。”

老叮铛想了想觉得我说的还挺有道理，当晚拖家带口就搬来了人妖，并强迫我留三页国库给他。

我说：“三页？你直接点让我把国库清空不就行了？”

老叮铛说：“也不是不行。”

我说：“当然不行！”

讨价还价一晚上，最终留了两页半国库给他，他喜滋滋地又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宝石。

我坐到电脑前，习惯性地开了五个客户端准备做日常，盯着显示器，越想越窝火：“凭什么你们一个个都逍遥快活去了，我来给你们当代练？！”我愤愤地关了四个客户端，登录自己的冰心号，一上线就报了天梯。

打开天梯界面，我眼泪都下来了，我的天呐，连输 85 场，也是没谁了。

老叮铛在势力频道喊我：“小妹小妹，带我小号去刷个配方符卖声望换鱼饵啊。”

哦，忘了说了，老叮铛最近迷上了钓鱼。

“好，等我这场天梯出来。”打完字，按回车键，头顶的系统红字却提醒我：您被禁言了。

哎？什么情况？我每天游戏里说不到三句话我说了什么了就被禁言了？我以前漫天喷成那样都没被禁得这么随意 S 服的 GM 你是不是又刚睡醒闹起床气呢？！

我忙找了在线客服，在线客服查证后答复我说：很抱歉，您昨天的发言有广告嫌疑违反玩家守则了。

昨天？我昨天说什么了？

眨巴眨巴眼仔细回忆……我一拍脑袋恍然大悟：“五仁你可害死我了！”

事情是这样的，昨晚，五仁月饼问我上次寄给辣条月饼吃的水果糖是哪儿买的，辣条月饼很喜欢吃，他打算再买点。我说：“我一会儿发你马云地址，我有代金券，你要不要？”

“马云”和“代金券”就是关键词啊！

我问在线客服：我还有的救吗？

在线客服说：两个办法，一是去游戏商城买解禁方丹，二是去没遮拦处领取消禁言任务然后去九黎南门挖草。

呵呵，这不是废话吗？我 7 年天下生涯被禁无数次，我能不知道怎么解禁吗？我说：我的意思是，能不能直接帮我解了？你们再看看当时的聊天记录，我是无辜的啊！

在线客服说：抱歉，你这的确存在打广告的嫌疑，我们也没办法。

我问：真的没办法？

在线客服说：真的没了。

得嘞，我既不想浪费钱又不想挖草，禁就禁着吧，反正也没人找我说话。

我刚组上老叮铛的小号，老叮铛说：“小妹你才回来啊？我到时间陪我家老婆子跳广场舞去了，明天再刷吧。”

“大爷，您悠着点。”按下回车，系统红字又跳了出来。

我一摔鼠标，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塞牙缝，放屁都砸脚后跟！打天梯打天梯。

二十分钟后我跪着出来了。

“妈蛋，我就不信了，再来！”我刚报完名，听到“叮”一声密语，我往左下角一看，一个名叫“我的小胖次”的 20 级冰心小号密我说：哥哥，我是新手，你能收我做徒弟吗？

我说：没空。按下回车键，啊哦……忘了我还在禁言中。

取消屏蔽，那个小胖次就站在我面前，还躲在我的翅膀底下，这种老油条装小号卖萌的

伎俩我见得多了，才懒得理他。

我又进了天梯，又又跪着出来了。这场明明大顺风，可没人洗旗，愣是让对面的绕外围打游击把旗全洗了，我忍不住想骂人，但我还在禁言说不了话啊！我那个憋屈啊！

小胖次又密我说：哥哥，你在吗？我是新手，你能收我做徒弟吗？

我说：不能！

按下回车键……我气得差点把桌子掀了。

我服，我服还不行吗？气冲冲地点开游戏商城，我转念一想，不行，莫名其妙禁我的言还想方设法赚我的钱？没门儿！反正这天梯是没法打了，老子挖草去总行了吧？

上马自动寻路到 NPC，我接了任务直接吐了一口老血，这么多年我被禁言的惩罚累积起来，我要挖 5000 棵草啊！5000 棵！

“我不挖了我不挖了，王姨太屌我认怂。”果断从商场买了个解禁方丹，右键，好家伙，系统框跳出来由于我禁言次数过多要额外扣除 5000 军姿，朋友们，5000 军姿是什么概念？折合人民币 200 块！为了说个话我还要出 200 块钱？！

于是我开始纠结，挖 5000 棵草？花 200 人民币？还是别说话得了？5000 棵草？200 人民币？别说话得了？

“叮——”

小胖次又又又密我说：哥哥，我是新手，你能收我做徒弟吗？

哎哟你妹啊，你烦不烦？

“收收收！我收还不行吗？！”我哭着邀请小胖次组队，进队我才发现他一直站在我边上，点着他的头像收了徒，我开始挖草，实在不行让老叮铛白天没事的时候帮我挖，反正他喜欢干这些。

小胖次说：“师父，挖草呢？”

闭上你的嘴。

小胖次说：“师父，我是新手，我早上坐地铁的时候看到广告觉得这游戏挺有意思的，晚上刚下载好的游戏。”

装吧你就，08 年我刚开始玩天下的时候直到 40 级才学会怎么在门派地区说话，你真能干，20 级就知道追着密粉冰心当师父了。

小胖次说：“你一个男生怎么玩治疗啊？”

关你什么事？

小胖次说：“你该不会是个妹子吧？”

老子还同性恋呢！

小胖次说：“冰心怎么加点？”

现在新手系统纯二货式操作升级就帮你默认加点了，还问我怎么加点，你不服系统就虚无加点。

小胖次问：“师父，你怎么不说话？”

我站起身，老子说不了！

然后我冷眼看着小胖次唧唧歪歪：“师父，你键盘坏了？”“师父，你不会打字？”“师父，你有没有网恋对象？”“师父，你能不能带我带到出师？”“师父，你这身衣服真好看啊哪儿来的？”“师父，你这对翅膀真好看，要多少钱？开相子能送吗？”“师父，你怎么不说话啊？你是不是不会打字？”

我一脚把他踢出了队伍，世界终于清静了，我继续挖我的草。

小胖次有我临时好友了，于是换好友消息锲而不舍地骚扰我：师父，你怎么把我踢出队伍了？

师父，你是掉线了吗？

师父，你还在吗？

师父，你不挖草了？

师父？

师父呢？

师父？

啊啊啊啊啊啊我抓狂了，打开包裹右键点击解禁方丹确认扣除 5000 军姿，回复他说：
你给我闭嘴！

小胖次说：哇，原来你键盘没坏会打字啊，师父，你爆粗口好 man 啊。

我说：我给你 500 金，你现在就解除师徒关系，立刻！马上！

小胖次说：别啊，师父，你也一个人我也一个人，我给你当个伴。

我说：谢谢你了，我不需要。

小胖次说：闲逸居副本是什么？你带我下副本吧。

我无力地扶着额头，他是听不懂人话吗？

小胖次说：师父，带我下副本吧，我真的是新手，不懂怎么玩。

我叹了口气组上他：“走吧走吧，跟好。”

小胖次说：“谢谢师父。”

开本，进本。

我说：“你跟在我身后别乱跑就行。”

小胖次说：“啊，对不起师父，我有点事要先下了，再见。”说完他化作一道青烟下线了。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太突然，我目瞪口呆站在原地……这什么情况？

更讽刺的是，第二天晚上我刚上线，系统提示：我的小胖次已经跟您解除了师徒关系……

我直接把桌子掀了：“妈蛋！我的军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第 126 章 我哪冤枉他了？

就在我被小胖次气得咬牙切齿哭笑不得的时候，一个名叫“我的粉胖次”的 21 级魍魉小号密语我说：师父，我又来啦！

看着那串玫红色的小字我差点晕过去，让我想想，我已经多少年没遇到过画风这么艳丽妖娆的雪域奇葩了？上一个把我气得上蹿下跳尾巴炸毛的人……是陈唯璞。

哎……一想到他我的胃又开始痛了，心里说不出的憋屈和难受，我忙大口大口深呼吸试图疏散这股闷气，然而没什么用。

粉胖次又密我说：师父，你干嘛呢？还挖草呢？

师父，在不在啊？

师父，我知道你在的。

师父，你怎么不理我？

师父，你的键盘又坏了？

密语提示音真刺耳，吵得更烦躁了，正好拿这朵奇葩出气，我组上他骂道：“还叮叮叮叮叮个没完了，你烦不烦？”

粉胖次说：“师父么么哒~”

我说：“我么么哒你妈啊！你居然还敢出现？你的冰心号呢？被你蠢死了？”

粉胖次说：“哦，我发现冰心打怪好累，就换个暴力点的职业，又不好意思占着你的亲

传弟子名额，师父，你看我多懂事啊，你再收我做徒弟呗。”

我说：“不收，滚。”

粉胖次说：“为什么啊？”

我说：“解除师徒关系就跟微博双向是一样的，你先双了我难道还指望我会再搭理你？”

粉胖次问：“什么是微博双向啊？”

我说：“脑子是个好东西，我希望你也能有。”

“我有的，你等我百度一下。”十来秒钟后粉胖次说，“我懂了，但是情况不一样，跟你解除师徒关系的是小胖次，我是粉胖次，如果我不说你都不知道我们是同一个人。”

我说：“你去死吧。”

粉胖次说：“师父，别这样，你这么帅，心地一定善良。”

我说：“帅是肯定的，但我心地非常不善良，说实话我看你很不顺眼十分想杀你几个来回出出气。”

粉胖次说：“我有小号保护你现在杀不了我，要不这样吧，你收我当徒弟带我升级，等我飞速升到 45 级出师了，你就可以早点开红杀我泄愤了。”

我说：“很有道理，但老子不高兴收你。”

粉胖次说：“那我就一直缠着你。”

我说：“我关密语了。”

粉胖次说：“你走到哪我跟着你到哪，反正你杀不了我，我不光有粉胖次，我还有花胖次紫胖次绿胖次豹纹胖次。”

我说：“你跟内裤有仇是吧？你到底想干嘛啊？”

粉胖次说：“我就想找个师父带带我，我很听话的，新手什么都不懂，好孤独，你想想你还是个小号的时候。”

我说：“哇，你真可怜，不如去找个温柔体贴的冰心姐姐疼疼你亲亲你抱抱你？再不然我给你介绍个已婚阿姨？保证母爱泛滥带你所有胖次出师。”

粉胖次说：“不要，榜上的冰心就你名字最好听，我要跟着你。”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我说：“你几岁了？能不能别这么幼稚？我现在就去把名字改成男人狠狂也狠霸，好不好？”

粉胖次说：“师父，人家 5 岁了，长得很可爱。”

我愣住了，这句话我太熟悉了，我说：“这个游戏 18 岁以下不能玩。”

粉胖次说：“这有什么关系？我没到 18 岁网易还能强制我下线？”

我问：“你是男的？”

粉胖次说：“是啊。”

我说：“不是死给就深柜，你自己选一个。”

粉胖次说：“我还小，听不懂的哦。”

我考虑了一会儿，团上他：“我带你去刷几次幽谷。”

粉胖次说：“你肯收我做徒弟了？”

我说：“嗯。”

粉胖次说：“太好了。”

开本，进本。

我说：“你跟好我，这里的怪摸你两下你就没了。”

“没问题。”说完他搓出系统送的坐骑跟在我身后。

我上马把两拨怪拉到母蜘蛛，刚打了两下，粉胖次说：“等等等等！师父等我！”然后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又化成青烟下线了，我还没整明白发生了什么，“叮”一个名叫“我的花胖次”的 1 级翎羽小号密我说：师父，粉胖次被系统防沉迷了，下副本没经验了，你在副本

里等我一会儿哦，花胖次马上从新手村出来了。

我愣在原地，任凭密密麻麻一群 20 多级的小怪围着打我，划过划过免疫免疫划过划过，伤害 1 点 1 点 1 点，每 5 秒固本帮我回满血……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显示器怀疑人生，我到底在干嘛？

手一抖，关了游戏客户端，我无力地起身挪到床边呈“大”字躺下，摸过放在床头柜的安眠药，干吞了一粒，强迫自己闭上眼。

第二天我刚到公司，老板又把我叫了过去，递给我一张红色的请柬，心跳陡然加快，全身血液轰的一下全冲上了大脑，我整个人往后一缩盯着请柬动弹不得。

老板说：“接吧，没事，不是红色炸弹。”

我失神地摇摇头。

老板把请柬放回桌上：“还记得罗马假日吗？”

“啊？什么？”我回过神来，“记得，两年前的项目了。”

“得鲁班奖了，邀请你和我去参加明天的庆功宴。”

我松了口气，幸好不是婚礼。

罗马假日吗……那是我和陈唯璞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合作，从初次提报到定稿，花了整整 9 个月时间，和怀趟孕差不多了。陈唯璞对西方建筑艺术的研究比我深，我缠着他帮我设计底纹，他说可以，我亲他一口他画一条，我亲得嘴都麻了他终于磨磨唧唧画好了，我再扫描抠图。他无比骄傲地说：“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设计，别人想抄都抄不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你看，我把你的唇纹设计进去了。”我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直骂他臭不要脸。

罗马假日见证了我和陈唯璞的相知相爱，我们在那许下了此生不离不弃的誓言，他也说过，如果未来得了鲁班奖，庆功宴上他要告诉所有人，这份荣耀里有我 30% 的功劳，他将用他一生的温柔来感谢我对他的支持和付出。

陈唯璞就是那样一个人，他一直在努力学习怎么哄我开心却始终有些笨拙，可爱的笨拙。

很可惜，这些信誓旦旦柔情缱绻的话语都是过去式了，他做不到了，我也听不到了。虽然很想见他，但那种场合，我去了也是触景伤情自讨没趣。

我问：“我能不去吗？”

老板说：“陈董亲自邀请的，你说呢？”

“什么？那我不去了！打死不去！”我气愤地暗骂道，死老头子想出来的能有什么好事？一边不准我再见陈唯璞，一边又邀请我参加庆功宴？指不定准备了什么难堪等着我。

老板说：“你不去也得去。”

我说：“忠哥，我现在做的什么？给卫生巾设计包装啊，房地产那么高大上的行业已经和我无关了。”

老板说：“你迟早会调回来的，不能让你跟房产脱离太远，你必须去。”

“忠哥……”

“你怕什么呀？有我在能让你吃亏吗？我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员工被人欺负吗？实在不行你就找个安静的角落里躲着该吃吃该玩手机玩手机别冒头就行了，人家还会专门跑到你面前找茬？就这么定了，明天换身鲜亮点的衣服跟我走一趟。”

“我有预感我明天会拉肚子。”

“出去做事吧。”

“我胃不好，很多东西不能吃。”

老板不耐烦地一挥手：“出去吧！”

我耷拉着脑袋灰溜溜地出来了，胃又开始隐隐作痛，我想温杯牛奶暖暖胃，刚晃进茶水间就看到两个妹子在聊天，两个都是房产组的制图，一个是老员工李姐，一个是新来的，我

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新来的妹子拿着报纸对李姐说：“你看你看，整版都是，昨日陈氏集团召开记者招待会对外宣布，原陈氏集团董事长陈书衍长子陈唯璞已于昨日正式接任董事长一职并成为陈氏最大股东，哎？李姐，我们跟陈氏是不是战略合作伙伴啊？”

李姐抬眼看到我进来了，冲我尴尬地笑了笑，然后敷衍新来的妹子说：“是，是……”

妹子羡慕地说：“哇，才 26 岁就接管整个集团了？真青年才俊啊！”

李姐继续敷衍她：“是，真年轻。”

我也对李姐笑了笑，把牛奶倒进杯子塞进微波炉，我盯着微波炉发呆，继续听妹子发表她的感想，她说：“我前天去他们公司开会见到本人了，超帅超有气质的！就是面相好凶，说一句话不会超过 5 个字，很不好相处的感觉，你见过他吗？”

李姐说：“呵呵，见过一次……”

“帅吧？”

“帅，帅……”

“他有女朋友了吗？”

“……这我怎么知道？”

“我很好奇，什么样的女神才配得上他啊？不过他那种身份地位也不会找普通人家的女生吧，不是官商结合就是强强联姻，哎……为什么只有电视小说里的霸道总裁才会喜欢邻家女孩呢？”

“叮”牛奶热好了，我打开微波炉拿出杯子，声音惊动了新来的妹子，她吓了一跳，转身发现是我，忙慌慌张张地跟我打招呼：“周经理……我，我就休息一下。”

“没关系。”我淡淡地笑了笑，瞥了她手里的报纸一眼，她很识相地立马把报纸递到我面前：“给你看，我先去工作了。”

又瞥了一眼财经版上陈唯璞的照片，我轻描淡写地说：“这个姓陈的是个死同性恋。”

“啊？”妹子明显受到了惊吓，错愕地盯着我，“……你说什么？”

我若无其事地喝了口牛奶：“他是个死同性恋。”

妹子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快哭了，喃喃自语：“原来她们说的都是真的，高、帅、富三者皆占还单身的，百分百是 gay……”

我说：“他不仅是个死同性恋，他还专门欺骗无知单纯少年的感情。”

“啊？！”妹子的眼睛瞪得老大。

我说：“不仅如此，他还打女的呢！”

“……我出去工作了。”妹子把报纸塞进我手里，捂着脸泪奔而去。

李姐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无奈地问：“你这是干嘛？”

我说：“实话实说而已。”

陈唯璞是个死同性恋吧？他把我骗到手了吧？上次知心被小区外一只母土狗追着咬也是他把土狗赶跑的吧？

我哪冤枉他了？

第 127 章 这世上的离别大同小异

“知心，她们说你太菜了，猫主子居然被狗追，我想了想，她们说的很有道理，从今天起，我要好好锻炼你。”知心趴在我腿上，我指着报纸上陈唯璞的照片对它说，“看到没，这是你爸，伸爪子挠他！”

知心甩甩尾巴没反应。

我又重复了一遍：“挠他！他好久没买猫粮给你吃了！”

知心连尾巴都不甩了，我低头一看，它居然睡着了。

“你这个不孝子！”我小心翼翼地抱起知心，把它放进窝里，站直身子看着它，我叹了口气，它每天只知道吃了睡睡醒玩玩累了吃，因为生理缺陷还不会为情所困，真羡慕它。

我坐回电脑前，顺手打开 F 盘，里面有个文件夹，存的都是游戏截图。

按时间顺序排列，最后一张是我和陈唯璞在游戏里结婚当天领的结婚证，S 服第 1999 对夫妻，他说真是个好兆头；往前翻，是 100 天结婚纪念；再往前翻，我们换到了公主抱，我抱着他从九黎南门跑到丹朱村，他还嫌我没追电跑的慢；366 天红莲钻石婚，他说要陪我玩到游戏关服；再然后是丹青山副本服务器首杀事迹，这个副本刚开的时候杀 boss 全靠卡 bug 位，可苦了他那个东南西北不分的路痴，为了抢首杀他特地翘了两小时班，我们团从傍晚 7 点一直打到凌晨 2 点终于通关，气得隔壁团连夜转服去了乡下服抢首杀，后来我和他挂着【绯月岚云·书成绝色孤影观】的首杀称谓代替夫妻称谓直到现在；今年 5 月份投放了海棠未雨时装，兑换道具海棠花平均 380 金一个，换一件海棠未雨折合人民币大概 1500 块，每个服限量 5 件，我扫干净了藏宝阁的金准备换两件，收海棠花的时候我和剁椒鱼头掐了起来，她也想换海棠未雨，可是 S 服海棠花有限，掐着掐着我们把海棠花哄抬到了 450 金收。这时陈唯璞下班回来了，他问：“你之前多少一个收的？”我说：“375 金。”他说“你再跟她掐个五分钟，抬到 480 金了拿小号把你手里的海棠花全卖给她。”我说：“那我拿什么换啊？”他说：“没事，我已经让原小草在死服帮我收了两件了，一会儿她就带着衣服转服过来。”“啊啊啊！我就知道你最好啦！”我高兴得跳起来捧着他的脸就是一顿乱亲。最后照他说的做，我狠狠赚了剁椒鱼头 8000 多金，第二天，剁椒鱼头穿着海棠未雨故意到我跟前显摆，我双开两个号当着她的面一人穿上一件海棠，按下夫妻亲吻表情，把她气跑了；第一张怎么截得这么丑啊？自从我玩了男号以后，陈唯璞就多了一个很无聊的恶乐趣——开着我的号跳烫手舞，只要瞧见他一本正经对着显示器浅笑，百分百又在看我的号跳舞了……

这些截图让我很矛盾，它们一边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我和陈唯璞那么相爱怎么会轻易分开；一边衬托着眼下他对我的冷漠态度，硬生生将我的心理落差撕扯到最大，断筋裂骨的痛啊。

关了文件夹，登录游戏，我又想借打天梯分散注意力，明知道躲不了，大荒的角角落落里全是他的身影……“什么玩意儿？”刚读完图我就被眼前的场景吓了一跳，我的小胖次，我的粉胖次，我的绿胖次，我的紫胖次，我的花胖次一排散开站在我面前，小胖次和粉胖次已经 44 级了，其他几条胖次 10 级到 15 级不等。

粉胖次见我上线了，在当前频道说：“师父，晚上好。”

我看看周围没什么人，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粉胖次说：“你昨天是在副本里下的，今天上线肯定在副本门口咯。”

我就知道，新手？小号？骗谁呢？我说：“好的，再见。”说完上马往神石跑去。

粉胖次追上来问：“师父，你去哪？”

我说：“别叫这么亲热。”

粉胖次说：“我是你亲传弟子啊。”

我说：“是吗？那我们来玩个游戏，五分钟内你能找到我在哪我再认你这个徒弟。”

粉胖次说：“好玩，走着。”

我立马传送去草原营地领了棵树，再从 NPC 身后的栅栏钻出去躲进河里把树种下，我得意地冷笑，先不说 40 多级的小号能不能跑到燕丘来，就算跑来了凭他那个智商也肯定猜不到我会把……

【当前】我的粉胖次：“师父，你有把树种水里的爱好哦？”

调整视角，我目瞪口呆，那个粉胖次正围着我游泳，都不知道游了几圈了。

粉胖次说：“男号游泳的姿势好丑。”

我：“……”

粉胖次说：“师父，说好了五分钟内找到你你就认我这个徒弟的。”

我说：“你是我爸爸。”

粉胖次说：“不敢当不敢当。”

我说：“爸爸你有何贵干？”

粉胖次说：“带我去做师徒任务吧，我都 44 级了。”

我组上他说：“走吧走吧走吧。”做完师徒任务你小子就该 45 级了，看我怎么宰了你。还没从水里出来，我收到一条系统消息：我的粉胖次已与您解除师徒关系。我哭了，我说：“……你又干嘛啊？”

粉胖次说：“我突然觉得粉胖次这个名字不可爱，我不想玩了，要不你再收花胖次做徒弟吧？”

我已经精疲力尽实在骂不动了，我说：“你别耍我了好吗？你饶了我好吗？你是不是在天梯被我喷过的哪个大神？您是特地跑来报复我的吗？”

粉胖次说：“当然不是，你误会我了。”

就像找到了一个发泄口，我头脑一热控制不住手，继续打字，敲得键盘噼里啪啦作响：“我跟你讲，你不用报复我了，我已经很惨了，我 25 天前刚失恋，失恋后酗酒过度喝伤了胃住了一个星期的院，身高快 1 米 8 的大老爷们儿现在体重还不到 120 斤，睡觉翻个身骨头都痛。我男朋友让我等他回来，我等了，可是他回来以后没再搭理过我还避而不见一直躲着我，我想他，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只能靠吃安眠药，第二天起来头痛得跟裂开了一样。还有，我曾经的敌对暂时还不知道这些事，哪天他们要是知道了，我一定会被嘲笑得抬不起头来，真的，我以前要是喷过你骂过你，我先跟你道个歉，你就行行好，放过我吧，反正再这么下去我也活不了多久的。”

粉胖次没说话也不乱动了，傻傻愣愣地浮在水面。

我说：“算了，跟你说这些你也听不懂，以后别再缠着我了。”

粉胖次突然问：“你恨他吗？”

我说：“你的关注点不该在我是同性恋这件事上？”

粉胖次说：“无所谓，我特别想知道你恨他吗？”

我说：“他是我的命。”

粉胖次问：“没有他你怎么办？不活了？”

我说：“活有不同的活法，没有他，我也会活着。”至于会活成什么样，肯定比现在更糟糕，因一生所爱而一生无爱，不过如此。

粉胖次说：“为什么不多给他一些时间？”

所以我这两天没再打扰陈唯璞，怕他嫌我烦，怕他厌恶我现在的狼狈模样，更怕明晚见到他的一瞬间我会当场失控做出让他为难的事来，我真的不想去。

我说：“跳过这个话题，你不了解我和他之间的情况。”

粉胖次说：“我相信一定会有柳暗花明的那天。”

我说：“我也信。”

粉胖次说：“先把安眠药戒了吧，副作用太大，对自己好一点，不然他会心疼。”

他会吗？会的吧。我无奈地笑了：“你一个 5 岁的小孩居然教育起 25 岁的成年人了？”

粉胖次说：“5 岁的是小胖次，我是粉胖次，我是成年人了。”

我说：“等等，昨天你明明用粉胖次这个号和我说你才 5 岁。”

粉胖次说：“你记错了，肯定是小胖次说的。”

我说：“你昨天还被防沉迷了呢！”

粉胖次说：“哪有，不信你看我今天会不会被防沉迷。”

我说：“我懒得跟你扯，我要做任务去了，再见。”

粉胖次说：“师父，我陪你一起等到那天吧。”

我说：“哪天？”

粉胖次说：“你和他重逢的那天。”

我说：“为什么？”

粉胖次说：“我也想看到活下去的希望。”

我说：“别说的这么中二，我不需要你的怜悯，你也别拿我的遭遇找心里安慰。”

粉胖次说：“你不喜欢粉胖次的话我还有其他颜色的胖次，你挑一个。”

他听不懂人话？我说：“不需要。”

粉胖次说：“豹纹胖次呢？”

我说：“真的不需要，你要是无聊我找个老大爷陪你玩。”

粉胖次说：“我不无聊。”

我问：“那你老缠着我干嘛？”

粉胖次说：“我玩了 8 年天下从来没见过一个粉翅膀纯奶冰心玩成你这样的，今天又听你说了那些话，突然发现我和你同是天涯沦落人，你很孤独，我看到你就像看到了自己。”

我说：“怎么？你也是个树敌无数还失恋了的粉翅膀冰心？”

粉胖次说：“大翅膀翎羽，我脾气不好没什么朋友，奔了现的老婆也因为家人不同意分手了，在原来的服玩不下去了，大号挂了藏宝阁，又放不下这个游戏，就到处建小号玩玩逛逛。”

我说：“哦，还真是同命相怜啊，可你不是说自己刚下载的游戏是新手什么都不懂吗？！”

粉胖次说：“那也是小胖次说的，不是我。”

我说：“算了，我懒得跟你计较，你别给我找气受就行。”

粉胖次说：“师父，你同意继续做我的师父啦？”

我说：“随你的便吧。”

粉胖次说：“哦，我还有其他事，先下了，师父再见。”

总是来去匆匆的粉胖次又一次化作青烟消失在我眼前，我想，这世上的离别大同小异，比我可怜的人成千上万，他们是不是都在痛不欲生中慢慢习惯直到麻木，最后骗自己已经遗忘？

第 128 章 不爱了

镜中的自己，苍白又憔悴，看久了我怎么还觉出一股病态美来？大概是我药吃太多了。

不情不愿地穿上一直敬而远之的白衬衫，低头盯着手里的领带发了一会儿呆，这是我今年生日的时候他送的，藏青底白色细波点，我说我喜欢粉色的，他说这个颜色不会出错，还说我说我系上它终于像个大人了，我说可我还是喜欢粉色的，他说下个生日一定送我一条粉色还绣着 HelloKitty 的。我笑了笑，把领带往脖子上一套，熟练地交叠翻转系结，这也是他手把

手教我的，标准的温莎结，就像他那个人一样优雅端正。侧过身整理衣摆，我叹了口气，正装也遮不住我纸片一样的身形。

把双肩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全倒进公文包，我提着公文包刚走出房间就把我妈吓到了，她瞪着我：“……你是谁？”

我说：“盗号的。”

她过来围着我走了三圈，一拍我的肩膀，兴奋地说：“儿子！你这样穿精神多了，以后都这么穿吧！”

我歪头无奈地问：“难道不像个卖保险的吗？”

她盯着我的脸：“不像不像，哎呦，我儿子长得真好看，对了，你今天干嘛穿成这样？”

“晚上有个很重要的饭局。”我绕过她，径直走到玄关穿鞋，“不知道几点散场，你们不用管我。”

“千万别喝酒，你胃不好。”我妈跟过来，苦口婆心地叮嘱我，“腥辣油腻的东西也尽量别吃。”

我低着头：“嗯，知道。”

“早点回来。”

“知道。”我站直身，回头对她露出一个憨笑，“走了。”

“路上小心。”

“嗯。”

还是很不想去啊，不知道晚上会发生什么状况，自己开车会一定出交通事故的吧？我想了想，轻声念叨：“坐公交车保险……”

那天一早，没有了陈唯璞的我又站在了这个熟悉的公交车站，身边一个长相极其猥琐的男屌丝正搂着一个小巧玲珑的妹子，两个人有说有笑非常开心，屌丝用手给妹子扇风：“这天气真热，你热不热啊？”妹子说：“热你就放开我啊。”屌丝说：“没事，抱着你我心里凉快。”这么老土的对话，换成平时我肯定笑出声了，可是今天我实在没心情，做个表情都累。转头看向屌丝，隔了他怀里的妹子我都能看到他牙缝里的青菜，这么不敢恭维的画面，我居然还有些羡慕。

哎？为什么觉得他俩好眼熟啊，是不是在哪见过？

屌丝发现我在看他，瞪大眼凶神恶煞地问：“你看啥呢？”

我摇摇头：“你牙缝里有根青菜。”

这时公交车来了，我跨上车，隐隐约约还听到屌丝在背后骂我神经病，要真是神经病就好了，神经病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定很自由。我心不在焉地从包里摸出公交卡，随手往刷卡机上按，按了几下都没反应。

我正纳闷，听到司机说：“小伙子，小伙子，拿错了。”

“啊？什么？”我一回头，发现手里拿着一片卫生巾……我顿时斯巴达了，忙把卫生巾塞回包里，边掏公交卡边慌里慌张地跟司机解释说：“拿拿拿错了，那个什么，我是做产品包装的，最近一直在设计卫生巾的包装，所，所以厂家给了我两片了解性能，师傅，你别误会哈，我不是变态。”

司机笑着说：“那你快点啊，后面的人还等着上车呢。”

“哦，哦。”终于找到了公交卡，刷完卡，我低下头灰溜溜地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坐了两站路，一个大姐扶着和她一样高的儿子上来了，那个男孩穿着及膝的校裤，右腿歪曲得有些畸形，走路也一瘸一拐的，我忙站起身招呼他：“过来坐吧。”

大姐说：“快谢谢叔叔。”

男孩坐到我让给他的位置上，抬起头对我露出一个很纯粹的笑：“谢谢叔叔。”

我说：“叫哥哥，不然把位子还给我。”

他立马改口说：“谢谢哥哥。”

我愣了愣，看看他再看看他妈妈，为什么这对母子也这么眼熟呢？

站在公司楼下，我很害怕，真想调头回家，晚上就要见到陈唯璞了，他会不会对我视而不见？他会不会告诉我最坏的答案？

许久不出现的毒奶周智新跳了出来说：“怕个卵啊？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去！必须去！大不了死个痛快！”

念医周智新也跳了出来：“还是别去了吧，相见不如怀念。”

毒奶周智新说：“你知道个屁！长痛不如短痛好吗？”

念医周智新说：“短痛太剧烈万一他承受不了死了呢？长痛什么的，慢慢痛着痛着，时间一长不就忘了？”

毒奶周智新说：“你就是拖泥带水！”

念医周智新说：“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然后他俩又乱糟糟打成了一团。

“我去……”一拍额头，把他俩拍散了，我深呼吸，“去！去！去！大不了死个痛快！”

这个决定让我经历了我人生中最短暂的白天和最漫长的深夜。

一眨眼就到了傍晚，老板对我的穿着打扮很满意，遂差遣我当他的司机，一路上我的心跳就没下过 180，握着方向盘的手不停地微微发抖。老板也看出来我很紧张，劝我说：“智新啊，该面对的始终要面对。”

我说：“其实在今天之前我一直都很想见他，可真要见面了，我就……”

“有时候人消极点未必不是件好事，把事情想到最糟糕，结果却出乎意料，你会放松很多。”

“我知道，我，我对自己说了，最坏不过就是……”我哽咽了一下，转头苦笑着问老板，“我最近买了很多心灵鸡汤的书，多看看应该能撑过去的吧？”

“看吧，我给你报销。”

“好。”我点点头，“忠哥，你一会儿千万看着我，我要是有一点失态你就拦住我，在其他人面前我还是要我的自尊的。”

“行。”

无奈路太短，我故意偷偷摸摸绕了道，半小时后还是抵达了酒店，灯火通明的、富丽堂皇的行刑场。

我跟在老板身后，故作镇定装出一个业界精英风度翩翩，其实胆怯地像只惊弓之鸟，一点响动就足以让我狼狈地落荒而逃。我悄悄环顾四周，生怕最先遇到某个糟老头子，老板看了我一眼说：“放心吧，我打听过了，他没来。”

刚松了口气，心中的巨石瞬间又被凌空悬在了一个极其危险的高度——我更不敢见陈唯璞。

可还是见到了。

他一如既往对我有着入魔般的吸引力，我刚踏进人头攒动嘈杂熙攘的宴会厅，视线穿过人群，一眼便望到了他。他正站在不远处和客人说话，脸上没什么表情，他还是那样耀眼，与旁人格格不入的英挺出众。

我差点哭了出来，这个让我日思夜想魂牵梦萦的人啊，他此刻就站在我眼前，我为什么这么想逃？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老板转头对我说：“智新，我们去打个招呼。”

“……我，我就算了吧。”我又往后退了一小步，视线仍停留在陈唯璞身上，“我找个地方坐，你去吧。”

“像话吗？”老板转身拍拍我的肩膀说，“有什么？不就是见个前任？争气点，不能给

CCS 丢人。”

“我……”我还想推脱，“少废话。”老板抓住我的胳膊拉着我往陈唯璞的方向走，每走一步，我的心跳就加快一点，已经到了身体无法承担的速度，全身血液都在不停地往大脑冲，非常难受。

我抬起头，正好陈唯璞回过头，我和他的视线就那样交汇在了一起，我怔怔地望着他，他看到我的瞬间，先是一愣，紧接着眉头紧锁，透过微微起伏的面部肌肉，我猜到他咬紧了牙关。或许旁人不会注意到他此刻的变化，但我和他在一起那么久，这些细小的表情根本躲不过我的眼睛，它们告诉我，陈唯璞并不知道我今天也会来。

哈，果然又被陈书衍那个糟老头子摆了一道。

周围的声音戛然而止，目光越过静止的人群，他看着我，一步步向他靠近，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我看着他，不动声色地想要躲开，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终于走到了他面前，顷刻，嘈杂鼎沸的人声经耳朵传到脑中嗡嗡作响，我又被丢回了无情的现实。

老板上前一步和陈唯璞握手，我往后缩了缩，陈唯璞不自然地别过脸去看向老板。

老板说：“陈总，哎呀，要改叫陈董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恭喜啊。”

陈唯璞说：“多谢。”

我茫然地看着他，走近了才看清楚，他也瘦了好多，脸上都快没肉了，显得五官更加锐利。

老板说：“这是贵司成立以来第 6 个鲁班奖了吧？真是个好兆头。”

陈唯璞说：“也是我接手以来第一个，的确是个好兆头。”

他连声音都愈发冰冷，没有一点年轻人该有的气息。

老板说：“智新，怎么不跟陈董打个招呼？”

“啊？哦……”我回过神来，迟疑了几秒，上前一步向陈唯璞伸出手去，“恭喜。”我的声音在颤抖，我低下头不敢再看他，他却迟迟没有反应，我刚想收回手，他握住我的手说：“多谢……周经理也好久没见了。”

他的手为什么这么冷？周经理？谁是周经理？

我笑了，我和他相识这么久以来，像这样生疏的互动方式只有两次，这一刻时光仿佛回到了两年零七个月又 26 天前，我慢慢松开手，可他还握着我的手，越握越紧，我抬起头，冲他笑了笑说：“好久不见。”

“我还要去招呼其他客人，二位随意，招呼不周。”几乎是甩开了我的手，陈唯璞飞快地转身离去。

我站在原地，无神地望向前方，要不是老板抓着我的胳膊，我大概已经跌坐在地上了，老板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看，也没什么。”

我点头，是，没什么了，他眼里哪还有对我的半分爱意？我说：“忠哥，你去忙你的吧，我找个地方坐着等散场。”

老板问：“你一个人没问题吧？”

我说：“我不会给 CCS 丢脸的。”

老板不放心，我再三保证我没事，他才走开找熟人聊天去了。

胃又开始隐隐作痛，问服务员要了一杯热水我躲进了角落里，偷窥狂一般死死盯着人群中的陈唯璞，想到以往，只要是这种场合，哪怕他再忙都会时不时向坐在角落里看着他的我抱以歉意的笑，只要一有空他就会拿各种吃的给我，陪我坐一会儿……今天，他有关心过我在哪吗？

幸好坐在这种没人在意的黑暗角落，我还能任眼泪肆意地往下滴落，只要不哭出声。

“哟，你坐在这啊？”有人站到我身边，“我要是你就当着老三的面泡个男人气死他。”

这么讨厌人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陈唯瑄，怕他发现我在哭，我没抬头：“没兴趣。”

他递给我一个盘子：“鸡腿吃不吃？”

“不吃。”

“不吃拉倒……喂，看你这么可怜，要不我给你介绍个哥们儿？长得像金城武，还比老三有情调。”

“滚。”

“你不喜欢金城武？没事，我还有个哥们儿长得像木村拓哉，特别幽默。”

“滚。”

“啧啧啧，瞧你这幅贞洁烈受的德性，真无聊，那我不陪你了，我要去泡妞了。”

“快点滚。”

陈唯瑄甩着手大喇喇地走了，他刚走开，庆功宴正式开始。台上说了些什么我通通没听进去，我看着陈唯璞，他看着前方神情漠然得好像这些事都与他无关，最后轮到他压轴，我忙坐直了身子，他面无表情地走到台上，顿了顿缓缓道：“例行公事的客套话我不多说了，在此感谢每一位同仁，没有各位的努力和坚持，就没有陈氏集团的今天，谢谢大家。”说完，他退后一步，深深鞠了一躬，台下瞬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我偷偷地想过，他对我那么冷漠是不是为了在这个时刻给我一个出其不意惊喜，又一个希望落空了，我到底有多傻啊？

“陈董，陈董，稍等，先别急着走。”陈唯璞刚要下台却被主持人拦住了，主持人说，“我要代表所有同事问您一个问题。”

陈唯璞不悦地回头：“什么？”

主持人不怀好意地眨眨眼：“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怎么没见到宋小姐啊？”

台下的人阵阵窃笑，我也笑了，原来糟老头子在这等着我。

陈唯璞的脸色一沉，没说话。

“啊……哦……”主持人见状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尴尬地说，“哎呀，这不是大家都在传嘛，我们陈氏的新董事长和 RC 的宋大小姐好事将近了，呵呵呵呵……”

陈唯璞看了他一眼：“定下了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说完他走下了台。

主持人忙打圆场说：“好的，那我们拭目以待……”

后面的我也没心思听了，看着陈唯璞被别人左一杯右一杯的灌酒，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中途老板找到我说他得先回去了，老板娘又发飙了，问我要不要一起走，我说我还有点事没办完，他说你别乱来，我说当然不会乱来，他嘱咐着“你可别乱来，你真的别乱来”转头火急火燎地走了。

来宾渐渐离去，临近散场，眼看着已经喝得面色苍白的陈唯璞趁其他人不注意从旁门走了，我不放心，跟了出去。远远地跟在他身后，跟着摇摇晃晃的他穿过走廊，右拐又穿过一道走廊，他停下脚步环顾四周，我知道他大概又迷路了，最后他走进离他最近的商务休息室关上门，透过磨砂玻璃门，隐隐约约看到他走到沙发前无力地坐下。

我迟疑片刻，走上前轻轻扣门。

“哪位？”

冰冷的声音钻进我的耳朵，心更凉了，我小声道：“……我。”

抬眼，看着他起身走过来，我的心跳也越来越快，可他却停下脚步，转身靠在门口，没有开门，他说：“你回去吧。”

“我就问你三句话，问完就走。”

他沉默了。

“为什么躲着我？”意料外的，我很平静。

意料中的，他没回答。

我扫视着他模糊的背影：“你让我等你，我等了，你让我给你时间，我给了，你让我信你……这世上除了父母姐姐以外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你是不是该跟给我一个答案？”

“……抱歉。”

短短两个字，让我明白了所有。

我转身，与他隔着玻璃门背靠着背，背后慢慢升起一股暖意，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体温，我笑了：“原因呢？”

“对于一个男人而言，事业亲人永远排在爱情前面，更何况是我，我身上背负的东西更多……这些话还是你告诉我的。”

“啊，对，我说的……我懂了。”

“对不起。”

“没关系，不是你的错你也不用道歉，我能理解。”

“智新……”

“别用这种语气喊我的名字啦，像诀别……”虽然的确就是诀别，我鼓起勇气，说，“最后一个问题……你还爱我吗？”

我屏住呼吸，直到憋得满眼都是泪，才听到他轻轻地说了声：“不爱了。”

“嗯。”我点点头，“你好好过，我也好好过。”

“好。”

“再见。”说完我头也没回的走了，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感觉我随时会扑倒在众人面前。

我不想要这样的结局，但我无可奈何，哭闹毫无用处只会两两生厌，还不如洒脱点放手。

跨出酒店，我迷惘地环顾四周，陈唯瑄的跑车就停在不远处，他摇下车窗冲我吹了个口哨挥手说：“我送你回去啊？”

我没多想，走过去开门上了车。

陈唯瑄惊讶地问：“咦？今天怎么这么老实？”

我说：“闭上你的嘴。”

“要不是顺路我才懒得送你。”

“喂，你当年跟她分手的时候有没有骗她说你不爱她了？”

陈唯瑄说：“没有，明知道她不会信为什么要骗她？……老三这么跟你说了？”

“是啊。”

“哦，你就别怀疑了，他是真的不爱你了，我把木村拓哉介绍给你吧？”

“不用了。”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我帮你物色几个？”

陈唯瑄继续喋喋不休地念叨着，把中日韩三国男星都说了个遍，我没理他，看向车窗外。

这段始于深冬的恋情终于盛夏，我知道一切都在今晚结束了，它会随着初秋的步伐在又一轮深冬长眠，一点点结冰尘化，迎不来春天。

“你又哭了？”

“没，已经哭不出来了。”

第 129 章 风雨欲来

回忆到这里已经结束了，听起来很远，其实不过就是 12 天前的事。我为什么会记得这么清楚，因为度日如年。我爱他爱进骨里，现在要把他从我的生命中剥离开，不亚于亲手将自己凌迟，那是何等残忍的煎熬，痛得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汇形容，我只能说，我很难受，真的很难受。

可我还活着，日月还会交替，生活终究还在继续，整天哭哭啼啼自怨自艾也不是个事儿吧，我不停地告诉自己要振作起来，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在没认识他之前我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都会慢慢好起来。这种自我催眠勉强起了点效果，至少在人前我已与平时的周智新无异，乐观、中二还有点小贱。夜深人静时，一想到他，想起过往的点点滴滴我还是会忍不住的掉眼泪，哭累了也就睡着了，我不再依赖安眠药。

你们问我怨他吗？

一点也不怨，他能怎么办呢？家人束缚了他的双手，事业桎梏了他的未来，难道真要逼着他不顾至亲的死活抛下濒临崩塌边缘的事业带我远走高飞吗？我于心何忍？他再优秀也才 26 岁，搁在别的男人身上正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打游戏吹吹牛逼的逍遥年纪，他却已经扛起了整个家族的兴衰，孤立无援的他如何在四面楚歌中杀出一条血路挣脱所有锁链来拥抱我？放下我一个能救所有人，这笔买卖不亏，他自然懂得权衡利弊，如果我是他，我的选择也会和他一样。

要怨只能怨我们有缘无分，我与他的恋情，本就不被世人所接受，这个“缘”字也牵强的很呐……

我还爱他吗？

爱，很爱很爱，他是第一个让我动了真情掉了眼泪的男人，也是最后一个。当然，我也不信他不爱我了，我说过，他别指望用绝情的话来让我死心，可再纠结他的真与不真我的信与不信除了为难自己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已经分开了，我会开始慢慢习惯一个人的生活，我要好好活着。

以上。

全是放屁，大家都是同性恋，谁比谁高贵？老子才不会原谅陈唯璞那个死同性恋居然连声招呼都不打就抛弃了我，哼！呸！

话虽如此，“不原谅”和“我爱他”并不冲突。

风雨欲来，这几天没消停过，关于陈氏集团的重磅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不是在报纸上看的就是同事们谈论时我无意间听到的。

10 天前，陈氏在杭所有的未售楼盘，每平方均价下调了 5 个百分点，一次性付清全款的业主每户赠送一个停车位。消息即出全市哗然，当日的成交量超过了往日的七成。我还听说为了避免惹恼在此之前原价购入的老业主，陈唯璞拍板，所有老业主免 30 年物业管理费。

6 天前，陈氏集团裁员 3%，原因不明。

3 天前，陈氏集团以巨资购买了 RC 集团 26.3% 的股份，一举成为 RC 集团的最大股东，如此一来除国企以外中国的房地产业唯陈氏独大了。

这些全是陈唯璞一手促成的，老板感慨道：“新官上任三把火，短短一周，格局天翻地覆，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他们那个行业水太深，我看不懂，我一个还在设计卫生巾外包装的人管它会变成什么样，我想，只要是陈唯璞做的决定就不会错。

我依旧要靠每天晚上狂打天梯来分散注意力发泄心口的郁气，偏偏越打越来气，没赢过，一场都没赢过。那堆胖次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大概去别服调戏良家奶爸了吧，走了也好，留着也等不来他想看到的希望。

就在刚才，我硬盘坏了，过去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就在刚才，我得知陈唯璞要结婚了，

为逞一时口舌之快说了些酸涩吃味的话，说完我就后悔了；就刚才，我将我和他之间的故事重头回忆了一遍……

我发现，我还是铭肌镂骨般的，不可救药的，深爱着他。

我很矛盾，我爱他所以希望他过得好，正因为爱他我也希望他过得不好，那样他就能想起我对他的好。

晚 7 点整，我习惯性地打开天梯界面，点下报名。

毕竟他好或不好，都与我无关了。

一进入战场，我差点晕过去，对面 6 个无双服的天梯狂魔，各个装备彪悍操作逆天，系统怎么分配的啊？这样都能分到一起还让不让路人愉快地玩耍了？完了完了，我终于要跪破 100 局大关被载入史册了吗？

想哭就哭呗，过了今晚陈唯璞已是冇妇之夫，我再对他念念不忘纯属犯贱。

反正都连输 100 场了老子还怕什么？我给周围的人都刷好本脉，开了花草合体准备跟天梯狂魔拼了，我在战场频道问：“杀人还是洗旗？”

群众纷纷表示，洗旗吧，对面那 6 个不好惹。

我立刻怂了：“好，那就洗旗。”

备战时间结束，我跟着大部队跳下台子往青龙方向跑，天梯狂魔们刚落地就开齐状态杀气腾腾追了过来，我开了调气一刻也不敢耽搁撒丫子狂奔。

坚强点，祝福他，我还有我的未来。

妈妈妈妈，追上来了！一大堆红名啊！喂喂喂，你们干嘛停下来？难道想跟他们正面刚？！那你们自求多福吧，我是不会停下来加血的！回头看了眼，技能漫天战况胶着，我就这么跑了是不是太不讲义气了？“死就死吧！”我暗骂一声，给自己一个清明跑回人群开八门，点着团队无脑刷血……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对面人又集中火力又猛，分分钟把我们全清了。朋友们，你们体会过绝望吗？绝望就是你复活起来，刚跳下去就被一群红名围殴致死；你再复活起来，刚跳下去又被一群红名围殴致死，周而复始。我被打出玻璃心来了，真想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我的命怎么这么苦，我只是想赢场天梯完成个战场任务而已啊！至于嘛？！”

他能陪我走过生命中最幸福的一段路，全心全意温柔相待，虽说结局很仓促也并不尽人意，可我已经很满足了。

在我右边挺尸的天机大哥说：“别给他们送人头了，再下去一趟，实在不行挂机等结束吧。”

其他人都同意了。

和商业伙伴结婚是他最好的选择，他有宋小姐从旁协助就不会像以前那么辛苦了，我就算高兴不起来也该放心了，总比和一无是处的我在一起要轻松得多。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第 101 场顺风败局正在向我招手，我复活起来刷齐状态，视死如归往下跳，一读完图我惊讶地发现，台子上一个人都没有，刚还堵在那下来一个杀一个的天梯狂魔全都不见了，杀累了洗旗去了？平时不是这个风格啊……我落地，跑向朱雀，朱雀没人，洗下朱雀的旗子我又一路畅通无阻跑到青龙，把青龙的旗子洗满，我点开地图发现四面旗子全被我方洗下来了，我终于觉出不对劲了，我说：“他们人在哪呢？我跑了半个地图连个鬼影都没见到。”

刚才那个天机大哥说：“无双服临时维护，他们全掉线了，现在对面还剩 8 个人正被我们追着打。”

我忙问：“在哪？”

天机大哥说：“白虎到玄武中间。”

“哈哈哈哈哈！周智新！你也有今天！还洗个屁的旗啦！”我仰天长啸，一

路欢歌笑语跑了过去，血刷起人头抢起，我戳戳戳戳死你们，滑板仔丢了我三回有归，看老子扎得你不孕不育！还有你！不停对我吹郁风，看老子怎么放你的血！你这个死云麓，群殴我的时候就你下手最狠，失心不给你给谁？！

哪天他要是把我忘了，不知道午夜梦回时，他会不会记起我曾经给他唱过的那首歌：依长安路，历历未央沙，与君归去也，执手共天涯。

在队友的配合下，终于打得对面屁滚尿流不敢下来了，这时我才注意到比分，我方 1995 对方 1650……我一眨眼，2000 比 1650，duang 一下战场结束，我们赢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揉揉眼睛，真的赢了！我又掐了自己一把，不是做梦！我顿时百感交集悲从中来，不对，喜极而泣！赢了！赢了！皇天不负失恋基佬，我赢了！我居然赢了！输了整整 100 场啊！我终于赢了！

如今天涯相望，而后天涯相忘，再好不过……个头啊！

“结婚？结个溜溜球的婚！”扔了鼠标，拍案而起，我想了想，三下五除二脱掉衣服，转身从柜子里拿出衬衫、领带和西装，边换衣服边愤愤地自言自语，“你们两父子，老王八蛋小王八蛋，把我折腾得这么惨，居然还想安安心心结婚？哈！我要是这么好糊弄我就跟你们姓！”

换好衣服，头发来不及打理了，直接挤了点发胶梳个大背头，完事我对着镜子冷笑，老子真帅！

知心叮叮当当跑过来，我想了想，摘下戒指扣在它的项圈上，我摸摸它的头：“我今晚要是哭着回来，你就把它扔了。”

第 130 章 你还有我啊！

刚跑下楼，一辆红色悍马越野车横冲直撞向我驶来，我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车身一个急打弯在我面前停下，扬起的尘土瞬间将我吞没，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声很是刺耳，我不悦地皱起眉捂住嘴往后退了几步。煤老板从车窗探出头来，对我一抬下巴，用命令的口吻说：“野猫，上车。”

我错愕地瞪着他：“怎么是你？”

煤老板说：“先别管这么多，上车再说。”

我说：“我的目的地跟你不一样。”

小秘书一把按下煤老板的脑袋，探出身来：“就是因为一样才来接你的。”

我犹豫片刻还是上了车，我问：“你们也是去……哎！我去！”

不等我坐稳把话说完，煤老板一脚油门踩到底一手方向盘打到底，180 度调头以 200 码的速度冲了出去。我忙抓住扶手喊道：“悠、悠、悠着点！这是老小区不是机场跑道！”

煤老板得意地说：“再晚就赶不上了，这都几点了？”

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去？”

煤老板说：“嘿，我和你敌对这么多年，你什么脾气我还没见识过吗？你绝对不会那么轻易就善罢甘休的。”

小秘书回过头：“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我坐直身子，手舞足蹈地说，“一般婚礼不都是那么几个流程，司仪说几句，然后把新郎叫上台，让新郎再说两句然后开门请新娘进来对不对？我就等那个时机，冲过去一把推开新娘，大门打开，出现在众人眼前的不是新娘，是我！所有人一脸懵逼，我淡定地走到陈唯璞面前，抢过司仪的话筒说，‘各位来宾大家好，多谢各位从百忙之中抽出时

间来参加这个死同性恋的婚礼’哈哈哈哈哈！”我期待地看着小秘书：“怎么样，是不是很刺激？”

小秘书还是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他摇摇头：“你不会这么做。”

一盆凉水当头浇下，我演技就这么差吗？“哎……”我叹了口气，“是，我不会。”我那么爱他，怎么舍得让他在众人面前丢脸？

煤老板问：“那你今天去干嘛的？”

我苦笑着说：“我不知道，头脑一热就……”

小秘书说：“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煤老板说：“回个屁的头啦，去就去呗，蹭顿吃的也好。”

小秘书问：“你想清楚了吗？参加前任的婚礼对你来说等同于把刚愈合的伤口再挖开。”

我的伤口根本还没愈合，我说：“没关系，沙包大奶皮厚命硬。”

煤老板说：“别这么悲观，我告儿你们，那酒店有我一半股份，我已经让主厨把晚上的酒水饮料全换成了崂山百花蛇草水和崂山可乐，再每桌一碟干煎瑞典鲱鱼，怎么样，这份大礼够可以了吧？”

我被他逗笑了，我说：“你们两个的友谊就到今晚为止了。”

“怎么了？要不是他非要手贱拿我玩什么催眠……”小秘书瞪了煤老板一眼，煤老板乖乖岔开话题，“好不容易让我逮到这个机会，不趁机报复他我还是人？”

看看小秘书再看看煤老板，我小心翼翼地问：“你们，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小秘书微微勾了勾嘴角说：“我们达成了共识，错是他父母犯下的跟他无关，我也咽不下这口气，那唯一的复仇方法就是缠着他一辈子，气死他父母，然后让他家断子绝孙。”

“嘿！我说楚楠，你怎么说话的？”煤老板不满地抗议道，“我家断子绝孙？你家不也是？你更惨，你死了以后你们家就绝户了！”

小秘书转头漠然地看着煤老板：“我死之前一定先毒死你，你别想死在我后头。”

煤老板说：“我先死了谁给你收尸？”

小秘书说：“用不着，两具尸体烂成一堆最好。”

我无奈地说：“都这种时候了，你们能不能别在我面前秀恩爱了啊？”

煤老板耸肩：“well.”

他们两个相视而笑，不再说话。

一路沉默中，我终于想明白我为什么要来了，我想参与见证他此生最重要的时刻，虽然身边站的人不是我，至少我可以在司仪问新娘“无论疾病还是健康，富裕还是贫穷，你是否愿意爱他，照顾他，尊重他，接纳他，永远对他忠贞不渝直至生命尽头”时偷偷说一声：我愿意。

今天，或许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车停在酒店围墙外，我问煤老板怎么不开进去，煤老板说里面的车位肯定已经满了，他要找别的位置，让我先进去。

我下车慢慢走向酒店，起初我还没注意，越往里走就越觉得奇怪，四周黑漆漆的连盏路灯都没开，不开路灯就算了，怎么连地坪灯也全灭？只能借着酒店外由马路两旁透过来的微弱灯光，我满腹狐疑地走到疑似酒店门口的位置，没想到本该灯光通明的豪华建筑此刻也沉浸在黑暗中只微微浮出它壮观的轮廓。我环顾四周，发现只有前方的拐角处透出一丝光亮，我向它走去，然后我看到黑暗中唯一一盏亮着的路灯下站着一个人，他高高瘦瘦的，肩膀却很宽，穿了一身燕尾服背对着我，昏黄的灯光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绵延到我的脚尖。

他缓缓转过身，温柔的神情，没有戴眼镜，他看到我，笑了。

我愣了愣，气冲冲地疾步走到他面前，指着他说：“哈哈！死同性恋骗婚孽力回馈了

吧！结婚居然停电了！”

陈唯璞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握住我的手贴在他脸上：“……你果然还是来了。”

“你是特地等着我来给你当伴郎了？”我使劲把手抽回来，抬起头，“老子是来捣乱的！”我四下张望，“人呢？人都去哪儿了？人没到齐我还怎么玩？”

陈唯璞上前一步捧住我的脸，柔声说：“智新，别逞强了。”

心一软，差点又死在他的温柔里，我一把推开他，往后退了两步：“谁逞强？我才没有！你不是要结婚吗？结啊！”

他靠过来一步，牵起我的双手：“听我说好吗？”

我别过脸去：“我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先冷静点，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你说吧。”

他微微抬起头，看了看四周，缓缓道：“我刚来杭州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监督这家酒店的装修并主持开业，所以晚了半个月才入职接手城北的项目，现在，我们脚下这块地要被国家征用了，今天是它最后一天营业，一切从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

“什么？”我回过头，不解地看着他。

他对上我的视线：“智新，我们不用再等了。”

“你，你说什么呢？”

“我说，不用再等了，已经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我们在一起了。”

“啊？”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你说什么胡话呢？你今天不是要结婚吗？”

“你看这里，像是在举办婚礼的样子吗？”

“你等等，你等等。”我晃晃脑袋，“我有点混乱，这样吧，我问一句，你答一句。”

“好。”他浅笑着点点头。

“你不结婚？”

“不结。”

“那是谁跟我说你今天要结婚的？”我想不起来了，“联盟 CC 群里谁跟我说的来着……”

“我的小号。”

“啊？”我瞪着他，“你的小号？”

“对，你是不是糊涂了？有空你再回头翻翻聊天记录，你们的 CC 群啊，除了你和庄子乐以外，谁还知道我叫什么名字？谁知道我是谁？谁又怎么知道我今天结婚？”

我想了想：“……真是你的小号？！”

“没错。”

“你什么时候混进来的？”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煤老板和小秘书也是串通好的？”

“嗯。”

“你们有毛病啊？把我骗来干嘛？万一我不来呢？”

他尴尬地笑了笑：“你会来的，今天要是不来，那过几天再骗一次……”

双手被他紧紧握着，我气得直跳脚：“你这个王八蛋到底想干嘛啊？对我不闻不问的是你，把我电话拉黑的是你，把我指纹记录删了的是你，说不爱我了的是你，你现在玩的又是哪出啊？”

“你先别急，冷静点，听我说完。”陈唯璞用拇指轻轻摩挲着我的手背，他低下头，阴影盖住了他的表情，他说，“一回杭州，知道你进了医院，我真的……差点就哭了，我很想去看你，可是我不能，一旦被我爸知道了，那我此前做的所有努力还有你吃的苦就都白费了。你知道吗？我四周全是我爸的眼线，公司的前台、小区的保安还包括从小把我带到大的吉哥，

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视下，只有斩断和你的联系才不会让他起疑才能让他相信我已经认命了，肯乖乖听他话了，他才会放心把实权交给我……”陈唯璞顿了顿，“我以为你能明白我的苦衷，可是，我忘了，我的智新还是个孩子，他离开我会活不下去的……第一天，我刚到家，看到你下楼来，我多想冲下车紧紧抱住你，可是我不能，你追着车跑，我只好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别回头；第二天，你在楼下等我，我站在窗口一直看着你，看着你……”说到这里，他有些哽咽了，我的视线渐渐迷蒙，心里的冰封层层化开……

“我打电话给陈唯瑄，让他想办法帮我看着你劝住你，不然我肯定会忍不住……”他深吸一口气，接着说，“庆功宴那天也是，我没想到我爸居然瞒着我把你请来了，上到大堂经理下到迎宾保洁，全是他的人，角角落落都是监控，几百双眼睛盯着我，我能怎么办？只能靠酒精麻痹自己才能装得下去，装得不在意你，我握紧拳头，直到掌心流血才咬着牙说出‘不爱了’这三个字……周智新……”他抬起头，深情地看着我，“我很没用，我不敢见你，不敢跟你说话，我怕一见到你一听到你的声音我的心就软了，心一软就不想再去争了只想带着你远走高飞，不过也多亏我爸一而再再而三的用你来试探我触及我的底线，我才能狠下心来拔掉他的眼线扫清拦在你我之间的所有阻碍。”

我死死地盯着他，轻声问：“然后呢？现在呢？”

“然后？现在？”他轻描淡写地说，“如你所见，都结束了。”

“你爸呢？”

“他已经退休养老管不了我了。”

“你奶奶呢？”

“我回北京的第二天她就走了，在睡梦中不知不觉停止了呼吸心跳，走的很安详。”

“公司呢？”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宋小姐呢？”

“陈唯瑄没告诉你吗？他当年被我爸强行拆散的恋人就是宋莹，不然他怎么会那么热心地帮我？”

“……你呢？”

“我？”陈唯璞自嘲般的笑了笑，“我已经将我所有的股份都转让给了陈唯瑄，然后被我爸知道了，他已经把我逐出家门了，我现在除了一柜子二手手表、眼镜和衣服以外，一无所有。”

我甩开他的手，扑上去抱住他：“才不是！你还有我啊！”

他紧紧抱着我，把脸埋进我的颈窝：“智新，对不起，对不起，让你受了这么委屈吃了这么多苦。”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我不懂事，我矫情，我一点也不体谅你的难处，不仅帮不了你，还老拖你后腿差点害你前功尽弃……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我怎么就这么没用，我怎么就长不大成熟不起来呢？”

“只要有我在，你不用长大，我会保护你一辈子。”他愧疚地问，“……你会不会怪我？”

“不会。”我摇摇头，“不会不会不会！”

“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你这不是废话吗？你是我失而复得的至宝，拿命都不换。”

“我现在是个穷光蛋，要重头开始打拼，跟着我会很苦。”

“怕什么？我明天就去把工作辞了，我们一起重新开始。”

“好。”

“可是……你爸会不会为难我们？”

“放心吧，不会的，有陈唯瑄顶着，他要还我这个人情。”

“你就这么便宜了他？把公司交给他？迟早被败个精光……”

陈唯璞揉揉我的后脑勺：“说实话，老大木讷优柔寡断，我没上进心只想守着一亩三分地跟你好好过日子，最适合当家做主的只有老二。”

“我还想起个事……”

“嗯？”

“那堆胖次是你吧？”

“说是我也不完全是我。”陈唯璞笑了笑说，“号都是我建的，小胖次是我，后来实在没时间玩了，粉胖次是陈唯瑄上的。”

难怪他说他是粉胖次不是小胖次，难怪他说他也想亲眼看看活下去的希望……

“我就知道！”我重重捶了陈唯璞的背两下，“你怎么这么讨厌啊！”

“我再讨厌你不也一样爱我吗？”他抱着我晃了晃，说，“周智新，我真的好想你，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和你分开了。”

“爱我照顾我一辈子吗？心里只有我吗？”

“爱你照顾你一辈子，心里只有你。”

“记住你说的……”我抓着他的衣服，突然想起一件我疑惑了很久却从没问过他的事，我说，“爱不重不生婆婆，念不一不见净土……到底什么意思？”

他说：“爱你，是我流连在这繁杂尘世不愿离去的唯一信念。”

第 131 章 尾声

(一)

2013 年的冬天，我遇到了此生至爱。

他是我学成回国任教后“收治”的第一个病人，曹教授把他的档案交到我手里时，我有些为难：“我的临床经验还不够丰富，主业也不是心理医生……”

曹教授说：“你别急着推辞，我先把他的情况简单地跟你介绍一下，你听完以后再做决定也不迟。”

“好。”我犹豫着翻开病人的档案，一眼便被他的照片所吸引，那是个长得很漂亮的男孩子，一双大眼睛尤其好看，“周智新，男，23 岁……”

曹教授说：“他原是我省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周氏集团的太子爷，品学兼优，除了性格有些孤僻以外挑不出一毛病，真正的天之骄子啊，可谁都想不到他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

我的视线仍停留在他的照片上，我问：“发生了什么？”

“哎……”曹教授叹了口气，“说来话长，去年年底那场金融危机让周氏元气大伤，今年年初周氏又投资失败亏损了整整 260 亿，周氏的董事长也就是周智新的父亲受不了这个打击过劳猝死在董事会上，他的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后突发心脏病不治而亡，剩下一堆烂摊子就全丢给了他和他姐姐周智美，智新只好休了学出来主持大局，在他两兄弟的努力下，半年后周氏的情况终于开始慢慢好转，接着具体发生了什么那是病人的隐私，还是由病人家属直接告诉你比较好，我现在能透露给你的信息只有两条，三个月前周智新和前男友发生了争执，他被前男友推下了楼，失血过多外加重度脑震荡导致深度休克。”

我抬起头：“前男友？”

曹教授的表情略显尴尬：“……你不歧视同性恋吧？”

“不会。”我摇摇头，因为我也是，我问：“后来呢？”

曹教授说：“他整整昏迷了 10 天才醒来，醒来以后就一直保持目前的状况，不肯说话不愿跟任何人交流，对外来的刺激没有一点反应，典型的由过度心理创伤导致的自我封闭。”

我说：“您为什么不亲自为他治疗？您才是创伤心理学领域的权威。”

曹教授不无惋惜地摇摇头：“原因实在……难以启齿，智新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时被照顾他的护工……性侵过。护工是智美找的，她因此非常自责也不再相信其他人，就把智新接回了家照顾。我又与那个护工年纪相仿，所以智新非常排斥我，我一靠近，他就往角落里躲。”曹教授恳切地说，“唯璞，你是我所有学生中对创伤心理学最有研究的，智新的父母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就当老师求你了。”

“老师言重了。”我没多做思考便应道，“我一定竭尽全力。”

(二)

我见到周智新时，他正坐在落地窗旁，穿了一身纯白色的睡衣把半张脸埋进宝石蓝的羊绒围巾里，只露出了一双没有生气的大眼睛。身子躲在阴影里，他伸着腿将一双白到几乎和睡衣融于一体的脚晒在阳光下取暖。纤细白净的青年，温暖安适的正午，本该很美的场景，但在知道他过往的我眼里，却是一副充满了哀伤的画面，让人止不住的心疼。

坐在他对面的漂亮女人应该就是周智美，她不停地跟弟弟说着话，可周智新低着头没有一点反应。

曹教授领着我走进他的房间，轻声问：“智美，智新今天还好吗？”

“曹叔叔，你来啦。”周智美起身迎了过来，摇摇头，“还是老样子。”

曹教授把我介绍给周智美说：“这位是陈老师，我最优秀的学生，我想他一定能帮到智新。”

周智美大方地向我伸出手：“陈老师你好，我叫周智美。”

“陈唯璞。”我跟她握了握手。

“陈老师，智新就拜托你了，他现在这个样子……”说到这周智美的眼眶湿了。

我说：“放心，我会尽力的。”

曹教授说：“你要不要先看看他的情况？”

“好。”我走到周智新身边，蹲下身看着他轻轻唤道，“智新？”

周智美说：“没用的，他不理任何人。”

我摆摆手，接着说：“智新，你好，我叫陈唯璞，耳东陈，唯一的唯，璞玉的璞……”

这时，一直低着头的他，慢慢抬起眼，接着抬起头露出整张脸，然后缓缓转过头盯着我，原本黯淡无光的眸子也渐渐清明了起来，他真的长得很漂亮，像个洋娃娃。

周智美激动地说：“他有反应了，曹叔叔！你看他有反应了，智新，我是姐姐啊！”

曹教授忙拉住周智美：“你先别急，再等等，再等等。”

我也惊讶于他的反应，愣愣地看着他跟着他站起身，我与他无言地对视着，他摘下脖子上的围巾给我围上，我下意识地说：“我不冷。”他没说话，对我露出一个如同初生孩提般天真无邪的笑，我的心跳骤然加快，我知道，我已经爱上他了，一见钟情。

（三）

周智新依然不理睬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他只对我的言行有反应，但也仅仅停留在微笑和眼神上，他还是不肯说话不肯发出一点声音。这让周智美既高兴又伤心。高兴的是，他的病情终于有点起色了；伤心的是，辛辛苦苦照顾了他这么久他居然不理她。

周智美也陆陆续续告诉了我不少关于周智新的事，她说他是个很可怜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因商业联姻结合，父亲对母亲没有一点爱，母亲又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生育，两姐弟全是人工授精并分别找人代孕的，他们从小到大什么都不缺，就是得不到父母的爱。特别是周智新，因为生下他的女人是他父亲的情妇，母亲恨他，父亲无视他的存在，周智新为了证明自己只能埋头读书不跟任何人打交道，最终造就了他孤僻寡言的性格。

周智美说：“我这个弟弟啊，真的很优秀很懂事。”

我说：“智美姐，你能不能告诉我，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周智美咬着牙说：“作孽啊！”

周氏集团刚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时曾有另一家集团向他们抛出橄榄枝，表示愿意用高价收购周氏闲置的项目和股份助周氏度过难关，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求周智新毕业后第一时间迎娶对方集团董事长的女儿萧湘，这位萧小姐是周智新的大学同学宣称自己一直喜欢周智新，可那时的他已经有一个交往了多时的男友，他不同意，以死相逼，最后不了了之，周氏再逢投资失败最终翻身无望……

父母出事后周智新很懊悔，认定是自己害死了他们，他曾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我当时不那么任性的话，爸爸妈妈就不会死了。”于是跟男友分了手。

好不容易化悲愤为力量重整旗鼓，他为了拉拢萧湘的父亲决定向萧湘求婚，萧湘却反悔了说她已心有别属，本也没什么，事后周智新意外得知前男友正是和萧湘狼狈为奸企图并吞周氏集团并一手谋划了周氏投资事故的罪魁祸首，周智新去找他对峙，争执间被他推下了楼。

我想，他大概是为了逃避这些残酷的现实，所以才选择了封锁自己。

那天，我给周智新做完心理疏导，周智美突然走过来蹲下身，把手搭在周智新的膝盖，她说：“你好好养病，只要有姐姐在，我们一定能东山再起。”

周智新还是没有理她。

（四）

我是个很坦荡的人，敢爱敢恨，我问周智新：“你喜欢我吗？”

他不说话，看着我笑。

我说：“笑，就代表喜欢。”

他还是不说话，靠过来抱着我的脖子把脸贴在我的胸口，他的身子很冷，我轻轻搂着他：

“我去跟你姐姐说，说我爱你，我要照顾你一辈子，好不好？”

他用脸蹭了蹭我的胸口。

我说：“你同意了？同意了就不能反悔。”

然而周智美不同意，我话还没说完她勃然大怒把我往外赶，边打我边骂：“你们这群臭男人都不是好东西！赶走一个又来一个！滚！都给我滚！”

我站在他家别墅门外喊道：“我不会走，我会等到你点头为止！”

周智美骂道：“那你等到死吧！小心我放狗咬你！”

此时的周智新坐在窗口死死地盯着我，我在门外等了三天三夜，他不吃不喝不眠不休看了我三天三夜，我心疼啊，我对他喊：“你别管我！你别管我！”可他不理我。第四天晚上，他晕倒了，救护车来接他，我不顾周智美的阻挠跳上救护车一起去了医院。

医生问：“他的胃壁有块溃疡面，怎么来的？”

周智美懊恼地说：“之前工作太忙饮食不规律，所以……”

医生说：“你们这两家属是怎么回事？既然知道他胃不好，也不管他吃没吃饭，这么多天滴水不进，胃出血了！”

我说：“对不起对不起，一时疏忽。”

医生说：“好好养着吧。”

“你算什么家属？你给我滚！”周智美刚想赶我走，周智新醒了，他拔掉输液管吃力地爬下床，跑过来抱着我不肯撒手，周智美气得手足无措指着他骂道，“你个小白眼狼！我起早贪黑的照顾你，你才认识他几天你就胳膊肘往外拐了？！你还没被男人骗够吗？这种皮相好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周智新不理她，把脸埋进我的胸口，我说：“智美姐，你也看到了，你要是再不同意他会继续绝食抗议，不如把他交给我，我帮你照顾他。”

周智美歇斯底里地骂我，骂完我骂周智新，我陪着笑脸，周智新抱着我一声不吭。最后她骂累了，一屁股坐在病床上，她问我：“你真的愿意照顾智新一辈子？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清醒过来或者这辈子都不会醒，他不会说话只会拖累你，你迟早有一天会厌烦的。”

我坚定地看着她：“我愿意，不管他会不会醒来会不会说话，我都愿意，因为我爱他。”

周智美终于妥协了。

（五）

为了积累临床经验，我辞掉了学校的工作，和大学同学俞小鱼合伙开了一家私人心理诊所。为了更好地照顾智新，我在诊所附近买了套两室一厅的简装房，和他一起搬了过去。他显然很喜欢我们的新家，喜欢拉着我坐到飘窗那靠在我怀里听我说话，如果我不在他就躲到窗帘后，只伸出脚晒太阳，看着窗外发呆，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他虽然不说话不理其他人，但自理能力完全没有问题，我发现他居然还做了一手好菜，我每天下班回家都能吃现成的，这让我很郁闷，到底是我照顾他，还是他照顾我呢？

因为他胃不好，一吃俞小鱼开给他的药就恶心干呕，不吃药对他的病情无益。我很纠结，我非常想治好他的病，可又怕他醒来后要再一次面对现实。于是，我犯了一个医生最不敢犯的错误，我偷偷把他的药换成了维生素C，吃了一段时间再加上他不爱晒太阳，捂得皮肤越来越白，白得都能隐隐约约看到他脸上的血管，明知道他不会回答，我还是问他：“智新，我们，不吃药了，好不好？就一直这么下去，好不好？”

他居然破天荒地点了点头，我紧紧抱住他：“对不起，对不起……”

我思量再三最终决定要治好他，我不知道我这么做对不对，我只知道，逃避是没有用的，现实再残酷，有我陪着他。

某天吃完晚饭，我陪他在楼下散步时突然听到一声微弱的猫叫，他愣了愣，这是他第一次对除了我以外的外界刺激有了反应，他松开我的手闻声寻去，在不远处的灌木丛里发现了

一只受了伤的小奶猫，看花色应该是只三花，他小心翼翼地抱起小奶猫，转过身瞪大眼睛乞求地看着我，我点点头：“带它回家吧。”他很开心，跑过来挽着我的胳膊把我往回家的方向拖。

自从有了这只猫，他似乎又开朗了点，不是看着猫发呆就是抱着猫发呆，那天我走过去亲了他的额头一口说：“给它起个名字吧，既然你们这么聊得来，就叫知心，好不好？”

他笑了，他也喜欢这个名字。

（六）

我问周智美：“智新有什么爱好吗？”

周智美说：“画画看书打游戏，对，他特别喜欢打游戏。”

我说：“这个年纪的男孩子肯定都喜欢玩游戏的，他平时玩什么？”

周智美说：“我哪记得清？就听他提过什么甜虾儿还是甜虾几的。”

我说：“天下贰天下3吧？”

周智美说：“对对对，就这个！”

我：“……”

天下啊，我也玩了好多年，是个属性一般的粉翅膀冰心，最近要照顾周智新所以A了。

我回头问他：“你还记得你的账号吗？”

他不说话，迷茫地看着我，我说：“没事，有法子。”

我找来他的身份证，打电话给客服，网易别的不说，客服真是没得挑。

半小时后我登录了他的号才发现，他居然是我敌对了对多年的大翅膀翎羽——芷莘。芷莘很神秘，在游戏里非常低调，不口水不要横不欺负弱小，就连我们这帮敌对都敬他三分，大家只知道他是个人妖，我怎么都没想到会是周智新。

他的号太久没上线，一上线就被人团团围住问东问西。以青和云鬓是他游戏里唯二的铁哥们儿，人妖三人组嘚瑟 boys。于是我就把智新的事告诉了他俩，他俩一合计，一个在桂林一个在温州，决定结伴来看看智新。然后我也知道了以青叫庄子乐，云鬓叫黄学平。很可惜，人家大老远跑来不管和智新说什么，他就抱着知心发呆连头都不回。

黄学平唉声叹气：“好好的小伙子怎么变成这样了？”他不死心，凑到智新面前絮絮叨叨继续说着。

庄子乐把我拉到一边：“大家都是敞亮人，我也不妨告诉你，我以前追过智新，无奈他已经有对象了，我又是开夜总会的根本配不上他，我只好放手了，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跟你抢他，我现在也有对象了，就是我们势力那个叫晨曦的2B毛毛，你呢好好照顾他，不然我带齐兄弟游戏里追着你杀，现实追着你打。”

我说：“好。”

智新似乎不愿意再碰游戏，只喜欢看玩，我就把我和他的号都退了势力，建了一个小仓库待着，每天抽点时间他看着我玩，我玩给他看。我不太会玩翎羽，还有点路盲分不清东南西北，开着他的号打天梯总是输，开着高追电号到处乱跑乱跳还经常卡树上，我无奈地问他：“怎么办？我手残。”他抱着我的胳膊，笑啊笑。

（七）

他之前的下属经常会来看看他，司机吉哥，管家忠哥，从他们嘴里我知道了更多关于他的事，坚强隐忍的他，沉默寡言的他，渴望着被爱的他。

吉哥说：“你多陪他说说话吧，这孩子太孤独了。”

我说：“好。”

于是我经常对他谈起我收治的那些病人。

“有个小孩和你一样有自闭症，不过他是天生的，我们就叫他辣条吧，辣条六岁了还不会说话，他每次来看病都是叔叔带来的，我没见过他的父母，他的叔叔……嗯……就叫五仁

吧，五仁是个大舌头，一来就追着于护士喊‘护士叠叠~护士叠叠~’于护士就会很生气地说‘我才不是你爹’虽然不该取笑他人的缺陷，但真的很好玩，对不对？”

“我遇到高中同学了，我认得他他已经认不得我了，我记得他家很有钱，就叫他煤老板吧，他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得了狂躁症，动不动就发脾气又摔东西又打人，他的表哥也是他的恋人……就叫小秘书吧，小秘书长得文文弱弱的居然敢跟他对着打以暴制暴，打一顿煤老板就好了，两个人又腻腻乎乎的。”

“今天收了个很可怜的老人家，代号老叮铛，国企退休员工，听他的家人说他年轻时工作兢兢业业就想升职当干部，但到了退休也没给他个一官半职，他接受不了就变得痴痴呆呆的，整天念叨‘我是退休老干部，我是退休老干部’不过很意外的是辣条居然和他相处得很好。”

“俞小鱼昨天收治了一个有赌瘾的，赌到倾家荡产，听他家人说他当年差一张幺鸡就能糊牌翻身了，可惜四张幺鸡都被别人摸走还扔了出来，最后他就受了刺激精神错乱，整天嚷嚷着‘幺鸡！碰！’‘幺鸡！糊！’之类的……”

我一和他说这些，他就看着我笑听得很认真，当然，除了笑，他也不会有其他反应了。

“智新……”我抱着他亲了亲他的脸颊，“你看，这世上痛苦的人很多，或许躲在自己的世界里不会再痛苦，可你的家人呢？你的爱人呢？看着你这样他们比你更痛苦，没什么能撑不过去的，你有我陪着你呢，你快好起来吧……”

(八)

某天我搂着智新在 CC 听黄学平吹牛，黄学平说到他去桂林找庄子乐玩，饭吃了一半突然来人砸场子了，那一个个操着西瓜刀砍来砍去的，差点砍到他脖子，当时那把西瓜刀离他的脖子只剩一厘米，他身手敏捷躲开了一个手刀震掉人家的刀一个挑五个还打得人家落花流水，怎么怎么的……话还没说完，智新突然“哇”的一声哭了，抱着我一直哭一直哭。

黄学平问：“怎么了？怎么了？智新怎么哭了？”

我紧紧地搂着他说：“你可能吓到他了。”

庄子乐骂道：“你吓到智新了！让你吹牛！划个拳你能说成这样，你港片看多了吧你？”

我摸摸智新的头：“没事了没事了，平平逗你的。”

黄学平也说：“对对对，我吹牛呢，你别怕啊。”

可他还是哭了好久才停下，这是他又一次对外界的信息有了新的反应，我很高兴，他渐渐好起来了。

我们就这样一起生活了两年，安安稳稳，踏踏实实。他的病有所起色，虽然效果不太明显，大多数时间他还是在发呆。不过我无所谓，我对他说：“不管什么样的你，我都喜欢。”我带他见过我的家人，他对我那个满嘴没个正经的堂哥陈唯瑄避之不及，也有点怕我那个不言苟笑的老爸，其实大家都很喜欢他。

三天前，周智美来看他，兴奋地告诉他：“那个害死咱爸妈的王八蛋苏郁死了！萧湘找人把他砍死了因为他劈腿！萧湘也被抓了，活该啊这对狗男女！”

周智新茫然地直视前方。

我忙拉开周智美：“姐，你别这么刺激他！”

周智美掩面而泣：“狗男女！害死我爸妈！活该！报应啊！”

我安慰她说：“过去了，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怀着孩子，不能动气。”

周智美摸摸自己微微隆起的肚子：“我现在才明白，钱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家人平安。”

送走周智美，我刚转身周智新突然跑过来抱着我放声痛哭，我抱着他吻着他的头顶，我说：“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真的不是你的错，是他们恶有恶报，放过自己吧，为了我，你放过你自己吧……”

(九)

当天夜里，智新睁大眼睛盯着天花板不肯睡觉，我好不容易把他哄睡着了，就在我也困得不行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他突然哭喊着醒来挣开我的怀抱猛地坐起身，仰起头哭得撕心裂肺，我忙抱住他：“智新，你怎么了？做噩梦了？别怕，我在这我在这……”

他抓住我的手臂哭了好一会儿，慢慢回过头，看着我，张开嘴，从喉咙里挤出两个字：“唯……璞……”

我以为我听错了，瞪着他：“你……你再说一遍。”

他吃力地说：“唯……璞……我……”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第一次听到他说话，第一次听到他喊我的名字，像一只浴火重生的幼鸟，胆怯弱小，我紧紧地抱住他：“智新，智新，你醒了是吗？你终于醒了吗？”

他抬手抱住我，点点头：“唯……璞……”

“太好了，智新……”我哭了，之前再怎么辛苦再怎么徒劳无功我都没有哭过。

“唯……璞……”他一声声唤着我的名字，似乎要将错失的过去补回来。

他已经有两年零七个月没开口说过话，要重新组织语言很吃力，我问这些日子以来他都在想什么，他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样的？他说他还是写下来吧。

于是就有了这个故事。

我问他为什么会把俞小鱼想得那么坏，他说因为俞小鱼老看着他吃药，药又苦又涩。

我问他为什么要让俞小鱼爱上黄学平，他说因为黄学平花心，俞小鱼老看着他吃药，药又苦又涩。

我问他剁椒鱼头是谁？他说是于护士（于护士叫于娇娇）；我又问，那你为什么把于护士想这么坏呢？他说因为于护士老帮俞小鱼看着他吃药，药又苦又涩。

我问他饭大宝米小莲又是谁？他说那是他很久以前在冰心板块看到的故事，很可爱的两个欢喜冤家。

我问他，为什么他想象中的周智新跟你自己完全不一样呢？他说因为他想活成“周智新”那样，任性妄为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所有人都宠着他爱着他。

他说，他在混沌中看到我的第一眼，他就看到了光，于是他为自己铸造了一个世界，在我的陪伴下一点点苏醒。

我说：“对不起，我来迟了。”

他说：“没关系，我们还有未来。”

他还说他要把这个故事也贴去冰心板块让更多的人知道，不管你吃了多少苦，受过多少伤，哪怕跌落进万丈深渊粉身碎骨，爱会化成一道光芒，为你抚慰伤口，为你驱逐黑暗，为你寻得出路。

(十)

我和他过得很好，我们会遵守和大家的约定，一辈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